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的孩子们

第一部 第五个人

1832

正在这时，第五套军服好似从天而降，落到那四套上面。那第五个人得救了。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一章

据说时间和记忆上了镣铐，永远受到束缚，永远步调不一致。随着流逝的岁月，时间加快了，而记忆却减退了，积聚起块头和体重，抗议时间流逝的速度。甚至在最平静的生活中，时间和记忆之间的斗争也永不停息。珂赛特过的可不是平静的生活。但是甚至她童年的动乱生活也没有使她对未来的动乱做好思想准备。

她本来可以逃脱那一切动乱，过独自离乡背井的生活。马车叫来了。她的一个个提包都装好了。仆人敲门说车夫来到了。珂赛特不理她，依然留在她房间里的小写字台旁，在她潦草书写时她的笔急促地毕剥响着。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我父亲要我们搬到武人街七号。我们从那儿去英国。几天之内我们就要动身。你说你可能有希望使我不去英国。你说你两夜之内就会回来，但是三个夜晚过去了，我在园子里等待你，你没有来。我知道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现在，更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你必须收到这张短笺。你必须找到我，马吕斯，亲爱的，马吕斯。另外发生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必须见到你。我一定要抱住你。我死掉或者去英国以前我一定要抚爱你。没有你我现在过了三夜了，想到一生中没有你我简直忍受不了啦。我活到老又怎么样呢？马吕斯，到我这儿来吧。找到我。抱住我。爱抚我。

崇拜你的

珂赛特

1832年6月5日

在用蓝色封蜡封上信以前她用吸墨纸吸干短笺上的墨水，写上马吕斯与同窗好友们合住的那栋公寓的地址。把它藏在她的裙子褶层里，她就冲下楼去。在楼梯脚下她几乎撞上搬运他们一只只旅行袋的车夫。

珂赛特兜着圈子跑到后面，跑到马吕斯春天一夜又一夜秘密地来到她那儿、那个围着围墙、荒芜、遭到忽视的园子里。现在，在下午较晚的时候，阴影倾斜，一只只蝴蝶在野草丛中飞舞，一只只蜜蜂偎依在一朵朵野花花心里，但是没有一个人把这封信送给马吕斯。今天夜晚他肯定会来这儿，来到卜吕梅街。他会认为她去英国了，而且他会像她绝望了一样绝望了。她双手攥着那扇破门的铁条，好像这扇铁门是她年轻生命剩下的唯一残骸，她在那儿缠着不走，哭泣着，直到一种活动引起她的注意。一个工人，实际上是一个男孩子，穿着破衣烂衫，一顶便帽拉到脸上，就蹲在外面墙凹里。珂赛特把信从铁条缝里塞给他。“请把这封信送给马吕斯·彭眉胥。你看，那上面有地址。对不起，我没有钱，不过他会给你钱的。”

“我不要你的钱，”那个年轻人愤怒地说，“我不是到这儿讨钱的。”

“那么，请你，”珂赛特恳求说，“以爱情的名义，把这封信送给马吕斯·彭眉胥。”

正当珂赛特听见她父亲呼唤她的名字，催她赶紧行动时，他拿了那封信，全速跑掉。她不文雅地用裙子擦擦眼睛，应声回答，是的，她会赶紧行动，但是她低声反复嘟囔，以爱情的名义，以爱情的名义，以我

的爱情的名义，马吕斯。

妥妥帖帖地戴上帽子和手套，珂赛特上了马车，在他们的唯一仆人杜桑旁边坐下，而那个车夫，就听得见声音地咕哝着，偶尔咒骂几句，继续提起他们的皮箱和旅行袋。杜桑伸出头去，以毫不含糊的措词，叫他不要咒骂；当他终于照办了时，由于正直使事情完善了，她哼了一声，“这样的骂人话会使你的道德高尚的父亲心烦意乱的。”杜桑健壮，满脸皱纹，虔诚得像一部祈祷书，她坐在珂赛特旁边，像是一幅青春画像旁边的古老画框。

“我真羡慕他咒骂。”

“少女们从来不咒骂，mapetite（我的宝贝）。少女们永远尊敬长辈、尊重宗教信仰。”杜桑在她自己身上画了十字，“尊重最懂人情世故的那些人。”

“谁最懂人情世故啊？”珂赛特尖刻地问。

“在女修道院她们什么都没有教你吗？”

她们永远教育我，爱情是永恒的，马吕斯，永恒的，即使我们可能永远分开。珂赛特忍气吞声，咽下眼泪和她认识到是增长的忧虑那种伤心刺骨的滋味。就平常的美貌而言，她的面色太健康了，虽然她的头发以与时尚的统一卷发恰好相反的不守规矩的样式卷曲着，而且她并未像当代美人儿们的风度那样噘着嘴，但是她，那幅处女画像，却脸色苍白，坐在这辆出租马车上。虽然珂赛特并不知道，但是她却具有她母亲的迷人微笑、漂亮的牙齿和黑眼睫毛的蓝眼睛。她非常漂亮，骨骼很小，去年她暗自猜想她是一个漂亮姑娘。马吕斯使她确信她是一个美女。不论是姑娘或女人，不论是漂亮的或相貌平常的，现在都无所谓了；她无能为力了。

她父亲终于上了马车，把房子钥匙放到他的背心口袋里，它在那儿叮叮当当撞击武人街公寓的钥匙和另外一个公寓的一把钥匙。珂赛特和她父亲时常搬家。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她以前从未询问争论过任何这种事。要是没有马吕斯，她本来就不会询问这次搬家的事，即使是去英国。但是她不能想象没有马吕斯的生活。但是事情，一件冷酷的必然发生的事情，就摆在她面前。

“英国，是一个阴沉的地方。”珂赛特评论说。

“我们不去英国，”她父亲回答，“我告诉你，我们要去武人街的公寓。”

“是的，不过以后，几天之内，我们就要离开法国去英国。”

“我们是那样。”她父亲断然宣布。

“我那个女修道院的朋友，海伦·塔尔博特，她是英国人，连她都说那是一个阴沉的地方。”珂赛特争辩地继续说，“她在那儿生活过，她说那简直难以忍受。”

“塔尔博特小姐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啦。我们不是去英国欣赏天气的，我们有事去。到此结束吧。”

“你不必委婉地对我讲，爸爸，我说的是我们有事去。我们要逃离法国，就像我们逃离卜吕梅街，就像我们逃亡了多年一样。”

“你是一个女孩，珂赛特，有好多事情你不懂。”

“我成了成年女子时，爸爸，那时我会懂得什么呢？那时你会告诉

我，我们为什么过着这种莫名其妙的生活呢？”

听到珂赛特那种厚脸皮的话，连杜桑都羞愧了，但她父亲只说叛乱对她不合适。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可是他的宽阔肩膀、他的强有力的胸膛和胳膊、他的清晰可见的力量与他的白发和剪短的胡子形成奇特的对照。他有哲学家那种富有思想、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与石匠的体格，这似乎更加强了他的看法，给予他的身心充沛的力量，而且，讲到那件事，还有灵魂。“这次讨论，结束了。”

“爸爸，请你——”

“结束了。”

一只只手提包放稳当了，有些塞到他们脚下，车夫通知他们这可能是漫长的旅程，那就是说，要付一大笔车费。“我要走远路，先生，不过河，不穿过巴黎。出barrière（城门），到城门外边。我决不冒险。一条条大街上都有骚乱。这匹小马和这辆马车，是我在世上用来谋生的一切，而这些暴徒想抢什么就抢什么，他们用手边的任何东西修筑街垒。据说，先生，在麻厂街那边，他们推翻了整整一辆公共马车，把它筑到街垒里，千真万确。他们使一匹匹马获得了自由，但是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车夫飞快地做了一个巴黎人嘲笑的手势，“到了周末那些马就会使一个个盘子和一个个肚子暖烘烘的了。串在烤肉叉上，烤熟了，”他心烦意乱地继续说，好像尝到马肉的滋味似的，“可能加上一点洋葱和——”

“够了。就把我们送到武人街吧。”

“遵命，先生，”那个车夫说，“不过这就是我对您讲的，不安全。城里不安全。不是直路——巴黎当然没有直路，呃？不过我们不能由兵工厂那儿走。今天下午他们抢劫了这个厂子，掠夺了武器，他们武装起来，这些流氓。据说一个人骑着马，一匹黑马，扛着红旗，率领着人们前进。我，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根本不懂政治，先生，但这是这样可怕的时代，使我也很高兴我没有任何财产。您有财产，您必须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您得到一套军服，您会给打死。他们召集人们，他们在王宫那里集合国民自卫军和军队，因此那条路不通行了。他们逮捕了八百人，因此我们要躲开一个个监狱，不是吗？我们也不得不躲开医院。我害怕的倒不是武器，先生，不是群众，甚至也不是武装起来的愤怒群众。是医院。到处传播着霍乱。”他快速地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霍乱通过空气传播，你不得不呼吸呀，不是吗？据说得了霍乱上吐下泻你脸都发青了，几个钟头内就死了。”

“毫无疑问这是长途乘车旅行，为了服务需要一笔特殊的高额车费，这个，我们越快些上路……”他期待地注视着那个车夫。

轻轻触触帽檐，那个车夫关上车门，爬上去，于是那辆马车东倒西歪地缓缓向前驶去。珂赛特的眼睛一直盯着她那戴着手套的双手，她的双手在膝头上攥成拳头。她为什么不能告诉她父亲，坦白地说一声，我在恋爱，我不能离开巴黎。不，她应该说，我一定不离开巴黎。我爱上马吕斯·彭眉胥。彭眉胥是一个高尚的姓名。马吕斯也继承了一个头衔。如果你承认波拿巴赐予的头衔的话，实际上，他是一个男爵。马吕斯曾向她说明不是人人都承认的。珂赛特不知道她父亲承不承认。她和她父亲过着那样一种隐居生活，以致政治从未跨过他们的门槛。无论如何，

马吕斯的父亲一定是一个上校。人人都会承认那个。而且，他在滑铁卢出了名，并且在活着时讲述了那事迹，只不过没有对在他外祖父身边长大，以后和他大吵大闹一阵，五年前离家出走的马吕斯讲。结果马吕斯很穷。如果了解了他的真实情况，知道他非常穷，过着赤贫的生活学完法律，她父亲一定不会反对他的。他父亲以关心穷人的疾苦教育她。无论何时，可能的话就要帮助穷人，首先要给予他同情。在那样骇人听闻的环境中她父亲出于仁慈带走了她……哦，她的整个年轻生命都建立在她父亲的信仰、希望和仁慈的训诲上。她知道她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吧，她拒绝走——讲马吕斯与家族、或政治、或贫穷无关。仅仅是这样：一旦承认了，他们的爱情就会被引入俗套常规，如果迫使他们进入客厅，迫使他们采取要求少女们和求爱的男子们表现的那种可怕的矫揉造作礼节，用冷淡疏远的您字，互相称呼先生小姐，那么她和马吕斯就会束手无策，转而面对人类的挑剔刁难。在卜吕梅园子里度过的一夜夜使他们像丛林中的狮子一样自由自在，甚至现在，珂赛特闭上眼睛，就回忆起园子院墙烘热她的背部的热气。甚至在天黑以后，墙壁依旧保留着下午阳光的热量，它向她的双肩散发出热气，就像马吕斯的体温在她的胸部散发出热气一样；他的双手的温暖就穿透她的绸衣。

当马车朝老城门滚滚驶去时，珂赛特甚至都没有听到远方暴乱的呐喊声。她舔舔嘴唇，就好像马吕斯的味道可能还留在那儿，好像她可以找到他们点点滴滴的爱情交流似的。她急忙连连祈祷，祈求使她和马吕斯会重新团聚。有爱神吗？如果是这样，她在女修道院受的教育中根本没有提过那个神明的名字。一个关心世俗爱情的神。那不是世俗的，她自言自语，马吕斯和我，我们的爱情是神圣的，位于中心的，与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一样。就像马吕斯曾经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相亲相爱了，太阳就会熄灭。

但是不管怎样太阳就要西沉，无论如何也要落下去。傍晚天色渐渐变黑，而且珂赛特知道，以后马吕斯会到卜吕梅街的园子里来，他会拔掉破栅门的铁条，穿门走进园子墙壁的隐蔽处，而她不会在那儿把嘴紧紧压在他的嘴上，她的心不会紧贴在他的心上，当他大声呼唤她的名字时，只有乱蓬蓬的高大青草发出沙沙回响。

第二章

“珂赛特！”

他攥紧拳头，连连敲打锁上的门，但是卜吕梅街的住宅和园子似乎被抛弃了几年，而不是几个小时。珂赛特去英国了。马吕斯生活的要旨、他生活的意义和前景都随着她走了。二十二岁，他忍受了丧失父母、家庭和遗产的痛苦，经历了这一切，他始终还抱着一丝希望，确信生活是有意义，宏伟壮丽的。在珂赛特身上他得到以肉体形式出现的那种确信。现在他失掉了她——而且获得除了失恋以外人可以忍受一切损失的痛苦认识。没有爱情太阳就会熄灭。

这些思想连连敲打着他的脑袋，他以折断脖颈的高速，奔跑，把河流置于他自己和空荡荡的卜吕梅街中间。他在残废军人院那座桥上跨过塞纳河，发现自己在里沃利街上喘不过气来，心脏怦怦跳动着。马吕斯弯着腰，双手放在膝头上，汗水从他的黑发发梢滴下，他沉重地喘着气，纳闷自己是不是突然冲进剧场，一个完全被人工气灯照得通明的世界。

在里沃利街的拱门下，身穿礼服大衣的男人们陪同身穿镶着泡泡花边的香子花色绸衣的女人们，穿过在他们脚下混成一片的气灯的绿色闪烁眩目光芒和海绿色的阴影。这些人以缓慢的孔雀舞步移动着。一张张咖啡桌旁，散坐着在傍晚暑热中懒懒散散地用小勺舀着吃冰激凌或玩弄着最后一块糖果的顾客们。怎么可能这样？“怎么可能这样？”马吕斯大声呼喊，希望有人会回答，从而使他确信这是梦。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跑过去，穿过这群人，他们以可能赠送给一个过路的傻瓜的那种冷淡神情注视着他。也许他像一个傻瓜。发了狂。头发乱蓬蓬的。被穿着鲜明军服的骑兵军官们率领着的步兵的脚步声在他后面响起来，于是他窜到圣奥诺雷街，坚决地离开除了舞台边厢任何世界都忘却了的里沃利街的这些演员。

在圣奥诺雷街，从街上停着一辆蒙着毡毯的大运货车的建筑内跑出来的人们散发着一股令人压抑的空气。马吕斯走到另一边。在霍乱流行病传播期间，这些运货车被迫当作救护车，不过人们认为去医院本身就是死亡证。更经常的是蒙着毡毯的一辆辆运货车作为柩车——不管病人是死是活，就霍乱说来你有时说不清；死了，牺牲者看上去更有活力。载着一口口棺材格格地行驶着，车夫们穿过一条条街道兜圈子，不加区别地捡起死人和快死的人。那年春天一万八千人死于霍乱。房屋里的呼喊恸哭声发出回声，一个女人嚎啕大哭着从门房里猛冲出来，说她丈夫还没有死，他们就要埋了活人。但是人们不理睬她，在两边，商人们和主妇们同样砰的一声关上窗板，关上商店，把他们自己锁在里边。

马吕斯猛撞上这些主妇中的一个，一个咖啡店主，她急忙把椅子扔进店铺里。她攥着拳头，对他大声叫喊，“蠢货！”

“法兰西共和国万岁！”马吕斯冲过去呼喊，几乎撞翻了街上一个小贩的货摊。

“路易-菲利浦国王万岁，”她大喊大叫说，“所有人都该死——”

但是他早就从她身边跑过去，沿着充斥着砰砰插上插销、格格关上窗板和被关在门外的一只只狗的可怜哀鸣声的圣奥诺雷街全速奔跑。路灯在上头连成一串，从绳子上吊着，投射下像在大街上舞蹈的大蜘蛛似

的一片片阴影。

当他朝着古老的中心菜市场迷宫，古老的市场区冲去时，城市似乎包围了马吕斯，一条条街道像拳头的十指收紧了，在蒙德都街和麻厂街角落里的科林斯小餐馆，他知道他的朋友们在那里驻足抵抗。军队也知道，一个哨兵走到他前面，大声呼喊：“站住，谁也不许——”

马吕斯毫不注意，继续跑着，正当那个哨兵朝他开枪时，他转到拐角。他沿着一条昏暗的小胡同猛冲，然后又一条，又一条，一条条街道那么狭窄，简直是鹅卵石铺的一线小道。一所所古老房屋凄惨地相对倾斜着，好像非常苦恼落到这样狭窄的境地，而且时常用同一根大梁斜着撑住，从这所房子伸到另一所，一条条街道那么隔绝、封闭和狭窄，简直成了自己的监狱。在布尔东内街拐角，路灯完全没有了。起义的人们和军队同样不得不在一片黑暗中行走。

当他穿过比路沟稍宽一些的一条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时，这一片漆黑成了马吕斯所欢迎的缓和剂，遮掩住他的生活灾难：他本来可能有一个机会使珂赛特不去英国。一个机会：他可以和她结婚。事情似乎很简单。甚至是可能的。因此马吕斯忍辱含垢地去五年里他没有见过或讲过话的外祖父那里。但是那次会见就像他可能猜想到的那样结束了。现在，当他沿着潮湿的墙壁摸索着走，走过一个个垃圾堆时，马吕斯想，如果他失掉爱情，如果生命再也没有意义、实质或可能性，至少死亡是可能的，他以此聊以自慰。没有珂赛特他会死掉。何时死，怎样死法，又有什么关系呢？失掉她的痛苦那么沉痛，以致肉体痛苦与它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他听得见邻近一条条街道上巡逻兵和一阵阵炮火的声音，但是什么都看不见，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双手；每扇窗子里没有点着一支蜡烛，蹲在这些窗板后面的人们那么无声无息地蜷缩着。他离科林斯不远了，但是那条道路曲曲折折，黑暗，险恶。

马吕斯在被掀起的铺路石块上踮着脚尖走，撕破了裤子，撞倒在一辆翻掉的二轮运货车上。显然一些起义人员曾在这儿进行过抵抗，然后放弃了这块阵地。他伸出双手，沿着粗糙的木门和窗板，沿着潮湿了那么久，摸起来像海绵似的灰泥墙，摸索着走。上面某处一个女人的恸哭声发出回响，尖声报丧。她的恸哭声配合着附近士兵们的脚步声、胡乱射击的炮火和深沉的低音，圣美里教堂的低沉警钟声。警钟，号召人民拿起武器。

他不知道这些门是否会应声而开，人们拥出来支持起义。但是毫无动静。一只发情的猫尖叫起来。马吕斯猛冲过朦胧的阴影，转过急弯时，发现那儿有两个国民自卫兵，吃了一惊。哨兵们开了枪，当马吕斯蹲在他能找到的第一个低矮的门口时，子弹从挂在理发店上面的铜罐上弹飞了，他的心脏怦怦猛跳，决定到科林斯和麻厂街去：如果他要死，他愿意和他的朋友们肩并肩死在街垒那里，而不是在这儿给打死，像一只偷猎的狗似的倒在大街上。他屏息静气，直到士兵们的脚步声远去，他听得见他们向附近另外的人开枪。至少他听见枪声、喊叫声和哭喊声。

使自己镇定下来，他又走出来，当他在白天动乱中留下的碎石烂瓦上绊了一跤，穿过漆黑的阴影时，他的脚步变成纯粹的潜行。他能做的只是用双手领路，好像盲目地试图把黑暗从他的路上扫开似的。也许他真的能够这样做到，因为当两匹脱缰的白马嘶鸣着向他冲来时，黑暗被

劈成白茫茫一大片，突然变白了，非常可怕。它们的眼睛骨碌碌转动着，它们的猛烈嘶鸣发出回响，歪歪斜斜地奔驰过去。它们的马具当啷啷响，得得地拼命冲过场院和铺路石，那条狭窄的胡同。马吕斯紧贴在一扇门门上，那两匹大马就在他前面冲过去，然后它们也消失了，它们的雪白腰腿淹没在黑夜中。

他终于来到麻厂街，十四英尺高的街垒那儿。他看见那辆翻倒的公共马车和一根根大梁、一块块铺路石、一只只空葡萄酒桶和一张破碎的台球桌子，在那儿涂上灰泥。上面一束火把向下面投射了怪异的光亮。四具国民自卫军死尸在街垒前面伸开手脚躺着，他们的四肢扭曲成活着时难以想象的姿势。缓缓流下的一滴血引起马吕斯注意，在高高的四层楼窗口他看见一个人注视着那几具死尸，他的帽子歪戴着，他的嘴惊奇地张着，一道鲜血从他的下巴上滴下来。马吕斯听得见安灼拉叫公白飞和另外的人们去蒙德都街修筑后街垒，命令人们把一块块铺路石拿到科林斯二楼堵那儿的一扇扇窗户。马吕斯正要爬过去大声呼唤他的朋友们，这时他听见军人们的脚步声走近了。他急转方向，跑掉，闪躲着穿过一条条小街，终于来到蒙德都街科林斯后面，火把光亮在忙着支撑后街垒的公白飞、维迪尔和另外五六个人的脸上闪烁着。

维迪尔放下他正要塞进去的空木桶。“这样看来，你终于来了。”

“是的。”

“那个姑娘呢？”

马吕斯回答不上来。公白飞和维迪尔审慎地、甚至悲哀地点点头。终于马吕斯说：“我外祖父对我说，娶一个没有钱、不是名门望族的姑娘是荒谬可笑的。他说婚姻绝不该和性欲混为一谈。”

“爱情呢？”公白飞问，“它应该和爱情混为一谈吧？”

马吕斯消沉了。“我外祖父不相信爱情。他叫我嫖妓女，就完了。”

一丝狡猾的微笑掠过公白飞的脸。他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比马吕斯大一点，也许是二十六岁，但是外表像中年人，已经脱发了。在马吕斯的所有朋友中公白飞似乎是最富于情感和人情味的，因此他学医正合适。“你期望他说什么呢？”

“反正不是那种话。”

“我的朋友，你的外祖父是一个保皇主义的色鬼。你是一个信奉荣誉和绝对论的人。他可能把你从小养大了，但是他根本不了解你。”

“他把我从我父亲那儿抢走了。我母亲死了，我父亲活着。他叫我父亲放弃我，要不然就从遗嘱上取消我继承的资格。我父亲认为他是为了我的利益行事。”

“哦，无论如何你将从你外祖父的遗嘱上被取消继承资格，不是吗？”弗伊伊严肃地说，“你不会比他活得长。”一个长着两只大手的印刷工人，欧仁·维迪尔，也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修筑街垒的经验。他像拆玩具似地拆开铁床架，把它扔到街垒里作支撑。

“我外祖父总管我父亲叫强盗。我父亲，其实是一个上校！五年前，我离开外祖父家时，我说，你永远再也不会侮辱我父亲了。今天他既侮辱了我父亲，也侮辱了我的妻子。”

“你没有妻子。”

“在我心中她就是我的妻子。”

“直到死亡使我们分开为止，是吧？”公白飞捡起空木桶，把它放在马吕斯的怀里。

“是的。”马吕斯对他的同伴们、同学们和工友们同样点点头回答说。

学生们大部分穿着破外套、膝头磨光的裤子，打着磨损了的领带，然而那种服装使人联想到他们开始过的资产阶级生活和平常的环境里也许会落下的资产阶级结局。1832年6月5日可不能称作平常的日子。多年来工人们和学生们在全市的政治俱乐部里聚集到一起，为此时此刻做好准备，渴望着这个时刻。穿戴着肥大的蓝工作服和帽子，工人们穿着这种制服，就像将官穿着黄铜色衣服表示军人一样，这些人穿戴着时常带着他们的行业——灰泥、墨水、灰尘、染料——的痕迹污渍的粗糙、经久耐用的帽子和衣服。这些人有技术。也许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但是他们有住处，不像大量的巴黎社会渣滓——扒手、窃贼、乞丐和清扫工人——那些铤而走险、饥寒交迫、到处流浪、过着腐烂生活、睡在脏坑烂洞里、身体给霍乱的盛宴提供了主要通道的那些人。这儿的工人们有他们可以用体力明确表达的政治热情、希望和不满。学生们可以用笔墨明确表达。集合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看作既是法国革命又是美国革命的继承人。像1789年的人们一样，他们希望结束君主制度：法国不再有国王。像1776年的人们一样，他们想要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男人普选权，去掉镣铐的压力，摆脱教堂的教育。这同样的热情、希望和不满在以后点燃了1848年的革命。但是聚集在科林斯这儿的人们，也许只有马吕斯知道1832年他们如何注定要遭到劫难。

马吕斯不认识的一个人，从科林斯三楼拉来一条沉重的床垫，把它拖回蒙德都街，马吕斯帮着拿它加固街垒。“它会减轻人的伤亡，”他表示说。他是一个营养充足、结结实实、身体高大的人，像学生们一样年轻，穿着像他们一样，但是不知怎地他缺少他们那种精神。他把烟丝撒到一小片纸上，卷烟抽。烟草似乎不止染黄了他的指尖牙齿；他的头发同样是姜黄色的，就像他的未刮的脸上长着的胡髭一样。他长着煤斗一样坚固的上下顎头，紧靠在一起的精明狡黠的蓝眼睛。他的蓬乱眉毛像蜻蜓一样长在额头上，赋予他一种永远露出的惊奇神情。

“你是新来的人，是吧？”马吕斯问。

“新来巴黎的。但是战斗可不是新手。我是从里昂来的。我是阿希尔·克里隆。”

马吕斯点点头，然后皱着眉头看着欧仁·维迪尔在很轻的担子下踉踉跄跄地走着。“你看上去气色不好，维迪尔，”马吕斯评论说，非常清楚欧仁·维迪尔从来气色不好。他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长着直溜溜的黑头发和永远毫无笑意抿着嘴的瘦长、灰黄肤色的人。他热爱他的职业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他的朋友们经常在咖啡馆嘲笑戏弄的主题。有时候他们管他叫神父，嘲笑他对印刷行业抱着的职业感，维迪尔郁郁寡欢地容忍了他们的戏弄。也许他还很欣赏哩。

“维迪尔的皮肤就是那种颜色，因为他的血管里都是墨汁，”他的徒弟嘲笑说。他是一个十六岁的人，名叫帕乔利，绰号叫小猴子，不仅因为他是麻利的排字工人，而且因为他不停地取笑使那位年长者忍无可忍时，他腿脚麻利得足以使他逃脱维迪尔的大手。帕乔利摘下他那一行

的纸帽子，在排字师傅前面深施一礼——而且正好赶快溜掉。“维迪尔的器官里有墨汁，使他的可怜妻子生下印刷所的一些学徒。”

“他吻她的时候，”另一个印刷工人嘲笑说，“她吐出墨汁。”

“不，”帕乔利从安全的远处抗议说，“她只是吐。”

在不能激得维迪尔还击时，帕乔利就进一步嘲笑他，但是马吕斯意识到使维迪尔像白报纸一样灰白的决不止是他血管里的墨汁，于是他叫帕乔利停止嘲笑，问那位印刷师傅出了什么事。

维迪尔的凝视目光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我的妻子再也不会尝到我嘴上的墨汁滋味了。三天前她得了霍乱死了。”

“你为什么告诉我们？”

“有什么可讲的？她如何变得浑身发青？霍乱多么快地夺去她的生命？霍乱多么快速可怕地，像毒药一样，起了作用？”

帕乔利的活泼劲儿消失了，他朝着走开的维迪尔走去。

“Merci（谢谢），不要，我忍受不了你的怜悯。你们任何人的。我宁愿要狂怒。国王、政府，他们是这场流行病的幕后纵容者。我们死于霍乱他们毫不在乎。他们希望我们死掉。消灭虚弱的工人们、女人们、孩子们和老人们。工人太多了。要养活的人太多了。没有足够的工作。没有足够的面包。于是把霍乱引进来，让它干资产阶级的卑鄙勾当。消灭过剩的人。医生们是政府的代理人。你们没有看见资产阶级像苍蝇一样倒毙吧，是吗？”

“克什米尔·佩里埃得这个病死了，”公白飞说，“几天前他们把那个金融家埋葬了。”

“克什米尔·佩里埃是由于和他的侍女乱搞得了这种病，她吃不饱，劳累过度，夜里回到慕菲塔德十二个人住一间的屋子里，或者去妇女儿童露宿街头的莫贝特地区，大部分都喝醉了，或者去水汽呛人呼吸困难的海狸河地区，”维迪尔悲痛地回答，“当我看到资产阶级和那一头头肥猪堕落到这种地步时，我知道的唯一报复方法是武装报复。我始终恨资产阶级、银行家们、老板们、国王们、王子们、皇帝们，对不起，彭眉胥先生，”他对马吕斯点点头，“我知道你对拿破仑抱着什么感情，你是一个受到连累的波拿巴主义者，但是必须击败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如果这一次人民不和我们一起起义，还有另外的起义。”

“我们不会活着看到它了。”一个还散发着他那个行业气味的制革工人说。

“不，我们会看到的。”那是安灼拉，那个学生领袖和这个街垒 de facto（实际上）的指挥官的声音。在二十四岁时，安灼拉是一个非常冷静、投入战斗的年轻人，他的未来幻想引导着他的生活，就像圣徒的生活由上帝的幻象引导着一样，那就是说，把其他的一切都排除在外。瘦瘦的、肌肉很发达、一头金发，安灼拉带着在灯光下工作太久的那种人的苍白脸色。“整个巴黎的人们都觉醒了。据说三分之一的平民已经拿起武器。你们听得见圣美里传来的警钟声。我们不是孤军作战。当然啦，他们逮捕了很多人，但是随时随刻有更多的人参战。法国国王完蛋了。现在是建立法兰西共和国的时候了。”

蒙德都街的街垒加固了，安灼拉在那儿留下几个哨兵，就与公白飞和马吕斯走回科林斯小餐馆，那儿上面挂着一块用一条鲤鱼证明已故店

主的烹饪技术的、晒褪了色的招牌。他制作了一条 *carpe au gras* (肥鲤鱼)，而且做了广告，但是时间抹掉他的错误拼法，现在的招牌读起来是，*Carpe ho ras* (抓紧时间)，重复着贺拉斯 要人抓紧时间的命令。

“很适合我们，是吧？”马吕斯说。

安灼拉注视着那块招牌，好像第一次看到它似的。“我不相信讽刺。”他命令把那块招牌摘下来，用它堵住楼上一扇窗户。麻厂街的街垒迅速而精巧地修筑好，增长到参差不齐、十四英尺的壮丽高度。这些建筑工人们有一些是工匠师傅、细木工人、木工、泥瓦工，而且那些奇怪的材料筑成了一座从各个角度都给人不适宜通行的假象的大建筑物。可以从许多位置迅速爬上去、调兵遣将、进行防御。安灼拉命令哨兵们留神，保卫奉命到下面街道上从死尸身上剥取国民自卫兵军服的另外四个人。

“黑夜过去以前这些军服可能有用。”

“更多的步枪、更多的卡宾枪、更多的弹药，黑夜过去以前也会有用的。”公白飞说。

“新来的人们会带来武器。他们今天抢劫了军火库，我们的人有真正的武器，不只是你父亲的滑铁卢军刀。对不起，”安灼拉对马吕斯点点头，“我不是听起来的那个意思。我知道你对你父亲那把滑铁卢军刀抱着什么感情。”

“我外祖父把我父亲那把滑铁卢军刀典当了，因此我希望他们也抢劫了当铺，它在某个愤怒的工人手里，不过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的朋友们，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相信——”

“听听从圣美里传来的警钟。”从不屈服于感情的安灼拉像兄弟般地拍拍马吕斯的肩膀，“闻闻风吹来的火药烟味。全城他们都在战斗。就是这么回事。革命！”

“我的朋友们，”马吕斯说，“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在城里看到的情况。人民没有觉醒。门都关着。在里沃利街上，人们在连拱廊下散步，吃冰激凌。”

“我不相信。”

“这是真的。只要我们的鲜血不弄脏他们的窗户街沟，阔人们就不在乎。人民并没有和我们一起起义。恐怕这不是革命。这是起义。”

“我本来不会挑选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挑选了我，挑选了我们，”安灼拉简洁扼要地承认。就这样剧烈的动乱而言，他的身体是相当脆弱的器皿；就像把一支还愿的蜡烛塞进灯塔的信标灯里。安灼拉坦率地迎着他朋友们的目光。“现在，霍乱就像军队一样一定会杀死我们。流行病使所有的人类感情都变成毫无理性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 *fraternité* (友爱) 可言呢？”

“作为一个医生，我告诉你们，霍乱毁灭最可怜的人们，”公白飞补充说，“那些会支持我们的人。”

“还有军队问题，”安灼拉提议说。“如果军队拒绝向我们开火，如果他们和人民站在一边，那么我们就进行革命了。那就是起义如何变成革命，革命如何变成起义。”

马吕斯跟着他和公白飞走进科林斯厨房，这儿已经变成医院和军火库，火炉变成熔炉。子弹和绷带同样安排好，一颗颗子弹数到最后一颗，一支支卡宾枪、一支支步枪分开堆着，甚至还有两支老式前装枪和一只火药桶。三个金属制造工在把一颗颗钉子熔化成子弹，那种炽热的热度、气味和烟雾在科林斯小餐馆到处飘荡。

“虽然我们有一些子弹，但是军队有一箱箱子弹。每颗子弹都很重要。”

“是的，不过虽然他们有军官们，我们却有同志们，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害怕了。”公白飞用牙齿拔掉瓶子上的塞子，就朝着一个穿着黑衣服、捆着手脚，绑在柱子上的巨人点点头。那人长着铁灰色头发、灰眼睛、像布满花岗石上的地衣似的爬满他的腮帮子的灰胡髭。“如果他们不害怕，他们就决不会派来警局密探，会吗？”公白飞往杯子里倒了一些葡萄酒，喝了几口，就递给安灼拉。他拒绝了。

马吕斯端起杯子，沉思地喝了一口。“谁告发了他？”

“伽弗洛什。你认识那个小孩。街头的皇太子。”

“人人都认识伽弗洛什，不是吗？”

“伽弗洛什告发他时，他甚至都没有头脑否认。无论如何这没有关系了，这个 mouchard（密探），那么愚蠢——”公白飞转向那个俘虏。“你的皮囊里有脑子吗，沙威？什么样的密探带着他的警察身份证？”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高尚的人。那些事你们根本不了解。”

耸耸肩膀，公白飞退一步承认高尚也许不是他的优点，但是他的朋友们，彭眉胥和安灼拉，他们可是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他们可以和你谈一夜高尚和纯粹，沙威。”

“我并没有谈论高尚。我过着高尚生活。”

“不会很久了。”安灼拉补充说。

“像你这样的共和主义渣滓推翻不了法国国王。再过一天你就会流血了。我会在地狱里和你相会。”

“我不去地狱，沙威。我在新法兰西共和国将成为一个自由公民。第二个法兰西共和国，你懂吗？再也没有国王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孩子们却在忍饥挨饿，再也没有像吉佐那样的走狗们舔工人们背上的血汗，榨取他们的钱财。”安灼拉继续激烈地说下去。“今后人民会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在共和国里，出版是自由的，教育会摆脱教会的摧残，我们将有集会自由，不论有没有财产，人人都可以投票选举。”

“Liberté（自由），”克里隆补充说，加入他们中间。“还有 Egalité（平等）！Fraternité（博爱）！”克里隆拿起葡萄酒瓶，喝了一口，漱漱口，稍稍含了一会儿，就啐到沙威的脸上。“所有的警局密探都该枪毙。”

“所有的警局密探都会给枪毙的。”沙威简洁地回答，对受的侮辱完全无动于衷。

后面爆炸的炮火和街垒上传来的喊叫声使他们跑到蒙德都街，那儿趴着一个年轻工人，鲜血从他伸出的左手和穿透他蓝工作服背部光环似的黑火药那儿渗出来。公白飞跪下，把他翻过身来，这时那个哨兵，帕乔利，浑身发抖，说明这一切发生得多么快。“那个国民自卫兵就在他后面。我以为他们也要跳过街垒。他们——他——唉，”帕乔利急剧悲

哀地吸了一口气，“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他们在后面射中了他。”

但是当公白飞撕开他的蓝工作服，找寻下面的伤口时，他并没有死，他的嘴唇动了一动。公白飞仰望马吕斯。“他来找你，”他的嘴抿紧了，他掩上那件工作服。“她来找你。”

“她？她？”马吕斯跪下，抱住她的双肩，把她的帽子摘掉，使得一头红发滚落到铺石路上。“爱潘妮？噢，上帝呀，爱潘妮——”他拂掉她脸上的污垢，“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

“我来这儿和你一起死去，马吕斯先生。”

“你不会死的。公白飞，你不能——”

公白飞摇摇头，马吕斯的朋友们消失到黑暗里，丢下他和爱潘妮·德纳第在一起，她身材高大得足以充作男人，年轻得足以充作小男孩。

“马吕斯先生，你们都会在这儿死掉。你知道这点吧，是吗？别的人都死了。”爱潘妮缓慢地、轻轻地、吃力地说，虽然她的脸起了皱纹，疼痛得脸都扭歪了，但是一丝笑意在她嘴边萦绕。“我想我有点爱上你了，马吕斯先生。”

“你流血流得要死了。噢，爱潘妮，千万不要——”

“自从你住在防寨附近那栋肮脏简陋房子我们的隔壁，给我们付了一个季度的房租以后，我有点爱上你了，你记得吗？”

“是的，不，现在那还有什么关系呀？我付了那笔房租，因为你们家庭贫穷。”他把她的头发从额头上撩开。

“你也过着穷苦日子，马吕斯先生。”

“我是一个男人，一个学生。”

“因为你是一个男人，我父亲以为你预付了嫖我的钱。他打发我去和你同床共枕。”大笑所费的力气使鲜血从爱潘妮的嘴里汩汩流出，马吕斯轻轻地把它擦掉。“我告诉我父亲，你把马吕斯先生估计错了，你这只老狼。马吕斯先生并不要我干那种事。”

“我什么都不要，爱潘妮。我只希望你活着。”他扯掉外套，把它保护性地按在她的胸口。

“不会很久了。如果你和我待在一起，马吕斯先生，甚至也不坏呀。”

“我在这儿。我会留下。”

“要是你吻吻我多好啊。”

马吕斯温柔地触触她的嘴唇；他贴贴她的脸颊、吻吻她闭着的眼睛时，她微微一笑。“你为什么在这儿，爱潘妮？”他小声说，“凭着上帝的名义，什么使你来到——”

“凭着爱情的名义，马吕斯先生。凭着爱情的名义。”她的呼吸变得浮浅、吃力，呼吸一下就透过马吕斯的外套震出鲜血来。她的左手由于给打穿了一个洞无用地摊放着，在另一只手里她紧紧抓住一张纸。“不是她的爱情。我的爱情，彭眉胥先生，我对你的爱情。你会使我很安全，挨得紧紧的，行吗？”

“是的。是的。爱潘妮。我答应。”

“使我暖暖和和的。”

“我起誓。”

“我们等待着你。我们两个。以爱情的名义，马吕斯先生。她在园子里等待，我在街上等待，但是你没有到卜吕梅街来。”

“珂赛特？珂赛特？”这个名字简直使马吕斯受不了啦，他哭起来。
“不要死，不要死，爱潘妮我们任何一个都不应该死去。”

“凭着爱情的名义她说了，而且我说了，哦，好极了，好极了，凭着我的爱情的名义我会去街垒——但是我——”爱潘妮浑身发抖，她惊奇地睁大眼睛。“你的外套很暖和，但是我很冷。我非常冷，马吕斯先生。”

“我会使你很暖和。”哭着，他把她拉得更贴近些，他的脸贴着她的，他搂着她，他的双肩保护性地弯着。

“你吻了我。你不必爱我。凭着——的名义拿了这个吧——”她拼命想抬起右胳膊，但是没有力气，而且发出沙哑的咯咯声，听来好像生命给残忍地夺走了，而不仅仅是身体的生命枯竭了，她的嘴唇又动了动，但是默默无言。当马吕斯偎着她的苍白喉头哭泣时她死了。

公白飞触触马吕斯的肩膀，从爱潘妮手里拿了那封短笺。把短笺给了马吕斯，他和帕乔利抬起她的尸体，把她轻轻地裹在马吕斯的外套里，把她的尸体抬到科林斯地下室临时停尸所其他的伤亡人员那里。

依旧跪着，马吕斯注视着他的染上血迹的衬衫和裤子、他手里拿着的血染污了的那封短笺、珂赛特的笔迹和他自己的名字，他贴着爱潘妮的面颊哭泣落下的眼泪又落下来：为了爱情、为了伤亡、为了生活中没有爱情就不值得活着那种必然的事而落下的眼泪，要逃脱他现在感到的痛苦的唯一出路是永远了结一切痛苦。马吕斯艰难地站起来，挺直身子，伸出双臂，仰望着无边无际的天空，被巴黎的一栋栋摇摇欲坠的房屋和一根根烟囱管帽围住的繁星。爱潘妮的鲜血染红了他胸部的腰带，他手里拿着珂赛特的短笺，慢慢走到上面点着一支衬托着黑暗毕剥爆响的蜡烛的桌子那儿，烛光造成的一片片阴影在街垒里像一群躁动不安的小鸟一样跳跃颤动着。

第三章

对于冉阿让的生活来说，有两个任务是极其重要的：他必须照顾珂赛特，而且他必须忠实于主教加在他身上的誓约。主教为上帝买了他的灵魂，用现在摆在武人街壁炉架上的两个沉重银烛台买了它，不过他们其余的行李依然杂乱无章，没有打开。冉阿让站在两个烛台前面，与他需要自由、他对主教立下的誓言、他怀着的忠诚正直道德和他对珂赛特的爱，这一切在他内心里斗争着。多年来第一次它们对抗起来，而不是互相补充的需要。他总认为他无私地疼爱珂赛特，现在他了解到他并没有。也许根本没有无私的爱这样的事情，噢，或许对人类、或者穷人、温顺的孤儿们，也许在对那种集体和群众方面有无私的爱，但是毫不吝惜地给予一个人的爱决不可能是无私的。今天夜晚这种危机——他知道那是危机——作为摆在壁炉架两个银烛台中间的仅仅是一张纸的结果而出现。马吕斯写给珂赛特、伽弗洛什送来，被冉阿让截住的一封热情的告别信。

马吕斯这个孩子（冉阿让对他不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他一想到这个名字就不能不含着聪明人对傻瓜抱着的那种含蓄的嘲笑）写信说，他要投入街垒，因为他永远失去珂赛特，因为他外祖父

不让他娶她，使她免得去英国。

“好像我会让她嫁给他似的！”冉阿让把那封短笺在他的大手里揉皱，把它扔进干燥的、这个六月夜晚没有生火的壁炉里。“这个马吕斯，他是谁？这个无足轻重的人！”为什么珂赛特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为什么珂赛特对这件事守口如瓶？她以前从来没有保守过秘密。这些问题令人不安地钻入他的内心护壁。哦，这个马吕斯，有一件事他是对的。“珂赛特将要去英国。在英国很安全，不再有恐惧。”

不久冉阿让和珂赛特就会又失踪，这一次是渡过拉芒什海峡——在英国人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屈尊迁就态度中，他们愿意称之为英吉利海峡的海峡。就像八年前他们失踪了一样，冉阿让攀登到墙头上，落到永敬会女修道院的园子里。靠着老园丁割风爷的帮助，他们充作他的亲戚，在修道院围墙里过活。珂赛特·割风作为一个学生，冉阿让（现在是割风）作为第二个园丁。为了服从永敬会的修女们，他们极其恭顺、沉默寡言和有节制，冉阿让和同样不伤害人的割风爷两人都不得不穿上系着铜铃的皮护膝，为的是他们在园子里走动时，修女们可以听见这些人的动静，匆忙跑开。想到那些修女使冉阿让微微一笑。但是他和崇高的嬷嬷达成协议，为了修道院待他和他的爱女的好意，他偿还了一笔钱。多亏永敬会修女们的教育，珂赛特·割风现在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少女了，那就是说她能读会写，讲一口漂亮的法语，会弹钢琴，而且会绣最高档的刺绣品。她可以背诵法国历代国王和所有主要圣徒的名字。她了解修女们喜欢的那种历史：1789年，波旁家族的国王，投降了，哎呀，太趋于极端了，成了反对宗教的暴民们的牺牲品，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都被处死，他们的头给砍下来，就像恐怖统治时期许多另外的人一样。然而，他们都像好天主教徒一样死去。修女们宣讲历史的义务就到此为止。

这个家族曾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建立王朝，以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著称。

珂赛特长得秀美可爱，令人感到惊奇。谁会相信那个陷入困境、衣衫褴褛的八岁孩子几年后会出落得这么漂亮？在修道院那些年里冉阿让几乎实现了他自己的小小尘世梦想：培育一株蓝玫瑰。在青年时代冉阿让曾经是一个农民，是一个恬淡、像牛马一样依靠土地过活的农民家族中的一员。但是在女修道园园子里，季节的循环、厚厚墙壁的庇护，看着珂赛特美满成长，这一切都对冉阿让从来不了解的——而且确实，从未期望会了解的——幸福感作出贡献。在他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的这段平静间歇，冉阿让的双手愉快地回到土地上；他使女修道院的园子繁花似锦，而且他试着嫁接花卉，要培育出一种蓝得可以和珂赛特的眼睛媲美的玫瑰。

但是他还未能完成那件事她就长大了。父女离开了女修道院，冉阿让赠给她们五千法郎，崇高的嬷嬷非常明智，从未查问一个园丁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园丁，当然没有了。冉阿让过过好多样的生活，有许多身份，其中之一他是马德兰先生，那个富裕的工厂主。靠着辛勤劳动和一些有效的改革，他挣了那些钱。冉阿让在逃避沙威期间，即马德兰先生被迫永远失踪时，就把钱藏起来。

现在他只剩下把钱挖出来（确实如此，因为他把钱埋在一片树林里），订购离开法国的船票，准备好作为割风先生和割风小姐旅行的假证件，那么在英国沙威和德纳第就都找不到他们了。沙威按照他顽固不化地相信的法律条文命令搜寻他们。德纳第的动机更简单一些，仅仅是敲诈勒索。德纳第，那个卑鄙、贪得无厌的坏蛋，为了敲诈勒索会东闻西嗅，一直追到拉芒什海峡，在那儿踪迹就会断了。在英国绝对安全。也许，这是流放，但是安全。再也没有德纳第。再也没有沙威。再也没有这个马吕斯。冉阿让跪下，从壁炉里取出那封信。那是用铅笔和模糊不清、草率的笔体，在学生们的廉价笔记本的一页纸上涂写出来的，但是那种爱恋，那种热情是不会弄错的。而且毫无疑问这个马吕斯坚定地相信珂赛特会报之以热情。不然他怎么敢用这样的方式给她写信呢？珂赛特在恋爱。“呸！”冉阿让又把那封短笺揉皱了，将它扔回壁炉里，这一次他把银烛台端下去，把它点着了，非常满意地看着它燃烧。“她十七岁，恋爱还太年轻。她是一个孩子。对她来说这个马吕斯无足轻重。有一次她想要一只小狗，我说不，她也就淡忘了。”

可是，那只小狗是冉阿让拒绝给珂赛特小姐的唯一一个东西。而且他拒绝给她小狗是有道理的。哦，一只小狗，毕竟，你永远不能了解它会干什么，它如何可能使你不情愿地卷入和邻居的纠纷中，不然就很难使它快快逃跑而不发出一点声音，如果需要使它消失踪影的话。

确实，冉阿让的逃亡经历，在他在女修道院度过的几年中暂时中止，但是他们一离开那里立刻就又受到追逐。因此他租了三处住宅，这一套和另一套公寓和卜吕梅街的住宅，都在城里不同的地区；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时常搬迁，保护他的身份，维护他的完整性——对于冉阿让而言，就意味着他要以主教的信仰举例说明，不论多么愚昧无知，每个人的心灵里都闪烁着神圣的火花。不然多年以前主教为什么会把冉阿让收留到他的家里？冉阿让，一个那么低劣、那么受人辱骂、被人抛弃、连狗都不愿和他待在一个狗窝里的衣衫褴褛的罪犯。主教让这个阴郁的罪犯在他的饭桌上进餐，给他一张床睡——十九年来他睡的第一张床——

——从来未询问他为什么进了监狱。为偷了一块面包。然而，那一夜冉阿让却偷了主教的银器。第二天早晨他被警察逮捕了，像一个杂种似的给拖回主教家里。作为一个重犯，他面对着一定会被处死或终身监禁的处罚。主教，把他拿着的两个银烛台放在冉阿让的手里，仅仅温和地问道：“你为什么忘了这些，我给你的所有银器中最好的？你为什么忘了这件礼物？”

怀着赠给他的那种自由——冉阿让拨拉拨拉马吕斯那封信的灰烬——认识到他也必须表现出信义、希望、仁慈。哎呀，仁慈不幸地使他再一次和那个贼，恶棍，敲诈勒索者，德纳第联系起来。一件善举把他带到（但愿没有发生这样的事，珂赛特！）意大利防寨附近德纳第和他的妻子儿女住着的简陋房屋那儿。德纳第是狡猾、满不在乎、残忍、永远如饥似渴，可能的时候就喝得酩酊大醉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从前是孟费耶滑铁卢中士客寓的老板（他用从滑铁卢战役中一具具尸体上抢得的金钱买了那个旅店），德纳第贪杯酗酒到破了产。现在他住在巴黎，那就是说他还存在，一个平平常常的贼、暴徒、狡猾的伪造乞讨信的家伙。冉阿让作为乐善好施的割风先生那个角色，被一封这样的乞讨信迷惑住了，当德纳第和他那一伙匪徒袭击他，要抢劫他的钱财，更糟的是，要绑架珂赛特榨取赎金时，他几乎丧命。冉阿让逃避开他们：又一次成功的逃亡。珂赛特，谢天谢地，没有受到惊吓。但是德纳第在找他的麻烦。

听到主教的暗示、神灵的命令，冉阿让本来可以原谅德纳第那一切，本来可以饶恕德纳第一切，除了他对待珂赛特和她母亲芳汀的暴行。芳汀把她的小女儿留在他们那儿，要他们照顾她，直到她能回来。德纳第家的人掠夺了芳汀的每一文钱，逼得她走投无路、一贫如洗、沦为妓女、迅速死去。同时他们待那个孩子残酷得难以形容。从珂赛特三岁到她八岁冉阿让救她出来之前，他们打她、伤害她、踢她、使她受冻挨饿、让她做奴隶、辱骂她。不，冉阿让不能饶恕德纳第家这件事。他试过。真的，他试过。只有把拉芒什海峡放到那个抢劫死尸的恶棍和珂赛特之间，冉阿让才保护得了她。一定不要让任何东西伤害珂赛特。他和珂赛特要去英国。

冉阿让被教堂的钟声从沉思中唤醒。从他们修筑街垒和鏖战地区的圣美里教堂发出的哀痛警钟声。不过，这个男孩子，马吕斯，并不在圣美里教堂那儿。那个小孩说了什么？冉阿让从伽弗洛什手里截住马吕斯的短笺，那个小孩说他从麻厂街街垒那儿来的，要急着回去战斗，那就是伽弗洛什同意把信交给冉阿让而没有交给信上写着名字的那个少女的原因。

冉阿让注视着主教那两个银烛台。它们是他生活中的两个支柱。自由和诚实正直的品德。倘使他失去其中一样将会怎样呢？不可能的。它们是分不开的。它们必须如此。如果，在获得他的自由时，他丧失了他诚实正直的品德……冉阿让用靴子后跟把烧焦了的马吕斯那封信碾成灰。主教责成他要有信义、希望和仁慈。仁慈很简单。我的上帝啊，仁慈算不了什么！仅仅送掉财产吗？单单是钱吗？不过信义和希望，它们与爱是同类的。冉阿让爱珂赛特。他相信她爱他。她爱这个马吕斯。那是非常清楚的。写那封信的小伙子完全相信他的热情会得到回报。冉阿让能够背信弃义，辜负人的期望，实际上对珂赛特撒谎，把她带到英国，

离乡背井，永远不提她热爱的那个男孩子吗？她热爱的男人。永远不提他知道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吗？这个马吕斯。冉阿让去掉嘲笑，使自己干净利落地说出这个名字：“马吕斯。”

以前他曾经面临同样的选择：一个老乞丐偷水果被逮住，最后验明是冉阿让。重犯。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如果这个年老无知的人代替他判了罪，冉阿让——当时的马德兰先生，也是他那个城市的市长——就可以继续过着舒适富裕的生活，享受着他的工业和新颖设计的成果，沙威就永远息了怒。当时，仅仅由于一个乞丐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冉阿让为了保持他的忠诚正直品德就放弃了自由。难道现在他能做得差一些吗？或许处于危险之中的是珂赛特的生命。她今天下午对他说了什么，我成了成年女子的时候，爸爸……

“你是成年女子吗，珂赛特？难道我甚至没有看见那个孩子消失她就失去了踪影吗？莫非那个女人在我面前出现，我却——不，我不可能那么视而不见。”她怎么可能和这个马吕斯恋爱了呢？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街垒上这个小伙子是谁？他停顿了一下：圣美里教堂的钟不再敲了。圣美里街垒陷落了。现在快天亮了。到白天军队就会麇集于整个市场区。到中午麻厂街这些街垒的人就完蛋了。死了，快要死掉，被逮捕了，关进监狱。

冉阿让把他的两只强有力的大手放在两个银烛台的底座上，把它们紧靠在一起，并排端起来。然后他端着它们，借着烛光走进他自己的房间，找到他的国民自卫军军服，换上它。依然端着主教赠送的礼物，他走到珂赛特的房间，打开门，站在她的床边。烛光在她安睡于枕头上的富于青春活力的脸上和乱蓬蓬的头发上闪动。她的脸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脸，他看到她睡梦中皱紧眉头，好像在梦中寻找什么似的，翻来覆去，心里非常难过。某个人。他吻吻她的额头。“我爱你胜过生命本身，珂赛特，”他低声说，把两个烛台放在地板上。“你是我的孩子，而且疼爱你本身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欢乐，给了我感情。即使你不再是我的孩子时，你也永远是我的女儿。”他弯下腰，吹灭了灯光，关上门，就轻轻离开那个房间。

在前面大厅里有一个小衣柜，冉阿让熟练地在它的抽屉里翻找，找到他总保存在那儿的那把匕首。他把它插进刀鞘，用皮带束住它，就走下三段楼梯，走进大街。武人街一个武装起来的人。

第四章

整整一夜他们就像准备结婚典礼一样狂热地为街垒的清晨攻击作好准备，但是这儿期待的花束是火药、一道道烟雾、刀枪的闪闪银光，而且根本没有吃的东西。通宵的零星战斗给起义的人们留下几个伤员和加入临时停尸所爱潘妮·德纳第行列中的两具尸体。

从被子弹射穿脑袋死去的一个人的身上，公白飞取得一件没有血污的蓝工作服，给了马吕斯，用它换下了染上爱潘妮血迹的他那件衬衣。马吕斯把双臂从工作服袖子里伸过去，那件衣服依旧散发着穿过它的人——一个泥瓦工助手的汗味。这就像把别人的生活加到自己身上一样：带着那个人提过的灰浆桶，拿着他抽过的陶土烟斗，爱他爱过的女人，吃他吃过的蒜肠和粗面包，喝他在 *goguettes*（兴高采烈的宴会）上、咖啡馆喝过的掺水葡萄酒，在那儿他和同伴们一起歌唱，在饮酒作乐的掩护下歌唱掩盖他们政治活动的社团、他们的共和主义俱乐部、他们的热情、他们渴望自由的心思。哦，泥瓦工助手现在自由了，不是吗？

穿上发出不熟悉的生活气息、不熟悉的工作服，马吕斯给珂赛特匆匆写了一封告别信，派伽弗洛什把它送走，叫那个男孩不要回来。马吕斯帮着他的朋友们收集在夜间小规模战斗中乏弹的一颗颗空弹壳，再给它们装满弹药，加固防守阵地，给科林斯楼上作好他们晓得将会随着曙光来临的战斗准备。马吕斯也帮着治疗伤员。公白飞受的医疗训练足以使他给伤口止血，但是他没有医疗器械，没有止痛药，除了店主的白兰地。在夜间剩下的时间，这些起义者彼此紧挨着待在一起，喝科林斯小餐馆老板永远不会让他们喝的好葡萄酒。他们低声谈着话。他们玩味着饥饿的滋味，知道死人不会饿的，玩味着他们疲劳的滋味，知道死人不会疲倦的，那些伤员甚至玩味着他们的疼痛，知道死人毫无感觉，也许死人什么都不了解，甚至想不起往事。因为这个缘故，弗以伊，那个鼓风机制造工人用小刀在科林斯墙上刻上，*Vivele peuple*（人民万岁）。

在街垒上面的哨兵们徒劳无益地警戒着。街道那么密集狭窄，黑夜黑得吞没了一切，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依赖，他们都依赖听觉，依赖圣美里教堂的钟声和愈来愈悲哀的号召，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随着黑暗消逝，警钟似乎不大令人惊恐，更哀求了。当伽弗洛什把马吕斯那封告别信送到武人街、又回到街垒（违反了马吕斯明确表达的命令）时，他只带来最严酷的消息：就像马吕斯早些时候说的，人心背离了他们。巴黎人民的拳头不会举起来——1832年6月5日不会成为暴乱变成革命的1789年7月14日。这仅仅是市民骚乱，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以后一些日子军队就会彻底搜查蜿蜒曲折的一条条街道，打死他们发现藏在城市中心的任何人，警察就会搜查下水道，打死他们发现藏在里面的任何人。被标作暴乱，麻厂街街垒、科林斯小餐馆、蒙德都大街和它们的防御者们就会给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

“你注定要灭亡，我们注定要灭亡，”克里隆说，“所有为共和国工作的人都注定要灭亡。”

“不会永远吧，”安灼拉说，一丝古怪的似笑非笑的笑影扭曲了他的嘴唇，“专制统治者们不会永远胜利。共和国会出现。法兰西共和国

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而且它会来临的，因为法国人需要自由。自从1789年他们就有了。他们会永远拥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可能给杀害了，但是阻挡不住。封闭后街垒！哨兵们，各就各位！你们其余的人，尽可能睡一会儿。”

透过桌子上几支蜡烛的微弱光线，马吕斯仔细察看每一位朋友的脸。我们都那么年轻，他沉思，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一点也不了解。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要说。爱情，忠实的爱情，需要漫长的一生来证明它本身的忠诚。马吕斯现在明白了这种爱情，就像来得太晚的最后一次仪式领悟了它。他掏出他的廉价笔记本和铅笔写道：

我心爱的人：

时间只对活人有关系，不久我就会加入时间触不到的那些人中间。不过我必须告诉你，即使那个时刻快到了，但是什么也侵蚀不了我对你的爱情。我用最后一口气拥抱你。我对你的爱情会超越时空存在着，会超越我，存在于你心中。我爱你，而且会一直爱你。像人在可能的范围内超越时空一样。

爱情是它自己的国度，但不是它自己的世界。世界侵犯爱情的国度，但是毁灭不了它。我在爱情的国度里，和你永远生活在一起。

马吕斯

1832年6月6日

致找到这封信的人，请把它送给武人街7号珂赛特·割风小姐。

他借了弗以伊那把小刀，在墙上Vive le peuple（人民万岁）下面，敏捷地挖了一条小隧道！好像填子弹似的把那封短笺卷成一卷，而且确实，使它成了一种子弹，用刀尖把那封短笺塞进洞里，用削了的软木塞和即将燃烧完的一支蜡烛蜡油把它封住。然后他去找安灼拉，他正坐在翻倒的板条箱上，手持卡宾枪凝视着街垒。马吕斯也琢磨着这一堆石板、铁制品和木头，沉思一定是什么事出了毛病。“你在看什么？”

“未来。”

“共和国吗？”

“第二共和国。1792年我们有过短暂的第一个。”

“你真的看到它将来存在着吗？”

“当然。你也看到，要不然你就不会在这儿了。”

“也许我来这儿的原因没有你那么高尚。”

“没有任何高尚的理由去死，我的朋友。只有高尚的理由活着。”突然安灼拉苍白的脸变暗淡了。圣美里教堂的钟停止敲了。周围的城市一片静寂，这两个年轻人会意地相视一望。

安灼拉把人们，包括哨兵们，集合起来。他们站在科林斯小餐馆前面，在那里，失去圣美里教堂的钟声就像死了一个朋友似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希望现在离开的任何人，”安灼拉简单地对他们说，“就那么做吧。那很好。那是可以理解的。”他补充说，他暂时放弃了指挥官的神态。

“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啊？”古费拉克，学生们中的一个，愉快地大声喊叫，“暴徒吗？破门抢劫了，然后就调转方向，跑回窝里的劫

匪吗？我们是革命者，不是暴徒！ Vive la republic（共和国万岁）！我们会像自由的法国人——我们不会活着看到的共和国的公民们一样战斗！”

“我们会为共和国而死！”帕乔利大声呼吁。

安灼拉沉思了片刻，他们在他们掀起铺路石修筑街垒的尘土里蹭蹭脚。“朋友们，我们的鲜血会在巴黎的街道上流淌。”

马吕斯走上前，“刀枪比绞刑架好。绞刑架比贫民窟好。街垒不是杂乱无章的建筑——一辆公共马车、几个葡萄酒桶、铁床架、台球球台。伙计们，再看看它。这个街垒是由两个理想：自由和共和国——砌成的悲痛护堤。”

“出版自由，教育自由！”帕乔利大声呼喊。

“一人一张选票！”那个制革工人科尔维尔大声呼喊。

“有选举权的人，进行统治。”弗以伊，那个鼓风机制造工人欢呼道。

“会运用铁锹的人也会运用选票！”

“手放在机器上的人，”那个印刷工人维迪尔说，“是十九世纪的主人。”

“也是未来的主人，”马吕斯大声说。

“要第二共和国，否则就死亡！”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很好，”安灼拉紧张不安地踱来踱去，“但不是人人都留下。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希望。所有已婚的男人都必须离开。我命令这样，”没有人移动时他又补充说，“有家累的人在这儿阵亡不仅仅是死，他还犯了杀人罪。他杀死他的妻子儿女。他使他的儿子们贫穷挨饿。他使他的妻子女儿们沦为娼妓。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他的凝视目光掠过大约四十个人，其中大概有三十个穿工人服装的那一群人，“——已经看到你们的姐妹母亲们发生了这种事情。你们愿意使你们的妻子女儿们遭到同样的命运吗？我们都知道付给男人两倍于女人的工资。巴黎的工人靠工资几乎不能生活，但是一个劳动妇女靠她的工资只会饿死，饿死或者出卖肉体。或者两样都有。”

“在医院，”公白飞悲伤地说，“我看到过女人们偷偷溜走，把婴儿们，不管是死是活，扔在台阶上。我看到过当场杀死婴儿。我看到过弃儿们吐出黑乎乎的草根胶泥，因为只有这些东西吃。我看到过老老实实的女人们，做针线活儿谋生，十指被针尖扎青了，照样受冻挨饿。她们变成妓女。她们不得不如此。沦为妓女——登记的或不登记的，”公白飞像巴黎人那样耸耸肩膀，“区别只与警察局有关系，与医生无关——被她们侍候的男人们打伤了她们才到医院。毁了这些女人的疾病并不是性病，而是社会病。”公白飞深深吸了一口气，四下看看。街垒上一束火把的炫目光亮，随着渐渐变暗淡的天空变暗淡了。有人弯下腰，吹灭了一支蜡烛。“慢慢饿死，卖淫，如果你们把你们的妻子儿女抛下，那就是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我命令已婚男人离开，”安灼拉以下结论的口吻重复说，但是依旧没有人动一动。

马吕斯走上前。“把你们的武器留给我们这儿其余的人，走吧。让你们的儿女们牢牢记着我们。把你们的儿女们养育得相信共和国。没有

任何高尚的理由去死。只有高尚的理由活着。”他互通声气地向安灼拉点点头，“但愿我有这样的理由，有个妻子，和我自己的一家人。维迪尔，去吧，放下你的枪，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回到你的印刷所和你家里人那儿。”

“我的妻子得霍乱死了。我告诉过你们。”

“不过你有孩子们呀。”

“四个。”

“他们会在大街上饿死，”那个流浪儿伽弗洛什跳到维迪尔前面，“他们会寻找面包，倒毙在石板路上。”

“你没有饿死呀！”

“我？当然没有！不过看看我！我是巴士底的男爵！我是巴黎的伯爵！我是贫民窟的皇太子！我是由大街和铺石路养育大的。来吧，摸摸我的胳膊——”伽弗洛什举起他的瘦削的胳膊。“瞧，你摸到那儿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肌腱吗？看见吗？我，我作了选择。我宁愿要我的新父母，大街和贫民窟。我的老爸，一天他管自己叫容德雷特，一天叫法班图，一天同时叫教皇和国王。我关心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和那个老妈，他们打我，踢我，留着最好的残羹剩饭他们自己吃，直到我说了话，这种 merde（难摆脱的困境）够了。我有一个新母亲，她就是大街。我有一个新父亲，他就是贫民窟。我是由他们的泥土制造的，但是其他的人们，那些刚刚被抛弃的发育不全的小人儿们，他们遭了难，他们受冻挨饿。”伽弗洛什教训地用手指触触维迪尔的胸口，“这就是会发生的事，老兄。”

最后欧仁·维迪尔把枪递给马吕斯，说他愿意离开，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武器。他举起他的两只依然带着油墨的大手。“这些就是我的武器。我找一个会写文章的人，我排版，我会活到打倒国王，看到法兰西共和国那一天。”

另外四个人走上前，布兰查德，一个熟练的细木工人，霍乱使他失去三个孩子，不过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妻子，一个老母依靠着他。科尔维尔，他的女人几天前刚刚生了孩子。拉图尔，住在戈滨林河沿岸的一个染色工，他的皮肤是鲜黄色，他的衣服有一道道绿色条纹。还有克里隆，他的妻子儿女们在里昂。安灼拉仔细观察他们其余的人。他对一个坐在地上、紧紧握着卡宾枪的人点点头，“你有儿子们，奥拉德，你曾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会场。”

“我不离开，”奥拉德用刚强不屈的声音回答，不抬头仰望。

公白飞走过去，带着行家的神气把住奥拉德的下巴，使他的脑袋转来转去。“张开你的嘴。”

“不。”

“你得了病，不是吗？霍乱。”

奥拉德起立时用他那支卡宾枪作拐杖。“是的，我得了病，希望上帝使我们死在茅屋里的尸体把病传染给那些在食槽里打滚的资产阶级肥猪。我得了病，但是我愿意在战斗中死去，而不愿上吐下泻死掉。我的儿子们知道我不会回去，因此挑选搭救别的人吧。”他病恹恹地慢慢说出最后一句话。

他们都走回去，甚至那些将要死去的人都向那个得了瘟疫的人致敬。

“离开有什么好处，”科尔维尔反对说，“看看，天亮了。城里士兵、警察、像那个沙威一样的密探密布。一旦越过街垒，不管怎样我们也会被打死。”

“不，你们不会的。”听到安灼拉一句话，公白飞拿出在头天夜里小规模战斗中死去的国民自卫军的几套军服。那几套军服很潮湿，上面布满的血迹变成土锈色。穿着这种军服的人一定会给误认为是伤兵，而不是逃跑的起义者。“穿上吧。”安灼拉说。

但是只有四套军服，有五个人。

“我留下，”克里隆自动地说，“我是新到巴黎的，如果这以后我们任何人有机会的话，我有。人们都不认识我。我留下打死那个密探沙威。那是我的责任。”

“很好，”安灼拉命令他们其余的人换衣服。“赶快。你们现在就必须离开。”

当那四个人脱下自己的衬衫正穿军服时，科林斯小餐馆后面发出喊声，是古费拉克给摔到地上时爆发了一场搏斗，他被一个从后面街垒上跳过来，跳到他们中间的国民自卫军推推搡搡着蹒跚而行。他身手矫捷、身强体壮、一脸络腮胡子，他把肥胖的古费拉克往前推，以一个花甲老人令人震惊的力气和灵活劲儿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他说，放下刀，放开古费拉克。“除非穿着这身军服，不然我怎么能穿过一条条大街？”冉阿让注视着他前面穿好一半军服的人们，“我看我不是唯一抱着这种想法的人。”

“你是谁？”古费拉克问，揉搓着他的喉头。

“我是一个救别人的人，”冉阿让回答，脱掉那身国民自卫军军服。

克里隆把他那件磨破了的学生外套递给冉阿让，就穿上那套国民自卫军军服。他庄严地拍拍维迪尔、布兰查德、拉图尔、科尔维尔，所有将要在后面街垒上消失踪影的人的肩膀，问问他们的姓名。“你的姓名呢？”他转向马吕斯。“要不是你讲的绞刑架和贫民窟那番话，我就决不会同意平安逃脱。”

但是马吕斯没有听见克里隆说的话。惊讶得发了呆，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新来的人的脸。那确实是珂赛特的父亲。不可能的。不，并非不可能。未必可能。毕竟，他时常看到割风先生和珂赛特在卢森堡公园一起散步。远远地，而且是一些时候以前看到他，那倒是确实的，而且他从未穿过军服。不过，这个人，他能是别的人吗？

“还有你，大爷，”克里隆问，一只同志式的手搭在冉阿让的肩膀上，“我该知道我的救星的名字。”

“我不是你的大爷，”冉阿让回答，“你的救星是耶稣。现在离开这儿吧。”多年来用铁链拴在别人身上，使冉阿让怕人触碰。他抖落掉克里隆搭在他身上的手，内心却在估量着他面前的那个人。这个马吕斯被珂赛特热爱着。被珂赛特爱着，是她热爱的。马吕斯散发出与他的眼神中，甚至他的举止姿态中清晰可辨的强烈感情，一种莽撞热情很不一致的天生高贵风度。冉阿让渴望问问，你配得上我的美丽女儿吗？但是天大亮了，没有时间了。也许永远不会有时间了。有人把一支枪放到他手里；但是冉阿让拒绝了。“我不想打仗，不过我会尽力帮忙。伤员们在哪儿？”

安灼拉把马吕斯叫到街垒那儿。虽然天亮了，但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他们仍然听得见军队行进的声音。“他们在这整个地区到处调动军队，”安灼拉说，“就像密探后面的歹徒一样。”

他们就是这样。军人的沉重脚步声和击鼓声变得更清晰可闻。因为一条条狭窄的街道不允许部队调动，于是部队分散成纵队，不过他们都知道在哪儿再集合，当时飞过那个地区的一只小鸟都会看到士兵们穿过狭窄的铺石街道在行进，增长成更大的人流，当太阳升到这个古老地区歪歪斜斜的烟囱管帽上、修修补补的屋顶上和塌陷的门面上时，他们的刺刀在第一线阳光中闪烁着。如果人民打算起来战斗，这是他们的机会。但是向军队射出的唯一一颗飞弹是一个老妇人投掷的盛满屎尿的夜壶。

在麻厂街，人人都陷入沉默。帕乔利，那个小猴子，爬到街垒顶上，取下那束无用的火把。“那是什么声音？不是部队。是另外的东西。”

公白飞、马吕斯和安灼拉已经在街垒顶上，极目远眺，但是不可能使木头和灰泥，无论它们多么腐朽，随着他们的视线消失。他们侧耳倾听。当声音愈来愈近时，科林斯小餐馆周围的一栋栋老房子颤动起来，好像它们的腐朽建筑经受不起回响着空炮弹壳的嗒嗒声、手枪敲击石块声、战车辘辘的嘎吱嘎吱声和地下隆隆的轰鸣。大炮。沉重地运载着炮弹和葡萄弹霰弹筒的炮兵弹药车，就在它后面，再后面，是装载着更多的步枪、一箱箱子弹、像臼齿一样排列起来、带来后续部队（步兵在前，分遣部队在后）的更多的炮兵弹药车，十多个炮手拿着火把——照亮黎明是无效的，但是点燃火炮是必不可少的。

“各就各位！”安灼拉大声说。

“为了这些小街小巷我们该感谢上帝，”公白飞对马吕斯说，“只有那种八磅重的小炮弹他们才可以打过来。如果我们是在战场上——”

“八磅重的炮弹就够了。”马吕斯说。

“是的，不过不是现在。”公白飞用毛瑟枪瞄准，打死炮手们中的一个。

步兵一阵射击；街垒上的人还击。尽管硝烟弥漫，但是步兵还是以冲锋和猛烈的掩护炮火出击，不过起义者们并未反击。他们的每一颗子弹都必须计算。当炮手们试图固定大炮弹道时，街垒上的人们就向他们射击，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军队不是以人数计算伤亡，仅仅以军团计算，因此当士兵们战死时，步兵穿过漫天烟雾依然前进，直到最后，传来命令，“后退！”

在战火纷飞的辛辣浓烟迷雾中，街垒上的人们急忙再装弹药，把伤员抬到科林斯小餐馆的厨房里。但是军队不再接着袭击时，他们变得警惕起来。安灼拉朝大街上凝视。他可以听见下面和远处国民自卫军伤员们的呻吟声，透过灰茫茫的浓烟，刚刚辨别出军队开始效法起义者：当炮手们依然运用大炮轰击时，他们就挖出一块块铺路石块，给自己修筑了一道胸墙。安灼拉打死一个炮手。帕乔利打死另外一个。他们迅速作好迎击再一次攻击的准备。

这时一个军官，穿着华丽的蓝白军官制服，举起军刀，当烟雾在曙光中升起时，他走上前大声呼喊：“投降吧！救你们自己的命吧。没有人来帮助你们战斗。你们的革命完蛋了。不投降就死亡！”

从街垒远处他的岗位上，马吕斯向他的同伴们呼喊：“你们记得我

们的历史吧，伙计们？你们记得滑铁卢战役吧？你们记得康布罗纳将军吗？英国人呼吁他投降，而他说——”

安灼拉跳到街垒上，站在上面，向军队呼喊道：“Merde(该死的)！”

第五章

黎明时分，麻厂街头一阵炮火打死三个起义者。在武人街，远一些的地方，同样的爆炸把珂赛特从难受的睡梦中惊醒。她推开窗户，使一窝吃惊的欧椋鸟飞上天。这套公寓好久没有人住了，毫无疑问那群小鸟认为它们非常安全。它们在屋顶上翱翔，它们的粗厉惊叫在下面院子里发出回声。珂赛特向外眺望，好像她希望马吕斯会在那儿突然出现似的。那个年轻工人肯定把她的短笺送到了。马吕斯现在肯定知道在哪儿找她。那种焦虑的痛苦滋味滞留在她的舌头上，不仅仅是要去英国的严酷前景。另外的事。另外一些事情。更糟的事。她的指尖都感觉到，一种可怕的事确实会发生的事随着她的每一下心跳在她周身敲起丧钟。她往后一躺，黎明时筋疲力尽，紧张地倾听着西边似乎威胁着要给天上弄出斑点的响亮爆裂声。

“我再也忍受不了啦，”她小声说。“我不得不告诉爸爸。我不得不请求他帮着找到马吕斯。”当然啦，爸爸会犹豫不决，甚至不相信她在恋爱，他会说她太年轻了。他会心烦意乱。非常心烦意乱。她严守秘密只字不提马吕斯的日子太长了。毫无疑问他会认为她在卜吕梅街园子里的行为（在园子里没有人陪伴的行为）是和少女的身份不相称的，但是她要冒他发怒的危险，甚至他当场发火的危险。利害关系如此之大使得她不能退缩。

她起来，伸手拿了她的轻便晨衣，但是看到她父亲的两个银烛台在她床边地板上，她突然停住。“爸爸？为什么……？”她捡起一个。它们是纯银的，像她的胳膊那么长，沉甸甸的，实质上属于基督教教会，其中含着道德实质；它们作为火炬，不仅仅是烛台。不过没有点着，而且莫名其妙地放在她卧室的地板上，看到它们使她心里充满恐怖。

披上她的轻便晨衣，珂赛特朝她父亲的房间跑去，差点儿撞上杜桑，她已经起来，正呆头呆脑地着手打开行李。

珂赛特敲敲，接着猛敲他的房门。“爸爸？爸爸——这么喧嚣他怎么睡得着哟，杜桑？”

“因为你父亲是个圣人。”

“你竟然会这么愚蠢。爸爸！”当炮弹又在城市上空爆炸时她停住，“那是什么？”

杜桑在自己身上画个十字：“昨天你听见那个车夫说了。暴徒们。一伙武装起来的暴徒。没有国民自卫军、军队保护我们，我们就会在床上给杀死。”

珂赛特打开房门：她父亲的铁床没有睡过，一条条毛毯依旧以平常军队的严格作风叠着。冉阿让的住处总带着军官营地、斯巴达人、不事修饰的风格。他就是那样生活。他总是那样生活。他给予珂赛特舒适享受，但他自己从不纵情享受。她看到一只只旅行袋被打开，地板上撒满衣服，惊恐极了。对他那样有条理的人而言，这儿的杂乱无章是他无法容忍的。

“爸爸？爸爸？”她的声音有点窒息了，“他不在这儿。他一夜都没有在这儿。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他去哪儿了？”

“也许去天上访问了。也许你那圣徒般的父亲回来时会告诉我们天使们讲了我们一些什么。”

“哦，我去找他。”

杜桑紧跟着珂赛特，捡起她抛弃的衣服，不断地叨唠：没有人陪伴姑娘们不上街。割风先生可能在任何地方。他的习惯毫无规律。如果她独自出去他会生气的。珂赛特必须等待。

珂赛特把头发拢起，手飞快一旋把头发牢牢盘在头上。“傻坐着等待，我受不了，当我这儿有那么可怕的感觉时我受不了，”她触触她的太阳穴，“一种失魂落魄感，提心吊胆——”

“这是女人的命运，*ma petite*（我的小宝贝），等待着，祈祷，受苦受难。”

“那么就等待着，祈祷，受苦受难吧，杜桑。我不愿意这样。”她穿上袜子和绸靴子，马马虎虎系上鞋带，束紧裙子，请求杜桑帮助她钩上紧身围腰的钩子，但是那个老妇人已经跪在圣母玛利亚的小神龛前面，乞求圣母赐给这个女孩谦卑忍耐。“不管你说什么，我也要去，杜桑。我不能在一夜之间失去我父亲和马吕斯。或者说同一天。”

“马吕斯？”杜桑停止祈祷，干瘪的脸上带着疑惑神情，“这个马吕斯是谁？”

“给我钩上衣钩。”

杜桑把双臂交叉在衰老的胸前。

“如果你给我钩上衣钩我就告诉你。”

“知道有个马吕斯你父亲会很生气。”

“圣人不会生气的，”珂赛特回答，清清楚楚了解杜桑完全正确。她尽量与紧身围腰钩子斗争着，内心里斥责所有女人要有四只手才能穿上衣服的服装样式。别别扭扭地穿上衣服，她把一条宽大的披巾披到肩上，拿一块透明薄头巾代替帽子，当一个老妇人在她后面为了那四个骑士在巴黎大街上所散播的瘟疫死亡而恸哭时，她下了三段楼梯，跑出公寓。

珂赛特猛敲门房的门。当那扇门终于打开时她问：“你看见我父亲了吗？他昨天夜里离开的吗？或许今天早晨早些时候？”

“现在刚刚天亮，”那个看门人回答，他的呼吸散发着头天夜里吃的鱼腥味，鼻孔内的汗毛清晰可见地抖动着。“不管怎样，谁是你父亲？你们昨天才来到这儿，你就指望我认识你们全家的人吗？”

“割风先生是我父亲。”

“割风先生——谁？相信我的话，在这样的时代，最好连你的亲兄弟都不认识。”于是他不管不顾地关上门。

在珂赛特本来期望看到运水人从湿淋淋的水车上提起一桶桶水、捡破烂的人们拿着棍子篮子搜查堆积在习惯角落里的垃圾堆、扫街的工人们把昨天的粪便垃圾推成堆、一辆辆污水车收集稀烂淤泥的时刻，武人街上却杳无人烟。但是除了给予武人街这个名字、雕刻在大街对面门上的石膏浮雕和商店门口舔爪子的一只猫，她没有看见一个人。那个武装起来的人赤身裸体，手持长枪，坐在大炮上。他的两边雕着结着果实的

枯萎蔓藤。

当她朝布朗芒都街走去时她听见后面运货车车轮咕咚咕咚的响声，惊奇地看到一辆蒙着毯子的篷车这么早就出来了。那辆车经过她身边时，她注意到堆积起来的棺材，她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就赶快拐了弯。在这条大街上，一扇扇关闭的窗板似乎也皱眉蹙额地俯视着她，使它们闭紧的嘴保持沉默。珂赛特知道她找到她父亲时（她一定要找到他），他真的会生气了，而且她该受他怒斥。她以前从未不挽着他的胳膊在巴黎走来走去。在他们长距离闲逛时，她从不注意方向。那是爸爸的任务。她的任务是成为一个给他的生活添光彩的人。她现在不是装饰品了。她本来可能认为自己迷了路，只是她根本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她只听得见枪炮声，知道自己必须循声而去。把披巾裹得更紧一些，她跑起来，现在使她的心怦怦乱跳和口干舌燥的可不止是忧虑了。

她的绸靴子在古老的一条条大街上挖得像垄沟似的大水沟里踩得淤泥飞溅地跑着，勇气十足地在铺石路上飞奔而过。她沿着古老的女修道院墙壁跑，它和它的杰出死者们的坟墓一起早就腐朽衰败了，由于没有一点活人的活动迹象，整个地区表面上似乎依旧是收容死者的地方。商人们的一个个篮筐破碎地扔着，一块块砖在大街上散落着。一辆三个车轮的大车残缺不全地歪倒着，当一只只猫在车上装的东西上爬过去时它一动不动。她继续跑，在一条条死胡同、没有出口的院子里东摔西倒，尽力顺原路返回，弄得她绝望地糊涂起来，反复地走过一条条大街，投入两条狗正在阴影里交配的黑色拱廊下。她尖叫了一声，两条狗撕扯开，惊惶逃窜了，但是珂赛特莽撞地撞上一个穿着血迹斑斑军服的人，又尖叫了一声。

“你去哪儿？”他查问。尽管他胸部有斑斑血迹，但是他腰板笔挺，并不摇摇晃晃。他是一个头发黧黑、眼神狂热的瘦长男人，他高高耸立在她上面。“今天是什么能使一个姑娘出来呀？”

“那和你无关，”珂赛特以比她感到的更大的自信心反驳说，把他的吓人血块从她的披巾上拂掉。

他把她顶上去，使她紧贴着墙，把她按在拱廊的阴影里，这一次严厉地、蹙额歪嘴地又问她：她去哪儿？在她由于恐惧回答不出时，他就猛烈地摇晃她的肩膀。“你聋了吗？”他摇撼她的整个身体。“难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吗？那是什么意思吗？”

她摇摇头，从他那身军服飘送来的死亡气味使她恶心。大炮又响了，他控制着她的手颤抖了。她摆脱他的控制，就飞快地跑开。

但是，跑得不够快。他粗鲁地抓住她的臂肘，把她拉近他的脸。他的十指在她的皮肉上攥紧时，眼泪溢满她的眼眶。“你不能去那边。你一定不要去。”他的声调变温和了，但是他的手却没有放松控制。“事情完蛋了，事情结束了。不论你有什么人在那边，现在你都帮助不了他啦。”

“在哪儿？”珂赛特通过哽塞的喉咙说，“在哪儿？”

“在麻厂街，蒙德都街。”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别管我！让我走！我要喊叫了。”

“今天你的亲娘也不会出来找你。”另外一阵炮声使大街震动起来，那个伤员脸色变白了。

“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流产，小姐。”

“什么？”

“第二个法兰西共和国还未诞生就流产了。你有人在那边吗？”

“没有。当然没有。”

“那么你一定是一个资产阶级傻瓜。”

“那么你是一个暴徒。让我走吧。”

“你住在哪儿？”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你——”

他把她的一只胳膊反扭到她背后，不放开她，直到她说出来。当她又喊叫又搏斗又踢腾时，欧仁·维迪尔已经穿过巴黎一条条街道把她拽回去。不过就像他说的：几乎没有人打开窗板房门来帮助她。她大声发誓说，一旦告诉了她父亲，他会后悔这样对待她的。

“你父亲是谁，小姐？”维迪尔停住，使劲把她拉到他的血迹斑斑的军服跟前。他气喘吁吁，偷偷地环顾四周，为了他冒着危险——因为穿着偷来的军服可能被打死——把这个唠唠叨叨的傻姑娘送回家，他很生自己的气。“告诉我谁是你父亲。一个肥头大耳的银行家吗？这个腐朽国家的一个贵族吗？也许是国王的一个大臣？也许你是蒂埃尔小姐，呃？吉佐小姐？也许你父亲是骑在人权上，欺压劳动人民的国民议会议员。”

“不，不是那样，”珂赛特哭起来，“我父亲是一个圣人。”

“啊，这个圣人在武人街等待着你吗？”

“没有，”她哭泣，“他夜里，至少是在天亮以前离开了。我起来，我父亲就走了。”

维迪尔抓住她的那只手稍稍放松一些，但是并没有松手放开她，他依然很粗鲁：“你的成了圣人的父亲，他是什么样子？”

珂赛特用她那只能活动的手擦擦脸上的眼泪。“他魁梧高大。”

“他很魁梧高大，小姐，不过你倒很娇小。”

“我十七岁！我还寻找另外一个人。我为他——为马吕斯——担惊害怕。”

“马吕斯？彭眉胥？你是那个姑娘吗？”

“你见过他吗？”珂赛特抓住他的胳膊，“请你，告诉我。我爱他。我爱——”

“我认识他，”维迪尔咆哮着说，“我没有看见他。”

“他——在那儿——炮火连天的那个地方——”

“我没看见他。”维迪尔重复说。

“我为他那么担心害怕。”

“今天人人都担心害怕。”他拉着她沿着布朗芒都大街快速走去，珂赛特不再反抗，直到他们到达武人街7号，维迪尔使劲敲门房的门为止。

“啊唷，你甚至没有武装起来。”珂赛特第一次注意到这种情况。

“我武装起来了。”维迪尔把他的染上油墨的巨大手指攥成拳头，用拳头砸门，“不要怀疑。”终于，那个门房依然衣冠不整、拖拖拉拉地打开门，于是维迪尔粗鲁把珂赛特推进去。“如果你待在这儿，你的

亲人们会找到你，小姐。如果你离开，你只会使他们遭到进一步的危险。”

“你怎么知道他们处在危险中？”

“今天人人都处在危险中。每个人，每件事——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

看到女房客被一个穿军服的人粗鲁地带回来，门房立即坚决表示，如果他知道她是一个妓女，他决不会把房子租给她。

受到侮辱珂赛特气得透不过气来，而维迪尔却走近那个看门人，近得足以使他受到他的气息的强烈冲击。“我以路易—菲利浦国王陛下的名义命令你，不要让这个姑娘到大街上去，妥善地保护好她。做不到，陛下的火枪手们就会挖掉你的眼球。”

看门人使劲把珂赛特拉到门后，闩上门，闩上两道。遭到挫折，珂赛特慢慢地上楼，披巾拖在她后面，而那个看门人反复拍他的眼球，让它们放心他和它们不会分离。

第六章

四颗炮弹和两颗葡萄霰弹在街垒腹部炸穿了一个大裂口。街垒的一部分烧毁了，在浓烟和瓦砾中，步兵就聚集在炮兵后面，以分散队列朝着向他们逐个瞄准射击，转过来又被残杀了的起义者的街垒移动。安灼拉发出信号，要他们退入在连续不断的炮火下房屋正面已经给炸裂了的科林斯小餐馆里。

“我守住这儿！”马吕斯透过到处弥漫的辛辣烟雾呼喊。横在泥瓦工助手头上的一条大伤口，使鲜血滴进眼睛里，流到耳朵上，流下脖子，流到他的衬衫上。

在短暂的间歇中，安灼拉的部下急忙撤退到里面时，他就在科林斯小餐馆门口守卫着。冉阿让走出来。

“警察局那个密探，沙威。”他查问。

“他怎么样？赶快，赶快，伙计们，到一楼上去。”

“请允许我杀死他。”

“好吧，先生——”安灼拉急速地重新装上弹药，催促另外的人上去。步兵的一把把刺刀在烟雾弥漫的阳光中闪闪发光，奥拉德还没有到达门口就中了弹。“因为今天你救了第五个人的命，因为他要杀死沙威，你当然可以随意处死那个密探，不过我们需要每一颗子弹，因此就像宰猪一样宰了他吧。到二楼上去，伙计们！上去以前守住一楼！”

马吕斯射击了，重新装上弹药。他在街垒上所处的居高临下位置，使外面看不见他，但是步兵开始拥进来。弗以伊在他旁边倒下。当步兵突然袭击他们的阵地时，马吕斯扭头看见割风先生牵着绳子和捆绑着的沙威走出科林斯小餐馆，绕到蒙德都街。安灼拉和马吕斯最后一次相互敬了永别的敬礼，这时大批士兵和刺刀吞没了他们，使他们的可怜起义永远湮没无闻。安灼拉消失在科林斯小餐馆里，闭上眼。

在一根根枪托的反复撞击下，大门慢慢地裂成碎片，大街上，士兵们瞄准楼上向他们射击的起义者们。马吕斯用完了最后一点弹药，现在他的枪不再是尖端武器，与部落的棍棒一样了。一颗子弹打伤他的锁骨和肩膀，他倒在刚刚绕回来的冉阿让怀里，他抓住他，把他拖到烟雾弥漫的暂时安全处。

步兵们冲破了科林斯小餐馆的大门。一些士兵从大街上向上射击，一旦冲进去，另外一些士兵就把起义者们驱逐到第二层楼，然后把他们赶到顶楼和房顶上。帕乔利成功地跳到邻近的房顶上，紧紧地趴在那儿，正要爬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时，一颗子弹打碎了 他的右手，他就慢慢地跌到大街上。士兵们匆忙追赶另外的人们，当起义者们弹尽援绝时，现在是肉搏了，他们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从瓦砾堆后面的躲藏处，冉阿让抱着马吕斯观看着，这时公白飞胸口挨了三刺刀，安灼拉的脑浆从打碎的脑袋里泼溅出来，他的尸体悬挂在科林斯小餐馆一扇千疮百孔的窗户上，脑浆从餐馆的墙壁上滴下来，不调合地滴到挂着 *carpe ho ras*（抓紧时间）那块招牌的地方。

抓紧时间。但是他们的时间已经消逝了。

冉阿让不再留下观看了。军队从房顶上、科林斯小餐馆外面给叫回来，命令他们搜索这个地区，打死任何手上或衣服上有火药、任何受了

伤、任何有嫌疑的人。冉阿让依然抱着那个人事不省的马吕斯，他穿过一度屹立着街垒的弥漫烟雾和枪林弹雨。走出麻厂街的唯一出路是投入无情大炮的炮口里。背着马吕斯，弯着腰，冉阿让朝科林斯小餐馆后面、蒙德都街跑去。虽然他感觉得到马吕斯的鲜血浸透他的衣服，但是冉阿让没有被击中。不过他也没有得救。除非上帝可能进行干预，否则毫无安全可言。

他们没有上天。他们入了地。在街垒后面，冉阿让看到一个大铁栅栏埋在乱石堆下，大概有三英尺宽。在马吕斯死沉的体重下弯着腰，他把石堆抛撒开，两只大手攥住横铁栏杆。冉阿让多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逃脱险境的能手。现在需要的是筋肉的爆发力和坚信不疑。他发出深沉、出自丹田、野兽似的哼声，拔得足以把格栅移到一边，开了一个大口子。那个流着血的马吕斯依然背在他的背上，他爬进下水道里。把马吕斯放在下面十英尺深的潮湿石头上，他又爬上铁梯，正当士兵们的沉重脚步声在上面跑过，他们的靴子驱散了日光，使它粉碎成混合着落到冉阿让身上的一片片铁锈的斑驳阳光时，他用双手把格栅拉到适当的位置，他赶快背起马吕斯就跑，去寻找下水道永久不变的黑暗，坟墓这边的真正民主。

第二部 爱情歌剧

1833

在这部所谓的爱情歌剧中，歌剧脚本简直无足轻重。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七章

旧货商在 Mardi Gras (狂欢节最后一天) 做了一点华丽而俗气的买卖, 他的生意很兴隆, 净是比平常需要的服装好得多, 给每个骗子、撒谎人穿的豪华服装。在 Mardi Gras 那一天, 所有的巴黎人都走上街头, 再举行古老的仪式, 享受狂欢节的特权。喜剧和丑事不期而遇, 摩肩接踵, 而且不仅如此。给假面具掩盖着, 公爵夫人和牛奶场女工可以一起公平地争取酒馆服务员或公爵的青睐。从巴士底广场到马德莱娜大街, 整个林荫道, 贵族和老百姓混合到一起。是后面这种人, 下层民众, 经常出入这个服装商人的货栈, 掏空了他的商店, 带着羽饰, 穿着镶着花边的绫罗绸缎, 和四十年前存下的、积满尘垢、在 1793 年恐怖统治时期贵族们穿的最后一批正统的、给革命的理发师们修剪过的服装, 他们就离开那里。

在 Mardi Gras, 一群扎着绶带的乌合之众, 从服装商店拥出来, 炫耀着卷曲的假发, 有一些那么光泽精致, 保存得那么好, 再穿上一身军服, 穿戴的人就可能被认为是拉斐德本人了。有一些假发那么古老沉重, 垂到肩背, 给人从头上—把抓走, 扔到马背上, 周游全城, 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车辆, 以古怪色情和喧嚣混杂的油彩拥挤在大道上。每一辆弹簧二轮轻便马车、出租马车、单马双轮轻便马车和小型出租马车, 每一辆运水车、送奶车和市场运货车都暂用一下。本来打算载六个人重量的轻便车辆却在二十个人的重量下嘎吱嘎吱响着。狂欢的人们紧紧抓住车杠, 吹悬挂在车灯上的号角。甚至去年春天运过棺材、臭名昭著的蒙着毯子的篷车现在也载着身强体壮的小丑们和化了装的淘气鬼们、屁股对着穿着主教法衣、戴着夜壶的人们。假鼻子从假贵族的脸上垂下来。遮羞布在玫瑰红色紧身衣裤上鼓起来, 露出年轻人肌肉发达的大腿的突出优点, 和老人本来的皮包骨腿臀部。一个化了装的野人和一个发出尖叫声的假侯爵夫人在一起欢蹦乱跳; 几百个五颜六色的滑稽角色大声唱下流歌曲, 淫荡地大声邀请人参加哑剧化妆舞会。穿着酒神巴克斯服装的男人们把暖房的葡萄放在长裙子堪与她们的兴高采烈媲美的女人们的衣服上, 假面具遮住她们的面貌, 然而她们的上衣简直掩盖不住她们的胸部。这一切淫秽下流的奇观, 在泥地上举行的这种乱涂乱抹的化妆狂欢并未因为二月的天寒地冻而黯然失色。法兰绒似的灰色浓云在头顶上轰鸣, 像喘得像抽水机似的牧师们那样发出隆隆响声。

在拥塞的圣安东尼大街中间, 一辆车门上朴素地结着白色花彩的四轮马车里面, 那位新娘, 她那盘在头上的一头棕色秀发上戴着香橙花花冠, 向她周围所有的五颜六色人群招手致意。珂赛特的蓝眼睛和娇嫩鲜艳的面孔闪烁着, 她穿着一条白塔夫绸裙子, 上面穿着一件镶着班希花边的结婚礼服, 一大串珍珠项链贴在她的脖颈上, 披着一条在她的肩头上与全身服饰融为一体的有花边的婚纱, 她显得容光焕发。她含着微笑, 就像一位公主对围着她乱转的臣民们那样向戴着假面具的那群乌合之众

指 1793—1794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

拉斐德 (1757—1834), 系法国将军, 政治家, 曾援助过美国独立战争。

比利时—城市。

招手致意，他们似乎也是这样，那伙乌合之众大声祝贺结婚的日子——另外的人们就祝贺新婚之夜。

新郎，像习俗规定的，乘着一辆单独的四轮马车。马吕斯只有他的未婚的老姨妈阿德莱德陪伴着，而她，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刻，也不是最好的同伴，由于他们似乎淹没在粗野的人海里而吓得魂飞魄散。完全漠视那群人，一个吹着口哨、穿着西班牙人服装的顽童跳到他们的马车车顶上，马吕斯毫不在意。除了他脑海中的一首歌，珂赛特，珂赛特，珂赛特，他听不见任何歌声。深深呼吸着，马吕斯闭上眼睛，只祈求人群变稀少，马加快速度，仪式足以符合教会的要求，民事方面都快地圆满结束，那么他就可以实现拥有珂赛特的梦想，占有珂赛特那个女人，占有他的妻子珂赛特。他有理由相信上帝会答应他的祈求。在麻厂街别的人都阵亡了，却饶他一死的上帝，提供了一个无名天使使他漂过巴黎下水道的上帝、甚至医生们都认为他必死无疑时，却使他慢慢复活的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一定会扫清通过圣安东尼大街的道路，难道他不能吗？马吕斯想跳出去，诅咒规定的那套习俗，飞回受阻停住的那辆马车旁边，把她抱到圣保罗教堂。

坐在珂赛特旁边，庄严地穿着他的一身朴素黑绒面呢服装，冉阿让的一只胳膊用白色吊腕带固定住。这种伤势是他虚构的有用事实，像他说过的许多事情一样。为了履行结婚仪式和签署必要的结婚证书，冉阿让知道如何给割风小姐安排一个父母双亡的家庭。毕竟他一度是马德兰先生，一个市长，他的民事形式知识是非常透彻的。在这些文件上，只认为他是珂赛特·割风小姐，一个孤儿的保护人。他的受了伤的手使他免得签字和挽着她走过教堂的通道，这样她在民事和宗教上从小姐变成夫人就搞得安安全全，没有任何事情会妨碍危害它。她作为彭眉胥夫人的身份是不成问题的，知道珂赛特给人爱着，很安全，得到保护，他就可以放心了。他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手里，在她的兴高采烈的幸福中感到心旷神怡。

围绕着他们那辆马车的狂欢下流气氛那么广泛，那么喧闹，那么放荡，以致珂赛特为她父亲那种律己甚严的情感担起心来。和他们一起乘车的是马吕斯的外祖父，她也为他担起心来——不过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九十二岁高龄了，身强体壮，好色得不可悔改，明慧·吉诺曼先生穿着他的 *ancien regime* 盛装（一条紫红色缎子短裤、一件飘洒的蓝外套、一件用金线绣成、从疙疙瘩瘩的下巴上垂下、缀着波浪状花边的背心），在狂欢节显然非常扬扬得意。如果珂赛特的父亲是一个圣人，吉诺曼先生就是一个骄奢淫逸的人。当一个路过的哑剧小丑紧紧抓住他们的车门，向新娘讨一枝花时，吉诺曼先生用他大骨骼的大爪子托住她的下巴。“弯下腰，我就答应吻吻你。”

“保证你不可能。”那个姑娘一边嘲笑一边跳开，不过一旦跳下去，她立刻弯了腰，裙子飘荡了一下，露出她的白皙屁股。那个老人，尽管骨瘦如柴，也放声大笑起来。

当珂赛特第一次遇见马吕斯的外祖父时，她发现他相当吓人。哦，非常吓人。他的话滔滔不绝。不止夸夸其谈，他还慷慨激昂地演说，装

腔作势地演讲，演戏似地发表意见。他和她自己的文静稳重的父亲截然不同。与马吕斯甚至更不同。她非常纳闷马吕斯那么一个——热情、认真、非常爱护荣誉和良心的——人，怎么竟然能与以浅薄、吵吵闹闹态度做一切事情的吉诺曼先生有亲戚关系。

吉诺曼以他的原封未掉的三十二颗牙而感到万分自豪，而且他时常大笑把牙露出来。自视甚高，非常顽固，他成了他照例“诱奸”的女仆们容易欺骗的傻瓜。把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家伙给他看看，说这是他的，他从来不怀疑。作为一个老保皇党人（在恐怖统治时期他认为离开法国是上策），他那种 noblesse oblige 观念，至少使他扶养了他的私生子们：一个月四十个法郎，一直供养到他们十三岁——成了他们母亲的一笔财产。吉诺曼先生建议马吕斯，去嫖妓，嫖了就完了，是（像在街垒那个夜晚公白飞说的）完全与他自己的性格一致的，而且完全不了解马吕斯的性格。然而，在马吕斯恢复健康的漫长时间里，吉诺曼先生遇见珂赛特时，他立刻给迷住了。老人完全拜倒在她脚下，而且非但不禁止他们结婚，反而坚持说：只有他的亲爱孩子娶了这个姑娘才行。吉诺曼先生宣布（真实地，因为他决不愿意再失掉马吕斯），珂赛特没有门第、财产和没有听见任何人说起过的家族，他都不在乎。（割风——谁？）马吕斯爱这个姑娘，因此他们必须结婚。以他那种顽固不化的方式，他也很喜爱马吕斯。

在透露珂赛特虽然依旧不是名门望族却有财产时，想象一下当时吉诺曼先生的幸福情景吧。她的一个逝世的亲属（按照她的保护人割风先生的说法，依然宁愿隐姓埋名），赐给珂赛特一份将近六十万法郎的嫁妆。听说这件事，阿德莱德老姨妈立即抓住吸入剂，不得不用香醋来恢复知觉。但是外祖父，怀着坚定的保皇党人蔑视仅仅是金钱的神态说，“不过当然喽，马吕斯和珂赛特是真正的 Fortunatus and Fortunata（幸运男人和幸运女人），”然后他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个小时关于真正爱情的演说。马吕斯和珂赛特相亲相爱得神魂颠倒了，一点也没有听见。冉阿让根本不关心这个，只要他确信人家欢迎他女儿进入这个家庭，进入受难修女街这所宅邸。珂赛特知道外祖父崇拜她，这使她更容易原谅他时常有失体面，就像刚才他对待那个光屁股的女小丑那种样子。不过，他大笑时，她照样责备了他。

“你一定要原谅一个老头子，”他用花边手帕擦了擦眼睛，浮夸地在心口做了个手势。“要不是年老多病，我就会跳进那个姑娘的肮脏怀抱里自己在大街上跳舞了。”

“你不愿意不参加婚礼，是吧，外祖父？”

“不参加婚礼！亲爱的小姐，上帝本人也不能使我不参加婚礼。真的，如果他命令我此时此刻死去，我都会拒绝的。今天我比半个世纪以来都快乐。”他掏出一枚五法郎的硬币，把它扔给一个打扮成尼罗，拉小提琴的人，另一枚扔给一个耍弄厨房用具的顽童。“这是幸福的日子。结婚的好日子。结婚的大好日子，结婚的美妙日子。你知道老话说，‘狂欢节结婚，不生忘恩负义的小家伙们’。”

法语：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

尼罗（公元 37—68），罗马的暴虐皇帝。

“马吕斯是天使，外祖父，因此我们决不可能生忘恩负义的小家伙们。”

“很好，珂赛特，如果你说马吕斯是天使，我会相信的。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你要求什么我就做什么，珂赛特。我愿意拥抱拿破仑！罗伯斯比尔！马吕斯的土匪父亲！我愿意拥抱引导人民的自由！”

“无论如何你大概会那样做的，”冉阿让用开玩笑的声调说，在男人们中间自由坦率无隐地流传着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珂赛特，你对马吕斯的看法错了。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离开我五年。在这五年里我可能死掉！”吉诺曼先生突然显得非常惊恐。“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去哪儿了。这些年我从来不知道我的亲爱的男孩子住在哪儿。”这明显是谎话。吉诺曼先生知道马吕斯住在哪儿，而且设法给他送去一笔钱，马吕斯把它退回去，他宁愿给出版商翻译一点东西，挣一点出版商怎样也不想给的微不足道的稿费，拿它来资助自己学习法律。“他伤了我的心。”那个老人结束说，又掏出手帕。

珂赛特和她父亲宽容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伤心的时候过去了，外祖父，”她用她那戴着白手套的手拍拍他的干枯的手，于是，他显得宽慰了，真的，完全恢复了常态。“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明天一开始我们，你、阿德莱德姨妈、爸爸、我和马吕斯，就都在一起生活，快活得像百灵鸟一样，除非这是一场美梦。”

另一个戴着假面具的姑娘即兴装扮的模样使珂赛特大吃一惊，她紧紧抱住车门，向新娘讨花，她的两只粗手在珂赛特前面摇晃着。她骨骼大，红头发，戴着普普通通的黑色假面具，她的服装仅仅由在她的褴褛衣衫上飘扬的红的紫的破布条构成，衣服的颜色在凄风苦雨中给淋出一道道条纹，她紧紧抓住车门，研究马车里的三个人，好像在估量他们的衣服尺码似的。马车东倒西歪地向前驶去，珂赛特喜笑颜开：他们在向圣保罗教堂驶去。在感激的心情中她把整个黄色苍兰花束放到正要跳开的那个姑娘手里。

“你把花都送掉了。”她父亲惊愕地说。

珂赛特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噢，爸爸，我是从你那儿学会人取我予的。”

“那么我只教了你一半，珂赛特。我希望我也曾教过你人予我取。”

“在婚姻中，”吉诺曼先生装出绝对正确的样子说——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为了金钱，然后为了爱情，与古谚语反其道而行之——“这两样你都必须做。既给予又接受。你们彼此能爱得太深吗？能有太多的夜莺？太多的玫瑰？栗树上有太多的花朵？可能有太多的百合花吗？太多的少女躺在绿草坪上？可能有……”

扎着一条洁白缎带的那辆马车沿着人们开着下流玩笑的圣安东尼街驶去。

一旦到了圣保罗教堂里，狂欢的喊叫声、肆意咒骂的呼喊声，就渐渐远去，像雨水一样消失了。珂赛特顺着漫长的通道望去，看见马吕斯在那儿等待。六英尺高，他保持着他父亲那种军人姿态，他一定是继承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革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特别是在1793—1794年雅各宾派共和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

了极其美好的举止尊严的姿势，他的肩膀端端正正挺着，使人联想到他的漂亮衣服下的宽阔胸膛和柔软体格。在这些衣服下，马吕斯也带着去年六月战斗的一块块伤疤；几乎杀死他的创伤永远改变了他的面貌。子弹擦过他的太阳穴的地方有一块很深的伤疤，穿过一道眉毛，危险地紧挨着眼睛。横在脸上伸向下方的这道伤痕给他留下一种无法表达的悲哀表情，尽管这时看到珂赛特的欢乐使另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他向她微笑，好像她是军团的荣誉勋章、为了他作战英勇授予他的宝贵礼物、他为了她而活着的少女、没有她他就活不下去的女人。

当珂赛特轻快地挽着外祖父以高官显贵的气派伸给她的胳膊时，她嘴唇上含着的微笑是一种混和着喜悦的庄严笑容，他们沿着长长的通道走去。她父亲，右臂上吊着吊腕带，在后面跟着。在高穹窿的教堂里，寒流刮起小旋风，狂欢节在教堂里度过、那么虔诚地跪在还愿台上作礼拜的人们前面的一支支蜡烛在风中闪烁。这些大部分是很少罪过要忏悔，倒有很多的要追悼的中年妇女，但是当她们扭头看见新娘时，她们数念珠的卡嗒声停息了，她们祈祷的符咒消失了。希望取得新娘的一点运气（这一定像祈祷一样灵验），当她们拖着脚走动，集合到前排，加入从旁边小教堂里出现的那些人中间时，她们的脚步声发出回响。新郎新娘后面的靠背长凳上坐满庄严的脸突然变得红润愉快起来的人们。在教堂后面，抖落掉雨水，浑身颤抖着，站着那个拿着黄色苍兰花束的姑娘。她逗留在阴影里，观看着结婚仪式，花束在她的鼻子下面划拉着，吸着鲜花的香味。

年轻夫妇站在低处一支支小蜡烛投射的光圈里，高背长凳上忏悔的人们站在高处，他们都被从香炉里飘散开的一阵阵熏香气味和甜味烟雾围绕着。神父的法衣在跪在他面前的珂赛特和马吕斯两人身上闪光。结婚戒指也在烛光中闪闪发光，当马吕斯脱下她的手套，给她戴上那个戒指时，珂赛特感到从来没有哪个人的接触能像他此刻的触摸那样令她感动。马吕斯的眼神，比说出的誓言还意味深长，迎住她的目光，他的手紧紧握握她的手作为回报。这是你至死都会牢记不忘的时刻，你认识到人生的主要前景的时刻。神父单调低沉的声音飘荡着，浓重得像晨雾一样，被珂赛特和马吕斯那像一支支发光的利箭似的欢快清晰的回答刺穿。

第八章

到那辆结婚用的马车驶过受难修女街六号的大门时，雨变成雪，在下午最后一线苍茫暮色中轻轻落下。积雪缓缓地给一扇扇高大明亮的窗户装上框子，使车道的铺石变软了。那个大骨骼的姑娘，依然抓着那把苍兰花束，在马车驶进大门时，从马车后面跳下；她记住门牌号码，就在寒天冻地中匆匆走掉。

客人们挤满了客厅，尽管寒气袭人，他们仍然推开窗户，他们的手帕挥舞飘扬着。当马吕斯和珂赛特，他们那容光焕发的脸，从车窗凝神张望时，欢呼声升起来。他们走出来时，马吕斯伸手扶珂赛特，她却张开双臂作为响应。他俯在她身上，他们轻轻吻一吻，她低声细语说，“这样看来这终于是真的了。我的名字也叫马吕斯了。我是你的夫人，我的每个美梦都实现了。”

仆人们（有一些是为了这件大事借用的）站在外边，他们的呼吸在他们面前形成一团雾气，当珂赛特走上她的新家庭时，每个人都行个屈膝礼，献给她一朵花。载着冉阿让、阿德莱德姨妈和外祖父的那辆马车接着隆隆驶来。看见观众们拥挤在敞开的窗口，仆人们像合唱队一样站在他前面，吉诺曼先生蹒跚地走出来，向大家宣布，“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彭眉胥男爵和男爵夫人！”

给予客人们应得的权利，他们欢呼起来。平常他们从来不承认波拿巴赠予的爵位。所有这些贺喜的客人几乎都是吉诺曼先生的八九十岁的朋友们，极端保守的保皇党人们，怀着非常喜欢那套生吞活剥的异端邪说的情趣、实际应用凭空捏造、牢记不忘的那套装模作样的习惯做法的、孤芳自赏的干瘪社会名流们。他们对他们闯入的那个世纪感到无比蔑视，仅仅像瞎子给聋子念书似的，那样胡里胡涂地跟随着世界时势。但是他们都在那儿道喜，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或者坐着轮椅给人推着。

吉诺曼先生陪同新婚夫妇，一只胳膊挽着一个，走进为了婚礼改装过的住宅。“互敬互爱！互相崇拜！”他大声说。“使我们其余不能那样做的人羡慕得发了狂。爱到无以复加！尽情欢乐吧！你们不知道在结成这门爱情婚姻时，你们已经夺得生活中的大奖赏了吧？今天你们这些十九世纪穿礼服大衣的人没有一个是谨慎小心的！我不吝惜花销，因此你们可以尽情欢乐，我的小天使们！”

这栋住宅公然反抗冬天的严寒。一只只花环给一盏盏枝形吊灯结了彩，每面墙壁都挂上烛台；每个烛台都有缎带和鲜花。用缎带装饰的不自然的一把把苍兰花束、水仙花和金色含羞草，在这群热情洋溢的人中间散发着香气。五年来这栋住宅只遮蔽着孤独的外祖父和爱发牢骚的老姨妈，但是现在所有的幕布都永远去掉了，所有的餐具都擦得锃亮，水晶玻璃制品闪闪发光，仆人们飞奔着往一只只金边高脚杯里斟在冰窖里冰过的香槟酒。一切都是从冷藏库（真的，包括客人们）里拿出来的，来给新郎新娘增光。从客厅外面的前厅，三把小提琴和一支长笛演奏了韩德尔的四重奏，十八世纪的乐曲响彻屋宇，为请来的旧制度下这些八九十岁的人奏完激动人心的加伏特舞曲。他们不需要在白发苍苍的头上

洒发粉，男人们都穿着绸短裤，女人们都披着五十年前的、过了时的花边披肩式三角薄围巾。当把她们每个人介绍给新娘时，一股香袋和卫生球味就令人厌恶地袭击珂赛特的鼻子。

挽着她的黑眼珠的英俊丈夫的胳膊，彭眉胥男爵夫人以本来不可能期望这样年轻人拥有的优美风度欢迎客人们。冉阿让观看到她在她的新世界里迈出的第一步，她本能地使每个人都确信她非常赏识他们这些尊贵的人的那种作风，他容光焕发，虽然这些尊贵的人像庞贝城 给埋葬了一样可能已经给埋葬了，特别是那些历尽苦难的老保皇党人们。珂赛特把她的热情和光辉献给客人们，就像蜡烛把温暖和光辉献出来一样，因为它不可能不这样做。她的妩媚不是经过训练得到的魅力。甚至冉阿让过的隐居生活都使他认识到魅力可能就像涂在少女身上的厚厚一层虫胶片，确定无疑，会年老色衰。但是珂赛特的天赋会随着年龄增强。冉阿让知道他不会活着亲眼看到那种情况，不过那是会发生的状况。拒绝喝一个走过去的仆人端来的香槟酒，冉阿让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女儿和她丈夫。他们已经步调一致了，不是像在行军中强求一致，却像在跳舞时那样，相辅相成，富于感情，富于直觉。尽管保留着一个父亲相信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他女儿的那种权利，但是他同样相信马吕斯爱珂赛特。那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或许那是需要弄确实的一切。

马吕斯对他外祖父的保皇党朋友们就像他们都是他的战友那样热诚。他霎时间想起他的真正朋友们都葬在狭小的坟墓里，但是甚至那种回忆也未能使这一天的欢乐暗淡无光，特别是当他和珂赛特发现在座的另外唯一的一个年轻人，马吕斯的堂兄弟西奥·军队里一个浮华轻佻的军官和珂赛特的两个女修道院的朋友，那个爱脸红、黑头发的贝雷辛小姐和她的英国朋友，那个端庄聪明的海伦·塔尔博特小姐的时候。

西奥堂兄弟厚颜无耻地调起情来，他在贝雷辛小姐和塔尔博特之间同样大施魔力，她们反对他说的那些嫁祸于人的戏谑话。“这是婚礼，”塔尔博特小姐精明地斥责西奥堂兄弟，“你宣判我是未婚女子对我毫无帮助。请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讲我漂亮或聪明。如果一个姑娘一旦得到女才子的名声，她在法国就永远找不到丈夫。”

“而且是一个女才子的已婚女人永远不会生孩子。女人们身上的才智就像披在拉车的马背上的礼服大衣。”西奥堂兄弟嘲弄说，使得贝雷辛小姐脸红了，坐立不安。

在那些老保皇党人中间，依然很不满意马吕斯的政治观点，然而都赞扬他的好运气；就想象一下吧，他们高兴地说，给她作嫁妆的整个那笔钱，没有人听说过割风家族。

“肯定地，在我们的圈子里没有人听说过，”一个公爵夫人退一步承认说，她付给她以前的马夫一笔过高的房租渡过了恐怖统治时期。“不过谁知道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

“金钱，像天花一样，应当检疫，”一个领养老金的侯爵建议说，吸了一撮鼻烟。“至少三代了。如今有钱人的数目，真正骇人听闻。他们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当然喽，小马吕斯娶了这么一个有钱的姑娘真是幸运，不过他很

幸运竟然活着，”一个几乎瞎了的人吐露秘密说。“据说去年六月他半死不活地给带到这儿，而且散发着一股臭气——”她的眉毛意味深长地挑起来。

“据说他从滴答尿尿的下水道里出来的，”一个几乎聋了的人宣布，“把他背来的那个人失踪了，找不到了。他们以为小马吕斯死了。”

“和那一伙共和主义暴徒混在一起打仗，他活该。”

“你们要知道，不管怎样他可能被逮捕。”公爵夫人怀着确信无疑的神情卡喀卡嗒搵着扇子，“在六月那场暴乱以后，命令所有的医生向当局告发任何受了伤的人。”

“为了那位医生的精心治疗和默不作声，我确信吉诺曼先生好好地酬谢了他。”

“不过那个女孩，”伯爵说，含着微笑，注视着珂赛特和马吕斯在挂着缎带和暖房鲜花的大烛台下接吻。“那个女孩确实令人陶醉，不是吗？”

“那边那个老人应该是她父亲，”侯爵指着冉阿让说，打了一个喷嚏，“不过不可能的。白头发？白胡子？他不可能是她父亲。”

“为什么不可能？”那个呼哧呼哧直喘的伯爵评论说。“一个老人还可能生孩子哩。况且，看看他望着她的样子。”

“他没有别人可看呀。这儿没有一个新娘的娘家人，”公爵夫人嗤之以鼻说，“他们是小人物。”

“彭眉胥男爵和男爵夫人可是大人物，”吉诺曼先生向他的朋友们突然袭来，“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喂，来吧，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在青年们的火力旁取取暖吧。”他把胳膊献给公爵夫人，挽着她进去赴宴。

厨师（为了这个场合特别雇来的）使吉诺曼先生确信，虽然她是一个女人，然而她受过已故的卡雷梅大师本人的训练。那位师傅最近逝世了，她声称，使她不得不能抓到什么工作就抓什么工作，也许她讲的是实话。当然她为珂赛特和马吕斯的结婚宴席制作了反射出亮光的棉花糖蜜饯、用奶油松饼做的一个个小爱神和一盘盘油光闪亮、颤颤抖抖的肉冻鹌鹑。稀奇的花样、奇异的佳肴美馔和烹饪雕花食品装饰着长长的饭桌，一些食品盛在用糖片精巧制成的、简直像银盘子一样闪闪发光的盘子里。浇成橡树叶的果酱慢慢酥融了，点缀着完全相配的炒肉片和银盘子里发出微光、剥去鱼鳞、剖成两片、用银光闪闪的青葱烹制的鱼片。

在餐桌远端西奥堂兄弟坐在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贝雷辛小姐和她嘲笑西奥大献殷勤大笑起来时整齐的卷发就欢快地摇荡起来的活泼的塔尔博特小姐旁边。排列在长餐桌两边的白发老人都转向新郎新娘：马吕斯和珂赛特，肩并肩，手拉着手。吉诺曼外祖父（他从不放过一个听众），详细赞美起爱情的幸福、一起生活、去爱、不生一个忘恩负义的小家伙的神圣命令，最后，调转话头，而不是结束讲话，他呼吁他的外孙子、彭眉胥男爵祝酒。

马吕斯起立，手里端着酒杯，单纯朴实地提议为了感谢他的外祖父和客人们而干杯，然后怀着他一如既往的激情和确信，总是使珂赛特那么激动的神态，把他的酒杯举得更高。“好多人可能结婚，但是今天这个庆祝会，这不正是婚礼，这是爱情的胜利。”他把他的另一只手伸给

珂赛特，于是她起立，面对着他，紧紧抱住他的臂弯，她的胸脯紧偎在他身上，她的下巴往后仰着。对于马吕斯而言他的美好幸福几乎似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事件的相反局面本来会把他送进监狱或坟墓。“爱情是它自己的国度，”他说，激动地把酒一饮而尽，“不过不是它自己的世界。有时世界侵犯爱情的国土，但不能毁坏它。”

珂赛特踮着脚尖站起来去迎他的嘴唇，独自对马吕斯低声细语说：“带着我和你一起去那个爱情的国度，我们会永远生活在那里。”

第九章

夜里雪下得更密更大，在他们卧室的一扇扇窗户上镶上花边，同时壁炉里劈啪爆裂的火焰和顺着床边几个烛台流下乳白色蜡油、发出断断续续滋滋声的蜡烛演奏着拨奏曲。他们的床。珂赛特翻身侧卧着，摸摸他鬓角上从眉毛向耳边划下去的一道弯弯曲曲的伤疤，他的黑头发长出来，遮掩住这个伤疤。马吕斯躺着不动，最后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他似乎消除了他体验到的一切痛苦。

“你害怕吗？”他终于问。

“不。我从来没有害过怕。”

“我害过怕，”马吕斯承认。“在那儿，在卜吕梅园子里，有时我非常害怕我对你抱着的感情，我多么需要你。我从来不了解任何东西像那种欲望那么强烈。有时候我需要你超过我爱你。如果我们不能够结婚——”

“除了死掉或者去英国什么也阻止不住我们，马吕斯，阻止不住我们全身心地相亲相爱。不管怎样，我愿意成为你的，马吕斯，”她以长久的亲吻和甜蜜的微笑作为补充，“无论结不结婚。”

他滚到她身上，她往后一躺，她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可能很疼，”他低声细语说，他的嘴唇贴在她的脸蛋上。

“我不在乎。我知道这儿有一种非常神秘的事，世上的人们瞒着教养良好的女孩们的事。不管他们都隐瞒着的这个秘密是什么，我都想得到它，”她抚摩他的头发。“自从遇见你以后我就想得到它。我不害怕。我想学着用肉体爱你，那就是我——”当他解开她的睡衣衣带，手指从她的乳房边缘滑过去时，她的声音变模糊了，“——想成为，你的情人，你的爱人。”

他的手顺着她的整个身体摸下去，撩起她的质料轻薄的睡衣，顺着她小腿的柔软线条摸到膝头以下，顺着她的大腿光滑白皙的斜面摸到一个圈状、富于弹性的东西，使她愉快地畏缩起来，大声呻吟，把自己交到他的十分秀气的手里、他的令人震颤的体重下，完全失去时间观念。

一支蜡烛发出毕剥声熄灭了，马吕斯移动身子去吹灭另一支，但是珂赛特制止他。“有朝一日我会那么熟悉你的身体，以致我不需要灯光了，但是今天夜里我要看到一切，我的爱人，今天夜里……”

马吕斯站着，解开他的僵硬皱褶衬衫和长裤子的钮扣。他的俊美使珂赛特透不过气来。他的瘦溜溜的胁腹、两条长腿和宽阔胸膛是苍白的，胸脯上长着密密实实的黑汗毛，沿着腹部完全缩成一条缝，然后又茂盛地露出来。一块翘曲的伤疤划在他的左肩上，看到打碎的锁骨尚未完全愈合的疙瘩，她畏缩了。马吕斯一辈子都会带着1832年的伤疤。

从床上起来，珂赛特拥抱他，吸入他身上的气味，还吻吻那块伤疤和尚未完全愈合的骨头，抚摩他的身体的优美修长轮廓。然后她举起两条胳膊；马吕斯把她的绸睡衣从头上脱下来，于是烛光在他们两个的身体上闪烁。脱掉衣服，珂赛特的身体失去虚弱迹象，增加了柔软性，她的乳房很小，但是乳峰很高，而且轮廓分明，为了马吕斯脸上的爱慕神情她非常喜悦。当他用双手抚摩着她的轮廓曲线时，按照他的命令珂赛特慢慢转动，他跪在她前面，他的嘴在她的髓骨中间的平原上探索一条

小路。她双手抱住他的头，紧紧抱住她，用沙哑游移的声音说，他得告诉她那些名字，那一切东西叫什么。

“你不知道？”

“在女修道院心里有男人也不提爱情。女孩们什么都不懂。修女们懂得更少。请告诉我这些字眼，马吕斯。我需要你，”她躺到床上，伸出双臂，“给我一切，我的爱人。甚至那些字眼。”

“这是乳头，”马吕斯躺在她身边，用双手、嘴和言语说出那些名称，几乎就像一个老探险家给发现的新大陆、在这以前从未见过那么美的国土取名似的说出名称，这既要求知道名称，同时又要减少话语。当他抬身爬过去，用强壮的双臂支撑着他的体重，使自己的身子降落到她身上时，随着他的每一下触摸她的呼吸变得更急促更惬意了，这时他身子抬起来，用强壮的双臂支撑着体重，使身子降落到她身上。他们的嘴唇接触了，那就是语言的结尾。珂赛特按照他的身体发出的启发提示行动，于是她获得了牵扯得似乎使她本身绷紧纠结起来那么深沉的激动，她搂住他的背部，闭上眼睛，和马吕斯一起投入她以前从未到过的某个地方，辉煌壮丽的悬崖峭壁上，落到美妙惊人的绝壁上，沉入她从未体验过的心满意足的深渊中。

第十章

第二天早晨唤醒马吕斯的敲门声是轻悄悄、道歉式的，但是坚持不懈。他匆匆穿上晨衣，开了一条门缝。一个仆人低声说明客厅里有人等着他，一定要见他。甚至今天。“告诉他我马上就下来，”马吕斯颤抖了一下说，因为夜里炉火熄灭了，屋里很寒冷。

但是马吕斯没有立刻下去。他回到床上，赤身裸体躺在他的新娘身边，把她的头发从脖颈后面分开，吻她的光滑双肩，顺着她的匀称美观的脊背吻下去，直到她和二月早晨毫无关系地颤抖一下醒来为止。颤抖让位于咯咯笑声，咯咯笑声让位于内脏呻吟，他们在床上翻来滚去，他们的大腿滑溜、光泽、湿漉漉的。马吕斯的双手攥住珂赛特的双臂，她俯在他身上，她的头发创造出蜂蜜色的幔帐，她直挺挺的乳头在他的胸膛上探索着一条小路，她放低身子吞没他，直到他似乎完全消失在他热爱的女人体内、爱情本身中。

马吕斯又醒来时已经过了中午，珂赛特的头枕在他的胸脯上，她的一只手搂着他那留下伤疤的肩膀。他在那儿躺了片刻，品味着那个时刻、他感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欲望和保护的新奇炽热激动、他以前甚至从未梦想到的满足、他一夜之间获得的精力和前景——就想一想摆在他们前面的所有夜晚吧。这时他想起有人等着他。这个人在婚礼以后的这天来到一定有急事。急迫或者不得体。很不情愿地，他悄悄地溜下床，赶快穿上衣服，但是走出房间以前他弄确实了被子盖在珂赛特的肩膀上，床上的幔帐掩好使她温暖。他最后又停住望望她，她的淡棕色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她的娇嫩身体躺到他腾出的温暖地盘上，她的嘴微微张着，一副非常可爱的女人睡相。

一掠而过下了楼梯，走到昨天富丽堂皇现在却冷落脏乱的门厅里，一群仆人额头上一致带着死灰色，取代了昨天夜晚在他们眼窝里放光的烛光。他们顺从地向马吕斯点点头，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他们假笑了一笑（他没有弄错）。他迈着太悠闲的步子，宽慰地走到客厅，十分惊奇地看到他岳父在那儿。

割风先生站在一扇大窗户前面，眺望雾霭笼罩的车道。他毫无笑容地转向马吕斯。他脸色苍白，眼睛带着一圈圈黑眼圈。显然，老人一夜没有睡。马吕斯一阵关怀的剧痛带上悔恨的味道；毕竟，马吕斯也一夜没有睡。毫无疑问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他想也许割风先生是关心珂赛特，不过你怎么能使一个女孩的父亲放心新婚之夜，哦，那个……为了掩饰他的不自在，马吕斯大声叫喊，在门厅里呼喊人端咖啡来，吓唬说没有告诉他来宾是割风先生，真该打仆人们耳光。“我的意思是说，父亲，”马吕斯品尝着那个字眼。在马吕斯还没有到达他亲生父亲床前时，他父亲就死了；他甚至没有说一句告别话。“如果我知道是你，我立刻就会下来了。”

“你真的会吗？”冉阿让询问，“不过你没有下来也好。我来这儿的原因并不是令人非常愉快的。”

“怎么能不愉快呢？在所有日子中最幸福的今天？今天——哦，看看吧，你会看到这是多么明媚的一天。”马吕斯走到窗口，好像他期望天气会协调一致地合作，栗树会立即发出白色嫩芽。“珂赛特把你的房

间都准备好了。它紧挨着我们的，俯瞰着花园。她坚持，我们俩都这样，你必须离开那栋可憎的公寓，而且……”马吕斯支支吾吾起来。他岳父像证人席上的证人似的站在一张惠斯特牌桌后面。

“我不是你所想象的人，”他说，不再说笑打趣。“我是以前的一个罪犯。为了偷了一块面包我坐了十九年牢。我的名字叫冉阿让。冉阿让，”他重复一遍，要那个名字，留恋那个名字，当他对马吕斯讲述他要讲的那一部分经历——囚犯的镣铐、身上的烙印、铁轭、十九年落魄、去掉他的名字、把同一个人分割开，硬给他佩戴上一个号码——时，几乎就像僧侣要扯掉覆盖在他的光秃秃、毫无遮掩头上的僧衣头巾似的。更古怪的，他对马吕斯讲了多年以后，当一个乞丐被错认为是冉阿让时，他如何不仅去营救了他，而且救助了他。又判罪做划船苦工，冉阿让达到似乎办不到的逃跑目的，从囚犯船帆桁端投入大海，像当局认为的，陷入死地。对冉阿让来说，落入湮没无闻的咸味大海里、陷入多年逃避、恐惧和隐姓埋名的境地，是很幸运的。

马吕斯简直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似乎也不能朝有希望吸一口凉爽清新空气的窗口走去。当一个仆人，轻轻敲敲门，端着一托盘咖啡走进来，打断他们的谈话时，他非常愉快了。那个仆人去添火，但是马吕斯终于能走路了，他吃力地站起来，疾言厉色地命令他出去。门关上，他们又单独在一起时，马吕斯问冉阿让：“割风是谁？”

“一个朋友。一个虚构的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一种方法。”他耸耸肩膀。“仅此而已。”

突然间口干舌燥，马吕斯给自己倒了一点咖啡。瓷碗在他手里发出格格响声。“在所有的日子里——为什么偏偏今天你对我讲这个？”

“我不能以骗子身份进入你的家庭，在骗人的沉默中生活。”一丝学者派头的困惑掠过老人的脸。“难道昨天这对于你就有关系吗？莫非了解了这种情况你就不会娶珂赛特了吗？”

“我爱珂赛特，什么都不会改变或触动那一点，”马吕斯声明，过去那种狂热的保护性心理使他更热情了。“因为你提起那一点我才问，割风先生——冉……”

“也许你宁愿叫 24601 号吧。”

马吕斯咬着嘴唇咽下他的怒火和慌乱。“你说过你不是我所想象的人。我对珂赛特的爱情和你的这种稀奇古怪、非常可怕的故事无关。”

“这不是故事。这是事实。”

“那么这是忏悔了，”马吕斯厉声顶撞说，“你应该把它带到神父那儿。”

“神父没有娶珂赛特。你娶了珂赛特。”

马吕斯双手猛击桌子，瓷器惊跳起来，“你向我要求什么，老人？你为什么把你过去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带来，而且把它放进——”他朝摆着枯萎的鲜花和垂挂的结婚装饰物的屋子四周作了个手势，“我的结婚生活中？你说现在没有人追捕你了。很好嘛。不过为什么现在恣意地暴露这种事？”

“由于荣誉。为了十九年来我是 24601 号。我是谁，我的荣誉和身份，彭眉胥先生。难道你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吗？你一定懂得。否则，当你发现你外祖父造谣中伤了你父亲，使你父亲和你分离，禁止你去他临

终的床边时，你为什么会离开你外祖父的家？彭眉胥先生，直到那一天你都不知道你是谁。”

“我到得太晚了，”马吕斯冷冰冰地回答，勾起他那依然像新创伤一样的旧日情绪，“我到那儿时我父亲已经死了。为此我永远不会原谅我外祖父。”

“你是年轻人，而且很倔强。所有的年轻人都很倔强。你根本想象不到在这个世界上会责成你要仁慈、宽容和宽恕。”

“莫非那就是你把这种悲惨往事带给我的原因吗？要接受我的仁慈？我的宽容？我不是可以宽恕你的法官，冉阿让先生，也不是可以饶恕你的神父，也不是可以赐福于你的圣灵。我是一个男人，而且——”

“你是珂赛特的丈夫。除非我的荣誉和身份，我的诚实是完整无缺、统一的、不再分割开，否则我不能进入你们的家庭，进入你们的新生活。你看不出来吗，在名字身份的碎石烂瓦下，我已经埋葬了自己，而且现在我必须——”

“我看你的胳膊没有吊吊腕带，”马吕斯评论说，“那种创伤，我想，也是捏造的，一派谎言吧？”

“你学过法律。我用不着告诉你我为什么那么做。”

“你用不着告诉我任何这种事！”马吕斯大声说，与他渐渐增长的怒火斗争着，甚至在通过证据他不情愿地判定：很明显胳膊上的假创伤使冉阿让免掉他在民事和教会一些文件上签字的必要性。他就割风家族撒谎都被正直的修女们证实了，而且得到马吕斯外祖父的支持，因为他有伤，他外祖父就代他签了必要的一些文件。不过如果割风先生是冉阿让，割风小姐是谁呢？以前那个割风小姐。“珂赛特是谁？”

“一个孤儿。”

“你不是她父亲、她祖父、或者与她有任何亲戚关系的人？”

“我和她有亲戚关系。噢，是的，我被爱、时机、责任、感情、甚至一种仁慈的羁绊束缚住。那就是她带到我那儿的事物——”

“不过在法律上你不是她的保护人。”

“在法律上，先生，我死了。”

“在那些文件上你给珂赛特定的生日，1815年，6月18日，那是——”

“与其说是小事，不如说是大事。我用了法国人人人都知道，欧洲人人也都知道的一个日期。”

“滑铁卢。”

“你们都是滑铁卢的孩子。”

尽管非常寒冷，但马吕斯还是走到窗口，猛地推开窗户，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他想起躺在楼上他床上的那个年轻女人。他想起前一天夜晚和将要来临的一夜夜。他想起他的肉体陷入她的肉体里，他的生命渗入她的生命中，他的精神沁入她的精神中的情况，想起不知怎地将他们结合起来，使他们着了魔的奇迹。大概，他拼命叫自己镇静，本来相信他们的苦难结束了，相信他们的结合、婚姻给他们提供了神话般的幸福结局，但是他只感到失望。也许这仅仅是认清没有结局的青年时期结束了：只有感到像结束似的开端。马吕斯讲得清清楚楚，但他在窗口如堕

五里雾中。“你今天，圣灰星期三，那么渴望坦白，也许你终于会告诉我，去年六月你在蒙德都街街垒那儿干什么。我以前问过你，你甚至都否认你到过那儿。”

“我还否认。你弄错了。那一天，那条大街对我毫无意义。”

“那就是你过去对我讲过的，不过我确信那是你，”马吕斯争论说，不过有关那天的一切他几乎都弄不清了。他的记忆是不完全、混乱不清的，乱成一团的弥漫硝烟、枪林弹雨、痛苦伤亡、皮开骨碎、鲜血飞溅，这一切那么散乱迷茫，以致在他由于失血过多而生命垂危、发烧烧得体力耗尽的漫长恢复健康时期，他似乎丧失了记忆力。马吕斯关上窗户，转身返回喜庆气氛都已消失，现在婚礼的壮丽场面只剩下花花哨哨、毫无生气、凋谢枯萎景象的房间里。“你向我要求什么？”

“我想继续看望珂赛特。知道有人热爱照顾她，我本来打算，那就是说，我想，在你们结婚以后，我就会离开巴黎。但是我不能。同她分别我忍受不了。我说不出来我多么——”冉阿让拼命抑制住他的强烈情绪，“十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生命。”

“十年！”马吕斯大声说。“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样——”

“她偶然来到我身边。十年前，1823年圣诞节前夕，由于至美至善的机会，珂赛特来到我身边。上帝把她赐给我，上帝给了我爱的机会。”

“不过你怎样找到她的？”

“她是一个孤儿，在世界上孤苦伶仃。在一起我们就成了一个家庭。她是我拥有的全部亲属。她是我拥有的一切。我不能离开巴黎，放弃我的女儿。但是我也不能作为一个骗子到你们家里来。我在这儿请求你允许我继续看望珂赛特。”

“但是她并不是你的女儿。”

“不。她是我的生命。”

“她现在是我的生命了，冉阿让先生，”马吕斯纠正他说，“但是我永远不会拒绝给予你看望她的权利。珂赛特爱你。”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对她讲我对你讲过的任何事情。”

“尽管这番话谈到荣誉，你愿意对我讲真情实话，却不愿意对她讲，”马吕斯嘲笑说，“你要求的太过分了。”

冉阿让的两条腿似乎微微摇晃起来。“有一次，几年以前，或许年头更多些，我们在一个城门，在barrière（城门）外边行走，这时去土伦的一大车囚犯路过，脖子上套着铁链，披枷带锁，链子当啷当啷响着，像马具一样，浑身污垢，布满流脓的疮疤，他们的头发纠结成一团，脚上没穿鞋。珂赛特那么害怕他们，那么胆战心惊。她甚至都不能相信他们是人了。他们是人，我向你保证，不过为了我女儿我忍受不了——”

“她不是你的女儿。”马吕斯抗议说。

“如果你愿意，我就不让她管我叫父亲，只叫冉阿让先生，不过我求你，让我看望她，而且你要答应不告诉她我从前是这些满身污垢、非人的可怜人，les misérables（悲惨的人们）其中的一个。那种羞辱会要了我的命。成为一个贼，一个囚犯倒没有什么，但是让我女儿知道

四旬节第一天，往日有往忏悔者身上撒灰的习惯。

法国东南部滨地中海一港市。

我——”

“珂赛特不是你的女儿。珂赛特是我的妻子。你的诚实，你的身份，是你自己的事。请你不要期望我把它用光荣的花环缠绕起来还给你，因为我不能，而且老天爷作证，我不愿意！”

“我只想尽我的本分。”

“你的该死的本分！”

“本分！”珂赛特大声说，打开门，像一阵风似的进来，她的绣花蝉翼纱化妆衣在镶花地板上沙沙掠过。她的头发松松散散地用一条缎带系住，她像一股在欢乐中滚滚向前的巨浪，冲到她丈夫身边，吻吻他，伸出双臂搂住他的脖子。马吕斯起立抱住她，把她搂近，比他本来想表示的更热情地抱住她。“今天我不愿意听本分这个字眼，”她补充说，哼着昨天弹奏的海顿的一小段乐曲，看到火灭了，咖啡没有动，放凉了，她皱起眉头。透过沉浸在微光中、紧贴着窗户的烟雾，她宣称，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他们俩都不要和她闹矛盾。“你们俩，都好吗？你们看来不像那样。”

马吕斯，你眉毛上的伤疤都变白了，而且爸爸——”

“我们很好，珂赛特。”马吕斯伸手拉住她的手，又飞快地把她拉到怀里。

“爸爸！你的胳膊去掉吊腕带了，”她欢快地说，一定要他现在就搬出武人街，“离开那个可恶的看门人。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现在是夫人，爸爸，不再是小姐了。夫人可以坚决要求了。小姐只能恳求。我完全像一个夫人了。不过男爵夫人——那会逐渐习惯的。我想我至少要等到十九岁才会成为男爵夫人。”她从壁灯灯台上采了一把含羞草，它使她打了个喷嚏。

“珂赛特，”马吕斯温和地说，“必须让我们单独谈一谈。”

“不要谈本分。我厌恶本分。我禁止在这个家里谈这个。不谈本分，不谈政治，不谈工作。至少今天不谈，到春天再谈。或许在春天我会让你们谈论这些令人厌烦的事情。男人们容忍枯燥无聊事情的耐心真令我震惊。太多的本分、政治和事务会永远在你面前掠过。我读到里昂一个人的消息，这碰巧——”

“珂赛特，”马吕斯果断地声明，“我们必须谈一谈。”

“那么谈吧，亲爱的。我听着。”

“单独地。”

珂赛特在她最热爱的两个人那儿随便看了一眼她的幸福境界。马吕斯的眼睛里充满敬慕神情，但是他抿紧嘴唇，绷着脸露出郁闷沉思的表情。爸爸，当然啦，爸爸总好像若有所思，不过不那么悔不当初。不过当然这是圣灰星期三。一瞬间她考虑四旬斋她可能放弃什么。不是马吕斯。当然不是马吕斯。她向他发出心心相印的微笑。

冉阿让用两只大粗手拉住她光滑的手。“就这一次，原谅我吧，珂赛特——彭眉胥夫人。以后我就让你们过你们的婚后生活了。”

“我不愿意给丢下过婚后生活。我们哪一个都不愿意。我们都希望你来这儿住，爸爸。马吕斯的外祖父会教你打惠斯特牌。我永远不会学的。我不喜欢打牌，因此这就落到你身上。马吕斯在法院里搞所有那些律师业务时，你和我就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就像我们过去那样。”

“看见你这么喜悦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幸福了，珂赛特，对于我你就是生命之光本身，而且知道——”

“我们在讨论事情。”马吕斯粗鲁地说。

珂赛特，以威严的手势把政治和事务都堆到她不屑一顾的地窖里，不过分明他们两个都反对她。在高大的法国式门口她发誓说她半个钟头之内就回来。“按照钟点，先生们。不要再耷拉着脸子。”她关上门，离开他们，拖走那支像是最后一段结婚幻想曲似的、若有所思的海顿乐曲。这个曲调从她嘴里落下，翻滚，弹起来，沿着长长的楼梯传入那两个默不作声的男人愁眉苦脸面面相觑的客厅：往事，像一具僵尸，横在他们面前，冉阿让这个掘墓盗尸的人把它带到这儿，而马吕斯却成了不愿接受的医生。

第十一章

“他死了，”医生对监狱看守说，把小蜡烛放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掏出一本小皮面登记簿，“在这儿签上字，我就让人来把尸体弄走。”

匆匆忙忙吃完香肠卷，那个监狱看守拿起笔，用仔细的字迹签上字，还补写上，1833年2月28日，第十二单人牢房，留下作为官方图章的油腻模糊印记。监狱看守的制服用缎子背心、几条肮脏饰带和一条以前可能挂着怀表的金表链装饰着。他剥削不了囚犯们太多的东西，因为他们到了他这儿的时候，他们的贵重物品几乎全给剥光了。他主管着那一部分监狱，那儿那些受了审、判了刑的囚犯等待着给放逐到更残酷无情的目的地。“另外一个呢？”他问，“23974号？”

“噢，他会活一段时间。他们会把他埋在圣米歇尔山。扑通一声扔进大海，葬礼就结束了。在涨潮时，”医生用当作幽默话的话补充说，“在巴黎这儿，我不得不书写签署上千份表格、登记证、死亡证明书、埋葬证明书。这事有完吗？”

“反正你不会把死人埋了，”那个监狱看守嗤之以鼻，“你会把它卖给医学院，供学生们解剖用。”

“你说够了。”

“他害什么病死的？”监狱看守朝第十二单人牢房点点头。

“通常的病。坏血病、监狱热病之类的。”

“我不希望霍乱传回这儿。”监狱看守吐出他在香肠里发现的一块没有磨碎的骨头渣。

“霍乱流行是去年。”

“而且那是非常糟糕的一年。”

“对那儿那个可怜的死家伙来说肯定是这样。还有另外那一个，”那个医生啪地一声合上登记簿，“他腿上的骨头一定是一个兽医给复位的。”

监狱看守考虑了一下说断了腿的马都给打死。那位医生声称他很高明，就告别了。

把小蜡烛高高举起，监狱看守走下狭窄的通道，道路两边被摇曳的火焰照亮，不过一间间牢房除了一扇扇小铁窗提供的光线没有灯。不能把火交给囚犯们。他来的时候，那儿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和呜咽声，一个人大声呼喊一个女人的名字，忍住哭泣，烧得说胡话，疼痛得粗声粗气地喊叫，刺耳的苦难音乐的双簧管和大提琴的合奏。明天这些人将从福斯监狱迁移出去，流放到圣米歇尔山监狱，政治犯的监狱，虽然这一群可鄙的家伙，按照监狱看守熟练的眼光看来，简直不能称作政治犯。暴徒们。仅此而已。暴徒们，虽然整个审判期间一直把他们称作革命的，以致这个字眼可能引起一切隐含的危险——破坏的忧惧、对财产权造成的威胁、大街上流血等等。那一切都进入法庭，登在支持政府的那些报纸上。因此，给予这些人的严重徒刑似乎是应得的，而且用来逮捕他们的方法在社会影响中是可以谅解的。去年六月，尽管霍乱猖獗流行，但是政府命令医生们把治过枪伤的人名单交给警察局。有些医生不操这份心。有些人认为这有损他们的职业道德。有一些出卖了沉默。但是没有运气、没有金钱、受了伤的人们就发现自己被捕了。

在第十二单人牢房他的一串钥匙撞击着，铁撞击铁，门开了。那间牢房高得足以站在里面，长得足以躺下，但另一方面，坟墓也是这样啊。二月的寒风吹进来，从下面院子里带来一股恶臭空气。贴着两面墙壁堆着像木架子似的、塞满稻草的床铺，足够半打囚犯（肯定容纳过和可以容纳更多的）待的地方，但是那时只有两个人。刨去死人，只有一个人。监狱看守把蜡烛放在地板上，迅速熟练地在尸体上摸索了一遍。然后他拼命撬死人拒不张开的牙床。

“你来得太晚了。”牢房那边无精打采的声音说，“医生已经剥夺了他的东西。”

监狱看守咒骂那个医生。那个囚犯咒骂他们俩。

“医生说你会活着，23974号。监狱热病不会使你离开这儿。你会给扔进大海。”

“我都不在乎他们怎样处置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还在乎他们怎样处置我的尸体呢？”

“好啦，他们一把你的朋友弄出去，你在这儿就有一间私人房间了。呸！他们最好快些来。他开始烂了。”

“当然烂了。他昨天死的。他不是我的朋友。”

监狱看守怀着明显的厌恶神情从地板上拿起蜡烛。“你们这些猪猡不在便盆里拉屎撒尿啊？”他把便盆踢翻，它发出沉闷的当唧唧响声，但只滚到铁链容许的那么远。“你们都是畜生，你们住在屎坑里。”

“或许我住在屎坑里，但是你连屎和人家的贵重东西一起吞没——”像他预料到的，23974号囚犯挨了两拳，于是他转身让后背承受更大的打击。他发出呻吟，但是没有抗拒或还击，那个监狱看守走出去时，把水桶踢翻，告诉23974号他得哀求才能再得到水。然后他就把他抛到仁慈的黑暗中。

即使有亮光，也没有人会认出23974号囚犯就是那个厚脸皮的学徒帕乔利，人家管他叫小猴子的那个那么活泼的排字工人。由于害了坏血病帕乔利那么憔悴消瘦，他的身体都抵抗不了监狱热病，寄生虫在把他吞掉。六月六号，他从房顶上摔下来，猛栽到下面铺路石上，摔断一条腿。然而，在硝烟弥漫、一片混乱中，他仍旧设法爬走了。但是给他治伤的医生告发了他。如果帕乔利活着，无论如何他总会一瘸一拐地走路。在帕乔利的事例中，那个医生，给他造成了双重伤害。他在监狱里得了消耗性疾病度过了夏天、秋天和冬天，他病情那么重，身体那么虚弱，伤势那么重，以致胡里胡涂地给判了罪。只有审判定罪似乎刺痛了他的知觉：判处他在圣米歇尔山，从十五世纪起就把人悬挂在囚笼里的布列塔尼沿海的岩壁那儿，服十四年苦役监禁。那是帕乔利哭干了最后一滴眼泪的一夜。他拥有的人的希望和悲哀的全部能力随着眼泪都消失了。他十七岁。

现在帕乔利躺在稻草上，为寄生虫们提供一顿照例的盛宴，听到石板过道上的脚步声，灯光又在牢房门前闪烁，他稍微吃了一惊。那个医生一定是急需尸体，因此这么快就派人来搬了。“半夜以前他们就会切开你的内脏，”帕乔利对那具死尸说，“要惹他们讨厌，compagnon（伙伴）。让他们都传染上监狱热病。”

不过这些人不是来取死尸的。监狱看守陪着一个带来烟味、穿着礼

服大衣的人走进牢房。那股烟味使帕乔利流出口水，不过是由于厌恶还是渴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这儿的恶臭足以熏死一头牛。”

“对不起，先生，”那个监狱看守深施一礼，“不过那个人死了并非由于我的过错。”

“他是哪一个？”

“23974号是另一个，先生。”

监狱看守离开，那个人把蜡烛端得离帕乔利的脸更近些。帕乔利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实际上与死尸毫无差别。“23974号吗？维克多·帕乔利吗？回答呀。”他拿出警察们都喜爱的、形状很好的小警棍，粗暴无礼地用它戳那个囚犯，但是直到他猛击了一下帕乔利那条骨折了的伤腿他才照办了。他回答了，不过他依然仰卧着，一动不动。“你的共和主义朋友们使你付出生命代价，不是吗，帕乔利？你会像你这个朋友一样死掉。”他粗暴地朝那具死尸点点头。

“他不是我的朋友。”

“你该得监狱热病和坏血病。你们所有这些共和主义暴徒。你们是社会方面的烂疮。社会秩序的疗疮。在这个世界上秩序是必要的，帕乔利，那个难道你不懂吗？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可能实现的。人权并不重要，但财产所有权却是重要的。你不了解权力和财产所有权。权力和财产所有权并不转移到像你和你的朋友这样的人手中。财产所有权用权力加强，再发展它本身。你们这些共和主义者是软弱无力的，而且永远会这样。”他突然住口了，“你认识我吗？”

“我为什么会认识？”帕乔利坐起来，仔细观看，被那个人的两道浓眉强烈地吸引住。

那个人掏出几张纸片，把少量烟草在手指中间碾碎，把它们卷起来。他给这个牢房带进来肉体拼命要吸入的气味。他用蜡烛火焰点着他卷起来的东西，于是牢房里烟雾弥漫。帕乔利咳嗽，喘不过气来。“我在这儿搞完我的最后一点工作，23974号。报导工作。”

“去骗你自己吧，资产阶级猪猡，”是帕乔利感到关注的回答。

“你要知道，除了那两个，我们都抓到了。学生们死了，活着的那几个工人，我们抓到了。我们抓到你。”

“你们抓到瘟疫。”

“我们甚至抓到那些穿着国民自卫军制服离开的人。布兰查德、拉图尔、科尔维尔。那些愚昧无知的手艺人，他们甚至不够机警，竟然没有把他们穿着逃跑的那一身制服烧掉。啊，我看我终于引起你的兴趣了。你大概会在圣米歇尔山那里见到他们。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愚蠢或快死了的样子。另外一个，维迪尔，你的老师傅，他是唯一一个聪明得把那身制服烧掉的人。我们本来也会搞到他，但是似乎整个凯里一条街都乐意给那个维迪尔，出版行业的术士作证，赌咒发誓说六月五、六号他安安稳稳地缩在家里，为他的没娘的小家伙们尽父亲的本分。”

帕乔利从麻木不仁中醒来，凝视着蜡烛提供的亮光，拼命抗击黑暗、记忆力和他的精神活力陷入的空虚。

“受审时，你没有看见布兰查德、拉图尔和科尔维尔，你的其他任

何歹徒朋友们吗？”

“我不记得审判的情况。”

“你记得麻厂街街垒的什么情况呢？”

帕乔利的嘴唇从他的变黑了的牙齿上缩回去。“你是那第五个人。从里昂来的那个人。”

“好多名字当中有这个。”

“你这个卑鄙的警察局密探。Mouchard（密探）！”巴乔利竭尽全力，吸上一大口痰，把痰吐到克里隆的脚上。它在他的擦亮的靴子上闪着微光。

“再朝我吐一口，我就拽掉你的舌头。没有人会关心，没有人会拦阻我。不然，你可以用你的舌头挽救你自己。”

“滚你妈的蛋。Merci（谢谢），不。”

克里隆使劲打了帕乔利一个耳光。“我需要一些人名。我们要结束这事的登记工作。都登记上了，除了两个，或许他们受伤死了。你活着。为了什么？”

“看到有一天像你这样的密探给他们自己呕吐的东西噎死。”

“至少我不会给悬挂在圣米歇尔山的囚笼里。”

“你会在地狱里给绞死。”

“不过首先我会活着。你看上去不太健康，23974号。”

“我会活很久，长得足以回到巴黎，亲手杀死你。”

“我需要一些人名，帕乔利。两个人名。街垒还没有说明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头儿，就是我拿了他的一套军服，黎明时进来的那一个。”

“救了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另一个是年轻人，就是黑头发，谈到刀剑和绞刑架的那一个。这是我们无法登记的两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那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你认识他。”

“Chiffonnier（捡破烂的），”帕乔利回答，援引捡破烂那个行业。

“我可以帮你减掉几年徒刑，作为你合作的报酬。”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一无所有。什么都无所谓。”

“你很年轻。这些人把你引入歧途。你没有理由死在像圣米歇尔山那样的山岩上。”

“我的生命结束了。我没有虚度光阴。那不会改变。什么也不会改变。没有共和国，同样的猪猡们执政，我的朋友们都死了。”

“维迪尔没有。他没有死。你在这儿，他却是自由的。”

“维迪尔不在街垒那儿。就像他说的。他在凯里街家里。”帕乔利闭上眼睛，想象他的老师傅和孩子们一起在家里的情景。维迪尔不是一个慈父，过去人人在他周围规行矩步，人人如此，除了这个小猴子。“我没有别的话说了。”帕乔利返身躺下。如果这个密探愿意，就让他把他打死吧。那也没有关系。坏血病、监狱热病、脱水、身体里的寄生虫的蹂躏，使帕乔利无力反抗像死亡似的疲劳，那可以与死亡区别开，仅仅因为他还做梦。他听到克里隆终于离开牢房，他感觉得到蜡烛留在地板上的温暖，但是帕乔利没有睁开眼睛。反而，他随着召唤他这个小猴子的梦幻，沿着旧巴黎大街弯弯曲曲的道路，一直走到街垒，在那儿农村

连绵不断，小酒馆很多，酒菜便宜，姑娘们爱调情卖俏，而且在那儿他看见他的朋友们，活着的和死去的。

第十二章

在珂赛特在永敬会女修道院学习的学生时代，学生们都以简朴艰苦的作风度过四旬斋，但是 1833 年这个冬天，四旬斋的日子像在欢乐的美梦中度过，由于珂赛特和马吕斯创造的温暖气氛，冬天到处都徒有虚名。为了爱情结婚，就像吉诺曼先生说过的，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奖品。仅仅由于她父亲执拗地坚持：他不愿意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甚至也不愿意和他们一同进餐，而使那年冬天珂赛特的欢乐黯然失色。真的，他每天下午来看望她，但是他坚持要在厨房后面一个小地下室里进行拜访。珂赛特当然了解她父亲是最谦卑的人，但她还是提出抗议，仅仅在他同意那只是为了四旬斋她才默许了。

这个小地下室，苍蝇、蜘蛛和空瓶子的陈尸所，它那和街面一样高的窗户门上，是在通厨房的一小段走廊下面。在房后弯曲的楼梯下另一扇门通到外边，不过它生锈关上了，因此冉阿让像仆人似的穿过厨房走进来。地下室——现在打扫干净了，摆上两把舒适的椅子，在小小的炉火前面铺上一块地毯，摆上一张桌子——表示马吕斯和冉阿让之间妥协了。老人在这间屋子里可以天天看见珂赛特，却避免见到她丈夫。实际上，冉阿让喜欢这儿胜过喜欢大客厅；那种朴素宁静具有安慰性，使他联想起他们和杜桑（从打发她去和他女儿一起生活以后）过去过的生活。

但是三月里有一天，珂赛特给桌上端来一小瓶藏红花，却发现没有生火，屋里阴湿寒冷。“真的，爸爸，”她脱下他肩上的破大氅，把它挂在挂衣钉上，“也许你不需要火，不过要考虑考虑我呀。杜桑总说你是个圣人，不过我仅仅是一个凡人，爸爸，如果你坚持在这儿见面，好吧，不过我们一定要挨冻吗？你千万不要让仆人们不生火。”

“我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讲。”

珂赛特回到厨房，要求厨师（通称卡雷梅夫人）煮点咖啡，给小地下室端些糕点。“我希望在我父亲来以前天天生上火，”她使用了最悦耳的男爵夫人嗓音。不顾她父亲的抗议，珂赛特一边责备他，一边亲自生火。“你看上去气色不好。你一向那么壮实。你照料自己的方式真是罪过。我和你一起生活时，你对自己还好一些。至少当时你不把所有的钱和暖和衣服都给了穷人。”炉火旺势地劈劈啪啪响起来，她走回去，心满意足地注视着它。“我打算让马吕斯自己的裁缝给你做一件合适的外套，如果你不穿，我就会生你的气。你不愿意我生你的气，是吧？”

“不愿意，珂赛特。”他服从地回答。

炉火欢势地劈劈啪啪响着，屋里的阴湿气在火焰前面似乎退却了。珂赛特从卡雷梅夫人手里接过托盘，给她父亲倒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我们的角色现在颠倒过来了。这些年你一直照顾我。现在轮到我照顾你了。就该这样，当复活节来临，你在四旬斋的全部消沉情绪就会消失，你会来这儿住时，我就会非常高兴了。”

“认为那是四旬斋许的愿可是你自己的想法，珂赛特。不是我的。我不会搬进这个家。只要你允许，我就天天到这间屋子里来——”

“允许！你怎么能说那种话呀，爸爸？”

“你知道我请求过你不要叫我爸爸，不要叫我父亲。如果你愿意使我高兴的话，你就叫我冉先生。”

“哦，我不。如果那就是会使你高兴的一切，那么我就拒不接受，”珂赛特庄重地声明。“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女儿。”

“确实，珂赛特，你是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生命中的欢乐。”

“我也是马吕斯生命中的欢乐。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你们两个生命中的欢乐呢？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发生什么事，亲爱的姑娘。我是一个单纯的人。我过着简单的生活。让我继续到这儿探望你，继续在武人街过我的简单生活吧。现在，让我们谈谈我们最喜爱的话题吧。告诉我马吕斯的全部情况。是的，我再吃一块蛋糕。你们的厨师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

“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她有那样的经历，和卡雷梅一起工作过。”

“真奇怪他竟会培养一个女人，你不这么认为吗？”

“当然很奇怪。我告诉你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

冉阿让轻轻地笑起来，静下心来听有关马吕斯的一切情况。他如何继续寻找那个人，他——骨头打碎了，受了重伤，人事不省，而且濒于死亡——那个人穿过巴黎的下水道，把他扛回他外祖父家，然后就消失了踪影。那个人浑身浸满屎尿，简直不能叫做人了，但是马吕斯不会放弃寻找。他一定要找到他。这是他欠的一笔道义债，马吕斯的荣誉感是他的最优秀特性——许多优点中的一个。噢，是的，马吕斯非常憎恨法律（谈到荣誉）。他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但是现在他为此感到恼怒。法律本身似乎时常错了；支持坏事马吕斯怎么能继续正直地认为他在做好事呢？

“那么马吕斯为什么不干别的事？”冉阿让懒懒散散地问。“他有很多钱。这次结婚，你带来一份丰厚的嫁妆，六十万法郎。他没有理由留在司法界。”

“马吕斯说我们不能动那笔钱。”

冉阿让的脸变阴沉了。“为什么不能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他说就是如此。至少暂时如此。”

“不过你们该有金钱可以买到的好东西，珂赛特。你们应该有一辆马车、戏院的包厢、漂亮衣服，摆设盛宴招待你们的许多朋友。”

谈到她的朋友们使珂赛特对贝雷辛小姐和马吕斯堂兄弟西奥的求婚事大发议论。西奥是外祖父的兄弟的唯一孙子。外祖父的兄弟很年轻就去世了。在1783年。西奥放弃了军人生涯。法国的光荣随着拿破仑都埋进坟墓。连拿破仑的儿子，拿破仑二世，也死了。对西奥来说战争结束了，但是爱情——好吧！西奥真的给贝雷辛小姐迷得神魂颠倒，但是她的亲属……冉阿让愉快地微微笑笑，不得不作声时就回答一声，心满意足地让珂赛特的声音在他身上掠过，满屋子散发着咖啡香味。听说塔尔博特小姐要回英国他悲哀地摇摇头，说“真遗憾！”塔尔博特小姐发誓要天天给珂赛特写信，坚持学习法语。

珂赛特宣布：“我对她说，喂，海伦，你就该拒绝去。拒绝呀！英国是一个冷酷阴沉的地方，特别对天主教徒来说。据说伦敦很污秽。完全不像巴黎。”珂赛特抱怨下去，然后停住，浑身发抖，“噢，爸爸——你想过如果我们去了英国会多么可怕呀？”

“是的，珂赛特。我时常想那可能是什么样子。”

那一年春天天气变化无常，在四月的一天，一阵凄风苦雨倾盆降下，冉阿让从武人街走到受难修女街时，他已浑身湿透。他穿过厨房走进来，卡雷梅夫人掸掉两只手上的面粉，劝他在厨房炉火边烘干衣服。他婉言谢绝了，但是当他走进地下室时，他明白她为什么提出那个建议了。没有生火。珂赛特不在那儿。马吕斯在。

“我只想和你讲一句话。我有些问题。”马吕斯关上门。

“我已经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了。”

“不过不是全部真相。我的问题是关于珂赛特的嫁妆。那笔钱确实属于谁？”

“享受那笔钱吧。你不知道贫穷可能多么——”

“我尝到过贫穷的滋味。我在赤贫中，在意大利防寨茅屋里生活了五年。”

“你在那儿生活是出于自己选择，彭眉胥男爵。像我回想起的，因为荣誉问题，你决定离开你外祖父舒适安逸的家。还有人并不想要的贫穷，还没有毁了你的肉体就毁了你的精神气魄的那种贫穷。生活在那种贫穷中的人们的荣誉可比你的脆弱得多。”

马吕斯又查问，想知道那笔钱真正属于谁。

“那六十万法郎没有一点污点，彭眉胥先生。我不愿意再讲它了。信不信我的话都随你的便。”

“我不相信你。我仔细调查过这一切，经过调查，就此范围而言，那笔钱与一位马德兰先生，一个富裕的制造商有联系，他十年前失踪了，1823年失踪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迹，不过据说他给谋杀了。”

冉阿让对马德兰先生的命运明显无动于衷。

“我宁愿把这六十万法郎扔进塞纳河里，也不愿意接受血污的钱。我想你偷了那笔钱，我打算看着它还给合法的原主，如果他还活着。”

轻轻地，模模糊糊地，冉阿让暗自笑笑。

“我还有一个问题。自从去年六月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不停地寻找六月六号那一天救了我的命，背着穿过下水道，把我带到这儿就消失了踪影的那个人。”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发现了一些事情。我们困在科林斯小餐馆那儿的那个密探，警察局的密探沙威，你认识他，是吗？”

冉阿让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认识他就像认识我自己的影子一样。”

“你来到街垒——那是你，你把你的一身军服给了那第五个人，不要否认——但是你来是为了杀死沙威，结束他追捕你的特殊目的。你来杀死他，而且你真杀了。我看见你把他牵到科林斯小餐馆后面。那是我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情。”

冉阿让颓然倒下，利用椅子撑住自己。“如果我没有去麻厂街，我的整个生活本来会截然不同的。”

“如果你没有把一颗子弹射进沙威的脑袋里，你就会又成为罪犯。你打死他，然后你就逃跑了。”

马吕斯继续说下去，冉阿让冷静地忍受着这一串连珠炮似的谴责。他早就决定保守下水道里那件秘密；不那样做就会把下水道事件拉进他女儿的生活里。他希望珂赛特摆脱下水道、监狱、流血的街垒，而且摆

脱司法人员的拘押，政府的高压手段。她得到她想要的男人，她爱的男人，爱她的男人。其余的还有什么关系呢？他并不抱怨马吕斯妄加猜测；凑在一起的迹象完全可以使马吕斯得出这些结论。他发现使人寒心的是那个年轻人的激烈劲儿。他总是听说激情使人恼怒，但是马吕斯的激情却犀利得像冰柱一样。他本来可能对马吕斯抱着的任何仁慈都衰退了，屈服于不是屋里的寒冷，而是他面前那个男人身上的冷酷无情。“你和珂赛特在一起幸福吗？”他打断他的话头说。

“那是什么样的问题？你有什么权利问那个？”

“我有作父亲的权利。”

“你不是她父亲，”马吕斯坚持说。“你说过她偶然落到你那儿。”

“她也偶然落到你那儿。”

“由于命中注定她落到我这儿。那是大不相同的。”

“啊。”冉阿让就像囚犯集拢锁链似的收集起他的尊严。“你认为我是恶人，不是吗？而你认为珂赛特是天使。”

马吕斯同时又同意又犹豫。

“你有时看着她睡在你身边，纳闷这样一个天使怎么可能被一个恶人疼爱、保护、养育大？”

“你不是她父亲。你说过她是孤儿。”

“你看着珂赛特，睡在那儿，可能纳闷她身上是不是暗藏着那个恶人的什么心气，就像玫瑰花里的虫子。就像脱不掉难看的茧壳的蝴蝶。”

“珂赛特没有你的任何素质。”

“有时你看着她，纳闷，你和这个天使结合起来，你是不是也和那个恶人结合起来？倘若这事发生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也许在你的夫人的香水里，你有时间闻到监狱的气味吧？在她的手镯的叮铃声中你听见脚镣的当啷声吧？”

“她不是你的女儿！”

“噢，是的，她是。老天爷在上，她是我的女儿！按照赐给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爱的标准衡量，她是我的女儿。我叫她不要叫我父亲，为的是缓和对你来说一定是痛苦联系的那种关系，但是现在我后悔了。我是她的父亲。”冉阿让起立离座，朝马吕斯走去。“她知道你这样感觉吗？”

“她什么也不知道。我并不那样感觉，”马吕斯结结巴巴地说。

“圣灰星期三那一天，在你的客厅里，我对你讲了我过去的真情实况，我只向你要求了一件事。要让珂赛特知道我曾经是那些悲惨的可怜人当中的一个，我忍受不了。我恳求过你不要告诉她。”

“我从来没有讲过。我以名誉担保，我永远不会讲。”

冉阿让眉头紧皱，待了一会儿他才讲话。“仔细听我说，彭眉胥先生。珂赛特的嫁妆就像农民靠着血汗挣来的那么清白干净，没有邪恶污点——事实上就是如此。你也知道，我生来就是农民，我们在挨饿，因此我偷了一块面包，我作为囚犯在监狱里关了十九年。但是那笔钱，我用这两只手挣来那笔钱——”冉阿让举起他的依然强有力的双手。“我女儿的嫁妆是清白干净的。”

“珂赛特不是你的女儿。”

“请你听着，除了以忠实热爱的态度，你再也没有理由以任何别的

态度对待你的年轻美貌的妻子。我不会回到这儿了。我永远不会再看到珂赛特了，即使这会要了我的命。倘若我知道你的思想会起这样可怕的变化，彭眉胥先生，我宁愿带着我的骇人听闻的秘密走进坟墓。”

“如果这是可怕的，那不是我的所作所为。在这两件事情上——钱的问题，六月六号的问题——是分开的，我会一直调查你，调查你干了的事。很可能你犯了杀人罪。你带来监狱的气息。你带来脚镣的当啷声。你让我注意到这些很合乎你的体面。对你说出这番话也合乎我的体面——”

“与珂赛特的幸福相比我的体面无足轻重。”

“我的幸福，爸爸？”珂赛特打开门。“马吕斯！你在这儿干什么？火为什么灭了？爸爸，你浑身湿透了——出了什么毛病？”

马吕斯急忙说了一声“请原谅”，就走开了，随手关上门。要不是她父亲宣布他要走掉，完全离开巴黎，她就会去追他了。

“什么？你要去哪儿？你有什么地方可去？”

“我回来时会拜访你。”

“拜访我？难道我是财政部长，你回来时竟然要拜访我？发生了什么事，爸爸？什么事这么不可更改，这么悲惨，请你——”珂赛特突然搂住他的湿大氅和整个身体，紧紧抱住他，“不要离开我。你救了我的命，千万不要离开——”

“不要提那个了。那已经过去了。”

“但是那并没有过去。我梦见他们，德纳第一家人。在我的梦里，滑铁卢中士客寓那块可怕的招牌，我听见它在大风中嘎嘎吱吱响，炮架上的铁链格格响，德纳第太太用笞帚打我，不然就是老德纳第，他追我，姑娘们冲着我尖声喊叫，唱吧，唱吧，小百灵鸟——”她偎着他的粗毛大氅哭泣。

“珂赛特，我的天使，我的宝贝，嘘，你没有对你丈夫讲过这话吧？”他拍拍她的后背，“没有吧？好。嘘。”

珂赛特仰望他的脸。“圣诞节前夕，那天夜里，爸爸，你提走我手里的沉重水桶，你把手放在我手里，你给了我力量。现在不要把它拿走。从那以后我总祈祷，点上蜡烛祈祷，感谢就像你在女修道园园子里用双手干活一样，作木匠用双手干活的，那位不是父亲的父亲，圣约瑟。”

“你当时是一个孩子。你现在是一个成年女子了。”他擦掉她脸蛋上的眼泪，把她的脸捧在他的双手里。“听着，注意我说的。那种残酷无情的往事完结了。结束了。死了。德纳第太太确实死了，她死在监狱里，不过如果她在你的梦里追你，就把笞帚从她手里夺过来，把他们两个从你的梦里扫走，如果你办不到，那么就醒了，是的，向圣约瑟祈祷，但是永远不要，永远不要提那一切苦难。你现在是彭眉胥夫人了，不是那个在圣诞节前夕孤苦伶仃的小姑娘。你是男爵夫人，不是一个不幸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为你现在的境况欢乐吧，珂赛特，过去仅仅是一片阴影。我们的生活——你的和我的——是生活在黑暗中，但是你的生活已经进入光明。”

“我了解的一切美德，爸爸，都是从你那儿学来的。”

“也许。不过你的力量来自你母亲。你母亲，芳汀，除了她对你的爱，她失去了一切，因此，不管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仍然是美的。你拥

有超出你的美貌的美，珂赛特，来自力量 and 美德的美。会有那些试图盗走那种力量、腐蚀那种美德、嘲笑它、告诉你这些东西在女人身上很不得体的人。不要相信他们，亲爱的姑娘。你长大了时，我是唯一一棵保护着那朵玫瑰的荨麻。记住这一点吧，珂赛特。你是玫瑰，不是百合花。玫瑰有刺。保留着你的刺，我的蓝眼睛的玫瑰，我的美丽女儿。我走掉，因为我爱你。我会回来。我会写信。经常写。天天写。让我现在走吧。请你——”他吻吻她的额头，把她的双手从他的肩膀上拽下来。他转身，以他还剩下的强大力气，拉开任何人可能还记得的，那扇生锈关牢的门，就抛下珂赛特孤零零一人，她哭泣着，由于贴着他的湿大氅她的裙子依然湿漉漉的。雨水吹进来，洒在她周围，搅乱火炉里的炉灰。

第十三章

巴黎永远容忍不了垂死的、虚弱的年轻人们和虚弱的老人们，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残余，他们所有的人，衰弱得活不下去，强壮得死不了，成了笑料和小偷们掠夺的对象。沿着武人街和受难修女街之间的某一条路，1833年春天，无论一个老头儿怎样乔装打扮，顽童们都认出他来，因为可以把他戏弄到扔钱，惹恼他比扒他的口袋更有趣。他走的路线经常不变，天天如此，直到最后再阿让没有精力上大街了。去受难修女街冒险看一眼珂赛特的整个路程他走不动了。他的路程缩短了，到了六月他简直出不了武人街的门了。那儿那个长着令人讨厌、沾满眵目糊眼睛的看门人——确实开始懒懒散散地寻思以后要把房子租给谁，而且他也很纳闷，老头儿为什么付给他钱，在他女儿每次来探望时，都要她对她说，他已经离开巴黎，没有给她留下信儿。

珂赛特继续天天向圣约瑟祈祷，等待着她父亲的音信，不过这毕竟是春天。五月滚滚而来，那么辉煌壮丽，她纳闷世界是否总是这样美好，她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全城树木上的小花蕾突然百花齐放，鲜艳壮丽的郁金香随着黄水仙而来；丁香花幕布在牡丹舞台上升上去，在永敬会女修道园园子里老修女们非常惊奇出现了一株蓝玫瑰，还以为是赐给她们的衰落组织的一个奇迹。

修女们与珂赛特和马吕斯可能意见一致，认为从未有过这样的春天，尽管为了不同的理由。马吕斯忽视了法律，珂赛特忽视了其余的世界，他们搬到爱情的国度里；他们下午做爱，以后他们就懒懒散散打惠斯特牌，珂赛特发现她毕竟还是能够打惠斯特牌，要是她也能看着马吕斯弯弯曲曲伸开手脚躺在床上的话。他们发现他们俩都没有见过大海，因此他们就乘驿站马车去滨海布洛涅，在一个招待特别周到的杰拉德小旅馆里度过一个星期，那儿饭食简单鲜美，天天捕获的鱼新鲜味美，酒味醇厚，床铺温暖干净。他们沿着海滩散步，试着看看谁的喊声能传到英国，这时海水像一片灰茫茫的惊涛骇浪，滚滚而来，在礁石上粉碎成白色浪花，海风揪扯着珂赛特的头发，吹痛他们的脸。他们异口同声讲话，缩在高高的草丛里。令马吕斯惊奇愉快的是，珂赛特给他表演了她在女修道院著名的侧空翻筋斗，实际上是很丢脸的。在那儿，在拉芒什海峡边，他们乘着他们床上的西班牙大帆船进行探险航行。他们觉得就像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因此当然他们也遇到毒蛇。

这条毒蛇——有手腕、凶狠毒辣、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为了这个场合，以改头换面的全套装束装备起来，就像恶魔看来像是毒蛇一样，因此这条毒蛇看来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家。服装是好料子的外衣，只是缺一些特殊项目，掉了几颗纽扣、背心磨破、衣服肘部发亮，但是拥有大使一级的装备，戴着一副绿色小眼镜和塔力蓝可能都会羡慕的假发。如此装扮的那个人大约六十岁左右，瘦削憔悴，由于上了年纪，皮肤粗糙，一脸麻子，他的头发是撒上发粉的枯黄色；他的双膝嘎嘎吱吱响，是由于最近待在政府的房子、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里使风湿病加重了的结果。靠着外面的帮助，他没有付全部房租，那就是说，没有服

塔力蓝（1754—1838），法国一个不重国际道德、善于玩弄手段的外交家。

完徒刑，就设法从这些房子里逃出来。当他朝受难修女街六号走去时，陪着他的他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女儿，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姑娘。这就是在珂赛特举行婚礼那一天抢走她的黄苍兰花束的那个姑娘，她走到送亲的那辆马车跟前，因为他们给阻塞在圣安东尼街时，德纳第认出了坐在马车里的冉阿让。一个怀着怨恨心理的人总认得出另一个人。

阿兹玛·德纳第高高大大，骨瘦如柴却身强体壮，活像她死去的母亲，如果有过凶暴人的话，她就是一个。连老德纳第都明白不要招惹他老婆，害怕她动怒，因此使他一直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大致如此），因此十诫中至少有一条他没有一次又一次地辱骂。阿兹玛长着坚固的牙齿，尖牙利齿，丰满的嘴，甚至她笑的时候都带着如狼似虎的表情，而她不常笑。她也以改头换面的装束装备起来。她穿着一件还算像样的长外衣，衣服穿在她的宽阔肩膀上太窄小了，穿在她骨瘦如柴的胸部紧绷绷的。她的红头发塞进主妇似的帽子里，她戴着一副脏手套，肆意咒骂她那双夹得脚疼的鞋。

“闭上你的嘴，”在他们穿过大门时德纳第命令，“你要温和地对付那个杂种男爵夫人。我们以后可能用得着她。没有理由同时拔公鸡母鸡的毛。你明白吗？”他们登上高台阶。“我会对付彭眉胥男爵，我的滑铁卢老上校的儿子。看着我这样一个老兵——他父亲的救命恩人——赤手空拳地走进新世界，他忍受得了吗？”

“这话你留着给那位刺人的男爵听吧。”

德纳第猛地敲敲门，用一切合适的外交华丽辞令，要求引他去见彭眉胥男爵，当然除了没有带名片。没有关系，他有写给男爵的一封信，请仆人把小姐引到男爵夫人那儿好吗？

珂赛特在后面花园里，在铺展在花园院墙前面的草莓苗圃里挖土，在六月下午的热空气中烘烤着。一株攀缘而上的玫瑰蔓延在墙上，一扇粗糙的大门通到外面的房屋、马厩和车库。马吕斯的外祖父坐在大理石长凳上，双手拄着手杖，擅自吞吃珂赛特交给他的篮子里的草莓（非常清楚他会吃的）。手里拿着泥铲和小剪子，她小心谨慎地在作物中间走着，采摘那个季节第一批产物的样品。她转身看见一个高大的女人朝他们走来，经过院子里的喷泉，走上狭窄的砾石人行道，经过狄安娜的雕像，走过像卫兵们似的红牡丹与蓝飞燕草交错长着的地方。

外祖父，若有所思地一点一点地吃着草莓，也注视着那个女人的大步流星步法。他起立，倚着手杖，好像牲口市场上一个买主似的。“腰臀部真好，”他对珂赛特评论说，她赶快让他别作声，不过完全没有用，因为那个女人一走近他们，他就问她是否愿意在花园大门后面快速解决问题。

“外祖父！”珂赛特大声说。“请你不要这样！这个女人是——你是谁？”

“不是生人——”外祖父作了一个下流手势。

珂赛特脸红了，立即赶走了他，但是她面前那个女人似乎根本不理会这个。她愣住了，朝花园上上下下望望，注视着外祖父的弯腿向安装着一扇扇漂亮高大窗户、一块块绿色窗板、抹上干净香子兰色灰泥的房

子一步步走去。她眼睛发胀，似乎要道歉，简直要说不出话来了。

“请你原谅他，”珂赛特结结巴巴地说，“他是一个老保皇党人，而且真的，你能期望什么呢？你知道遇到女人时他们的毛病多么难以纠正。你——”

“我不得不去美国。”

“啊。哦，我——”

“美国！净是野人、奴隶和荒凉的森林。我是一个巴黎人，我却不得不去美国，像个小人物似的给用船运到那儿。上帝啊！这都错了！”

珂赛特从草莓苗圃走出来，朝住宅凝望，看看随着这个开始放声大笑，发出沙哑、粗野，可怕笑声，胸脯剧烈起伏，眼睛冒怒火的女人会传来什么说明。

那个女人走得更近一些，瘦削的食指在珂赛特脸上挥舞着。“你问我是谁？你是谁，你是下贱人。你是肮脏的东西。你父亲是罪犯，你母亲是一个出卖了头发、牙齿和肉体的妓女，你是一个杂种。是的，男爵夫人是一个妓女和一个罪犯发情的产物！男爵夫人是一个奴隶。噢，珂赛特——”她像吐什么腐烂东西似的吐出那个名字，“你和狗争残羹剩饭吃。”

好像受了打击似的，珂赛特退缩摇晃起来，这时在记忆中，在头顶上，滑铁卢中士客寓那块招牌，像德纳第太太的粗野沙哑大笑声一样在铰链上尖叫，她那用笞帚抽打的鬼魂唤起骚乱的梦和在噩梦中铁链发出的当啷响声。

“我观看过你和狗啃一块骨头。你是我们的奴隶，珂赛特。我们踢你取乐，就为了听你哭喊，你这只母狗。你在冰天雪地里光着脚走路，而我们的母亲却打扮我们，我姐姐和我，我们总是这样，噢，爱潘妮，”她哽咽抽泣起来，“我们有最暖和最漂亮的衣服——”

“爱潘妮？”珂赛特靠着一棵树来取得保护。“阿兹玛？”

“是的，是我，阿兹玛。”她放弃哭诉，怒吼起来，“我，我有一张床。你和狗睡在一起——直到它死了，把虱子跳蚤留给你。你为什么就该结了婚，平安、幸福、有钱、拥有这一切——”阿兹玛饮泣吞声，凝视四周，“而我却要去美国？我父亲现在在那儿，向你那猪一样的丈夫勒索钱，因为我们非得离开。在法国，如果我父亲又给抓住，他就要判死刑，因此我们要去美国，而这都是你的过错，你的低声哭泣的丈夫和你的囚犯父亲冉阿让的过错。”

“冉阿让？谁是冉阿让？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个名字吗？或许你知道烙在他身上的号码吧，”阿兹玛用十指戳珂赛特的胸膛。“24601号。或许冉阿让把一条腿放在你母亲身上时他仍旧戴着他的漂亮铁枷锁和他那顶漂亮的囚犯绿帽子。你不相信我的话吗？这是真的！你母亲是妓女！为了钱她会和任何会走路的东西乱搞。她免费和囚犯们乱搞。这都是真的，如果你以为我会把你称作男爵夫人，那你他妈的就不知道你的阴部与卷心菜有什么区别了。别扭过头去，你这只母狗。”阿兹玛走近，脚尖对着脚尖，把珂赛特压到树上。“你父亲，冉阿让，那个囚犯，是戴着方铁枷围巾，像牲畜似的用链条给拴在囚车上，鼻子流鼻涕，疮疤流脓，戴着绿帽子那些时髦人物当中的一个。你从前也长过疮。疮和冻疮。我母亲有一次把你打昏了，

因为你虚弱得捡不起笤帚，因为你推不动爱潘妮和我荡秋千。”

“马吕斯！”珂赛特大声呼喊，两只胳膊抱住脑袋，她的后背蹭着树干。“马吕斯！”她哭起来，倒在地上。“马吕斯！”

“珂赛特，小百灵鸟，那就是过去人们称呼你的名字。黎明时起来歌唱吧。那么悲伤的小曲。当时我本来应该用石头砸死你，那么现在你就不会有那么漂亮的尾巴羽毛了，是吧？我告诉爱潘妮，杀死那只小百灵鸟，杀死那只母狗，把那个男人夺过来，但是没有，我姐姐——”剧烈的呜咽涌上阿兹玛的胸膛，从她嘴里吐出来，“我姐姐由于爱情如饥似渴地死了，去年和那一伙喝醉酒、聚众闹事的暴徒一起死掉，为了什么？为了爱情，”阿兹玛往珂赛特头上吐了一口唾沫。“为了爱你丈夫。你不知道吗？你丈夫住在意大利防寨一栋公寓的肮脏尿罐似的房间隔壁时，他一直和她同床。我姐姐爱上他，而且他爱她。他对我姐姐说，爱潘妮，你那么漂亮，因为她比你漂亮得多。他怎么会爱一个纯粹是百灵鸟的无足轻重的杂种？他不可能的。他永远不会的。他爱爱潘妮，因为他什么时候需要她就满足他。免费的。她赠送给他——”

阿兹玛的长篇大套激烈指责突然被把她推倒在地的猛烈推搡打断，她喘吁吁地，扑通一声倒在草莓苗圃里。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我就会把你打昏了。”

“如果你是一个男子汉，我就会给你一个好机会。”

马吕斯跪下俯在珂赛特身上，抱住她。她抽泣得双肩颤抖，他一再呼唤她的名字，拉起她，好像把她从深渊里拉回来似的。他紧紧地抱住她，揉擦着她的双手和脸蛋。“珂赛特，亲爱的珂赛特，听我说，听着。我们必须飞奔。现在。不论这儿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立刻去武人街。我们必须找到你父亲，你父亲。”马吕斯把她的头发从她脸上撩开，吻吻她，重复说你父亲，直到她睁开眼睛。马吕斯的声音是低沉急迫的。

“我们必须去，亲爱的。赶快。我是那么大的傻瓜。噢，上帝啊，我一直——”他搂住她的后背，抱住她，他们顺着花园小路朝住宅匆匆走去时，马吕斯大声呼唤一个仆人，给他们叫一辆马车，赶快，忘掉这要花很长时间。他们在前面台阶那儿撞上那个滑头滑脑深施一礼的老政治家。

“男爵夫人吗？我有这份荣幸吗？或者说这是小百灵鸟？”

马吕斯和珂赛特从他身边飞也似的朝大街上跑去，好像恶魔在追赶他们似的。

德纳第怀着无限心满意足的神气暗自笑着，逍逍遥遥地朝花园小路走下来。他的一个个口袋鼓鼓囊囊地塞满钞票，在马吕斯那么心急火燎地离开书房以后，他又偷了几件小东西把口袋填得更满。他发现阿兹玛恢复原状了，不再伸开四肢躺在地上，却坐在大理石条凳上，浑身颤抖，拼命喘气，攥着拳头。他抖落掉几颗草莓上的尘土，深思地咀嚼着。“希望你没有让不该飞的东西飞了，阿兹玛。我告诉你我要留着那个男爵夫人以后好利用。”

阿兹玛的目光似乎慢慢地集中到他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钱上，就像嗅盐对昏倒的人起作用一样，这种情景使她恢复了知觉。她的满口大牙闪闪发光。“你勒索了他，是吧？”

“既没有掏他的口袋也没有翻他的裤子。”德纳第掏出两沓钞票，

“他把这些都给了我。”

“我成了穿貂皮挖树根的人喽。”

“在我的漫长光荣的一生中，作为一个处于凄惨贫穷中的孩子，这样的幸运从未对我加以青睐。但愿我知道什么事我做对了。我们是拥有两万法郎的阔佬了。”

“两万？弄错了吧，那儿没有两万法郎。”

德纳第拍拍他的沙拉沙拉响的口袋。“这儿吗？没有。这是完全分开的。我们到达那里时，纽约银行里就会有两万法郎等待着我们。”

“没有吧！”

“男爵的好意，因此你可以看出，我的小桃核，你看不出吗，我为什么大惑不解了。什么事我做对了？我本来计算敲诈他两百法郎，就是用贿赂堵住我的嘴，实际是一笔交易，一次小小的敲诈勒索。因此我告诉他，他岳父是冉阿让，那个罪犯，令我惊奇的是，他说，很好，那事我知道。我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他冉阿让两次成了罪犯。很好，男爵说，那事我知道。我拿出我们从报纸上搞到的那两段报导，一段是写那个神秘的工厂主，那位慈善的马德兰先生，结果竟然是那个罪犯冉阿让，另一段报纸，就是去年报导那个可怜的警察局检查员在塞纳河投河自尽的事。可怜的沙威。”德纳第掏出他从旅馆门厅桌子上偷来的一条丝围巾，擦擦眼睛，同时估量一下它的价值。“我给他看这些时，看看那个年轻男爵当时的脸色，阿兹玛，他的脸色会使你像爱潘妮那样伤心——”

“不要谈我姐姐。继续说吧。”

“我看到的一些死尸的脸色都比那位男爵看了这两段报导以后的脸色好。自然我抬高了要堵住我的嘴的价钱。我想，我给他的嘴填满了青草，那么我也可以把他引到屠杀上去，因此我说冉阿让不仅仅过去是一个罪犯——那个本来可以宽恕了，时间会治愈一切创伤，而且——”

阿兹玛站起来。她比她父亲高，体重超过他。也许是想起她母亲使德纳第把故事匆匆讲下去。

“我说冉阿让不仅仅过去是一个罪犯，而且就在去年他又玩弄他过去的恶劣把戏去了。我知道这是确实的。我看见他了，是吧？那个谋杀者。那个贼。我告诉男爵我怎样发现冉阿让背着一个死人，就在大下水道通到塞纳河的地方。你会以为我用长矛刺穿了那个男爵的心脏，阿兹玛。他站着。他摇摇晃晃。我以为他要掐住我的脖子，掐死我哩。但是他一直向我走，呼吸都吹到下面我的领带上，抓住我，大声喊叫，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冉阿让犯了谋杀罪和抢劫罪？让我想想。大暴乱和霍乱流行的时候。六月。冉阿让肩膀上背着一个年轻先生的尸体——一定是一位先生，抢劫一个捡破烂的毫无意义，有吗？我有开下水道栅栏门的钥匙，通往自由和大河的钥匙。我和他作交易，用钥匙拿现钱来。相当公平。正直的交易。在我和他讨价还价，你可以说是通行费的整个时间里，我想，我很熟悉那个声音。就此而言，那个人的模样，两个人哪一个的模样，死的或活着的，你都看不出来，他们浑身屎尿。一直没到这儿，”德纳第抹抹他的下巴，作呕地说。“他们穿过健康一些的人都会死掉的屎尿湖泊。以后我醒悟过来，这是冉阿让。而且，阿兹玛，你会认为我告诉他冉阿让是救世主，有真正的十字架作证明哩。彭眉胥男爵打开他桌子上的每一个抽屉，把钞票像雪片似的扔给我，大喊大叫，雪

片似的扔来更多的钞票。好啦，你可以亲眼看看。”

他拍拍他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钞票，阿兹玛抢了几张塞到怀里，他一巴掌把她的手打到一边，告诫说姑娘们不要贪婪。

“他对我说他就是冉阿让背着的那个人。他就是冉阿让背着渡过下水道，渡过屎尿湖泊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他没有死因此我赶快提醒他，好吧，阁下，那么你也要感谢我救了你的命，不是吗？毕竟，我的确开了锁。我们可不要忘记那个。我们可不要忘记我在滑铁卢战场上为你父亲同样效的劳——实际上可以说是，赋予他生命。是我使他苏醒过来，把他从死尸堆里拉出来。当然喽，在我把彭眉胥上校从血淋淋的死尸堆里拉出来，抢走他的表和钱时，我怎么知道我救了他的命、我使他永远欠我一份信用债呢？”德纳第咂摸着最后这个字眼。“还有他儿子欠我的债。”

“你在谈谁呀？”

“彭眉胥上校，我的没有礼貌的小丫头。”

“别那样叫我。”

“头一个彭眉胥男爵发誓保证，他儿子，马吕斯会永远感激我这个滑铁卢中士。那是一次大丰收，滑铁卢。”德纳第感伤地叹了一口气。

“当然啦，小马吕斯管我叫偷窃犯和盗尸贼，而且说如果他再看见我在法国，他就一定使我在断头台上给砍了头。我向他保证我更喜欢美国。啊，美国！”

阿兹玛吐了一口唾沫。“我们非得去纽约取我们那两万法郎吗？”

“美国是一个好机会很多的国土。真的，阿兹玛，我们的命运变了。命运和两万法郎在朝我们微笑。”一丝欢乐极了的神色在德纳第的憔悴脸上掠过，“我是圣人们其中的一个。我可以在屎尿里行走，坐在屎尿里，睡在屎尿里，吃屎，喝尿，但是我的屎还是像纯金金砖似的拉出来。”

第十四章

那个看门人，他的一串钥匙当啷啷响着，他的臭气旗帜在他身后飘舞着，带领他们走到武人街楼上，一直表白，他请过医生，他照料过割风先生，那个人快死了，难道是他的过错？

“快死了？”珂赛特惊呼道，“他快死了吗？”

马吕斯在楼梯井里好像要垮了，当他们到达冉阿让的公寓时，珂赛特发现房屋里给掠夺一空，大吃一惊。那个看门人阿谀奉承，右脚往后一退深施一礼，在珂赛特穿过公寓，朝她父亲的房间跑去，呼唤他的名字时，他赌咒发誓说，他什么也没有动，他什么也没有偷。

砰的一声打开通他的房间那扇门，她看见下午的阳光从窗板后面勉强强射进来，在地板上、她父亲的狭窄床铺上、上面的十字架上、壁炉上的一对银烛台上，铺上一片格子窗阴影。“爸爸！”她奔到他床边，拉住他的手，这时马吕斯倒下，弯腰俯在另一边。

冉阿让仅仅慢慢地，恍恍惚惚地醒来，好像怀疑他的知觉或他身在何处似的。直到他的眼睛扑闪扑闪睁开，目光落到珂赛特身上，他似乎才了解到他并没有死。吃力地扭过头去，他看见马吕斯俯在床另一边，在哭泣。他举起手，轻轻地抚摩马吕斯的黑头发。“这么看来你知道了？”他说，仅仅稍微感到一点兴趣，“你了解了事实真相。”

“我求你饶恕。不饶恕我请你不要死去。我不能饶恕我自己，但是我恳求你——”

“当然我会饶恕。我是一个老头子。我怎么能不饶恕呢？”

“爸爸，你千万不要死。我不让你死。我去请医生，我去给你抓药，我去——”

“嘘，珂赛特。要镇静。不要把所有这些旺盛精力，珂赛特，浪费在不可能更改的事情上，我非常高兴看见你，非常高兴我的目光落到你的可爱脸盘上，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他拍拍马吕斯的手，“我的儿女们。”

“你怎么能救了我的命，却永远不告诉我呀？”马吕斯痛哭起来。

“拯救以奇怪的方式落到我们身上。我是一个贼，而我却从我偷了他的东西的那个主教那里得到拯救。那儿，珂赛特——”他含糊地指指壁炉，“不要不拿那两个烛台就走。它们是我的自由、我的诚实、我的身份，我要给予你的一切——”

“你给予了我们生命，爸爸，一起度过的一生，你给予了我们——”但是她的精神垮了，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不能说他给予了她什么，不能说他救了她，从德纳第的魔掌中救了她的命；反而嘴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那天夜晚，爸爸，那个圣诞节前夕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你把你的力量给了我。现在看看，爸爸，我握着你的手。摸摸你手里我这只手，爸爸。我要把我的力量给你。我会成为救你，把你拉回来，给予你活下去所需要的一切的一个人。”

“你已经做到了，我的孩子，珂赛特，”他慢慢地品尝着她的名字的甘甜滋味，“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女儿。你以你的热爱，你的信任，给予了我活下来所需要的一切，你给予了我平静死去所需要的一切。你们在这儿，你爱我，你们俩都爱我，你们相亲相爱——”

“永远这样，爸爸——”

“那两个烛台，”他推心置腹地低声说，“请把它们拿走。不要不拿着它们就走。”当他们俩起誓说它们会把它们拿走，保存着它们，永远爱护着它们时，他似乎心满意足了，返身躺下。“不然看门人会把它偷走。历尽那么多磨难以后，”他沉思，“让它们给人偷走了，会很可惜的。”

“和我们一起回家吧，”马吕斯恳求，“允许我们，允许我——”

“允许你了，”冉阿让说。“你得到了宽恕。有朝一日也可能要求你饶恕别的人。既然我宽恕了你，或许对你来说那就容易一些了。”

“爸爸，”珂赛特把他的双手紧紧握在她的手里，把他的白发从他的让人热爱的脸上捋到后面。“爸爸，千万不要丢下我。”

他微微一笑。“我没有丢下你，亲爱的女儿。坟墓是供肉体使用的，爱来自灵魂。噢，珂赛特，珂赛特，愿上帝保佑你。请你——”他向马吕斯打了个手势，“打开百叶窗，好吗？窗格影子横在床上，看见窗格影子横在床上我忍受不了。”

但是当百叶窗打开，阴影消失了，窗格影子从他身上移开时冉阿让的生命获得自由了，他咽最后一口气时珂赛特紧紧抱住他。

当神甫的话与他的宽大白色花边法衣一起飘扬时，在野燕麦和野草随风沙沙絮语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不整洁地段，六月的阳光透过一棵紫杉树枝，投射下一条条斑纹。按照冉阿让希望的，他给埋葬了，以尽可能最简单的方式，埋葬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那个地方甚至没有立一块石碑作记号。有过好多名字的那个人死后不愿意留下一个名字。

神甫举行完葬礼仪式，合上《圣经》，对马吕斯和珂赛特点点头，转身就走了，外祖父和阿德莱德姨妈跟随着。年轻夫妇——痛苦、紧张、泪流满面、悲伤、心慌意乱，明显布满他们的脸——站在紫杉树永不宁静的树荫里。当一只只蜥蜴从古老的大门上跑过去时，两个掘墓人在附近等待着，抽着烟，拄着他们的铁锹低声闲聊着。珂赛特清了清喉咙。

“你必须告诉我真实情况，马吕斯。关于你和我父亲冉阿让之间发生的一切，”他说，好像那个名字是陌生的，只能吃力地讲出来似的。

“真实情况是，我把他看作歹徒。”

“我指的是另外的真实情况。更广泛的真实情况。”

“在我烧毁了那些材料以前，你看见了德纳第留下的那几篇新闻报道，”马吕斯过了一会儿说，“冉阿让没有杀害马德兰先生，他就是马德兰先生。他没有杀害沙威，沙威自杀了。你父亲使我认为他是一个罪犯，于是我把他看作歹徒。他本来可以告诉我全部实情，而我就会一辈子都尊敬他。”

“对于你那种可能性并没有完结，马吕斯。”

“我本来可以尊敬他一辈子。对于我那种可能性已经完结了。”

确实如此。掘墓的人们期待地从阴影里走出来。珂赛特挽住她丈夫的胳膊，于是他们两个沿着一个个石冢和用天使作墓碑证明人终有一死的小路走去，马吕斯悲痛得弯下腰，内疚得精神垮了。“他说让你知道他曾经是罪犯他受不了。他要保护你。我答应了。我想要保护你。”

“我不是一个要娇生惯养的小孩。我是一个成年女人。”

“你是他的孩子。”

“我是你的妻子。”

马吕斯停住，转过身来，撩开他妻子脸上的黑面纱，坦率地直视她的蓝眼睛。“对于我你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孩子，我发誓我永远再也不会对你保守秘密。我答应你。我们彼此都得保证。”

珂赛特答应了。而且撒了谎。不是很大的谎话，她自言自语，倒不如说是疏忽大意，根本不是大过错，事情那么微不足道甚至都不需要承认。有一个秘密珂赛特愿意隐瞒，这个秘密她祈祷他永远不要发现。但愿阿兹玛永远待在美国。祈求圣约瑟，让马吕斯永远不知道那个在滑铁卢中士客寓做奴隶的小百灵鸟，那个浑身虱子跳蚤、长着脓疮、和狗争残羹剩饭的孩子，一个用皮带笞帚抽打的孩子，那个妓女和罪犯的女儿，那个杂种男爵夫人。显然，为了他自己最了解的原因，德纳第没有告诉马吕斯那个情报。那个不知其名的妓女在他留下的一篇报道文章中出现，讲马德兰先生如何养着一个妓女作情妇，在他又被捕时由于惊吓死掉，但是没有把这个妓女和珂赛特的母亲联系起来。

芳汀和冉阿让，他们是情侣吗？难道冉阿让可能（在还未说出的另外事实中）是承认自己是她父亲的那个男人，也是真的是她父亲的那个男人？不管他们有过什么肉体关系，芳汀和冉阿让在热爱珂赛特上都使他们联合起来。马吕斯会了解这样的热爱吗？他唾弃了那个罪犯。想象一下他对这个妓女可能有何反应。在过去几天里珂赛特揣摩过，虽然不情愿，但仍然揣摩，她热爱的那个马吕斯——尽管他热情洋溢，思想感情强烈，关心良心和荣誉感——却怀着一点驱使他为了并不复杂的正直观念而牺牲感情的冷酷正确性，像铁石一样冷酷无情，像花岗石一样无动于衷。

他们离开公墓时，珂赛特感到未知世界的冷酷毒手。过去的？将来的？她丢开她父亲逝世的事，但是没有把他的谜似的一生置之度外。作为一个孩子珂赛特从未探究过这些谜团。她怎么会探究呢？任何知道自己受到保护疼爱的孩子怎么会探究呢？也许现在第一次珂赛特发觉她那兜着圈儿改变地址和身份的童年有多么神秘，身份不固定，但基本的诚实正直不变。作为受的一次教育，那至少得像记住法国历代国王的名字一样有用。

第十五章

在十月初一个辉煌灿烂的日子，珂赛特去书房，发现马吕斯就像她预料会发现的，他一夏天都是那样的那副模样：一条条窗帘都拉上，屋里光线暗淡，冉阿让的两盏银烛台上点着几支蜡烛，马吕斯在书桌旁被一本本没有打开的书、一张张白纸淹没，他的笔是干的。冉阿让的去世触动了他的心弦，使他想起他沉痛怀念的所有其他人的死亡——他父亲、街垒上的人们、他那一代最优秀人们的死亡。没有父亲，没有朋友，马吕斯天天来到书房，关上珂赛特早晨坚决打开的一条条窗帘。他在悲伤的内疚的暗礁上遇了难，但是屋里没有酒瓶子，没有空玻璃杯，没有狂喝滥饮的污迹臭气；马吕斯的绝望与他其余的生活很协调，像十四行诗那样纯正刻板。

随着夏天进展下去，珂赛特为她父亲伤心的心情被替她丈夫担忧的心理淹没了。他的痛苦陷入极度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对此她简直无能为力。阿德莱德姨妈既不能，外祖父也不能解除这样的痛苦，因此他们不能接触马吕斯，也不能指导珂赛特。极其渴望找到对策，她甚至去了永敬会女修道院，但是她一走到它的围墙后面就知道那些修女，永远与世隔绝，不可能帮助她治疗那个痛苦不堪的男人。然而令人啼笑皆非地，她们竟然帮助了她，使她产生了1833年这个十月下午随身带来的决心。

她端端正正地在长沙发上坐下，环顾一下书房四周（完全是男性的禁区），好像她要把它拿去拍卖似的。两面墙排列着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满书的书架，两个壁炉面对面地安装着，摆着两张长沙发。马吕斯从书桌上抬起头来。平常她会走到他跟前，像她一夏天的做法那样搂住他的肩膀，尽力在身体上以她的爱情兴奋剂鼓舞他，但是今天她坐着不动，说他睡得太久了。

“我睡觉，那么我就可以做梦。在梦里我纠正我所有的判断错误。在梦里我的朋友们依然活着。我们大笑。我们谈话。在梦里我管你父亲叫父亲，我拉住他的手，就像圣灰星期三我本来该做的那样，于是他拥抱我。在梦里我父亲逝世以前我就到了他床边，我能够对他说我多么爱他和钦佩他。我多么想我会像他呀。”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军人。”

“我不是说我很勇敢。我的意思是说我有理反而会做错了。反过来也一样。也许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意思。”马吕斯双手抱住脑袋。“你父亲为什么对我讲他的罪犯经历，却不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为什么不说我的朋友们都死了的时候他救了我的命？对我来说难道知道他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个人就那么可怕吗？”他哀求地仰望。“有时候，珂赛特，我的怒火转向他，我勃然大怒。他本来可以澄清一切谜团，他却没有做。”

“也许他在考验你对他的信任。也许他在考验你对我的信任。根本是考验你的信任。”

“在信任考验上我不及格，”马吕斯又倒在椅子上，他的椅子像叫屈似的嘎嘎吱吱响起来。

“我们很年轻，马吕斯。一定还有另外一些考验，”她回答，希望不会这样。

“圣灰星期三那一天，他对我说他必须保持他的诚实和身份完整无

缺，不然他就会觉得不名誉了。为什么我理解不了那一点，接受它？现在看来那是很简单的。”

“现在看来很简单因为他去世了。不那么简单。从来不是。因为我父亲的荣誉不都是简单整洁、从一块布上笔笔直直地剪下来，经纬相等、颜色一样、在一片赞扬的阳光下穿的一件完整的外衣。有时要高尚你就不得不拥抱变化无常、崎岖不平、布满残梗断茬的人生。有时你不得不在黑暗中保持荣誉。”

“在下水道里吗？”他嘲笑她。“在监狱里吗？”

“那么好吧，马吕斯。是的。在下水道里。在监狱里。”她忍受了漫长冷落的沉默，然后宣布说，“我去了永敬会女修道院。修女们告诉我，我父亲培育的蓝玫瑰今年夏天开花了。终于开花了。”

“我不关心修女或玫瑰。”

“他那么辛勤地劳动来培育那棵蓝玫瑰，但他却永远看不见它了。不过没有其它开花了。因此他花费的全部劳力和时间——我的意思是，知道那棵蓝玫瑰今年夏天开了花，比要是他看见它，可能更使他高兴，我的意思是，”她结结巴巴起来，“知道你为之辛勤劳动的事物，你信奉的事物，并没有随着你死去，知道他在那棵蓝玫瑰上花的大量时间得到了报偿。”

“那是运气。”

“那不是的。”珂赛特起立，迈着坚定的步伐她走到一条条绿色丝绒窗帘那儿，每条窗帘拽了一把，于是强烈的秋天阳光涌进书房。尘埃云集飞扬，疯狂地到处翻滚。她站着，她的苗条身形在一片强烈光线中现出轮廓，她的一头棕色秀发光彩夺目。马吕斯眯缝着眼睛抗拒令人眼花缭乱的强光，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那种亮光，而且适应了他的十八岁新娘的那种鲁莽行为。“我禁止你再拉上这些窗帘。”禁止可不是妻子们用在丈夫身上的字眼。连修女们都非常懂。“我父亲饶恕了你，马吕斯。你必须饶恕他。”

“我不能饶恕我自己。”

“有时死亡给予人生一种非常清晰透明的观感，那么明亮、那么可怕的清晰透明观感，以致你看见它都忍受不了，于是你想把一切都封闭起来，就像你把这个屋子封闭起来一样。不过你不能继续像这样下去。”

珂赛特走到书桌边，推推一本本没有打开的法律书籍，这些书砰咚砰咚，一本接一本，都掉到地板上。她抽出几张干净纸，摆在他前面。马吕斯转向她，在她抚摩他的头发时他把脸埋藏在她身上。“马吕斯，亲爱的，心爱的，你再也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我们就要考验一下你外祖父的古老谚语了，‘在狂欢节结婚，不生忘恩负义的小家伙们。’”

她欣赏他脸上的震惊神情，当它变成喜悦，变成彻底的欢乐时，她更欣赏了。“噢，珂赛特！真的吗？”

“真的。”

“哦，什么时候？你怎么——？多久了？多快呀？”

“不很久，亲爱的。而且不会很快。不过确切无疑。你看，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将来——我们也可以改变过去，马吕斯。你可以。那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只有墓志铭和雕像才刻在石头上。过去成为现在的液体。”她拿起笔，在墨水池里蘸蘸墨水，拿着它直到过去

的液体滴成现在溅污的斑点，蓝墨水滴到白纸上。她把那支笔放在他手里。“你很久就一直憎恨法律，因此丢开法律吧。我们有钱。我们有六十万法郎，我父亲挣的那笔钱。让我们拿那笔钱派上用场。那笔钱和这支笔。巴黎到处有报纸。为什么不再多出一份？办报需要很多钱，但是我们出得起。我们可以用那笔钱与司法界斗争，为了偷一块面包竟然判人坐牢。我们可以用那笔钱与你为你的朋友们感到的悲痛心情作斗争。”

“我感到的悲痛没有言语可以形容。”

“不，有的，”她坚持说，“你活着，他们死了。那么你就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有话说的。你的朋友们相信第二个共和国和人权。我父亲相信人的美德。你可以做那种工作，写这些去世的人不能写的言语。我父亲逝世以后他的蓝玫瑰开花了。你的朋友们逝世以后他们的理想为什么不会开花呢？”珂赛特转向壁炉，拿下冉阿让的一个沉重的银烛台，用它化了一块封蜡。她把封蜡滴到纸上那块蓝墨迹旁边，就把烛台放在他前面那张纸上，她说，“你看，那儿是你的三色旗帜——纸、墨水和封蜡，都在这片亮光中。”

“La lumière.” 马吕斯说。

第十六章

让吕克·吉诺曼·彭眉胥，马吕斯和珂赛特·彭眉胥最大的孩子在1834年5月2日出生。一部分取了马吕斯外祖父的名字，这个男孩看来显然继承了吉诺曼先生那种漫不经心的魅力和专横作风，而且那位老人立即辨认出这一点，虽然第二年他就死了，在一天夜里静悄悄地，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没有说一句戏剧性台词，就逝世了。

让吕克在相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那种情况中成长起来。他为什么不会呢？他长着他母亲的蓝眼睛和他父亲的黑头发；他讨人喜爱，而且一直给疼爱着，他极其可爱，而且一直受宠爱，他为所欲为时特别高兴。在他不能随心所欲时，他就纵情大发脾气，甜言蜜语地欺骗，甚至公然撒谎。他可以信心十足地这样做，知道他姨奶奶阿德莱德会支持他，无论他想撒什么谎。而且她真会的。她溺爱他，就像他是她的亲儿子一样，确实，比他是她的亲儿子还要溺爱，既然是那样，她本来该对他负责。照阿德莱德姨奶奶的看法，她的唯一责任是纵容让吕克，而且她那么津津有味地干这事，竟然趋于极端地拟订了一些法律文件，在她死后把全部财产都传给他。这是她从她母亲，吉诺曼先生的第一个妻子，他为了金钱娶了的那一个女人那儿继承来的相当大的一笔金额。马吕斯的外祖母是他为了爱情娶的那一个。阿德莱德姨奶奶根本没有结过婚，爱让吕克使她享受到她一辈子弃之不顾的热情。

从让吕克吸气的时候起，他就得到他父母那么强烈的疼爱，以致她母亲拒绝把他送出去交给奶妈，不顾流行的习惯和信念。她也给她的女儿芳汀喂了奶。珂赛特对马吕斯说，哎呀，从女修道院一个死于霍乱的好朋友那里取得那个稀有的名字。1836年出生，芳汀·玛丽亚·路易斯·彭眉胥，同样受到父母喜爱，但是她的性格与她哥哥的完全不同。她似乎走在让吕克的阴影里就心满意足了，愉快地与世上的人们同心协力地使他随心所欲。芳汀是一个观察员。她若有所思地啄着小嘴，她的棕色大眼睛含着敏锐、感到有趣的神情观察着世界。当让吕克总在征服的过程中时，她总是在形成某种未明确说明的结论的过程中。

当这些漂亮的孩子成长、玩耍、蒸蒸日上，毫不犹豫、不加批评地把小手放在珂赛特的手里时，她有时真以为她的会乐炸了，非常同情她母亲遭受的惨痛苦难，而且非常感激冉阿让。

冉阿让以热爱给予她生命。珂赛特小时候他保护她，庇护她，教导她；他以微笑和永远不变的感情把她从修女们毫无表情的冷酷神态中救了出来。他救了马吕斯的命，使得珂赛特在结婚生活中可以像女人一样焕发了青春。而且用冉阿让留给他们的六十万法郎，他们开始从事既会实现他们的人生目的也会危害他们的生命的工作。他们承担了这个工作，不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工作会使他们悲欢离合，会把他们带到法国社会的最高势力范围，而且使他们陷入茅屋陋室和监牢。他们也不得不在身份的灌木丛里找寻出路，权衡轻重，甚至在诚实正直和自由之间进行选择。

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他们的生活似乎是一种爱情歌剧，并非没有低调，但同样充满欢快的咏叹调。他们有一辆马车载着他们在巴黎兜圈子、去参加舞会、去听音乐会、去沙龙；他们在法兰西剧院有一个包厢，

在超级厨师卡雷梅夫人的餐厅里，她摆的宴席在他们的许多朋友——作家们、诗人们、画家们、印刷商们、评论家们和编辑们——中间是传奇似的。珂赛特显出作为一个 Lionne 的名声，成为使西奥堂兄弟那么害怕的机智女人们当中的一个，而且与他的警告恰恰相反，珂赛特真的有了两个漂亮孩子，不过第三个流产了。她有华丽的服装和英俊的丈夫，相信那些年的时间与记忆是均衡的。在这点上她错了。和珂赛特不能把海浪缝在布洛涅海岸上一样，时间和记忆也不可能步调一致，在那儿，冬天和夏天，她和马吕斯一起逃离巴黎，事实上他们来得那么频繁，以致那位店主，杰拉德先生，不相信他们结了婚。

杰拉德先生，一个豪爽的浪漫人，编造出想象出来的两个情人，从那位夫人的丈夫身上夺走一点时间，把那个人描写成配不上他的年轻美貌妻子的、患风湿痛的外省贵族。现在，这个黑眼睛的情人，彭眉胥男爵，显然，配得上她了。杰拉德先生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父亲在拿破仑从俄国 débâcle（溃退）时死去。杰拉德先生本人没有离开布洛涅的必要和愿望。世界上的人来到他的小旅馆。当杰拉德先生发现马吕斯的父亲曾经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上校时，于是他确信他们的父亲曾经是战友，作为一个热情的波拿巴分子，他对这年轻夫妇的迷恋达到完满的地步，于是他表示在有生之年一定为他们效劳。

那时，当浮标在港湾里发出铿锵声，一只只小船蹭着木桩发出呻吟声，在大海使它们自由了那个时候，马吕斯和珂赛特在布洛涅海滩上散步就够了。珂赛特戏弄马吕斯说，他喜欢大海，因为它像他一样是狂暴、不可预测的。但是马吕斯了解事实真相：他完全是可以预测的，精神像波涛一样自由鲁莽的是珂赛特。他们结合的力量是他是她一再返回来的海滩，像潮水一样忠贞不渝，永不改变。

但是除了布洛涅，他们并不旅行，除了在他们的家和《光明日报》社那条康布雷大街之间来回往返，那个报社是他们用冉阿让那六十万法郎创办的。他们能够开始出报以前，必须付给政府两万五千法郎保证金和无休止的强制性印花税。就像所有其他的反对党报纸一样，他们不得不在每一方面与政府、不断发展中的讼争、政府煽动的诉讼、反复使用严格的出版法来反对反对党的编辑部门进行斗争。

《光明日报》的政见很简单，很激进：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教育摆脱教会控制、确信所有男人都该有选举权、任何人的劳动不该受到剥削、妇女不该沦为妓女、儿童不该发育不良。他们的报头栏是一把火炬。

马吕斯雇用有才能的作家们、新闻工作者们、评论家们、画漫画的美术家，但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印刷《光明日报》：维迪尔。马吕斯和他，就他们了解的，是街垒唯一的幸存者，不过他们记着 6 月 5 号那个周年纪念日，年年希望另外的人还可能出现。他们去曾经坐落着科林斯小餐馆的难以形容的新餐馆；平凡的烹调（当然没有肥鲤鱼）和平凡的顾客们代替了喧闹的同伴们，学生们和工人们那种高昂的精神和希望，但是这种精神和希望存在于《光明日报》的专栏中。这就像维迪尔发过的誓言，像武器一样的言语。在意大利林荫大道附近，康布雷大街《光明日报》社的宽敞办公处，维迪尔负责地下室印刷间的工作。当马吕斯在上

面编辑部办公室工作时，一台台印刷机经常不断的、有节奏的嘎嘎吱吱声和捶击声使他非常高兴，使他总想起在发现新大陆旅程中的一艘巨轮的呻吟声。

Entr acte (幕间休息)

1840年8月6日

布 伦

1840年8月6日天亮以前，杰拉德太太，总是第一个起来，去搭在小旅馆后面的大鸡舍，捡起一些鸡蛋，挑了六个小肥母鸡，炖好当天晚些时候摆在桌上的第一顿美餐。她用自己白皙的手扭断它们的脖子，把它们和女仆要使用的斧子一起摆出来，那个女仆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已经在抱怨天热使她很急躁。杰拉德太太用各种各样的鲁莽话威胁她，要是她不立即拔了鸡毛，砍了鸡头的话。然后，杰拉德太太嘟嘟囔囔着，上楼去叫醒她那个无疑沉入醉梦中的丈夫。他喝酒迟迟未睡，和他的几个旅客，英国的和法国的，交谈战争故事。杰拉德小旅馆，事实上布洛涅全城的人，过去几年都享受着与英国人进行大量旅游买卖，而杰拉德太太已经改变了对他们抱着的偏见。毕竟，他们有钱挥霍。已经兴隆起来的（并非由于她丈夫）这个小旅馆，开始是一个便宜的小客店，现在却招待一年至少来三、四次，像彭眉胥男爵和男爵夫人这样的贵客。她丈夫认为他们是私奔的情侣。那个傻瓜。风流韵事不会拖延七年。不，他们结了婚，杰拉德太太作出结论，即使他们是拿破仑和约瑟芬我也不在乎，只要他们有钱花。事实上彭眉胥男爵——还有那个年轻的男爵夫人，如果你能相信的话——昨天夜里迟迟没睡，和她丈夫以及其余的老兵们，全神贯注地听那些傻瓜，法国的傻瓜们、英国的傻瓜们，像鸟鸣似的歌颂他们的冒险活动，关于威灵顿、滑铁卢、康布罗纳和马雷戈。多大的一堆废话。

不大有耐性，而且毫不同情，杰拉德太太粗鲁地唤醒她丈夫，命令他去鱼市。根本不管他头痛，舌苔厚。她要最鲜的鱼。不要一点别的地方供应的臭猫鱼子。你是最高级的时，你就可以收最高的价钱。杰拉德先生亲切地咒骂着他的妻子，穿上衣服，就动身去海港了。

令他十分震惊，一个穿着古老法国军服、唠唠叨叨讲话的意大利人在大街上撞上他。用浆糊罐和一捆传单武装起来，他在墙上刷布告和到处撒传单。杰拉德先生抓住一张传单，看看：法国人们！我看到国家前面无限光明的前途。我感到身后有皇帝的影子推动我前进。“这可能吗？”杰拉德先生感激地问苍天。“波拿巴！”

他遇到另一个士兵，他塞给他一把传单和一枚五法郎的硬币，叫他呼喊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就喊，“Vive l'empereur！”跳跃着，掐住那几页纸，杰拉德先生飞快地看下去，致法国人民：光荣和自由要与拿破仑的棺木站在一起是必要的，他总从你们中间挑选他的中尉、元帅、公侯和朋友们。“Vive l'empereur！”杰拉德先生反复呼喊。这就是，一个光荣的新时代！拿破仑！那就是文件上的签名：拿破仑。

那个名字在杰拉德先生身上起了魔术般的作用，虽然那个征服者已

经死去多年。这个拿破仑，路易—拿破仑，是那个征服者的侄子，他兄弟的儿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率领他的军事力量在布洛涅这儿登了陆，将要从那些固步自封、十分卑鄙的资产阶级国王们手中夺回法国，使她恢复帝国的光荣！反复呼喊那个传说中的神圣名字，杰拉德先生转身，朝他的小旅馆那条大街飞奔而去。从昨天夜晚他就会召集起战斗的卫兵。他们会给那些谈论威灵顿的英国下流坯一点颜色看！这会是小彭眉胥使他父亲感到荣幸的机会！新拿破仑！路易—拿破仑！

“国王万岁！”一个邻居呼喊，穿上国民自卫军军服，莽撞地朝着把他击倒的杰拉德先生冲来。（为了这场争吵他会给处以罚款。）杰拉德先生欣喜若狂，他几乎语无伦次了；他抓住那份布告，把那枚五法郎的硬币交给他妻子，就跑上楼到马吕斯和珂赛特的房门口，砰砰地敲他们的门。“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亲王，皇帝的侄子进攻法国了！他从英国流放中来要求他在法国的合法地位！”他沿着小旅馆楼上的区域锤打每一扇门。于是英国法国所有老兵，马吕斯和珂赛特与布洛涅另外的人们一起，匆匆忙忙跑到大街上。

整个人群朝着入侵者显然向大部队纵队冲去的地方猛冲过去。头天夜里他们的队伍已经划上海岸，在附近一个渔村登了陆，偷偷地跨过田野，来到布洛涅，在那里城市警备部队，四十二军团，已经和他们交了战，至少谣传那么说。许多谣传之一。

八月的太阳已经开始火辣辣地落下，在炎热和骚动中，当流言传开那不是拿破仑，而是英国人入侵时，杰拉德先生的英国客人们遭到粗暴对待。海港里有一艘英国战舰，一门门大炮瞄准海岸。不是，一个妓女大声说，那是路易—拿破仑的轮船！我们的整个四十二军团，城市警备部队已经倒向路易—拿破仑！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杰拉德先生拥抱她时，她大声呼喊。胡说八道！一个面包师傅大声喊叫，他的沾满面粉的手抓住马吕斯的衣袖，你说，是路易—拿破仑亲王吗？他带来的人，大部分甚至都不讲法语。他们是用旧军服装备起来的伦敦服务员们。在服务员们面前，难道全法国都该畏缩吗？国王的军队要向服务员们投降吗？哈！面对路易—拿破仑，四十二军团那个勇敢的上尉宣布，他本人拥护国王，于是他向那个亲王和他的外国暴徒们开了战。一个可怜的杂种大兵正在颞头上挨了一枪，给残忍地打死。别管四十二军团，一个在马雷戈负伤腿瘸了的老兵大声呼喊，国民自卫军已经倒向拿破仑了！臭狗屎！一个国民自卫军大声呼喊，当他加入人群中时，一边扣他的军服钮扣：国民自卫军忠实于国王。全世界都忠实于国王。

也许如此，但在拥向大部队纵队，数目逐渐增加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中间，却声明凡是有男子汉气概的那些人都拥护波拿巴。扭打、混战爆发了，拳打脚踢。一个泥瓦工大声呼喊Vive la républic（共和国万岁），他和五、六个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击退了四个正统王权拥护者、两个奥尔良分子和一个神父，当另外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下山时他们几乎给抛到后面，人群激动地看到一个炫耀给侵略者长矛刺穿的背心上的裂口的郡长。不是长矛，那是一把刀。不是刀，那是一把笞帚。听着吧，人行！——一个木匠大声呼喊，率领着他们沿着大部队纵队跑下去——全法国爆发了革命！站起来，看看拿破仑的火炬走过去。告诉你们的孩子们你们看到这个日子！好哇，一个欢蹦乱跳穿过人群的小偷大声喊叫，

携着他一个星期才能搞到的成果逃跑，把珂赛特那条绣花麻纱围巾顺顺当当地从她的肩膀上抢走。她看见它的花边穗子在她眼前消失，但是她和马吕斯一直朝码头跑下去，在海滩那儿他们发现乱转的人群已经使入侵者们逃跑了，投掷洋白菜，破口大骂，这时一个老妇人扔了一只死猫，正好打着一个正含糊不清地说什么的士兵。“波兰语吗？”马吕斯问珂赛特，她摇摇头。她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终于看到他：路易—拿破仑，已故皇帝的侄子和后裔，波拿巴家族的希望，一个穿着军服，一头浓发，腿短，身子长，满脸蓬松大胡子的人，带着他的一群伦敦服务员，滑稽可笑地向港湾撤退。市民们追赶他们，整个滑稽剧团滚下山去，嘲笑地看着路易—拿破仑征用一只只小船，那么多人跳上去，开始朝着，是的——看啊，就在那儿，海港港口一艘英国轮船划去。这根本不是战舰：而是爱丁堡城堡号，一艘呼哧呼哧响的轮船，上面载着食物、酒、九匹马、两辆马车和一只爪子拴在主桅上、向皇帝的鹰徽演出换羽滑稽歌剧的、养驯了的秃鹫。

一个刚刚从早晨海水浴中冒出来的赤身裸体的洗澡人发现穿着军服的伦敦服务员们正要抢他的小船。他叫他们住手，于是十一个人都向他投降了，放下武器。那个洗澡的人把衣服稳重地抱在身子前面，迫使他们返回码头，那儿国民自卫军跪成一排，在向另外的服务员们和那个逃跑的亲王开火，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划船，所以他们都徒劳无益、笨手笨脚地在港湾泼溅着水兜圈子。国民自卫军开火，立即打死一个人，在随之而来的吵闹中，小船翻了，另一个人淹死了，但是亲王和他的上校两个人游到一个浮标那儿，当它哀鸣地当啷啷响时，他们就紧缠住那儿，警钟呼叫钓锚器。最后爱丁堡城堡号（被强行登上船的法国海关官员们占领）冒着蒸汽驶进来，把那两个人从浮标上拉下来。轮船喷着汽朝海关码头驶来，在重兵看守下路易—拿破仑亲王和他的上校，浑身湿淋淋的，慢吞吞地走进海关大楼。

到下午一点钟，杰拉德太太天亮时挑选的几只小母鸡发出辟辟啪啪的响声摆着，金黄色，肉汁直流，嘶嘶冒着热气，配上炒洋葱和香肠盛在盘子里，那么味浓肉厚，叉子一碰就裂开了。在杰拉德小旅馆就餐的人们尽情地吃着，除了早晨的滑稽戏什么都不谈。他们放声大笑，直笑到落下眼泪。杰拉德先生没有大笑。杰拉德先生痛哭起来。马吕斯坐在他的一边，珂赛特坐在另一边，安慰那个垂头丧气的波拿巴分子。杰拉德先生正要用一张布告擦眼泪，但是马吕斯用一块手帕换取了它。马吕斯看看那份布告，把它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口袋里带回巴黎。

入侵布洛涅是一幕 opéra—comique（喜歌剧），但在巴黎的审判却是纯粹拉辛式的。显得心情压抑、神情尊严、堪作模范的、很悲惨的那个囚犯，路易—拿破仑，宣称在他身上体现着一种事业和一场失败，“帝国的事业，那场失败，滑铁卢。”

马吕斯劲头十足地注视着那场审判，非常惊奇，听到拿破仑的侄子重复了那个罪犯冉阿让的话：“所有忠实的法国人心里都知道我们是滑铁卢的孩子们，在我们死掉以前，我们必须完成滑铁卢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重任。”报刊，包括《光明日报》，印出来他的每一句话。以一个殉

难者的坚定信心和军人的镇静自若态度，在谋反叛国的审判中他始终这样发言，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指控当前的国王，而且指控法国所有的国王。“只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被征服者，”他在贵族院法官们面前声明，“如果你们是胜利者，我就不可能指望你们会公正。而且我不会得到你们的宽宏大量。”

既然他没有得到，大概这样也好。

“除非，”珂赛特评论说，“他们没有把他处死你就认为是宽宏大量了吗？”

“他们不能处死波拿巴家族一个人，”马吕斯坚持说。“他们大概援引了波拿巴家族的人不可以踏上法国国土，要把他流放那一条法令。”

“又流放？”珂赛特问，“上一次他们把他流放了，很明显，那并没有起作用。”

确实没有起作用。四年前，1836年，路易—拿破仑在斯特拉斯堡入侵过法国——同样无能的一次入侵，不过不那么滑稽可笑。他很快就给俘虏了，照样很快就给流放了。法国政府把路易—拿破仑运送到美国，他在纽约住了几个月，给欢迎到纽约一个文人和社会名流的志同道合的一伙人里，自然啦，遇到像阿兹玛·德纳第那样另外一些富有的法国流亡人，她，像许多女人一样，发现他是完全不可抗拒的。

但是1840年，在布洛涅惨败以后，国王的处罚来得更严厉了：判处他终身监禁在冷酷的北方哈姆堡垒里。“在法国什么事情永远不变啊？”路易—拿破仑简洁地问。

在哈姆，圣西门村附近一个荒凉的中古堡垒里过了六年，似乎可能就是永生永世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这儿学习、书写，即使没有完全受到王室一般的待遇，但也没有受虐待。舒舒服服地住在三间一套的房子里，他有好饭食，美酒；他有文件、书籍、文具、报纸（其中一份是《光明日报》）、一只狗、一个仆人服侍、一个医生和一个情妇，一个给他洗衣服和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的洗衣女工。

仆人、医生、情妇和那座堡垒正在进行修理的实际情况，使第二共和国未来的总统，未来的拿破仑三世，法国的皇帝剃了胡子，穿上木底鞋，工人的工作服，嘴里塞上一根陶土制的烟斗，脸搽上胭脂（不会是上一次他抹的胭脂），头上戴着假发，肩上扛着木板，走出哈姆堡垒。预先安排好的一辆马车把他送到瓦朗西纳，再乘火车到布鲁塞尔，在1846年5月27日傍晚，他没有戴帽子，站在横渡拉芒什海峡开往英国的一艘轮船的栏杆边，观望着遮暗了法国海岸的暴风雨。

1846年5月27日傍晚，当暴风雨袭击拉芒什海峡时，珂赛特和马吕斯郊游了一天以后，正乘着借用的一只小帆船返回布洛涅海港。在马吕斯放下风帆、收紧扬帆索、用板条把它们钉在桅杆上、弄牢帆杠，使得渐渐高涨的大风不会使他们翻了船时，他把舵柄交给珂赛特。然后他拿起双桨。珂赛特留在舵柄那儿，用全身的力气操纵它。他们看得见那座城市，但是似乎永远靠不近。黑夜来临，他们可以看见布洛涅城的点点灯火，但是不管怎样，大风仍然把他们刮来刮去，或者只是转圈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力气渐渐衰退。在黑暗中，波涛汹涌澎湃，浪涛滚滚，

上下翻腾起伏；大雨淹没他们的声音，他们确信大海会淹没他们的身体。知道他们将要死去，他们愈发紧紧抓住舵柄，抓住双桨，抓住生命。

当他们看到一盏提灯的微弱亮光在惊涛骇浪中不调合地颠簸，来得更近时，他们以为也许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的尖叫呼喊引起那条渔船的注意，它也在逆着风浪航行，向海港驶去。它不敢靠得太近，但是那个渔夫扔给他们一根带铁钩的绳索；他扔了三次才钩住那只小船。他把绳索系到他自己的船上，用双手拉绳子，把那只小帆船拉近，近得他可以扔一根马吕斯接住的粗绳子，然后把它牢牢地捆在珂赛特腰里，叫她紧紧抓住绳子跳上去。

她不愿意离开他的一切理由，咕嘟咕嘟都涌到她嘴边，但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把那些话都冲走了，因此她就照着他的命令办，双手拿起绳子，紧紧抓住，闭上眼睛跳。大海抓住她的裙子，把她拖进它的怀抱，直到她感到两只强有力的手抓住她的手腕，她给拉上去，拉到甲板上，好像她是鱼似的给扔到甲板上。珂赛特爬起来，跑到船边，越过船舷上缘大声呼喊，看见那只小帆船在大一些的船上撞碎，当马吕斯一只胳膊软弱无力地抓住那个渔夫抓紧的另一根绳索，他使劲拉，用力往上拽，两只胳膊终于抱住马吕斯的胸部时，珂赛特就抓住他的两条腿，他们把他拉到甲板上，他团成一团倒下，疼痛地呻吟着。他们那只小船撞上渔船时，他的左臂骨折了，在狂风暴雨中珂赛特抱住他，为他还活着欢乐地哭起来，又为了担心他们都会死去而哭泣。渔夫斩断铁钩的绳索，于是那只小帆船完全消失了踪影。

在暴风雨中顺风行驶，他们颠颠簸簸地朝海港驶去，躲避着停泊在那儿、都在颠簸摇荡、拍打着怒涛的另外一些船，他缓缓地、熟练地、沿着似乎本身也在起伏的桩基，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他把一根根缆绳在码头上系牢，就对珂赛特大声说，她必须尽可能迅速地把马吕斯弄下船，他不敢停泊得离码头很近。他要留在船上；在这种恶劣天气他不愿意抛弃他的船，“圣约瑟号”，但要放松缆绳，等待暴风雨停息。不管怎样，“圣约瑟号”停泊得离码头很近，足以使珂赛特爬出去，扶着马吕斯，他那只骨折的胳膊肿了，骨头以想象不出的角度突出来。马吕斯倚在珂赛特身上，他们受着暴风雨的冲击，步履不稳地穿过城市，朝着杰拉德小旅馆的避难所走去，非常感激坚硬的大街，即使它不是干燥的土地。

第二天虽然他的胳膊骨折复位了，但是马吕斯依然痛得没有离开床。珂赛特走回海港去寻找“圣约瑟号”，感谢那个人救了他们的命，而且报答他时，她请求杰拉德先生和他待在一起。她的双手缠着厚厚的绷带，她依然觉得很不舒服，虽然那是五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夜里暴风雨停息了。渔夫们站在码头上，抽着陶土制的烟斗，补船帆，修理船，拿这次暴风雨和过去另外一些作比较（都很猛烈）。她在码头上徘徊，寻找，但是很不走运。哪儿都看不到“圣约瑟号”。渔夫们回答不了珂赛特的问题，没有，他们没有见过“圣约瑟号”，昨天夜里和今天早晨都没有看到，在海港附近得到的消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圣约瑟号”，那儿没有这样一只船。

第二卷 革命风暴
第一部 百灵鸟和欧椋鸟

1848年1月

由于一种直觉难道你们没有感到……欧洲大地上又一次在震动？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可以说是，空中有一股革命的大风？这股大风，没有人知道它的来源，它从哪里刮来，真的，也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人。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在国民议会上的讲话
1848年1月27日

第一章

笨重庞大地摆在滑铁卢中士客寓前面，在一次溃退以后给抛弃掉——也许在人们想不起的时候——有一座巨大的炮架丢在那儿，没有人了解其中的情况和原因，它的铁轴木架都覆盖在铁锈泥土里。跨过轴干，铆在两头，有一条铁链从这边到那边搭拉成大铁圈。德纳第太太给战车车轮派上更加平凡无奇的用场，给她的小女儿们，受潘妮和阿兹玛拼凑成一个秋千，当她们太小自己摇晃不动沉重的大铁链时，她就摇晃她们。它的每一个链圈都像人的拳头那么大，而且，对一个孩子来说，每一个都像铁锚那么沉重。出于母性看到她的宝贝女儿们给那条铁链添了光彩，德纳第太太非常高兴，她一边摇晃她们一边唱，唱路易—拿破仑的母亲，霍顿丝写的那首人们可能忘记的，《去叙利亚的骑手》那支小曲，路易—拿破仑的母亲享有双重乐趣（如果这是正确的字眼），她既是伟大拿破仑的继女，又是他的弟媳，1802年她嫁给那位皇帝患梅毒的兄弟。

当爱潘妮和阿兹玛大得足以自己摇荡那条奇形怪状的铁链时，她们就以让珂赛特推秋千解决了她们之间孩子气的争吵。因此珂赛特推了又推，在她推着爱潘妮和阿兹玛荡秋千的时候，她的两只小胳膊上的肌肉在骨头上都扭歪了，当她们厌烦了自己的声音时，她们就坚持要珂赛特唱那支《去叙利亚的骑手》小曲，给她们取乐：唱吧，珂赛特，你是百灵鸟，一边唱一边推，铁链的嘎吱声，那种锈蚀嘶哑的嘎吱声给你伴奏，直唱到你声音沙哑，伤了心，你的没有人疼爱的生命毁了为止，那条铁链断了，爱潘妮和阿兹玛摔倒，投入钟表罗盘所不能达到的范围以外，这时珂赛特拼命打开清醒过来的一条出路。

她本能地把酸疼的胳膊移过去搂住马吕斯的胸膛，吸入他的香气，他的温暖，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但是床上她身边那块地方冰凉，于是珂赛特把他的枕头拉近，就躺在那儿，睁着眼睛，倾听到一片寂静，而不是德纳第太太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声，感到如释重负。那是早上五点钟，那张空床似乎充满恐惧和渴望。她推开床幔，点上一支蜡烛，穿上一件缀着威尼斯式袖子的羊绒晨衣，把脚伸进没有后跟的便鞋里。浑身颤抖，她走到壁炉边，再点上火，把双脚缩在她的身子下面，她注视着火焰。

有些时候珂赛特为了使她的爱人再在她的怀抱里就会放弃一切原则。马吕斯从来不会说同样的话；他有时就像那些老探险家一样，确信那片美好国土将来会展现，也确信单凭星辰就可以辨认航行的航线。马吕斯指导着《光明日报》，朝着他几乎可以看到的某个目标行驶。在这场长途航行的开始阶段，马吕斯曾经像一只小舟智斗驱逐舰一样围着政府限制出版自由的法令溜来溜去，不过最近几年，珂赛特感到他变得不大像这艘船的船长，更像它的挂名首脑了，而且这是开销很大，前途难测的航行。

从1843年起，为了煽动性诽谤罪，政府逮捕了马吕斯六十七次，他忍受了审讯的负担、高度紧张、代价和极度痛苦。不过只判了他十三次罪。珂赛特天天去马吕斯去的法庭，当陪审团拒绝宣判有罪时，她像他一样感到非常高兴。那是拒绝宣判有罪，不是没有判罪。整个法国，整个欧洲的情绪都变了。过去几年一次歉收接着一次歉收，人民变得饥饿，

不安定，更加愤怒，渴望变革，珂赛特纳闷，那个富有阶级，那些当权的人，怎么竟然看不出人民的愤怒与他们的饥肠辘辘有关。

这六十七次审讯逼迫马吕斯，也迫使《光明日报》这份影响很大但流行不广的报纸遭到极大损失；它的订购数从来没有超过四千，但是它的影响全法国都感觉到，而且它的标志，火炬，在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中间成了一种象征。马吕斯相信一次次煽动性言论审讯能解决更大的问题。一次次审讯肯定提供了很好的公共论坛。全法国——拒绝给予政治集会权利的人民——劳动以后，一次几个人，可以聚集在咖啡馆里，一边喝酒，或许一边悠闲地抽着烟，活跃地聚在一起讲讲 *gouquettes*（开心话），在唱唱歌中间，他们可以谈论政府反对《光明日报》的长年斗争，讨论煽动性言论——却不参加。审讯为其它一些共和主义的报纸提供了开展重要活动的日子；从拥护宪法的共和主义者到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都可以报导煽动性言论——却不参加。人人都讨论煽动性言论审判，甚至在国民代表议会里，他们渐渐变得能言善辩起来；咖啡馆的权威性评论家们，在沙龙、街角、闺房和小餐馆里的人们也渐渐变得能言善辩起来——这时马吕斯·彭眉胥继续付出罚款，怀着无人可比的大无畏精神进了圣佩拉热监狱。

有时候珂赛特渴望对马吕斯说他做出的牺牲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他忍受了痛苦，他也使人遭到痛苦。小芳汀已经开始保存贴着她父亲因为煽动性言论而受审的全部剪报，她小心在意地把它们从另外一些报纸上剪下，用一大瓶胶水，把它们贴在她称作爸爸的簿子里。当让吕克学校放假时，他抗拒把时间在审判室或者去监狱探望他父亲中消磨过去。在马吕斯判了十三次罪期间，马吕斯服了六个星期到六个月徒刑，当他母亲不同意他接近富裕朋友和他们家里的人，例举他对他父亲负的责任时，让吕克非常气愤。对珂赛特来说，马吕斯长时间地待在审判室，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长期待在圣佩拉热监狱，意味着她要愈来愈频繁地代表他拿起笔来。她用他的名字写作，有时候马吕斯为了珂赛特写的文章而受到控告，但是她领会不了他认为与这种禁止煽动叛乱法令进行斗争就会带来出版自由的那种信念。有时候，她指出，逮捕得那么快，似乎他们还没有印刷政府就知道他们将要出版什么。珂赛特非常钦佩马吕斯的勇气，但是她不愿意和全法国分享。她希望他的勇气，他的身体，他的温暖在这儿，在他们家里，在他们的床上，和她在一起。但她仍旧决不能使自己说出这些事情；那看来可能是不忠诚，甚至是怯懦的。她的目光从炉火到床铺一掠而过，她用双手捧住头。好吧，如果她不能睡觉，也许她能工作。

她拿起一支蜡烛照亮道路，穿过黑暗的房屋，走到书房，她在那儿打开窗帘，点上灯、炉火和她父亲的两盏银烛台。就像多年来一样工作摆在她前面：当马吕斯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就把马吕斯的笔记偷偷地带出来，她把它们带回家，用它们给《光明日报》写成意味深长的一篇文章。对于《光明日报》的读者们，看来好像它的社论撰稿人完全不可阻挡，甚至在监狱里火炬也没有暗淡无光，但是在巴黎新闻工作者们的苛刻小圈子里，彭眉胥夫人干了许多工作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也谣传一次次煽动性言论审判耗尽了《光明日报》社的资金和马吕斯原先集聚的大量才能。由于《光明日报》变得愈来愈激进，坚定信念社会正义观

念，更多的人离开了。在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悄悄议论一下工人的权利倒也不错，但是没有很多人有勇气为此去坐牢。

每一次珂赛特把写好的文章拿到康布雷大街，那位编辑主任，阿希尔·克里隆，就带着令人腻味的过分殷勤劲儿，总对她说千万不要为了铅白工厂的工人们惨死，或者从塞纳河捞出的自杀者的数目，或者法国土豆饥荒的影响，而使她的聪明脑袋伤神。女人们不该拿起笔。在出版印刷上女人就失去女性。他的态度，他总是赶紧解释，并不涉及在大报上开辟的闲话栏或者连载的浅薄小说。甚至达尔芬·盖伊，巴黎最大报纸《新闻报》埃米尔·吉拉丁的妻子，都写这样的专栏文章，而且没有人轻视她。然而，克里隆讥讽说，有些人倒是看不大起吉拉丁。

克里隆把这样的评论当作笑谈。珂赛特尽力想喜欢他，但是不可能。但是马吕斯信赖他。而且当然啦，马吕斯的时间越经常地在审判室和监狱里消磨过去，《光明日报》天天的运转工作就越落到克里隆身上。马吕斯很喜欢克里隆，对他怀着与记忆紧密相联的兄弟般的情谊，回想到战斗的忠诚、有难同当，付出的同样代价。

在老科林斯小餐馆曾经坐落的地方，有一家新咖啡馆，现代化的，光彩夺目，但是丝毫没有那地方过去的特性和 camaraderie（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那些完全被炮火摧毁了。然而在后面的墙壁上，弗以伊刻上 Vive le peuple（人民万岁）的地方，那条铭文依然存在，而且忠诚守信地，每年6月6日，马吕斯和维迪尔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要一瓶酒，为他们失去的朋友们干杯。1842年，这些人死了十年以后，这两个人从最小的伽弗洛什开始，为他干杯，然后是帕乔利，为他干杯。坐在他们附近的一个孤独的人走近他们。姜黄色的胡子，坚实的下颚，蓬松的眉毛，手指被烟草染黄了，他穿一身好衣服，不过衣服磨损了，遭到忽视，他提着一个小提包。他说，刀枪比绞刑架好，绞刑架比贫民窟好。他打开小提包，掏出那套改变了马吕斯的命运——确实，救了马吕斯的命的——冉阿让的国民自卫军军服。给了第五个人，阿希尔·克里隆的那套军服。

克里隆向维迪尔和马吕斯解释说，他来到这个战斗场所，最后喝一杯，然后他打算穿上那身军服，跳进塞纳河，过去这十年他的生活那么悲惨、毫无成效。他为之而活着的妻子儿女都死了。马吕斯抓住也救了他的命的那身军服，说他不可能给予克里隆家庭，但是他可以给他朋友们；他可以给他工作。因此克里隆来到《光明日报》社。在这些年里，珂赛特觉得他似乎很容易生气，而且念念不忘着仇，有条有理，偶尔非常恶毒，能力高得使她感到几分胆战心惊。大多数激进新闻工作者可能争吵到深更半夜，互相斥责对方是白痴，辩论没有人真的期望看到一个共和国的相对优点，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带着珂赛特总觉得非常富于感染力的，邈邈邈邈的轻松愉快劲儿。克里隆永远莫测高深，一个没有私生活，没有情妇，没有妻子，从未提过他失去的家庭的人。

啊，好吧，她自言自语说，尽管我不大喜欢他，但是他忠于马吕斯。她把那两盏银烛台从桌上拉过来，使得烛光更均匀地落在马吕斯的笔记上，就是她从圣佩拉热监狱偷带出来的笔记。它们现在凌乱不堪、折痕累累、皱皱巴巴地摆在那儿，有些字由于潮湿变得模糊不清，由于滴上她的汗水墨水到处都涸了，那份笔记不止一方面使人恼火。

当她的去圣佩拉热监狱探望他时，悄悄塞给监狱看守的几个法郎就使他们获得不受打扰的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就在他的单人牢房的狭窄床铺上做爱。以后马吕斯帮她穿上衣服，把一页一页笔记塞在她的紧身围腰里，每一次她动一动胳膊，就感到这些笔记沙拉沙拉响。他把它们塞在她的袜子里，因而每次她一迈腿就感觉到它们，有时候偷带东西的行动那么激起人的情欲，以致穿着一半衣服亲昵拖延了她探望的时间，为了他给予她的乐趣，她从他身边走掉的痛苦就愈发剧烈了。但是当她离开圣佩拉热监狱时，她的戴着手套的双手空闲了，她的一个个口袋和篮子空了。这一张张纸，藏在她的衣服中间，依然散发着爱情，马吕斯双手和身体的气味和她与马吕斯一起制造出的香气，像叛逃的风信子似的从书桌上飘上来，使她微微一笑。对珂赛特来说，拿了她的笔记，接受他的观念，把它们写成有说服力的论据，是另外一件爱情行动。不同的行动，同样的爱情。珂赛特把笔在墨水里蘸一蘸，在一月的黎明像一只大灰猫似的偷偷溜进书房，安顿在地毯上，然后爬上显出轮廓的墙壁时，开始根据他的笔记进行工作。

以后一个仆人进来，惊奇地发现火已经点着，彭眉胥夫人起来了。她问珂赛特要不要咖啡和一个 brioche（奶油圆球蛋糕）。“教室准备好了，夫人，芳汀小姐正在厨房里吃早饭。”

“Merci（谢谢）。”珂赛特起立，伸伸懒腰，走到窗口。她清清楚楚知道马吕斯不喜欢芳汀在厨房里吃早饭，和厨师闲聊。好吧，如果马吕斯为了法兰西共和国进了监狱，他就不可能期望在家庭共和国里进行统治了，能吗？芳汀在家里受教育那种事实是珂赛特的胜利。她服从了他的愿望，叫让吕克在著名的亨利四世公立中学作寄宿生，但是她不愿意把她女儿送到女修道院学校。一想到小芳汀睡在冰冷、硬梆梆的宿舍里，她的稚气笑声被长时间祈祷压抑住，她的聪明想象力被修女们引导着，她就忍受不了。珂赛特自己受的女修道院的教育不是很压抑的，因为她父亲在那儿的园丁小屋里，是天天慈爱和支持的来源，他的热情拥抱使人想到花园，而不是修道院。事实上，与芳汀分开珂赛特忍受不了。不过那并不是珂赛特使用的论据。为了达到目的，她只说她不愿意看见他们的女儿像蜜饯糖果一样给拘禁在宗教生活中。这话说服了马吕斯，因为像大多数反对党编辑和坚定的激进分子一样，他的倾向性是完全反教士权力的。今天珂赛特正在写的那篇文章确实就是反教士权力的。

她凝神眺望外面披着冬天残枝枯叶的花园，笑着想帕斯卡·博贾德会如何接受她的意见，把它们搞得栩栩如生。博贾德是巴黎最优秀的漫画家，毫无疑问他会画一幅一只手掐住轮船的脖子，另一只手掐住火车头的一幅阴森森主教的速写。也许他会画教会高级教士，丑得像瓦屋顶上的欧惊鸟似的，蹲坐在知识、科学、进步上，把十九世纪踩在脚下。

仆人端着一盘咖啡回来，当她周围家里生气勃勃地活动起来时，她回去工作。隐隐约约地她可以听见芳汀的两个表姐妹，西奥的孩子们，来和她一起上课，小女孩们欢快的声音从楼上教室里回响着传下来。家庭教师来到了，他的逍逍遥遥的脚步声是不会弄错的。阿德莱德姨奶奶

在圣丹尼斯教堂做完早弥撒回来。仆人们上上下下走动，但是突然间那一切被前门的撞击声破坏了，接着发生了一场大争吵。

珂赛特冲到楼下，发现她儿子站在门口，朝着一个车夫大声喊叫“该死的贼！”那个车夫从马车上爬下来，跟着让吕克走到门口，叫他小杂种，这时仆人们目瞪口呆地站着，或者偷偷地笑。小女孩们在楼上热切地倚在楼梯栏杆上，那位家庭教师就在她们后面，这时阿德莱德姨奶奶手里拿着一封信，拼命喘气。

“让吕克，”珂赛特赶快关上门，但是对那个出租马车车夫毫无作用，他猛烈砸门，连连咒骂。“怎么啦？你为什么在这儿？怎么——”

“乘车穿过巴黎他蒙骗了我的东西，那个偷窃——”

“让吕克，”珂赛特惊愕地大声说，“不是那辆出租马车吧！你为什么不在学校里？”

十三岁，让吕克比他父亲身体还结实，他长着他母亲的蓝眼睛，带着她的笑容，但是他的面貌依然感染上与省城的孩子和城里的男人有联系的不老实倾向。他穿着学生校服，高领黑外套，白领带和蓝色毛袜，但是他脸上带着一脸懊恼、反抗和后悔神情。他说他需要钱付给马车夫车费——车夫还在砸门——他从阿德莱德姨奶奶手里拿了那封信，把它交给他母亲。那是写在深奶油色信笺上的，封着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封蜡，签着校长的名字。

第二章

一个蓝眼睛、头昏眼花、秃头的男人，在音调不和谐，散发着恶臭的巴黎中心菜市场中间，使老市场区出现斑斑点点的一把把红伞下蹒跚穿过，游游荡荡，似乎在冷淡地挥霍掉的金钱、发出香味的花束、挂在药草市场的迷迭香和百里香、稻草味和牲口味中间不知所措了。一匹匹马嘶鸣，在早半晌的寒冷空气中冒着热气。泥土和生菜气息从运来冬季蔬菜的一辆辆运货车上升起，血腥味从运来整条腿的大块牛肉和野味的一辆辆大车上升起。在一辆车上，像项链一样串起来，挂着随着车轮在铺石路上滚动而有节奏地东倒西歪的一串彩虹色的野鸡。这个人的双脚硬挤进乡下人们穿的木鞋中间，他的脚踝长着一圈脓疮，好多已经化脓了；他的两只手腕也擦破，肿痛发炎了，他的衣服磨破了，不适合这个季节穿。他的瘦弱胸膛发青，汗毛像他头上的头发那么稀少。丰满的农妇们，她们的手像牲口蹄子那么粗壮，头上围着鲜艳的头巾，凝视着他，会意地评价他。至于他，他带着同样如饥似渴的神情凝视着她们的胸部和洋白菜。

他打听他在哪儿可以，在哪儿人们看见他会不唾弃他，但是在这一伙拍卖商、检查员、叫卖的小贩，脸色红润、肥肥胖胖、兴高采烈证明他们工作稳定、即使不是饱食终日也是丰衣足食的人们中间，这个人看来像一个鬼。在圣尤斯塔什教堂前面颤抖着，他受到从阴暗的教堂里匆匆跑开的那些人和教堂前面一个脸色苍白的人的嘲笑。甚至那些少数倾听他的问题，听他说完了的人，也耸耸肩膀，摇摇头，就继续往前走，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听说附近哪儿有个科林斯小餐馆。他找错了街道。蒙德都街？它在那边，是的，那边某个地方。他们含含糊糊地指指东边，当他们注意到他脚踝上的脓疮，手腕上青肿的大疙瘩，他的蓝眼睛眯缝的眼神时，他们就继续往前走了。那个人被日光照得眼花缭乱。

最后他和一个穿着长罩衫、发出鱼腥味、一个接一个提起沉甸甸的两篮银鲱鱼的老头儿搭话。不，科林斯小餐馆早就不存在了，1832年给毁了，那时一伙勇敢的人为了共和国在那儿坚持战斗，被国民自卫军杀害了。

“Vive le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维克多·帕乔利说，那句话在他的舌头上凝住了。

“蒙德都街102，”那个鱼贩子说，“那儿有个咖啡馆，是的，不过它不是老科林斯小餐馆了。科林斯小餐馆——”他意味深长地抬起肩膀，朝着苍天张开两个手心，他的嘴被含着未说出的话扭歪了：那一切，早就消失了，灰泥与记忆一起消逝了，希望遭到时势践踏。

第三章

彭眉胥家的马车上好润滑油，擦得铮亮，那头牲口是一匹健壮的骏马，但是那个车夫，艾贝尔，却发出那么强烈刺鼻的汗臭和烟酒味，它似乎完全包围了他的肝脏，从他的毛孔里冒出来。裹在一件厚大衣里，他驾驶着马穿过巴黎交通混乱阻塞的地方，当行人们咒骂，从车轮中间冲过去时，公共马车、单马双轮轻马车、小型出租马车、笨重的运货车和叫卖的手推车、离开城市去省城目的地的巨大老式驿车和各式各样现代的运转机械就都在中古的街道上挣扎着。艾贝尔在尚热桥上驶过塞纳河，穿过法院的阴影，在他们左边，Ile-de-la-cité，自从圣路易去参加十字军东征以后，就被棚屋茅舍、低矮的卡巴莱餐馆，毁损了市容，房屋腐朽倒塌，倚在一起。住在这儿的人们获得他们理应得到的窃贼、暴徒和刺客的名声；它的传奇惊险活动记载在欧仁·苏著的《巴黎之神秘》的作品中，当它在《新闻报》上连载时，受到法国人一致欣赏。现实可不那么美妙如画，因此艾贝尔催马驰过巴黎旧城斯德岛。他不希望让这些卑鄙、潜藏着的家伙考验他的勇气；现在他好几个钟头没有喝酒了。马车车轮猛烈摇晃着驶上一条四处飞溅，混合着融雪泥泞、牲口粪尿、恶臭、垃圾和一百来个夜壶盛的屎尿的道路。当他们过了圣米歇尔桥，沿着圣米歇尔码头，由此驰下圣雅克大街时，雄伟的万神庙就在整个这个地区隐隐出现，高耸入云，它的穹窿撒满积雪，在下午的阳光中闪闪发光。在巴黎美和丑紧紧靠在一起。

他使马转入克洛维斯大街，停在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前面，就给彭眉胥夫人打开车门，她吩咐他等待着她。艾贝尔瑟缩颤抖。“对不起，夫人，如果天气太冷，我在教堂里等待你不会介意吧，是吗？”他朝蒙特圣艾蒂安教堂点点头。

“即使我真的相信那是你做礼拜的教堂也不要。去。”珂赛特干脆地评论说，屏住呼吸不闻艾贝尔那股酒气。

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的看门人看到一个孤身女子穿过学校的古老大门，吓得透不过气来。他的呼吸形成一团雾，向一月的寒冷空气吹去，他唾沫星飞溅，自然拒绝了珂赛特要见校长的要求。她考虑立即贿赂那套学问，但是决定把那种可能性暂时搁置起来。“我为了我儿子，让吕克·彭眉胥来到这儿。”他那张枯萎的脸皱着眉头咧嘴一笑，扭绞一下他的戴着连指手套的双手，踢踢蜷缩在门后打瞌睡的仆人，命令他去校长办公室，问问校长先生是否同意接见（那就是他用的措词）彭眉胥夫人。“彭眉胥男爵夫人，”她纠正地说，这些年来她认识到爵位称号可以有效地拿来作为一种手段，像润滑油似的消除障碍，像武器一样挥舞。但是这对那个看门人毫无影响，他砰的一声无礼地关上门，嘟嘟囔囔地诅咒来到学校的女人们和一般的女人们。

孤零零一人，她望着灰蒙蒙的铺路石上洒满本身似乎也是灰蒙蒙的

法语：斯德岛（巴黎旧城）。

有歌舞表演的小餐馆。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当他著的《巴黎之神秘》在《新闻报》上连载时，法国人都非常欣赏这部作品。

积雪、关住的庭院，她把丝绒斗篷拉得紧裹在肩膀上，揉搓揉搓戴着手套的双手。三十二岁时，珂赛特的青春美貌变得丰美得更动人心魄、更富于表情。她的浓发朴素地留着，高高地盘在头上，一个个发卷从女帽下溜出来，她的蓝眼睛明亮直率。她散发着出自矛盾复杂花束的芳香——既实现了愿望又生气勃勃，心满意足但不自满，精力旺盛但不狂热，悠闲自在地活在世界上，因为她从中获得最美好的奥秘：忠诚洋溢的最美满爱情。马吕斯不要情妇，珂赛特不要情夫，而且在他们活动的圈子里，他们的独特家庭安排在男人们中间是欢笑的时刻，在女人们中间是羡慕的对象。

那个小仆人回来说不同意，校长不愿意见她。这简直出人意外，因为他的信是写给彭眉胥男爵的，好像让吕克根本没有母亲似的。采取贿赂手段，她拿出两个法郎，这立即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当她跟着那个仆人沿着低矮、阴湿、古老的走廊走去时她的靴子轻快地嗒嗒响着。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像年轻人们上的其它学校一样，以既可以处罚他们的肉体，同时又可以提高他们的智力而引以自豪。那种统治方式，那种寂静无声的秩序，一栋栋散发着修道院气息的建筑物本身，确实，珂赛特沉思，很像监牢。

那个小仆人敲敲校长的门，把门打开，就逃跑了；珂赛特面对面地与连考特先生站着，马吕斯当学生时他就是这儿的教师。他的书桌上点着十二支蜡烛，使他可以看在那儿摊开的报纸，架在他鼻梁上的小眼镜掩盖不住他脸上的惊奇神情。他穿着学究的长袍，上面围着一条粗糙厚围巾，戴着一顶很相配的粗糙便帽，它似乎卷缩在他的头上。他长着发黄的眼睛和在脸颊上刮得光光的、费劲洗净的粗糙皮肤。总的看来，他像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羊，但是他以毫不含糊的措词宣布，除了让吕克的父亲他不能和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

“我丈夫不能到这儿来，因此事情落到我身上——”

“这些是我不能和一个女人讨论的问题。”

珂赛特瞥一眼摆在他书桌上的那张报纸，《法兰西报》。“既然你看保皇党人的报纸，那么你一定知道我丈夫由于煽动性诽谤罪正在圣佩拉热监狱里服刑。”

“批评国王和他的政府是违反法国法律的。至于国王的大臣，吉佐先生，是无可指责的。公正不公正，那是法律。”就像他的房间一样——没有抹灰泥的石头墙壁上挂着一条条褪了色的挂毯，摆着造来适应吃人妖魔的笨重阴森家具——他的实质是哥特式的。“我不是一个很钦佩你丈夫和他的政治观点的人。他肯定没有学会我教的历史课。历史是一辆车，一辆旧车最好顺着车辙拉，顺着平坦的车辙拉。有时车坏了，丢了一个轮子。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停住不动了。人修理它使它可以继续运转。你丈夫的革命观念破坏了那辆车。”

“还有那陈规陋习。”她评论说。

他小心在意地把他的报纸叠起来。“我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夫人，为的是你丈夫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就不需要再重复这种令人遗憾的会见了。”

他停顿住，显然在等待她说声谢谢，于是她表示了感谢。他用一只变黄了的手朝他书桌对面一把硬邦邦的椅子做了个手势；她坐下，好像坐在一头巨兽的下颚上似的。她不晓得让吕克曾多么频繁地坐在这儿。

连考特先生问她是否带着他那封信。“让吕克把他的过错告诉你了吗？他详细叙述了吗？”

在这件事上珂赛特相当小心翼翼，因为让吕克只会说这是一场无聊的误会。阿德莱德姨奶奶冲进来谈话，肆意谩骂亨利四世公立学校、校长，斥责老师们、助教们、其他的学生们，攻击当一个男孩子——譬如说，让吕克——拒绝交出他朋友写给他的一张字条时，竟然愚昧无知到误解了他的任何人。他当然拒绝了。谁能不了解为什么那个男孩——就说吧，让吕克——在校长面前把那张字条撕碎了，把它嚼了，吞下去。阿德莱德姨奶奶宣布，为了他这样的勇敢行为，他应该受到奖赏，于是带他到托尔托尼冷饮店去吃冰激凌。珂赛特打发他去他的房间。

现在坐在这儿，珂赛特为她儿子辩护，“那种处罚——开除——似乎小题大作了。”

他的羊皮纸颜色的目光落到她身上。“小过错？让吕克宣布自己准备遭受审讯的折磨，甚至恐怖统治的痛苦，也不愿公布这张字条。而且，他当众朗诵这一切，好像法兰西剧院正厅后座的观众和顶层楼座的观众都在凝神倾听着他的每一个字，而不是——像你看出来的——一个更谦虚更不赞成的听众。我。”他把一只干瘪的大手搭到另一只手上。“然后让吕克把纸条撕成碎片，把它们塞到嘴里，就咽了。我想它们不久就会通过通常的渠道。”

“谁写了那张字条？”

“正是我的问题。”

珂赛特解开她的斗篷纽扣，脱掉她的灰色皮手套，松开她的女帽系带；虽然天气很冷，炉火不旺，但她却感到自己在校长的冷酷无情凝视下变得面红耳赤，出汗了。

“那封信本身倒无足轻重，倒不如说它是，我怎么说呢，一种轻浮、无礼、态度轻薄的表现——”连考特先生好像被那套废话勒住脖子似的说出最后那个字眼。“与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很不协调。我并不满意你丈夫，不过至少他是一个严肃的男孩子。你的儿子连续不断地破坏纪律。他把禁书——雨果、巴尔扎克、缪塞、可怕的乔治·桑、欧仁·苏——的书偷偷带进学校。扣押了时他毫无悔恨之心。违法行为一件接着一件。这封信的事只不过是压垮众所周知的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动感情地故意大声咳嗽一声，来与他的引谕调和一致。“亨利四世公立学校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我们正在这儿培养新一代的政治家。医生们！外交家们！”

“还有新闻工作者们，”珂赛特反击说，“我丈夫是这儿的一个学生。《新闻报》的埃米尔·吉拉丁也是。”

“《新闻报》决不比《光明日报》好。”

“确实，《光明日报》比它更光辉灿烂。”

“女人的才智就像披在拉大车的马身上的礼服大衣，”在继续说下去以前，连考特先生转身研究在屋顶石板瓦上冻得鼓动着翅膀的几只鸽子，“如果你曾经注意你儿子在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学习进展，那么你

就知道在拉丁文、希腊语、哲学、修辞学、数学和宗教方面，他的进步没有达到最高标准，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效果。他松懈、平庸、浅薄——这本身并不是缺点——但是他很傲慢无礼，夫人，这样兼而有之的品质是无法容忍的。让吕克丝毫不注意规则，和一个走读生阿尔塞纳·赫维特建立了危险的友谊。你知道这个名字吧？”

“是的，当然啦。我儿子时常谈到他，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让吕克说假期他就回省城了。”

连考特先生的厚嘴唇厌恶地翘上去。“他父亲是克里蒙费朗一个杂货商。阿尔塞纳和一个姑母或者一个衰老的女亲戚一起住在巴黎安蒂河堤那儿。他以欺骗手段，以克里蒙费朗一个贵妇人作庇护人的手段进入这所中学，她——”他停顿住，不自在地嚼着牙花子。

“以替那个杂货商有才能的儿子作保证人，使他进入法国最好的中学来还债吗？”

“阿尔塞纳拥有用于把糖价加起来那种人的才能。”

“那和让吕克有什么关系呀？”

“你的儿子是一个具有相当大魅力的年轻人。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赞成魅力，除了在贵族中间，在那里，不幸它非常缺乏，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儿子的津贴你们限制得很紧。”

“足够用的津贴。”

“他寻欢作乐就不够用了。阿尔塞纳·赫维特，另一方面，却有很多钱，但是他缺乏魅力。哦，他缺乏成为一个绅士的一切，他需要让吕克，我们说吧，作为他进入娱乐世界的 *entrée*（引进人），我说到剧院，夫人，”他激烈地轻声颤抖着说，“白天在盖着茅草屋顶的别墅，夜里在博比诺特，经常去像弗利考都那样便宜的学生咖啡馆和小餐馆，在那儿他们像爱尔兰人似的吃土豆，当然啦，他们这些天根本不吃了。我谈到，夫人，他们花在买酒、用来贿赂看门人、引座人、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的仆人们和其他的学生们的钱，为的是使你的儿子可以把被褥床单伪装得像是个男孩平安地睡在宿舍床上，而实际上他和阿尔塞纳·赫维特已经出去在拉丁区和岁数比他们大两倍的女人们在欢蹦乱跳哩。”

“那不可能。他还不到十四岁！”

“然而，它使我们注意到——”他讲话的口气好像他和亨利四世国王的鬼魂都得到报告似的，“——好多夜晚阿尔塞纳·赫维特从他的老亲戚家逃出来，你儿子就采取我描写过的办法，带着赫维特的钱，他们就去 *grisettes*（轻佻女子们）那里。是的，夫人，*grisettes*。我知道好多人认为 *grisettes* 是在她们作出姿态、学生们脱离了家庭监督时，寻找快活，从学生情人那儿得到几件小饰物的无害女店员，但是我向你保证那根本不是真实的。她们是妓女。妓女的徒弟。”

“你确实太严厉了。”

他抬起视力模糊的眼睛，系上他的古怪帽子的带子，好像害怕珂赛特会抢走他的帽子使他露出秃头似的，凝神眺望窗外薄薄的积雪，大声惊叹像彭眉胥夫人这样身份地位的一个女人怎么竟然可能宽恕婚外的淫乱行为。

珂赛特相信连考特先生决不懂任何情况的性行为，或者那种事情的范围，但是她一直等到他完全说完才问什么时候会允许她儿子回到亨利

四世公立中学。

“当他学到宗教信仰，尊重人，谦卑作人时。当他对在卡巴莱咖啡馆唱歌的姑娘不大感兴趣，对教会的神父们更感兴趣时。当他少看巴尔扎克的作品，更多看帕斯卡，一个使我们想起人类的永恒苦难的作家的著作时。”

夸大其词的老学究，可怜的庸人，当珂赛特遭到挫折，起立时，她沉思。“明天我会派仆人来取让吕克的东西。”

“那些书——雨果、缪塞、巴尔扎克的诗集和剧本——会都丢失了，”他忧郁地沉思，“另外的孩子们会把它们偷走。”

第四章

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的大门在她身后砰地大声关上，一旦到了克洛维斯大街上，珂赛特沮丧地发现不但车夫消失了，连马和马车也消失了。她咒诅艾贝尔狂喝滥饮，这时深谋远虑命令她步行到万神庙，找一辆出租马车，回到家里，等待着艾贝尔趴着回来，她太愤怒了不愿无所事事地等待着。况且，艾贝尔能离开多远，怎么能把马和马车放错地方呢？

她转入德斯卡特大街，沿着慕菲塔德大街走下去，这条大街最初曾被古罗马军团夷为平地，在中古时代以无法无天闻名，接着以臭气冲天闻名。几百年来制革工人、皮革商、废马收购人在海狸河畔开了业。甚至现在她经过的第一个店铺就是油腻腻的香肠油光闪亮地挂在钩子上，污血流入雪堆里，一群狗为了猪下水搏斗的猪肉食品店。慕菲塔德大街是一条买卖兴隆的商业干线，粗陋，商业性的，一些商店明显稳固地永远在那里，整幢房子，一层是商店，上面是舒适的房间，传了三代，由一家家小资产阶级人家统辖着。但是慕菲塔德大街上的商业大部分是贩夫走卒做的。从摆着临时凑合用的货摊卖还粘着海草的贻贝的摊贩，或者提着一篮篮干巴菜花，各种各样颜色卷心菜的小贩。在慕菲塔特大街上小贩们站在烟草商商店前面和使空气带上一股磨碎的咖啡豆清香的食品商那儿，叫卖他们的美味炸土豆。现在，在日薄西山时，一批商业即将结束，当妇女们在卖主们——他们的商品已经不新鲜了——中间周旋，开始大声讨价还价，等到傍晚拿着廉价品回家时，另一批交易就开始了。一个卖萝卜的人抓着两个萝卜在头上高高地来回挥舞，大声叫卖，毫不拘束地将她的萝卜大小与吃萝卜的男人的肉球作比较。一个玩杂耍的把几个球在空中高高地旋转，使他的单薄衣服飘舞起来，毫无疑问他已经冻得皮青肉缩了。

在初冬傍晚，珂赛特把斗篷裹得更紧一些，就观看衣衫褴褛的街头乐师们生拉硬奏呼哧呼哧的小协奏曲和连续猛击着手鼓，对着摆在地面上大部分是空空的帽子演奏。她停住观看为一个嘴唇冻得发青、载歌载舞的小女孩伴奏的一家街头乐师。珂赛特把手伸进口袋，把一枚五法郎的硬币扔在她脚下，那个女孩的脸——她全家人的脸——都喜气洋洋了。音乐立即停止演奏，他们都去最近的咖啡馆了。珂赛特跟随着，警警里面找寻那个酒醉的车夫，但是透过弥漫的烟雾和喧闹声，她没有看到他。就此而言她在大街上也没有看到那匹马和马车。

躲避着酿酒商的一辆辆运货车和洗衣房的一辆辆运货车（幸喜她穿着高跟靴子，因为街上净是散发着臭气的马粪马尿，有一些那么新鲜还冒着热气），她穿过喧嚣的慕菲塔德大街，那儿小贩们的风笛、号角和呼喊，奏出疯狂的最强音，在暮色苍茫中，补锅工人们、修瓦盆的师傅们、搬运工人们和磨刀师傅们奏出的贸易协奏曲，在点灯的师傅们开始干活以前，他们都拼命想挣最后几个小钱。珂赛特的斗篷和镶着花边的时髦女帽与皮肤黝黑、衣服陈旧、沿街兜售货物的女人们的衣服形成鲜明对比。其中一个女人，站着守着她的旧衣服货摊，伸手摸了摸珂赛特的蓝丝绒斗篷。

“你准备卖的时候，亲爱的，”她在她后面呼喊，“那件斗篷我会给你一笔好价钱。”

当她穿过小贩们的叫卖声，洗衣房窗户上川流不息流下的水珠，当半裸着的姑娘们，提着一个个嘎吱嘎吱的大篮子，热得累得满脸通红，从气窗里滚滚冒出水蒸气时，男人们贪婪地望着珂赛特，女人们评论她。在肉店外边，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男人在和店主争吵，事情以卖肉的人叫他的讨厌身子从台阶上滚开，后者反击说卖肉的是娼妓的儿子，荡妇的丈夫结束。当他提起背包走掉时，珂赛特看到依然血淋淋的大腿骨头可怕地突出来。

沿着慕菲塔德一条街，像十字路口那么均匀地间隔着，都是乞丐，像小贩们那样各种各样的乞丐。有穿着他们最后的一点破烂军服的老兵乞丐，没有腿的乞丐们，遭了难的乞丐们，瘸了的乞丐们，包扎着绷带的乞丐们，穿着本来还像样，但已破成碎片的衣服、用粉笔在铺路石或墙壁上写上“我在挨饿”，露出变黑了的坏牙微笑的乞丐们。有些乞丐有脓疮，有些没有。在所有这些人中间有跳跳蹦蹦的人，情况最好的人和匆匆去上夜班、骨瘦如柴的服务员们，有买卖赃物的人、妓女、暴徒、游手好闲的人、拽斗篷的人（珂赛特特别提防这些人）、紧跟着人的妓女和善于摸窃的男孩们。

一套公寓前面大街上的稻草使人联想到上面有人病得很厉害；尽管一扇扇窗子关着防寒，但是毫不减弱的婴儿们的啼哭声和家庭吵闹声还是传出来。一个骨瘦如柴的姑娘，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紧紧拽住她的裙子，不停地凄惨叫卖鞋带。一个男人扛着一大架玩具——包括使人联想到绞刑架的、以可怕姿势吊着的一个个娃娃——用悲哀的声音唱着孩子气的歌。在慕菲塔德大街上闲荡的大多数孩子反映了珂赛特自己的童年，大眼睛，脏脸，穿着单薄衣服，由于贫穷而忍饥挨饿，露出一副提防下一次挨打的警惕表情，带着躲不开的伤痕，劳动着，提着太大的重物，或者照顾小得照料不了自己的婴儿们。从栗木烤炉炭灰炉膛里刮出来的烟灰吹进她的眼睛里，她尖叫了一声，这时一个破衣烂衫、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双手紧紧抱着胸膛，眼睛望着天，在她前面用脚尖旋转着，大声喊叫，“面包！面包！我要饿死在大街上！”他嗓子里发出可怜的格咯格格声，倒在她脚边，趴在垃圾里，一动不动了。

珂赛特凝视着他，恐怖地听到她背后的大笑声，两个街道小贩，一个端着满满一盘苹果，另外一个提着一篮洋葱，发出咯咯大笑的合唱声。“什么也不要给他，夫人，”卖苹果的小贩告诫说，“明天他会死在圣丹尼斯大街上。”

“今天夜里他会死在奥德翁剧院前面，”那个卖洋葱的小贩飞快地踢了踢他的屁股。

他醒来，攥着拳头，一边咒骂女人们多管闲事一边掸掉他的破烂衣裳上的稻草和马粪。

“我们不得不去掉像你这样的乞丐们，”卖洋葱的小贩啐了一口说，“使你从大街上滚出去，给老老实实的女人们腾出地盘。”

“因为你们老得做不了妓女，你们才老老实实了。”那个刚才快死了的人回答。

“你们看见一匹马和一辆马车吗？”珂赛特问那两个小贩，“我的车夫——”

“醉鬼们，那些车夫。你的车夫丢下你，是吗？开除他这个喝醉了

的蠢驴。”

“那边——”卖苹果的小贩指着大街下边。“那看来像是一位夫人的马车。趁着宰马的人还没有搞到你那匹马，你最好还是到那儿去，夫人。一匹好马，哎呀，那在慕菲塔德大街要值很多钱。”她拍拍自己那只嗅嗅珂赛特衣服边的饿狗。

“那边，看看，就在教堂对面，试着去那个咖啡馆找找你的车夫，夫人。”

那是丑陋无比、角落里的一家咖啡馆，上面贴的一张张传单早就撕碎了，在寒风中飘舞。在煤气灯光和袭来的黑暗中，它的污秽门面闪耀着深黄色光辉。珂赛特本来会走进去逮住她那个犯了错误的艾贝尔。但是她的注意力被一个像飞蛾扑火一样往前冲去的人影吸引住，那也许是一个男孩，肯定是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比他的身材肥大好多倍的外套；它的衬里破成碎片搭拉下来，和他那条裤子的残余碎片很相配，他的两只脚塞进很不相配的鞋里。当他在一辆辆大车和运货车之间敏捷地躲闪腾挪，撞倒了一个把最后一个空桶提到运货车上的、粗胳膊的牛奶商时，她一直注视着他。他毫不注意她那像下雨似地倾泻到他身上的咒骂，却朝着珂赛特看不见的一个目标飞快走去。

就在那个破破烂烂的咖啡馆隔壁，一个面包师傅的商店窗户在路面投射上方方正正黄油色的光辉，在橱窗里面摆着的是金黄色的面包和奶油圆球蛋糕。那个孩子藏在窗户下面的一堆篮筐后面，一把刀的刀刃在他手里闪闪发光。以天生的天资和从实践得来的惊人敏捷手法，他把刀尖插进窗户玻璃角落里，手腕迅速地轻轻一击，窗格玻璃以几乎十分完整的弧形向上面爆裂了，他把刀子抬到裂缝的最高点，又把刀尖插进去，轻轻一拧，窗格玻璃，以半圆形形状爆开了。那个男孩立刻把手伸进去，抓住一条面包，把它从破洞里拉出来，跳起来就跑，本来可能完全逃脱，但是窗户玻璃的卡嗒声和在大街上砸碎的声音引起刚从咖啡馆出来的两个人的注意。他们挡住珂赛特望着那个男孩的视线，抓住他，大声喊叫，“抓贼呀！抓贼呀！”正当那个男孩从他们手里扭脱，在大街上飞奔，鲁莽地撞上珂赛特，几乎把她撞倒时，那个面包师傅从 *boulangerie*（面包店）里跑出来。当她听到慕菲塔德整个一条街都在呼喊“抓贼呀！抓贼呀！”时，她打了一个冷战。

“噢不，你逃不了！”那个卖洋葱的小贩抓住那个男孩，把他拖回来面对那个面包师傅。她恶毒地拧了他的脖子一把。她的洋葱落到大街上，不过她的同事们把它们捡起来，当他们聚在一起，祝贺她抓住了桑松内特那只欧棕鸟时，只偷了几个洋葱，“这只可恶的小欧棕鸟。”她嗤之以鼻。

那个面包师傅从人群中挤过去，把胳膊缩回去，打了那个孩子一个耳光。“你和你那把刀，那就是你这么干的，不是吗？你这个划玻璃的家伙，我要拿起那把刀，划破你的嘴！”

“他是先偷了我的东西的贼！”那个卖旧衣服的商人大喊大叫说，从慕菲塔德街一直跑来，气喘吁吁地加入他们当中。“那是我的外套！”她与珂赛特擦肩而过，摇晃那个男孩的胳膊，直到他的牙齿咔嗒咔嗒响。

桑松内特，意思就是欧棕鸟。

“这个小杂种昨天从我商店前面把它偷走了。从挂钩上把它抢走！我亲眼看见他——”

“你这个撒谎的臭娘们！”她还没有拳打脚踢他就大声喊叫说。

那个卖洋葱的小贩揪住他的脖子，另一个女人就剥掉他的厚外套，于是那条面包掉到大街上，在铺路石上闪耀着金黄色光辉。那个面包师傅又咒骂他。那件外套翻过来抖落时，就掉出来一把小刀，一个洋葱，一个苹果，三分钱和卖旧衣服那个商人一把抢走的一条干净白围巾。面包师傅伸手拿了那把小刀，那个卖洋葱的小贩又拧了他的脖子一把，于是那个男孩恶狠狠地咬了她的胳膊里面一口，当她尖叫了一声，不自觉地放开他时，他就跳开。他好像要全速奔跑，飞奔，但是刚从咖啡馆出来的一个卖肉的粗手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回来。至少珂赛特希望他是一个卖肉的，好说明他围裙上带着血迹的原因。他和那个满手沾满白面粉的面包师傅，他们好像准备把那个男孩撕碎。

卖鞋带的那个姑娘溜溜达达地走到那个小偷跟前，从大街上捡起那三分钱。“你为什么不去为你的老外婆干活？你自然会受死罪了。”

“你是一个患脚踝关节内肿病的邋遢女人，热尔梅娜——”

那个卖肉的揪着脖子把他从大街上提溜起来。没有那件厚外套那个男孩显得很可怜了，就像钓在钩子上的一条鱼，或者要给淹死的一只小猫。

“去叫警察！去叫地方警卫兵，”那个面包师傅大声喊叫。“你现在就要受到处罚，欧椋鸟。去个人叫警察。”

似乎没有一个人想要把警察包括在这场吵闹中，直到那个面包师傅表示给钱，那个几乎死在珂赛特脚边的年轻人才说，为了五个苏他去叫军队上的人，把桑松内特流放到阿尔及利亚。

在拼命挣脱他们的控制时，桑松内特的帽子掉下来，那顶帽子破烂不堪，贫民窟的人戴都不像样，那上面又有几样偷来的东西，包括一卷缎带。

“送给你的婊子娘的礼物吗？”那个卖肉地问。

“至少她没有像你那样染上梅毒！”

“当你不能吹口哨时你就会撒尿了，小家伙。”那个面包师傅发誓说，提到断头台砍头的行动。他缩回手去又打。

“那个面包要多少钱？”珂赛特大声叫喊。那一小群人沉默了，当她穿着豪华的丝绒斗篷挤过去时，他们凝视着她。“我买它。那个面包要多少钱？”

“你不知道面包的价钱！”那个不相信的卖萝卜的小贩得意洋洋地说，“如果你不知道面包的价钱，夫人，你在这条街上干什么？来看慕菲塔德大街上的人们怎么砸石头吗？”

“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珂赛特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但是她嫁给马吕斯十五年了，至少她能模仿他的庄严举止，“我期望一个简单的回答。”

“七个苏。”那个面包师傅说。

“今年七个苏，去年六个苏，”那个卖洋葱的小贩抱怨说，“前年

四个苏，如果它涨得超过八个苏，你看看你周围这些人，夫人，这些人就会挨饿。”

“我，那以前我就会饿死，”那个军人乞丐说，“我的空肚子诅咒我的空嘴。”

珂赛特对那个面包师傅讲话：“我买那个面包。它掉到大街上。它弄脏了。它弄湿了。没有人会吃它。”在突如其来的沉默中她后悔说了那些话，了解每次面包涨价就会使这些人当中较多的人饿死，知道他们任何人都会吃那个面包，她小时候会吃了它，还会认为自己很幸运哩，知道面包涨一次价，就会使更多的人慢慢饿死。“如果你把那个男孩交给我，我就给你八个苏买那个面包。放开他。”

“对这个小家伙千万不要不顾后果，”那个卖洋葱的小贩劝告说，“他是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一个小偷，一个小贼，一个狡猾的人，一个熟练的扒手，一个说谎的人。就看看那儿吧。”那个卖苹果的小贩指着大街上那些东西。

“娼妓！”还没有使他即刻沉默下来，那个男孩就大声说。

“他是一个小贼似的讨厌小家伙，”那个卖旧衣服的女人说，把那件外套搭在她的胳膊上，像抚摸丢了的小狗似的抚摸着它。

“那就是他怎样得到他那个名字，桑松内特，欧椋鸟，一个祸害，一个小偷——”

“我是贫民圣朱利安教堂的圣坛童子。”那个罪犯大声说。

“是过得懒懒散散星期一的助手，”那个卖肉的呱呱地喊叫着说。他转向那个面包师傅。“喂，你怎么办呀？”

“把那个男孩交给我，我就买那个面包，”珂赛特重复说。“赶快，趁着警察还没有来。”

使人想起警察，那一小群人中好多人开始朝破破烂烂的咖啡馆散去。

“十岁，”那个卖萝卜的小贩嘟嘟囔囔说，“就成了法国名声的祸害。”

“十三岁，你这只淫秽的大母猪。”

“没有父亲的下贱人。”那个卖苹果的小贩游游荡荡走开时说。

“你这没有娘的妓女！”他在她后面呼喊。

他本来还要说得更多，但是那个面包师傅又狠狠地揍了他一下，而且这时艾贝尔从咖啡馆里冲出来，轮流地扭绞着双手和帽子，朝着马和马车跑去，一直哭喊着，请求珂赛特、上帝、圣菲亚克尔饶恕，不管谁先注意到他，答应改过自新、恢复正常生活，保持清醒，真实的，而且凭着他亡母的灵魂起誓。留在大街上的少数人怀着唯利是图的兴趣观望着那个车夫和珂赛特之间的交谈，而且确实不止一个人想到那个面包师傅从像珂赛特这样穿着，而且阔得足以有自己的马和马车的女人那儿，可以得到比八个苏更多的钱。珂赛特也想到这点。“为了那个男孩和那块面包我出五个法郎，”她断然地说，“我最后出的价钱。”

艾贝尔一直围着她点头哈腰，连连认错，他步履不稳、言语含糊不清，他的呼吸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我丈夫出了监狱时你有充足的时间对他讲讲你的情况，”珂赛特严厉地说。提出监狱使她周围人们的脸上露出一致的好奇神色。“那是

政治错误，”她感到不得不解释一下，“圣佩拉热监狱，就隔着几条街。”在发出一系列信号，清清楚楚响起汽笛和警笛声以前，除了依然抓住那个男孩的卖肉的和那个面包师傅人人都消失了踪影。

那个 sergent de ville（警察）确实在路上；那个年轻人挣到五个苏。面包师傅最后威胁了一下那只欧椋鸟就拿了珂赛特的五法郎，那个卖肉的就放了他。艾贝尔把马车赶过来，由于警察到街上来了，因此那个男孩先抢走那个脏面包，就跳上马车。

马车咕咚咕咚地穿过弯弯曲曲的街道，返回圣雅克大街，在暗淡的光线中，珂赛特仔细观察她对面那个男孩。没有穿外套那个男孩显得十分可怜，他的裤子用一副背带吊着，质地脆弱的衬衫用穿过一个个钩子的一条绳子连在一起，他的两只不合脚的鞋都太大了，鞋底填满报纸，磨光的灰色印刷字体一团一团地掉到马车地板上。灰尘污垢在他脸上和胳膊上形成一道道条纹，他的腿黑乎乎的，结满疮痍。他的鼻子古怪地歪到一边，赋予他一种天生的斜视表情，他的黑头发剪得非常短，在脑袋上怪模怪样地扎煞着。

“你多大了？”

“大得能够分辨清尿和圣水，”他说，用牙撕下一大块面包。“他会干那种事的，你要知道，那个可恶的坏心肠面包师傅。毫无疑问，他本来要我戴上手铐脚镣。弄得铁链当啷啷响。”他狼吞虎咽地吞下那块面包，用口哨吹了一首街头小曲才又咬一口面包，而且若有所思地补充说，“要我回到小罗克特劳教所，也许不可能。第二次犯法，他们可能把我流放。因此，我想我必须谢谢你，呃？”

“我想你应该的。”

“好吧，merci（谢谢）。”他把没吃完的面包塞进寒酸的衬衫里，俯在马车车窗上眺望他们过塞纳河时河岸上闪烁的灯光。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仔细察看珂赛特。“你为什么干这事？我这个可怜的蠢人发生了什么事，你关心什么呢？你向我要求什么？呃？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我认识一个曾经偷了一个面包的人，”珂赛特与其说对着那个男孩，不如说对着暮色渐浓的黑暗说。“为此他进了监狱，因此他永远带着监狱的阴影。他拖着监狱的阴影度过了毫无歉疚的一生。那是很悲惨的经历，我忍受不了这事会再发生，历史会重演。”

第五章

受难修女街六号的厨房像带着城垛似的烹饪器具和塔楼似的铁制器具的一座中古城堡。厨师，让娜—路易丝·普瓦拉德，选用了卡雷梅夫人这个有威望的绰号，以拿破仑在战场上那种架势统治着这个厨房。虽然彭眉胥家无论如何也不是宫殿，（老外祖父 1818 年搬到这儿隐居），但是他们的饭菜美味可口的名声却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客人当中好多人曾经试图诱使他们的厨师走掉。卡雷梅夫人得意洋洋，但是当她在哪儿是无可争辩的总司令时，为什么满足于可能当个陆军元帅呢？她在受难修女街不仅建立了好名声，而且建立了一座艺术宫殿。大壁炉有活动吊钩、烤肉铁叉、烤肉架，可以从一口空铁锅中间往下填煤的乡村炉灶。壁炉边挂着的是一排火钳、煤铲、钩子、长柄勺子、叉子、滤器、各种各样烧红了的铲子，可以烧得通红、在盘装食品上移过去，就把它烘烤成完美无缺的棕色的沉重铁器件。从天花板吊下来的挂物架，可以按照厨师的命令升降，上面挂着的是她的火器、长把带盖深平底锅、煎锅、蒸锅、bain—maries（隔水蒸食物的锅）和 braisières（煨肉锅）；一口口大汤锅蹲在餐具柜上，有一些带着龙头，排列起来，在搁板上闪闪发光的是打蛋器、漏斗、研钵、捣杵、刀子和把水果切成奇形怪状花样的器具、做花样和蛋白酥皮筒的模子。一个架子，在布里亚—萨瓦兰著的 *La Physiologie du Gout*（《口味生理学》）和那位艺术大师卡雷梅的全部著作的大卷大卷巨著重压下，微微下垂了。她曾经在他的厨房里做过帮厨女仆，一个异常聪明、观察力非常敏锐的刷锅洗碗的人。她不止采用了卡雷梅的名字；她还吸收了他的烹饪技术。一个心胸开阔，兴高采烈的人，让娜—路易丝有两只像泥瓦工的手一样强壮的手和轻柔得像修女一样的触觉。她正要把五香碎肉填进六只小鹧鸪肚子里，这时她听见马车从后面绕过来，她赶快打发刷锅洗碗的女仆去楼上叫一个仆人拿着提灯给夫人照亮进家的道路。“你最好也告诉那个男孩一声她母亲到家了，”她大声呼喊。六号宅院里人人都知道男爵夫人去哪儿了——为什么。

从她的厨房的低矮窗户让娜—路易丝注视着艾贝尔试着解决他该下车呢，还是从马车上摔下去。“醉鬼，”她低声嘟囔说，回去用熟练的手收拾一只只鹧鸪。“有一天他们会把他们全都害死了，把车赶到塞纳河里。”

“卡雷梅夫人！他们说妈妈回家了！”芳汀匆匆走进厨房。十一岁她依然像小马驹那么活泼，睁大眼睛四下观望，人又瘦又苗条，一个娃娃和一本书紧紧贴在她的小胸膛上。她拥有她母亲那种留心观察的表情和她父亲的执拗劲儿，但是只有一次在她的教育问题上，她曾和她父母激烈争吵过。芳汀坚持说女孩们不需要学修辞学、数学、希腊文或拉丁文，人人都知道女孩们各种各样只需要一点。但是她战败了，于是顺从地屈服于更适合男孩的教育制度下。她现在喜笑颜开地把书本扔下：妈妈在家，她们两个就会利用傍晚的时候——像她们一向的做法——看书，或者有时候珂赛特仅仅给芳汀梳金色长发编辫子。“妈妈回到这儿

布里亚—萨瓦兰（1755—1826），法国法学家、政治家和著作家。

卡雷梅（1784—1833），法国名厨师，著有若干有关烹饪法的权威性著作。

了，真的吗？”

“是的，漂亮的小姑娘，不过你不要去外边。上楼等着她。天太冷了，mapetite（我的宝贝），你只穿着单薄的缎子鞋。去吧，在书房里等着——”

“他们不去楼上。看啊。他们走进厨房。”

“卡雷梅夫人丢下几只鹧鸪，回到窗口，惊骇地看到男爵夫人领着一个肮脏的小淘气朝住宅走来。在一月寒冷的大风中，珂赛特一阵风似地冲进厨房，脱了斗篷，摘掉手套，就搂住芳汀，在她身上大施爱抚。

“妈妈，你表现得好像我们分别了多年似的！”

“噢，芳汀！你要了解就好了！”珂赛特把她女儿的直溜溜浓发从她的娇嫩脸蛋上掠到后面，吻吻她的脸蛋，然后她就吩咐在地下室生上火，端去一盘食物——汤、面包、茶和肉。

“那个可怕的男孩是谁，妈妈？他浑身发臭，他很脏。”

“注意礼貌，芳汀。”

“他头上的头发为什么都扎煞着？”

“虱子。要一些吗？”那个男孩用一只脏手掠掠他的一头短发，然后朝芳汀吹了一声口哨，她惊恐地往后跳。“我还有一些。我外婆干的，按住我，把我的头发剪掉。明年我就大得她逮不住我了。我喜欢虱子，但是她喜欢拆掉它们的小窝，使它们无家可归。”

“令人厌恶的小乞丐！”

“我不是乞丐。我是贼。”

珂赛特命令他去地下室，在那儿等着，然后她又谴责她女儿，芳汀绷着脸，从她的娃娃头上捉想象中的虱子。

“这是给那个男孩的食物吗，夫人？”卡雷梅夫人问，“别干这种事。喂那样一个小家伙，你只会使他恶心。他会吐在你的地板上。”她忧郁地发誓说。不回答，珂赛特往脸盆里倒水，洗洗手和脸，擦干了。

“让吕克依旧给开除了吗？”

珂赛特搂着她女儿的肩膀，她们一起走进地下室，那里一堆小火在壁炉里哔剥响着，几支蜡烛都点上了，但是一月的寒风依然向关住的窗户进逼。那个男孩在炉火前面烤他的黑黝黝的双手；在灯光中珂赛特可以更好地估量他一下。他的两条瘦小的腿从太大的鞋里伸出来，一旦烤暖和了，他的衣服就发散出一股刺鼻的臭味。骨瘦如柴，野性十足，无所畏惧——在慕菲塔德大街上他确实证实了这一点；总的说来，需要四、五个成年人才抓得住他。他的嘴唇划破肿了，他的一只眼睛开始肿起来，变成青紫色，甚至在污垢下都看得见。鼻子流的血在上嘴唇上变干了，溅到他的衬衫上。“你要洗洗这些伤口吗？”她问。他耸耸肩膀，摇摇头。

“他衬衫里鼓出来的是什么？”芳汀问，“哎呀，是面包！是脏面包。他不会吃那个吧，他会吃吗，妈妈？”

“嘘，芳汀，不要无礼。”

“他不是客人。”她抗议说。

“他还是客人。”珂赛特以她能说出的作母亲的重话回答。她请桑松内特坐下，于是他照办了。“你父母在哪儿？”

“在天上和天使们在一起，”他以苦涩、顽皮的谨慎态度回答。

“他们都死了？”

他以十足巴黎人的方式耸耸肩膀，他反驳说，“我父亲——哦，谁知道呢。我母亲，她是领了执照的。”

“那是什么意思，领了执照？”芳汀问珂赛特。

“一个 fille publique（妓女），”桑松内特解释说，显然很高兴扩大那个女孩的知识。“妓女，在道德大队登了记，他们发给了她执照和一切，只要她经常检查——就像阴沟似的，是吗？她愿意什么时候做妓女就什么时候做。我们家没有梅毒。夏天每天五、六点钟在圣绪尔比斯修道会后面滑稽咖啡馆她最好找了。”

“够了，”珂赛特厉声打断他的话头，“你住在哪儿？”

“哎呀，我，我有时和一位伯爵夫人住在一起。当她不带着容德雷特们，拿着剪子追我的时候。”他又揪了揪他那剪得怪里怪气的头发，它越发怪异地竖起来。“这是实际情况。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是我外祖母，她一度给拴在棍子篮子上面，现在只敲敲打打，没有外衣，没有欠帐，没有脓疮，那就是她的格言。”

“他在说什么？”

桑松内特的嘴唇在他的黄牙上翘上去。“她现在是一位贵夫人喽，我外祖母，不过她过去经常在你们的使女扔在大街上的蹩脚货里钻来钻去！”

“妈妈！你听见——”

“一个拾破烂的，”他得意地补充说，“卑贱人中最卑贱的。”

“罪犯才是卑贱人中最卑贱的，”珂赛特尖刻地提醒他说，“除非你愿意在阿尔及利亚塑那个塑像，像你指出的，否则你就只限于回答我的问题。你会读书吗？”

“还会写字。我，真的，是小罗克特的毕业生。”

“谁听说过这样一个学校呀？”芳汀对她母亲说，“它不在巴黎吧。”

“它在巴黎，”珂赛特回答，“那是关儿童的监狱。”

“小罗克特，是一所好学校。他们给我们吃撒满糖的烤面包，一个星期吃两次肉，铺着羽毛床垫，我们学习课时还有桔子吃。我记得我学的功课，‘别人的财产是神圣的，我们必须尊重它，’”他学舌地说，“看见吗？我像圣安东尼的猪猡、模样更好的学生一样有学问。不过就我自己来说，我倒宁愿把书用水煮了，喝那种汤。装订的胶水，可能很美味可口。”

正在这个时候，阿德莱德姨奶奶闯进地下室。她具有老处女的一切虚荣心，戴着有飘带的花边帽子，用牛奶洗手除掉手上的褐斑，白发烫成波浪状，卷曲得太过分了，但是同时她的虔诚心也好好保持着；一串念珠从她的上身垂下来，一个沉重的金十字架悬挂在她的胸前。一定是怀着宗教热诚她要了解那个可恶的校长是否承认他完全错了，或者至少，承认他犯了一桩不得体的错误，那个漂亮可爱的男孩（让吕克正好跟在她后面进来）当然是清白无辜的。珂赛特还未能回答，阿德莱德姨奶奶就发现了那只欧椋鸟，尖声喊叫起来。“这么看来，仆人们说的是真的！你把那个暴徒带来把我们杀死在床上！他会偷了所有的东西！马吕斯没有在这儿保护我们！噢，让吕克，保护你妹妹的贞操！站在她 and 这个——”

“离他远一点，”芳汀告诫她哥哥说，“他有虱子。”

“我会偷走所有的东西，”桑松内特怒吼说，“我会偷走你的屁股，你就不得不从肋骨里拉屎撒尿。”

“噢！噢！噢，珂赛特——看看你干了什么事！”那个老太太气喘吁吁地大声喊叫，一边慌慌张张跑出去，呼唤仆人们把银器锁起来。

“你在折磨我的忍耐力，”珂赛特劝告欧棕鸟说，他皱着眉头露齿一笑作为回答。

端着托盘，卡雷梅夫人走进来，把它放在男孩前面的一张小桌上，最后嘟嘟囔囔地告诫珂赛特，给不习惯吃东西的人饭吃是不明智的，她就走出屋去。

看到摆在他前面的盛宴他眼花缭乱了，眼睛睁得大大的，那只欧棕鸟抚摩抚摩他的尖尖的头发，好像在安慰依然寄居在那儿的虱子似的，当珂赛特问他为什么叫欧棕鸟时，他似乎没有听见。她又问了一遍。

“欧棕鸟是鸟类里最可恶的，”他终于说，撕掉一块面包，夹上厚厚的火腿，就塞到嘴里，很快地吞下去，而且是听得见地一口吞下。“它抢劫，它欺骗，它偷窃。它决不怜悯，而且不讨人喜欢，人们怎么想它毫不在乎。”

“你是自己要做贼呢，还是本质上就是贼？”他的嘴塞得太满，没有回答时，她就转向她儿子，要他叫一个仆人上楼去，把让吕克穿不下的一些衣服拿下来。

“他不能穿我的衣服！”

“他长长就合身了。”

“不是大小的问题！你不能把一个街头流浪儿打扮得像个有教养的人，妈妈！”

走得离让吕克非常近，珂赛特清清楚楚地说，“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让吕克，你应该为你在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的品行进行辩护。”

“校长在撒谎。”

“校长是一个老道学先生，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撒谎的人。我很生你的气，不仅由于你表现得行为轻率，举止无礼，而且因为这会使你父亲伤心。爸爸回家来会发现你给开除了。我想到这会给他什么影响时，我就——”她因为让吕克而发怒被桑松内特端起汤碗，咕嘟咕嘟一口气把汤喝干发出的声音打断。他拿起那块没有吃完的面包，把它也塞进放着另一块面包的衬衫里，这使他显出几乎像是大肚皮的外表。芳汀大笑起来，让吕克怒冲冲地离开了，珂赛特的注意力又回到欧棕鸟身上。“你是自己要做贼呢，还是本性就是贼？”

他倒了点茶，一口吞下，使得他的棕色眼睛睁大了，烫了嘴。他用手背抹抹嘴，用鼻涕把鼻子下面的血揉搓成一团胶泥。“我不向任何人要求什么。事情就是如此。明白吗？我不乞求，我不崇拜偶像。我可能蹲着，但是我决不会跪下。”

“那么我就认为你是自己要做贼。”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为了你在慕菲塔德大街搭救之恩我已经道了谢。如果你还要另外的什么，那么你就不得不在清水里洗洗它了，呃？对于我这都是黑啤酒。”

让吕克回来，在门口懒懒散散地闲荡，带着既感兴趣又极其傲慢的

神色仔细研究那只欧椋鸟。卷入他们中间，珂赛特忍受了那种时刻，那时岁月越过记忆，在月牙的暗淡阴影里一轮明月清晰可见。壁炉里的煤翻滚，飞起一阵火花，那阵极度的悲痛消失了。“我有给你做的工作，”她对那只欧椋鸟说，“真正的工作。不是蹲着或跪着，而是跑。你善于干的那种工作。我丈夫，我丈夫办的报纸，《光明日报》社需要一个送信人，一个通信员。”

“通信员谁像我呀？”他粗野地大笑起来，而且，注意到那个糖碗，就往他的杯子里倒了很多糖，用茶水把它溶解了。

“一个熟悉巴黎的通信员。一个可以跑着穿过巴黎的人，一个像欧椋鸟一样可以飞过巴黎天空的人。”

“或者像老鼠一样匆匆穿过贫民窟的人吗？”

“我看见你今天下午做的事，多么敏捷、迅速、有才能。”

“是的，如果你没有看见我就毁了。”

让吕克抗议了，“在《光明日报》社爸爸不能有像他这样的人，长着虱子，带着血，鼻青眼肿，张嘴就骂的臭嘴，给警察追踪的人！你可能在想什么呢，妈妈？”

“我在想《光明日报》。我在想踉踉跄跄出去办事，喘着气，或者喝醉了回来的那些老兵。一只欧椋鸟可以去人不能去的地方，他能了解、听到、看到瞒过人的事情。这是可怕的时代。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一个孩子，但是一个认真的孩子对《光明日报》社可能有很大帮助。”

“他是一个肮脏的小畜生，”让吕克纠正她说，“他自己承认的一个贼——你想要他去《光明日报》社吗？他会把纸笔和报纸都偷走。”

“他该挨拳打脚踢。”芳汀坚持说。

“他挨过了，”让吕克反驳说，“看看他的肿眼睛。”

珂赛特的注意力又回到桑松内特身上。“如果你想要工作，你可以为《光明日报》社工作。如果你想要做贼，好吧——由你自己选择。”

“报纸都是破烂。有些人用报纸擤鼻涕，有些人用它擦屁股。保皇派的，激进主义分子的——我把它们垫在鞋里。”他抬起一只脚，脚下的鞋底从鞋帮上凄惨地搭拉下来，张着给垫的报纸搞得灰溜溜的大裂口。

“《光明日报》是一份拥护共和政体的报纸。它抱着拥护法国共和政体的观点。”

“妈妈！”让吕克大声喊叫，“当心你对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可能会使爸爸被捕。”

“爸爸已经被捕了。怎么样？”她问欧椋鸟。

“无论哪个我都不关心。我只要求经常吃饱，睡得暖暖和和。”

“听起来你完全像资产阶级分子。”

那个男孩绷着脸，问他们会付给多少报酬。

“那件事你明天可以和克里隆先生一起解决。此刻他掌管《光明日报》社。”

女仆拿来一捆衣服，给了桑松内特，他好像在检查害虫似的在里面挑来拣去。“这里面最好没有军服。我不愿意穿任何军服、任何人的军服或制服。不要猴子似的吊袜带，不要假发，那种东西都不要。”他起立。

“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我必须告诉人们我在为一份破烂报纸工作吗？”

“在你为这份破烂报纸工作时你必须答应不偷东西。”

他同时露出犹豫不决、非常厌恶、机灵明智的神色。

“明天十点钟在康布雷大街《光明日报》社见我。要显得体面像样，不要提小罗克特劳教所。如果他们问你在哪儿学会读书写字，就说你外祖母教你的。”

“她教过。她是教过我的一个人。那就是我在小罗克特成为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的原因——我已经能读书写字了。”抓住了让吕克目前的一点困境，他就转向他，傲慢地补充说，“我的校长非常喜爱我，看见我要走哭起来，他真的哭了。说以我受的教育、我的才能，有一天我会干出大事业。或许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圣米歇尔山的首席神父。我长了胡子——或者有了妻子——以前，就给砍了头。这在他都是甜言蜜语或者臭话连篇，”他灵活机智地补充说，朝着门口单腿跳去。“明天我或许去康布雷大街，”在去厨房的路上他大声呼喊，“或许我不去。”

他向那位厨师深施一礼，她沉着地站着，裙褶里藏着一把刀，在他试图诈骗餐匙时以防万一，接着他全速穿过厨房大门，跑进黑夜中。

第六章

在短暂、下雨、冬天的黄昏，帕乔利徘徊。在时间和记忆的交叉点，往事到处都给抹掉，湮没无闻，铺路石不仅默默不语，而且说不出话了。在安灼拉发誓他们要流血牺牲的大街上，新铺路石重新构成了街垒和曾经弹痕累累的周围墙壁的格局，重新抹上灰泥，重新油漆了，窗户门都更换了。科林斯小餐馆被大炮轰碎的门面，都倒塌了，一个新咖啡馆代替了它，高高的天花板，新楼梯，新地板，镀锌柜台后面有一个大脸、粗手大脚的店主注视着帕乔利，好像他明显带来毒疮似的。

“我有钱，”帕乔利抗议说。

“滚出去！只要看看你我就分辨得出，你是一个罪犯——或者你应该是一个。”

“回答我一下，这儿过去是老科林斯小餐馆，不是吗？这儿什么地方，墙上刻着人民万岁，是吧？”

“你是密探，又是杀人犯吗？”

那个人噘起嘴来。“你这个狗东西，除了那个你叫我什么都行。”

“他们到处都是，密探。如今巴黎密探比社会党人还多。住口，把你的红色破烂儿从这儿弄出去！你听着，我是拥护国王的！”

“我在找一个印刷工人，”他绝望地继续说，“一个名叫维迪尔的过去经常——”

一支铮亮的手枪，枪口朝上，出现在镀锌柜台上，另外的酒徒们——做香肠的人们、渔汛视察员们、一个扫街人和抱着一口袋鹅毛的人——当店主又威胁说要叫警察时，都津津有味地冷眼旁观着。“至多你是一个流浪汉。最糟的你是一个小偷。”

因此，维克多·帕乔利就离开了，把帽子拉得低低的，把衬衫掩上，在雨中顺着蒙德都大街走去，在那儿短暂地停顿一下，这时，大笑声从楼上向他冲来；欢快、粗俗、女性的笑声像永远与他无关的外国假币似的向他泼溅下来。

第七章

二月三日圣佩拉热监狱的大门打开时，马吕斯被耀眼的冬季阳光和看到喜气洋洋、张开双臂、坐着他们的马车等待着他的珂赛特搞得眼花缭乱。他拿着帽子、手套，作为自由人走出来，给了监狱看守一笔小费。

“为您服务是一种乐趣，先生，”那个监狱看守诚实地说。他的职位是有利可图的。使人愉快，允许书本、纸笔和信件（送进来，不是送出去），允许妻子、孩子们、情妇们探监，把好烟、好酒、饭食从外边带进来，反对派的编辑们离开时总是很慷慨大方的。彭眉胥先生也不例外。“您的东西会包装好，给您送到家。希望再见到您，先生。”他说的是真心话。出版自由本来会使他贫困下去；圣佩拉热监狱另外的囚犯们是欠债的人们。

“如果我不还礼请原谅，”马吕斯大笑着说。由于坐牢他脸色苍白，但是他的精神似乎没有受到影响。那块暗淡的伤疤依然在他的鬓角上形成一道条纹，他那儿的黑头发刚刚开始变白。三十七岁时他眼角的鱼尾纹刚刚成扇形展开，在逝去的年月里他的嘴变柔和了，然而他依然给人留下一个才智横溢，但可能缺乏幽默感那样一种印象。

一旦马车咕隆咕隆穿过受难修女街的大门，芳汀就从房里跑出来，跑下台阶，根本不注意她的单薄缎子鞋，搂抱住她爸爸，他喜笑颜开，使她隔远一点，再次拥抱她，宣布仅仅一个月她就长大了，而且长得更美了。在芳汀后面，马吕斯惊奇地发现了让吕克。“那个老保皇党人连考特改变了心思吗？”马吕斯高兴地问，“让你回家庆祝我回来吗？”

“不完全如此。”让吕克回答。

“也许我们最好还是在书房里讨论这件事，”珂赛特说，“也许你宁愿等一等。”她补充说，但是她十分清楚马吕斯不愿意。

马吕斯在壁炉前面踱来踱去，让吕克沮丧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珂赛特就说明为什么校长把他开除了。注视着这一切的是挂在书房壁炉台上的老外祖父那幅画像，在珂赛特看来，那位老人好色的露齿而笑似乎更欢畅了，好像他非常欣赏那个鲁莽任性的马吕斯面对着另一个同样鲁莽任性的人那种情景。珂赛特为了让吕克表示说连考特先生简直是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道学先生，任何人都会感到不得不反抗他。

“我清清楚楚记得连考特先生，”马吕斯厉声说，“连考特先生的性格不是这时谈论的问题。让吕克的事是正在谈论的。你的行为使我非常吃惊。我从监狱里回来，发现你为了无聊的举动被法国最好的一个学校开除了！为了吞了一张字条。为了夜里偷偷溜出去！”

“你为了煽动性言论坐了牢，”让吕克反驳说，“我在效法你呀。”

“让吕克！”珂赛特惊呼说，“你父亲遭受了公开煽动叛乱罪审判，坐了几个月牢，肯定不是为了无聊的举动。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让吕克耸耸肩膀。“他反抗，我反抗。他反对国王的权力，我反对学校的权力。”

“我不是学生，”马吕斯告诉他，“你是学生。一个学生必须——”

“甚至在你是学生的时候你就反抗了，阿德莱德姨奶奶告诉我。她说你十七岁时离开家，离开这个家，搬到一间肮脏的分租房子里，使你外祖父伤了心。”

“那不是为了无聊举动，我向你保证。”

“让吕克，”珂赛特尖刻地提醒她儿子，“你父亲不必对你为他的行为辩护。”

“我是根据原则问题离开的，”马吕斯说。

“并非真的总是原则吧？”那个男孩绷着脸说，“劳动权利的原则、出版自由的原则、政治集会自由的原则、公费教育的原则，总是这个原则那个原则，不是吗，爸爸？你关心工人权利和付给挤在阁楼里的妇女的工钱超过关心我们。你爱共和国超过爱我们，而且不会有共和国。法国需要一个国王！”让吕克能够说这番话也许是因为知道他父亲（不像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的老师们）永远不会打他，永远不会打任何人。他父母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在这个空隙他鼓起勇气继续说下去，“你去监狱抗议不公正的法律，就认为你自己和世界因此好一些了，但是当我享受一点小小的乐趣——”

“一点小小的乐趣吗？”马吕斯问，好像让吕克说了外国话似的。

“世界不是在这儿给你取乐的。世界是在这儿教育。学校在那儿教育，培养——”

“连考特先生说他未能把你教育好。他说就因为我们在十九世纪并不意味着历史是火车头。他说你就相信火车头，而不相信马车。他说你是很危险的，法国需要一个国王。”

“连考特先生对你说了那话吗？”珂赛特不相信地问。她转向马吕斯。“他竟然对一个男孩说他父亲是危险的，简直难以想象。”

马吕斯自己仰望外祖父那幅画像，也似乎看出老人眼中那种稀罕的眼色。也许他年轻时使人遭到的痛苦，他可能作为父亲注定要忍受。也许他和珂赛特是在他们儿子的幌子下养育外祖父。马吕斯一定清楚地让吕克身上辨认出外祖父的高涨情绪和爱好轻浮的热情，他顽固地拒绝把世界看作人需要作出严肃选择的严肃地方。但是，在冉阿让逝世以后这些年里，他还是努力学习忍耐；那不是他的天性，只有时常拼命斗争才办到。现在他拼命斗争，使他的声音平静，好像他是在国民议会上讲话，而不是对这个倔强的男孩讲话似的。“我外祖父是公开承认的保皇党人，因此和他的信仰一致，我就上了亨利四世公立中学。我们不是保皇党人，因此也许你最好还是上个不同的学校，或许就是路易大帝中学吧。”

“他不可以和阿尔塞纳·赫维特来往。”珂赛特提议说。

“不许你和阿尔塞纳·赫维特来往。”当马吕斯继续说下去时，让吕克阴郁地点点头。“不许你去咖啡馆、剧院和轻佻女子接近，”他意味深长地慢慢说出最后那个字眼。“你要像我一样学法律。在学校里你要尽本分，要学习。你要表现出高尚品德。你不再住校，作个走读生，晚上回到这儿，让我们可以监视你晚上的活动，改善你的习惯。再也没有轻浮举动了。你要作出保证。”

让吕克作出保证，感到再也不会再有轻浮举动了，他在这儿生死都是囚犯，在服另外一种叛乱徒刑。

第八章

就像反对派中间不成文的习惯一样，当一个编辑从佩拉热监狱里放出来时，另外的编辑们、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拥来欢迎他，告诉他情况，交换时势变化、形势、策略——这一切成了回避禁止政治集会的非正式集会。那天一下午和整个傍晚，彭眉胥家的仆人们到处奔忙，接帽子手套，把人们引进客厅，那儿散布着十几张餐桌，上面摆着一盘盘菜、一托盘一托盘食物、一只只空玻璃杯，随时一瓶接一瓶，砰的一声打开一瓶瓶香槟酒的瓶塞和拔掉一瓶瓶波尔多陈酒的软木塞。《光明日报》社的同仁首先来临，因为艺术家们和作家们每天的伙食中通常并不包括香槟酒和牡蛎。他们吃着，喝着，与马吕斯一同谈论着他在圣佩拉热监狱那个月里没有听到的情况和他们对新雇用的人，桑松内特，珂赛特带到《光明日报》社的通信员抱着的热情。

“那个通信员，”科利尼，那个戏剧评论家说，“那只欧椋鸟真的名副其实。”

“是的，”克里隆说，“他很脏。”

“不，我的意思是他会飞。我们过去用来送信的那些老兵，他们最好还是待在订报桌边。光渡河他们就要花费几天时间，而这个男孩，像小鸟似的就把事情办了。他一定很熟悉城里每一条死胡同和院子。”

“还有每一个贫民窟，”克里隆补充说，举起玻璃杯再把它斟满。

“也许那就是我们需要的，”马吕斯说，“一个可以从贫民窟报道情况的人，因为他来自贫民窟。这些就是《光明日报》社委任的人，劳动男子、劳动妇女和这个男孩——”

“他母亲是一个妓女，”克里隆说，“一个 *fille publique*（妓女）。”

“你怎么知道的？”科利尼问。

“我调查过。那个男孩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老鸨，一个旧货商人的外孙子。我认为他不应该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对彭眉胥夫人也同样讲了，但是她坚持要雇用他。我说我会遵照你的意见办，”他转向马吕斯，“在你给释放了的时候。”

“我们会雇用他。这个男孩不止可以围绕着巴黎送信，而且他还可以给《光明日报》社带来消息。我妻子告诉我说他非常机灵，有文化，敏捷迅速——”

“说话下流，”克里隆提出意见说，“一个小蛮子。”

马吕斯微微一笑。“我倒认为《光明日报》社人员还没有满得容不下一个小蛮子，只要他一直很诚实。只要他不是个密探或小偷，对我来说他的出身根本无足轻重。”

“那个男孩很诚实，”博贾德清楚响亮地说，“我派他拿着相当多的钱去我们的裁缝那儿，免得我进欠债人的监狱，他没有诈骗一分钱都送到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去送那笔钱？”马吕斯问。

“如果我去，裁缝就会抢走我身上的外套！”博贾德有素养的相同志趣掩盖着他一生真正的爱好：他的绘画。他的军人父亲指定他在军队里谋求发展，博贾德反抗了，跑到巴黎，过一阵他父亲对他不抱希望了，

就令他在学美术上受到惩罚——分文不给和他断绝了关系。长期缺钱，但博贾德从来不缺朋友，他不给《光明日报》社工作时就给他们好多人画了像。他给自己定了一项高不可攀的目标——要使他的画博得世人的赏识，却拒不按照世人赞美的方式画。他的作品沙龙的人始终拒不接受，因为认为它不是学院派的，也不是品格高尚的；他的作品集中了荒谬可笑的事物，因为他确信现代生活有值得描绘的英雄行为。他留着胡子，棕色眼睛，衣冠楚楚；他拥有一种专心致志的神色，好像经常在构思设计他看到的東西，把颜色和想象力混合起来。

保罗·加莱特加入他们中间，他是一个写文艺评论、写诗、为《光明日报》写书评，一般上说是个觉得一切都有欠缺、都不完美、毫无希望的、尖酸刻薄的人。加莱特抱怨说巴黎的诗人比猫还多。

“剧作家比老鼠还多，”科利尼宣布说，戳了另一个牡蛎。在集会的兴奋气氛中，他的圆脸变得通红，他的头发卷缩在脸上，给予他一个特大娃娃的模样。

“啊，科利尼，”与人分庭抗礼的一份报纸的评论家说，“我听说谣传你的夫人嫁给了法国最迟钝的男人。”

“那不是真的，”珂赛特说，加入他们当中。“国王是法国最迟钝的人。比赛是争第二号最迟钝的人。”她迎住马吕斯的目光，微微一笑，往日心心相印的闪光在他们中间燃烧起来，经过多年实践表现得更质朴无华了；他们发展成那么亲密的联系，以致他们的思想像音叉上的一对叉尖一样和谐。

她的注意力被显得蓬头散发、刚到来的西奥堂兄弟吸引住；一杯香槟酒他一饮而尽，珂赛特看见他记下他妻子与《改革报》的弗洛康畅谈的话。西奥的妻子对激进分子没有一点同情心，但是她很喜欢她丈夫与《光明日报》社交往（他给报纸写文章，但是他的伟大天才与马吕斯有关），因为这使她进入珂赛特的沙龙，进入重要人物们的客厅。索菲·吉列诺曼，以前的贝雷辛小姐，不再听见西奥说一句话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结了婚的十三年期间，她逐渐习惯了她的嘴完全可以让一些男人吻一吻的思想。确实，索菲和西奥的婚姻证明了那句古谚语，为了进入社交界，一个女人必须先结婚，通过卧室，而一个男人要进入已婚女人的卧室，他必须首先经过社交界。

客厅里开始挤满人；从《新闻报》、《国民报》、《时代报》、《改革报》、《画室报》社来的编辑们、作家们，都争论起来，聚在一起，分散开，又聚在一起。大家一致谈的是预定在二月二十二号于香榭丽宫大街举行的改革宴会；重点更多地放在改革上；“宴会”使人们集合在一起不会为了政治集会而遭到逮捕。人们缴费吃喝，高谈阔论地批评政府，畅所欲言地为改革辩论，使反对派联合起来。马吕斯在监狱里的时候，政府颁布了禁止宴会的法令，现在，在这些反对派领袖们中间，这个问题，是具有战略策略性的。他们会公开反抗，还是会默认呢？更稳健的人们劝告服从君王；宴会是一件小事，不值得为此斗争，特别是在政府有军队的时候。激进分子们争辩说，如果国王打赢了这次小小的战斗，反对派失掉的就不止是宴会了：他们会失去把人民集合在一起，使反对派团结起来反对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可能性。

在彭眉胥家客厅里人们的情绪变得激烈，好争论起来，口角演变成

争论，那些预见到麻烦的人对抗那些爱好争论的人，但是这儿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这个表面上看来很小的问题——预定在二月二十二日举行的宴会举不举行——会在法国燃起革命的烈火。没有人预料到在二月二十四日，这个屋子里的好多人，《改革报》的弗洛康、《国民报》的马拉斯特、诗人拉马丁，在另外的人们中间，会站在市政府大厦阳台上，宣布第二共和国成立，会变成临时政府的领袖。这儿没有一个人猜想得到二月还没有过去，革命就会爆发：国王会退位，逃到英国，法国的君主制度永远完结。

这些人中有一些马吕斯很钦佩。有一些他很尊敬。有一些他很喜欢。有一些他很信任。但是他们不都是一样的，而且事实上，朝礼服大衣、带褶的雪白衬衫、打得整整齐齐的领带和丝绸背心望去，这儿有些人马吕斯认为并不比冒险家们好。他们相信 *liberté*（自由），是的，但是 *égalité*，*fraternité*（平等、博爱）呢？那些可能更难办。把平等博爱给予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有财产的人，会是很容易办的问题，但是好多人把劳动阶级与危险阶级等同看待，好像每个工人只是一个萌芽状态中的罪犯。这儿有些人认为一些人挨饿是自然规律，只有在天上才给予那些头脑迟钝、没有希望、空肚子、脏手脏脚的人平等。

飞驰而来的二月黄昏降临时，仆人们点上客厅里一盞盞灯和所有的蜡烛，或许由于香槟酒和波尔多陈酒的刺激，反对派之间的争吵变得更激烈了。诗人拉马丁引起他们集体的注意，他举起金边玻璃杯祝酒。马吕斯微微一笑；他发现拉马丁爱虚荣，不真诚，装腔作势，但是有时候那个诗人摆出的姿态可能很有效力。拉马丁提议为庆祝马吕斯出狱干杯，讲了一大篇祝酒辞，直到人们的胳膊累得都举不起酒杯了。

“我们在这儿喝你的酒，”《新闻报》的编辑，埃米尔·吉拉丁说，“享受你的美丽夫人的招待，并且感谢你带来政府在关心人民方面的缺点，尽管这使你付出了坐牢的代价。就是说，”吉拉丁转向马吕斯，“监狱扑灭不了《光明日报》的光芒。那种光辉永远不会熄灭。”

阿曼德·马拉斯特，《国民报》的编辑，走上前，提议，“为煽动性诽谤罪干杯！”

“为煽动性诽谤罪干杯！”他们异口同声说。

“为国王，”一个人提议，“那个戴着王冠的酸梨干杯！”

“为政府，那个永远不干好事的兄弟会干杯！”

“为了出版自由，教会戴上镣铐那一天而干杯！”

“为 *Liberté*（自由）干杯！”

“为 *Egalité*（平等）干杯！”

“为 *Fraternité*（博爱）干杯！”

根据那种调子他们又都回去为各种各样的事争吵。

马吕斯含笑注视着珂赛特迂回地穿过挤满人的屋子朝他走来。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绸衣，裙子上镶的白色荷叶花边与她手腕上的花边很相配。她的深葡萄酒色紧身围腰衬托着她的皮肤，她的眼睛像蓝色蛋白石似的闪闪发光。他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美人儿，他渴望像摩西离开红海似的离开这一群人，使他们翻腾滚动，清理出一条通畅的小路，使他好拥

摩西曾率领希伯来人，分开海水，走过红海，出了埃及。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抱她。“现在不会很久了，”她小声说，“他们很快就走了。跟我来救救让吕克吧。埃米尔·吉拉丁抓住了他，在用可怕的具体情节描述他在亨利四世公立中学的学生时代。”她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他选择的世界，确实，他帮助创造的世界里。

“是的，吉拉丁先生，我同意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很讨厌，”由于他父母走近，让吕克的热情减退了；书房里的场面在每个人心里记忆犹新。

“我总纳闷，我遇到英国人时他们对他们的学生时代怎么可能那么愚蠢地容易动感情，”吉拉丁沉思，“我宁愿加入在土伦大帆船上划船的囚犯们当中，把我关在圣米歇尔山的铁笼子里，也不愿意再在学校待一会儿。你父亲来了。他是那儿的学生——问问他吧。”

拉马丁的出现使让吕克获救，他把马吕斯拉走，想了解如果蒂埃尔和另外的人们决定毫不犹豫地举办改革宴会，不顾国王的禁令，《光明日报》社是什么态度。

帕斯卡·博贾德问珂赛特是否喜欢他那幅教会扼杀法国十九世纪进步的漫画，打断了吉拉丁再谈他的学生时代。

“它完全像我期望的，博贾德先生，噢，或许比我想象的更妙趣横生。你有一支最有力的笔。”

挽着索菲·吉列诺曼的胳膊，阿希尔·克里隆溜溜达达地走过去，懒懒散散地评论说，男人文笔的活力可以用作另一种活力的标志。“人人都知道文笔确实是，哦，柔弱的器件。”

“那就说明了它为什么长在女人们手上，”珂赛特忍住笑回答。“你不同意乔治·桑和丹尼尔·斯特恩是优秀的作家吗？”

“亚马孙族女战士们！”克里隆嘲笑说，陪同吉列诺曼夫人朝着一小群拥护宪法的共和主义者走去。

“法国女人比她们的男人还聪明，”当吉拉丁从路过的一个仆人的托盘中抢走一杯香槟酒时他评论说。

“那么为什么拒绝我们选举？”珂赛特问，“为什么普选权只适用于男人？”

“女人不能选举，”让吕克告诉他母亲。

怀着母性的宽容，珂赛特说明她清清楚楚知道那一点。

“男人们害怕让她们选举。”香槟酒使吉拉丁的豪爽性格放纵起来。“如果女人一旦证明她们做的事情比我们能做的还要高明，那么怎么可能把她们拘留在 *boudoir*（贵夫人的小客厅）里呢？我问你——”他指着分裂成可疑的小集团，为了策略争吵，听得见他们在闹分裂的一小群人说，“你能想象女人干那种事吗？我的意思是说，法国女人。法国女人知道怎么从她们的男人身上获利，为此她们受到整个欧洲的批评。得到利益，或许，但是女人们给了人那么多乐趣，她们会在另外什么地方获得利益呢？巴黎女人们就像彻底发挥了精华才智的男人们一样——再添上一点精明能干，哎呀，在观念上，就遭到男人们拒绝。我们的女人们往沙龙里收集的客人比政府大臣们收集的还多。”

“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珂赛特打断他的话头说，“因为政府大

乔治·桑（1804—1876），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

希腊神话：魁梧，富于男子气概的女将。

臣们不可救药地使人厌烦，而且极其无聊乏味。”

“一说就受到考验了，”博贾德朝门口点点头，“你现在有你自己的政府大臣了，夫人。”

“蒂埃尔先生不再是政府大臣了，”吉拉丁从玻璃酒杯的金边上提醒他们。“他从政府里给赶出来，而且我了解国王十分憎恨他。”

“人人都憎恨他，”博贾德补充说。

阿道夫·蒂埃尔和《立宪党人报》的一个编辑一起穿过客厅朝马吕斯走来。一个窄肩膀上安着一个大脑袋的瘦小男人，蒂埃尔带着使人联想到斯芬克斯那种闭紧嘴唇的微笑。他的布满厚厚一层白发的头发，从额头上往后退缩，好像要给他的大脑袋留下更多的地盘似的，人们画他的漫画（或许帕斯卡·博贾德画得最好），时常把他画成一个腹部系着爱国饰带、鼻梁上永远戴着小眼镜、赤身裸体的大头娃娃。冷酷无情，不讨人喜欢，然而自从1830年以来他就是法国最有权威的人士中的一个。即使在他和国王吵了架，现在下野了，他都是巴黎社交界人们追求的人物。通过《立宪党人报》他发表意见，在最正确的意义上说，他的报纸束缚在他的政策上，编辑完全依靠蒂埃尔的信誉。

“我现在必须去救马吕斯，”珂赛特说，“他忍受不了蒂埃尔先生。”

“没有人忍受得了，”吉拉丁说，“我有两万读者。问问他们吧。”

“马吕斯厌恶他的智谋。”

“智谋、财产和勋位，”博贾德说，“那就是阿道夫·蒂埃尔的全部心思。”

“他平庸、粗野、浅薄吗？”吉拉丁嘲弄说，引用《光明日报》最近一篇文章上的话。

“他比那个更复杂。”珂赛特注视着那个还没有她高，即将和马吕斯争吵起来的、身材矮小的人。“对不起。”珂赛特穿过仆人们和新闻工作者们中间，挽住她丈夫的胳膊，热诚地欢迎蒂埃尔，问他现在下野了是否回去写历史。

“夫人，我可能离了职，但我永远不会失去权力。当我不忙着创造历史时我才写历史。”蒂埃尔依然用一口浓重的马赛口音和微弱尖细的声音讲话。“不过你真是使人赏心悦目的人，你丈夫是巴黎最幸运的人，娶了一个美丽、迷人、聪明、机智的女人。”

“谢谢，蒂埃尔先生，不过我真希望你不要嘲弄我的老骥敝衣。”

“恰恰相反，夫人，女人身上的机智对我很有吸引力。你们家是巴黎唯一一个沙龙，一个男人在那儿无需挖掘他身上ancien regime（旧制度）的赞美言辞，历史悠久的虚情假意姿态——为了和一个女人讲话。在别的任何地方，一个男人可以和一个女人谈话以前，他必须首先判定他是否愿意和她上床。”

从蒂埃尔家传出性生活方面难以形容的事（虽然他与妻子和她的巨兽般的母亲一起生活，但在巴黎流传的笑话是，后者是他需要的人），因此他说的与女人们上床那番话似乎是很滑稽的。不管怎样，马吕斯反而大笑起来，豪爽地把他的手放在珂赛特的手上，说，“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俩都很赞美珂赛特。”

希腊神话：一个带翼狮身女怪，过路人猜不出她的谜，即遭杀害。

“我们不止有那个共同之处，彭眉胥先生。我们俩都学过法律，而且都为了新闻工作放弃了它。”

“不过你是为了政治放弃了新闻工作。”

“或许你也会的。”

“我只能为共和国服务。”

“你已经那么做了——不过还没有一个共和国呀。你也知道，我对下层民众，或者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根本不抱着错误信任。我相信法国需要一个国王，不过我同意《光明日报》的观点，目前政府整个那一伙人既不诚实，也不明智。你该竞选国民议会代表，彭眉胥先生，因为你是诚实的，甚至在你很不明智的时候。”

“诚实肯定是明智的。”

“今天在法国可不是这样。一个明智的人会听从吉佐先生的劝告，当他告诉我们要使自己富裕起来的时候。我在那儿没有看到劝人要诚实。而且真的，彭眉胥先生，一个明智的人，会像你的做法，让自己为了煽动性诽谤罪一再受审判吗？不，你是一个罕见的人。甚至是很危险的。”

珂赛特觉得真古怪，蒂埃尔在评价马吕斯上竟然会和连考特先生异口同声，因此她对诚实人是危险的那种看法提出质疑。

“并不是诚实使你丈夫变成危险的，夫人。有诚实的人们，而且也有很谨慎的诚实人。”

“那种区别似乎是空论，”马吕斯辩驳说。

“但那不是空论。最后，在人类中有既谨慎又诚实的人，他们愿意为了国家牺牲自己，那就使他们成为危险人物的因素。”

“你是这样的人吗，蒂埃尔先生？”

“根本不是。为了自我辩护我可以说我轻视人类是混合着怜悯而不是仇恨，那就足以把我和政府其余的人们区分开来，但我永远不会成为像彭眉胥先生那样的危险人物。”他拍拍心口，“体质上的病症。”

“你病了吗？”

“在本质上，夫人，我不能相信任何事物。肯定在法国不相信。在法国我不相信任何事物。看看上个世纪，旧制度有一切权利金钱、权力、那种巨大的传统势力——相信它本身是牢固的，然而，它们垮台了。而且由于它们垮台了，整个结构我们就没有恢复起来，五十年里也恢复不了。目前的政府当然是不完善的。那一点没有人辩驳，或许除了吉佐和国王。”

“他们不配得到权力，”马吕斯说。“他们的权力和财产建立在残酷的基础上，在我们看到那么耀眼的进步的世纪里那是不必要的。没有理由我不可能同样享受社会正义。在中世纪人们只有命，像霍布斯说的，非常平庸、粗野、浅薄的命时，也许他们忍受得了这种可怕的公平。”

“人们同样说过我。”蒂埃尔并不笑一笑。

马吕斯脸红了，从仆人端着的托盘上拿了一杯波尔多酒，咳嗽了一声。“每次法国革命都是企图改正前一次的失误，1789年、1830年、

霍布斯（1588—1679），英国的伟大政治哲学家。

1832年——”

“1832年的暴乱吗？”蒂埃尔提出异议说，“那不能称作革命。”

“死了人。”

“在街垒小餐馆那儿的战斗中死了人。黎明时在练兵场的斗争中死了人。那并未使它成为革命。”

“在1832年，那不是斗争，蒂埃尔先生。那不是吵架。那是起义。起义是花苞。革命是鲜花。起义是不成熟的革命。”

“非常、非常不成熟，而且非常鲁莽。1832年死了的人们，他们死于作作姿态，彭眉胥先生。作作姿态杀害了他们，最好在舞台上、煤气灯前面、合唱队后面表演的那种有害无益的姿态。”

“并非如此！”

“我记得在罗歇尔牡蛎饭店吃饭，离发生战斗的蒙德都街不远的炮火声，毁坏了我的正餐，部队雷鸣似地开过去。”屋里变得寂静无声，但是蒂埃尔并非不习惯争论；确实，他引起争论，但是并非为了他本人。阿道夫·蒂埃尔做任何事都不是为了他自己。尽管明显感到形势紧张，但是他仍然说下去，“如果1832年这些人想死，他们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地沿着慕菲塔德大街走下去，顺着佩都老街，坐在毛贝特地区，等着传染上霍乱呢？不，那年六月，一小撮学生和工人喝醉了，抢了军火库和当铺，修筑了许多街垒，使他们自己愚蠢地遭到杀害。世界继续滚滚向前，并未因此变得更糟。也并未变得更好。”

“自发的起义是历史发生的方式！”

“恰恰相反，彭眉胥先生，那是传说发生的方式。历史，我乐于报告，是更有条理的一种事情。从1789年以后事情真的改变了吗？我们不是依然在巴士底监狱外面号叫，不了解里面的情况就拼命要把它毁掉？”

“你认为拿破仑对法国毫无影响吗？”马吕斯不相信地大声说。

“对法国和整整一代欧洲人有影响，但是拿破仑死了，他的时代完结了，像路易—拿破仑，他那个想象自己是皇帝的继承人的大笨蛋侄子回顾那段光荣历史是目光短浅，非常愚蠢的。”

“马吕斯和我在布洛涅，那里路易—拿破仑——”珂赛特停顿住，寻找具体表现那场滑稽可怜事态的字眼——“到达了。”

“到达了是最恰当的字眼，夫人。他是 *arriviste par excellence*（杰出的野心家）。逃出哈姆堡垒，他到达伦敦，他在那儿与英国贵妇人们和她们的金钱谈情说爱。”蒂埃尔有一种特别令人不愉快的窃笑神态，“他梦想来到法国，把桂冠戴到他自己的尖脑袋上。”

在蒂埃尔毁谤路易—拿破仑上面，西奥堂兄弟看出毁谤伟大的波拿巴王朝的意味，于是他昂首阔步走过来。自从西奥离开军队以后，他就对帝国的光荣、法国人领导欧洲联合国的神圣任务、愉快地征服了欧洲人产生了一种言过其实、留恋过去的观念。况且他现在完全喝醉了，本来会向阿道夫·蒂埃尔挑战，要求决斗，他确实挑了战，有一些人后来说——但是在一场 *mêlée*（混战）中他把怒火转向吸引住他妻子注意力的阿曼德·马拉斯特身上，有一些人说他向马拉斯特挑战，要求决斗。有一些说他向他妻子挑战，要求决斗，但是一致认为在黄昏终结时，索菲不拘礼仪地把他从彭眉胥家的客厅里拖走了，其他的客人们就分散成

各个小集团和一群捧场者，一边继续争论改革宴会的问题，一边取外套，回家去了。

终于珂赛特和马吕斯关上卧室的门。他们互相搂抱着，倒在床上，滚来滚去，直到珂赛特的头发披散下来，她终于气喘吁吁躺在他身边，伸出胳膊，闭着眼睛。她转身侧卧着，抚平他的头发，在他的鬓角，正在那块伤疤划到眉毛那个地方小声说，“闭着眼睛，让我做一切。”

她给他脱衣服，从脚上开始，慢慢往上脱，然后她把他引到仆人们摆在壁灯前面的大洋铁澡盆边，水很热，又加上两壶热水。木柴烟味和蜡烛的甘甜气息向他们飘来，马吕斯愉快地叹了口气，舒适地泡进水里，珂赛特光着脚，只穿着一件朴素的女式无袖衬衫和一条裙子，递给他一玻璃杯香槟酒。拿着一条熏衣草味肥皂，她把手放在他的快速跳动的心口上开始擦洗他的胸膛。

“你认为他，蒂埃尔对吗？”马吕斯问，他的眼睛闭着，头往后仰着。“你认为他说他们作作姿态死去对吗？”

“当然不对。为了那句平庸、粗野和浅薄的话，他怀恨报复你。”

“作作姿态死去会是很卑劣的事情。”

“噢，千万不要这样，马吕斯。不要相信蒂埃尔的话。你现在为什么要怀疑起来？”

“或许怀疑是与你长得合为一体的东西，就像桑松内特一定会长得与让吕克的外套合为一体的样子。”

“亲爱的，不要为了蒂埃尔烦恼。”

“这以前，我仅仅厌恶蒂埃尔。现在，我蔑视他了。想象一下吧，炮火妨碍了他吃饭……”当她的手移到他的曾经给打碎的锁骨那个疙瘩上时，他抓住那只手，把她拉近吻吻她。“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想我会为了想念你而死去，渴望着你，我躺在那儿，望着铁窗外面的大雪，想象你在咱们的房间里，就像你现在在这儿一样——”他吻吻她的手指，身子住后一仰。“没有你我就根本没有命了。我外祖父是对的，那是我们抢到的人生最大的奖赏。爱情。年代最悠久的礼物。”马吕斯终于舒畅起来。“你买不来。你赢不来。你抢不来。你甚至赚不到。”

“你可以找到它。或者失掉它，”珂赛特补充说，她的双手顺着他的大腿移动，从澡盆里抬起他的一只脚，使它紧贴在她的胸口上，一边用肥皂一次擦洗他一条腿。“你能分享它吗？”她轻轻地问，但是这个问题苦恼了她多年，特别自从他与煽动性罪法令斗争以来。让吕克今天早晨的谴责，正确吗？马吕斯爱出版自由，怀念他死去的朋友们，确信平等，抱着一些人道主义根本性本质观念比爱她更有价值吗？珂赛特不爱这些东西。她尊重它们，但是她并不爱它们。她永远不会爱它们。她爱那个走出澡盆，用一条浴巾粗略地用力擦擦全身，她面前的男人。她在火光中观看他的俊美身体，他伸手拉她，把她拉到身上，匆匆忙忙解开她的无袖衬衫的纽扣，扯掉她裙子上的系带，它像一堆木兰花瓣似的落在她脚下。她闭上眼睛，搂住他的肩膀，感激地把自己献给他的双手和嘴唇。“永远不要离开我，”她低声细语说，“永远，永远不要离开我。”

第九章

滑稽咖啡馆位于圣绪尔比斯修道会的阴影里，坐落在环境卫生很差、空气流通不畅、名声很坏的一大片街道中。咖啡馆本身很干净，镀锌家具擦洗过，楼梯一天拖一次，地板不常擦。（根据那种理论，如果你擦了楼梯，地板就不会搞得那么脏了）。一扇扇窗户，被烟熏出一条条黑道，然而却让足够的阳光射进来，使得顾客们可以打牌或者看报纸，直到下午才点灯。像所有的咖啡馆一样，这一个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社会法规和习俗，如果一个新来的顾客买了一巡饮料，而且不捣乱，就会容忍他们。老板，法根尼斯太太，声称她可以快得像疾风暴雨一样闯出麻烦。过去那儿有个法根尼斯先生，但是传说 1843 年他和一个年纪比他小一半的女仆跑到美国去了。法根尼斯太太只把他们称之为 *les disparus*（失踪的人们）。然后她就微微一笑。法根尼斯太太不仅和顾客们，而且和警务人员和密探们——每个工人的咖啡馆都有常驻的警察局密探，而且每个顽童都知道那是谁——关系搞得都很好，而且她容忍几个妓女利用她的房屋作 *rendez-vous*（约会）地点。法根尼斯太太只容忍登了记的妓女们，如果她抓住一个未登记的在偷偷活动，拉客，她就立即把那个女人轰出去。未登过记的妓女们是个可靠的，业余的人们总会带来 *razzia*（抄查）的可能性，道德大队的突然搜查。对生意不利。登了记的那一些大部分是驯顺，靠得住的，就像米米·拉斯考克斯。法根尼斯太太允许米米积下欠帐，而且米米的顾客们知道在哪儿找她，而且她们一致同意米米的顾客们要为他们喝的饮料付款。这解决了问题。而且米米总穿着好料子衣服，好多地方缝缝补补，但是它们提高了那个地方的色调。

米米的衣服和装备是从她母亲，那位旧货商人，以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而知名的，以前是一个拾破烂的人那儿搞来的，她由于极度幸运、辛勤劳动，（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巧妙的敲诈勒索）继承了过去那个旧货商人的生意。现在她扮演向流动人口——下层民众——出卖旧衣服的女老板角色，那些衣服都是毫不悲伤的仆人们从贵族们的灵床上抢来的。他们把一切，从袜子到眼镜都卖给那个有那样才能和财产，与她的姓名相符的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米米从她母亲那儿接受了这些衣服，不过在米米声明她非常轻视那位伯爵夫人，说她宁愿作妓女也不愿给她干活以前她们就已经激烈地争吵了多年，于是伯爵夫人警告她说，她会以拾破烂的告终，一个拾破烂的就是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米米反驳说：“我发现自己拿着棍子提着篮子那一天就是我投进塞纳河自尽那一天。”除了她们俩都溺爱米米的儿子（她唯一活着的孩子，就像她是她母亲唯一活着的孩子一样），她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话不投机。然而，她们俩都不大清楚那只欧椋鸟整天在干什么，夜里他睡在哪儿，他在哪儿或者他怎么生活。他非常机智，独立不羁。

他是一个偷东西的小家伙，法根尼斯太太沉思，她很高兴看见他给送进小罗克特劳教所，希望他会待在那儿，直到可以把他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因此二月中一个下午，在一盆油腻腻的脏水里马马虎虎洗碗碟时，

法语：意思是非常脏，非常吝啬。

她惊奇地发现他走进滑稽咖啡馆。他的头发剪成那样吓人的样式，穿着让吕克一件大得多的旧外套，一条不破不烂，太漂亮的裤子，她简直都认不出他来了。“你看来十分幸运，”法根尼斯太太评论说，“完全是一个小绅士了。”

桑松内特炫耀浮夸地深施一礼，说他在为全巴黎最好的一份报纸《光明日报》工作。一个坐在附近，喝着掺水葡萄酒，正在看《光明日报》的巡回皮匠热情地打了一个嗝。

“你那些人和你们的共和国，”法根尼斯太太嗤之以鼻。“我往你的共和国烟囱里撒尿。国王不允许妇女选举，共和国允许我们选举吗？”

“没有人允许妇女选举，”桑松内特说，大为震惊。

“那么，好吧。我说了我的见解。”她又冲净几个玻璃杯。“她遭到一点不幸，你母亲。不，别显得那么悲惨，她很好，不过那是她的一个顾客，莱昂。他的女房东来这儿，她告诉我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胳膊上三处骨折，不得不送进医院。”

“那么那个可怜的家伙肯定会死掉，是吧？”

“他不会死掉。不过他很长时间也不会工作了。他是你母亲的顾客。星期六晚上，就像钟表一样准确。还有星期天，然后就是很少工作的星期一。为此她可以依靠他。”

这时米米穿着一件边上溅上棕色斑点的深黄色呢外套，帽子以气派派的角度戴着，走进滑稽咖啡馆。她看到她儿子时喜笑颜开了，她惊呼他看来气色多么好。

“他看来经常吃饭，睡在干燥地方，”法根尼斯太太说，给米米倒了一杯葡萄酒，掺上使它显出蓝色的一种神秘物质；在滑稽咖啡馆人可以要 vin rouge（红葡萄酒）或 vin blanc（白葡萄酒），但是必然会搞到 vin bleu（蓝色的酒）。

“除了你的头发，”米米端走她的玻璃酒杯，坐在他对面，摘下她的帽子，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她旁边的长凳上，“你又给逮捕了吗？”

“那位伯爵夫人，”他耸耸肩膀。“容德雷特们把我扭倒，她就把它剪了。虱子。”

“那个女人在圣母玛利亚的头发里也会找到虱子，”米米·拉斯考克斯挥手把手套摘掉，烦躁不安地玩弄着她手腕上的破烂花边。她的外套用磨破的天鹅绒盘花纽扣拢在一起，她的漂亮女帽与她的厌倦眼神和嘴形很不相符，她的表情似乎从鬓角就萎靡不振了。她的宝贵财产是别在像她儿子的头发那么稀疏的黑头发上的两缕波浪形的假发卷，戴着两只黑玉似的耳环。米米的逆来顺受、心不在焉的神气（法根尼斯太太说登了记的妓女非常驯顺是十分正确的），使她受到人人——警察、顾客们，甚至法根尼斯太太——侮辱，仍然那么麻木柔顺。vin bleu（蓝色葡萄酒）起到补救作用。当 vin bleu 酒劲不强烈，不足以起补救作用时，米米就求助于一种几乎致命的，啤酒、白兰地和艾酒的调合饮料，它在喝酒的人精神和头脑上产生一团迷雾，不害死人时就使人感到舒适。

“我现在工作了，”欧椋鸟欢快地自动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买一份饭呢？”

“以后莱昂会给我买饭。莱昂或者像他的某个人。你不必用你的钱。除非——”她清晰可闻地一口一口喝酒。

他给她买了第二杯蓝色葡萄酒，摆在她前面，“你知道我有工作了吗？”

“是的。有人告诉了我。我记不得是谁了。”

“你不打算问问我在干什么吗？”

“我没有吗？”她玩弄着她的耳环和假发卷。

“我是一个通信员，一个给《光明日报》社办事的人。他们过去有一伙老头子，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们，作送信人，他们坐着可怜的雪橇都走不遍巴黎。我，我走遍全城。他们把一切事情都委托给我，甚至金钱。我很迅速。没有人像我那么迅速。那就是他们说的。”

“《光明日报》，那是什么？”

“一份报纸。”

“印着蜡烛的那一份吗？”

“火炬。那是印在报头两边的火炬。”

“什么？”

“没关系。是的，一份报纸。我们登广告。像《新闻报》一样登在最后几页上，”当她没有回答时他自豪地补充说。她喝完她那杯葡萄酒，她像是自斟自酌似的，又津津有味地开始喝另一杯。那个男孩又开始说，“《光明日报》社，他们有自己的戏剧评论家，科利尼先生。他给大家弄到戏票。他说他也会给我搞戏票。你愿意去看戏吗，米米？我可以带你去。”

“我有时候去。”

“我不是指卡巴莱小餐馆，或者演唱的咖啡馆，我不是指公园里的guignol（木偶戏剧场），我指的是真正的剧院！去看看那个伟大的女演员蕾切尔！甚至去歌剧院！”

“你去吧，加布里埃尔。你去，然后回家，告诉我有关它的一切情况，那比我去更好。我更喜欢那样，听你亲口讲讲。那就像——哦，用你的眼睛看一样。你可以回家——”她直截了当地说，“告诉我有关它的一切。”

“我不能，”他终于说，“你知道我不能。”

“没有那样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事。现在你可以回来和我住在一起。你知道我有两间屋子。只有一间是做生意用的。另外一间——哦，你现在是一个大男孩了，你可以住另一间屋子。完全独占它。真的，那会是非常美好——”

他把双手放在她的手上。“谢谢，米米，不过不。”十三岁他的手像她的手那么大，他们的皮肤同样都是苍白的，但是米米的手青筋累累，而且她从前用指甲抓到的小小虚荣心已经完结了。“在《光明日报》社印刷所后面有一张简陋的床，就在火炉旁边，因此很暖和，维迪尔先生说我可以在那儿睡觉。他给了我一条毯子和一双鞋。我有自己的住处了。”她试图把她的手抽走，但是他紧紧握住它。“他们一天给我三个法郎，米米。”

她的眼睛变圆了，欣喜若狂。“三个法郎！就为了在巴黎乱跑！三个法郎！”

“他们信任我。我得到钱。我得到消息。我好。我是最好的。”

“你毕竟还是一只欧椋鸟，”她怀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

“我有地方睡觉，我不需要很多东西吃，况且彭眉胥夫人有时候把整整一顿饭带到康布雷大街，给所有在那儿工作的人吃。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们一天里吃的东西我们可以靠它过一个月，不过你明白我说的，你明白吗？我，我不需要那三个法郎。我可以生活。”

“我还需要一杯葡萄酒。莱昂很快就到这儿了。”

欧棕鸟给她端来第三杯蓝色的酒，他端酒时，法根尼斯太太小声告诉他，米米还不知道莱昂发生的事故。“你告诉她。那伤害会小一些。”

“根本伤害不了她，”他咆哮说，“她没有爱上他。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顾客。那比爱情还好。”

把酒端到桌上，桑松内特解释说，耐心得好像他在教算术，“一天三个法郎，米米，我可以把这三个法郎都给你。你作缝纫女工时一天挣两个法郎。加上我的三个，就是五个。你可以靠五个法郎生活。过得很好。过得很愉快，过得不像彭眉胥夫人那么好，不过你可以没有——没有一群男人和一张警察局执照过活。”

“警察并不坏。不时有暴徒，不过他们通常都是吓唬人。人们把他们称作道德大队，加布里埃尔，真是笑话。真的。他们并不很道德，我可以告诉你那一点。大队是的，道德可没有，呢？”

“你可以拿去我的三个法郎，”他用老师的声调继续说下去，“你缝纫挣两个法郎。你一天有五个法郎。面包。隐蔽处。不时系一条缎带。没有警察。没有莱昂。噢，你甚至都没有听我讲吗？”

米米心不在焉地啜饮着她的蓝色葡萄酒。“你记得她过去说的那个愚蠢故事吗？她用那个故事说明一切。我憎恶那个故事。”

“听我说——米米，请你听——我有三个法郎——”

“你知道我指的那一个，不是吗？”她的眼睛模糊不清，她的嘴角有点松弛了。“昂贵的煎蛋卷？”

“现在我不要听那个。我要你留神听听——”

“那是真的。说它我透不过气来，加布里埃尔，不过那是真的，那个故事。”

加布里埃尔的外祖母从原先那个旧货商人那儿听到这个《昂贵的煎蛋卷》故事，就对任何愿意听的和许多不愿意听的人复述这个故事。她不断地把它用做人可能使用的圣经警诫。故事是这样的：1793年，由于他的朋友们人头天天落地，一个贵族大胆地逃出巴黎的福斯监狱。装扮成农民，他穿过法国逃到加来港，在那儿他可以乘船，它会把他安全地送到英国。他伪装得很好，一直到达加来，在那儿的旅馆他要了一客煎蛋卷。当店主问他煎多少鸡蛋时，那个所谓的农民说十二个。于是人人立刻都知道了，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一个乔装打扮的贵族。他被逮捕了，送回巴黎一个星期之内，就在断头台上斩决了。

米米低垂的眼睛紧盯着地板，那儿一只家猫正在耍弄一只不幸的蟑螂。“伯爵夫人总说换换衣服是不够的，要改变内心的思想。你必须改变内心的思想。我的外表就是我的内在思想。我改变不了那个。”

“我不需要三个法郎。你需要钱。让我给你三个法郎。”

“从前——”她举起两只小手，自言自语地讲了一段节奏单调的经历。“由于针扎的针眼我的手指都青肿了。我从来不善于穿针引线。我可以缝缝补补——谁不能呢？——不过不快，你是知道的，加布里埃尔。不快又不精。无论如何，我不能把货廉价卖给修道院那些懒女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能。修女们，她们不必买面包，租遮蔽风雨的住处，买一条缎带，是吧？她们廉价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挨饿。或许不是所有的姑娘，不是那些聪明的，不是男人们留在她们身边，甚至和她们结了婚的那一些，但是我们其余的人……”她把双手放到桌子上，喝了一口酒。“我，我并不聪明。我过去缝制过丝绒花，但是我不善于用针，我就扎了手指，于是鲜血就染到丝绒上，于是它就没有用了。没有一个夫人小姐会戴染上血迹的丝绒花，会吗？指给我看看，戴着的花上有血迹的一位夫人。恐怕找不到。我不能——”

“莱昂现在不来了，”他冷淡地说，“他的女房东对法根尼斯太太说他出了事故。他的胳膊三处骨折。他完蛋了，米米。他不得不靠着存款过活，靠着刻痕买面包，希望那个女房东不要把他从他和另外的工人们二十个人住一间房子，八十个人用一个厕所的寄宿舍里赶出去。因此老莱昂不再来滑稽咖啡馆了。再也没有星期日夜晚，栅栏舞会上的付款日，再也不会在工作很少的星期一躺在你的床上了。你了解吗？你明白吗？他再也不可能付款。你需要生活。我可以帮助。”

米米开始噘着嘴，哭泣起来，在灰心丧气中桑松内特粗鲁地摩挲摩挲他的依然支棱棱竖立着的头发。他快十岁时，曾介入米米和她的顾客，一个野蛮地抽打她的男人之间的争吵中，在吵闹中米米和那个男孩两个肋骨都骨折了。那个男孩鼻梁骨折了，那就是他的外貌有点歪的原因。更糟的是，他们给赶出去。米米在四面来风死胡同里找到新房子，一间屋子装饰起来做生意，一间，相当简陋的，就住人。但是那个男孩再也忍受不了，住在隔壁，听着他们的动静，即使他们不打她的时候，他简直也忍受不了。他离开了。他善于随机应变，恢复了活力，善于偷窃，有才干，机智灵活，是一把好手，但他毕竟是一个新扒手，这就是把他抓住送到小罗克特劳教所的原因。他通常是偷和他几乎一样穷的那些人的东西。有时候他只在河边流浪，捞出绳索、铁丝、木头、煤块、铁器或粗帆布，卖给旧船具商人，卖给任何不问来路就买了的人。

他与像他一样的男孩子们和他长大会成为的那种男人们有了广泛交往。他学会了“疾如流星划玻璃”那门手艺，刀子轻轻一划就取出一块玻璃，这是从一个男孩，一个只以平切尔闻名、颇有造诣的窃贼那里学来的，这个贼宣称欧椋鸟很有天才。他的名声传播开，一伙贼曾经与他打交道，要他划开珠宝商店的窗玻璃，获得的财物与他平分，但桑松内特声明他独自行动。那是他的商标，即使那不是他的职业。他挨过男人们的拳打脚踢，警察的皮靴践踏，饥肠辘辘的熬煎，冬天魔爪抓住他的两条小腿的痛楚。他腿脚麻利，很脏，讲话下流，其貌不扬，很顽强，但是他并不愚蠢。他觉得哪儿睡着合适就在哪儿睡；夏天容易，睡在塞纳河岸边一条翻倒的船下，或者干燥的桥洞下，就可以将就了。冬天艰苦一些。冬天他就经常去旧货商店。为了他皮青肉肿、肮脏、饥饿，他外祖母就发怒，喋喋不休地数落他，但是他喜欢独立自主，就像他以其命名的欧椋鸟一样，他不可能给关在笼子里。

为《光明日报》社工作他犹豫不决过，但是有很多自由，而且金钱是新奇事物。在快速冲过巴黎，看到一个老头儿的怀表和手帕在呼喊把我偷走吧的时候，他偶尔依然受到诱惑。但是承担了通信员的工作时，他发现他是自己要作贼，而不是本性就是贼。这使他感到惊奇。在《光明日报》社他喜欢那个工作，他喜欢那些人，印刷工们，校对员们、徒工们和老兵们都同样喜欢。他喜欢星期六晚上发薪。一天三个法郎！富裕得简直难以置信。他可以实现他的一切美梦，当他倾听人们尽情嘲笑他母亲，当他走在小罗克特劳教所的操场上，当他七月缩在翻倒的船下边，或者十一月在街头火堆边烤火暖暖手，当他蹲在一条条胡同里倾听着警察跑过去，或者蜷缩在被偷了面包的人们的打击下，忍受醉鬼们的打击时，他反复对自己讲的美好动人的传奇故事可以实现了。通过这整个险恶环境，他对自己讲的是给痛苦生活镀上金的那种传奇故事；它们是挥舞刀枪反对暴行，如愿以偿的希望：他如何来接米米，坐着一辆马车，是的，那就是会发生的事情，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他会穿着好衣服，在她眼前把那张警察局执照撕掉，蹦蹦跳跳地把她从滑稽咖啡馆拖出来，拖到英国咖啡馆。不再是妓女。不再与道德大队打交道。再也没有男人打她、剥夺她、使她哭泣。现在，他坐在她的对面。他一天有三个法郎。三个法郎。而他童年的美梦依然要落空，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

“可怜的莱昂，”她吸了一口气，擦擦鼻子。“真可怜。”

“你不爱他。你不可能爱他。”

大笑声刺耳地涌到她嘴边。“在巴黎没有人真的爱。那点你不知道吗？十三岁了，小罗克特的毕业生，在慕菲塔德大街的恐怖气氛中，在莫伯特那个封建贵族的地盘，你竟然不知道那一点？这就是他们在巴黎干的事。”她做了一个缓慢暧昧的手势，“有时候他们付钱。有时候他们不付。我，我一定要他们付钱。我不是总要。过去一直——你父亲，我和他同居了。那是自由结合，我并没有要他付钱。我要求他爱我。他没有付钱，但是他也没有爱。没有人真的爱。”她起立，抚摸抚摸欧棕鸟头发支棱棱竖着的脑袋、他的脸蛋，说她还是愿意接受那三个法郎。当铺里有她几件衣裳，在这种潮湿寒冷天气里有一双靴子会很好，特别是现在，没有莱昂，她不能在这枯燥乏味的咖啡馆里等待了。

桑松内特把钱给了她，注视着她离开。他朝耸耸肩膀的法根尼斯太太怒目而视。出去的路上，他踢了那只猫一脚，于是那只受伤的蟑螂就逃跑了。

第十章

当欧棕鸟全速跑进《光明日报》社的院子里时，由于油墨铺石路上流黑水，在傍晚的小雨中呈现出斑斑驳驳的灰色。一个接受了洗掉刷子上的油墨那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的小徒工，告诉他在印刷间要安静，因为摩西正在炉边打瞌睡。那就是那些年轻人现在对维迪尔的称呼，不再称呼他神父，不过摩西，他的长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了，他的脾气变急躁了，而且在他发表意见的方式上带着几分十诫的味道；他是一个至善论者，决定《光明日报》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应该是全法国出版的最好报纸，凡是不同意那种观点的人，他就极力说服他回心转意，求得一致看法。桑松内特踮着脚尖走进印刷间，那里煤气灯关小了，在半明半暗中，一台台巨大的印刷机竖立着，黑黝黝的，静悄无声，像那么多闲着不用的裁纸机。

他的双脚伸到炉边，维迪尔懒洋洋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他的皮围裙上。“你迟到了，欧棕鸟。彭眉胥先生在楼上找你，不在这儿停留一下不要再出去。”维迪尔没有睁开眼睛说了这一切。

“是的，陛下，”欧棕鸟咕哝说，向前面朝着康布雷大街的一扇扇大窗户走去，那儿最后一个老兵晚上正关上印章盒和订阅簿，同时就奥斯特利茨战役和收到的款项争吵着。当他们向欧棕鸟道晚安时他们胸前的一枚枚勋章丁零当啷响着。

他登上编辑办公室的楼梯，那儿把一大间通风的中心屋子隔成几小间。这儿五、六张铺着台面呢桌布的桌子一起推到屋子中间，周围摆着一把把包着便宜稻草瓢的椅子。在头顶上一盏盏灯都点着，两个火炉使屋里很舒适，虽然不暖和。几扇窗户，一扇面对大街，一扇俯瞰着庭院，都溅满雨点。所有通常在这儿工作的人——外勤人员们、作家们和校对员们——中，只留下马吕斯和克里隆，但是几乎空空荡荡的编辑室依然带着一股闯劲和战斗气氛、意想不到的劲头，就像烟叶的弥漫性气味那样富于男性气概。一篇篇文章、一沓沓校样、一份份通讯和一份份漫画草图，都钉在有裂缝的板壁的暗绿色糊墙纸上；地板上堆着的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观点的巴黎另外一些报纸，桌子上摆着大量墨水瓶、吸墨用具、一小队一小队鹅毛笔、封蜡、火炬封印，都作好行动准备。

马吕斯目光不望着桌子，抬头仰望，召唤欧棕鸟，要他去受难修女街，告诉彭眉胥夫人，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回家。“告诉她不要来这儿工作。她一定不要来。她做得够多的了。”

“我会告诉她，先生，不过你也知道——”欧棕鸟耸耸肩膀，“她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个月我和她就结婚十六年了，”马吕斯的严肃面孔呈现出喜悦光辉。“因此，你不必向我报告我妻子的情况。”

“我的意思只是说，先生，我在尽我的职责。我送信去。我不能强迫你的夫人服从。”

《圣经》中传说，摩西是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

这次战役是1805年12月2日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利茨附近进行的。第三次反法联盟的交战，是拿破仑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你在敲打我吗，欧棕鸟？”

“没有，先生。”

“很好。”马吕斯拿起笔，回去工作。

“请原谅，先生，不过我迟到是有原因的。”

“那是什么原因？”马吕斯没有抬头仰望。

“我到处转了转，像你要求我的，先生。我认识河流沿岸，河对岸那些穷邻居、贫民圣朱利安教堂、莫伯特那个地方、慕菲塔德大街，类似那样的地方许多人。我认识那儿的人，我必须告诉你，先生，不会发生你想象的事情。”

“什么不会发生？”

“改革宴会。”

“它们根本不发生，”马吕斯耐心地解释说，“上个月政府禁止继续举行改革宴会，反对派们玩弄了一阵对抗把戏，但是现在，在最后一刻，组织者们，蒂埃尔之流，决定他们不会反抗政府。改革宴会给取消了，欧棕鸟，不是被政府，而是被组织者们取消的。Vive la réforme（改革万岁），不要再说下去了。”

“对不起，先生，不过人民，无论如何要劳动和挨饿的人们，我认为他们可不大怕你们的组织者们。”

马吕斯招呼克里隆加入他们当中。然后他对欧棕鸟说，“我不明白。”

“那些组织者，蒂埃尔、马拉斯特、拉马丁和他们那些人，他们大声呼喊改革万岁，但是他们是没有什么男子气概和骨气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你原谅我的话，先生。当政府说，告诉他们，请不要呼喊改革万岁，它扰乱国王的睡眠，不要举行改革宴会，它们会使吉佐先生消化不良时，那些没有骨气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张牙舞爪地挥舞了一下马刀，唾沫星飞溅地胡言乱语讲了一通，反复地发表言论，但是结果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倒下，舔吉佐的屁股。”

“你的嘴巴将使你陷入很大不幸，小家伙。”克里隆警告他。

“或许如此，先生，不过那可不是为了拍国王的马屁。”

“在屋里摘下帽子，欧棕鸟，”马吕斯命令他，“坐下。”

“那是绅士要做的事情吗？在屋里摘下帽子？”

“那是绅士要做的事情之一。好了，说下去吧。”

“你以为资产阶级分子同意国王的意见时，就不会发生事情了吗？劳动的人们——和不劳动的人们——”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他们可不在乎蒂埃尔说什么。资产阶级分子从开始就把工人们排除在外。他们为什么要服从呢？为什么？明白吧？当举行这些改革宴会的消息刚一流传开时，份钱是三个法郎。好吧，三个法郎，那过高了，但还过得去。然后，你们称作反对派的那些人，他们突然把份钱抬高到六个法郎，清清楚楚知道没有一个工人付得出六个法郎，那些从法国各地扛着工具，来巴黎找工作但是巴黎没有人在建筑——的可怜乡下人可怎么样呢？因此他们像牲口一样活着挨饿。即使他们的亲娘给用船运到蒙特弗康坟地，他们被迫也付不出六个法郎。”

“说到问题的实质了，”克里隆嘟嘟囔囔说。

“那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对待工人的方式。但是那还不够。不，改革宴会本来该在工人休息，可以去参加的星期日举行”

“星期日他们都喝醉了，”克里隆打断他的话头说，“星期六晚上他们领到工钱，星期日他们喝醉了，带着宿醉和妓女一起在床上庆祝很少工作的星期一。”

欧棕鸟停顿住，但是他很快就把话说完，说把宴会日期改到星期二就是要工人们不可能来。“现在在我们给排除在外，给踢出去以后他们还能希望我们服从他们，忘掉一切吗？”

“我们？”克里隆尖锐毒辣地问。

“我不该把你包括在那些男子汉里面，阁下。”欧棕鸟急忙闪躲他知道会挨到的打击。

“有朝一日他们会把你送上断头台，”克里隆沉重地喘息着，“他们立刻就会把你的舌头从脑袋上割下来。”

马吕斯起立，绕到他的办公桌另一边，好像要插到他的同事和那个惹麻烦的男孩中间似的。他劝告欧棕鸟说话要有礼貌，对人要尊敬。“你说事情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那么，告诉我，它会怎么发生呢？”

“我不知道，”桑松内特终于承认说，由于把事情搞得这么糟他感到很羞愧。

“告诉我，欧棕鸟，”克里隆点上一支无时不在的香烟，“我和你讲话时望着我。你看见大街上发生骚乱吗？”

“没有。”

“你听见人们唱革命歌曲，喊口号，要面包和和平等吗？”

“没有。”

“你看见他们举起工人红旗吗？”

“在妓院那儿听见圣绪尔比斯修道会的人说，妓女们把红内裤在窗外挂出来，”桑松内特急促地说，“当道德大队的人走来时，她们说她们在晾内衣。”

“妓院的事你知道什么？”克里隆带着狡诈的奸笑问。

那个男孩绷着脸，耸耸肩膀。

克里隆抽烟。“在你走动时你看见任何地方有反对政府的盲目敌对情绪迹象吗？”

“没有。”

“反对国王的情绪？”

“没有。”

“那么什么使你认为”

“因为我没有看见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因为你没有看见，就什么事都没有！因为我没有看见大街上的粪土，并不妨碍我踩进去！”欧棕鸟转向马吕斯，“这些是错误的问题，彭眉胥先生！你该问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没有看见这些事情？人人都知道它们存在！人们受冻挨饿，老实人没有工作。从法国各地来的人们，在这儿找不到工作，没有路费回家。慕菲塔德大街的女人们靠着卖一角钱一副的鞋带，挣扎着活下去，养活孩子们。她们怎么买得起价值七个苏的面包呢？有些地方卖八个苏，比过去价钱涨了两倍。她怎么能按星期付房租？如果她给赶出去，她怎么能不受冻？她不可能的。他们发现这些女人、孩子们、乞丐们，他们在门口冻僵了，先生，他们死了。有一些死得慢一些，有一些快一些。他们死掉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因为那些有工作的人没有领到足

够生活、买面包、付房租的工钱”

“你没有死掉啊，”克里隆婉转地评论说。

“我动作迅速，年纪轻，而且平切尔给了我很好的教导。贫民窟在我的血液里流动。我不是一个带着三个小孩子、没有男人、为了两个法郎一天要做十二个小时针线活的女人。这些人发怒了，先生。饥饿。他们不在乎蒂埃尔。或者他们其余的人，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说什么。他们关心肚子吃饱。工人们为什么要关心资产阶级说什么呢？这些改革宴会要付六个法郎，而且订在星期二——他们反正去不了，因此谁会关心呢？一伙穿礼服大衣的人装腔作势耍弄了一通。一伙穿礼服大衣的又把宴会取消了，呃？不过星期二，先生，你等着瞧吧，”欧棕鸟支支吾吾起来，“哦，因为你没有看见这些人在你面前饿死，并不意味着他们吃饱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他们？”马吕斯问。

“我正要——哦，你问了——好。我回答了。”

但是马吕斯并没有对那个男孩讲话；他在自言自语。“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它们。”马吕斯把他写的那张纸在手里揉成一团，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它。最后他说，“《光明日报》不顾国王的禁令和反对派的默许，将建议读者们于二月二十二日集合到圣马德莱娜教堂。”

“那是煽动叛乱！”克里隆大声喊叫，“政府禁止举行改革宴会！连反对派都声明他们不继续搞了！而且他们不会搞了。”

“要继续搞一些事情，”马吕斯说，拿起笔来，“期待着吧。”

“那是煽动性行为！它公然反抗禁止政府集会禁令。你让一些除了骚乱没有别的目的的那些人聚集在那儿。由于与他们对抗，你会侮辱了蒂埃尔和其它的稳健派。”

“你看见我们的报头了吗？火炬。火炬比沟渠强。”马吕斯停顿了一下，“去吧，欧棕鸟。给我妻子送信去吧。”

在那两个人继续争吵——克里隆争论说这一次为了谋反罪，马吕斯会立刻回到圣佩拉热监狱时，桑松内特飞快地跑出马吕斯那一小间办公室，穿过编辑室，下了楼。

不再在火炉边打盹，维迪尔从印刷间的隐蔽处出现，而且令桑松内特惊奇的是，他在微笑。

“你去受难修女街的路上，”那位印刷师傅说，“顺便给凯尔大街我的公寓送个信儿。告诉泰蕾丝，我可能一夜不回家。在我们明天又可以工作以前我有些事情要安排一下。”

“是的。好。我会办那件事的。”把帽子扣到头上，欧棕鸟停顿住，“你为什么微笑啊？什么事那么可笑？”

维迪尔向楼上举目仰望，他们听得见那儿依然在争吵。他从架子上拿了一杆陶土烟斗，在里面填上一些烟叶，端起照亮了他的苍白面孔的一根蜡烛。“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像这一切——该不该举行改革宴会

这样无聊，这样无关紧要的事情，竟然成了革命要随着它转移的枢轴？”

“他们只想要改革。你认为会导致革命吗？”

“革命以前来过，欧棕鸟。问题是，它会保持下去吗？那就是问题。”

第十一章

桑松内特今天夜晚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绕来绕去，弯弯曲曲，穿过老巴黎的一条条街道，这个城市大部分垂直分开，那儿一栋栋贫穷的阁楼和最低矮的院子、阴湿的住宅都是留给穷人的，他们夹在富裕人家的舒适公寓中间。凯尔大街居住着印刷工人们、平版印刷工人们、帽商们，维迪尔那套房子接近顶层，但是侥幸离公共厕所很远，还有一点新鲜空气。他把口信捎给与维迪尔过着 union libre（同居）生活的泰蕾丝。丝带行业的一个工人，泰蕾丝在和维迪尔亲密交往以前埋葬了两个丈夫；她自己有四个孩子，又养育大他的三个。（维迪尔最小的儿子随着他的妻子进了坟墓，1832年死于霍乱。）泰蕾丝镇定自若，欧棕鸟纳闷脾气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和摩西一起生活。

从那儿他弯弯曲曲地跑到圣殿大街宽阔林荫大道的剧场区，然后飞快地跑到受难修女街六号。厨师应声开门，他的情绪相当消沉。卡雷梅夫人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看见你那张脸。”她宣布说，走向大理石切菜区。

“我可以说同样的话，”他反唇相讥，溜进去，当她拿着菜刀追他时他补充说，“如果我是一个大畜生和一个撒谎的人！我爱你的脸蛋，太太！我爱，真的！”

“那么，今天夜晚是同样的事情？”

“我的口信是捎给彭眉胥夫人的，”他高傲地宣布。

“是的，不过负担压在我身上。看看这个——”她指着她精心准备的晚餐，当她注视着削了皮、直着放在牛奶蛋糊里、裹着蛋白酥皮肉卷烘烤的一盘形状完美的烤梨时，她的脸沮丧地搭拉下来。“梨好极了。”她痛惜说，“都浪费了。”

“我吃了它。”

“不行，你这个小家伙！那样的食物在你的臭嘴里会亵渎神明！现在出去吧。上楼，送信去吧。夫人在书房里。”

卡雷梅夫人以前从未让他上去过，总派一个小仆人送信去，让他等着。要末是她态度和缓了，要末是她认输了。他不打算问问方向加重她的负担。因此他快速穿过厨房门口，上了楼。桑松内特可以在整个巴黎、塞纳河两岸、城门口，飞快从容地航行，但是彭眉胥家使他迷糊了。在寻找书房时他觉得像是关在笼子里的一只欧棕鸟似的。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空屋子、这么广阔的空间、这么高的天花板、这么高大的窗户和这么厚的防寒窗帘。他打开通客厅、到餐厅的门，两间屋子像那么大的洞穴似的，他真怕里面的空间，肯定它会把他吞掉；比迷了路还糟，他觉得头昏眼花，好像失掉重心似的。

被一个也吓了一跳的仆人吓了一跳，他说他给彭眉胥夫人捎信来，后来他给领到楼上书房，珂赛特坐在一盏壁灯前的长沙发上，芳汀坐在她脚边地板上，珂赛特在用刷子给芳汀梳她的金色长发。仆人通报他来到，把他领进去。

赶快摘掉帽子，他说，“彭眉胥先生捎来口信，夫人。”

珂赛特叹了口气，“我不喜欢看到你的脸。”

“我想人人都如此。”

“我的意思是说，在晚上，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我正确吗？”

“是的，夫人。”

“我丈夫要工作到很晚，我应该在这儿等待。”

“是的，夫人。”

当那个小姑娘凝视着欧棕鸟时，珂赛特迅速地给芳汀编好辫子；显然，她也不喜欢看到他的脸。

桑松内特简直不能望着她们任何一个；他的目光注视着从地板通到天花板的一个个书架和上面的书，多种多样颜色的封面，绿色和黄色皮面的，墨蓝色、酱紫色、从鼻烟色到琥珀色到深咖啡色各种各样深浅不同的棕色的，有些书那么古老，翻阅得那么频繁，以致书脊上的书名都磨掉了，他发觉珂赛特注视着他。他愚蠢地说：“皮面的。”

“也有纸面的，”她评论说。

“是的，很多纸。书里有很多纸。”

“你看书吗，欧棕鸟？”

“我可以看。不是说我看。”

“我愿意借给你一本书，不过你可能把它扔在锅里，为了它的粘合剂煮了它，喝汤。”

“全依我多么饿而定。”

“你多么饿呀？”

“不像我过去那么饿。”

“好啦，芳汀！”珂赛特给她编好辫子，在每个辫梢系了一条缎带，尽管她女儿皱着眉头，也使她显得很欢乐。

“不要去，妈妈。”

“我必须去，小天使。你爸爸需要我。”

“他确实说过你不要来，”欧棕鸟毫不掩饰地提出。

“你看，妈妈？”芳汀的可爱小脸露出喜色。

“爸爸叫我不要来那种事实就表明他多么需要我。”含着微笑，珂赛特抚摩抚摩那个女孩的头。“有朝一日，你大一些的时候，你就明白相亲相爱的人们之间如何来回传递消息了。他们了解他们不能说的事情。现在，我去换衣服。”

“为什么？”芳汀恳求说，“你看上去很好。你看上去非常漂亮。”

“不过我打算穿一件真正使人眼花缭乱的衣服，我那件镶着茶色花边的新衣服，我想，我们办完事时我就坚决要求你爸爸带我去英国咖啡馆吃晚饭。那儿的饭食好极了，不过说实话，没有卡雷梅夫人做的饭菜那么好，不过你爸爸像需要任何东西一样也需要意大利林荫大道的灯光和娱乐。喂，芳汀，你可以在厨房和卡雷梅夫人一起吃饭。她会非常高兴。我会下去告诉她。桑松内特可以去叫醒艾贝尔，他会赶车送我们去康布雷大街。”

欧棕鸟做了个鬼脸。“艾贝尔喝所有国家酿的酒，他的酒气会把马熏死。”

“什么？”

“我会告诉艾贝尔，说你命令他不要冲着马呼气，夫人。”

“是的。那是一个好主意。”珂赛特起立，吻吻芳汀的脸蛋。在门口，她转向欧棕鸟。“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挑选一本书，随身带走。不过

你可千万不要把它煮成汤还给我。”

“是的，夫人。我的意思是，不会的，夫人。”

“你真的会读书写字吗？”珂赛特离开他们以后，芳汀问，“还是在撒谎？”他不回答时，她就进一步纠缠，一直问到他终于点点头，同意他懂得不大精通。“真是你外祖母，一个捡破烂的教你的吗？”

他以为他把喉舌吞下去了，不过或许没有，因为他可以为了他外祖母回答说，她不再是捡破烂的了。“她以前是。她现在是旧货商，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

“她给伯爵夫人们换衣裳？”

“她给人们换衣裳。”

“那很滑稽可笑！她把他们改装成什么？小癞蛤蟆吗？”

“他们愿意改装成什么就改装成什么。如果他们愿意成为小癞蛤蟆——”

“你愿意成为什么，欧棕鸟？”

他古怪地注视着她，于是她又问，慢慢地一字一句像是说给瞎子、聋子和哑巴听的，直到他终于回答说，“我想我愿意是我本来的模样。我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是欧棕鸟以前你是什么人啊？”

“我一直是欧棕鸟。”

芳汀沿着一个个书架走过去，到处停一停，抽出一本书，粗粗看一遍，就又往前走，仔细察看另一本。“你真是无知。我的意思是说——你母亲管你叫什么？你有母亲，不是吗？人人都有。”

“你和你哥哥有一个美貌的母亲。如果她是我母亲，我就不会让她去校长那儿查出我干了什么，我自己会告诉她。我会把实际情况告诉她。”

“你会撒谎。”

“他也撒了谎。”

“你怎么敢把我哥哥称作说谎的人！一个小偷管我哥哥叫撒谎的人真荒唐！你没有权利说那种话。”

“对不起。请原谅。”

“我哥哥现在要去上另外一个学校。路易大帝中学。他是走读生。你知道路易大帝中学吗？”

“我，我不管任何人叫伟大的，”他宣布，“公民，那就是最高的荣誉了。”

“那也是我父亲的想法。我哥哥认为它华而不实。”

“那是什么？”

“无聊的东西。我相信你懂得无聊是什么。”

她在书架边停住，抽出一本书，翻了几页，就把它抱在胸前，“你的真名实姓是什么。如果你要这本书你必须告诉我。不说名字就没有书。”

“也许我不要这本书哩。”

“你要的。”

“加布里埃尔，”他终于咕咕啾啾地说，“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

她重复了那个名字一两次，好像那是不新鲜的软饼似的。“来拿书吧，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

他的两只脚反抗了，不肯移动。“我的脚——我的脚脏。你们的地毯很干净。”

“你还有虱子吗？你的头发看起来依然很可怕。不像过去那么可怕，不过很古怪。”

犹豫不决地揪着让吕克那件外套的经纬，他说不再有寄生虫了。“这房子给寄生虫住未免太好了。寄生虫只去要它们的地方。”

“谁会要它们啊？”她穿过屋子，隔着一臂之遥，把书伸给他，好像她是用节杖传达命令的小女王似的。“《拉封丹 寓言集》。你会喜欢它们的。都是讲动物的。把它放在衬衫里。放在面包旁边。”

他从她手里抢走那本书，转身就朝门口跑去，咕咚咚跑下楼，维迪尔给他的那双鞋，因为有鞋底，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可怕的喧哗声。在楼梯脚下他摔倒，迷失了方向，直到一个茫然不解的仆人给他指出通厨房的那扇门为止，他在那儿飞似地从珂赛特和卡雷梅夫人身边跑过去，她们正在往大盖篮里装葡萄酒、鱼子酱、一些软饼、菜裹肉片和乳酪，带到康布雷大街去。他冲出门去，跑进花园，顺着砾石小路朝车库跑去，只在栗树下狄安娜雕像那儿停下喘了口气，那棵树的沉重大树枝在头顶上嘎吱嘎吱响，一根根树枝发出刺耳的响声，在他周围的冬天寒风中沙沙地传播着可怕的消息。

第十二章

《拉封丹寓言集》书脊上的金边闪闪发光，一条条金色细线装饰着书的周边。皮封面，由于年代悠久出现斑斑点点，变软了，在几百年人手的触摸下磨亮了，书页很厚，气味那么浓郁。它散发着，哦，书味，欧棕鸟想，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拿过一本书。毫无疑问它们都散发着这股芳香。它们一定有一股与报纸不同的味道。当维迪尔在一台印刷机上工作，彭眉胥夫妇和克里隆在楼上继续工作时，他缩在火炉边。过了几个钟头，说话算话，珂赛特一定要她丈夫带她去英国咖啡馆。

“我穿上这件漂亮的新衣裳，”她抚平她的玫瑰红色绸衣上的花边罩纱，“直到意大利林荫大道上人人都赞美了我，我才可能回家。”

“我赞美你，”马吕斯笑着说。

“那么你会带我去英国咖啡馆吗？”

“非常荣幸。”

他们下楼时，很显然克里隆也获得那份荣幸。戴上帽子手套，披上斗篷大氅，那三个人就离开《光明日报》社，朝意大利林荫大道召唤人的辉煌灿烂灯光走去。

维迪尔和欧棕鸟吃完了珂赛特给他们大家带来的清淡晚餐，但是维迪尔还有最后大半瓶葡萄酒。他在印刷间火炉旁欧棕鸟身边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坐在那儿，像以往一样沉默寡言、高深莫测。他喝完那杯酒，又倒了一杯，才问欧棕鸟从哪儿偷来那书本。

“彭眉胥夫人借给我的。真的。这是她的。是从她的书房里拿的。”

“她是一个圣人，又是一个美人儿。另外谁会给一个乞丐和小偷书呢，呃？”

“我不是乞丐，”他怒冲冲地顶撞说，但是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把话说完，因为他也不再是小偷了。他确定不了他是什么人了。

“你是一个小淘气，你会在绞刑架上完结。”维迪尔以非摩西的方式打了个嗝，然后为彭眉胥夫人举杯祝酒。“一个圣人，而且是一个圣人的女儿。她父亲是一个圣人。”

“他做了什么事啊？把油墨变成葡萄酒，把铅字变成面包？”

“他救了人的命，你这个小蛮子。让我们对死者怀着些敬意吧。”

“他什么时候死了？”

“以后。”

“什么以后？”

“他救了人的命以后。”维迪尔呷一口葡萄酒。“要不是他，克里隆先生，甚至彭眉胥先生，就会吃草咽土，像他们其余的人一样死掉，腐烂了。”

“其余谁呀？”

“别问那么多问题。”

维迪尔慢慢喝完那瓶葡萄酒，就对他讲蒙德都大街，科林斯小餐馆那儿街垒的情况，最后说五个结了婚的人和会让这些人逃跑的，从死尸上剥下来的四套国民自卫军军服，珂赛特的父亲如何穿着第五套军服出现，他如何脱下它，救了克里隆的命。“他也救了彭眉胥的命。彭眉胥先生在科林斯小餐馆外面战斗，他受了伤——你看见他那块从鬓角划下

来的伤疤了吧？——那本来会是致命的，但是这个人，这个陌生人抱起他来，背着他穿过巴黎下水道，把彭眉胥先生留在他外祖父家。没有要任何报酬。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彭眉胥都没有告诉。连他女儿都没有告诉。他救了他女儿热爱的那个男人的命。”维迪尔皱起眉头。“不知道我是不是也会那样做。我女儿的丈夫……啊，哎呀，女人们过得非常艰苦，欧棕鸟。那就是她们使我们受不了的原因。”他对着炉火的微弱光线举起空酒瓶。“又是一桩失败了的事。晚安，欧棕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伸开手脚躺在你的小床上。”

“做我的客人，摩西。”

“好不好啊？”

“我感到非常荣幸，先生。”

维迪尔一定是立刻就睡着了，他的鼾声，深沉而均匀，使欧棕鸟昏昏欲睡，他蜷缩在椅子上，把让吕克的外套拉过来盖在身上，紧紧抱住那本书。他梦见一只只动物。一头骡子，就像《拉封丹寓言集》中的一匹，拉着一辆只有三个车轮的马车，一旋转，车就倒了。砰砰。砰砰。他醒了，砰砰声并未随着迷梦消失。他想也许他们从英国咖啡馆回来了，但是朝康布雷大街门口望望，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个人也没有看见。砰砰声是从印刷间后面传来的。它根本不急迫，只是稳定的，缓慢而稳定的，像那辆三个轮子的马车和那头骡子一样，欧棕鸟不知道他睡了多久。

没有拿蜡烛，他回到印刷间后门，打开门，只留一条门缝，为的是不让寒风或者那个来访者进来。他们完全是一回事：两只暗淡得像冬天月亮似的蓝眼睛，从包围着一圈离开头顶、与他的乱蓬蓬的稀疏胡子纠缠在一起的一头黏糊糊头发的苍白脸上凝视着欧棕鸟。

“神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在找神父。”

欧棕鸟骂他，告诉他去教堂，就试图砰地一声关上门，但是那个人的木鞋伸进来，挡住门。欧棕鸟顶住门的全部力量，也不足以把那个攥着拳头的鬼怪排除在外。

“神父。”他坚决要求。

“去地狱找你的神父吧。”

“他在这儿。我知道他在这儿。”那声音里带着大声呼气的粗暴锋芒。

“这儿没有神父！该死的傻瓜，印刷所怎么会有神父啊？”

“神父！神父，你在那儿吗？”他透过门缝呼喊。

“神父？”在欧棕鸟后面是维迪尔的声音。“谁要找神父？”

那个流浪汉似乎弯腰顶住门，那个男孩本来要把他的脚踢开，关上门，但是维迪尔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我要找神父。”那声音好像是从坟墓里传来的。“我是小猴子。”

维迪尔把欧棕鸟推到一边，把门开大，让黑夜、寒风和那个鬼怪都进来。他呼天唤地，欧棕鸟从未听见老摩西这样过，也没看见他哭过，眼泪毫不害羞地从他脸上流下来。维迪尔和那个脸色苍白的人拼命互相端详，好像他们一定不是隔着一臂之遥观望，而是顺着缩得湮没无闻的过去漫长小路望去，好像每个人一定不是在打量人，而是估量留在记忆中的那个人；记忆的幕布从他们眼中落下，时间的外壳、灰尘、灰泥和

霉菌在这两个人中间破碎了。“上帝呀！”维迪尔三番五次地哭，“你活着！你活着！”

“不，ma tre（师傅），你活着。我死了，我是拉撒路。”大笑声像钝刀刃锯本头一样从他的肺里冲上来。“我现在是拉撒路，不过你依然是神父。”

“他是摩西！”欧棕鸟宣布，如果必要的话他准备保护这个老人不受这个可怕鬼怪的伤害。

但是维迪尔不需要任何保护；他把那个流浪汉拉进印刷间，于是欧棕鸟关上门，注视着那个陌生人走路一瘸一拐的古怪样子。从欧棕鸟的小床上拿起那条毛毯，维迪尔把它披在维克多·帕乔利肩膀上，把他带到火炉边。帕乔利忧虑地环顾这黑暗的印刷间，然后他的头开始抖动起来，最初慢慢地，然后速度加快了，失去节奏，一阵阵摇晃，是由于寒冷呢，还是由于内心不自觉的命令，欧棕鸟可说不清。

“帕乔利！”维迪尔拥抱他。“你看见吗，欧棕鸟？你看见这个人吗？他活着！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你活着！”维迪尔的眼睛闪烁着近似极其幸福的光辉，十分欢喜地大声呼喊，“这是小猴子！我的徒弟。”

这个人不可能是徒弟，桑松内特这么沉思。徒弟们都是冲洗油墨滚筒的小男孩们；徒弟们都是把报纸裹起来，捆好，堆起来，挨师傅踢，帮助把《光明日报》发送到大街上卖报的小贩们手里，变黑了的小淘气们。徒弟们都闷闷不乐，厚脸皮，很狡猾，像适合他们的那个样子，但他们是男孩子。与一个男人相比，他们是男孩子。这个男人决不是一个男孩子。

“有面包吗？”他的脑袋依然来回抖动，牙齿也打战。“面包。”

维迪尔咒骂自己把彭眉胥夫人带来的一切东西都吃了，葡萄酒都喝了。

“我有面包，”欧棕鸟说，“在我床后面的储藏处我有一条面包。”他拿出它来，掰下一大块，递给维迪尔使他坐在火炉前面，肩膀上披着毛毯的那个陌生人。桑松内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那个陌生人把那块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一次往嘴里放一小块。那个流浪汉把剩下的面包紧紧抓往，像圣物一样把它按在胸口上。他的牙床在面包上出了大量血。

“上帝啊，”维迪尔低声说，“神圣的上帝啊。”

欧棕鸟从附近一个铜盆里舀了点水，把它倒在一个平底锅里放在火炉上。他掰下更多的面包，而且对维迪尔解释说，“我可以把它在热水里泡软。如果面包软了，他吃起来就容易一些。我外祖母就非得这么做。”

维迪尔几乎都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帕乔利，噢帕乔利，他们怎样对待你了？”

“十四年苦工。圣米歇尔山。你知道圣米歇尔山吧，神父？你依然叫神父吗？告诉我。”

“自从你死了——我以为你死了——以后，就没有人叫我神父了。”

“政治犯们，我们在圣米歇尔山受的罪还不太惨。不像罪犯们。我们没有自杀。有一些人死了，但是我们没有自杀。我们没有自相残杀。”

他的头摆动得更厉害了。“最后，那些穿礼服大衣的人，他们来检查监狱，看看人们在圣米歇尔山受到怎样的待遇。”

“德托克维尔检查团，”维迪尔大声说。“我记得那次监狱检查的事。我们把那一切情况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那就是这份报纸，《光明日报》吗？好，好，神父。真好。”

桑松内特递给帕乔利一杯用热水泡软的面包。他把另外几块干面包片也放进去，当他的肌腱发达、苍白得像虫子似的手指捧住那个杯子时，他的颤抖和不由自主的抖动慢下来。

“我不能使我的目光从你身上移开，神父。我总把你的脸保留在我面前，为的是我再看到你时我会认识你。我保留着你的面容，但我却不认识它了。那是你的声音，我熟悉你的声音。不过你的面貌……”

“我老了。”

“是的。你变了。”

“你也变了。”

帕乔利咕嘟咕嘟喝下一大杯软面包汤，而且，使欧棕鸟非常震惊的是，他说他三十一岁。他看上去和维迪尔年纪一样大，更大一些。平生第一次欧棕鸟考虑到监狱对一个人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小罗克特劳教所肯定不是一所娱乐学校，但是欧棕鸟觉得它仅仅是很冷酷，偶尔很可怖而已，没有体会到它会摧毁人的精神。那儿只有最坏的男孩子们才戴镣铐。欧棕鸟从来没有戴过镣铐。他挨过打，但是没有垮了，因此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他的恢复力从未真正受到考验。

帕乔利吃完热水泡面包，但是依旧端着杯子不放。“五年前，穿礼服大衣的人们来过以后，他们把我们，政治犯们转移了。我们减少到二十三个人。他们给我们戴上铁枷，把我们拴在运输车上，把我们带到北方某处另一个监狱。我在那儿度过最后几年。我的十四年刑期服完时，他们给了我出狱证，我对他们说，把巴黎的方向指给我，就会把我推向巴黎，我就会找到它。那是——秋天吧？以前一个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一月吗？”

“二月。”

“啊。二月，”他回答，好像在他也能仔细琢磨这事以前使思想变温和似的。他把杯子放在地板上，把毯子裹得更紧一些，斜眼看着欧棕鸟。“这是你的儿子吗？”

“不是。”维迪尔注视着桑松内特，好像第一次看见他一样。

“不过你的孩子们活着吧？”

“其中一些活着，”维迪尔颓丧地坐在他老朋友身边的椅子上。“噢，帕乔利，帕乔利，你为什么不捎个话儿，捎个信儿，捎个——”

“从圣米歇尔山送出去的唯一信息是一只只海鸥的鸟粪带出去的那些。不要生气，神父。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是给我治病的那个医生告发了我，还把我的腿搞坏了，”他皱着眉头，耸耸肩膀。“不过我的双手还很好。很难看，不过很有用。我依然可以排字。那个医生告发了我，不过——”他勉强发出可以算是大笑的声音。“我救了你的命，神父。我帮着救了你的命。”

“我逃脱了，小猴子。在街垒被攻破以前，我就穿着国民自卫军军服离开了街垒。”

“只有你一个人，神父。其他所有的人，连逃出去的那些人，他们死了，都死了，不，我的朋友，听我说——”帕乔利伸手抓住那位印刷工师傅的手。“我把你的面容保留在我眼前，而且我发誓，我会找到你，但我不是要活着找到你。我活着要杀死一个人。为什么不呢？那是活下来的好理由，是吧？使你继续活着。我会杀了他，然后我就死掉。那没有关系。不过神父，我必须先见到你。我们是孤儿，是吧？不过我们是两个孤儿。至少我们是两个人。”他又开始颤抖摇晃。

“不，帕乔利，我们不止两个人。还有另外的人们活着。还有两个活着。”

“谁呀？”他紧紧抓住年纪大的那个人的胳膊。“谁呀？”

“彭眉胥。这就是他的报纸。你记得彭眉胥的，那个学生。刀枪比较刑架好——”

正在这时康布雷大街前门钥匙格格响起来，欢快的女性笑声飞进印刷间，就像一只只闪烁的飞蛾鼓动翅膀向炉火亮光扑去一样，随着珂赛特的笑声，传来马吕斯的声音。他们走进来。早晨也许这是两个人，另外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维迪尔向前面跑去——桑松内特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成年人跑得这么快。“来呀！”维迪尔大声呼喊，“看看啊！”他把马吕斯往印刷间里拉，珂赛特和克里隆在后面跟着。当他们走进印刷间，一台台阴沉、寂静无声的印刷机像森林似的把他们都包围起来时，他们带来浓烈的烟味和珂赛特的轻飘飘的克隆香水味。

帕乔利慢慢地转过身来。慢慢地，他认出彭眉胥。慢慢地他的目光适应了披着蓝丝绒斗篷光彩夺目的珂赛特的幻象。另外那个男人呢？帕乔利的脸抽搐起来，他咬牙切齿好像要吐出什么不对味的东西似的。他站着，让毯子滑掉，不顾彭眉胥夫妇，连神父也不顾，他有目的地围着克里隆慢慢走，上上下下打量他。

“这个肮脏的乞丐是谁？”克里隆查问，“你们把要饭的小子们带进印刷间不是很糟嘛——”

“是你。是你。你不认识我吗？我认识你！好多年来我就要把手伸进你的嗓子里把你的肮脏舌头连根揪掉，我——”

“维迪尔，”马吕斯恳求，“怎么——”

但是当帕乔利围着比他重一百磅的克里隆转，连珠炮似地怒吼肮脏肮脏时，维迪尔站着说不出话来。“你是第五个人，但是我是最后一个人。”他向克里隆扑去，力气既不大，体重也不够，打不倒他，但是他用两只骨瘦如柴的手紧紧掐住他的脖子；克里隆透不过气来，唾沫星飞溅，倒退靠到印刷机上，这时马吕斯和维迪尔拼命要把帕乔利拉开，当他们倚着的排字箱倒下他们四个都摔倒时珂赛特恐怖地观看着；那些人在散落的字母中翻滚，马吕斯和维迪尔把帕乔利的手从克里隆的喉咙上拉下来，时间长得足够那个大汉爬走。

帕乔利像野兽似地尖声喊叫，“密探！密探！杀人犯！你杀死了他们。你杀死了他们所有的人。噢，神父，你怎么能了解这个人呀？这个下流坯？这个——”

克里隆敏捷地走上去，重重地打了帕乔利一个耳光，那肉打肉的劈啪声像步枪枪声一样。另外的人们吓得喘不过气，珂赛特点上一支蜡烛，把它递给欧棕鸟，又点上一支，克里隆把点上的另一支从她手里夺走。

他把它举在帕乔利的憔悴眼前。

犹豫不决地，维迪尔说，“这是另外一个幸存者，小猴子。”他舔湿了他的干嘴唇。“这是活着的唯一一个另外的人——”他转向马吕斯，“帕乔利活着，彭眉胥先生。我的徒弟，小猴子，他活着。”

马吕斯把帕乔利的脸捧在手里，在他的冷淡蓝眼睛里搜寻那个活泼小猴子的一些遗迹。

但是帕乔利摆脱了马吕斯，摆脱了维迪尔，用他的苍白长手指指着克里隆的结实身体。“你们了解这个人吗？这个撒谎的狗东西？”

马吕斯感到好像可怕的怒潮退潮撤走了，露出迄今为止一直遮盖着的失事船舶的残骸。他从帕乔利望到维迪尔，再望到克里隆。“他是第五个人。”

“他是国王的人！他是警察局密探！密探！和你一起逃出来的每一个人，神父，他都穷追不舍，把他们逮捕了。你逃脱了，因为你妻子的娘家人们，你全楼的人为你保证，但是他，这个密探，他到福斯监狱找我，那就是我怎么会知道你活着，神父，而且他对我说另外两个人逃脱了，彭眉胥和另外一个人，穿着军服来到街垒里的那个老人——”

“冉阿让，”马吕斯说，脸变苍白了，他的眼睛迎住维迪尔的可怕凝视。“冉阿让死了。”

“他在寻找那两个人，”帕乔利重复说，“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

维迪尔的嘴唇扭歪了，好像他挨了一枪似的。“我猜他找到了你，彭眉胥先生。”

“他知道什么时候找。”在摇曳的暗淡烛光中马吕斯仔细察看克里隆的脸：姜黄色的连鬓胡子，坚实的下颚，毫不畏缩的蓝眼睛。“你也知道在哪儿找，不是吗？六月五号。老科林斯小餐馆。这花了你十年时间，但是你找到了我。”

克里隆掸掉他衣服上的灰尘。“在圣米歇尔山关了十四年在这个人心中耍了鬼把戏。”

珂赛特把蜡烛拿到前面马吕斯那儿，他脸上那块伤疤发青了，他的黑眼珠充满痛苦神色。她只对马吕斯说，“没有人说过十四年。没有人说过圣米歇尔山。”

“在每个转折点你都出卖了我们吧，克里隆？”马吕斯在寂静中说，“你一直是密探吗？难道这就是不断把我挑出来进行煽动叛乱审判的原因吗？政府惩罚我们，好像他们知道我们将要刊印什么……”马吕斯抑制住强烈的感情，狂怒地从珂赛特望到维迪尔。“每次反对派集会，每次编辑们和反对派代表们聚会，你都在场。政府注视着我们的步骤，没有吗？国王知道一切。”

“我以为你死了。”克里隆并非怀着特别的敌意对帕乔利说。

“我告诉过你我会活着杀了你，我会的。”

马吕斯好像窒息一样透不过气来，“你在里昂根本没有妻子儿女。我岳父给了你一身军服救了你的可怜性命！”

“他没有救我的命，”克里隆厉声喝道，点上一支他的无时不在的香烟。“攻打街垒的军官认识沙威和我。我们本来就会逃脱的。因此，你要明白我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要感激冉阿让。不过你有理由感激，彭眉胥先生。冉阿让。那个罪犯救了你的命，然后你娶了那个罪犯的女儿。”

马吕斯跳上去，用他手的全部力量猛烈打了克里隆一个耳光；那支香烟从他嘴上飞出去，看见他攥起拳头要打马吕斯，珂赛特尖声喊叫起来，但是他还没有打，欧椋鸟就向他扑去，咬住克里隆的脸蛋子。尖声喊叫着，克里隆和他搏斗，甩掉他，但是欧椋鸟的牙齿撕下他脸上一大块肉，克里隆疼得放声大叫，用手捂住脸。

“我说杀了他，”维迪尔大声说，“不要再让他到外面大街上去。我说就在这儿杀了他。”

“杀了他，”帕乔利同意说，“我们有三个人，杀了他。”

“滚出去，”马吕斯咬紧牙关对克里隆说。“从巴黎滚出去。下一次我看见你我会杀了你。你使我们遭受了多大损失，”他严厉地低声说。

他的手依然紧紧捂着他的鲜血直流的脸，克里隆把手伸下去，捡起掉在珂赛特脚附近的那支香烟。“美丽的男爵夫人是从贫民窟发迹的，”他低声说。“一个罪犯的女儿，一个贼的女儿！”

“他偷了一块面包！”珂赛特大声呼喊，她本来也会攥着拳头向他扑去，但是马吕斯把她拉进怀里，搂住她的肩膀。

“你已经造成很大损害了，密探，滚吧。”

桑松内特反复地擦他的嘴，吐出克里隆那块肉的味道，听到维迪尔称作圣人的那个人和偷了一块面包的那个人竟然是同一个人，是彭眉胥男爵夫人的父亲，不禁大吃一惊。

“监狱等待着你们所有的人，”克里隆咆哮说，把香烟叼在嘴里，那个烟头在那儿颤动着。

“趁着我们还没有杀了你滚吧，你这个撒谎的恶棍，”维迪尔大声呼喊。

“趁着还没有终于流血滚吧，”珂赛特哭着说。

“终归会流血的。事情从哪儿开始，事情就会在哪儿结束。”他让印刷间的门开着，于是二月夜晚的阴湿寒风吹进来，使一支支蜡烛发出毕剥声，使那五个人寒冷彻骨。

第二部 刀枪、绞刑架和贫民窟

1848年2月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是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的。结束决斗，让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这是哲人的工作。但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革命一旦搁浅，机灵人立即破坏这搁浅的船。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十三章

到 184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时，巴黎人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怀着一群戏迷的期待神态——根本还拿不准幕布会不会拉开——那天早晨或许有五百人聚集在圣马德莱娜教堂前面，那个教堂像从爱琴海阳光中连根拔起的巨大希腊美景似的巍然屹立着，在巴黎珠母色的寒峭黎明中，围着五十二根粗大科林斯式柱廊，安如磐石。甚至在它建成以前——在它修建以后八十年期间——圣马德莱娜教堂已经是伟大的名胜古迹，是重视静态、古典派对称美的十八世纪纪念馆，与主要重视动势、动态和活力的十九世纪完全不同。那天大清早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走着，闲荡着，推推撞撞，互相眉目传情时，显然到处都是动势、动态和活力。在混乱不堪的运货车和马车里，在光秃秃的树林下，一个个小贩在叫卖货物，一个个报贩做了非常辉煌的一笔买卖，在凄风苦雨中，修伞的工人们，敏捷地修理着，买卖很兴旺。彭眉胥家的马车在大广场那边杜兰德饭店前面五、六辆另外的马车后面停下，珂赛特探出头去看一看那群人，她对她丈夫和儿子描述说既没有演员也没有观众。

“还没有哩，”马吕斯回答说。

当一个补伞工人大肆宣传他补伞的效力时，附近一个小贩的笛子，响应着短号的号声，吹奏起来。“简直不是造反的序幕，”珂赛特评论说。

“序幕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论这是什么，这都不再是序幕了。”马吕斯严肃地转向让吕克。“你会记住你在路易大帝中学的任务吧？你会学习，给你的家庭增光吗？你要知道，你作了保证。”

“是，爸爸，”他叹了口气。

“首要的是，让吕克，”珂赛特拉住马吕斯的手，走下马车，“今天你一定不要待在外面大街上。可能会有麻烦。”

“真的，妈妈，这些人看来好像是等着赶集，不是骚乱。”但是让吕克同意她的一切教训。

所有的儿子都同意他们母亲的教训。马车驶人转动着的 *mêlée*（混乱人群）中，跨过塞纳河把让吕克送到路易大帝中学。

朝杜兰德饭店走去时马吕斯看见一个花摊，冬天摊上只有几种花可选择。一支支脆弱的鲜花，直着插在洋铁罐里，在油布下面发抖。马吕斯付给小贩钱，把一束黄色小苍兰放到珂赛特手里。“你记得吗？”

“我们的婚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她像过去一样对他神秘地微微一笑，这译成结婚这些年以后他们不可能当众接吻的电码。她把花束举到蓝丝绒斗篷上，她就挽着他的胳膊穿过广场。

杜兰德饭店是反对派公认的全巴黎最好的活动中心，以致那里的密探比服务员还多——而且时常密探就是服务员。这儿也弥漫着欢庆气氛；这个地方挤满了人，人人腋下都夹着一份报纸，不止一份，白兰地的泼溅使咖啡馆和谈话都富于生气了。从后面，科利尼和博贾德向他们打手势。

“法兰西喜剧团今天关门了，”科利尼通知他们，他的娃娃脸皱紧眉头。“那进一步证实了情况紧急，不是吗？”

“只要没有付给演员们工钱的话。”珂赛特评论说。

阿曼德·马拉斯特屈尊停在他们桌边，询问他听说的情况是否是真的，“那个能干的克里隆先生一接到通知马上就离开了《光明日报》社。”

“他比我们了解的更能干哟，”马吕斯悲痛地说，这时珂赛特在桌下把她的手放在他手里。

“好啊，”马拉斯特欢快地回答，“也许很快所有警察局的密探都要失业了。”他若有所指似的怒视着给他们端来咖啡的那个服务员。

穿过人群，人们混合在一起，谈论着，作着手势，争论着，准备应付各种不同的意外事故——他们看见蒂埃尔走进杜兰德饭店，他妻子，被女帽和斗篷吞没了，看不见面目地挽着他的一只胳膊，他的大块头岳母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夹在这些女人中间蒂埃尔看来像是快要被一颗卵石和一块巨砾碾碎的一只眼睛明亮的蜘蛛。他把他的女人们安置在一张桌子旁边，就穿过反对派密集的人群，那些可能惧怕他或者奉承他，但是很少人喜欢他，而且没有一个人信任他的人群走来。他来到彭眉胥的桌边。“好啊，彭眉胥先生，”他带着明显的愉快神情宣布，“我看你敢不敢让我看看你那么确信今天会发生的反抗。如我记得的，《光明日报》的版面上预示过叛乱。”

“时间还早，蒂埃尔先生。”

“街垒？抢劫？骚乱？流血？巴黎人通常的节目单？”

“我们以前见过。”

“我发现事情相当难以想象，彭眉胥先生，《光明日报》竟然会怂恿读者不去反对国王，却反对反对派。你知道我们决定压制这个问题。”

“是的，但那是在你们要人付六个法郎，而且把改革宴会改到星期二，实际上把所有工人排除在活动之外以后。如果你真想成为反对派，蒂埃尔先生，那么你就必须代表所有的法国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财产的人。”

“他们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人。”

“普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种变化。”

“我对法国的工人们，彭眉胥先生，对他们的内在价值或者真正的权利，并未抱着与你相同的热情。财产产生秩序，秩序造成稳定，稳定产生利润，利润产生财产——等等。那就是它怎样产生作用，”蒂埃尔以教学法的精确性说。

“这样的观点抛开了太多没有财产、利润或地位的人。那使他们生活不稳定，变化无常。人们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本身就授予了权利。”

“这听起来像革命一样可疑。我们只要求改革，要国王革了吉佐的职，这是首要的。不过，啊，出版自由，那是值得拥有的事情。”

“那是值得拥有的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些呀。”

“不会发生革命，彭眉胥先生。只有当上帝怀疑起来时才意味着他要进行革命。同样一个声望很低的商人，举办一次舞会。他装装门面，但是在镀金的天花板下，跳舞的人们都踩着嘎吱嘎吱响的地板和绒毛磨光的地毯。人很纳闷谁更愚弄人，是客人们呢，还是那个主人。”

“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事情。”

蒂埃尔叹了口气，照照镜子，抚平他的大额头上几根稀疏的头发。“恐怕，你把我的优点看成缺点。”

“毫无疑问，你看我的也一样。”

“一点也不，彭眉胥先生。你的品质和你的缺点都使你看出事实真相，但是却妨碍你采取行动。我可能愿意要未按照我的优点要未按照我的缺点办事，但那不是你的选择。你刚正不阿。不能随机应变。我可能很钦佩你，彭眉胥先生，但我并不羡慕你。自然喽，除了，”他讨人厌地对珂赛特微微一笑，“在你选择妻子上面。夫人，如果你允许我说的话，你穿着森林绿色服装显得非常漂亮。它给你的蓝眼睛增添了光彩。”

“谢谢，蒂埃尔先生，”珂赛特回答，真的非常惊奇蒂埃尔竟然有能分辨森林绿色和其它任何一种绿色的充分想象力。《时代报》的一个人走近，问那个矮小的蒂埃尔，如果国王请他回政府，他会任职吗？蒂埃尔先生声明决不，他们就走开了。这时科利尼、博贾德、甚至马吕斯都取笑珂赛特，说蒂埃尔有点爱上她了。“别取笑！”她斥责他们大家。事实上她发现蒂埃尔在生理上使人很厌恶，而且他的智力具有磨蚀作用。更糟的是，他有一种作为随随便便谈话提出人甚至对自己都不能讲的一些事情的习惯。他对马吕斯的观察触及她对他所爱的那个男人所怀着的最严重忧虑：马吕斯的不屈不挠的正直品质，正是这种使他成为强有力人物的素质，使他成为可以预言的人的特性，就不那么严格认真的人们而言——像克里隆那样的人们，像蒂埃尔那样的人们，就这件事而言——容易遭到挫折。

在外面圣马德莱娜教堂的大广场上，聚集着更多的人，其中有维迪尔、帕乔利和泰蕾丝。帕乔利刮了脸，把监狱的破衣烂衫烧了；他穿得暖暖和和，不再带着萎靡不振的憨相。围着教堂柱廊的整个大广场洋溢着明显的期望；周围所有的人都带着欢乐的神色，好像半个巴黎的人放了半天假都聚集在这儿。甚至在寒冷的冬天，到处都洋溢着友好气氛，各种各样的人一律平等：穿礼服大衣的和开店的一样，扛着工具穿着罩衣的人们，离开织机的丝绒织工们，从圣沃伊地区来的制帽商人们，从圣安东尼大街来的木匠们、细木工人们和家具木工们，波平考特地区的金属制造工们，波森尼尔地区的机修工们，只有一身蛮力、周游法国，随着季节迁移到巴黎、虽然现在没有工作做的无业游民，都一样。到了早半晌，随着传遍全城的无形电传激动消息，当工厂关了门，商店歇了业，货摊收了摊时，工人们突然川流不息地涌进广场，即使这是星期二，借着烛光在小屋里缝纫的女人们，也吹灭了蜡烛，走来，集合在圣马德莱娜教堂广场，给照在教堂冰冷大理石墙壁上的冬天的耀眼阳光搞得眼花缭乱。伯恩斯的证券经纪人们、警察和邮递员们，搬运工人们和市场女人们转来转去，商人们，胖的瘦的，暖暖和和穿着罩鞋。从角落里他们待惯的缝隙里，捡破烂的人们出现了，穿着长长的破衣烂衫，看来很符合《圣经》里的描写，一脸胡子，背着背包，提着篮子，他们的棍子使人联想到看守难以控制、不好放牧的羊群的牧人们。

在塞纳河彼岸，在万神庙、另一座雄伟壮丽的古典式静穆纪念馆的阴影里，那一天早晨聚集着不同的一群人。这儿，在拉丁地区——这个地方比欧洲另外任何地方，或许比世界上每一寸土地的学问都高深——大部分学生依然隐居在学校里，在老师们的冷酷无情凝视下辛勤读书。让吕克·彭眉胥本来也应该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但是当他到了路易大帝中学时，他看到他的犯了过错的老同伴，阿尔塞纳·赫维特，在庄

严的学府门口闲荡，不禁露齿一笑。

双臂交叉，歪戴着帽子，阿尔塞纳带着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那种世故老练的神态，懒懒散散地走着。顽皮、不满足似的、用钱豪爽、渴望人赞赏，每逢可能的时候，阿尔塞纳就置身于聪明、可爱、他能更好地借助他们的光彩的同伴当中。让吕克十分愿意给他增光添彩，因为他毫无损失。

“你今天不能考虑上学的事了，彭眉胥，”阿尔塞纳愉快地大声呼喊。“你不知道要造国王陛下的反吗？万神庙那儿快有乐子喽。”

“人们为了改革宴会发怒我简直厌烦死了。谁关心他们举办不举办？我不关心。巴黎所有的工人嚼石头当面包我也不关心。”

“你应该有像我那样的父母，彭眉胥。有钱有势，举足轻重的人物，告诉我父亲把货物运到市场要花多少钱，卖了货物会赚多少钱，他可是智慧的源泉。但是自从上次革命以后他就没有看过一本书。”

“哪种书啊？”让吕克闷闷不乐地问。“政治是致命的。”

“看看，这边，如果要发生革命，他们就会关闭了学校！”

由于这种想法他们快活起来，于是朝万神庙跑去，在那儿的大广场男孩们发现大约有三百人的一群人，有一些穿着校服，但是很多是一所所大学的仆人、看门人和杂务工们，有一些仅仅是游手好闲的人，吊儿郎当的人，有一些，根据他们手上的斑斑墨迹判断，是《先锋报》的年轻热情的记者们，这份报纸读者很少，观点激昂，它的办公处就在附近。不像圣马德莱娜教堂前面那一群人，这儿聚集的大部分是男性年轻人，不大像假日出外活动。一个严肃年轻的新闻记者高谈阔论地向群众发表演说。他的双臂像风车似地挥舞着，他像万神庙周围的栏杆那么瘦，神庙阴郁地笼罩在他上面，它的古典式对称美默默地贬低了他的全部感情强度。

“以为他是卡米耶·德穆兰哩，”阿尔塞纳窃笑着评论说，“打算把我们都引到巴士底监狱。”

“他都不能把一口袋小猫引到河边。”让吕克相当响亮地说。他后面一个人推了他一把，叫他闭上嘴。

男孩们从一个小贩摊上买了热油炸土豆，小贩把土豆舀到报纸里（让吕克高兴地看到，那是《光明日报》），他们捧着吃土豆，于是双手完全给占住了，他们处在完全适合桑松内特的老朋友，平切尔，用灵活的长手指检查他们的一一个个口袋衬里的理想姿势中。让吕克的口袋让人大失所望，但是事实证明阿尔塞纳的口袋很丰饶。意识到身后有一个人离他们太近，让吕克转过身来。

“Vive la réforme（改革万岁）！”平切尔欣喜若狂地大声呼喊，“打倒吉佐！消灭暴君！”当群众听到他的呼声时他补充喊道，这一声声单调的呼声在围绕着他们的雄伟壮丽的石壁上飘掠过去。如果平切尔有讽刺的意识，他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利于他干他那一行买卖的广场，因为他被万神庙、市长的政府机关和法律界全体人员，那就是说政府、城市和正义观念（就在下面克洛维斯大街，他站着的地方，圣埃蒂安山教堂就看得见）包围着。但是平切尔不是按照信条处理事情，而是就偷来的财物论事，而且他很高兴掏走了阿尔塞纳十个法郎。他穿过人群，偶尔喊一声口号。平切尔或许十七岁了，轻巧灵活，肌肉发达，

迈着螃蟹似的古怪步伐走着，这是他那个职业造成的结果。

在法国一所所大学这儿，平切尔高兴地看见他自己的学生欧棕鸟在转来转去。“我听说你守法了。”平切尔从嘴角吐出最后一个字，检查一下欧棕鸟的新外套，用呢绒商人的精明劲儿揉搓揉搓绒线。

“我现在是一个通信员。他们今天派我到这儿来，看看河这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他们把你打扮得这么漂亮花哨，如果我没有见过这件漂亮外套和围巾下面你的骨瘦如柴的身子，老弟，我就会拿你作目标了。”

“你会拿国王作目标，平切尔。”

“那个生涩的老梨子吗，他会用雨伞打死我。现在，在公平的斗争中——”平切尔飞快地旋转，吓人地伸出脚去——有力地致命一击——优美的，法国式拳击踢打，一种年轻人非常熟练，男孩们非常赞赏的巴黎式街头拳击方式。欧棕鸟非常敬畏，恳求教他；他奉承平切尔作为老师在所有其他技术上合乎最高标准的纪录，终于平切尔同意了。他们移到了人群边上，大一些的男孩表演示范，欧棕鸟就模仿，就像他原来学会划玻璃那么快地学会法国拳击式踢打。

平切尔揉乱过去一个多月欧棕鸟长得掠到后面的粗糙头发。“你干得好，欧棕鸟，不过你最好当心你那件漂亮外套。它随时会妨碍你的。”平切尔的瘦小外套在胸部几乎合不拢。作为教课的交流，欧棕鸟豪爽地摘下珂赛特给他的毛围巾，把它送给他的老师。“哦，这好极了，欧棕鸟。”平切尔把它围到他的苍白脖子上。“真正好极了。我去拾掉在田里的谷粒，揪一把羊毛作晚饭钱。不过你要当心，这群羊羊毛里有子弹。”

“这一群吗？他们没有武装起来。”

“有几个。我去偷一个人几个小钱，用我的手攥住一个冰凉邦硬的金属家伙。”

“手枪吗？”

“不是长把平底锅。这儿掠过乱七八糟的传闻，不过可能变得激烈起来。我现在走了，不过如果你厌倦了为《光明日报》社奔跑，就回到我这儿来。你是有天才的人。稍稍实践一下，你就可以锉光吉佐的金牙。打倒吉佐！”平切尔一边眨眼睛走掉，一边呼喊。“打倒国王和他所有的大臣！改革万岁！”他恰好在一个举起双臂抗议的人后面呼喊，这样他的口袋就适于扒窃了。

由于平切尔的称赞而满脸喜色，一边练习着他新学会的法国拳击踢打，欧棕鸟大步穿过人群，用口哨吹着《马赛曲》。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抚摸着收藏在那儿的面包，另一个口袋里，他用一条手帕包起他从一个屠夫那儿买来的便宜碎肉。

“挽起胳膊，伙计们！”那个自称是卡米耶·德穆兰，《先锋报》那个新闻记者大声呼喊。“三个人一排！三个人一排挽起胳膊！去圣马德莱娜教堂！我们要和圣马德莱娜教堂那儿我们的兄弟们在一起！”人群发出赞成的呼喊声，于是，集合起来，他们朝着圣雅克大街前进。

洋洋得意地，充满了共和主义的友好情谊，欧棕鸟把胳膊伸给左边碰巧是阿尔塞纳·赫维特的那个人，他的旁边，就是让吕克！

带着生长在庄园的一个贵族的冷漠轻视神态，阿尔塞纳查问，“你怎么敢和我的朋友这么亲近？”

“他认识我，不是吗？”

让吕克冷淡地注视着欧棕鸟。“你穿着我的衣服。我想我认识自己的衣服。赫维特，见见这个肮脏、臭气熏人、难看的欧棕鸟。”

“那倒是真的，”阿尔塞纳同意说。

“那是我母亲的幻想，把他从贫民窟提拔出来，把他放在印刷间。他是一个公开承认的贼，因此当心你的钱。”

阿尔塞纳检查一下他的口袋，他的脸完全变白了。“十个法郎！丢了！你这个小——”

阿尔塞纳吊儿郎当地朝欧棕鸟走去，但是他利用他刚刚向平切尔学来的招数，猛地踢了阿尔塞纳圆滚滚的手一脚，于是他其余的钱都飞散了，在混乱中，欧棕鸟飞似地跑掉，跑到纵队前面朝着圣雅克大街前进，一边向后面呼喊他现在不偷东西了。

拉丁地区的一些街道那么狭窄，以致三个人一排前进时，人群实际上组成密集队形，去集合地点途中，游行的人们绕道来到医学院，那儿的医科学生们扔下书本、解剖刀，连忙盖上不像样的尸体。三个人一排到大街上，顺着海豚大街前进，一边唱着巴黎最流行的曲调，《吉伦特之歌》，歌词宣告法国全国的孩子们都准备为祖国洒热血，声音随着大炮怒吼声提高，不胜利毋宁死！

他们在新桥桥上过了河，桑松内特依然在队伍前头，回头看看，让吕克和阿尔塞纳追上来没有，但是他们似乎消失了踪影，不然也许就是淹没在数目增加了两倍的人群中。

当他们走到宽阔的圣霍诺雷大街时他们的声音变得更强有力了，他们又互相紧紧挽住胳膊，而且，五、六个人一横排，扩展开，《马赛曲》在一栋栋建筑物中间发出回声，当它们聚集起新的游行者们时，声音在回荡。一扇扇百叶窗放下来，桌椅板凳，货物篮筐、孩子们都藏在家里，一扇扇门砰地一声关上。男男女女参加到队伍里，有一些是刚刚摘下围裙的店主，有一些是机修工、店员、邮递员、服务员、不熟练的工人和酒馆服务员。有财产的人也急忙穿上他们的国民自卫军军服，这些人把胳膊搭在穿工作服的工人们肩膀上。店员们和泥瓦工们对换帽子。学生们解开校服的红领巾，像旗帜似的围在头上。

他们蜂拥到圣马德莱娜教堂那个地方时大约十一点钟，那儿依然笼罩着节日气氛，那个巨大教堂前依然密集着商人和机修工的混杂人群。欧棕鸟飞跑到教堂的高台阶上，越过现在或许云集着两千人，他前面的广阔地区眺望，那儿，一个个卖花小贩正在收摊，他看见维迪尔、泰雷丝、帕乔利和彭眉胥夫妇，于是他冲过人群，加入他们当中。

“喂，彭眉胥先生，”他得意地说，“你派我去河对岸观察了望，于是我想，哦，我为什么只是观察呢？我就把他们带回来了！”当万神庙来的游行者和圣马德莱娜教堂的人混在一起转来转去，空中沸腾着激动、希望气氛时，他伸出双臂。

“有了这种博爱，”马吕斯挽着珂赛特的胳膊说，“自由和平等还会远吗？”

好像坚定马吕斯最乐观的希望似的，一个糖果店老板锁上房门，仁

义地把手伸给一个安着两条木腿的乞丐；她步履不稳地立起来，他紧紧抓住她的拐杖，于是那个乞丐和那个店主就加入人群中，这时塞纳河两边为了一个共同事业联合起来，欢呼声腾空而起。“去国民议会！”那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呼喊，“改革万岁！人民万岁！”于是人们向前面蜂拥而去。

“看啊，”当维迪尔看到万神庙来的一个人从背包里掏出一面大红旗时他大声呼喊，巴黎工人们的红旗，早就宣布为非法的，在1832年作为反抗的象征首次看到，那时，传说，一个穿黑衣服的人，骑着黑马，使红旗迎风招展，骑着马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当一个泥瓦工献出一根铁头木棍，红旗绑上去时，维迪尔、帕乔利和马吕斯互相拍拍后背，欢呼起来。铁头木棍——巴黎人喜爱的武器——是一根大棍子，六到八英尺长，砍来防身，重得适于攻击，只有力大无比的人才挥舞得动！那个泥瓦工不仅把它举起来，而且把它高高举在空中，当他向前走去加入新闻记者们当中时，人们齐声欢呼。三天以前简直不可能想象穿着礼服大衣的人们会跟着红旗前进，根本不可能想象红旗会给扛到大街上。红旗和所有拥护它的政治社团都被宣布为非法的，但是现在，这些地下社团的人蜂拥而出，举起拳头，高声呼喊，兴高采烈地游行。马吕斯、珂赛特、维迪尔、帕乔利、泰雷斯和欧椋鸟冲入皇家大街，朝着协和桥地区和塞纳河前进。

挽着胳膊，人群展成扇形穿过大广场，他们的欢呼声音，他们唱《马赛曲》的歌声在那儿萦回缭绕，节日气氛挥发了，一种更大的期望代替了它，她像在包围着广场的一座座雕像的石眼凝视下经过协和桥地区时，这些巴黎人通过了大锻炉，在什么人的手里变成一件闪闪发光的仪器——谁的手？那就是很大的问题。马吕斯认为他们是掌握在历史手中；珂赛特认为他们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也许他们仅仅是掌握在机遇手中。他们来到协和桥时，这座桥把他们和国民议会分隔开，十七个武装的市府卫兵拦住他们的去路。在桥两边，巨大的一座座雕像、一座座巨大的石雕像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们，好像它们一直期待着革命。也许他们曾经期待过：协和桥用巴士底监狱的石块建筑起来。

“上刺刀！”那个军官呼喊，汗水从他的小山羊胡子上流下来。

“参加到我们中间！”那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大声说。

“加入我们中间，不然就死掉！”另外一个人欢呼说。

“把他们扔到河里，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打倒保皇的坏蛋们！过河！”

那个军官的目光从这群难以控制的人身上掠到他的部下身上，于是那十七个人都放下武器，逃跑了。大声欢呼着，人们捡起扔掉的一支支枪和刺刀，就云集在协和桥上。人数达到两千人，当然是一大群人。他们是乌合之众？是暴乱？起义？造反？没有放过一枪。违反了法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死一个人，甚至没有打碎一扇窗户。过了桥。

一旦过了桥，令他们灰心丧气的是，议会确实在那儿，但是代表们不在。这时刚刚过了正午，会议还没有开始。雨停了，乌云稀薄了，除了相互之间，一直没有人高谈阔论发表演说；人群爬过栏杆，在铺石大

这是巴黎协和广场上跨塞纳河的一座石拱桥，设计人佩罗内特，曾把巴士底监狱的砖石用作建桥材料。

院子里转来转去，喊口号，唱《吉伦特之歌》、《马赛曲》，高呼所有的演说家和所谓的演说家们。人群中一个人识出马吕斯，就大声呼喊，《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当马吕斯离开他的妻子和朋友们，向前推进时，喊声大作，他走上国民议会的台阶，他在那儿坚决声明他不是一个人发言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编辑，一个影响别人思想的人。但是当他朝群众眺望时，马吕斯感动得说起话来，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在这种博爱中看到过去的工人们和学生们，所有有良心人们的联合。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要求所有人都有选举权！要出版自由！要集会的权利！要教育不受教会的影响！坚持所有人都有劳动的权利！女人不该挨饿！孩子童年不该羸弱！”这些要求每一项都从群众中唤起一片欢呼声，马吕斯继续说下去，“我们是兄弟，同一个民族，同一个上帝的子民，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了。只要人们在挨饿、女人们堕落下去，孩子们在黑暗中长大，只要法国存在着这些事情，我们就必须和它们斗争。而且我们必须与那些踩着我们的脖子，而且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的人们斗争！”

从河面上吹来一阵寒风吹得一条条裙子沙沙响，使劲扯人的围巾，从人的头上吹掉一顶顶礼帽便帽，使依然绑在铁头木棍上的红旗飘舞，它现在在国民议会前面迎风飘扬，对甚至没有在那儿看到那种侮辱的人都是一种有意冒犯。那一阵风把马吕斯的话吹走，把它们喷到城市上空，这座城市持久的生气是荒谬地建立在石头上、建立在石头纪念碑、纪念馆和广场上的，它的一座座巨大教堂、一条条线似的小胡同，它的一根根圆柱、一座座方尖塔和一扇扇拱门，这一切都证明了法国的重要时刻。这就是那些重要时刻中的一个。甚至也许是像1789年7月14日那些日子中的一个。从他站立的高处马吕斯好像觉得他可以飞，好像散布在他前面，人数将近三千，所有的这些男男女女都可以飞，他们人数众多的力量和他们坚信的实力，可以供给他们燃料，使他们摆脱地球引力，解放全巴黎，全法国，解开全世界的锁链。

马吕斯站得那么高，以致他是首先看见骑兵的人们之中的一个。其他的人们听见声音：他们走近时马蹄的得得声，不是全速奔驰，但是带着威胁的决心和有节拍的强度。他们后面一营步兵在前进，一把把刺刀在冬天的阳光中闪闪发光。步兵聚集在骑兵后面。举着军刀，那个军官命令人群散开。在没有人移动时士兵们和市民们互相凄惨地凝视着。太阳从一片乌云后面盘旋出来，用金属般的光辉笼罩着河流，这时那个军官的军刀劈下来，于是骑兵冲进院里。

马吕斯的目光迎住珂赛特的目光，他冲下台阶，投入人群中，当游行的人们陷入院子里，贴着墙壁，拼命要逃走，向码头和桥梁跑去，被上好刺刀，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步兵打回来时，他在呼喊尖叫、马群践踏、军刀乱砍中，打通一条出路。从维迪尔和泰雷斯身边跑开的珂赛特，也许是唯一向台阶那儿跑去的人，在上面那儿，欧棕鸟冲到一根柱子后面，拽着帕乔利，然后跳下去，由于被另外一些人的身体托住他们的落势减弱了，他们急急忙忙穿过人群朝码头跑去。红旗落下来，先被马蹄，后被刺刀撕开，但是那根铁头木棍依然在那个结实的泥瓦工手里，他把一个骑兵打下马来，泥瓦工附近的一个店员抓起那个士兵掉下的军刀，不

起作用地拿刀砍他。

当马吕斯看见珂赛特的蓝斗篷在他前面乱转的人群中跳到一边时，一个骑兵骑着马驰到台阶跟前，他的军刀闪闪发光。马群的马蹄声在铺石路上回响，尖声喊叫发出回声，银光闪烁使马吕斯眼花缭乱，当他把站在他和珂赛特之间的一匹马的巨大腰腿猛地推开时他感到一下接一下的沉重打击。当他到达她那儿时，他迅速把她拉到怀里，使她紧贴着墙，当他们摇摇晃晃和另外的人们一起朝大门和码头的自由地区走去时，他用身子掩护着她。安着假腿的那个乞丐骑在那个店主的背上，用她的拐杖打士兵们，这时马吕斯和珂赛特从大门爬出去，到了码头，加入那伙乌合之众中间——现在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了——在撤退。棍棒和石块投打士兵们。这些是那群乌合之众手边的武器；有手枪的那些人要末没有用枪的才智，要末逃跑时没有时间射击，在受伤的人们身上跌跌绊绊，跑过竖着一座座石眼雕像的桥，返回协和桥地区，一旦到达那儿，他们就逃离那片广阔未设防的地区，于是人群解散了。被士兵们追赶着，直到他们消失到小街小巷里。

马吕斯和珂赛特向东北康布雷大街那个方向跑去，跑到圣霍诺雷大街，那儿，在圣母升天教堂那儿，男男女女已经掀起铺路石，修筑一处街垒。他们继续跑下去，跑到圣罗什教堂，消失在昏暗、点着还愿蜡烛的教堂里，跌坐在靠背长凳上，气喘吁吁，珂赛特在哭泣，马吕斯使她平静下来，抚摸她的头发，低声说他们很幸运。“Fortunas and Fortunata（幸运的男人和幸运的女人）。”他小声说。马吕斯本人气喘吁吁，受了重伤，甚至筋疲力尽，但是他热情洋溢。他的头靠在靠背长凳上，望着圣罗什教堂的天花板，沉思欧椋鸟确实是对的：事情并没有像他们象的那样发生。在国民议会前面，在协和桥上和在协和桥地区曾经流过血，在那儿，半个多世纪以前绞刑架曾经可怕地行过刑，那儿曾经悬挂过没有身子的一颗颗头颅，甚至一个国王的头颅。节日结束。二月革命开始了。

第十四章

“圣玛格丽特拒绝了奥里比厄斯总督的友好表示，因此他命令把她投入安蒂奥克最可怕的监狱最黑暗的地牢里，”珂赛特读道。

“当时她不可能是圣徒。她一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玛格丽特。要成为圣徒她必须死掉，”芳汀十分清晰地评论说。

在大厨房炉火边一条高背长椅上她紧挨着坐在她母亲身边，她们的注意力与其说放在书页上，倒不如说盯着门口。她们随时随刻期待着桑松内特。她们一直等待了他好几个钟头。那是二月二十三号晚上，全城都爆发了零星战斗；甚至在珂赛特答应马吕斯她会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受难修女街都听得见声响。马吕斯黎明以前就离开了，答应到黄昏时他派桑松内特送信来。但是短暂的二月黄昏缩短成黑暗，欧椋鸟根本没有出现。每一次大风刮得光秃秃的树枝敲打厨房窗户，她就期待地抬头仰望。

“那只是大风，夫人，”卡雷梅夫人表示说。她也在守夜。

“是的，”珂赛特回答，并非不信服，而是很失望。“派人上楼去取我的斗篷和帽子，好吗？如果欧椋鸟不快来，我就自己去康布雷大街。我告诉艾贝尔套好马车了。”

“你答应爸爸你不会去的。”芳汀提醒她，“我听见你说了。”

“我没有不遵守诺言，”珂赛特解释说，“我遵守着我答应爱他时许下的那个诺言。”

芳汀皱起眉头。“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也得答应服从吗？”

“让我们回去讲圣玛格丽特遭到的危险。”

“她拒绝他的友好表示是什么意思啊？”

珂赛特考虑这个问题，卡雷梅夫人大声剁骨头做bouillon（牛肉清汤）。“那就是说奥里比厄斯要她做什么事，她拒绝做。”

“做什么呀？”

“他们没有确切说。嫁给帝国一个人，做一件与她的信仰不一致的事情。那就是她成为一个圣徒的原因。”

“不，她是为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而成为圣徒的。”芳汀喜欢幻想故事，鹅变成王子，妖婆和皱皮老太婆，少女嘴里吐珠宝的故事。照流传的圣徒事迹来看，她厌烦了像圣马丁仅仅剪剪斗篷，把一半送给一个乞丐那样一些故事。也许并非所有人都会那样做，但是肯定有人可能做的。芳汀喜欢她的圣徒们遇到恐怖危险。“说下去吧。”

“在这个可怕的地牢里，只被漂浮在灯油里点着的一小条破布照亮，灯光闪烁，舐着一条可怕巨龙的红舌头，它的气息又臭又烫，它的滚烫舌头在圣玛格丽特身上上下下扑闪。”

芳汀把书拿走。“然后它把她整个吞下去。但是一旦到了这只猛兽的肚子里，圣玛格丽特就画了十字，于是那条龙腾空而起，撞穿了把它锁在那儿的监牢灰泥石墙，它疼得那么厉害，它那么力大无比，因此石墙关不住它。它的翅膀扇起使士兵们瑟缩的大风，它把圣玛格丽特安然无恙、毫无变化地活着整个给喷出去，把她放在光荣的神龛里，于是所有的异教徒——”

门上发出猛烈的敲门声，当卡雷梅夫人打开门时珂赛特跳起来，欧

棕鸟飞奔进来，随身带来革命的大风。“吉佐垮台了！”他宣布。“事情发生了！他完蛋了！”

“感谢上帝，”珂赛特大声呼喊，紧紧拥抱芳汀，“噢，马吕斯一定欣喜若狂了。”

“全城的人都这样，夫人！全巴黎都欣喜若狂了。到处流传着谣言。据说国王要蒂埃尔组织政府，而且——”

“他发誓说他决不再为国王效力！”

“从圣安尔尼大街来的工人们，从圣殿林荫大道和波平考特来的，甚至从大河彼岸来的，从莫贝特和贫民圣朱利安教堂那边来的，”他怀着明显的得意神情补充说，“甚至从远到圣马塞尔和意大利防寨来的工人们都离开街垒，抛弃了它们。他们都去圣马德莱娜教堂庆祝。战斗结束了！”

“让吕克会狂怒了，”芳汀宣布，合上书本。“他会错过一切。他说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学生都在大街上领导革命，而他非得留在家里照顾许多女人。阿德莱德姨奶奶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她那么害怕。”

“好吧，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革命，”珂赛特高兴地说，“这仅仅是起义，让吕克错过了这事，他待在没有危险的地方，他愿意怎么生气就怎么生气吧。啊，谢谢，”珂赛特从一个仆人手中接过斗篷、手套和帽子。

“夫人——”欧棕鸟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了，“我答应彭眉胥先生我会送信，而且独自回来。我答应你不会去。”

“那么这是愚蠢的诺言，欧棕鸟。也许下一次你会好好地考虑一下。”珂赛特脱了鞋，穿上结实一些的靴子。

芳汀调皮地注视着桑松内特。“你看完那本书了吗？《拉封丹寓言集》？”

“没有全看完，小姐。”欧棕鸟摘掉帽子。

“你把它还回来才能拿另一本。”

“是的，小姐。”

“我哥哥说你还是一个贼。他说你偷了他的朋友阿尔塞纳·赫维特十个法郎。”

“没有，小姐！那不是我！”

珂赛特抬头仰望，眼睛里含着失望、懊恼、愤怒的神色。

“夫人，”他抗议说，“我起誓那不是我。你的儿子和他的朋友——”

“禁止过让吕克和阿尔塞纳·赫维特见面。这一切是在哪儿发生的？”

“那不是我，夫人！那是平切尔。他也在人群里，就在万神庙前面。那一定是平切尔。那不是我。”

“我相信你，欧棕鸟。”珂赛特的凝视目光落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淘气脸上，拿他和她的漂亮儿子，她的唯一爱儿相比，他的脸会永远带着粗野童年的痕迹。为什么她能相信欧棕鸟，却不相信让吕克？让吕克又公然反抗了他的父母，撒了谎，不顾他向他们作过保证，她转向她女儿。“让吕克告诉你欧棕鸟偷了阿尔塞纳·赫维特十个法郎吗？”芳汀的沉默回答了问题。“他让你发誓保守秘密吗？”

“是的，妈妈。”芳汀敌视地瞪了欧棕鸟一眼。

“我现在去你爸爸那里，不过请你问问让吕克他是否可以放弃自己的享乐，多照顾照顾这个家里的人。”珂赛特把斗篷披到肩膀上，系上帽带，戴上手套。当她朝门口退去时，欧棕鸟无可奈何地从芳汀望到卡雷梅夫人。

“我怎么办呀，小姐？他冤枉了我。那不是我。”

“小贼，”芳汀苛刻地小声说。

“要饭的，”卡雷梅夫人随声附和说。

第十五章

当艾贝尔醉醺醺地策马前进时，随着鞭子的每一下劈劈啪啪响声，珂赛特发誓要把他放到失业的圈子里。马车一转入圣殿林荫大道，一处街垒就出现了，虽然这些街垒被抛弃了，但是它们依然妨碍交通。它们的所有防御者借着火炬光，都向东方，朝着圣马德莱娜教堂前进，特别是在穿过塞满一辆辆运货车和粪车的市场地区的一条条狭窄街道时，群众加快速度，势头加大。艾贝尔依然鞭打着几匹马朝着圣尤斯塔奇前进，那儿由于早就宣布为非法的一个个政治社团的全体代表参加（毫无疑问，他们早就进行了渗透活动），人群增加了，他们升起一面面旗帜和同样宣布为非法的工人们的红旗，公开露面，好像改革万岁也废除了政治罪的死刑似的。他们高呼人民万岁，在珂赛特那辆马车周围盘旋，像倾盆大雨似地咒骂下了台的吉佐。当马车驶近蒙马特雷大街时，珂赛特愈来愈频繁地听到 *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的呼声。呼声传来，增加了信心，逐渐超过改革万岁的呼声！沿着一栋栋建筑物发出回声，好像巴黎人的 *esprit*（精神）本质和热爱自由的心情拔掉瓶塞放出来，再也不能装在改革万岁的瓶子里了。

在蒙马特雷大街入口，人山人海，浩浩荡荡，挽着胳膊，但是艾贝尔鞭马前进，几乎碾过在马车周围分裂成两股的人们，人们咒骂车夫，他就回骂。“朝前走！滚开！”那个醉醺醺的艾贝尔呼喊，在马背上劈啪抽打鞭子，视而不见地，策马朝着无可奈何地停住的一辆三轮运货车驶去，它的车夫盖过马的可怕嘶鸣大声喊叫。艾贝尔又咒骂，当那几匹马在前面搔地时，他的鞭子抽到他右边一小群人的头上和背上。“我必须阻止住这种情况！”珂赛特的手放在门上，但是当一个人爬上去夺艾贝尔的鞭子时，马车摇晃冲撞起来，他把它一把夺走，开始打他。

当艾贝尔在如痴如醉的极度痛苦中喊叫时，欧棕鸟踢开对面的那扇车门，伸手拉住珂赛特的手，快速地把她拉出去，把她拉进开始密集在马车那边的人群中。他拉住她的手，躲躲闪闪地朝圣马克大街走去，走到里奇留大街，终于拥到宽敞的意大利林荫大道，在那儿，气喘吁吁，他们参加到聚集在灯光辉煌的咖啡馆和饭店前面举行欢庆典礼的人们当中。人们沿着树木夹道的林荫大道载歌载舞，欢呼吉佐垮台，穿礼服大衣的人们和工人们一起欢呼，与根据年轻和校服可以认出的，特别是在短暂的战斗中出了名的，军事学校的伟大 *élite*（杰出人物）和 *Ecole Polytechnique*（工科综合学校）的学生们，成群地乱转。

珂赛特喘息，靠着墙壁。“谢谢，欧棕鸟——那是很机灵的想法。”

“啊，夫人，”欧棕鸟在煤气灯光中露齿一笑，“我必须把你送到康布雷大街，不然我就再也不在《光明日报》社露面了。”

他们奋勇前进，穿过狂欢的人群，他们的解放像他们的呼喊、歌声和喊口号声一样富于感染力，一把把火炬的浓烟昏沉地滞留在空中。当一小队国民自卫军扛着一面改革万岁的旗帜穿过，随着击鼓声步伐保持一致时，人人都后退，欢呼。国民自卫军倒到人民这一边，拒绝向他们的邻居们开枪，现在他们在一条条街道上到处欢呼。突然发出一声炮火爆炸声。击鼓声停止了，国民自卫军似乎停止前进，好像奉了一种无形的命令，意大利林荫大道上所有的人，陌生人和亲朋好友都一样，都怀

着茫然若失、学者派头的强烈情绪，呆住了，互相凝视着。

西方炮火齐发，爆炸声在城市中心腹地深处回荡，沿着一面面墙壁、一栋栋古老建筑物从一层层顶楼，穿过一层层拱形屋顶，沿着一扇扇窗户一座座阳台，令人震惊地发出回声，破坏了冬季夜晚的宁静：炮火怒吼，突然连珠炮似的一阵猛击，接着是尖叫声，呼喊声和咚咚的奔跑声。

意大利林荫大道上的狂欢者们扔掉香烟和玻璃杯，国民自卫军解散了队伍，人人都向西方，朝着嘉布遣会修道院拥去，不料却被惊慌万分，喊叫着，流着血，向东边逃跑，尖声喊叫逃命吧，逃命吧，伸着血淋淋的手奔跑，呼喊大屠杀！大屠杀！的一群人，冲来的一股人流淹没，压垮。这股人流把群众冲散，把桑松内特和珂赛特冲散，冲撞珂赛特使她摔倒，她爬起来只看到拳头朝她打来，捂着右眼，血从手指缝里涌出来的一个女人极度痛苦的一张脸。

“大屠杀！大屠杀！”

“军队！他们在杀我们！”

“跑吧！他们骑着马追赶我们！”男男女女大声呼喊，推搡着逆流而上。不顾人的警告，朝着康布雷大街匆匆跑去的珂赛特，她担心看到的每一只血污的手和每一张血污的脸可能是马吕斯的，落入人的瓦砾堆中，迎着恐慌，逆着人流，朝着她从背影看到的，前面一个人影跑去，马吕斯也向不远的战斗地方跑来。

“马吕斯，”她再三地大声呼喊，直到他终于转过身来，“马吕斯！”她跑到他那儿，他们周围发生骚乱，但是他没有把她抱在怀里；他抓住她的双肩，猛烈地摇撼她，问她为什么来。看到从嘉布遣会修道院林荫大道依然川流不息涌来的受伤的人们，虽然炮火停了，只有人的声音震动着夜晚，人们哭着喊着，警告说军队来杀他们了。但是，珂赛特害怕的并不是军队，并不是那一群人，不是雪崩似的鲜血和尸体。她抓住马吕斯的外套，好像他是树枝，她是秋天的树叶，这阵革命的大风将把他们永远吹散。昨天他们似乎看到未来，今天夜晚珂赛特却害怕过去：呼喊呻吟，1832年的风暴来要马吕斯了，要把他带回去，完成在那儿开始的事业。他的面貌沉浸在狂喜中，不是恐惧，而是欢乐，宽慰，那么确确实实的，那么深沉的宽慰，她从狂热的联想，从他抓住她的双臂，他的身体高高耸立在她上面，闭着眼睛的时候就辨认出它来，那种宽慰的一瞬间那么深沉，似乎也淹没了她，就像这一群人将要淹没了她一样，就像他们曾经几乎在布洛涅大海里淹死一样。就像那时她抓住他一样，她现在抓住他，但是这一次他与她斗争，争斗着要离开她。“不要走！我不让你走！”当他从胳膊上撬开她的手指时，她大声说。“不要回去！如果你回去他们会杀死你！”

“回去！回哪儿去呀？”

不过不必回去了，因为过去，1832年——那一阵革命风暴——就要修正重现，它的潜能就要释放出来，开始运转。这时十四团的一个军官得得地骑着马驰来。朝他们纵马驰来，随着人们尖叫着散开，马吕斯把珂赛特从那匹马必经之路上拉开，这时那个士兵大喊大叫地驰到意大利林荫大道，大声呼喊：“没有命令开枪！军队没有命令开枪！我们在进行自卫！”

当大屠杀那个字眼沿着林荫大道，穿过城市，喋喋不休地传来时，

他在拉菲特大街角落的托尔托尼咖啡馆前面勒住马，下了马，向聚集在那儿的焦急人群挥手呼唤。在托尔托尼咖啡馆，林荫大道咖啡馆中历史最悠久、最辉煌的咖啡馆前面，那个军官走近，以投降的姿势举起双臂，甚至在哀求，一直在大声呼喊，没有命令开枪。“军队没有开第一枪！军队在自卫。这是意外事件！”

“这是犯罪。”一个蓝工作服上沾上鲜血的人从人群中走出来。“我兄弟的鲜血！我那个死在嘉布遣会修道院林荫大道上兄弟的鲜血！”他从衬衫下面抽出一支古老的手枪，当那个军官目瞪口呆地发出咯咯的无声抗议时，他朝他脸上开了枪，他的鲜血、骨头和脑浆到处飞溅，喷溅到站在附近所有人的脸上、头发上和衣服上。

他们都望着西边，预料川流不息的骑兵和步兵会纵马来追赶他们，当没有发生那种事时，他们就朝嘉布遣修道院林荫大道跑去，珂赛特的手使劲拉住马吕斯的手，一旦到了那儿，他们就停住，望着四、五十个已经死了的，其中好多人从大街上朝贫民窟爬去，靠着古老建筑物的墙壁死去。更多的人躺着呻吟喘气，其他一些人，无声无息，皮开肉绽，头颅裂开，他们的火炬都熄灭了，在血泊里依然冒着烟。

马吕斯立刻脱下外套，把它盖在一个躺着呻吟的女人身上，直到一个男人呼唤她的名字，把倒下的人抱在怀里为止。到处人们都冲上去救护受伤的人们，去恸哭听不见声音的死者。珂赛特想要表现得很勇敢，英勇，面对着这一切可怕的苦难能帮帮忙，但是她动弹不了。她忍泣吞声，望望这边望望那边，望望救护受伤人们的狂热活动，望望伸开手脚躺着、眼睛睁着、颞头松弛、惊奇神情依然涂抹在他们的扭曲面貌上的死人们。珂赛特把手慢慢伸到脖子上，解开斗篷。马吕斯把它从她手里夺走，于是两个男人把它做成担架把一个受伤的女人抬走。

一个出租马车车夫把马车赶过来，表示要把受伤的人们运送走，另一个表示要运死者，而聚集在那儿的来自圣安东尼大街的一群工人，他们后面有几辆一匹马拉的小贩们的二轮运货马车，车上装着的东西急忙都卸空，“你送受伤的人们，”那个工人对那个出租马车车夫说。“受伤的人需要密封的马车。对死者，就没有关系了。运货车就行了。”

当他们开始装车时，珂赛特站着观看，马吕斯把一个受伤的人轻轻抬进出租马车里，而死去的人就像流血的木材似的堆在敞篷的运货车和两轮大车上。

“你把他们运到哪儿？”马吕斯问那个工人。

“如果你在问我他们将埋葬在哪儿，先生，”由于冷静地认出马吕斯的漂亮服装和没有老茧的双手，他补充了那个尊称，“我可说不上来。他们的亲人会在哪儿认领他们，我可说不上来。”他对他的同伴点点头，于是两个人抓住缰绳，在大街上调转马头。另外一些拿着火炬的人加入他们当中。“我只知道这些死者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随随便便地抬起来，其余这些死者像刚刚开走的那一辆一样装到一辆辆大车上。一具具尸体还没有凉，它们互相擦在一起，鲜血从车轮上流下来，它们的极度痛苦的四肢从车边耷拉下来，珂赛特——没戴帽子，没穿外套，没有眼泪，说不出话来——在冬天黑夜里动弹不了，一动不动，她完全知道火炬过去了，在她脚下顺着铺石路流淌的血泊中发出微光，闪烁。

第十六章

到 24 号早晨死者起了它们的作用。整整一夜活着的人们步行，全市范围的送丧人们，陪伴着一辆辆大车上的死者，大声呼喊，呼唤全巴黎的人武装起来，唤醒那些蹲在阁楼屋顶下和潮湿地窖里的人，唤起那些蜷缩在温暖床上的人。活着的人们从一辆辆大车上抬起死者，由于它们躯体僵硬了就把它们高高托起，呼喊国王的军队犯下杀害人民罪。

那一夜随着吉佐被免职而抛弃了的一处处街垒加固了，由武装的人们保卫着，国民自卫军们这一次时常从街垒后面开枪瞄准军队，而不是起义的人们。在万神庙和 Ecole de Médecine（医学院）之间，河流南岸那边，在杰出的军校学生们的领导下，一条条大街的铺路石都掀掉：学生们和工人们守住这些防守阵地；妇女们从高层公寓窗口嘲笑军队。面对这一切反抗，军队好像畏缩了；军团丧失了 esprit de corps（士气），到星期二中午，国王放弃了法国王位，逃出巴黎，化装成史密斯先生，无精打采地穿过法国，去英国隐退。

那天下午诗人拉马丁走到 Hotel de Ville（市政府大厦）凉台上，向欣喜若狂的群众宣布，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这群人包括桑松内特、帕乔利、维迪尔、科利尼、博贾德、加莱特、西奥堂兄弟和他的最新情妇，实际上与《光明日报》有联系的所有人都在那儿唱《马赛曲》、《吉伦特之歌》，高呼共和国万岁！除了马吕斯，他们都在那儿。这种疏忽就更古怪了，因为临时政府主要是由文人们、新闻编辑们、拉马丁、马拉斯特、弗洛康和另外少数人组成。1848 年 2 月法国发生的大动荡是由笔墨引燃的，革命本身就是发行量不到四千的一份报纸的杰作。笔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有力吗？以前还是以后？

从他坐着的地方，蒙德都大街 102 号，重建的那个咖啡馆，马吕斯听得见欢庆的声音，可以听到巴黎全城在颤抖，一直颤动到地质岩心，为了终于来临的这个时刻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胜利的喜讯渗入所有埋葬在那儿的尸骨，曾经洒过的热血。马吕斯听得见胜利的狂欢声。他要了一瓶红葡萄酒坐在那儿，举杯庆祝胜利。那就是珂赛特找到他的地方。

当他们跟随着载着死者的一辆辆大车，像小船跟随着革命的快艇似的时候，珂赛特整整一夜跟随着马吕斯穿过一条条街道，唤醒睡觉的人们，使人们去到大街上修筑街垒（她认出他们那辆马车在一座街垒中）。人们认识马吕斯，呼喊《光明日报》万岁！拥抱他，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马吕斯，欢乐、确信、热情，借着火炬光都反映在他的脸上，也回以拥抱，1832 年过去的博爱精神终于又产生了。

大约早晨四点钟，寒冷彻骨，浑身湿透，他们走进受难修女街六号的大门，发现蜷缩在墙根阴影里的桑松内特，他跳起来，使珂赛特尖叫了一声。

他把外套裹得更紧一些，解释说他在群众中看不见珂赛特的时候，他去了《光明日报》社，然后他来这儿等待，他还能怎么办呢？“真的，彭眉胥先生，我告诉她不要去，我——”

“你一直在外面这儿等着？”马吕斯问。

“她是我该负的责任，而且我担心——”

“进来。”

他们三个绕到厨房窗户里闪耀着灯光的房子后面，卡雷梅夫人和芳汀在火边时睡时醒地睡着。刚一听到他们走近的声音那位厨师就醒了，开开门，一看见他们沾着血迹、浑身发抖、肮脏不堪、浑身湿透，吓得透不过气来。“噢，夫人！先生！你们去哪儿了——”

“妈妈！”芳汀大声说，揉着眼睛。“爸爸！出了什么事？欧棕鸟，怎么——”

卡雷梅夫人把他们引到炉火边，东奔西跑，热一些水，让珂赛特坐下，脱掉鞋，但是珂赛特没有照办，也没有回答。

马吕斯使她坐在高背长椅上，跪下，着手给她解靴带。

在自己家里跳跃的火光中、温暖中珂赛特注视着她丈夫。他的背心、裤子、衬衫、领带、双手、衣袖、他的脸都泼溅上陌生人们的鲜血。她看看自己的两只脚；它们也溅满污泥血迹，她的蓝裙子裙边变成紫红褐色，沾满污泥血迹。珂赛特哭起来。

“噢，妈妈——”芳汀向她冲去。

卡雷梅夫人把她拉回来。“不要去。你父亲必须做这件事。”

当马吕斯低声呼唤她的名字时，珂赛特继续颤抖，眼泪从她的下巴颏儿上滴下，她把嘴唇都咬白了来遏制似将来临的感情迸发。“你从来没有告诉我，”她忍泣吞声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那像什么样子。你从来没有说像那个样子。你从来没有说，你从来没有，你说他们战斗了，死了，你说很可怕，但是你从来没有说过像——”她浑身颤抖，“像那样。像倒在那儿没有脑袋的那些人那样，像——”

“珂赛特。”马吕斯把手巾在热水里泡一泡，给她抹了抹脸。“我怎么能呢？亲爱的，我怎么能呢？”

她的手扑上去，抓住他的手。“答应我，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但是当第二天珂赛特醒晚了时，床上她旁边的地方是凉的，他走了。

她匆匆穿上晨衣，下楼发现桑松内特，他本来在厨房度过夜晚剩下的时间，也飞走了，卡雷梅夫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卡雷梅夫人递给珂赛特一杯咖啡，“这几天没有往城里送牛奶。”

珂赛特双手捧住那个杯子，凝神眺望冷清清的花园。战斗的声音，大概是从圣安东尼大街上传来的，在头顶上发出回声，就珂赛特而言，发出反映往事的回响。“我知道马吕斯在哪儿，”她终于说，“他需要我。我必须和他在一起。”

珂赛特洗了脸，穿上衣服，匆匆披上一件斗篷，这一件没有昨天夜里失去的那一件豪华，她就沿着十六年前走过的路旧地重游，朝着西边蒙德都大街走去，不过这一次城市没有被抛弃——除了被国王抛弃了。这一次城市充满激动气氛。这一次她不是十七岁，勇气源于无知，在三十二岁时她的勇气源于确信，也许源于必要性，她也确定不了是哪一样，但是她知道马吕斯十六年来费尽心血要授予他的朋友们牺牲的尊严和意义，现在，在寒冷的冬天早晨，当传来呼喊声——共和国万岁！国王退位了！——时，她知道历史使马吕斯 1832 年的起义成了革命，这就是他渴望看到的时刻，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是为了那些没有活着看到它的人。

她刚从受难修女街转入圣殿林荫大道，就传来欢呼声，在寒天冻地里，像铜铃那么响亮，“国王逃跑了！”像钟声那么欢庆，“国王退位了！”像铃声那么清脆。她深吸了一口气，当自由像笼罩在城市上空的严寒似的，明显感觉得到时，她加快了速度，人群——从厚脸皮的小淘气到最冷酷的老看门人——都到圣殿林荫大道上欢蹦乱跳，这儿是老巴黎的娱乐街道，失业的表演者们，杂技演员们、走钢丝的卖艺人们、街头歌手们、耍狗的人们、舞女们、从远处来的野蛮人和从近处来的野蛮人们仍旧可以卖艺谋生的场所。为了最后这些野人时常掏人的腰包也以犯罪的林荫大道闻名。这天早晨那儿呼喊声和粗糙刺耳的音乐响彻云霄，好像圣殿林荫大道沿路的一家家戏院搞得乱七八糟，它们的表演家们都给抖落到大街上似的。在那儿，在奥林匹克戏院前面，珂赛特看到穿着单薄衣裳、嘴唇发青、牙齿发黑、露出微笑的人们，骨瘦如柴的顽童们，喝醉了的乞丐们，还有高兴的干瘪老太婆们，他们从大车上解下一匹小马，使一位将军骑上瘦骨嶙峋的牲口，向他欢呼。这是真的吗？珂赛特停住，凝视着这支古怪的队伍。他看上去像拉斐德，他招手示意，接受奉承、崇拜他的观众们的欢呼，这个衣衫褴褛的戏班被玩杂耍的人们、踩高跷的人们和穿着牧羊女服装的乡村姑娘们扩大了队伍，他们都欢呼，呼喊，“去市政府大厦！给市政府的领地总督让路！”

珂赛特大笑起来，步履稳定地朝着 Les Halles（巴黎中心菜市场）走去，绕过或跨过除了倒在那儿，睁着眼睛，只望着共和国的青天的一具具尸体，现在被人人抛弃了的一处处街垒。她转移目光不看那一具具死尸，而且感谢上帝铺石路上没有吸上鲜血。事实上，战斗是速战速决的；军队几乎就像国王和伤亡人员们痛苦地看到的放弃了职守，不过不是很多人起作用的。硝烟味依然萦回不散，到处一片辛辣味儿，但是和她打招呼的国民自卫军们手里拿着酒瓶子而不是步枪。

珂赛特躲避着他们所有的人，有目的地朝着过去走去，而且在蒙德都大街 102 号完成了十六年前她曾动身，欧仁·维迪尔干预过的旅行。

第十七章

剧院可能等待革命，但是革命并不等待他们。奥林匹克剧院，圣殿林荫大道上一个小剧院，毫无例外。为了与二月革命热情协调一致，奥林匹克剧院仓促创作了——仓促重新上演了是更合适的字眼——从1793年巴黎就风行一时的一出音乐喜剧，《当你回来时》，一个令人振奋的爱国故事，讲一个年轻人，朱斯坦，不等待征兵，就令他的未婚妻，牧羊女露赛特伤心落泪的，坚持要参加第一共和国的军队。尽管她很伤心失掉他，但是露赛特和全体同伴，勇于正视现实地唱着《当你回来时》那支合唱歌曲，送年轻的朱斯坦去为第一共和国战斗，人人都相信他会光荣归来，安然无恙，心明眼亮。

演朱斯坦的将军的那个角色（哎呀，没有擅长），是一个稍微有点才能的演员，亚历克西·夏多勒诺。在他与十来个人合用的寒冷肮脏的化妆小房间里——只有士兵们，他是唯一的军官——他刚刚穿上彩排的服装。那出戏恰好那天晚上要上演，根本不注意所有真正的剧场都已经搬到大街上。夏多勒诺站在破镜子前面仔细观察自己。他大约三十岁，长着浓密的小胡子、大鼻子、他用束腹带勒住使得胸膛鼓出来的大肚皮。他练习呼吸。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头漂亮的棕色长发，还有他的很大的虚荣心，他可以，像人们讲的，装模作样。他不能演戏，但是他肯定会摆摆姿势。他在镜子前面就是这么做了，检查一下铜钮扣和肩章，调整一下三色饰带，金穗和插进真刀鞘里的他的舞台军刀。他以军人拿手套的适当角度拿住手套。洒不洒发粉，那倒是个问题。他真的非常得意他的一头栗色头发。但是角色只不过是剧场上，因此他在头发上洒了白发粉，用一条三色缎带在后脖颈上把头发系上，戴上他那顶有缎带羽饰的帽子，他宣布拉斐德也不可能做得比这个好。

当他扮成拉斐德的模样，不是就他的表演，而是就他自命不凡地说了几句无礼的话时，另外一个临时演员，一个长着乱蓬蓬金发，两只灰色大眼睛和冒冒失失态度的姑娘游游荡荡走过去。平常，因为她也仅仅是一个没有擅长的临时演员，演牧羊女露赛特，他本来会说一些下流话，但是由于夏多勒诺穿着一位伟大将军的军服，他只瞪了瞪眼使她畏缩（他希望如此）。

那个姑娘，毫不畏缩，跟随着他。“噢，拉斐德，”她假装神魂颠倒，“你在我心中激起那么强烈的爱国心。我怎样才可以为你大人效劳？”

“妮科莱，”夏多勒诺高傲地说，卷了一支香烟，“法国舞台上有你这样没有擅长的人倒也不错。”

“我不会永远没有擅长。”她反唇相讥。

“但是你永远演不了将军。”他极其满意地从镜子中看着自己，然后由舞台的门出去安静地抽抽烟。

夏多勒诺刚一走进圣殿林荫大道拐角，大街上就一阵骚乱，一群人，由于革命热情疯狂了或者喝醉了，蜂拥过去，大声呼喊，共和国万岁！国王逃跑了！引起他的注意，实际上，他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一个将军！”一个只有两颗牙的女人高声喊叫。

“第一共和国的一个将军，”一个没有棍子篮子，捡破烂的人大声

呼喊。

“拉斐德！”一个低潮时在塞纳河里捞废品的女人大声呼喊，她和一些扫烟囱的人、捡破烂的人们和骨瘦如柴的胸部沾满一道道污泥的流浪儿们，组成这支队伍。

夏多勒诺也许不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但是当他碰上机会时他也是一个很了解要演什么角色的人。他向大约有五十个人的人群致敬。这种相互承认，是瞬息之间发生，富于感染力的，在这一群有眼力的乌合之众盛情邀请下，夏多勒诺将军接受了新指挥权。那个夜晚没有他《当你回来时》依旧演出了。他永远没有回到剧院，至少没有回到舞台上。

由于过路人们和表演者们参加，人群骤增。他们从一个小贩的大车上解下一匹马。靠着乌合之众的帮助，将军骑上这匹马，骑在马背上，他们引着他穿过巴黎一条条街道，人们从每一条街上参加进来，集合在后面，挥手致敬，歌颂共和国万岁，向市政府大厦走去。在一具具尸体依然横陈街头，眼睛睁着，从昨天夜晚就一动不动的地方，人群绕着它们分开，快速，毫不注意地就像河流为了适应巨砾分开一样。

桑松内特和帕乔利纯属偶然地在圣美里教堂前面伦巴第大街上赶上这支游行队伍。他们加入人群中，其中包括走来留心观察她的同伴的那个冒失的金发临时演员。护送那位新将军去市政府大厦，他们欢呼喊叫着穿过一条条街道，人们从窗口和阳台上探出身来，男人们从咖啡馆走出来，高高举着酒杯，向新将军和新共和国致敬。夏多勒诺是历史发展这个阶段的一个人物，被革命不可抗拒的磁体、这团淘气的军官们、捞取有用物资的中士们和一大群肮脏的步兵拉着，终于到达把夏多勒诺拖去的市政府大厦前面，被一大群捡破烂的人引到一楼，他们闯进政府大会客室，把他介绍给临时政府。诗人拉马丁把他作为公民来欢迎。

“作为一位将军，”夏多勒诺纠正他说，“我向你致敬，诗人总统。”

显然受了感动，拉马丁说明，“公民称号是第二共和国可以给予的最高评价。”

“除了将军以外，”夏多勒诺坚持说。

“你给临时政府带来什么事情……将军？”那位诗人询问。

那位近来毫无擅长的演员走到阳台上，伸出一只胳膊，使得那位诗人可以看出他为什么来。下面，那儿，他的随从人员、他的军队、他的马，哦，他的小马，等待着他；桑松内特和帕乔利肯定是在那些欢呼喊叫欢迎他和拉马丁一起出现在阳台上的人当中。“Vive le gouverneur del'HoteldeVille（市政府总督万岁）！”在赞许的合唱声中，继续发出欢呼声，单调地说出称号，而且反复重复，那个穿牧羊女服装的金发临时演员欢呼得像他们任何人一样响亮。

“喏，”那个新拉斐德对拉马丁说，“那就是我。市政府的总督将军。”

“你不得不宣誓就职，将军。”

“我准备为第二共和国牺牲。”

夏多勒诺将军和那位诗人总统以极其博爱的精神拥抱，但是对观众来说，却非常悲哀，这出戏结束了，那位将军和那位诗人一起消失了，去领导新的共和国。

帕乔利、欧棕鸟、那一群人和巴黎的乌合之众，像泛滥的一大群人，

在码头上散布开，挤满了一条条狭窄的街道，跨过一具具尸体，朝西方杜伊勒里宫 拥去。不时发出炮声，但是从来没有枪炮齐发声，仅仅是额外的庆祝礼炮。

战斗那么快就结束了，巴黎人都茫然了。军人（除了国民自卫军，他们已经投到造反者那一边，不再算军人了），从一条条大街上消失了踪影。没有人能记得巴黎一条条大街上不密集着各种各样兵种的士兵那个时候。每个 quartier（地区）都有它的兵营，有时有两个，但是所有这些穿着军服的权威人士都消失了踪迹，在杜伊勒里宫甚至一个卫兵也没有留下。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各种各样的人都纵情享受平等和喧闹的博爱权利，川流不息地出出进进杜伊勒里宫，最近国王居住的那个地方。一扇扇门都打开了，一条条沉重的丝绒窗帘在冬天的寒风中不由自主地颤动着。帕乔利随着大流进去，但是欧棕鸟的注意力被倒卧在院子铺石路上，干净利落地给打中心脏的一具尸体吸引住。桑松内特认出他来，这就是那个一天死两次的年轻人，在慕菲塔德大街上喊“饿死了”，用他玩的把戏捞取一点施舍的年轻人。

一个老头儿，头顶上有一块马蹄形赤褐色斑点，跪在尸体旁边，直到一个尖声哭喊着的女人扑到它身上，把尸首拉近，来回摇晃为止。那个年轻人背后拴着一块招牌，为了偷窃枪毙。

“他偷了什么？”欧棕鸟问那个老头儿。

“六个法郎和一卷缎带！”

“从王宫里吗？为了六个法郎和一卷缎带士兵们就杀死了他！”

老头儿开始哭诉打死他的不是士兵们，如果士兵们干了那事，他倒可以理解。“毕竟，杀人，那是士兵们干的事，但是他们把他处死了，”那个老头儿指着一扇扇窗口露出咧着嘴笑的一张张脏脸，放肆的尖叫呼喊声在回荡的王宫说。“他们干了这事。”

“他们不会把他处死。那些就是像他一样的人呀。”

“就像他一样，”那个老头儿哭泣，“一辈子挨饿受骗，遭受阔人们的打击伤害。他们走进王宫，第一批像潮水涌来的人，他们给吓得发愣了，他们站着就像红衣主教掉进圣骨坟墓里似的。我告诉你吧，他们呼吸着国王呼吸过的空气，于是他们摘下帽子，屈膝投降了！”

“不！这不可能——”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他们穿过王宫没有碰一样东西！这个男孩子干了什么——拿起一卷缎带和六个法郎——那是孩子气罢了，不是犯罪。他们抓住他，他们承担起国王的审判职权。那公正吗？如果那是公正的，为什么还革命呢？”他哀求说，“人们，那一伙暴徒，他们把那块招牌拴到他背上。我求他们不要挂，我拼命讲道理，还有另外一个工人，像你一样的男孩子，我们恳求他们，乞求他们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杀死他们自己的人，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们不闭上嘴，我们就受到同样的处罚。”他用蓝罩衫徒劳无益地擦擦鼻子。“他们使他靠着王宫的墙壁站着，他们就以共和国的名义处决了他。”

“不过瞧啊，就是这些人，他们抢劫到自己都腻烦了！”欧棕鸟大声呼喊，好像那个老头自己没有眼睛看似的，他们疯狂了，兴高采烈，

法国旧时王宫，现已废，改建成公园。

在寒冷天气里衬衫都没有穿，他们的蓝罩衣作了包袱口袋把银器运下大楼梯。

“我敢向你发誓，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那个老头望着那群疯狂的人。“我一辈子都渴望着共和国，而我看到它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吞掉它自己的人。”

“好多年来他一天死两次，”欧椋鸟悲痛地说，“在二月二十四日他只死了一次。”

显然那群乌合之众已经克服了早先畏惧顾虑国王所有权的心理，他们现在川流不息地涌出杜伊勒里宫，卖洋葱的小贩们穿着公主服装，捡破烂的人们搬运着昨天夜晚还温暖着王族身体的一条条毛毯。女人们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她们的破衣烂衫扯掉了，王族的衣服只穿上一半，男人们身上裹着一条条丝绒窗帘和大量将军军服的金色条带。听到一架大钢琴砰的一声从王宫楼梯上跳下来，一群人尖声喊叫起来，它的粗腿终于垮了，那架钢琴发出的抗议是深沉持久的。一群男人高高抬起宝座，呼喊他们要在巴士底广场把它烧掉。欧椋鸟没有加入他们当中：宝座上没有国王，那还有什么意义？

他走上宽阔的台阶，走进镶花地板在他脚下嘎嘎吱吱响的杜伊勒里王宫。头顶上，围绕着闪闪发光的一盏盏水晶玻璃枝形吊灯，一个个小天使飘游着，他们的小红屁股给涂抹在天花板上的黎明色彩照耀着，一个个穹窿集合在镀金的大扇形拱梁和在中心漆成红色的，光辉灿烂的玫瑰花饰上。欧椋鸟从一个涂上金色的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一间都通到下一间，就像无穷无尽的花朵一样，当他走到从衣橱、镜子、密室和挂着大床帘的床铺的数目判断是王族的私人房间时，使他感到相当头晕目眩。在其中一张床上五、六个浑身污泥的男女在打滚，在国王的办公桌旁边，椅子往后翘着，坐着一个妓女，她得意地劈开两条大腿，脚上穿着缀着银色纓络的蓝缎靴子。河上打捞的人们在一间间小房间里乱扒乱抓，于是一排书发出枪炮声似的砸到地板上。每个房间都漆成蓝色和金色，所有的墙壁上都涂抹看上去怕羞或者极度渴望的巨幅肌肤丰满的裸体画，她们本来就是这样，欧椋鸟估计，她们其实就是被色鬼和赤身裸体的花花公子包围着。

他发现帕乔利爱慕上一个少妇，当她把一枚胸针别到她的破烂背心上时，她一边傻笑一边和他调情。一大条饰带缠在她的腰上，在她通常穿着木鞋的脚上，一双小缎子鞋闪闪发光。她照着镜子朝欧椋鸟露齿一笑。那是热尔梅娜·弗洛里，在慕菲塔德大街上卖鞋带的那个姑娘。帕乔利给迷住了。

“我看上去怎么样，欧椋鸟？”她问，装得斯斯文文，把一条饰带抛到肩膀上。

“你认识她，欧椋鸟？”帕乔利问，显然极其不安了。

“哦——我——”

“欧椋鸟和我是真正的好朋友，不是吗？我看上去怎么样？你最好还是做得很对，要不然我就使你变成残废。我可没有忘记你管我叫残废的邋遢女人。”

“欧椋鸟！”帕乔利大声说。

“你看上去美妙极了。”

她感激地朝帕乔利微微一笑，告诉欧椋鸟他会在楼上狄安娜画廊找到他外祖母。

“她在干什么？”

“生意。还有什么呢？”她返身对着镜子和帕乔利。

桑松内特穿过这些房间，走到杜伊勒里王宫中心大楼梯那儿，上了楼，像梦里的孩子似的，由于楼房的高度和使人眼花缭乱的家具而头晕目眩。要是他看到直立的一只只海龟和螃蟹，互相搂抱着跳华尔兹，他都不可能比看到他自己的黑黝黝脏手移到大理石栏杆上，几乎被一小撮摇摇晃晃的醉鬼——一个穿着貂皮袍捡破烂的、一个穿着绸缎的服务员、一个穿着晨衣戴着花边帽的军人乞丐——撞倒更惊奇。但是他们不都是在这儿欢蹦乱跳的暴徒、不熟练的工人们和乞丐们。有穿着礼服大衣抢劫的男人们，戴着漂亮帽子穿着从女裁缝们爪子里抢来的服装，大肆抢劫的凶相年轻主妇们；穿着国民自卫军服的人们，有些甚至是军官们，一只胳膊上挂着几个酒瓶，另一只胳膊上挽着一个个漂亮妓女闲荡到楼下来。好像从疯人院逃出来的十来个女人，一顶顶松散的帽子戴在她们剃光的头上，喧哗地大声尖叫。顺着脊背和二头肌波动，笨手笨脚的泥瓦工们，弯着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驮着一把把镀金椅子和一张张嵌花桌子，大肆抢劫，使他们的女人们高兴得尖声喊叫。有依然系着白围裙的店主们，依然系着皮围裙的金属制造工们。他认识爬上来的一些小乞丐，他们从墙上抓走刀剑，用它们来戳刺王族一幅幅画像。有穿着优秀学校，路易大帝中学、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校服的学生们。甚至阿尔塞纳·赫维特都抽着烟在大楼梯上面闲逛。

“喂，偷东西的小家伙，”作为招呼他说，“我看你和你的哥儿们一起抢劫了。”

“把你的踝子骨提到你的屁股上，用脚趾讲话吧，”欧椋鸟回答，继续走。

“我要要回我的十个法郎！我要把它要回来！你听见了吗？”

“你愈叫喊，你撒的尿就愈少。”

“小偷！”阿尔塞纳大声喊叫。但是集合起来的——虽然未被邀请——王宫的客人们古怪地瞪了他一眼，穿绒面呢服装的人是少数那种事实对阿尔塞纳起了作用。他游荡到楼下，发现了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一些校友。

在狄安娜大画廊里国王的餐桌已经摆好，也许是为三十来个人准备的一大桌佳肴，现在一百多人爬到那儿，胡吃海塞，挤眉弄眼，卖弄风情，安安逸逸，抽国王的雪茄烟，喝他的酒（酒窖里，大约有四千瓶酒，很快就空空如也了），而且不知应该如何对付龙虾。他们给枣核噎住，嚼蒿雀的骨头，一个人评论说，“像吃乌鸫似的，只是更干巴无味。”他是一个戴着油污帽子，穿着破裤子的矮胖子。他的灰白胡子看来好像用刀子刮掉，而且是最近刮的，他还围着一条曾经给一个公爵更干净的脖子增过光的长丝围巾。“这要不是欧椋鸟才怪哩！”他大声说，把挨近他的那个妓女拉到他的膝头上，以便给那个男孩腾出一把椅子。

“喂，船长，”欧椋鸟坐下，把两只脚翘到桌子上。

“吃光了吧！”那位船长豪爽地朝饭桌上作了个手势，他自己又吐出一块骨头。

“这种东西会使你拉血。我可不吃。”

那个船长狂笑起来，朝着坐在他膝头上的那个妓女作了个手势，她和她穿着太太的紫色绸衣里掉下去。“你见过方舟吗，欧棕鸟？”

“你为什么叫方舟？”

那个女人狂笑起来。“我像方舟，宝贝儿！我以每一次每样东西都要两个闻名！”

那个男孩懊恼地脸红了，于是赶快换了话题。“我最后听到的消息，船长，你偷东西给逮住了，你靠着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好油水过活。”

“我就是这样，孩子。我是 4361421 号，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在蒙特福康也快活得像蛆一样。在巴黎，至少一个罪犯有机会。如果他们把我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哎呀，我的骨头就成了不会说话的野兽们的美餐了，既然在这儿，我就在雄伟的杜伊勒里王宫这儿，成了法国国王的客人！”

他们周围发出呼喊声，革命万岁，共和国万岁，拉马丁万岁！这时那个船长在膝头上颠荡着方舟，用鼻子挨擦她的胸部，使她愉快动情得发出长声尖叫。“现在我们都是第二共和国的自由人！”他呼喊说。“将要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有选举权，我们愿意在哪儿集会就在哪儿集会的权利，那些会读书写字的人有出版自由。噢，真美妙啊，欧棕鸟。你的亲爹会热爱它，他会的。这个男孩是我的教子，不妨说，我们一定很不虔诚了，”他对那个很有眼力的方舟解释说。“很早以前我们一起是囚犯时，他父亲死在我的怀里，我抱着他时死掉的。”

“当心，船长，”欧棕鸟走开说。这时发出枪声，人人都尖声喊叫起来，但那只是一个男人，由于酒劲儿有了男子气概，爬到桌子上，朝着排列在墙上的一幅画像的腹部开了一枪。欧棕鸟的一小群淘气的老朋友们四处寻找刀子投掷，但是银器早就离开了餐桌，大家哄堂大笑看着一个乞丐往王室火炉里撒尿。

当欧棕鸟走下狄安娜画廊，纳闷人人都那么高兴，他为什么那么生气时，外面阳光冲破二月的阴沉乌云，驰过光亮的镶花地板上。在此以前，他的怒火都对准他了解的事情和人们，对准警察、他母亲的男人们、偷他东西的另外一些贼和流浪儿们、小罗克特劳教所的残酷监狱看守们发泄。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要对他生活生存的寒冷、饥饿、肮脏和混乱条件生气。在他成为《光明日报》社通信员以前，他认为这些事是完全当然的，想象他活着也会死掉，就像他知道人人活着都会死掉一样——冬天冻死，夏天热死，浑身虱子，饥饿，肮脏，大部分时间害病，为了争夺人人都抢夺的同样残羹剩饭而斗争，喝污水，睡稻草床，没有光线，几乎没有避难所，没有占有贮存食物。他根本没有想到过像在绝望中堕落的男男女女，毁了的孩子们那样生活。那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绝望处境。当欧棕鸟沿着糊着缎子的墙壁，墙上挂着一幅幅肥胖男人们和高傲女人们的金框画像的走廊走下去时，桑松内特对他们，对王宫里的一切，由于它的新奇而感到的不断增长的厌恶怒火变得更强烈了：他怒斥——认为大多数人都应该像他那样生活，处在贫困苦难中、遭到轻视、总是害病——那种观念。

挪亚为避洪水而造的方形大船，每样活物带进方舟一对。见《旧约·创世记》第六章。

随着两声快速短促爆炸声而来的一声口哨使他突然停住。在走廊尽头，坐在王室一把椅子上，他看见他外祖母，那个旧货商，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在用王室的货物做大生意，容德雷特们站在她的两侧，这些人最好描写成她的奴隶，尽管他们表现得像是她的骑士。他们二十几岁，但是显得大一些。提到容德雷特们总用复数。他们是难以区分的；他们穿着灰胡桃色大罩衫，缝制得整整齐齐的裤子，戴着一样的蓝帽子，穿着木鞋。自从 1832 年 12 月那一天她发现这两个男孩在一个门口冻僵了以后他们对伯爵夫人就狂热地忠诚。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卖给一个女人，她进监狱时无意地抛弃了他们。他们饿坏了，干咳，浑身伤痕，流着血，快冻死了，直到她偶然发现他们为止。她当时不是伯爵夫人。她是达丽亚·德里奥，一个捡破烂的，精明、精力旺盛、永不休息，不过仍然是个捡破烂的，简直养活不起另外两个人，但是她把他们带回家，像儿子似的养育大他们。他们永远没有离开她。他们彼此也永远没有分离，但是他们放弃了说话的习惯，那就是说，也许，他们可以讲话，但是他们宁愿用只有像欧椋鸟那样的城市飞鸟才懂得的无言用语来交流思想。

看见她唯一的外孙子，伯爵夫人喜笑颜开，桑松内特游游荡荡地绕过她那个小圈子的外围，一直等到她办完了事。他爬上一把镀金椅子去照照镀金框镜子，真希望他没有照。他的头发长得掠到后面，但是他的鼻子永远正不了啦，他脏得皮肤黑黝黝的，疲倦得脸色阴郁。他的眼睛看上去好像两汪黑乎乎的水潭，感觉得正像那样刚强不屈。他在彭眉胥家的厨房里只时睡时醒地睡了两个钟头，知道在厨师起来以前他非得走出房间，他过着极其害怕她的切肉刀的生活。

伯爵夫人拒绝买一个女人的衣服，对她的抗议完全不予考虑。“我告诉你，我利用不了它。它都撕成碎片了。”

“不过我非得把它从那个荡妇，方舟的背上扒下来不可，那是我的，而且——”

容德雷特们把那个女人护送走，接着走近伯爵夫人的是一个虚弱、患肺结核病、以尽善尽美地跪着服务的跪女而闻名的一个温情脉脉的妓女。从跪女手中伯爵夫人买了一件结着绿色蝴蝶结、镶着黑花边的白绸衣裳和一副黄色软皮手套，看来真美。由于愉快和获得利润跪女满脸喜色。

伯爵夫人给一把比她的屁股更高贵的人们可能坐过的椅子增了光，但是没有人能比她更庄严。一个魁梧美丽女人的残骸，伯爵夫人长着漂亮的高颧骨，但是她的嘴瘪了，完全没有牙了，她的牙床不停地活动着。她的眼睛明亮，没有因为上了年纪或不幸而老眼昏花，她的双手皱纹累累，坚硬有力，但是很干净。她的一头白发庄重地盘在头顶上：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没有一个假发卷。她离座而起，挽住她外孙子的胳膊，问他愿不愿意要那副黄皮手套。

“不，merci（谢谢），你留着吧，伯爵夫人。你戴着合适。”

她把他紧紧抱在她的大胸脯上，揉乱他的头发。“不再有虱子了？”

“只有强壮的活下来。”

挽着他的胳膊，他们在狄安娜画廊周围溜达，那位伯爵夫人好像生在这儿似的。她是世界上完全清楚地知道她重视什么的少数人当中的一个。桑松内特是她重视的人物当中的一个。“我带来现款，”她自豪地

说。

“把一座王宫装在口袋里吗？”

“现款是首要的法则。而且是首要的爱好。没有人真的喜爱这个——”她把朝臣的一把椅子踢到一边。“把下层群众真正喜爱的东西给予他们，那就是我说的。硬币。现金。我为什么争着要这些破旧衣服呢？她们都争着卖给我。她们都这样。你自己看看吧。我，我在这儿要挣到一些漂亮衣服，不过我必须现在弄到手，趁着它们还无损伤。这些衣服出了这儿，穿在像方舟那样的圣拉扎尔的妓女们身上以后就毫无价值了。”

“船长也出了监狱。你看见他了吗——”

“夏天以前他就会回到监狱。他是合唱队的一个家伙，欧棕鸟。在巴黎所有的大合唱队——福斯监狱、马扎斯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圣佩拉热监狱——都唱过歌。”

“人们再也不会像那样生活了，伯爵夫人。在共和国里每个人都会有选举权。现在市政府大厦里有一个诗人。这是革命！”

“共和国，帝国，国王——呸！”伯爵夫人往镶花地板上吐了一点看不见的东西。“我活得很长，很了解情况了。千万不要使你这自命不凡的蠢货陷入共和国的苦境。”

“我相信它。这儿真的发生了一些新事物！看啊，穿礼服大衣的人们和工人们是朋友，团结起来。终于来临了，在工人们和不从事劳动的人们中间我们有了博爱，由于选举权我们会获得平等。我们会获得自由，伯爵夫人！”

“革命以后，我的孩子，狗群还在大街上闹腾吧？一只只猫还在夜里叫吧？穷人还处在贫困中吧？而且阔人永远——不知怎地——爬回高高在上的地位上？”

“这一次不会的！难道你感觉不到吗？这就像——”

她吻吻他的脸蛋。“你为什么认为他们把它叫作革命，欧棕鸟？因为它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第十八章

当珂赛特打开蒙德都大街 102 号新咖啡馆的大门时，光辉灿烂的冬阳光洒满地板上，它的光亮一直伸展到后面马吕斯独自坐着的地方。

“共和国万岁！”那个店主呼喊（最近他还对帕乔利表示他支持国王哩）。发现那只是一个女人店主非常高兴，他无需出卖他新表示的忠诚，于是他忙着刷盆洗碗，当这位穿着一身朴素衣服的美丽女人走到他唯一的顾客跟前，拉住那个男人的手时，他从眼角注视着。

“马吕斯？”他抬头仰望；他疲倦得眼睛露出黑眼圈，他鬓角那道伤疤衬托着他的苍白皮肤显得很暗淡。她摘下手套，用手指掠掠他的卷曲头发，“我知道你会到这儿来。”

“第二共和国，那是我青年时代的梦想，而且我活着看到它实现了。”他倒了一点酒。“除了我们三个，帕乔利、维迪尔和我，青年时代的梦都在这儿消失了。当然，还有克里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第五个人。”

“令人啼笑皆非，不是吗？他为国王工作，现在国王垮台了。你认为，他会干什么呢？他会向谁告密？”

“他会找到另外的主子来为他效力的。”店主端来另外一玻璃杯酒，于是马吕斯哗啦啦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酒不好，不过倒不是蓝色的酒。“有那样的人们。他们具有狼心狗肺，永远要有主子。他们是他们的主子们必不可少的，他们是好走狗，但他们不是人。”

“随着共和国成立，”珂赛特宣布，“我们会完全摆脱了密探。”

马吕斯凄然一笑。“你看见这儿刻在墙上的这行字吗？”

“Vive le peuple（人民万岁）！”她用手指摸摸那一行字。

“弗以伊用刀子刻了那行字。他是一个鼓风机制造工。你看看这个——”他指着它左下方桌子边那个地方，“你看见这块蜡吗？它刷上油漆了，不过你看得出来。”

“是的，我看得出来。”

“那天夜晚我给你写了一封短笺。我写着说，爱情是它自己的国度，但不是它自己的世界。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在爱情的国度里，如果世界不允许我，我就去另一个国度，人们一去不复返的那一个。”

“我们已经生活在爱情的国度里了，”她使他放心，害怕似乎要把他吞没了的悲哀。“我们是我们的自己的国度，马吕斯。”

“是的，”他的苍白面孔喜笑颜开，他爽朗地笑起来。“我们永远会这样。你要那封信吗？我可以给你取出来。不会很困难。”

“不，我有了人。把那封信留在墙壁里吧。对于我那张纸并不重要。”珂赛特双手握住他的手。“在大街上人们说一群暴徒在抢劫杜伊勒里宫。”

“好。抢劫吧。挖出所有老保皇主义者的金银财宝。王族家庭逃跑了，乞丐们躺在他们的床上，但是这儿的酒并不比 1832 年的好。更坏了。Carpe ho ras（抓紧时间），”马吕斯若有所思地说。“拉马丁抓住时间宣布第二共和国成立，珂赛特。就那么爱虚荣和装腔作势的一个人而言，他表现了真正的勇气。有一个由诗人领导的，由作家们、编辑们、与我同等地位的人们、即使不是我的朋友们领导的共和国，使我感到非

常荣幸。他们甚至要求我成为临时政府的一分子，但是我拒绝了。”

“噢，马吕斯，我本来想为共和国尽力——”

“也许我已经为它尽了力。而且，我没有勇气在这些人面前担任这项工作。我的优点，像我的缺点一样，使我不适合担任它。我不像拉马丁那样自命不凡、架子十足、很不真诚。我不像马拉斯特那样玩世不恭。我不是像弗洛康那样随风倒的芦苇。我不像他们那样有才干，有能力，而且政府机构不像它对人们的生活所起的作用那么使我关心。我是一个爱沉思的人，我想，一个作家，肯定不是一个演员，而那是现在所需要的。”

“演员？”她问，想起给一群乌合之众带走的那个穿着戏装的将军。

“在市政府大厦，在国民议会，在全巴黎，第二共和国的演员们都在翻找革命的箱笼，挖出刀枪、羽饰和假发，1789年的锦缎背心，1793年的红帽子。1800年军队的大翎饰。大革命时的人活在每个人心中，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语，我们从学生时代都能背诵。我们会唱他们的歌，摆他们的姿势，利用他们的辩才，模仿他们的姿势，他们的戏剧性动作，热情地冲过去。”

“希望他们不依赖恐怖时期的刺激性活动。”

“按照高尚的理解，珂赛特，我们仅仅是可怜的狭隘演员，”马吕斯叹了口气说，“不过我担心悲惨的结局。”

“马吕斯，你怎么能啊？这是你渴望盼望的大事。这是你的朋友门舍生忘死想看到的时刻。你在这儿。你是其中一分子。”

“你也是的。你要知道，珂赛特。我们一起为《光明日报》写的那些文章，照亮了进行这次革命，进入共和国的道路。随着博爱，上帝使我们摆脱了国王，赐给了我们自由。不过考验还会来临。平等会进行到什么程度？我来这儿与过去的灵魂们，像蒂埃尔先生说的，作了作姿态死去的人们一起庆祝。”

“噢，甚至都不要考虑他。我来这儿的路上，我在大街上听说蒂埃尔几乎疯了，担心他会出什么事，缩在他的家里。”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并无恶意，不过我害怕人们会像他那样，只听到伟大的历史机构，根本不关心它碾碎的生命。权力利益结构，那就是他了解的一切。”

“他不是临时政府的成员。”

“不是，不过我们用革命只解放了演员们。1848年的剧本，那个剧本还没有完全写好，问题是，谁会创造那个结局？”

第十九章

马吕斯·彭眉胥不是唯一一个看出，或者至少看到那种可能性，二月革命会以内战结束的人，但是很少人会诚实坦率得那么坚定不移。（好多年以后珂赛特写信对她孙女说。）

你说你阅读了他 1848 年的回忆录，认为一页页文章很散漫，没有按照年代顺序写。你祖父没有按照简单的直线时间观察世界；他更高瞻远瞩，对于他时间总和记忆斗争。因此自然你不会发现他的回忆录整齐得像火车时间表。不过，至于你的建议，我接受，而且会把它们写得井井有条，我必须说声谢谢，是的，亲爱的。好多年以来，我拿了他的笔记，根据它们来写作，在那一点上我们像二重奏，他是低音大提琴，我是小提琴。但是我现在老了受到记忆力和年老多病的折磨。这个工作最好由你做。对于我过去简直势不可当。我知道的太多了。

也许我最好的贡献是使你对 1848 年春天有一些概念，在二月革命期间活着和在巴黎生活像什么样子，六月战斗的日子以前使我们都浸在血泊里，使法国处在怨恨、不信任、漠不关心的持久宿怨中，我们经受的那种磨灭不了的阶段。

随着 1848 年冬天结束，我们感到我们创造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会创造它自己有才能有勇气的贵族政府。共和国万岁，这个字眼从巴黎传出来，传遍全欧洲，国王们和暴君们颤抖起来，甚至还坐在英国宝座上的那个倔强主妇也颤抖了。好像我们法国人在人类脚的历史上发明了一种新舞蹈，把所有旧体制、形式和过去的压迫都踩在脚下，酿出革命的葡萄酒的一种舞蹈。

国王退位以后，我们亲眼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二十四个小时。在下个月期间，全法国的镣铐都打开了。临时政府给予全体男子选举权，完全集会自由，废除政治犯死刑，废除欠债监禁，把劳动日限制到十个小时，授予完全出版自由。

全巴黎淹没在报纸中，单单巴黎几乎就有两百份新日报，有一些公认发行量很小，但那又怎么样呢？任何能阅读的人，就能写，而任何能写的人，就能出版。不交保证金，不处以罚款，不为了煽动性言论受审判。他们宣布出版自由那一天，《光明日报》社没有人哭。我们派欧棕鸟和学徒们出去买葡萄酒、面包、蛋糕和香槟酒，来庆祝我这一生能记得的最辉煌的下午。

我希望你能看看《光明日报》的旧出版物，亲爱的姑娘。也许某个人，某个地方还有。我没有。他们拆毁康布雷大街时，我不知道我们保存的这样的资料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如果你能找到 1848 年的《光明日报》，你就会知道，比我这儿的贫乏言语能够传达的好得多，那个早春的欢乐情形。三月份，譬如说，我记得你祖父对革命和共和国那么确信，他写了一篇长文章，讲到把巴黎的一个个监狱变成一所所学校。刀剑变成犁头，监狱变成学校。他相信我们不再需要监狱，由于有了新制度，我们可以废除卑鄙的苦役、饥饿、妇女儿童落魄，甚至可以消灭犯罪的冲动，一定可以消灭犯罪的必要性。这些组织机构似乎都很适当。为了吸收饥饿、热切、不属于任何行业和职业的，潮水般的年轻人，拉马丁和临时政府创立了机动警卫队，邀请十六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共和国的自由人们参加。他们会保卫革命，转过来共和国也会给他们提供衣食、遮蔽风雨的住处、把他们武装起来，一天给他们一个半法郎报酬。

在二月二十五日共和国宣布承认劳动的权利。但是随着春天发展下去，事情变得很清楚，我们把君主制度从王位上扫除掉，但是谁的手放在扫帚上呢？这种劳动的权利，那是什么意思？对于马吕斯这意味着老实人该挨饿。这些人巴黎确实有

成千上万，一些有技术、行业和经验，与街坊四邻和居住区有联系，有家室，却沦为乞丐的人，因为当时巴黎没有工作做，他们被驱逐出家园，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孩子们受冻挨饿。有钱人不买东西，更有钱的人又不卖东西，因此穷人没有工作，挨饿。

为这些老实人，共和国建立了一个个国立工场，组织起狂热的可怕的网状组织，但是肯定了一个老实人可以与国家工场签约参加工作，共和国会帮助他找工作，如果需要的话，就创办工作那种原则，这样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已婚男人一个星期得不到二十个法郎，因此你可以看出他们也长不胖。

总而言之，我亲爱的姑娘，二月里，共和国转向法国的工人们，以响亮的承诺回答了他们的孩子们的呼声！而六月里共和国就杀害了这些人。六月里，共和国，本来以一个诗人作为首脑创建了那个时代的临时政府，却转让给独裁政权，把一切权力，军事的和民政的，都归属于一个将军。卡芬雅克将军，他就像他曾经残酷地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人民那样残酷无情地对待巴黎人民。死者总是被征服的。

我无法向你传达那种恐怖和背叛。真的，关于六月战斗的日子，就像小说家福楼拜曾经说过的，“聪明人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丧失了明智。”就在他们关闭一个个国营工场，暴力爆发以前，在《光明日报》的专栏上我们写道，“1789年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说如果法国人民没有面包吃，让他们吃蛋糕好了，而用脑袋还了债。现在政府说，如果法国人民没有面包吃，让他们吃枪子儿好了。”面包还是枪子儿！那就是1848年6月战斗的呼声。答复不是面包。

你现在明白吧，亲爱的，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把马吕斯1848年的回忆录创造成很连贯的一个整体的原因了吧？事后的认识总是那么光彩夺目。

整个那一春天，当三月让位于四月，四月让位于五月时，马吕斯看出来，比任何人看得都清楚，议会如何放弃了二月的自由原则，你可以说，共和国如何放弃了革命。

5月15日欧椋鸟飞似地来到康布雷大街，带来大规模示威的消息——两千工人，拥入议会。马吕斯和我赶快过了塞纳河，我们在那儿发现他们在训斥代表们。他们没有侵袭，不过他们确实占领了议会。他们不是乌合之众，但他们也不是军团。我们看得出来，他们不是狂暴的，甚至也不是武装起来的。他们异口同声地恳求共和国尊重革命。议会干了什么呢？他们坐在那儿，在那个气闷的大礼堂里他们像一群蠢驴似的忍耐着，等着士兵们来救他们。工人领袖们都被逮捕了，未经审判就关进监狱，押送到远离巴黎的地方。

预见是一回事。看到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吕斯继续骇人地、长时间工作，在弄清楚我们是支持叛乱（当工人们拿起武器反对背叛了他们的人们有一次这样称呼他们）的唯一一家报纸以后愈发如此了。我看到悲痛和遗憾损害了你祖父的健康，我非常伤心，不仅仅是他盼望法国出现社会公正的希望破灭了。而且他那一代人，1832年死去的人们的梦想也破灭了。

他依然英勇地苦苦干下去，直到他们逮捕了他那一天为止。在那一天以前，真

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在19世纪40年代，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时，他表现突出，1848年被任命为总督。在1848年革命中，他进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6月指挥军队镇压工人，因此号称“六月屠夫”。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当她听说老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冷冰冰地说，“让他们吃蛋糕好了。”她与路易十六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的，我只看见他犹豫过一次。那是在政府筹划，5月21日举行，有一点无聊的自我庆祝味道的壮观阅兵式 Fête de la Concorde（协调庆祝会）上——恰好在他们关闭一个个国立工场，六月大屠杀开始以前一个月。

在 Champs de Mars（练兵场）他们为了上千个达官显贵、议会的所有议员搭起来一座座大看台，而且，巴黎也充满了一个比一个话多、猪一样的地方官员们。啊，亲爱的，你真该听听一座座看台在所有政府要员的体重压力下的嘎吱嘎吱响声！

我们《光明日报》社的所有人，和巴黎所有其余的人，我们都在无情的炎热酷暑中乱转，在无穷无尽军队队伍扬起的灰尘中呼吸，一列一列士兵接受检阅，每一支散乱的郊区民兵跟随着他们前进。有三百个穿白衣的姑娘，想必是经过看台向政府杰出人物们抛花束的处女们（花束像砖头似的，我对马吕斯评论说）。有三百个闷闷不乐的年轻男人跟随着她们，这些想必是庄稼汉，这些人中好多人坐在想必是代表工农业，由一头头公牛拉的大车里。不幸的事情，这些大车，安着粗糙的木轮子、木车轴，它们运行着，只因为车夫们用鞭子抽打一头头迟钝的公牛，它们就在一座座看台前面掀起灰尘，碾出一道道车辙。这时其中一辆，在行列中姗姗来迟的，突然垮了。它的一个车轮破裂了，真的破裂成两半，翻倒了，于是穿白衣的处女们（不要说得太细了）就都在尘土里翻滚，那个车夫和鞭子就掉了队，那头可怜的公牛就利用它的无声蛮力，继续拉着那辆马车穿过一道道车辙和漫天尘土，直到它停住。我了解马吕斯在想什么，但是我不准备看看他的脸色。他恐怖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候，亲爱的姑娘，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从那种恐怖中恢复过来。他小声对我说——连考特先生是对的，我错了。历史是一辆三个轮子的大车，它停在进步的道路中。

毫无疑问，在1848年的回忆录上你祖父说明了有关连考特先生的一切，因此我就不说明了。而且，这些日子我很容易疲倦，但是我希望你了解当时也许只有马吕斯·彭眉胥了解我们会看到共和国把革命吞掉，我们会看到有权力却没有良心、有意识却没有道德、有妄自尊大心却没有英勇气概、精神萎靡、脚杆萎缩、心胸狭窄、口袋却很大的人们获得胜利。这样的人是他们自己的朝代，他们的权力像节杖一样传下去，他们的道路是用工人人们的脊背、骨骼、肌肉铺成的，一旦靠着他们的脊背铺平了道路，历史的车轮就在他们身上碾过去。

第三部 面包和枪弹

1848年6月

聪明人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丧失了明智。

——古斯塔夫·福楼拜
《情感教育》

第二十章

从他所处的高耸在圣雅克大街上圣塞文林教堂的塔楼这儿，欧棕鸟可以看到河对岸巴黎圣母院一座座塔楼在夏季天空中呈现的壮丽雄姿。他右边，环绕着贫民圣朱利安教堂的一条条狭窄街道弯弯曲曲穿过，像加兰德那样的一条条街道，他了如指掌，他后面耸立着万神庙的穹窿，它在傍晚的阳光中闪闪发光。

正在下方，环绕着那座塔楼到处都是老巴黎的一根根烟囱管帽和歪歪斜斜的屋顶。如果他真是一只欧棕鸟，能够飞，桑松内特就可以看到巴黎整个东半部都被一处处街垒切开、割断、劈开了，一共有一千四百处，是从昨天下午修筑起来。或许他也可以看到在三天内战中将要战斗的十万人中，有几百人会在战斗中死去，三千人放下武器以后立即被处决，一万一千人被逮捕，其中六千人以后被关进监狱或流放。欧棕鸟，狂热地忠于养育了他的铺石路，本来无论如何会留在圣雅克大街和大河之间的第一座街垒战斗，但是他在这儿也是按照彭眉胥先生的命令，为了《光明日报》社。他要向大河彼岸康布雷大街汇报。“如果我活着的话，”他低声说，又骂了一句，因为从圣塞文林教堂上面奇形怪状的雕像那儿的了望点，他也看到小桥上的大炮。

那是六月一个星期五，将近夏至，一年中夜最短的时候。或许是我有生以来最短的一夜，欧棕鸟沉思。大炮架在炮架上，准备朝着古老的木桥上和沿着圣雅克长街开炮，而且一个个炮手处于待命状态，士兵们密集成整齐的队形。更糟的是，从正好紧挨着桥的那所医院的一扇扇窗口里枪支闪闪发光。士兵们排列起来，每张病床旁边两个人，他们的枪瞄准下面的大街，从那个有利的制高点，街垒后面的男男女女像落入陷阱的鸟一样可以给逐个瞄准射中。街垒上面没有提供任何掩护。最好还是迁移到建筑物里战斗，在那儿，角落里的布店和仓库，在画着两个丑角怒目而视那块 Deux Pierrots（两个丑角）招牌那儿。

他更认真地凝视密集在大炮后面的士兵们。他们根本不是正规军。这些是机动警卫队，那种由二月革命创造的杂牌军，答应给强壮的无业年轻人们工钱、武器、面包、遮蔽风雨的处所和一身漂亮新军服招募来的。在欧棕鸟的老贫民区，这些年轻人趾高气扬得令人难以忍受，吹嘘姑娘们一见机动警卫队军服就如何追求他们。

他离开塔楼，放轻脚步迅速下了楼，走向通向屋顶的门口，小心谨慎地走向后面更好地观察一下圣雅克大街。这儿的砖石建筑本身都是使人头昏眼花的花样，他的脚偶然在一块花砖上滑了一下，踩掉一块花砖。他畏畏缩缩地听着需要多长时间它才哗啦啦掉到下面人行道上。他周围，极目眺望，在每一栋建筑物里，一扇扇未关上的窗户露出武装起来、戴着红帽子的男男女女，狙击手们，他们向他打招呼。自从星期四下午以后，欧棕鸟就作为从塞纳河到意大利防寨一座座街垒中间的通信员，一个送信人，因此大多数人都认识他的面孔，即使不知道他的姓名。

从教堂屋顶他可以看见在云层下面形成彩色条纹的缕缕淡淡青烟，从练兵场军队宿营地和大河对岸发出的火光。还没有看到另外的燃烧火光，还没有发出射击声，只有鼓和喇叭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调和号声，号召全城准备战斗的号声。起义者们——穷人的军队——他们号召准备

战斗的呼声是在小贩们和修理工们的洋铁喇叭和锣鼓上吹打出来的，这些和像从圣美里教堂塔楼上敲的低沉警钟声，这一切哀乐，在大河上面，沿着一条条街道，跨过一处处市场，穿过六月枝繁叶茂的树林，到处飘荡。

从屋顶上跑下来，穿过教堂出来，桑松内特跑回圣雅克大街，他把消息带给帕乔利和另外的人们。大炮，当然喽，他们自己也看得见，但是会从医院射来的火网，那就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了。帕乔利命令他们当中五、六个人走进挂着两个丑角招牌的商店，把一包包、一捆捆布包好，把它们用一根根长绳子捆上，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灯油之类的，任何会燃烧的东西浸湿。从二月以后，帕乔利的体力和健康都恢复了，不过他的头发不会再长出来，走路依然落下残疾，但是他的眼睛明亮，年轻时他曾经显得冒冒失失，但是成了一个男子汉他却非常有气魄。他现在和热尔梅娜·弗洛里一起住在海狸河附近一条低洼污浊的街道里，在保卫这第一条街垒时，他觉得他也在保卫她。帕乔利是一个革命老战士，但未必可能是领导；他是这儿的领导只因为本来真的可能领导工人们的人们在五月鲁莽地“侵入”议会已经给关在远离巴黎的监狱里。衣衫褴褛的一伙人一无所有，一首流行的民歌把他们称作“绝望的士兵们”，他们的真正武器是甘心情愿为了保卫他们的无论如何也在挨饿的家庭而死的那种决心。面包或者枪弹。

一个卫兵使他们警觉到一伙要谈判的人走近，帕乔利和另外几个人爬到街垒上，越过街垒凝视，看到三个人，是正规军，一个扛着白旗，一个人带着鼓，另一个，一个军官，只用一把插在刀鞘里的军刀武装起来。

“三十分钟内，在六点钟，”那个军官大声叫喊，“我们就要开枪了。放下你们的武器吧。”

“面包或者枪弹！”帕乔利大声呼喊。

“面包或者枪弹！”他后面，圣雅克一条大街异口同声说。

吃力地爬上街垒，一个在意外事故中压坏脚的泥瓦工，靠着最后一点力气，抓住钉着一面红旗的铁头木棍挥舞。“对我们来说不自由毋宁死！要么我们死在民主的共和国里，要么我们为它战斗而死！”

“你们拿起非法的武器反对议会和共和国。”

“共和国收回了二月的诺言！共和国背弃了工人们！我们要社会公正！”帕乔利大声说。

“卡芬雅克将军从各省召来所有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他们会袭击巴黎。我们有士兵、供应、军官和弹药。你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劳动的权利！”一个皮肤遭到化学药品腐蚀，出现斑驳色彩，灰白头发的染色工大声呼喊。

“我们有吃饭的权利！”一个破衣烂衫的磨床工大声呼喊。

“我们有不看着我们的孩子们挨饿、穷死、冻死和病死的权利！”一个双手和手腕都成了骇人的黄褐色的制革工人大声说。

“是温和派继承这个城市的时候了！”他的赤脚的妻子大声叫喊。

“放下你们的武器，不然就死掉！”

“参加到我们当中！”帕乔利大声呼喊，“跨过这条界限，参加到你们的兄弟们行列里。你们是人，不是挤在大母猪——议会——身边吃

奶的小猪！”

“你们拿起武器反对革命！”

“我们就是革命！”

街垒的每个人都接着呼唤，它也发出回响，传到未关上的一扇扇窗户里的狙击手们、圣雅克大街和他们后面的一座座街垒又传回来，“我们就是革命！”

“那么好吧，”那个军官说，“我们是共和国。”

他转身，过了木桥走回去。

依然坐在街垒上，帕乔利俯视下面大街上一张张受了损害的脸，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些有技术的和那些没有技术的，这些人修筑了这个街垒，拨出他们的环境来修筑它，根据他们和生活的简单实际构筑了它：木材、废料、残梗断株、一块块铺路石堆积起来，一辆辆大车、一个个木桶、一堆堆棍棒、一根根轴干、一块块铁砧、一张张咖啡柜台、商店的一个个货架、一捆捆东西、家里的一张张床，都横陈在大街上。帕乔利利用安灼拉过去的论点恳求这些绝望的士兵，结了婚的男人们——女人们也一样——应该离开。不过这可不是1832年的热情，满足于等待革命。革命来临了，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共和国就背叛了它。没有一个人离开。

穿过古老的拉丁区，一座座塔楼和院子里的大钟敲响了。敲第一下时帕乔利就叫他的人们点上火把。

“不过天还没有黑呀，”那个制革工人抗议说。

“无论如何要点上。你们拿着它们走进仓库。”

六点钟敲响最后一下钟声时，大炮的爆炸声在巴黎的一条条街道里轰隆隆响起来，使他们大家站着的地面震动起来。这种响声把欧棕鸟打倒了；十三岁，他从未听说过炮声，他感到的震惊描绘在他周围所有的脏脸上：他们挑选的道路是在大炮射程之内，四个月以前他们都那么欣喜若狂地欢迎过的共和国将要像害虫一样消灭掉。

在掩护炮火猛攻一阵以后，大炮就跨过小桥缓缓往前移动，像安着轮子的磨盘一样在圣雅克大街入口把街垒碾碎。从挂着两个丑角招牌的仓库一扇扇窗口，在士兵们从医院的一扇扇窗口瞄准时，帕乔利和其他的人们就朝炮手们射击。起义者们打倒每一个炮手，另外五个就像一个球接一个球似的代替了他，攻破了街垒，机动警卫队在大炮后面前进，他们，看到军官发出的信号就拥进仓库，枪上安着刺刀。

帕乔利发出信号，于是他们都上了楼，那个制革工人拖着捆好的一大捆布紧跟在后面；在楼顶上，他用火炬把它点着，把它踢下楼。看到火球滚近，机动警卫队突然发出大喊大叫声。

“你，欧棕鸟！”帕乔利大声呼喊，“走吧，你回《光明日报》社以前预先去通知另外的一个个街垒。”

“我可以战斗，帕乔利。让我战斗吧！”

“你也可以奔跑。去吧，欧棕鸟。沿着屋顶走。”

“我要在这儿战斗——”

“飞吧。顺着战线飞下去，去栅栏口的一路上告诉他们，我们在尽最大努力守住阵地。告诉他们那一点。大炮来了。告诉他们——在这儿，人们——在朝大街上开火！”帕乔利自己开枪，打死了一个机动警卫队

队员。帕乔利把自己头上的红帽子摘掉，把它戴在欧棕鸟头上。“好啦，那样你就不会被我们自己的人认错了。”

“我会回来的。”

“不回到这儿。去《光明日报》社。如果你不去，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战斗过了。”

不然就死掉，欧棕鸟离开时沉思，跑上布店仓库屋顶，由于炮火连天、燃烧的一包包碎布，上面已经硝烟弥漫。小心地不往下看，他沿着一个个屋顶和一根根气派派的烟囱管帽跑出去，听到头上几颗子弹的呼啸声。医院里一定有人把枪的准星瞄准他，因为一颗颗子弹跟随着他穿过屋顶，直到他终于能够悬在顶层的凉台上跳下去，踢开百叶窗，穿过被抛弃了的公寓跑掉，下了楼，跑到大街上，冲到圣雅克大街下一个街垒，再到下一个，再到下一个。一共有三十八个。他传达消息，大炮在他脚下发出轰隆隆响声，射击声在他头脑里飞掠。他不时回顾，那时他看见像巨龙的呼吸一样的大烟柱从大河附近腾空而起，他猜想那是挂着两个丑角招牌的那个仓库。大炮会推过去，炸掉又长又直的圣雅克大街，这样大炮就可以建立起它的弹道。当他全速奔跑，传达警报时，欧棕鸟告诉保卫着这些街垒的人们，当他们看到大炮靠近时，就放弃这些街垒，去保卫小街道里小一些的一座座街垒，在那些转弯抹角的一条条小胡同里，大炮不能开炮，炮兵对于攻击者们毫无用处。

他到达万神庙时气喘吁吁了，这儿的一座座街垒与拉丁区其余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被少数经验丰富的搬运工们保卫着，他们大部分是白发苍苍的。万神庙——在夏天黄昏显得雄伟、凝重、庄严——不需要保卫。政府部队不会朝万神庙开炮，他理解，他们也不会朝路易大帝中学、或者索邦神学院或者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开炮。莫伯特地区周围的一条条肮脏街道，加兰德大街，在这场战斗结束时会成为一片废墟，但是法国的一所大学不会遭到炮击。六月里学生们当然都走了，所有学校的校园和中心都对起义者们关闭了。

老工人中的一个告诉欧棕鸟他要派另外一个去圣雅克大街上。欧棕鸟愿意转向西方，看看是否有更多的部队从那个方向开近了？

“这会很有意义，”欧棕鸟说，“他们在练兵场露营。我会回来的，”他答应说，快速跑掉，一直奔跑直到他的肺要爆炸了，突然发现砂岩大街和竖琴大街上的一座座街垒。在圣米歇尔地区，造反者们占领了警察分局，他们也认为军队从西方和练兵场开近。

黑烟笼罩着一条条大街明显可见的一面面旗帜上，当欧棕鸟朝着只有一座街垒封锁住一条条大街的全方位的奥德翁剧院飞奔时，由于风刮来弄黑了他的双手、脸和衣服的燃烧着的一栋栋建筑物、炮火、弹药的灰烬，六月的酷热更剧烈了。那儿的防御者们也说他们了解为什么政府等待了这么久才开始进攻。“我们星期四下午开始修筑街垒，”一个带着黑眼圈，骨瘦如柴的女人说。“他们知道。为什么等到星期五夜晚呢？”远方发出大炮袭击圣雅克大街的声音。“除非，他们希望我们处在——”

“我会回来的，”欧棕鸟答应说。

在奥德翁剧院和圣绪尔比斯之间，他母亲住在四面来风死胡同——这样称呼无疑是因为它通风透气——的两小间屋子里。他跑到她的房屋那儿，发现房子已被遗弃，连看门人都逃走了，在臭气熏人的凄凉院子

里几只小猫在耍弄一只死老鼠。米米并没有应声开门，而且实际上，门甚至没有锁上；这儿的混乱状态，她的翻腾乱了的衣服和瓶瓶罐罐，证明了她已匆匆离开，虽然屋里还散发着她的烧焦了的头发和酒精的味道。

来到圣绪尔比斯修道会后面，他看到滑稽咖啡馆一片漆黑，遭到洗劫，它的一扇扇窗户打碎了，它的一个个木桶，它的镀锌柜台，毫无疑问已经铸入街垒中。他朝红十字大街跑去，却遇到它的防御者们撤退，退入一条条小街道。

“他们在向万神庙会合，”欧棕鸟说。

“还有一支军队从圣雅克大街开下来。”屠宰场的一个工人对欧棕鸟说。

欧棕鸟走了，跑着，全速奔跑着，飞奔着前进，冲着他返回万神庙一路上的一处处街垒大声呼喊。一旦开到那儿，很明显，军队会分开，一支顺着圣雅克大街开到防寨。另一支会摧毁一直通到意大利防寨的慕菲塔德大街。那个防寨，旧城的荒野边界，是起义者们得到供应的唯一希望。或者逃跑的途径。根本没有援军——他们知道那一点。

尽管桑松内特戴着红帽子，但是他仍然坚持走小街，沿着像线一样窄小的胡同奔跑。他气喘吁吁地大声呼喊，他从一座街垒冲到另一座，警告防御者们军队开近了：从西方开来的一支，从北方开来的一支。另外的年轻送信人们朝着意大利防寨成扇形展开。欧棕鸟决定警告一下慕菲塔德大街。

再一次来到万神庙——衬托着击打着持续不断的炮火节拍，他的飞也似的双脚敲打着，他警告了经验丰富的白胡子老头儿们，然后就沿着克洛维斯大街跑去。从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围墙领地里高高的一扇窗户，有人拿罐子投打他。欧棕鸟摘下红帽子，挥舞它，大声呼喊，“面包或者枪弹！”这样就可以认出他来，而且明显已认出他来，因为他们又射击，而且这颗子弹距离他的耳朵那么近，飕的一声掠过，欧棕鸟确信他听见这个人小声说了他的名字。这时他在克洛维斯大街和德斯卡特大街的角落里停顿住；只有这最后一条街坐落在他和慕菲塔德大街之间。他深吸了一口气，四下环顾。除了一只东闻西嗅的狗，道路好像畅通无阻。那只狗仰望，哀鸣。

穿过慕菲塔德大街，在博依斯剑大街那儿的街垒加固了，不仅仅用他在另外地方看到的一辆辆大车和一根根轴干修筑成，而且还有从角落里香肠制造商那儿拿来的一口口大锅，甚至一匹死马都和一块块铺路石一起塞进去。在慕菲塔德大街两边，窗户都砸碎了，一家家商店都洗劫一空，一家家咖啡馆开着。人们的情绪喜气洋洋得出奇。连欧棕鸟带来的严重消息，几乎都没有使突然填满了肚子、其中有一些从破烂咖啡馆摇摇晃晃走出来，一只脏手拿着酒瓶，另一只手拿着面包的人们的热情消沉下去。这些绝望的士兵，捡破烂的人们、乞丐们、街头小贩们、洗衣工人们、剥皮工人们、制革工人们、染色工人们，喜悦地互相招呼，好像节日逼近，欧棕鸟在眼里咒诅上个月那场愚蠢地“入侵”议会事件。现在我们成了遭到袭击的人了，谁会使这些人加入队伍？领袖们在哪儿？穷人的队伍，他痛苦地沉思，他们的节日将会在天堂出现。

一月份那天几乎扭断他的脖子的那个卖洋葱的小贩，高兴地呼唤他

的名字，违反他的意愿热情地拥抱他，好像这一次她要出于感情扭断他的脖子似的，她的气味浓重，带着一股酒气，她用一把大剖鱼刀和一把古老的利剑武装起来；她的头发乱蓬蓬披散着，她像抱着头生儿一样把酒瓶搂在怀里。

“坏消息，”欧棕鸟说，“两支军队要在万神庙会合，而且——”

“喏，欧棕鸟，”那个卖洋葱的小贩把酒瓶递给他。“喝了就继续走吧。走到外面意大利防寨那儿。不要为我们慕菲塔德的可怜乞丐们担忧。我们会守住阵地。无论如何，听听，听起来好像战斗停顿了。”

“那未必是好消息。这可能意味着所有的街垒都落到敌人手中了。”

“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它给予了我们时间。”她把酒瓶拿回去。“它给你时间到达防寨。”

时间足够。一条条大街上没有战斗，没有要提防的士兵们，欧棕鸟沿着慕菲塔德大街到外面意大利防寨的道路畅通无阻，因此他飞驰而过，他一路上去了又回来，慕菲塔德大街依然没有落入军队手中。它甚至还没有遭到炮击。现在几乎天黑了，或许九点多钟了，虽然炮火依然持续不断地劈劈啪啪响，但是拉丁区不再发出全面激烈战斗的轰隆隆响声。从河边吹来的浓烟弥漫在空中和短促的夏天夜晚。另外的送信人们带来信息，大河和万神庙之间的一切都属于政府部队和机动警卫队了。人们劝欧棕鸟留在慕菲塔德街垒后面，和他们一起进行抵抗，但是他婉言拒绝了。“我要回到小桥那儿。今天夜晚我必须过了河。他们在《光明日报》社期待着我。我必须带信息回去。”

“不要在小桥上过河！”一个退伍军人乞丐解释说，“继续往东边走，山葡萄酒市场走过去。在这儿和小桥之间，据说凡是走动的东西机动警卫队都打死。”

欧棕鸟摘下他的红帽子，斯斯文文地把它戴在那个卖洋葱的小贩的老脑袋上。“谢谢，不过没有帕乔利的信儿，我不能面对摩西。我必须看看帕乔利是否还在那儿。”

“如果他在，”那个卖洋葱的小贩的鼻子哼哼着说，“他的灵魂可不和他在一起。”

桑松内特从街垒上爬过去，离开慕菲塔德大街，小心翼翼地朝德斯卡特大街走去，在那里他早些时候看到的受害者是一只向他哀鸣的杂种狗。他的脚嘎吱嘎吱踩在碎玻璃碴和在军队侵入一栋栋建筑物时从铰链上扯掉的一扇扇破裂了的门上。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他的呼吸急促，一阵阵剧痛。但是他没有跑，不敢跑；他悄悄地移动，当他周围发出一片尖叫、咒骂和哭喊声时，他紧贴着建筑物的墙壁。狙击手们的尸体悬挂着，像那么多被褥挂出来晾晒似的，弯腰趴在没有关的一扇扇窗户上，他在这些潮湿街道上遇到的一座座街垒都给抛弃了，当然是给活人抛弃的。有时候士兵和起义者在明显是最后的致命舞蹈中同样倒在一起。

笔直的圣雅克大街沿路的一座座街垒毫无疑问完全被大炮毁坏了，但是这些，修筑在一条条小街上的，却屹立着，它们的防御者们死了或者可怜地、可怕地受了伤，桑松内特迈过去，给一堆尸体包围住，他感到毛骨悚然，听到呜咽、呼唤耶稣和圣母马利亚、开始发出痛苦的哼哼声，他却无力救护或安慰，他被一种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同情心压倒了。他从一个女人的手里拿走一把切菜刀，她脸上那种蛮横神气很熟悉：这

就是他曾经偷过她一件外套的那个旧衣商人。手势打了一半，她就冰凉僵硬地躺下，原来是肋骨的地方她的衣服都变黑了。“谢谢，太太，”他哽咽了，继续往前走，不跑，就此而言，不信赖他的脚，或者他的运气，却小心在意地在一个个门口（那些开着的，那些关着的，那些砸破了的）进进出出，沿着卡梅斯大街走，倾听着士兵们奔跑的脚步声、他们的咆哮声、关窗闭户声和男男女女从房子里给拖出去时的尖叫声。

他几乎到了卡梅斯市场广场，在犹大街的角落里，沉重的进军脚步声突然向他冲来，他赶紧躲进附近一个门口，砰砰地敲门，小声要求让他进去。一个男人的声音叫他住嘴走开。他没有走开，但是他当然闭上嘴了；为怕发出声音他屏息静气，而且蹲下，抱住双膝，后背紧贴在墙上，这时离他不到十步沉重的脚步声停住了，一个声音命令，“面对墙。”

“你这个害人的恶棍，”一个女人的声音呼喊，“你出生时你母亲真该勒死你！叛徒！胆小鬼！你能当着一个人的面杀死她吗，你这头蠢猪——”

枪响了。

“喂，你们其余的人，面对墙壁。”

“给点时间祈祷，”一个男人恳求他们，“以基督徒的慈善心，给我们时间祈祷！”

“面对墙壁，我就给你们五分钟时间祈祷。”

几乎立即发出一连串枪声。然后，在捶打和呻吟声中，偶然的哭喊声（跟着又是一枪），脚步声向市场广场退去。

眺望空荡荡的街道，欧椋鸟朝着犹大街偷偷摸摸地缓缓移动，发现那儿有一堆尸体，构筑成它们自己的那种街垒。虽然他从早晨就没有吃任何东西，然而欧椋鸟把能吐出来的东西都吐了，而且抑制住强烈的感情，本能地咽下他知道会是终生不忘的一团仇恨。

他设法直溜溜地贴在建筑物墙壁上，从那堆尸体旁边迅速跑过去，然后不惜任何代价躲开卡梅斯市场，他弯弯曲曲地穿过一条条小胡同，经过一所茅屋，那一条条像苔藓一样爬过巴黎工科综合学校和圣维克多大街后墙的，散发臭气的一条条通道，终于来到莫伯特地区，贫民圣朱利安教堂附近的一条街道。他在这儿古怪地感到受到保护，不知怎地确信这些大街关心他；确信这些目睹他的最早期生活的铺路石，会警告他有危险，在让它们自己的儿子死去以前，会张开双臂把他吞没。然而铺路石对另外的人们明显没有显出这样的忠诚。面包或者枪弹。拒绝给面包，他们就利用子弹，这些小巷、巷道、残缺不全的街道里的绝望士兵。一根铁头木棍依然抓在一个永远不会再摸皮革的制革工人的强有力手里，一个从公共当铺里爬出来的女人，手里还拿着掠夺来的物品，躺在当铺门口流着血要死去。这是跪女，那个长着灵活膝关节的妓女。欧椋鸟留神观察，当一只白蝴蝶围着她振翅飞翔，一时间落在她胸口的血泊里时，他感到毛骨悚然，蝴蝶，是夏天永不改变的象征，竟然会被根本不甜的黏黏糊糊物质吸引住。欧椋鸟朝跪女走去，但是她告诫他走开，举起一根手指向他祝福告别。

他悄悄地在加兰德大街潜行，从死人身上迈过去，把路上的瓦砾推开，一直紧贴着建筑物，从那儿砸碎的一扇扇窗口他听到哭声、尖叫声、或似人非人的低声呻吟。他可以看见前面圣塞文林教堂的塔楼，却一直

回头张望，一直觉得有人在他后面。士兵们肯定会开枪。最后他转身看到他们：一个个妖怪似的鬼头鬼脑人物踮着脚尖围着死人转悠，从它们身上摘下显然它们再也用不着的那些小饰物。

害怕这些掏死人口袋的扒手比害怕士兵们还厉害，欧棕鸟奔跑，终于跑到圣雅克大街的角落。跨过小桥的大炮已经干完事情，他继续前进，在大街上，伸开手脚躺着试图逃跑时从屋顶上摔下来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脑袋裂开了，他们的血流成河，变成紫红色，有一些正好倒在圣塞文林教堂的滴水嘴下。他没有看见帕乔利，但是那块两个丑角的招牌却面朝上倒在血泊和被炸毁了了的街垒的残砖碎瓦中，那两个丑角恶狠狠地朝着苍天咧着嘴笑。欧棕鸟随着它们的凝视目光慢慢地朝趴在窗户上的一具具尸体望去；制革工人那两只变成黄色的手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磨刀工人的灰眼睛睁着，凝视着，却看不见东西。楼上浓烟滚滚，一部分屋顶塌了，一片红色金色火海，掩盖在黑色浓烟里，从一扇扇窗口瀑布似地落下来，火焰衬托着乳白色的夏天天空腾空而起，欧棕鸟感到肩胛骨中间挨了刺刀一下急剧猛烈的戳刺。

缴了他那把切菜刀的那个机动警卫队队员长满脓疱的下巴上长着胡子。他使桑松内特沿着贫民圣朱利安教堂的一条条街道走回去。桑松内特一生都非常熟悉的铺石路并没有张开双臂把他吞没，搭救他。他们经过当铺时，跪女还躺在那儿，还活着，呻吟着，那个警卫队队员瞄准，朝她的脑袋开了一枪。

当他们让另外四个起义者向犹太街走去时，他们把欧棕鸟带到卡梅斯市场广场。一张粗糙的搁板桌，几个木桶当作椅子，已经摆在喷泉前面。在喷泉中心屹立着一座窄小的方尖塔，顶上有一个女人的面孔雕像，它的石头眼睛冷淡地观望着火炬光在它的水池倒影中跳着魔鬼似的舞蹈。他们把桑松内特扔到另外十来个人当中，这些人给“监禁”在几辆市场大车后面，由携带着重武器，皮包骨的人们看守着。没有人讲话，有几个人哭起来。像欧棕鸟一样，他们的手、脚和衣服都给火药弄黑了，一个女人狂热地拼命要把它擦掉，好像她能够抹掉她曾经参加造反的一切证据似的。在这衣衫褴褛的一伙人当中，欧棕鸟认出（根据他的秃头上马掌形的赤褐色斑点）杜伊勒里宫那个老人，那个拼命搭救由于偷了六个法郎和一卷缎带而被一群乌合之众打死的一个乞丐的人。那个老人并没有看见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是紧接着给揪出来的，使他直立在搁板桌前面，三个机动警卫队队员在那儿坐在木桶上。

欧棕鸟在几辆大年中间向外眺望。老人抖落掉俘获他的人们粗暴的手，保持极大的尊严，他的目光凝视着喷泉上面那个石头眼睛的女人。审问他的人们，尽管戴着军帽穿着军服，却长着一张张稚嫩的脸，由于他们的狂妄自大的确信神气，他们的粗暴声音，他们的青年血气显得更奇特了。一个人问老人的姓名，他说了，还问他的职业。

“他妈的！”中间那个机动警卫队队员大声叫喊。他胸膛狭小，瘦长的身子不舒服地趴在木桶上。他右手拿着一支枪，严重畸形的手指僵硬地内弯，指甲像爪子一样又长又黄的左手里拿着一个几乎空了的酒瓶。“别问他的职业。谁要了解这个讨厌鬼昨天干了什么？今天他拿起武器反对议会，反对政府，是吧？从现在起就写上在职业掩护下造反。”

“好吧，格里芬。”左边那个警卫队队员依从了。他问老人年纪。

“他老了！”格里芬大声说，这个名字显然是由于他的爪子产生的。“难道你看不出他老了吗？他多大年纪难道你真的在乎吗？”

“他的年纪不会更老了。”右边那个警卫队队员说，用刀子剔牙。

“老头儿，”左边那一个说，“今天晚上你在莫伯特地区干什么？”

老人把目光从喷泉那个女人身上移下来，目光笔直落在他前面那三个人身上。“打死像你们这样的一群狗，杂种狗。你们会杀死你们的亲爹。你们攻击起你们自己的人了。是的，你们，你们这些警卫队队员。他们给你们一身军服和一个武器，于是你们就攻击起自己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了。你们在杀害自己人！我认识你们这些男孩子。我知道你们是谁，而且我以你们父亲的名义，我唾弃你们！”

中间那个警卫队队员，有一只畸形手的那个瘦长的人，朝老人啐了一脸痰。慢慢从木桶上起立，他绕着桌子走来。他那年轻脸上的神色，由于火炬光照着变得更凶恶了，是欧椋鸟看见过的最可怕的家伙，由于狂怒和狞笑他龇牙咧嘴了。他走到老人那边，用右手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

“残废人，”老人说，注视着那只爪子。

“一只残废手比没有手强。”他命令一个警卫队队员抓住那个老人的左胳膊把他拖出去。他缓慢懒散地拿起枪，把枪管架在他的残废手指上，就用右手扳枪机，但是还没有开枪，那个老人看见将要发生什么，就大声喊叫，拉出屎来。

那手炸成千百块，溅得到处都是，那个人倒在自己的血泊和体液中，一直尖叫到格里芬又开枪打死他。先朝腹股沟开了一枪。然后他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我去搞点酒，”他宣布说，“我就回来。”

另外两个人抬着老人的残骸朝犹太街走去。当桑松内特给刺刀刀尖轻轻推动着，而且令他恐怖万分，命令他站在老人站过的地方时，他感到他自己要拉屎了。

他们问他的姓名，重复问这个问题，但是欧椋鸟回答不出来，没有回答，他的声音不知怎地依然纠缠着他的肠子，紧紧控制住他。

“姓名，”那个警卫队队员坚持说，“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就——”

“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他硬挤出来说。

“年纪——哦，没有关系。”

用刀剔牙的那一个接着审问。“那末，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今天晚上你在拉丁区干什么？你只是一个吃奶的娃娃，不是吗，拉斯考克斯。我敢断定你在这儿上学，路易大帝中学，不是吗？”他抿着嘴轻轻地笑，他的朋友大笑起来。“你是一个学生，呃？”

当他的短促一生在他前面闪烁，他反抗，公然向空虚的死亡挑战时，学生这个字眼在欧椋鸟的脑海里乱成一团。学生？“是的！是的，我是一个学生，平切尔！平切尔！那是你吗？戴着那顶帽子？”

一直剔牙的那个人站起来，把手伸进喷泉里，往欧椋鸟脸上泼了大量的水。“欧椋鸟！到底谁是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

“那是我的真实姓名，平切尔——”

“我的名字不是平切尔。我是洛林中士。你和这伙暴民在一起干什么。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机灵的男孩子。”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自由人，平切尔。”

“我要自由做什么？像其余的人们挨饿的自由吗？看看我，机动警卫队一天给我一个半法郎！”

“为了一天一个半法郎，你就杀害你自己的人们吗，平切尔？你会杀了你一辈子都很熟悉的男男女女。你会杀了像你一样饥饿的人们吗？”

“现在不了。我不饿了。他们给我面包、遮蔽风雨的住处和军装。女人们喜爱这种军装。你应该参加。”

“我永远不会穿军装。”

“无论如何你太小了。”

“我认为机动警卫队不会接受贼。”

“我是一个鼓风机制造工人，”平切尔露齿一笑。“从我的两只手你还分辨不出来吗？”他伸出他的细长手指，“我为第二共和国祝福。我忠实于议会。”

“我尊敬你，平切尔！你是一个伟大的贼，现在你却成了一个叛徒，我恨你！”欧棕鸟多年来第一次大哭起来；在他干了男子汉的工作以后，他屈服于他本来是个男孩子的眼泪之下。“我悔恨你教过我的一切，你这个下贱的人，你这头猪——”

平切尔打了他一巴掌，他的鼻子开始流血。“你多嘴多舌，欧棕鸟。首先我要用大粪堵住你的嘴，然后我要使它永远闭上。”当第一个警卫队队员回到桌边，爪子似的手里拿着一个打开了的酒瓶，把他的瘦长身体安顿在木桶上时，平切尔宣布。平切尔把欧棕鸟踢倒，又踢他，使他趴在紫褐色的铺石路上。“我要亲自杀了这一个。”

格里芬耸耸肩膀，命令下一个囚犯从大车后面出来。

刺刀触在欧棕鸟的后背上，平切尔使他绕到渐渐变成一大堆抽搐尸体的犹太街。他推推欧棕鸟，让他脸朝冰凉的墙壁，他的巴掌按着那个男孩的后背。他走开，刺刀依然放在欧棕鸟的双肩中间，突然朝空中放了一枪。“飞吧，欧棕鸟，”他声音沙哑地小声说，移到那个男孩背后，“到了河边，不要回来了！”

桑松内特跑了，像他以前从未这样飞跑过似地飞奔；他全速跑过士兵们在彻底搜查一栋栋建筑物的一条条街道，跳过一具具尸体，跳过活着的和死了的人体，不理睬从他耳边呼啸而过的喊声和射击声，直到他终于来到河边，跳进塞纳河里。缓缓流过的冰凉河水在他头上合拢，他愉快地潜到水下，直到他忍受不了，然后他就冲到水面，深吸一口气，又潜入水中，让自己随波逐流，洗掉他脸上手上的烟灰烟尘，鞋子和衣服上的血迹粪土，潜下去，用手划水浮上来，直到最后他才从河里爬出来，哭泣着，喘不过气来，躺在巴黎圣母院的阴影笼罩着的堤岸上。浓云在大教堂的两个塔楼上滚滚飘过，它的古老飞拱落满硝烟。雨云和烟云刮来，无声无息地扯碎，被在那儿蹲伏了一千年的一座座奇形怪状的雕像撕碎。打雷了，那么低沉、轰隆隆响，以致欧棕鸟以为又是大炮轰击了。但那只是夏天的雷阵雨，倾泻到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冲洗它的

石板瓦和沾污了的玻璃窗，朝着一座座奇形怪状的雕像倾泻而下，落到老巴黎的一条条大街上，同样落在造反者们和士兵们身上，落在死了的和活着的人们身上，落在欧椋鸟身上，他哭着，浑身颤抖，抱住双膝，知道大雨既不会，河水也不会再把他完全洗干净了。

第二十一章

当桑松内特终于回到康布雷大街的时候，已经快天亮了，但是所有的灯光都照耀着报纸，他们的报社是大街上唯一没有关窗户的。就此而言，在任何大街上，虽然在这些 arrondissements（法国大城市的区）——在漂亮的林荫大道和里沃利大街之间，那些被抛弃了的财富、商业和娱乐的大街上——有士兵，但是没有街垒，没有战斗。

他绕到后面，打开门，倚在那儿，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令人愉快的声音，一台台印刷机的当啷声和嘎吱声、人声、当印刷间通宵工作时那种不停的活动声。“那是欧棕鸟。”一个学徒大声呼喊，于是维迪尔放下工作，把那个哆哆嗦嗦的欧棕鸟拉到怀抱里。

偻着维迪尔那一身发出油墨、汗水和金属香味的工作服，加布里埃尔想他可能哭起来了。他恋恋不舍那个温暖的怀抱。“帕乔利呢？”他终于问道，“他回来了吗，摩西？”维迪尔的脸沉下来，于是欧棕鸟哭起来，“他们要把我们像害虫一样杀死。”

珂赛特从编辑部办公室卡嗒卡嗒走下楼，马吕斯就在她后面，他们加入在冰冷的火炉附近用毛毯把欧棕鸟裹起来的维迪尔、另外一些印刷工和学徒们当中。

珂赛特把他的湿头发从他脸上撩开；他的嘴唇划破了，他的目光凶狠可怕。她抚摩他的头发，“你出了什么事？他们怎样对待你了？”她揉擦他的双手，“他们和孩子们开战吗？”

“他们和所有妨碍他们的人开战。”

维迪尔对马吕斯宣布，他要去街垒。“帕乔利没有回来。泰雷丝在街垒上。他们在圣丹尼斯沿线战斗，就在我们家附近。我不能留在这儿！”

马吕斯把手放在年纪大一些的那个人肩膀上。“你是唯一能干这种工作的人。我们是唯一一家支持反抗者的报纸。这是你的街垒。”

“我只把帕乔利找回来。”维迪尔抑制住强烈的感情。“他回来的时候，他带来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使我回想起我过去是个男子汉，那个男子汉——”

“你依旧是那个男子汉，”马吕斯说，“你履行了你的誓言，维迪尔。我们履行了我们的誓言，维迪尔。我们为共和国工作。我们怎么知道它会背叛我们呢？现在我们必须为革命工作。革命和共和国分裂了。共和国属于蒂埃尔之流。财产、利益和秩序，那就是他们安排来代替国王的東西。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有一个新政府和同样的宿疾——匮乏、贫困、愚昧无知和疾病。”

“我想杀死议会的议员们，那些虚伪的骗子们。”摩西严肃地抿拢嘴。

“用油墨杀死他们，”马吕斯劝告，“到中午我们必须把这一版印出来，然后再准备印刷。欧棕鸟，请你到楼上，把你看到的一切告诉我们好吗？”

“我能先吃我的一刻痕面包吗，先生？”他哆哆嗦嗦地朝着他经常睡觉的床铺点点头。“那是什么意思？”珂赛特问。

欧棕鸟富于表情地耸耸肩膀，“你买面包，面包师傅就在刻着你的名字的木棍刻上一道印儿，到月底他就告诉你欠多少钱，如果你不付钱，

他就留着你那根棍子，不再卖给你面包，直到你付了钱。”一个学徒把面包递给他，他感激地扑上去猛咬一口。

现在天大亮了，在编辑部办公室里，珂赛特熄灭了灯。空中浓烟弥漫，虽然这儿空荡荡的。他们三个人坐在屋子中央绿台面呢桌子旁边，欧棕鸟依然抓住他那条毯子，讲述他的所见所闻，而马吕斯和珂赛特，他们两个由于缺觉脸色阴郁，严肃地倾听着，马吕斯玩弄着一支铅笔，记笔记，问问题。当欧棕鸟讲到机动警卫队立即处决人时，马吕斯低声咒骂了一句。

“他们的军官们在哪儿？”他问，“谁授权他们处决？”

“他们根本没有军官。他们有军服。他们有枪。那就足够了。军队就放纵他们残害人民。像一只只狗，像一群疯狗。他们打死的男男女女本来可以成为囚犯。到中午机动警卫队就会到了慕菲塔德大街，开到外面意大利防寨。”欧棕鸟的嘴唇颤抖起来，他擦掉眼里的沙子。“城市其余的地方呢，先生？”

但是马吕斯说不出话来了，他起立，走到窗口，依然玩弄着他那支铅笔。

“他们依然在河这边坚持到底，”珂赛特说明，“尽我们知道的，他们从一个街垒跑到下一个街垒，可能的时候就防守，进行狙击。在圣安东尼大街，他们占领了守卫着巴士底地区和周围一切的大街垒。据说那儿和御座地区之间有一百座街垒。”

“要是他们能占领市政府大厦就好了，”马吕斯从窗口说，“也许……”

枪声又响起来，不在附近，但是很引人注目。

“是卡芬雅克将军发动了大屠杀，”马吕斯回到珂赛特和欧棕鸟那儿，“他们把他从阿尔及利亚叫回来，他为在那儿残酷无情镇压土人的手段而受到赞扬。现在他再一次镇压本国人，不是吗？法国本国人。巴黎本地人。他今天结束时就会把他的部队从南边拉出来，运用一切力量来攻打圣安东尼大街、圣丹尼斯大街、圣马丁大街、整个城市东半部。”

欧棕鸟抛掉毛毯，跳起来。“听听枪声，先生！受难修女街，那是战斗中间的一座孤岛。圣安东尼大街在东边，巴士底地区在南边，圣马丁大街，圣丹尼斯大街，都在北方和西方，先生，芳汀小姐在那儿不安全！”他喘不过气来，而且补充说，“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们，你姐姐也不安全。”

“我姐姐？”马吕斯询问。

“那位老夫人——我的意思是说另一位小姐。”

“阿德莱德姨妈，”珂赛特提示说。当黎明升上城市天空时，她咬着嘴唇，倾听着逐渐升级的战斗声音。“现在我真希望我们把让吕克和芳汀送到堂兄弟西奥家了，马吕斯。”

“他们在家里受到保护。有几个大门，后面四周有厚厚的墙壁。让吕克是认真负责的，”马吕斯皱起眉头，“如果可以信赖欧棕鸟从意大利防寨走到康布雷大街，带来战斗的消息，那么肯定可以信赖让吕克锁上房门，保持着警惕。”

“他能吗？”珂赛特担心地问，“我们离开时，战斗离得很远，在运河边，但是现在——”

“先生，夫人，请让我去你们家，把你们的孩子们带回来。这儿好一些。林荫道附近这儿没有战斗。士兵们没有——”

好像立即使他的希望落空似的，康布雷大街发出鼓声和军人的沉重脚步声，停在《光明日报》社大门前面。马吕斯俯视大街。“正规军。”他说，当下面发出敲门声时他穿上外套。

珂赛特跑到窗口，看到大街上有一个军官和大约五、六个士兵。“他们要干什么，马吕斯？”

他的双手紧紧抓住她的肩膀。“这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和欧棕鸟一起回家去，带着孩子们，你们都去西奥家。欧棕鸟，”他转向那个男孩，“你要照料她安全回到家，而且——”

“依靠我吧，先生。”

“我已经依靠你了，远远超过你了解的。”他把珂赛特拉近，吻吻她的面颊，抱住她，这时，维迪尔上了楼，他的脸色完全是一片仇恨。

珂赛特和欧棕鸟跟随着马吕斯和维迪尔走进印刷间，当那个军官敬礼时那儿的人们都拥上前去。

“彭眉胥公民，《光明日报》社的编辑和业主吗？”看到马吕斯点点头，他递给他一张文件。“我接到的命令。卡芬雅克将军命令我查封《光明日报》出版社——”

“卡芬雅克在这儿没有权力。”

“公民，议会已经宣布巴黎处于戒严状态。议会已经同意，只有一票不同意，把全权，专政权力授予卡芬雅克将军。只有将军才能拯救法国免遭造反者的毁坏！”

“但是将军不能封闭报纸啊。”

“在戒严状态中将军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个军官对他的士兵们点点头，他们带来格格响的几条大铁链和沉重的铁锁。“我奉命执行。你的一台台印刷机查封了，你被逮捕了。”

“下流坯！”维迪尔朝他冲去，但是那个军官拔出刀来。

“命令所有人离开这栋楼房，不然就被逮捕。”

“多久？”马吕斯问，“我的一台台印刷机必须停止运转多久？”

“直到卡芬雅克将军颁布另外的法令为止。”

发出一条条铁链缠绕直立着的一台台印刷机的格格、当啷、捶击的响声。但是，倘若它们有来自维迪尔的那种生命力，这些印刷机就会发出可怕的呻吟声。

“我一个人被捕吗？”马吕斯问，他的镇静比维迪尔的激怒更可怕。那个军官点点头，于是马吕斯叫他的工作人员们离开。

“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珂赛特大声呼喊，“去哪儿——”

“去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

“审问吗？”她恳求那个军官，“审问吗？”

“不审问被捕的编辑们。”

“难道共和国不需要审问吗？”

“夫人，在议会颁布另外的法令以前，卡芬雅克将军就是共和国。”

“我们以诗人开始，以将军完结吗？”她怀疑地问。

“我们没有完结，”那个军官冷静地通知她。

那种令人寒心的思想，担心会发生更糟的情况不知怎地弥漫在印刷

间，马吕斯叫大家立即离开。维迪尔说他去圣丹尼斯街垒，马吕斯悲哀地点点头。

士兵们用链条捆完一台台印刷机，屋里寂静得可怕。印刷工们和学徒们鱼贯而出，走到大街上，珂赛特和欧椋鸟跟随着马吕斯和士兵们。那个军官向马吕斯要《光明日报》社楼房的钥匙。

他把它给了他，但是他的嘴唇紧闭，他的未刮过的面颊苍白。“我为第二共和国战斗了一生。现在共和国——不是国王——而是议会，像绵羊一样畏缩，把他们的职责出卖给一个屠夫。那个屠夫告诉他的士兵们愿意处决谁就处决谁，男人们，女人们——”他望着欧椋鸟——“孩子们。议会允许那个屠夫夺去人的生命，抢去权利。印刷机给用链条拴起来，我未经审讯就给关押起来。”马吕斯望望珂赛特，他脸上没有丝毫震惊或痛恨的神色，只有那种费解的悲哀，就像一个人参加最好朋友的葬礼，或者埋葬他青春时代的美梦那种神色。“卡芬雅克将军使我沉默下来干得真好啊。我确实是共和国的敌人。不过我是革命的朋友。”

“那就足够了。你是安安静静地走呢，还是让我给你戴上手铐？”

“当然可以，”马吕斯伸出两只手腕，“千万不要说我无声无息地走了。”

听到脚镣卡嗒一声锁上，珂赛特哭起来。自从冉阿让举行葬礼以后她就没有看见马吕斯这么绝望过。“我将要把你弄出来，”她发誓说，“我会的。我会竭尽全力，马吕斯，你不会待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里。我会找到方法！我现在就去！”

“不，”他说，“让欧椋鸟送你回家。不安全。如果我知道你很安全什么事我都能忍受。”

“我会送她回家，先生。你的家属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不过那以后，我就去圣丹尼斯街垒，和摩西一起战斗。”

“你不能去！”珂赛特大声说，“你只是一个孩子。”

“昨天夜晚以后就不是了，”他用真的不像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回答。

士兵们密集在马吕斯周围，那个军官把钥匙插在锁里，于是金属最后一转把门锁上。

第二十二章

六月战斗以后六月里有些日子。七月里有些日子。八月里有些日子。到处有迹象表明，这座城市，或许会慢慢地恢复平静。医生们、律师们和法官们活跃得像发了狂似的。挖坟的人们也一样。慢慢地安置死人的事清理完了；几乎每具尸体都有人认领了，其余的就扔进公墓里。当一处处市场暂时重新开放时，商品和供应品又回到城里，不过卡梅斯市场广场直到第二年才加快了往日的进度，人们说喷泉上那个石头眼睛的女人有时候依然痛哭，她那池子里的水都变红了。

城市整个东半区都挖起来，大部分毁坏了，变成废墟。有重建的工作，但是几乎没有工人承担这项工作：好多死者、受伤的人们、被逮捕的人们、关在监牢里的人们和很快就要流放的人们是细木工人们、木工们、安装玻璃的工人们、泥瓦工们、搬运灰泥砖瓦的杂务工们、搭脚手架的人们、在上面跑来跑去的孩子们、这种或那种建筑工人们。哦，也许他们会在阿尔及利亚建筑。甚至捡破烂的队伍也相当稀少了。必须有人打扫、筛选和处理全部碎砖烂瓦，打成包运走，不可避免地在瓦砾堆中发现气味难闻的、令人惊奇的事物；只能期望捡破烂的人们挖掘、翻找和触摸这样一堆堆混乱不堪的东西。

也许最鼓舞人心的恢复迹象是马车的数量。慢慢地城市的马车交通好起来；公共马车、二轮轻便马车、四轮马车、单马双轮轻马车、小型出租马车、运货马车，在铺路石上震动地嘎啦嘎啦行进，在铺路石给挖掉的道路上咕咚咕咚行驶，从烧毁了的一栋栋建筑物的空框架旁边和一座座桥上驰过。

在星期五，战斗以后一个星期，在小桥那儿，一辆出租马车在滑稽咖啡馆前面停下，那儿法根尼斯太太已经把窗户安上。至于那块镀锌柜台，她凑合着用搭在两把椅子上支撑住的一块木板，虽然她的存货耗尽，但是她把酒里掺更多的水，就开门营业了。一个女人下了出租马车，走进滑稽咖啡馆，引起法根尼斯太太的注意，那就是说使她立即产生怀疑。这个女人蓝眼睛，她的一头棕色秀发光滑朴素地罩在一顶质量好的灰色女帽下，白缎子褶裥饰边围住她的引人注目的脸，系着红缎带。法根尼斯太太非常喜欢女帽。穿着体面，穿着豪华，那个女人穿着一件色彩暗淡的淡紫色女上衣，而且令法根尼斯太太惊异不止的是，她询问拉斯考克斯夫人。

“她回去工作了，”那位咖啡馆女老板宣布，“不过你来得太早了。她还没有来这儿。这是夏天六点钟。”

“我明白了，”珂赛特说，显然失望了。“实际上我寻找的是她儿子。”

“小要饭的。”

“那么你看见他了？”

“小要饭的走掉，把自己给害死了。”

珂赛特脸色苍白了，法根尼斯太太给她倒了一杯掺水白兰地，要了她双倍价钱，说她确实不知道。她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没有看见过他，如此而已。战斗星期一结束了，这是星期五，除了传说他曾在圣丹尼斯大街战斗过，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听见他任何消息。“现在米米来了。”

你说什么要小心。她很困苦。他是一个讨厌的小家伙，而且是一个贼，当然啦，不过——”

珂赛特在不理睬她的拉斯考克斯夫人对面坐下；她毕竟不是顾客。好像她在跨过一条大鸿沟讲话似的，珂赛特作了自我介绍，但是米米只眯缝着眼睛。她的视力很差，这就是她在女裁缝那一行工作不好的原因。她紧张不安地玩弄着发卷和耳环。直到珂赛特提到《光明日报》，米米的表情才露出喜色。不过或许那是法根尼斯太太端着蓝色酒走近的原故。“我在寻找你儿子，拉斯考克斯夫人。自从星期一以来我一直在寻找。我在陈尸所和一所所医院里查找，我没有找到他。监狱——哦，那儿那么混乱。在监狱里他们不告诉我任何情况，而且我——”

“他是一个好儿子。我不关心他怎样关心另外的人们，对我他是一个好儿子。”

“他死了吗？你认领了他的尸体吗？”

米米突然哭起来。“认领他的尸体，我不能干那事。我想，我不能穿过死人那一条条通道，我能吗，如果有我认识的人可怎么办？肯定有我认识的人们，男人们，躺在那儿，都死了，很可怕。我不能做那件事。如果他们中的一个加布里埃尔可怎么办呀？被那些畜生士兵们打了。即使他和他们作战我也不在乎！他是一个男孩子！”黑鞋油从她的眼睫毛上流掉，香粉胭脂成了红色小河从她脸上流下来。

“或许他没有死，拉斯考克斯夫人。如果你没有认领他的尸体，而且他不在陈尸所或医院里，那么他就活着。不过如果他是囚犯，他们不久就要开始审判。我为他担心，担心他们会怎样对待他，”珂赛特痛苦地补充说。“他们会把任何衣服上沾着火药的人都流放了。”

“加布里埃尔不会希望我去陈尸所。我可以听见他说。你千万不要穿过陈尸所，使你心烦意乱，米米。那就是他说的话。他照顾我。”米米喝了酒，轻轻地哭泣。“我告诉你谁会认领他的尸体，”她终于说。“我告诉你谁不会让任何人拦阻她。卡芬雅克将军本人也拦阻不了那个旧货商人，我母亲，那个著名的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我不去陈尸所。我不必去。我知道她会去。我知道她会做什么。这是她自己的六月战斗，那个女人。”

“我可以在哪儿找到她？”

“走到河边泡沫冲上岸的地方。那个男孩是我拥有的一切。现在我没有他了。”

“如果他活着——”

“他是一个囚犯。他们会把他流放到一个臭气熏人的监狱，到一艘监狱船上，阿尔及利亚一个荒凉的牢房里。这是谁的过错，夫人？谁的过错？是你们的吗？或许是你们的。如果他没有去为你丈夫的可恶的激进报纸工作，或许这事不会发生。”米米痛哭，用胳膊擦鼻子。

“我会找到他。我会帮助他，夫人。我——我们——过去关心他，现在关心他。他是好孩子。你为他可以感到自豪。”但是米米继续哭泣，于是珂赛特问她是否可以买饮料。“五个法郎。我敢断定一定是五个法郎。”

“是的，”米米一饮而尽。“是的。五个法郎。”

在离开滑稽咖啡馆以前，珂赛特问法根尼斯太太在河边附近她在哪

儿可以找到那个旧货商。

“旧货商店不是挂着招牌的那种商店，”法根尼斯太太带着极其屈尊迁就的态度说明。“你要么认得出它，要么你认不出。”

“五个法郎会帮助我认出它来吗？”

花了五个法郎找到了它。它曾经是烟草仓库，坐落在一个丑陋的大院子里，那儿几个世纪的尘土和鸟粪弄脏了它的墙壁，那儿甚至在盛夏太阳高照的日子里阳光也透不进去，落下的光线裂成碎片，是四分五裂，稀稀落落的。狭窄死胡同里铺路石上长满藓苔，木棚的框架在一只只空篮筐和一辆被遗弃的三轮大车上张着大嘴。破衣烂衫隔一定距离就乱七八糟地堆着，在阴暗地腐烂。尽管是明亮的夏天，但是所有窗户都关着，位于这条死胡同的四扇门同样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她听见一扇门后面几只狗在叫，因此她在那儿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时，几只狗的嘴和齜着的牙齿从门缝伸出来，两只眼睛凝视着她。珂赛特用颤抖的声音说她要找旧货商。那两只眼睛估量她，清点她的资力和她绝望的程度。“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我必须见见伯爵夫人，”她庄严地补充说，“告诉伯爵夫人，彭眉胥男爵夫人想见她。”

动了一动，他把那几只狗拉回去，打开门，珂赛特走进时，她身后那扇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他把几只狗朝另外一个男人那儿拉去，那个人坐在点着一支油烛的桌边摸弄一副纸牌。那个人怪腔怪调地吹了一声口哨，那几只狗就卧下了。那两个人看上去完全相像，穿着灰胡桃色罩衫，面容憔悴，脸色苍白。第一个人回到她身边，以简明无言的手势，用手指画了一个椭圆形图案。

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印着华丽字体——彭眉胥男爵夫人——的一张名片。那个人转身，离开，真的消失到珂赛特甚至都没有猜想到那儿有一扇门的门里面。她不起作用地对那个无论如何也不作声的男人微微一笑。

慢慢地珂赛特仰望架着一根根粗椽子，一根根横梁从一头伸到另一头的高大天花板，在腐朽窗板缝里透进的光线中，她看到在她上面的高空中悬挂着一件件衣服：有一些团成球的衣服，用绳圈系在中间，似乎弯成双褶，有一些装在大口袋里像大蝴蝶的茧子似的，有几千件，因此似乎，可怕地吊着，混合着湿气和早就化为尘土的一个个人体干了的汗味的烟草气味依然辛辣刺鼻。那些衣服挂在那儿好像期望随时随刻给人的肉体焐暖，由于人的大笑声而重新振起精神，从它们那令人伤感的绞刑架上给释放了。

那个男人回来的时候，他叫她跟着他穿过堆着、塞满衣橱、皮箱和没有支撑装置的搁板的迷宫似的走廊。终于他把她带到一套两个门的房间那儿，进入勉强称得上客厅的，至少配得上礼仪的一个房间，安着搁板的一个个窗台上摆着一些破古玩，被烛架照亮。在一张破拿破仑一世的长沙发上，斜倚着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珂赛特那张名片在她嘴边擦过去。那位伯爵夫人似乎使那张长沙发相形见绌，像她原来的样子，她穿着一身已经不时兴，但并非完全没有式样的古怪服装。好多式样。肥肥大大的背心是帝国时代的，披肩三角薄围巾是从玛丽·安托瓦内特那儿抢来的，裙子是百褶裙，花边像瀑布似的垂下的衣袖由于年代悠久变成琥珀色，确实就像伯爵夫人那两只带着琥珀色斑点的手。

“我在寻找欧椋鸟，”珂赛特开门见山地说，开场白，她猜测，在这儿无论如何是不适当的。“自从星期一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以后我一直在寻找他。直到找到他我才罢休。”

令珂赛特惊奇的是，伯爵夫人咆哮起来，说他遭了难完全是珂赛特的过错。“他过去在那儿，过着十分好的生活，必要的时候随便做点零星生意，留心盯梢的密探，像云雀似的在巴黎周围嬉戏。噢，他的翅膀不时给剪掉，不过他在小罗克特劳教所的时候，至少我知道他在哪儿。不是吗，呃？然后你来了，把他带到河那边，让他穿上好衣服，使他勉强能维持生活，给他灌输了一大堆自由平等的可鄙观念，而且打发他去战斗。”

“我从来没有打发他去战斗！我恳求他不要去！”

“而且为什么战斗呢？为了你丈夫的报纸吗？我用《光明日报》擦屁股。”“我搭救过他，免得他被捕，免得他进监狱，那个面包师傅本来要——”

“是的，看看你把他带到什么地步。”那位伯爵夫人对她怒目而视。“把你的白净手放在该放的地方，彭眉胥夫人，使它们离开河流、离开莫伯特地区、离开贫民圣朱利安教堂、离开捡破烂人们的篮筐、远远离开捡破烂人家的孩子们。”

“如果责备我使你很高兴，伯爵夫人，那么就责备我吧——”

“我要责备！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你知道昂贵的煎蛋卷那个故事吗？”

珂赛特摇摇头。

“我想你不知道。”她吐出总折磨她的一颗看不见的籽儿。

“我想帮助他。”

“现在任何人还能帮助他吗？”

“他活着吗？回答我这个问题。”

但是那位旧货商什么也不回答，依然保持着严肃的愤慨神态。

“请你，告诉我他活着。告诉我他没有和其余的人们一起死掉。”眼泪涌进她的眼睛里，她翘起下巴，使得眼泪不落下来。“我可以帮助他。如果你关心他，就告诉我他在哪儿，在哪个监狱。他是囚犯，是吗？被捕的人们中的一个？我会使他获得释放。”珂赛特舔舔嘴唇，更小心地继续说下去，“我会竭尽全力做一切来使他获得释放，靠着认识的人们力量做一切。”

“你认识谁？”

“好多人，”珂赛特猛吸了一口气，“我认识蒂埃尔先生。”

“一头猪。你和他很熟悉吗？”

“很熟。”

“他很可恶。”

“他权力很大。请让我帮助欧椋鸟，伯爵夫人，无论你对《光明日报》，或者我在改变他的生活上所起的作用有何看法——”

“那本来不需要改变！”伯爵夫人起立，把她那件非常讨厌的衣服拖在后面，拖来拖去，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他的生活很好！环顾一下四周，夫人！他不需要捡你们的残羹剩饭。如果他要捡阔人们的蹩脚货，他可以在这儿生活！像你和你丈夫这样的人，你们过着你们的过激

生活，你们并不懂得自由。你们是奴隶。你认为你们的钱会买来自由吗？它束缚住你们，夫人！原来，加布里埃尔，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在他遇到你以前，他很好，他很自由！他是欧椋鸟。现在他要变成夜莺了。他羡慕你们，”她愁眉不展地补充说。

“我保护过他，使他免遭逮捕，”珂赛特声明，为自己辩护。

“而且打发他去街垒。告诉我，夫人，你的儿子，他叫让吕克，是吧？噢，是的，我听人说过你的好儿子的事情，他按照他父亲的原则办事了吗？他十三岁，在街垒上战斗了吗？”

“十四岁。”珂赛特口干舌燥，手心潮湿。与其叫让吕克去战斗，珂赛特宁愿用链条把他拴在墙上。她理解那位伯爵夫人的深沉激怒，也知道那种激怒是无可争辩的；她不愿意宣称她和马吕斯也爱加布里埃尔，爱他，赞美他，感激他；那个可怕的星期六，穿过受难修女街周围的所有战斗地区，欧椋鸟把她送回家，然后，不听她的一切反对意见，他去圣丹尼斯街垒和维迪尔一起战斗。“欧椋鸟活着吗？”她又问。“我不希望看到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一起给流放。”

伯爵夫人的眼睛扑闪扑闪望着珂赛特，她恢复自制，拼命保持尊严，隐瞒着不让这个令人丧胆的女人知道她出来寻找欧椋鸟时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芳汀告诉了她。卡雷梅夫人使她想起那个男孩说过的有关滑稽咖啡馆和他的妓女母亲那番话。珂赛特希望她拥有足够的虚张声势架势，隐瞒着不让那个旧货商知道让吕克曾经说欧椋鸟是一个撒谎的人、一个贼和一个胆小鬼，一个勇敢的人会拼命阻止人逮捕马吕斯。珂赛特希望她能隐瞒住她曾经羞愧得说不出话来，不仅仅因为让吕克行为不检点，犯了规，而且因为他的品质构造中有一种基本缺陷。她比以往更渴望马吕斯和她在一起。马吕斯会知道怎样对付让吕克。但是她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使马吕斯获得释放。自从上星期六，他们封闭了出版社，逮捕了他以后，他就在那儿受煎熬。每一次珂赛特去监狱，甚至在监狱外面，那股恶臭都使人受不了。

伯爵夫人皱皱眉头，吐出看不见的一颗籽儿。“我认识你吧，夫人，呃？我望着你，不知道我们是否见过面。”

“我们怎么可能见过面呢？”

那位伯爵夫人郁郁沉思。

“请告诉我加布里埃尔是不是活着。”

“我有朋友们。监狱里的一个朋友，他在那儿可不是为了让人在慕菲塔德大街把他打死，为了共和国的乐趣，谢谢喽，而是为了适当的原因，有根据的原因，单纯的原因。偷窃。那个船长捎信来，说加布里埃尔在那儿。”

“哪个监狱？”

“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伯爵夫人咕咕啾啾说，“你为什么显得那么高兴呀，夫人？”

“我丈夫，那就是他们扣押我丈夫的地方！”

“一时间你认为你丈夫和我的外孙子合住在一间舒舒服服的小牢房里，可以眺望河上景色，饭食从托尔托尼饭店送进去吗？”事实上，马吕斯和另外十一个编辑以及二十四、五个倒到造反者这边的国民自卫军军官们合住在一间狭窄、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在中世纪拱形屋顶下十九

世纪的人们在黑暗中曾在那儿拉屎撒尿、痛哭呻吟、陷入极度痛苦中的深地窖里，欧棕鸟和另外几千个人一起躺在肮脏的稻草上。如果说，七百年前，圣路易曾经慷慨解囊，扶危济困，给这些铺路石增添了光彩，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东西来安慰、支持、救济，湮没无闻肯定在等待着他们的 1848 年的人们。

第二十三章

当珂赛特到达蒂埃尔家时，乳色的夏日黄昏已经撒到圣乔治地区，在广场中间波光闪耀的喷泉里和周围一栋栋豪华住宅的闪亮窗户上发出反光。蒂埃尔家的宅邸每一层楼有五扇高大的窗户面对大街，一条弯弯曲曲的人行道把客人们引到前门。不是宫殿似的，但是非常庄严，蒂埃尔家的宅邸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态与圣乔治地区汇合，这种基调被一道铁栏杆保持住，不过它的目的是把满足情调关在里面呢，还是把入侵者们关在外边，那就完全不清楚了。至少那是珂赛特走近时想到的，未经邀请，筋疲力尽，暗淡紫色衣服边由于尘土而变得暗淡无光，她的头发在帽子下面松散了，汗珠沿着宽大背心连成串，浑身布满一层城市沙土。这些可不是一个人通常穿着去拜访以前的政府大臣的服装，但另一方面，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拜访，因此她不大关心衣饰的作用，却很关心事情的结果。

这也许是她这方面的一个错误。当那个仆人怀着明显的惊愕神情注视着她时，她也同样意识到了，而且很可能他不让她进去，333倘若她没有挥舞她那张名片，彭眉胥男爵夫人的话。也许为了姿容娇艳她应该修饰打扮，她沉思，这时人声从客厅里传到大厅里，不同的口音，甚至是不同的语言。然而那张名片在蒂埃尔的仆人身上就像几个钟头以前它在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身上一样起了作用。在间隔的这几个钟头里，珂赛特千辛万苦地、花了大量金钱，才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看守们那里得到消息，确实，一个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关押在那儿，不，她不能对他讲话；也不能对她丈夫讲话。没有人可以对彭眉胥公民讲话，他，他们提醒她，是奉卡芬雅克将军的特殊命令关进监狱的，虽然造反的人们给打败了，但是将军依然拥有绝对的权力。珂赛特离开，立即去蒂埃尔家。

谁更好一些？蒂埃尔是1830年使国王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1848年看着他给赶出去，他二月迎接了第二共和国，他六月欢呼戒严状态。他使政府里、出版界、外交使团，在事务和政治方面，人人恼火了二十多年，但是不论执政或者下野，他都拥有很大的权力。如果，像马吕斯戏弄她的，蒂埃尔有点儿爱上她，那就更好，珂赛特在他面前的大厅里沉思。冉阿让穿过下水道救了马吕斯；即使她不得不恳求阿道夫·蒂埃尔，珂赛特在乎什么呢？

那个仆人回来，蒂埃尔的岳母，那个庞大的多斯尼夫人，穿着晚会礼服跟随着。她注视着珂赛特，好像她刚刚离开慕菲塔德大街似的，而且强调地说明。“一切事务都必须通过蒂埃尔先生的秘书，至于约会——”

“这件事不可能等待，夫人。是生死攸关的事。”

“那么，明——”

“直到我和蒂埃尔先生讲过话我才离开。”

“关于什么事？”

“我只和他讲。”

多斯尼夫人把夹鼻眼镜推上去，凝神俯视着以军校学员毫不垂头丧气的立正姿势站着的珂赛特。她身后跟着一个仆人，多斯尼夫人消失在

客厅里。

那个仆人回来时，他把珂赛特引到蒂埃尔的书房，一间大屋子周围摆着数不清的古玩、镶着镀金大镜框的一幅幅巨幅绘画、一个个矮书架上摆满无穷无尽千篇一律都用巧克力棕色皮封面装订着的书籍。一扇扇高大窗户朝西，夏天浓重的苍茫暮色降落到精工细做、图案复杂的地毯上，她走到屋子尽头的壁炉边，沮丧地看到壁炉架上那面镜子里照出的她的不整洁、一道道泥土印的映象。她撩起裙子，提提衬裙，把脸上的泥土擦掉，至少把脸周围的泥土擦掉。摘下帽子，她开始急促地又拢拢头发，她的双手抓住头发，一种既亲密又放纵的姿势，蒂埃尔匆匆奔进来时，他恰恰就发现了她这种姿态。他微微一笑。当他请她喝点酒时，她匆匆忙忙、毫无效益地别上发卡。

“我不是来喝酒的。”

“我必须说，你显得非常心绪不宁，根本不是毫无瑕疵的你本人了。”

“由于求情我来到这儿。”

“听起来代价很昂贵呀。”

“我丈夫——”

“当然啦。全巴黎都知道。埃米尔·吉拉丁和拥有不到四千个读者的报纸另外十一个编辑给关押起来多有趣呀。”

“他们处置我丈夫的手段是完全不合法的，违反宪法，违反共和国的法律——”

“共和国稍微年轻了一点，还没有宪法。直到秋天我们才会有。”

“违反共和国的原则，”珂赛特坚持说。

“由于军事紧急情况，原则不得不推迟制订，夫人，由于我们的勇敢军队打胜了，现在它仁慈地作我们的后盾。”他强调我们这个字眼。

“他们不是勇敢的。而且他们肯定不是我的，蒂埃尔先生。他们残杀自己本国的人。”

他继续以他那种卖弄学问的乡村教师方式说下去，“你肯定聪明得足以理解，如果这个共和国完全成功了，那可不是因为像你丈夫那些人的努力，而是因为它工作的人们的努力。那是因为原来反对它的人们默认接受了它。”

“像你一样吗？”

“完全像我一样。相信权力、秩序、利益和财产的人们。”

他为财产和秩序唱赞歌那种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她直入正题。“我需要——我必须——在使我丈夫获得释放上得到你的帮助，蒂埃尔先生。”

“当卡芬雅克将军决定释放你丈夫的时候，他就会获得释放。”

“卡芬雅克肯定可以给说服了，”她恳求说。

“为什么来找我？”

“任何事情你都能办到。”

一丝微笑扭弯了蒂埃尔一本正经的小嘴，他示意她坐下。他指着他的一卷又一卷，好多卷《法国革命史》。“你看过它吗？”

“很遗憾，我没有看过，不过我丈夫看过。我完全知道你作为历史学家的声望，蒂埃尔先生。人人都知道。据说在理论上没有比得上你的

人。”她感到黏黏糊糊的甜干胶片在她的舌头上融化，她赶快拼命把它咽下去。

“你和卡芬雅克，或者他的工作人员们谈过吗，夫人？”

“我不能接近他们。我不能想象他们会有同情心，因为卡芬雅克命令逮捕他。”

“你想象我很有同情心吗？”

“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蒂埃尔先生，”她亲切地说，“对于那个将军说法可就不一样了。”

“他威胁要打死我。你知道那事吗？造反的人们接管了整个城市，他们占领了巴士底地区，他们就要攻打市政府大厦，于是我对他说，把你的军队从城里撤出去，在城外，凡尔赛地区那儿集结，从那儿往城里调动军队，从城外打垮他们，那么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那是十分好的忠告。二月里我曾向国王提出过——而且你看到由于不听我的建议他遭到的苦难。卡芬雅克声明如果我再说什么，他就会把我打死。你想象得出他的激怒吗？”

“无论如何，政府胜了，”她冷冰冰地说。

“是的，但是许多造反的人从防寨逃掉。如果部队从防寨开进城里，造反的人们就会陷入困境了。”

实际上维迪尔和泰蕾丝已经从圣丹尼斯防寨逃脱了；刚好那天早晨一个穿过受难修女大街，喊叫着兜揽生意，来到房子后面，表示要给他们打扫烟囱的工人，给她捎来信儿，说摩西很安全，泰蕾丝也很安全。

“还有一件事，”她急忙继续说下去，“另外一个囚犯。一个男孩子。《光明日报》社的通信员，一个以欧椋鸟而闻名的男孩子。他也是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一个囚犯。”

“和埃米尔·吉拉丁关在一个牢房吗？”

“没有。”

“真遗憾。”蒂埃尔怪模怪样地微微一笑，“有欧椋鸟这样一个名字，我想他是无知、未受过教育、营养不良、举止粗鲁的。”

“他会读书写字。”

“像你这样有才干的夫人竟然乞求饶一个街头流浪儿一命，是很不得体的。”

“我并非在乞求饶他一命。他活着。我在要求给予他自由。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子。他会作为暴民其中的一个受到审判，而且给流放了。”

“他是暴民其中的一个，”蒂埃尔评论说。

“不过他那么小，谅必——”

“这些人，”蒂埃尔坚信得怒发冲冠，他的嘴收缩成一条缝，“经常到处乱跑宣传革命。他们搞的是内战。胜利永远属于有秩序、权力和财产那方面的那些人。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觉得他们必须挖开巴黎的一条条大街，自称自由、平等、博爱还可能实现？革命！”他唾沫星飞溅着说。“在恐怖统治时期你们找到多少自由和博爱，夫人？在绞刑架前面人人是平等的。在波拿巴统治下有多少自由？死在俄国的自由！死人的博爱。你和你丈夫误入歧途。至于每一个落入贫民窟的破衣烂衫醉汉为什么该有普选权？财产为什么不该有权利？秩序为什么不该压倒自由？不，夫人。你会发现六月战斗代价确实很高。有理智的人们吓坏了。反

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深吸了一口气，“在这个男孩子的事情上，我劝你让法律按常规进行。”

那不恰恰是那个面包师傅在慕菲塔德大街说过的话吗？让法律按常规进行。如果她曾经那样，欧棕鸟现在会给关在监狱里吗？他会和少年犯们关在小罗克特劳教所，而不是和六千个造反者挤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里？伯爵夫人是对的吗？莫非珂赛特毁了他的一生？她肯定插手改变了它。1848年把桑松内特从面包师傅的魔爪中营救出来，似乎是使时光倒流，在1796年营救冉阿让，报答冉阿让干预她自己的生活，把她从德纳第一家人那里救出来的机会。是的，她曾干预了欧棕鸟的生活，也许她引起的变化是不可改变的，但是珂赛特相信要救人的观念依然存在。“我恳求你，蒂埃尔先生，为了这个男孩子的生命进行干预，为了我丈夫获得释放进行干预。我乞求你把他们从监狱里救出来。我了解我丈夫。我了解监狱会如何影响他的健康和精神。”

“那可能使他清醒，夫人。也许没有圣佩拉热监狱的舒适条件坐一次牢会使彭眉胥先生好好考虑一下财产和秩序。就因为他是年轻人时，他猛地扑向街垒——”

“他为什么要放弃他年轻时代的梦想呢？你有梦想吗？”事实上她根本想象不出阿道夫·蒂埃尔可能有什么年轻时代的梦想，不过任何怀着极大虚荣心的人，都需要梦想供给它养料。“我丈夫不该为了卡芬雅克任性妄为而牺牲掉。”

“这不是任性妄为。你丈夫站在造反者们一边。处在卡芬雅克的位置我也会同样做。《光明日报》是非常有影响的报纸。”

“造反的人们给打败了。我丈夫在监狱里衰弱下去。因此第二共和国就更好吗？还有一个男孩子的生命，一个男孩子的自由——把他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怎么就会更好呢？”

“平常我会说下一次他不会再闹事了。不过我认为不会有下一次了。像我说的，夫人，反作用会开始了。为了他们造反，造反的人们会更糟。他们失败了，他们使法国其余的人们非常惊恐。”

“我根本不关心政治。我关心我丈夫和这个男孩子。”

“我很欣赏你的精神，夫人，你的勇敢，如果使用在一个女人身上那不是太强硬字眼的话。作一个有气魄、有才智、有头脑、却没有实现雄心壮志途径的女人，一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苦事，”他沉思。“我想象不出任何更糟的事了。”

“我恳求你，蒂埃尔先生，请你使用权势，使这个男孩给释放了——我丈夫——他的健康——监狱会把马吕斯弄垮。他在某些方面很虚弱。”

“在各个方面你并不虚弱吧？”蒂埃尔用手指敲击着壁炉台等待着没有到来的回答。他调整了一下那儿的古玩，就转身，目光没有停留在珂赛特身上，却停留在统治着他的书桌的地球仪上。“如果我失败了，你会恨我的。”

“我不会恨你。”

“如果我成功了，你就欠我一笔债。”

“欠你什么？”她心里忍气吞声地问。她试图想象蒂埃尔赤身裸体的样子，但是她不断地看到博贾德把他画成一个不穿衣服的大头娃娃那

幅漫画。

“《光明日报》社会欠我一笔债。当这个动乱的共和国终于到了选举法国总统的时候，或许我就需要收帐。噢，不是这一次，不是今年秋天。十二月我们会从过去的人物中选一块遮羞布，如果你原谅我这种表达方式的话。拉马丁以为他可以获胜，这向你显示了他自己的幻想达到什么程度。有谈到波拿巴，路易—拿破仑的古怪言论。想象一下吧——选举一个按照法律还不能踏上法国国土的人。他现在在英国等待着废除那条法令。那个愚蠢的傻瓜。”蒂埃尔的大笑声像紧密的连珠炮似地发出来。“噢，这真是太有趣了。不，我猜想会是卡芬雅克。为了平定了叛乱人们卑躬屈节地感激他。不过不管是谁，宪法都会禁止他连任。那差不多已经决定了。我们只需要容忍卡芬雅克四年。现在的一个挂名首脑。四年以后，在1852年，下一次选举，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法国总统——那时《光明日报》社就要还我的债了。”

在她沉思阿道夫·蒂埃尔青年时代的梦想时，珂赛特决不会猜想到他竟然自以为是法国总统。蒂埃尔？那个不相信人民的人是荒唐无稽的。他会成为总统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这个野心勃勃，法国小孩似的人身上确实有一些令人厌恶的成分，然而他的能力使他自己成为任何政体所必不可少的。绝对必不可少的。不然她为什么在这儿呢？她以奉承和使他消除疑虑的话回答了，补充说，“你有你自己的报纸，《立宪报》。”

“是的，不过如果我替你办了这件事，将来我就不必收买《光明日报》社的好评了。从现在起四年。”

“巴黎的报纸照例给收买吗，蒂埃尔先生？”

“除了《光明日报》社他们都这样。你不知道？你丈夫以为他可以用预订费和广告填满他的资产。”说到这里蒂埃尔又发出鼻音很重的大笑声，“彭眉胥先生从来没有向你提出可以按照通常的渠道发财致富吗？出卖影响？散播忠诚？这个男孩子叫什么名字？”

“加布里埃尔·拉斯考克斯。他大约十三、四岁。我丈夫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过任何这样的事情。”

“据说《光明日报》社钱用完了。”

“那不是真的。”

“那么是无聊的谣言。”他把那个男孩的姓名记到一张纸上，把它塞到他的背心口袋里。

“报纸买卖舆论，”珂赛特询问，“它总是那么简单和腐败吗？”

“那决不简单，”一个仆人敲敲书房的门，向他招手。“不过那总是腐败的。现在你要原谅我，夫人，我有客人们。”

四天以后两个穿灰胡桃色罩衫的男人厚着脸皮敲彭眉胥家的前门。真古怪伯爵夫人竟然派两个断然放弃语言的男人来送信儿，但是她真这么做了。那个仆人不让他们进去，而他们不肯离开；他们哇啦哇啦叫喊、咯咯地闹腾、吹口哨、吵闹得那么厉害，以致最后那个仆人去敲彭眉胥夫人，她，听说两个叽里咕噜说话不清的白痴在前门，就提着裙子，跑到门口。“你们有话说吗？”

他们没有话说。他们有一张画，一只素描的飞行中的欧椋鸟，它在巴黎圣母院两个塔楼上空翱翔。珂赛特一把把画夺过来，放声大笑，容德雷特们告辞离开时同样发出喜洋洋的声音。那时，一辆出租马车进入

车马出入的大门，车轮嘎吱嘎吱碾过砾石铺路，马吕斯·彭眉胥下了马车。他的胡子长了十天没刮，他显然变老了，珂赛特，那只百灵鸟，扑到他的怀抱里。Entr'acte（幕间休息）

在罗浮宫挂着一幅帕斯卡·博贾德画的，称作《花园书房》的画像，很奇怪，因为它既不是花园，也不是书房，而是一幅坐在窗口的中年男子的画像。窗户下面堆积着：一支笔、墨水池、奶油色的纸、一个吸墨器、一支没点着的蜡烛和一个色彩暗淡、削了一半的柠檬。从未拉上窗帘的窗户透出的光线是发绿的琥珀黄色，占据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画面，但是它并未触及完全包围在暗淡色彩中的那个人。暗淡色彩似乎从背景渗出来，集中在那个男子的礼服大衣，还有他的头发胡子上。他的袖口和领带是无光泽白色的，但是他的肤色衬托着暗淡色彩光辉明晰得非常醒目。他的双手，虽然没有握着任何东西，却好像握着似的。它们静静不动，但是绷得紧紧的，愈发强调了双手是空的。

那是一张成年人的脸，一张若有所思的脸，脸色苍白；一丝伤痕明显地穿过右眼眉，鼻子很端正，但是嘴被胡子遮住。（博贾德对马吕斯的灰白头发采取了艺术破格手法；它本来会干扰了那种持续不断的暗淡色彩。）但是那个人的凝视目光是永远抓住人心，使观众们——从最早贬低这幅画的人，其中一个以书面发表，嘲笑它那种“不可思议的现实主义，提出我们本来该相信它，但是它却不遵守我们相信的任何东西，”到今天还站在罗浮宫，惊叹博贾德怎么能画出这种眼睛：注视着遥远的地方，带着一点梦想、茫然、然而令人感到那个人的凝视那么动人心魄的学生们。对照起来更吸引人的，是他旁边的窗户。如果你能使自己溶入那扇又大又深的窗户的琥珀黄绿色光线中，你就会出去走进1848年夏天珂赛特在布洛涅附近租的东倒西歪的农场住房的花园里，它的窗板都打开，磨坏的台阶通到里面，由于年代悠久，两百年来木鞋的践踏，地面上撒满沙子。当珂赛特给杰拉德先生写信说马吕斯的健康和精神受到严重损害——不过她并没有说怎样或为什么受到损害——时，杰拉德先生给她弄到那所住房。

这所古老农场住房有他们所有人住的房间，包括卡雷梅夫人、几个仆人、客人们、还有想象出来的事物。珂赛特尽力使它充满笑声和娱乐，使马吕斯的精神恢复。科利尼来暂住，在塘边踱来踱去，抽着烟，朗诵他永远在写的剧本中的台词。（戏剧评论家们总写剧本。）博贾德来了，在快要塌了的温室和花园棚子里设立了勉勉强强称得上工作室的画室，那儿的玻璃那么厚实陈旧，它遮住了光线。有一张书桌供马吕斯使用，但是珂赛特把它从里屋搬到在《花园书房》那幅画中描绘的窗口。马吕斯声称既然那扇窗户用作（就像在那幅画里那样）想象可能出现的前景，总之，幻想的途径，那么这张书桌在这儿就不适合写作。（这就是珂赛特搬动那张书桌的原因。）不过就是在这儿，也许是在幻想，马吕斯开始不大认真地考虑写他那部杰作，《1848年回忆录》的计划。实际写作是以后在更悲惨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那种意图他是在这儿产生的，就在博贾德那幅画里描绘的书桌旁。当时，在1848年夏天，马吕斯似乎觉得，如果历史总是胜利者写成的，或许被打败了的人民的声音也应该听

到。那本书直到 1901 年才出版。

马吕斯坐在书桌旁，沉思默想这些问题时，透过窗户看去，他可能看到穿着黑衣服的阿德莱德姨妈坐在铺路石板上摆着的长凳上，在杂草丛中散布着的迷人百合花和叛逃的罂粟中做针线活儿。他可以看到在碎裂的棚架和爬到屋顶上的藤萝中吵吵闹闹的鸟群。花园那边是阳光充足的苹果树果园，一棵棵果树古老、虫子很多、木瘤累累，只适合酿苹果酒，下午在这儿他也会发现芳汀在树林下面看书，或者学树枝上的飞龙争斗取乐。离果园不远是一片池塘，池水阴暗污秽，让吕克在这儿往一只划艇里扔石头，直到最后他使它沉没了为止，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觉得有趣了。

在任何这些地方，或者在她耐心地让他画像的博贾德那间画室里，都可以找到珂赛特。在这幅画上，博贾德也使用了暗淡背景；从看不见的光源发出的光线照亮她的脸。她的眼睛显然是那幅画的中心，目光凝视着正前方，嘴角微微弯曲，不过不是害羞，也不是郁郁沉思。整幅画像表示出充沛的活力、现代性。令人震惊的现代性。早先的许多评论家中的那个把嘲笑倾泻到《彭眉胥夫人的画像》上说，这儿是一个现代妇女，头发简单地梳到后面，脖子上围着一条窄窄的黑缎带，穿着一件敞领的夏装，简直是生命本身嘛。《彭眉胥夫人的画像》中的眼睛依然吸引着观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而且她看上去依然是现代人。

布洛涅农场住房离大海很近，以致他们许多人时常包装好食物整天在海滩上野餐，那儿有时乌云高高地积聚在深绿色的大海和布满残岩断砾的海滩上。博贾德的另一幅画像，《散步的人》（洛杉矶县艺术学院收藏）画出远方一个男孩的细长身影，一个似乎从波光水影中汲取营养的身影，让吕克的赤脚从沙滩上出现，但是他的身子笼罩在薄雾中。另外一幅，《汽船》（私人收藏品），画出珂赛特拉着芳汀的手，大风把她们的裙子吹到后面，帽子遮着她们的脸，远方一艘汽船上冒出的缭绕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博贾德画这些画像占去的日子仅仅以通常那种冗长沉闷的速度进行下去，但是对每个度过这段时间的人，时间似乎就拖得很长了，甚至对马吕斯，他到八月中旬——那段履行了他青春时代的诺言，却又怀着希望给人毁掉的微妙关键时刻——慢慢地开始从笼罩着六月的阴暗中出现。

珂赛特得到了报偿。当她挎着一篮子风吹掉的苹果经过他的窗口时，他抬头仰望，微微一笑。没有什么原因。只微微一笑。就是将近二十年以前，当她，一个挽着她父亲胳膊的少女，不害羞地还以凝视时他们在卢森堡公园交换的那种立即心心相印的微笑，于是马吕斯热爱上，倒不纯粹是卢森堡公园那个姑娘，而是被窗框框着，穿着被蓝色鲜花照亮的一身带着枝叶花纹的白色薄纱衣裳，没有戴帽子，没有戴手套，她的蓝眼睛含着期待渴望，胳膊上挎着篮子的这儿这个女人。那天夜里马吕斯和珂赛特离开房子，在果园里树林下做爱，珂赛特想象为了这种欢乐，它的强度和满足，她的心要破裂了，确信他的健康、他的精神、他过去那种遏制不住的精力都恢复了。

1848年夏天的乐趣激增，以复对数激增，在博贾德最著名的一幅画《谈话》（巴黎多尔塞美术馆收藏）中很明显。一部分铺着白桌布的一张粗桌子摆在果园一棵苹果树木瘤累累的树枝下，那儿——在树的暗淡大树枝和黑暗阴影，它那鲜艳夺目的红宝石似的果子下——是一顿饭的最后一道食物：细颈玻璃瓶里的酒，光彩夺目，还有半块面包，漫不经心放在青葱菜底上的水煮鲑鱼残余，一切都引人想起好像普通生活竟然能有超出它的短暂内容的意义。在画中一个穿黑衣服的（博贾德漫长的一生中始终喜爱黑色和它的细微差别）老妇人坐在桌子一头，全神贯注地在削手里一个苹果。在这个女人旁边是一个长着水灵灵黑色大眼睛，玩弄着细长条苹果皮的女孩。在桌子另外一头，一片光亮那边，你看不见她的脸的一个女人双臂搭在《花园书房》那幅画中同一个男子的肩膀上。她在对他悄悄说什么。他脸上的表情与《花园书房》中的表情完全不同，他的双手，虽然是空的，却不再紧张地要抓住他失去的什么东西，而且静静地要抓住他还完全找得到的东西。

不大遵循常规的谈话，九月在旧货商的仓库里举行，那时一个少妇，显然怀了孕，头发蓬乱，一个小孩揪着她的裙子，敲敲那条肮脏死胡同四扇门中的一扇，而且受到（像所有来人那样）几只狗的口鼻和一个容德雷特的欢迎。那个小孩突然哭起来，于是她抱起他来，但是除了说声别吵，没有给予任何安慰。她对容德雷特们宣布：“我给旧货商捎来信儿。现在是共和国了，小伙子们，因此我不必称呼她伯爵夫人或陛下，即使我知道她认为她是女王。不，我也不要换衣服。”（这可能是使她那么冒冒失失的原因。）“我的信儿甚至不是捎给她的。那是捎给欧棕鸟的。他在这儿吗？”

容德雷特们的眼睛愚昧无知得呆滞起来。

“他在这儿，还是他和其余的人们一起死掉了？如果他在这儿，他要一直躲藏到审判结束，是吧？那很机警。至少他在这儿可以喘喘气，”她补充说，昂首阔步地走进去。那个孩子揪她的头发，她把他的手推开。她古怪地夹着他的小屁股使他保持平衡。她做仆人的那一家主人使他生了他；当她“怀了孕”时，他的妻子把她赶出去。那就是热尔梅娜·弗洛里落到在慕菲塔德大街卖鞋带的地步，住在或许除了蒙特福康，全巴黎最脏的地方，海狸河附近一间屋子里的原因。因此热尔梅娜很欣赏旧货商仓库里的空气是有道理的，尽管它可能给烟草污染了。

热尔梅娜从乡间来到巴黎，她的家庭那么穷，他们简直养活不了自己，热尔梅娜感到令人麻木的一种生活。怀着极大的气魄，她十五岁来到巴黎。城市使她丧失希望。那个主人辜负了她的信任，但是带着一个小家伙，没有丝毫可以炫耀的成绩可言，她简直不能回家。她厌恶针线活那一行的局限性，这一行雇用的大部 349 分是妇女。她倒不反对偷窃，但她就是不善于偷。她把罪行仅限于抢劫醉汉的财物。不大有利可图。她害怕作暗娼，因为害怕在道德大队搜查，在一次 razzia（警察抄查）时给抓住。那个男孩子会发生什么事呢？他是婴儿时她简直忍受不了他，但是在他长大后，她逐渐忘掉他是怎样怀上的，而且她反倒很喜欢他了。无论如何他是她的，她具有狂热的占有欲。她的朋友们使她放心，让道德大队发个执照，开业作 fille publique（妓女），并不那么坏；至少你在受冻挨饿，拿六个法郎寻开心时你会

笑几声。他们劝热尔梅娜趁着还很美貌干这事。她生活下去。

然而，二月里，热尔梅娜的前途光明了。从抢劫杜伊勒里宫中，她拿了公主的胸针和各式各样另外一些华丽服饰。（真令人惊异杜伊勒里宫有多少东西归于慕菲塔德大街和类似它的地方。）那一天和胸针一起，她也把帕乔利带回家。那个光辉灿烂的春天，他每天晚上离开康布雷大街，过了河，回家。他与她同床而眠。他把《光明日报》社的工资拿回来。他爱她。热尔梅娜有一个孩子，各种各样付报酬的男人们，两个情夫，但是没有人爱过她。热尔梅娜和帕乔利，生活对他们曾经那么残酷，得到了几分爱情，找到可以使最冷酷无情的生活充满希望和乐趣的那些欢乐。到了六月，热尔梅娜怀孕了，因此帕乔利禁止她和他一起去街垒。她也禁止他去，但他还是去了。

“我的信儿是捎给欧椋鸟的，”她又说，声音更响亮，好像容德雷特们又聋又哑似的。“他在这儿吗？”

他们耸耸肩膀，眼珠无知地滴溜溜乱转。

“你们不会写字，会吗？”

他们摇摇头。

“我，我也不会写。”她把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放下，走进像观众倒挂着的剧场似的，广阔阴暗的仓库区域。她双脚分开站着，双手握成喇叭筒拢在嘴上，大声呼喊，“欧椋鸟！是我。欧椋鸟！热尔梅娜·弗洛里！你记得我，不是吗？那个患脚踝关节肿病的邋遢女人？”她等待着，但是没有传来回答；尘埃在头顶上回旋，被高大窗板的裂缝照亮；“如果你活着，我给你捎来信儿！是从两个丑角那块招牌那儿捎来的，欧椋鸟！那个人从两个丑角那块招牌那儿捎信儿来，他说他想要回他那顶红帽子。你决定再飞的时候，欧椋鸟，就飞到马穆塞特大街圣马塞教堂，把红帽子还给他！”

1848年同一个九月，阿兹玛·德纳第自己与人“会谈”过几次。有几次是与她在新奥尔良得到的，一个漂亮懒散的丈夫埃米尔·查尔斯·图查德用法语会谈，他有修养，虚荣心很重，但是没有骨气；这个结合很中她的意。然而，当时，是用英语与阿肯色州赫勒纳县行政司法长官会谈。在他的指挥下，几个黑人男女正在把阿兹玛的全部家具和动产都搬到她的房子（房子是租的）前面的院子里，在东西上贴上标签，准备拍卖她的财产还她欠了很久的一笔债。

阿兹玛从纽约城——两万法朗在银行里等待他们，赢得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同进餐、同床共枕，到阿肯色州赫勒纳，拍卖她的家庭动产——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在这条生活道路上她获得了，又失掉了好多东西。她失去丢了他们的钱的父亲，获得了上述那个丈夫（不妨说）、一个奴隶波利和两个女儿，最大的，爱潘妮，是一个黑眼睛，坏脾气的泼妇，小一些的姑娘，科琳，老绷着脸，像她父亲那么懒散。（图查德不是爱潘妮的父亲。）阿兹玛厌恶美国和美国人，但是他们在他们中间生活，靠着他们生活，而且在过去的十五年向他们学了很多东西，因此，她极力向县行政司法长官解释，这是疏忽，导致这笔意外债务的小误会，如果县长愿意屈尊迁就劝说市长和她讨论一下这件事——

“图查德太太，”（县长把这名字读成图丘德），“市长命令如果你再来到他的住宅附近，我就开枪打死你。” 351

“那么你和市长都是该死的可恶家伙，这个城市的人看着一个夫人受到这样的待遇，简直是他妈的胆小鬼！”（语言是阿兹玛从美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之一。

“不过，那是我接到的命令。”那个县长返身走进她的房子里。

阿兹玛想要大哭。要不是她已经试过却毫无用处她就会大哭的。在无情的九月阳光下，她在她家里的动产中溜来溜去，不时弯腰抓抓腿上给沙蚤咬过的地方。她最后一次在她心爱的风琴旁边坐下，踩踏板，鼓起风来，砰砰地敲击出《我们相聚在河边》和《马萨在寒冷，寒冷的土地上》，以浓重的法国人变调英语和悲哀的结尾歌唱着。一家人很不甘心情愿地收拾行李去北方辛辛那提，在那儿他们不得不卖了奴隶。她听说辛辛那提人比阿肯色州赫勒纳人更粗野，更不文雅。即使那是可能的，另外还有什么地方？在新奥尔良她不能谋生；在新奥尔良人们已经有了阿兹玛换取来的文雅、语法和教化。这是真的：阿兹玛·德纳第，一个暴徒、窃贼、伪造文书的人的女儿，确实是巴黎的妓女，在美国“完蛋了”的年轻女人。她以她的法国口音、她的浮夸态度、她的狂热表达出来的自学音乐谋生。三十三岁时，阿兹玛依然是一个好看的女人，不过生命在她的红头发上开始显得有点衰老了，她的红头发变得暗淡，像砖头似的颜色，母性丝毫没有使她的胸怀和性情变豁达大度。

她停止弹奏，愤怒地看到波利在帮着往房子外面搬东西。她走过去，打了那个年轻女人一个耳光，把它一把夺过来。

阿兹玛打开包着最近摆在壁炉上的一只小瓷狗的报纸，它的豪爽、逗人喜爱的笑容使她真想哭，结果，没有哭，她却把它扔了，把那只瓷狗在房子旁边砸碎。她把那张报纸团成一团，正要把它随着那只瓷狗一起扔掉，这时她的目光突然发现了什么。那是一张新奥尔良报纸，它说六月法国又发生了一次革命，但是造反的人们，“大部分是下层社会的人”，给镇压下去，共和国政权稳固。

阿兹玛看下去：

十二月法国将选举她的第一任总统。竞争这种荣誉的是拉马丁先生、卡芬雅克将军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那位伟大皇帝的侄子。波拿巴先生刚刚从英国回到法国。虽然波拿巴先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国外（包括在我们的美丽海岸上生活过的几个月）度过，但是他在新的选民们，农民们和工人们中间获得潮水一般的好感。这是这些人可以投票的第一次选举。好多人认为共和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使共和国在规定的轨道上前进。谁能比使全欧洲感到恐怖的那个人的侄子更强有力呢？我们巴黎的朋友们写信说，人们很欣赏波拿巴先生，但是没有人了解他。

“我了解他，”阿兹玛并没有特别对任何一个人说，又看了一遍那篇文章。“我了解他。我了解他！”她到处乱转，张开双臂，头仰着。“我了解他！我了解他！”她在堆集在阿肯色州赫勒纳她的全部家庭动产中间旋转呼喊。

珂赛特和马吕斯并不认识他，因此 1848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他们的仆人把他的名片拿到受难修女街他们家中时，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正在喝午饭后的咖啡，于是叫仆人把他引上楼来。身材矮小，很不匀称，带着笨拙、模模糊糊的军人姿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走进他们

的生活和客厅。

他拥有很有教养的风度，但是他用不能打动人的腔调，也许是德国人的口音讲法语，而且他的手指尖都给烟叶熏黄了，珂赛特认为这粗俗得不可思议。（克里隆是她认识的唯一一个抽烟那么凶的人。）路易—拿破仑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共和党人礼服大衣、新亚麻布衬衫、白领带、擦得黑油油的鞋，但是他的光荣姓名，拿破仑，它的召唤几乎清晰可闻地在他周围低声细语。由于那个名字，他带着他的司命星和命运感。然而，他以平民姿态、共和党人的谦恭有礼姿态出现。当芳汀在钢琴上不流畅地弹完莫扎特的一支乐曲时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以年轻人认为是很赏识他们的才能那种庄严的敬意对待让吕克。他告诉彭眉胥男爵（他自然承认那个爵位），他知道马吕斯的父亲为他叔父效力，特别是在滑铁卢战役中的英勇。确实，他最后一次看见他叔父拿破仑，恰好是1815年6月他离开巴黎去打仗的时候。“我只有七岁，不过当时就发了誓，”路易—拿破仑说，他的单纯直率与他的话的分量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我叔父倒下，我就把是法国的光荣的，他的工作、他的名声、他的使命，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现在回到法国并不是要成为另一个拿破仑。我要成为法国的乔治·华盛顿。我要为共和国服务，看到它战胜它的敌人。”

“依照你的看法，谁是它的敌人，波拿巴先生？”马吕斯问。

“人类的古老敌人。贫穷、疾病、饥饿、愚昧无知和迷信。当教会对教育有控制权时，后面两样联合起来行动。教育摆脱了教会，你就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你就解放了法国。解放了法国，你就解放了欧洲。法国必须从教会中解脱出来，共和国必须从军队中解脱出来。我们不需要一个卡芬雅克将军。我们需要一个政治家。”

“我们需要一个人，”马吕斯干脆地说，“一个会保证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人。我们需要一个会保证人们的劳动权和劳动不受剥削那种权利的人。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因为妇女在挨饿就乘人之危，使她们堕落下去，或者摧残儿童身心和气魄的共和国，先生。那就是我们需要的。”

“那就是我来求你帮助的原因，彭眉胥男爵。《光明日报》支持那一切。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欣赏《光明日报》。自从1840年我被监禁在哈姆堡垒里时我就阅读它。我请求你支持。选举在十二月举行，而且卡芬雅克，毕竟，有很多人感激。”

“我们鄙视卡芬雅克，”马吕斯说。

“像我一样。”

“巴黎的工人们也一样，”珂赛特插话说。“拉马丁背叛了他们，卡芬雅克屠杀了他们。”

“我会投票选你，”让吕克噙噙地说，“我很快就够年龄了！”

路易—拿破仑谢谢让吕克，就喝咖啡。

“在各种各样的人们，平常意见不一致的人们中间，”马吕斯承认，“有大海啸似的波拿巴主义者支持你。为了你的姓氏他们热爱你，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你。”

“如果你了解我，彭眉胥男爵，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你支持我，另外的人们就会来支持。我贡献给法国的更多。你看过我的小册子，《论消灭贫穷》吗？”

马吕斯看过，而且给予他很深刻的印象。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我给关押在哈姆堡垒、那座可怕的中世纪石头建筑物里的六年期间，我写了它，”他露出羞怯的笑容。“我也是监狱改革的坚定信徒。”路易—拿破仑有一张灰黄色的脸，在下巴逐渐缩小，加重了他沉默寡言的神气。“我将成为直接了解监狱情况试图改革它的现状的唯一一个总统。”

他讲话时，珂赛特尽力把他们面前这个人的态度和明显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们在布洛涅看见给从浮标上捕捉到的，湿淋淋，不光彩地走进海关，曾经把一只秃鹫拴在船的主桅上，率领着伦敦服务员们组成的军队入侵的那个古怪家伙联系起来。那样的场面只能宣称是一场滑稽戏，而不是军事光荣，仅仅是愚蠢的想法而已。她也尽力把他的真诚和丑恶与他的放荡不羁和与无数女人鬼混的传闻调合起来。人们说他一文不名，除了他的富裕的英国情妇，霍华德小姐，和他一起来到法国的那个人滥用在他身上的钱以外。他讲话非常谦虚，但是他的表达方式遮遮掩掩。然而，她想，他的古怪腔调，他那种不能打动人的身体特征，不大可能归之于多年的流放和坐牢吧？除了坐牢，自从1815年以来，他就没有在法国生活过。也许恰恰是这些矛盾最后使他有了感染力，而他的辉煌名字，只使人头昏目眩。也许他并不是蒂埃尔说成的笨蛋。

马吕斯相信他，那是非常清楚的。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光明日报》会支持路易—拿破仑。也许马吕斯一直很相信他，珂赛特沉思。马吕斯对他的亡父怀着的崇敬心理，由于尊敬不知怎地点燃了他的想象力，使他甚至对拿破仑一世都怀着崇敬心理，好像这两个死去的军人是一体。

虽然他不可能了解，但是路易—拿破仑谈到监狱改革的话却触动了珂赛特的心弦，使她想起她父亲冉阿让，他那永远给监狱玷污了的圣洁的一生。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吗，她沉思——很高兴看到反映出新希望、中心和目标——个人的和政治的，公的和私的，照亮我们想象力的事业，给我们的时代添柴加油的梦想——的马吕斯那种表情。

第四部 穿着绸衣的下流女人

1851年5月

德纳第夫妇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属于那种爬上去的粗鄙人和失败了的聪明人所组成的混杂阶级……他们处于生性贪婪，一旦受到恶毒煽动就很容易变成凶恶的力量。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二十四章

珂赛特照着客厅里的镜子最后修饰了一下她的高耸的波浪状卷发，马吕斯走到她后面，把嘴贴在她脖颈后面。“如果我必须去参加这个该死的舞会，至少我会有陪同巴黎最美的女人的荣幸。”

“值得吗？”

他皱着眉头，注视着他们前面壁炉架上那张请帖。亲王总统的请帖。正是那种概念是荒谬、不能忍受、非常矛盾的称号，但是一经当选路易一拿破仑立即坚持要那个破例的称号。不论《光明日报》曾经多么有力地赞成他的候选人的资格，他们也不能支持一个亲王总统。“我们好几个月没有使用我们的剧场包厢了，”马吕斯向他妻子抱怨说。“我们总是不得不参加这些可怕的舞会、宴会和招待会，而且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邀请我们。我肯定得罪了所有的人。我没有扮演任何亲信角色。《光明日报》攻击过总统、议会、军队和教士，尽我们敢担风险地攻击了，却没有受到三次警告，给查封了。”

“亲爱的，我确信你得罪了所有的人，不过我有一件漂亮的新 359 跳舞衣裳，而且这是晴朗的夏天夜晚，我不会听到任何无趣或不讨人喜欢的言语。听到两者更好。”珂赛特在他的怀抱里转身，扬起嘴让他亲吻。

“妈妈！”芳汀像一阵风似地跑进来。“Elegantissima（真优美）！”她说出那个字来炫耀她的意大利语，那种比她的英语强，比她的德语强的语言。不再像小马驹那么活泼笨拙，十五岁的芳汀露出一切迹象，在她成为成年女子时她会拥有她母亲光辉灿烂的蓬勃精神和她父亲的强烈感情。“噢，我多么希望我能去参加亲王总统的舞会。”

“不要称呼他那个，”马吕斯责备她，“那句话语使我生气得难以形容。”不过他对芳汀比对另外任何人都温和。他喜爱他女儿，一直是她的心甘情愿的奴隶。她小的时候，他一直捱到没完没了的洋娃娃宴会结束。今年春天她的新幻想是坐着马车游览巴黎，停在托尔托尼咖啡馆，炫耀一下她的新衣服，实际上，是她的新形象，她爸爸非常乐意答应她的请求。他和让吕克的关系更复杂一些，但是与芳汀的关系，单纯的喜爱就够了。

“我愿意去参加任何一种舞会，”芳汀以她的舞蹈教师指示她的姿势屈身滑行。“除了我，人人都在干令人激动的事。甚至欧椋鸟都去参加舞会。”

“他去参加什么样的舞会呀？”珂赛特问。

“他来送这些校样时，他说他要陪一位伟大的夫人去参加舞会。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告诉我是谁，他就不能借巴尔扎克的小说，但还是，磨蹭了二十分钟他才承认那位夫人是他外祖母，那是捡破烂的舞会。那不是太滑稽可笑了吗？去女裁缝那儿，说，我要一件十全十美的服装，花边要是里奇留大街贫民窟的，不是从王宫周围垃圾堆里捡的一段缎带我碰都不碰。”

马吕斯拿起大礼帽，伸出胳膊让珂赛特挽住。“不久，芳汀，你每天夜里就会出去跳舞，在舞鞋上要花费我一大笔财产了。仅仅为了看到你微微一笑的乐趣，年轻人们会在角落里排起队来。”

珂赛特吻吻她女儿的脸蛋，就拿起她的绿绸外套；它与她的薄荷色衣裳和褶裥裙子及披在她肩膀上的一大条透孔网纱很相配；戴着自从她结婚起就挂在她的锁骨上的一大串珍珠项链和在她的脸旁闪闪发光的一对绿宝石耳坠。

车夫打开车门，扶他们上了马车时，芳汀从客厅窗口向他们挥手告别，那是一辆新马车和新车夫（那个酒鬼艾贝尔三年前完全失踪了）。然后她转身上楼，记下阴暗大厅里时钟的时间。坐在在壁龛里一支支蜡烛的半明半暗阴影中变昏暗了的楼梯上，她等待着。十八分钟以后，她听见她哥哥对阿德莱德姨奶奶甜言蜜语地道了声晚安，就下了楼。她跳起来，吓唬他。

“你的行动一猜就猜到，让吕克，”她大笑着说，“爸爸和妈妈出去，于是——二十分钟！你就准备去林荫大道。”

他拒不回答。然而非常高兴让人承认他是林荫大道上的男子汉。几乎十六岁时，他、阿尔塞纳·赫维特和他们那一伙人养成了一种既生气勃勃又玩世不恭的神态。让吕克比他父亲高，然而马吕斯的举止带着几分老军人的神态，他儿子却矫揉造作地迈着懒洋洋的步子。

芳汀跟着他下了楼。“要我沉默给三个法郎。”

“小偷。收买你花了我的全部津贴。如果父亲知道你的沉默可以收买，他会怎么想呢？”

“他不会相信的。不过他会相信这话，如果我说你和阿尔塞纳·赫维特——”

“够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况且，你并不需要这些钱。阿尔塞纳父亲的钱滚滚而来。你不是对我说他父亲刚刚买了某个糖甜菜农场和工厂吗？糖甜菜，听起来令人厌烦透了，不过这至少使阿尔塞纳沉浸在镀金的百合花里。”

“你不要管阿尔塞纳沉浸在什么里。”

她在他前面跑下楼去，歪着脑袋，摆出女演员的姿态。“她的动作像那样吗？法兰西剧院挥舞着棕榈叶片？你将要昏倒在她脚下吗？我想要男人们昏倒在我脚下。不久有一天。”

“没有人会为了你昏倒。”让吕克戴上手套。

“回到家里一定要使你付出一些代价，”她评论说。“仆人们的沉默可能比我要的代价更高。”

“人期望收买仆人们的沉默，却不期望收买一个小姐的。”

“当我成为一个伟大的夫人时，我的沉默就要按照常规收买。”但是她哥哥不再逗留倾听她其余的成年时的计划，就把她抛在那儿生闷气，诅咒命运使她成为女孩，而像让吕克的男孩子们却可以在林荫大道溜达，而像欧椋鸟的男孩子们就可以在大街上跑。

当阿尔塞纳和让吕克打开讨人喜欢地排列着铺着红丝绒、摆着镀金的不舒适的一把把椅子，法兰西剧院彭眉胥家包厢的门时，枝形吊灯还没有变暗淡，管弦乐队在演奏着欢快的 *divertissement*（套曲）——令让吕克相当惊奇的是，里面已经有人了。匆促介绍了一下：带着他最近征服的某位夫人的西奥堂叔和带着最新模特儿的博贾德。让吕克介绍了一下阿尔塞纳·赫维特。然后他们都很不自在地互相凝视着。让吕克知道博贾德和西奥堂叔的沉默不可能用三个法郎收买，但是在欺骗行为上

他需要他们合谋——了解，像他们都了解的，没有人像马吕斯那样厌恶谎话。“我在这儿因为我在恋爱，”他宣布。像他期望的，这引起了成年人们的兴趣，甚至他们的同情。“真的，这个剧院有一个姑娘我打算和她结婚。”

管弦乐队 *vivaced*（轻快活泼地）演奏下去，那些成年人越过客满的剧场眺望，期望让吕克指出下面或者他们对面的一个艳丽少女。

“你们看不见她。她还没有上台呢。”

博贾德问，“她是演员？”

“她是一个美人儿。”

音乐变柔和了，幕布升上去，演出随之而来，当管弦乐队指挥忘乎所以，奔放的乐曲超过演员们的声音时，他们明显地对他怒目而视。管弦乐队指挥似乎只注意名角的乐谱线。蕾切尔小姐登上舞台，施展她的悲剧性魅力，让吕克不像他们其余的人们那么着迷，在第二幕中间四重唱演出小组的少女们穿着宽长袍挥舞着棕榈叶片给 *tragedienne*（悲剧女演员）扇额头时，他的注意力才真的给吸引住。让吕克在西奥堂叔和博贾德中间探身向前，小声说，“她在那儿。左边第二个。”

审美力要求秀丽女人，她却高大得不像样，她长着从她的古典式束发冠中逃逸出来的一头淡黄色头发和明媚的灰眼睛。苗条、端庄、豪华，不过，也许，不是一个美人儿，她没有线条。“我，”让吕克低声细语说，“看看我。”上个星期她看过；他确信无疑。然而这一次，她的凝视目光却似乎古怪地停留在那个音乐指挥，一个难看无比的人身上。身材高大，长着一个大鹰钩鼻子，他仰着头，好像乐谱印在天花板上，或者说他不得不防止夹鼻眼镜掉下去。“她不可能对他感兴趣，”让吕克嘟嘟囔囔地说，“他丑得像个怪物。”

往后一靠，博贾德低声说，“那个姑娘吗？那个有些风度淡黄色头发的？妮科莱·劳里奥特？”

让吕克的声音落到肚子里，他的整个胸膛似乎充满玫瑰花瓣和遮掩住他的怦怦心跳的管弦乐队中小提琴的乐声。“你认识她？”博贾德的回答消失在咚咚的鼓声中，不过他似乎说了一声是的。他认识她。她给他作模特儿。一个没有擅长的女演员不得不设法养活自己。她一个星期给博贾德作两次模特儿。星期二和星期四四点钟。

“穿着衣服还是——”让吕克清清喉咙说，“不穿？”

那个姑娘细长白皙的胳膊把棕榈叶片伸出去；她走得太靠前，远了一寸，因此那位非凡的蕾切尔也又走了一步，伸出胳膊，使得妮科莱的脸上投上一片阴影，不过在那一刻让吕克确信她抬起灰眼睛望着他的包厢，她挑选出他来分享那个可能永世长存的令人陶醉的时刻。

“来亲眼看看吧，”博贾德补充说，“我等待着你。”

第二十五章

离法兰西剧院有一段距离欧椋鸟正要受到截然不同的音乐款待：一把把尖叫的小提琴、声音洪亮、一个调子的一支支长笛、冠状乐器、喇叭和手摇风琴，穿着带盖的鞋、长着一脸大胡子，从捡破烂的队伍中挑选出来的乐师们在称作三色小餐馆的城门口小餐馆演奏。用那种意思写的一块木招牌挂在门上，那三种颜色完全被雨水和时间抹掉了。饭食很糟，酒质量很次，白兰地质量低劣，整个空气非常近似蒙特弗康坟地。（那些人说饭食简直近似蒙特弗康坟地。）但是小餐馆很快就充满棍子篮子的友好气氛，为了这个场合，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用粉笔在小餐馆的门上写上，“真正无产阶级的集会”。因为这儿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文盲，这个句子不得不大声宣读，详细重复。而且不得不向店主保证这没有任何政治内容；店主不愿意引起当局的反感，而且甚至捡破烂的人们中间或许也有他们的密探。政治集会的权利给取消了，人不得不小心。确实，出版自由和男子普选权也都给取消了；三年内，1848年的革命仅仅变成剧烈变革，历史的车轮又一次通行不顺利的转动，仅此而已。保证说一个 *prolétaire*（无产者）仅仅是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公民权的人，那个店主平静下来。那个，他明白。就他个人而言，他欢迎所有的客人，为了防备丢失调羹要交一笔押金。（杯子都用链条拴在桌子上。）他甚至一定要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和她那一伙人付押金。

容德雷特们发出愤慨的吵闹声。为了参加捡破烂人的舞会，他们穿着拿破仑一世时代的旧军装。伯爵夫人与她的地位和物质富裕条件很协调，穿着她用 *ancien régime*（旧制度）时代一个主教的华丽法衣改做的服装。对比之下，欧椋鸟穿着一件镶着褶边的雪白衬衫，打着一条漂亮的黑领带，穿着丝绣背心、他外祖母租给从事赌博诈骗活动人们的外套和裤子，就显得相当朴素了。随着他渐渐长大，他现在快十七岁了，他的损伤了的鼻子结果由于他的爽朗微笑拥有了一种可爱的匀称美。他的黑头发稀疏、光滑、梳理得整整齐齐，而且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虽然不是美男子，但仍旧，他具有一种给他在塞纳河两岸带来朋友们的飘逸魅力，而且他1848年的经历，除了一股持久、无形的激进热情，没有留下丝毫的永久性创伤。

欧椋鸟付了他们的调羹押金，挽着那位伟大的夫人，他们就走进挤满穿戴着羽饰华丽服饰的捡破烂人们的三色小餐馆里；甚至那些穿着最蹩脚衣服的人，也都为喜庆日子到处插上花。一朵朵雏菊在不可能长花的胡子和胸部抽枝发芽。多数人的脸都洗干净了。首先深施一礼欢迎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船长。

“这儿可没有贼，船长。只有捡破烂的。”

“啊，亲爱的达丽娅，这次晚会除了捡破烂的，哪儿有什么贼呀？”

“我们是诚实的。”

“我很诚实。达丽娅！我把罪恶永远抛掉了。现在我有了很高尚的职业。”他擦擦他那长了三天的胡子；他好像要把胡子留三天。“方舟和我现在像你一样诚实，或许更诚实。我们是捡破烂这一行的新手，但对一条条大街可不陌生。这是小欧椋鸟，比你高，达丽娅，而且非常像他去世的父亲。”

“他去世的父亲，”伯爵夫人专横地纠正说，“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改造好了的那种。他是一个坏蛋和一个说谎的人。”

“像我记得的，你为了一个偶然遇到的坏蛋就失足了。”

令欧棕鸟非常惊奇，一片红晕爬上那位老妇人虚胖的脸蛋，但是那个船长被带着独占神气的方舟一把拽走了。

音乐加快节奏，当店主的泼辣妻子兜着圈子收赴宴的钱时，小餐馆里充满喧闹声、烟雾、笑声、闲聊和争论。烟雾中漂浮着谣传，说政府还有用城市脏土车收集垃圾的另外一套计划。“他们在抢走我们的权利，”圣安东尼大街的一个代表大声呼喊，她的帽子歪戴着。

“他们早就夺走那些权利了。他们给予我们所有捡破烂的选举权，两年以后，又把它夺回去！”一个衣衫褴褛的干瘪老太婆咆哮说。“财产！”她唾弃地说出那句话：“他们要你有了财产才让你选举骑在你脖子上的肥胖笨蛋。”

“没有人骑着我的脖子，”一个几代捡破烂家庭的子孙，一个年轻人呼喊说。“没有人的屁股骑着我，没有人的靴子踩着我。”

一个年老腰弯背驼的人穿过人群，嘟嘟囔囔讲 1832 年的事。“当时他们就试图这样，夺去我们的生计，提出使用那些该死的脏土车。”

“我们有过烧毁它们的伟大时期，”伯爵夫人回忆说。

“我们确实干过，”他怀旧地说，“我现在还闻得见那股燃烧的灰烬味。”

不过那是陶土烟斗里的烟灰落到他的外套上。争论威胁人的脏土车、夺走的选举权、取消的集会权利使捡破烂的人们镇定下来（像小餐馆门上提出的标题那样）变成了嘲笑集会。由于酒的刺激，他们以奉承的言语、空虚的敬酒和虚假诺言，狂欢地互相高谈阔论，直到年轻些的人们开始大胆地调情跳舞，逐渐地他们把一张张桌子推到后面跳起舞来。老人们聚集在墙边抽烟争论。首先在欧棕鸟和伯爵夫人身边跳舞的是那个船长和方舟。那个船长朝伯爵夫人眨眨眼睛。

一个黑牙齿的同胞走到伯爵夫人跟前，伯爵夫人用 Toutes-Nations（全民族）的称呼热情地向她问好。欧棕鸟，不再是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没有问她怎样得到那个名字。

“这酒，伯爵夫人，就味道来说，是马尿？”全民族拿起附近一个杯子看看它是否盛着什么东西。

“他们把酒放进去添点味道。其余的是马尿。你一向好吗？”

“梅毒夺去我的生命，”全民族叹了口气，生气地稍稍谈了几句她的病，而她的眼睛，冷漠得像摆在市场上的鲑鱼，上上下下打量欧棕鸟，“这是你的漂亮外孙子吧，呃，伯爵夫人？显而易见完全是继承人，不是吗？《光明日报》社的通信员？”全民族伸出手去，从灰蒙蒙的一条条烟雾中拉出一个少女，也许有十五岁，含着活泼的笑容、机灵的眼神。“这是我外孙女，玛丽 - 约瑟芬。”

欧棕鸟含含糊糊说了一句问候话，而玛丽 - 约瑟芬流露着明显估量他的微笑，十分喜欢她看到的形象，注视着他。全民族把那个姑娘推到他的怀里，于是他服从了，不是服从那位老太太，而是对漂亮姑娘和音乐固有的古老法规，他们精力旺盛地在地板上旋转起来。全民族露出一口黑牙欣喜若狂，甚至在伯爵夫人询问玛丽 - 约瑟芬是否遗传上梅毒时

她都没有生气。“我凭着我女儿的坟墓起誓，”全民族起誓说，“到我这儿它就断了。”

终于，在急促不清的谈话和嬉戏中，捡破烂的人们给唤去赴宴，一张张桌子移回舞场，伯爵夫人（按照她应得的地位）与另外一些显要人物坐在首席。坐在欧棕鸟右边那个神父，贫民圣朱利安教区的一个脸色红润的低级神父，为集会祝福。伯爵夫人左边捡破烂人兄弟会的新会长起立，他喜欢人家称呼他亲王总统。（如果这称号为路易 - 拿破仑效力，那么它为什么不该为他效力呢？）他说了几句有关新兄弟联谊会的真心实意的话，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政治上的（大声说出来给店主听），而是为了使他们中间的残疾人可以得到朋友伙伴的一些救济，不致像狗一样死在他们服务的街头。捡破烂的人们必须要关心自己人，互相保护，照料老人得到关怀，死者给体面地埋葬。到了就餐时房里没有一个人不落泪；给每个客人端上一盘称作 olla podrida（西班牙杂烩），热气腾腾的炖菜，加上大量洋葱。

伯爵夫人俯下身子，闻闻她那一盘菜。“这像酒一样是从同一匹马身上搞来的。”

然而，紧接着就是一阵粗声大气吧哧吧哧，唏哩呼噜、狼吞虎咽的哧嘴声，明显使还没有把手放在别人膝头上的所有人都忙活起来，根据又惊又喜的呼喊尖叫声判断，人一定相当多。饭食不可能是乐趣的源泉。也许，是惊奇吧。

在屋子那一边欧棕鸟看到玛丽 - 约瑟芬的微笑。由于满怀希望她的眼睛睁得很大。

伯爵夫人发出粗鲁低沉的大笑声，“噢，今天晚上你碰上好机会了，孩子。”

“她外祖母有梅毒。”

“她凭着她女儿的坟墓发誓，这病到她那儿就断了。”

“那对于任何和玛丽 - 约瑟芬同床而眠的人都是好消息。”

“什么？你不认为她很美吗？”他还未能回答，从圣丹尼斯大街来的两个捡破烂的就走近伯爵夫人，解释说他们的儿子，一个商业骗子，没有归还他租的一套衣服，因为他穿着这套衣服被捕了，他——就是说——出了监狱，衣服就会还回来。“那么你们就失掉那笔罚金，”伯爵夫人说。“一旦什么东西到过监狱，那寄生虫可是完全不同种类的，我不能把它收回来。”

“我们可以把它洗干净。”

“你们应该如此。但是我不能把它收回来。”伯爵夫人把注意力转回欧棕鸟身上。“玛丽 - 约瑟芬怎么啦？看看呀。她很漂亮。她很渴望。”

“她没有什么。”

“你怎么啦？”

“没什么。”

一个穿着丧服的男子走近，为了伯爵夫人对他去世妻子表示的好意来道谢，但是她挥手让他走开，回头和她外孙子讲话。“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利用给予你的机会呢？”

“我不要玛丽 - 约瑟芬。给不给都不要。她不是我要的那个人。”

“是谁呀？”伯爵夫人越过广阔拥挤的三色小餐馆眺望。捡破烂这

个行业，虽然一般说来是更成熟人的一种行业，但是他们把女儿们和孙女们带到舞会上：有一些脸色苍白的姑娘们以缝纫为生，有一些打扮起来，开始过更快活的生涯，有一些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伙了。“哪一个？”

欧棕鸟抗议，但是她喋喋不休、发牢骚、一定要他告诉她当地美人们中的哪一个。即使那个女人结了婚，那也很好，实际上可能最好。

“这些姑娘哪一个我也不要，”他最后宣布说，“我没有和这些姑娘恋爱。”

“恋爱？”她吐出一颗无形的籽粒，转向她左边的亲王总统。“这个男孩子想要爱情。你能相信吗？爱情？”

他的红眼圈的眼睛泪汪汪地闪闪发光。那是酒的作用，但是那位亲王总统越过屋子眺望，好像有一个人在那儿闪烁，而不是那一伙吵吵闹闹吃西班牙杂烩的人。“我过去一直相信爱情。”

“老傻瓜。”非常失望，她回身转向把他的西班牙杂烩递给那位神父的加布里埃尔。“你可不要成为傻瓜。你不必跟玛丽-约瑟芬恋爱。你不必和她们任何人恋爱。爱情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你知道昂贵的煎蛋卷那个故事。”

欧棕鸟放声大笑。“难道一切都非得和那个故事联系起来吗？”

“爱情仅仅是披在平庸的老一套冲动上面的外衣。爱情是蜜糖，是泡在牛奶里的面包片，是稀薄乏味的饮料——”

“你恋爱过吗？”

“从来没有。你听我说。你娶了这个姑娘，这个玛丽-约瑟芬，你娶了她，就一起快快活活过日子。看看她。她想你想得要命。”

“她没有想我想得要命。”然而，在他外祖母称赞玛丽-约瑟芬的美德超过任何这些美人时，他承认玛丽-约瑟芬的小小情绪波动。“我爱上另外一个人，”他最后说，“如果我不能得到她，那么——”

“谁？”

他停顿住，仔细考虑；这事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而且在捡破烂人的舞会上说它未免太粗俗轻慢。他把它当作秘密一样怀着那种不可能实现的爱情。但是在这儿，在这打扮得俗不可耐的集会、杯子上拴的链条的当啷声、付了押金的调羹的格格声中，不知怎地这不可能实现的事使他淹没在悲哀中。他说了她那像音乐和弦似的名字。

“芳汀？”在伯爵夫人嘴里这名字失去了悦耳的声音；她仔细琢磨着它，又碰上西班牙杂烩里的一块骨头渣。“我认识一个叫芳汀的姑娘。她是谁？一个道德高尚、母亲是老鸨的 *grisette*（轻佻年轻的女缝纫工）吗？”

“芳汀·彭眉胥。”

伯爵夫人轮廓好看的脸变阴暗了，她的愉快情绪消失了，她噓噓地轰走一伙叽叽喳喳猛扑到他们饭桌边的好心人们。“这不可能是真的。噢，加布里埃尔，你心里有病！比起你得的病全民族得的病简直算不了什么！猎狗和野兔可以成为配偶吗？噢，他们已经影响了你，没有吗？一群讨厌的上层社会汪汪吠叫的小狗。我看不起他们。穿着礼服大衣的恶棍们。那个坏蛋男爵，”她怒冲冲地说下去，而欧棕鸟却玩弄着他的调羹，不迎着她的目光，甚至不抬头仰望。“首先他们几乎使你遭到杀害——”

“没有人使我遭到杀害。彭眉胥夫人把我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里救出来——”

“而且进了监狱！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彭眉胥？那个女人有一个女儿叫芳汀吗？谁给她女儿起了芳汀这个名字？那不是个名字。不是一个合适的名字。”伯爵夫人揉揉好像犁出思想垅沟似的眉头里的皱纹。她把酒一饮而尽。“忘掉芳汀·彭眉胥吧。她是那位男爵的女儿。”

“我怎么能忘掉她。我看见她，有时天天看见。我总在康布雷大街和住宅之间来回奔跑，拿了彭眉胥夫人写的一篇文章，或者送校样让她修改。”

“如果她打算给报纸写文章，她为什么不在康布雷大街工作呢？”

“她在过。不过——哦，那些男人，加莱特、彭眉胥先生的堂弟西奥，他们不喜欢办公室附近有女人。他们根本不喜欢有个女人给他们写文章，不过——”

“他们是对的。彭眉胥夫人应该干那些富裕愚蠢的女人们——那些空虚无聊的美人儿——干的事。她应该找情人们。买一顶顶女帽。当一个浮华的理发师给她卷头发，小声讲一些庸俗的流言蜚语时，她坐在镜子前面。她女儿应该在女修道院里。”

“Merci（谢谢），不。”他对他咧嘴一笑。“那时我就永远见不着彭眉胥小姐了。我为了我看见她、她递给我一本书那些时刻而活着。”

“你知道你求爱的灾难吗？”“可能，心碎了。她会嫁给另外的人。不是灾难。那怎么能是灾难呢？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爱她，而且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了解那一点。我一直很了解，但是我看见她的时候，太阳就升上来。一切又重新开始。”伯爵夫人又啐了一口，眼珠转转望着天。“为了教这个男孩子读书写字，上帝啊，饶恕我吧。如果他不会读书写字，《光明日报》社决不会雇用他。”她和全能的上帝讲完话就转向欧棕鸟。“你离开这个男爵的女儿吧，这个起了个轻佻女工名字的姑娘”和那张天使般可爱的脸。”“她根本不是天使。她并不想要你。喜爱想要你的姑娘们吧。”好像听见这场谈话似的，玛丽·约瑟芬随着音乐起立，桌子又都推回去，她和一个老得可以做她的祖父，没牙的笑容使人联想到他也回想起爱情的男人跳优雅的快步舞，慢慢地插着羽饰、涂脂抹粉的捡破烂的人们就拥挤到地板上，轻轻敲击着，除了他们自己的不合着真正的拍子跳。玛丽·约瑟芬看到欧棕鸟的视线被一个特别彬彬有礼、带着特别老练的风度、来向伯爵夫人表示敬意的一个成年男子挡住。“告诉我，伯爵夫人，这些日子诈骗时穿着什么流行服装？”

“风行一时的都是适合外国人穿的。”伯爵夫人带着罗马教皇的权威神气说明，她宣布的看法使一群很感兴趣的人聚拢在他们周围，当伯爵夫人说明现在法国每个骗子如何到亲王总统门口、书桌边或大厅里，提醒路易·拿破仑当亲王总统在流放、觊觎权势、或者是囚犯期间，他们过去所表示的友好行为。“或者是一个贫民时，”从和平大街来的一个捡破烂的嗤之以鼻说，“他住在文多姆时我天天看见他，而且我告诉你们，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他靠他的英国情妇供养。”“那是真的，”伯爵夫人宣布，“这些执政的人，他们真是一帮乌合之众。没有名誉——当然喽——不过你们不会相信来我那儿，要全套装备，打扮得像瑞士人、像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英国人。甚至美国人。”这最后一句引起了咕咕啾

啾不相信的喧闹声，直到提醒他们路易 - 拿破仑入侵斯特拉斯堡 以后曾流放到美国为止。

“噢，那就是他们把他称作布斯特拉巴的原因——”那个颓废的捡破烂的大声说，“因为他在布洛涅、斯特拉斯堡和巴黎逃跑过。”

“他们管他叫作 Rantipole（疯狂鲁莽的人），”全民族暗自笑着说，“一半是傻瓜，一半是疯子。”

“Rantipole（疯狂鲁莽的人）这个名字很适合他，”伯爵夫人坚决主张。“现在我期望哪一天有人租中国人的长袍来诓骗他。”

“你不能做那种事，”贫民圣朱利安教堂那个懒散的神父从桌上抬起头来，“中国人是异教徒。”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伯爵夫人自豪地回答，但是飞快地瞟了一眼她外孙子，她低声补充说，“几乎都可以。店主！”她大声呼喊，来减轻她那不言而喻的失败，“这儿再来一瓶酒！也给我的朋友们再来一瓶。”

人人都知道最后这一句话保证点燃起注入的温暖和好意，在巴黎各种各样的人们和捡破烂的人们中，在社交界里其他的一切可能是例外，但此事却无一例外，突然间伯爵夫人有了像钦佩她的人们那么多的朋友，当捐款盘传过来为新兄弟会组织捐款时，伯爵夫人大大炫耀了一番，捐了二十个法郎，完全变成当时的女英雄。

“生意很好，”她谦虚地向对她怀着好意的人们说。“由于路易 - 拿破仑执政，生意很好。由于路易 - 拿破仑，恶棍骗子们都很走运。”

第二十六章

“彭眉胥男爵及夫人到！”

马吕斯和珂赛特走进宽敞豪华的屋子里，那儿一件件舞装像一朵朵镶饰着珠宝的睡莲似的在金钱权势的池塘里漂浮：五百个人、五千支蜡烛、五十个人组成的管弦乐队。一百个仆人在客人们中间快速奔走，一扇扇窗户和一座座阳台向温暖的夜晚开放。在热烈的气氛中，光明和音乐好像真的像珠子一样串连起来，从盛满加上冰块的清凉香槟酒、柠檬水和混合甜饮料的一只只水晶玻璃杯上滚下来。在马吕斯的怀抱里跳着华尔兹，珂赛特低声细语说，她不在乎这些人多么可怕，有幸和他一起跳舞就值得容忍他们每一个人。

然而当路易·拿破仑请她跳舞时，珂赛特不知道她是否夸大其词了。路易·拿破仑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喜欢邀请他挑选出来的男子的妻子跳舞；他的异想天开的念头是很难解的，而且他的兴趣是很广泛的。珂赛特继续纳闷这么一个丑陋的人竟然能有那么放荡的名声。他在舞场上笨手笨脚，对音乐根本没有感受力，而且《拉德兹基进行曲》是很难领会的乐曲，更适合阅兵式。路易·拿破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于是他请求停止跳。

珂赛特拘泥形式地问候他的健康情况，不过她可以听出他的呼吸在肺里上下磨擦。他彬彬有礼地感激珂赛特，感谢马吕斯给予他和他的美丽夫人跳舞的乐趣，就离开他们去抽烟，他后面跟随着一串肥肥胖胖吹牛拍马的人。

对于珂赛特来说，这些总统的集会始终带着一种扩大的集市气氛，客人们——带着不同的形形色色狡猾心理——在这儿买卖或互相敲诈，搜出一笔买卖，兜售可以变成金钱的权势或情报，就像在古老的传说中在老练的人手中稻草可以变成金子一样。这儿有些人由于取得不牢靠的契约、票据和信贷，手变得又粗又干枯，还有些人由于浸在资金雄厚的动产、煤炭、糖甜菜、小麦和钢铁中，手变得很粗，起了老茧。他们的女人们是一批可能有的豪华女性，从腆胸鼓肚、嘴唇紧闭的主妇们，到双手纤弱、柔软、熟练、华丽俗气的 *demi-mondaines*（名声不好的女人们），像发的法语口音怪腔怪调地混杂着许多外国腔调的霍华德小姐、路易·拿破仑的英国情妇。各种各样的英国人、美国人、罗马人、那不勒斯人、皮埃蒙特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墨西哥人和少数俄罗斯人，和从德意志公国来的体格结实，同样是名门望族的人们一道，聚集在这金碧辉煌的屋顶和色彩鲜明的天花板下。有一些带着光辉的波拿巴主义者头衔，利用他们祖父一辈的功劳和五十年前的功绩的穷困年轻人。总之，是一伙恶棍和骗子的集团，有些人甚至由旧货商人给装备起来。她本人在这儿不会不适合；毕竟，她拥有一个毫无价值的头衔，一支军事护卫队和主教的法衣。

在亲王总统舞会上的教士们可不是好喝酒、贫民圣朱利安教堂的神父们，不管怎样，是带着心满意足脸色、衣着光彩夺目，接受周围人们的祝贺和问候的高级教士们，因为最近议会把所有法国孩子的小学教育

又交到教会手中。在军队中间给予他们的祝贺和问候似乎是随着香槟酒、冰块和柠檬水传送过去。许多人穿的军服胸部闪耀着一枚枚勋章，在舞厅里这些人迈的练兵场上的高视阔步，透露出他们在国外的功绩受到大大吹捧，适合一个波拿巴领导的民族的。和卡芬雅克将军深谈的是以前的演员夏多勒诺，他，在 1848 年的光荣日子以后，就从来没有回到剧院。他们两个欢迎那个冷淡、冷漠、免了职的老战友拉马丁。三年之内拉马丁给贬成残余的人、1848 年激情的假象、被 1851 年暴发户们唾弃的人。

珂赛特注意到，蒂埃尔并非如此。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他在议会的威信，像统治着一切的人一样，增长了。他带着同样赐予、推托搪塞、装出绝对正确样子的威望，像水蜘蛛似的在这个集会上掠过。当他匆匆打发掉企图诱获他的注意力和好意的一群卑下 arrivistes（野心家们）时，珂赛特啜饮着香槟酒，留心观察着。他们的企图失败了，于是当一个穿着华丽紫绸衣的身材高大的女人以荒凉美国的可怕传奇使他们开心时，他们就回去自己消遣，往地板上吐痰；她停顿了片刻，好像考虑她是否该表演一番。她肩宽体阔，一头红发，大鼻子，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大牙。她看起来像披着绸衣的下流女人，珂赛特沉思；她看上去像阿兹玛——那个名字涌上来，不是一个疑问，而是，含着破坏性明证的陈述。当舞厅在她周围旋转时，珂赛特紧紧抓住马吕斯的胳膊，马吕斯默默无言地询问一下，就拿走她的玻璃杯，同时把她介绍给豪斯曼，曾经是马吕斯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同学的一个文职人员。也许珂赛特以幽默言语应付了。也许她没有。她依旧站着不动，不仅仅越过舞厅，而且越过抛弃在滑铁卢中士客寓前面的炮车架，嘎吱嘎吱摇晃的铁链，间隔的时间，记忆的战场，认出阿兹玛。

“珂赛特？”马吕斯的声音把她唤回来。“珂赛特？”

阿兹玛转身回到她的着了迷的听众身边，继续给他们逗乐，珂赛特的蓝眼睛迎住马吕斯的目光。保护性地他把她的胳膊拉到他的腋下，她惊奇地发现那个傲慢的豪斯曼先生走掉，在她前面他的位置上的是那个矮小的蒂埃尔先生。

蒂埃尔提到他看到《光明日报》社还在工作有多么高兴，因为出版自由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三次警告，编辑就进了监狱。你为什么在这儿，彭眉胥先生？”

“也许我的头衔使波拿巴先生动了感情吧。”

“除了谈到他母亲，那个尖酸刻薄的霍顿丝，什么也不会使他动感情。你们看，comtede Morny（莫尔尼伯爵），路易 - 拿破仑的私生异父兄弟在那边？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母亲生的微不足道的儿子，或许路易 - 拿破仑同莫尔尼一样不合法。而且他们大概生了一帮小杂种。不过莫尔尼至少了解权力和金钱，不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这个帝国。明年我们就可以摆脱路易 - 拿破仑，那个笨蛋和傻瓜，给法国选一个真正的总统了。”

“我发现很古怪，蒂埃尔先生，既然是你和议会里你们那一伙人废除了普选权，你竟然还这么欢迎选举，”马吕斯尖刻地评论说。

“一种必要的措施。你不希望法国像美国，是吧？”蒂埃尔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而且，和珂赛特一起，越过那个穿着紫色绸衣、长着一口

大牙、肩宽体阔、一头红发的女人望去。

“我的论点是，”马吕斯继续说下去，“如果议会情愿改变宪法废除普选权，那么为什么不会改变宪法使得路易 - 拿破仑本人可以连任总统呢？1852年他可能又参加竞选吧？”

“莫非我的耳朵听错了？《光明日报》现在支持那个亲王总统吗？”

“我和你一样厌恶那个名词，不过是为了不同的理由。《光明日报》早就撤消对波拿巴先生的支持，但是我们依然忠于共和国。”

“听到那话我非常高兴。那么你会热切地支持最适合领导法国的那个人，最能够保护财产、灌输秩序和会运用掌握在手里的权力的那个人喽。”

马吕斯脸色变得相当苍白。“那可能是谁呢？”

“哎呀，当然，是我呀。”

“蒂埃尔先生，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非常尊重你，但是在别的方面我可反对你哟。我总是这样。”

“这不是说你总会这样吧。”蒂埃尔回答，溜溜达达地走掉。

他们的马车沿着霍诺雷大街咕隆隆向东驶去，月光透过车窗照出一片椭圆形亮光，这时珂赛特告诉马吕斯她和蒂埃尔谈过的话，在六月战斗以后他帮助把马吕斯和欧椋鸟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过什么。

“他要做共和国下一届总统？”马吕斯不相信地问。

“恐怕他想做。他把路易 - 拿破仑看作临时的一块遮羞布，我想那是他用的字眼。”

“选用的隐喻不恰当，就波拿巴先生的名声而论。不过蒂埃尔作总统！不可能的！”马吕斯就一切可能性低声说，然后问，“你答应了吗？你说了《光明日报》会支持他吗？”

珂赛特强咽下剧烈的忧虑。“如果他要求的话，就是大海里的色和天上的星星我也会答应他的。不过我没有作出保证，不管怎么说。”

“为了欧椋鸟，你这么做法是对的。我出狱比其他的编辑们早一些，甚至他们七月中旬也都给释放了。但是欧椋鸟……”他把她的胳膊拉到腋下，摇摇头。“我们可以听见他们，另外那些人的声音，他们给扣押起来，塞进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地坑里。我们听得见呼唤声，枪声。”

“枪声？”

“监狱看守们开枪打死乞讨面包的人们。人们失踪了。他们倒在哪儿尸体就堆在哪儿。他们逮捕了一万一千人，把六千人送进监狱或者流放。他们本来会虐待一个是已知的小偷的男孩子。欧椋鸟在六月战斗中起到一个成年男子的作用。他不该付出一个成年男子的代价。”

“蒂埃尔是唯一一个有足够权力冲破军事管制法的人。不过我应该早些告诉你他要求了什么。他说现在他不必偿还《光明日报》的好意了。他管它叫正常的渠道。”

“正是如此。”

“他说只有你不让你自己给人收买。”

“也许我应该给人收买了。”

“你怎么能说那话呀？”

“我不得不说这话，珂赛特。我不得不告诉你实情。我并不希望这

样。现在我也不愿意，但是我必须讲。”他倾听着马蹄的得得声，最后说，“恐怕《光明日报》要破产。”

“什么，破产？”

“你记得我们在布洛涅大海暴风雨中几乎淹死时，圣约瑟号来营救我们的情形吗？天气如何猛烈变了？我们在晴朗的天气、波平浪静中启航，突然发现风云突变，一切都转而反对我们了？”

“是的，”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她观察他的脸色。

“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当所有反对派的报纸和编辑们都为共和国努力工作时，哦，在反对派中间有几分友好关系。现在他们成为政府的了，而我们依旧是反对派。没有社会公正人们似乎就很满足了。他们似乎愿意躺在他们的权力和财产上。从六月战斗我们支持工人们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变得愈来愈孤立了。”

“噢，马吕斯，《光明日报》可以继续办下去，即使他们不喜欢我们说的——”

“我们的订户减少了一半，珂赛特。你知道我们完全不可能与《新闻报》竞争。”

“但是在影响上可以！”

“我们有读者们。我们有影响。我们就是没有有权势的读者。或者有钱的。”

“我注意到了，”珂赛特叹了一口气说，“报纸最后几页的广告，哦，没有那么多了。我不能使自己说这话。”

“会更少。愈来愈少。我想明年，1852年，”他沉思着日期，辛酸地下结论说，“《光明日报》就会垮台。”

“你能继续出版多久？”

“直到春天，也许到夏天。”

“我们不需要这辆马车、剧院里的包厢。看看，马吕斯，这些珍珠是一笔财产，还有这一副绿宝石耳坠——”

“就我们个人而言，那一切可能很重要，但是发行报纸就不够了。

《光明日报》负债累累。我把你的嫁妆浪费光了，珂赛特。就穷一些富一些讲来，我在完全失败了的事业中把你父亲辛勤劳动挣来的钱都浪费掉了。”

“你没有浪费任何钱。”

“我确信维迪尔能找到工作，帕乔利，也毫无疑问。还有留给我们的作家们，只有我的堂弟是真正没有才能的。他会受苦受难的。至于欧棕鸟——他去哪儿呢？《光明日报》社停了业，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把他扔到大街上，没有家，没有钱或技术我简直忍受不了那种想法。”

“你没有浪费任何钱，”她坚持说，把他的手紧紧握在她的两只手里。

“我为出版自由工作了一生——仅仅从1848年2月到6月，看见它实现了四个月。我工作，为的是使教育摆脱教会的控制，但是现在教会教育比在国王统治下压制得还厉害。我支持工人们和劳动妇女们的权利，但是仍旧，甚至在革命以后，甚至在共和国底下，他们辛勤劳动依旧受到剥削，而我们今天晚上在王宫里看到的那些人，那些流氓骗子，他们大多数人，却发了财。我支持过路易-拿破仑，因为我以为他真地

相信‘消灭贫穷’，而且主张社会公正，”马吕斯悲痛地摇摇头，“但是他要当亲王总统，当然他真的想要什么，我很清楚，是要当亲王。他说他想要当乔治·华盛顿，不过那是谎言。他要作拿破仑三世。只要我能够我就继续和他斗争，和他们所有的人，也和蒂埃尔斗争，不过我已经失去了我以往相信的一切。除了你。”

“你有我，有你的家庭，有你的荣誉。你并没有失去你的信念。即使它们遭到背叛，它们也没有消失，马吕斯。它们甚至没有改变，亲爱的。也许它们没有出现，我们不能称我们自己是胜利者，但是我们信仰的并不会改变。”

“完全一样，如果我们像在布洛涅似的将要被事件的潮流淹没的话，我希望圣约瑟号会出现。我猜想唯一的区别是这一次我们看到风暴即将来临。”

我们看到吗？珂赛特默然无言地纳闷，我们看到吗？

第二十七章

她不是赤身裸体。她摆出博贾德要求的姿势，拿着成为那幅画像名字的那顶蓝帽子，然而那个模特儿在高大窗户的刺眼光线中并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镶着波状花边的雪白衣裳。博贾德给他们介绍了一下，但是要求在他工作时默不作声，因此让吕克只能望着妮科莱·劳里奥特小姐。在这儿看到她至少不是在遮暗了的剧场脚灯上。与那个相比，在通到克里奇林荫大道这条旧式大街上的画室几乎是很熟悉的，带着芳香、亲切、豪华的气氛。然而劳里奥特小姐并不理睬他。她摆着姿势。当下午的光线改变了，画像这段时间结束了时，她向博贾德要了钱，戴上帽子和手套，就匆匆走掉。

“她去哪儿？”

“不要首先问那个问题，”博贾德清洗他的一支支画笔。“如果你首先问那个问题，那么你和女人打交道就要吃苦受罪了，告诉你这话才好。”

“你和女人打交道吃苦受罪过吗？”

“正是。”

然而，让吕克已经产生了一种他命中注定要属于妮科莱·劳里奥特的观念——而且，反过来，了解她去哪儿的权利不必赢得或让人授予，只不过要发现。在那点上，他很像他父亲。同样的绝对确信把马吕斯吸引到珂赛特身边。让吕克和马吕斯是只恋爱一次的人。拒绝接触那种爱情，就永远没有了其它的一切，而且对马吕斯——那个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而言，那是不能想象的。让吕克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否定了妮科莱，他也不会过激的举动中投到街垒。他会轮流地生气和渴望，采取逃避手段。

他当然实行了逃避手段；他继续偷偷地溜出家门，利用他父母剧院的包厢，甚至在他给抓住以后（一天夜晚他们早早地离开一个招待会，来到剧院）。在这场不愉快的事件以后，禁止他进剧院、接近剧院的姑娘们，（又）禁止他和阿尔塞纳·赫维特交往，而且以特别严厉的学习课程惩罚他，这作为使他永远忙碌和使他像马吕斯那样，作进法律系思想准备的双重目的。他的父母和家庭教师们以为他在学习，而他却坐在博贾德的画室里，凝视着这个身材高大的少女，而她对他比他对他的法律学习还不感兴趣。然而，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怀着一种虔诚的热情，让吕克都来到画室，用谎话赢得的时间。

为了博得妮科莱一笑的乐趣，让吕克对教皇都会撒谎——这，终于，一个星期二她对他微微一笑，稍微改变了一点姿势，为的是她从眼角可以看到他。一个星期四她改变了头的角度，这样她就可以更直接地注视他。博贾德一定是在涂她那条裙子的白色，背景的暗淡颜色，帽子的蓝色，而没有画她的明亮的灰眼睛。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下一个星期她离开画室时，她允许让吕克护送她。一直送到圣拉扎尔大街。不再往前走了。但是他的胳膊第一次接触到她的戴着手套的手，在初夏一个下午与她步调一致走着的乐趣，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里。他是巴黎人，在这儿出生受教育，但是他以前从未注意过这个城市的魅力，一股股公共喷泉泉水的飞溅声、一条条肮脏狭窄的街道、一条条潮湿的胡同、一条条潮

湿的死胡同、头顶上一扇扇高大窗户，当人人观看，在华托式天空下分享另外人的生活时，每一扇窗户都是它自己的小剧场。

连续两个星期。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他都陪她走到那个角落，就等待着，注视着她走掉，站着不动，希望她会记起他来，希望她会转身挥挥手。但是她没有。然后有一天她问他多大了，自然他撒了谎。“你不是十九岁。我知道你没有我大。”

“我身材高一些。”

“是的，那很好。不是很多男人身材高。”

“我的年纪，那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我是一个成年女人。我要谋生。你还是一个住在家里的学生。”

“我不会永远是啊！”

“不过我必须永远谋生。你要知道，我逃跑了。我的家庭特别乡里乡气。呆滞乏味、令人厌烦，很丑陋。他们的生活，也一样。”

“与你有关的人都不可能是丑陋的。他们一定都很美。”

为此妮科莱奖赏给他亲切的微笑。他在学习辨别她的微笑的真假，从更自然的举止中分辨出矫揉造作的姿态。她具有天生女演员的技巧，发展成一种内在的、经久不衰的步调，把它调整得取得成效。十八岁，本就能参加实践，但是她早就学会了自行其是，因此这似乎是失礼得惊人的行为。

“我家里的人试图让我嫁给一个医生。他们说这是一门美满婚姻。什么？年纪比我大两倍，有三个小崽子，老母还活着的一个鳏夫？他们把我锁起来，直到我答应了为止。”

“残忍的人们。”

“结婚那一天，我，我逃跑了，来到巴黎。成了一个歌手。”

让吕克不愿意同样粗野，说她没有唱歌，在舞台上她甚至没有讲话；她挥舞着棕榈叶片。因此，他点点头。

“你愿意带我去林荫大道一家咖啡馆吗，彭眉胥先生？我只去值得看的咖啡馆。”

值得看的咖啡馆都危险地太靠近《光明日报》社办公楼，但是让吕克冒险带那个姑娘去了托尔托尼咖啡馆。妮科莱从那儿其他人身上收拢来的艳羡神色使这场冒险似乎微不足道了。他们一边吃冰激凌，她一边对他讲法兰西剧院的音乐指挥，奥芬巴赫先生，在舞台侧厢听见过她歌唱。“他说我有一副美妙动听的嗓子。奥芬巴赫先生是作曲家，他创作了自己的作品时，我就会成为歌手。他说他不要另外任何人。奥芬巴赫先生认为我可以比蕾切尔小姐更出名，她是一个肥胖难看的人。要是你了解就好了。人人都恨她。”

“奥芬巴赫先生就是那个面貌古怪的——”

“请你不要这么讲，”她轻轻地、警告地触触他的胳膊，就把手缩回去。“我不愿意听任何反对奥芬巴赫先生的话。他的情趣是高雅的，而且他的音乐美妙极了，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在舞台上时我从来没有注意音乐，”让吕克非常羡慕她调羹上的冰激凌；他非常羡慕那个调羹。“同时，在你为奥芬巴赫先生歌唱，

成了全巴黎最受敬仰的人以前，你为画家们作模特儿谋生吗？”

妮科莱的灰眼睛坦率地迎住他的目光。她舔舔调羹就把它放下。“我不同爱挑剔的人同床共枕，如果那是你的意思的话。我轻视这么干的姑娘们，而且我不和组织剧场捧场的人们、把一排座位全买下来，由于付给了人们报酬，就让他们雇的人们嘘嘘喝倒彩或鼓掌喝彩的男人们同床共枕。我获得喝彩和好评时，那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出色。”

让吕克同意她真的非常出色，但是他想问她确实和谁同床共枕过，然后把那个男人杀死。

“当然我有一个保护人。为了生活，我必须要有。”

“你爱他吗？”

“别犯傻。况且，我不止需要一个有钱的保护人。我需要一个观众。我需要给人喝彩和崇拜。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他撒谎说，“他很有钱吗，你的保护人？”

“不很有钱，不过他目前还行。我管他叫造针先生。他有一个制造针的小工厂。”

“如果他有钱，你会爱他吗？”

“你有钱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会很有钱。我是我的老姨妈唯一的继承人。她有许多钱，我父亲拥有《光明日报》社。”

“那份报纸吗？那份激进的报纸。我决不相信那是你们的。”

“那很好，因为我认为那都是废物。我父亲为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看看那一切使他遭受到什么。第二共和国。我问问你，”让吕克嗤之以鼻说，“值得为那个斗争吗？为了出版自由原则他写作坐牢度过了二十年。我认为那是浪费生命。”

“你对他非常苛刻。”

“我知道我不需要什么。”他大胆地拿起她的手，把她的手指拉到嘴边。“你知道你不需要什么。”

她把手缩回来，用餐巾轻轻拍拍她的嘴。“我必须走了。”

她让他一直陪她走到美新林荫大道和圣丹尼斯大街的角落里。她说了声 au revoir（再见），就转身离开他。她有一种独特的走路姿态，下巴昂起来，满不在乎，当她的白衣裳在他前面渐渐远去时，他依然站着不动。她会吗？在巴黎吞没她以前，在散步的人们、叫卖的小贩们、修补工人们、小贩们吞掉她以前，在一辆辆大车、一辆辆出租马车和人群都把她淹没以前，她会转身挥挥手吗？她会转身吗？妮科莱继续远远离开他，潇洒地提起裙子躲避着大街上的什么，停住，转过身来，向他挥挥手。一辆公共马车穿过她那条道路，那辆车走过去时，她就消失了。

第二天博贾德一定是在画她的头部，因为他生起她的气来，说如果妮科莱不能全神贯注，他就不准让吕克再来了。“无论如何，也许你最好还是不要再来了，”博贾德放下画笔，皱起眉头。“我不想给你父母增添不幸。《光明日报》社的情况变得很糟。你知道加莱特走了，你不知道吗？”

“离开巴黎了吗？”即使加莱特死了让吕克也不在乎。

“你父亲那么忧虑，你母亲工作得太艰苦。上次我看见她时，她显得那么苍白，疲惫不堪。你没有注意到吗？”

“没有，我心里有其它一些事情。也许——”让吕克向妮科莱投去恳求的眼色，“——也许有些别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劳里奥特小姐。”

“你要我哪儿摆好姿势？”妮科莱装出不懂的样子问那个使她在光亮里摆好姿势的画家。

画像那段时间结束以后，她从博贾德那儿拿了作模特儿的钱，挽着让吕克的胳膊，他们就一起跑下四段楼梯，只在门房前面大门口停了一下，根本不在乎众目睽睽，让吕克就把妮科莱拽过来，使她紧贴在他身上，吻吻她，她像她挥舞棕榈叶片那样优美地举起双臂，不过这一次是搂住他的脖子。

“带着我回你家，”他偎着她的嘴、她的脸蛋、她的头发声音嘶哑地低声说。

“我不敢。造针先生可能——”

“冒冒险吧。”

让吕克终于发现了给妮科莱付房租的那个造针先生，也非常令人厌烦、呆滞乏味和丑陋。像她几乎嫁给的那位医生一样，他有三个小崽子和一个活着的老娘。他还有一个妻子。但是他在大磨坊大街这所公寓：圣殿林荫大道古老剧场区曲径里面对大街的两小间屋子（它离受难修女街不很远）里一个星期占有她两次。这种相当不错的安排有助于妮科莱应付她的开支，同时——从一开始就像每一个挥舞棕榈叶片的人一样——等待着机会。在一定的时间里，妮科莱还养着三、四只小猫；任何迷路走失的动物立即引起她的怜爱。

但是造针先生第一天下午没有在那儿（实际上随后一个下午也没有在），那时，当那几只猫淡泊地观望着时，妮科莱衣裳的白色哗啦一闪，床的弹簧发出响亮的嘎吱声，她就和让吕克·彭眉胥一起倒在床上。他们两个放声大笑，不能不停止接吻脱掉衣服，解开鞋带，紧身胸衣、背带、纽扣、扣襻、鞋带、袜子都乱堆在地板上，散落在被敞开的窗户切割成整齐的金色长方形的下午阳光中，在下面，在大磨坊大街上的过路人们听见从那扇敞开的窗户发出的大笑和激动声都咧着嘴笑，咯咯地笑，眨巴眼睛。

“去关上那扇窗户，”妮科莱小声说。

赤身裸体——不是装出赤身裸体的样子，而是真正的，堂堂皇皇的一丝不挂——让吕克走到窗口，越过一座座烟囱帽、破裂的灰泥墙、一片片修修补补的屋顶、洗衣房的一座座垂花雕刻凉台（杂技团就住在另一边）眺望；他寻找曾经把它的名字赐给这条光辉美好街道的高大磨坊，这条大磨坊大街，这座街道的神圣公园，它向夏天表示的敬礼艳丽地盛开着鲜花，附近的一个窗台上摆着一盆白色天竺葵，顽童们在下面用圆卵石砌的水沟里哗啦哗啦溅起水花。他站在那儿相信，甚至害怕，他可能飞起来，感觉着那么强壮、那么自由、那么美妙，以至于一个愿望就可能使他从窗口腾空而起，在大磨坊大街上，到紫貂孤山之巔，他可以在挤作一团、杂乱无章、老巴黎的一片片屋顶上空翱翔。

他关上窗户，回到床边，妮科莱在那儿，头发披散在她的肩膀上，躺在弄乱了的枕头中间。“自从那一天，那天晚上我在法兰西剧院第一次看见你以后我就爱上你，妮科莱。我知道我会永远爱你。当时我就知道了。”

“噢，让吕克，”她伸手掠过他的卷曲卷发。“这只不过是玩玩而已。不可能是另外的什么。”

“那不是真的。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和我一样了解。这是为了爱情。”

“如果造针先生进来可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关系，你爱我，不爱他。”

“我要一个有钱的男人，”她温厚地说。“在阁楼里哆哆嗦嗦挨着你的爱人，在烟熏火燎的屋子里做十一个钟头针线活儿，或者五点一刻去一个工厂，一直编织到夜里九点，一天喝两碗清汤，星期日出去参加barrière bal（栅栏舞会），喝醉了，在过得懒懒散散的星期一与宿醉斗争，而且相信你自已幸运得美妙极了，就因为你在恋爱。我不希望像那样生活。我希望我的吊袜带上有一颗颗宝石，还有钻石耳坠。我想要人崇拜、男人们、观众和——”

“我可以给予你那一切。我会给的。此外我还会爱你。”

她吻吻他，好像尝尝忍冬花花心的花蜜似的。“那么这是一笔交易喽。而且我也会爱你。”

“永永远远。”

“噢，你真是没救，”她大笑起来，“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第二十八章

就地区说来，受难修女街距离大磨房大街近在咫尺，但是妮科莱那条具有魔力的大街与拥有车门、一扇扇高大窗户、花园、适合时尚、必然会令人羡慕的、十八世纪、雄伟壮丽正面的彭眉胥家的宅邸简直是天悬地隔，无论它多么没有 élan（激情）。当让吕克离开剧场区妮科莱那条乱糟糟、凌乱不堪的大街，飞也似地跑回家时，这就是他心里想的。因为，他真的觉得他飞起来，也许仅仅是恰好随着地球运转移动，确实享受到他从未梦想到可能存在的一种和谐感，因此走进家里，听见悲惨地重重弹奏一首吓人的钢琴曲，破坏了他心中的和谐悦耳声音时，他特别愤怒。

打开客厅的门，他看见一个大骨骼、红头发的女人在钢琴旁边，两个服装华丽的女孩子在壁炉边一边坐一个，看来很厌烦。阿德莱德姨妈坐在她习惯坐的椅子上，没有助听器显得迷惑不解，芳汀，站在她后面，显得很悲惨。

“那支曲子，”那个女人砰咚一声按下最后一个和弦说，“是《坎普城赛马》，亲王总统最喜爱的一支美国歌曲。他确实喜欢让我为他弹这支曲子。”

“让吕克，”芳汀踌躇地说，朝着那位穿着绸衣的女人点点头，那件衣服就天气说太厚了，就言语形容来说未免太黄了，“这是图查德太太。她来看望妈妈。妈妈不在这儿。她一定要等着，见见我们，让吕克。图查德太太，这是我哥哥，让吕克。”

“Enchanté（真迷人），”阿兹玛从钢琴边立起来，把手伸给让吕克，他以灌输给他的礼貌以礼待人。“我刚刚对你的可爱极了的妹妹和你的高尚姨妈说，有时候我去亲王总统官邸，就为了给他弹奏他喜爱的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曲。亲王总统喜欢所有美国的东西。”

“你是美国人吗，太太？”让吕克问。

“我们是，”一个脾气急躁、黑头发、黑眼睛、比芳汀小的少女尖声尖气地说，“妈不是，不过我们是。”

“妈妈，”图查德太太纠正她说。“我的女儿们，彭眉胥先生，受过法语、英语、音乐、舞蹈、所有艺术方面的教育。这是我最大的女儿，霍顿丝。”

“我叫爱潘妮，而且你很清楚，妈。”

“妈妈，”这一次阿兹玛以刚强不屈的结论咬住那个字眼。那个女孩显然生气了。“爱潘妮—霍顿丝是她的真正名字。她家族的名字。有时候我们只不过为了方便把它缩短了。我的小女儿，”她指着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科琳，当然啦，以那部伟大小说的名字给她取了名字——”

“对不起，太太，不过你来拜访有什么目的？”

“我来拜访彭眉胥男爵夫人，但是哎呀！她不在这儿，因此我等待着，喏，我的耐心得到报偿。我得以遇见那个儿子。那个英俊的儿子。”

“你找我母亲有事吗？”

“事？”阿兹玛好像人绕过马遗在大街上的粪便似的绕过事情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友谊。友谊把我引来。你看我们刚刚从美国回到我

们的祖国，我们在那里有广阔的地产——许多奴隶、一大片一大片棉田、三块种植园。你听说过阿肯色州吧，彭眉胥先生？”

“我不相信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在阿肯色州受法律束缚不能随意变卖。而且，当然在纽约铁路上与亲王总统有了最有价值的亲密交往。”

“我没有，”爱潘妮—霍顿丝评论说，“我们来这儿以前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他现在住在在一所漂亮的大住宅里。”

“我们永远回到法国了，彭眉胥先生，因此我想拜访一下你亲爱的父母。我是他们青年时代的朋友。确实，他们彼此认识以前我就认识他们。我和珂赛特一起长大——你会原谅我这种亲昵口吻的，不过她就像，哦，就像我的姐妹。亲爱的小珂赛特。我现在可以看到她小时的样子。你多么像她呀，芳汀。”

芳汀向她哥哥投去绝望的眼色。

“有十八年我没有见过珂赛特了。就在她结婚以后，我们，我和我父亲拜访过她。我死去的父亲。事实上，我的家庭与彭眉胥家有好几代联系。你知道我死去的父亲与你祖父在滑铁卢并肩战斗过吗？你祖父，第一位男爵，他是一位上校。我父亲是滑铁卢中士。我们——”

“如果你有名片，图查德太太，我会很高兴把它留给我母亲，”让吕克把他的昏头昏脑姨奶奶从椅子上扶起来时说。阿德莱德自从六月战斗以后就变得聋得可怜，但是她看得出他打算营救她，因此她的眼睛感激得发光。“希望你原谅我们，图查德太太。”

“当然。”

“仆人们会领你和你的女儿们出去，”他说，瞟瞟科琳，尽管她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却在咬指甲，而且爱潘妮—霍顿丝以掩盖着好奇心的吊儿郎当轻蔑神气注视着他。

“改天我再来拜访，”图查德太太站起来，把一条绣花披巾披到她的宽阔肩膀上。“请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候。而且，我们离开以前，你不反对我们在你们的花园里兜一圈吧，彭眉胥先生？我们去美国以前，最后在你们的花园这儿游览，最后一次我看到珂赛特，那个可爱的夏天我记得那么清清楚楚。”

第二十九章

她把她一早晨写的文章，一张一张地拾拢。它们在火里劈劈啪啪燃烧起来。像大笑似的，珂赛特沉思，观望着纸墨燃烧。她望着壁炉台上的两个银烛台，点上它们，只想看着它们点着。它们还会发出这样的 lumière（光芒）多久？

发出敲门声，桑松内特进来，依然抖落着头发梢上的雨水，随身带来十一月一阵寒风和一个坏消息，西奥堂弟给马吕斯留了一张便条，说从明天，十二月一日起，他就参加一份波拿巴主义者报纸的工作。

“也许他有权利这样，”珂赛特叹了一口气说。“西奥不完全——哦，他需要选择的自由。”

“那就是彭眉胥先生说的话。我想他会给压垮了。我的意思是，如果那是我的堂弟抛掉我去投效波拿巴，我就会给压垮了。”

珂赛特惨淡地微微一笑。“我没有任何东西要你带回报社。还没有。最近这成了一桩难事。我过去常常只要把笔往墨水池里一蘸，文字就会依附在上面，好像它们寄居在那儿似的，只需要我把它们运送到纸上。现在它们似乎和我进行斗争。”

“你累了，夫人。如果你原谅我这么说的话，你看上去累了。”

“那很明显，是吗？”

欧棕鸟眉头紧皱，双手使劲扭绞他的帽子。“我们听说的情况，是真的吗？关于《光明日报》社，它可能破产的事？”

“我们是反对派，欧棕鸟，”珂赛特强颜欢笑地说。“我们一直是反对派。我们永远是反对派。”

芳汀拿着几本教课书和纸张进来，把它们放在炉火前面的地板上。

“喂，欧棕鸟。你看完《圣母院的驼背人》吗？”

“是的，小姐。在这儿。”他从外套下面掏出一大本书。“我不让它受了潮。”

“你喜欢它吗？”

“我想事情很悲惨，那个驼背人是世界上那么瘸那么丑的人，但他竟然那么热爱爱斯梅拉尔达。”

“那是小说里的情形，欧棕鸟，”芳汀说教地说，“如果你打算作我的学生，你就必须学会不就个人理解事情。”

“他是一个好学生吗，芳汀？”珂赛特问。

芳汀明断地注视着欧棕鸟，“是，他是的。相当好。最好的，”她补充说，这时一个仆人进来，递给珂赛特一张名片：图查德太太。

“我不认识一个图查德太太。”

“噢，是的，你认识，”芳汀开始在一架架书架上来回寻觅为欧棕鸟布置下一次作业。“你小时候她就认识你。爸爸也认识。你怎么能和这么庸俗的一个人是朋友？她穿着最吓人的服装，而且唱最可怕的美歌曲。她的女儿们——一个咬头发，一个咬指甲。她们使我非常厌恶。让吕克没有告诉你她们来过吗？”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珂赛特扑通坐到椅子上。

“几个月以前。在夏天。让吕克拿了图查德太太的名片。他没有告诉你吗？他真不像话。你注意到了吗？”

“穿着绸衣的下流女人，”珂赛特低声说，“穿着绸衣的下流女人走近了。”

珂赛特打发芳汀和欧椋鸟下楼去厨房，让仆人把阿兹玛·德纳第带来，然后她挺直身子，抚平紧身围腰的花边，阿兹玛进来时，她说，“我一直期待着你。”

“连续十八年吗？”

这两个女人警惕地互相估量。珂赛特看到她童年时代的噩梦；阿兹玛看到她青年时代的噩梦。成熟的迹象在她们两个人的脸上形成面部轮廓和性格特征。珂赛特的力量是由爱锻炼、锤打、精炼成的，像壁炉台上的两个银烛台一样经久不衰，但是她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基本上她的生活在改变，均势不可改变地在转变，而阿兹玛是那种变化的支点。

阿兹玛十八年来获得的力量是由需要、绝望、刺激和本能砌成的，但是她的生活也达到紧要关头，而且她在上升。以那种语调，她详细地唠唠叨叨讲她和亲王总统的漫长亲密友谊，她现在进入的权力走廊地带，亲王总统差一点承认她的女儿，爱潘妮—霍顿丝，那个1837年生的，她与路易—拿破仑的又甜又苦私通的产物那个事实，阿兹玛暗示，事情本来毫无疑问会终于结婚，要是原先那个霍顿丝没有死掉，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回到欧洲奔丧的话。

“如果你找我有事，”珂赛特听她瞎扯了一通以后说，“就请讲吧。”

“事情？”阿兹玛的一口大牙突然露出来；她穿着一件浮华的深紫色绸衣，戴着一顶用丝带装饰的大帽子。“多么粗鲁啊。不过我料到你会很粗鲁，小百灵鸟，那只黎明时就噉噉喳喳叫，笞帚都比她高大，舔狗都不吃的骨头的可怜小百灵鸟。只有运气才使你免得遭到你母亲的命运，珂赛特。你的女儿要是知道给她取了一个妓女的名字她会多么高兴呀？你的漂亮儿子知道他自己家里的树上发出一个罪犯的镣铐当啷声，还有一个在桥下撩起裙子的妓女，他会很自豪吧？”

“在那点上我相信你是根据经验讲的，阿兹玛。”

阿兹玛脸红了，但是赶快使自己镇定下来。“你和我这么无拘无束多么好啊。我们像姐妹一样，是吧？就像和你丈夫睡过觉的我姐姐爱潘妮一样。他爱她。他认为她很美。她告诉我他多么爱她，他为她做了什么，和她在一起做过什么。”阿兹玛拖拖延延地暗示可能发生的事，然后轻率地说下去。“因为她死了他才娶了你。为了他她死在街垒！你的蠢丈夫使我姐姐丧了命！他住在我们隔壁时我姐姐一直和他同居。他给我们付房租，我姐姐的肉体使他非常愉快。但另一方面，你家里的人对于出卖肉体并不陌生。冉阿让对你母亲，那个妓女，干了同样的事。”阿兹玛作了个暧昧手势，“你母亲那个妓女。”阿兹玛在书房里来回巡视，抚摸抚摸家具，好像这些东西要拿去拍卖似的。“冉阿让一定是不顾一切了，竟然和芳汀发生关系。到那时她卖了头发和牙齿。他们就从她的脑袋上把牙拔出来。真的。我父亲查明真相。剪掉她的头发，拔掉她的牙。她肉体的任何一部分她都不会不出卖。”

“你灵魂的任何一部分你都不会不出卖吧？”

“饶恕我的灵魂吧。任何退缩到心灵的人就是给打败了。准备偿付我的价钱吧。五百法郎。”

珂赛特走到窗口，观看雨水从玻璃窗上滑下去，使最近十一月的花

园变成斑斑驳驳灰茫茫一片池塘，使得一切那么模糊不清，以致整个景色只能想象，而不能构筑出来。她回想起十八年前在花园里那一天，当时阿兹玛使她那么震惊，以致她哭泣着顺着树干出溜下来。她不再是那个十八岁的新娘了。她转身面对穿着浮华深紫色绸衣的阿兹玛。“很遗憾，没有人像冉阿让营救我一样营教你。你父亲非常残酷地对待我们两个，阿兹玛，但是在你们下毒手以前我逃脱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很自由，我们两个摆脱那种悲惨境遇、往事和痛苦，摆脱滑铁卢中士。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呢？让那一切都过去吧，阿兹玛。你现在拥有你父母简直梦想不到的前景。你有进入最上层社会的门径。你有——”

“我没有钱。”

“让我们两个摆脱掉过去吧。如果我们不摆脱，”珂赛特坚持说，“我们会永远陷入滑铁卢中士客寓的陷阱里。”

“五百法郎。就我姐姐死去来说相当少了。”

“那么这是报复，不是钱的问题喽？”

“是钱的问题。报复嘛，哦——我就只得用钱了结。我要五百法郎，但是支付的款项要很顺利。明天是十二月一号，明天付一百法郎。一月一号付一百法郎。等等。”阿兹玛贪婪地说。

“你记得悬在被抛弃了的炮车上的秋千，那条铁链吗，阿兹玛？你记得那种可怕的尖叫声吗？我有时在梦中听到那种声音。你听见吗？”

“我在梦中听到五百法郎的叮当声，”阿兹玛厉声说。“我听见我姐姐对我讲她多么爱马吕斯先生。那是过去她经常称呼他的。在床上，”由于怨恨她补充说。

“这些年你都在美国，我在一次次噩梦中梦见滑铁卢中士客寓、你的可怕的母亲、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父亲，不过那一场场噩梦与其说是害怕过去，不如说是害怕将来。我祈求上帝使你留在美国，不过是的，我期待过你，或许期待了你十八年。我非常高兴你在这儿，使得我终于可以排除了你。”

“你不可能把我排除掉！”

“我可以把你从我的梦中、从我的家庭、从我的祷告中排除掉。我再也不必希望你留在美国。你去哪儿，或者你对谁讲你捏造的卑鄙故事，我都不在乎。也许冉阿让是一个罪犯，但他的一根小手指头上的正直品质比你全身拥有的都多。就此而言，你的全家也一样。也许我母亲是一个妓女。既然我是一个母亲，我祈祷她永远不知道你们家的人怎样对待我，因为不论她忍受了什么潦倒落魄，她那么做都是为了付给你的父母照顾我的报酬。照顾吗？照顾吗！我祈祷她永远不知道你们怎样对待我。而且我告诉你，阿兹玛，不论她的肉体干了什么，她的灵魂是纯洁的。对你父母你可就说不出同样的话了。我母亲爱我，至死爱我，我父亲至死爱我。你父亲怎么啦，阿兹玛？他怎么死的？”

阿兹玛的脸变苍白了，但是又重复说她要去对马吕斯讲那个情况，对马吕斯讲过以后，她就事情像粪土一样散播开，使流言蜚语传遍巴黎。

“你愿意怎样散播就怎样散播吧，阿兹玛。就是那样。我不会付给你敲诈勒索的钱。”

“我确信你的孩子们会很喜欢听这事的。”

“毫无疑问这会使他们很痛苦。生活充满了痛苦。有时候是我们招来的，有时候不是。如果钱是报复手段，那你就不得不找另外的办法喽，不是吗？”

第二天早晨卢森堡公园里，一棵棵树都像骨瘦如柴的哨兵似的站立着，几片零零散散的小树叶紧紧依附在最高的树枝上。一股股喷泉静静地不喷水了，卖玩具、报纸、冰激凌和夏天娱乐物品的小贩们的一处处货摊，都关了门，给遗弃了。只有一座座雕像，赤裸裸的，不受季节影响，越过雾蒙蒙的一条条小径凝神眺望，它们的石眼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在雪尘上留下轻微脚印的少数散步人。暖暖和和地披着一件勃艮第红色斗篷，珂赛特挽着马吕斯的胳膊，这个十二月一日他们的脚步调一致地嘎吱嘎吱踩在砾石小路上。她等待着把事情告诉他，想来到这儿，二十年以前，机遇——就他们的情况而言，是运气——使他们萍水相逢的地方：当时珂赛特是挽着她的令人崇敬的父亲胳膊的一个少女，马吕斯是离家出走的一个穷学生。她观望远处，一对年轻人，他们的声音模糊不清，在冬天的寒冷空气中回响，他们的笑声波动起伏。那个姑娘披着一件镶着白边的灰斗篷，兜帽遮掩着她的脸，直到那个服装体面的年轻人搂住她，使她微微后仰，兜帽从她的金发上掉下，他们站着，保持了这样的姿势一瞬间，就像一座座雕像本身似的。然后他吻吻她，长久的、甜蜜的一吻，公开地，根本不理睬包围着他们的一座座雕像。灵活地一拽他使她站直，于是她搂住他的脖子。

“我们可能那样做过吗，珂赛特？”马吕斯沉思地问，“那么无拘无束，我们竟然在卢森堡公园里接过吻？”

“我们在卜吕梅大街园子里接了吻。”

“是的，我们不得不保守秘密，不把我们的爱情告诉你父亲，而且你父亲爱我们，也保守秘密。这看来那么令人痛苦，那么不必要。”

也许谈论秘密这番话是开始谈的最好场所，因此珂赛特正要讲，但是当她和马吕斯走得更近时，她更仔细地观察那一对年轻人，倾听着他们的波荡笑声。那个姑娘有一种清脆活泼的笑声，和一种爱戏弄人、柔声媚气的态度。那个年轻人——“让吕克？”她不相信地说。

“哪儿？那儿吗？那两个人吗？”

大吃一惊，珂赛特和马吕斯站住，凝视着前方。那个姑娘继续说说笑笑，但是当让吕克看到在那个寒冷的早晨谁和他们共享卢森堡公园的美景时，他的脸色像上面的天空一样变灰白了。妮科莱，意识到惊恐，从他望到对面的人们。让吕克站住不动，结结巴巴地说，“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对此，他父母，默默无言地很同意，当他补充说，“妈妈，爸爸——”时妮科莱也很同意。

“妈妈？爸爸？”妮科莱忍气吞声说。

“我愿意你们结识一下妮科莱·劳里奥特小姐。劳里奥特小姐，这是我父母，彭眉胥男爵和男爵夫人。”

“太好了，”妮科莱怯懦地说。

一百条使人惊恐的问题涌到珂赛特嘴边，但是马吕斯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一切在家里再进一步讨论。你明白吗，让吕克？我们马上要在那儿见你。”

“是的，”他悲惨地说。

“立即，”他父亲厉声说。“你要回家去。你使我们大失所望，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你一再违反诺言。”他像是从痛苦的深渊里讲话，然后陷入愤怒中。“也许应该把你送到巴黎外面的学校，在那儿你的意志薄弱气质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考验。也许你在瑞士会受到更好的教育。”马吕斯敷衍了事、带着枯燥乏味的礼貌点点头。“劳里奥特小姐，希望你原谅我们。”

马吕斯和珂赛特走开，不敢回头看或者讲话，因为根据让吕克和那个金发碧睛、举止轻率的姑娘那种亲昵情况看来显然他的违抗持续很久了。最后除了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听不见别人的脚步声时，珂赛特哭泣起来。“噢，马吕斯，马吕斯，我把你带到我们萍水相逢的地方来散步，为的是我可以对你讲讲过去的事，反倒——”

“不要哭，亲爱的，我会处罚让吕克。我从来不相信我们的儿子竟然能这样欺骗！他的荣誉感何在？”

“不，不，这和让吕克无关。这和……”她把戴着手套的双手合拢，扭绞着双手。“你认识图查德太太吗？”

“你的意思是说阿兹玛·德纳第，”他令珂赛特惊奇地说。他心不在焉地说，显然被让吕克搞得依然心绪不宁。最后，他补充说，“她是一个凶恶的老妇人，几乎就像她父亲、德纳第、容德雷特，不论他在美国的墓碑上可能刻上什么名字。我真希望他们把他扔在森林里喂了狼。一个凶恶、没有改邪归正的恶棍。他的妻子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是一个恶棍，阿兹玛兼而有之。图查德太太是她父亲穷凶极恶的女儿。就像你是你父亲天使般的女儿一样。”

“噢，马吕斯，我根本不是天使一般的。请你千万不要说那话。”

“她企图敲诈勒索我。是的，是真的。真卑鄙，你不认为吗？她要求我付给她五百法郎，要不然她就会对你讲，过去我在学生时代，那些年以前我一直和她姐姐爱潘妮同床共枕，我那么穷困，住在意大利防寨附近一栋摇摇欲坠的经济公寓他们隔壁。”

“你说了什么呢？”珂赛特仰望着他。

“人会说什么呢？我告诉她敲诈勒索是会污辱她姐姐死后名声的下流行为。我根本不吃那一套。”

“噢，马吕斯，”珂赛特走到一条空长凳那儿，坐下，浑身颤抖，把那件勃艮第斗篷拉拢裹在身上。

“因此她真的到你那儿来了？”

“是的。”

“那都是谎话。”马吕斯坐在她身边。“那天夜里爱潘妮·德纳第受了重伤躺在街垒快要死去时我抱住她。当生命离开她的躯体时我抱着她。我吻了吻她。我很可怜爱潘妮，但是除了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她把那夹着花白头发的黑发从脸上撩开，摸摸从他的悲哀眼睛呈扇形展开的鱼尾纹。“她不是为那个来的。”

马吕斯停顿住，困惑不解了。“如果不是为那个，她来为什么？”

因此珂赛特就告诉了他。再阿让如何把他从德纳第家、滑铁卢中士客寓救出来。她告诉他她是一个绝望的女人——她那么绝望最后沦落为妓女——的私生女。“因此你要知道，这些年，你和《光明日报》为了

妇女不致饥饿而堕落的权利而斗争，为了妇女获得合理工资而斗争，我总认为那在某种意义上，你不可能了解的意义上，我觉得好像你在帮助我母亲，帮助像她那样的女人们。她的名字叫芳汀，”珂赛特忍泣吞声，咬咬嘴唇。“我说女修道院有个姑娘叫芳汀是撒了谎。告诉你我母亲的真实情况，我简直忍受不了。”

“你为什么应该告诉呢？珂赛特，我当时是怎样一个人呀？充其量我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按照习惯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而且我对你父亲犯了极大错误，而且一直，感到很有道德，很正直，我到处走动。你父亲逝世时我几乎悔恨死了，但是我不责备你不信任我。你注意到我非常顽固，装出很虔诚的样子。你父亲在考验我的忠诚，而且那次考试我不及格。”

“那么你原谅我以前没有告诉你这一切的啦？”

“只要我了解到那个德纳第伤害过你，对你动过武，我才会怪你，我会杀死他，他站在哪儿就在哪儿开枪打死他。不，珂赛特，珂赛特，应该你原谅我。”

她在一座座冰冷的雕像和暗淡的树林中间吻吻他，好像他们是情侣似地吻吻他，也许不是年轻的情侣，那么年轻，那么无拘无束，以致可以在公园里接吻，而是终于自由了的情侣。“爱情是它自己的国度，”她偎着他的嘴唇小声说，“不过不是它自己的世界。让我们去那个国度吧，马吕斯。今天。让我们去布洛涅。现在。”

“不过让吕克。我告诉他我要回家，我要处置他。”

“让我们一直去火车站吧，马吕斯，现在，打发车夫带着信儿回去，说我们明天傍晚回来。至于让吕克，你看得出我们已经控制不住他了。今天我们做的任何事对他都不会有丝毫影响。”

“我们不知怎地失掉了他，没有吗？他拒绝接受我们试图逐渐灌输给他的一切。”

“让我们离开巴黎，马吕斯。带我去爱情的国度。让我们在杰拉德小旅馆住宿，在海边散步，让一切等待到明天。”

第五部 释放百灵鸟

1851年，12月

十二月二日的行动是对民主、文明和自由的一次无耻、蛮横、史无前例的挑战……我不知道我们会胜利，但是我们应该抗议。首先在国会抗议；国会闭会，就在大街上抗议，大街封锁了，就在流放中抗议；流放完结了，就在坟墓里抗议。

——维克多·雨果
《罪恶的历史》

第三十章

1851年12月1日晚上，法兰西剧院的音乐指挥，高举双臂，把他的音乐家们推到新高潮，他的眼睛闭着，只听见他自己音乐的威势和令人心旷神怡的乐声。甚至那些扮演垂死角色的演员们也都走到煤气灯照耀的舞台前部，对奥芬巴赫先生怀着毫不掩饰的怒火吐露出他们的台词。挥舞棕榈叶片的演员们，在另一方面，按照指挥的一致步调行动，听到演员们的台词都给淹没了就微微一笑，让观众看着那些没有台词的更好。观众里肯定有几个人眼睛只盯着妮科莱·劳里奥特。在他习惯坐的座位上（他太节俭了，没有订包厢），造针先生，没有带妻子儿女，期待着他美丽的劳里奥特小姐星期一的固定约会。从她的有利地点，舞台右边，妮科莱朝剧场另一边眺望，惊奇地看见在彭眉胥家的包厢里，让吕克，咧着嘴喜笑颜开。今天早晨在卢森堡公园发生了那个事件以后，妮科莱几乎预料会听到她的情人给流放到瑞士。然而，他却在这儿，他的眼睛发亮，他的衣服毫无瑕疵，他的朋友阿尔塞纳·赫维特在他旁边。

马吕斯和珂赛特肩并肩坐在杰拉德小旅馆炉火前面，一瓶波尔多葡萄酒摆在他们中间，从大海上刮来的海风吹得窗板格格响。非常惊奇十二月看到他们，而且没有预先通知，杰拉德先生急忙给他们的房间生上火，现在又给他们斟上酒，收走一盘盘牡蛎壳，就把他们留在空荡荡的酒吧里，那儿火光在珂赛特的光亮头发上闪烁，马吕斯倾听着，有时皱着眉头，时常畏缩着。珂赛特对他讲她多么不了解她母亲，她能记得的童年冉阿让救她以前的事，她怎么得到百灵鸟这个名字：天一亮就起来，拿着扫帚扫地，提着水桶打水，在滑铁卢中士客寓保证只有皮带抽，受冻挨饿，提心吊胆，那儿有一辆给遗弃了的炮车当作爱潘妮和阿兹玛的秋千。“我必须推着她们两个荡秋千，唱她们最爱听的歌。”珂赛特把双膝缩到她的暖和裙子下面，脸趴在那儿，马吕斯抚摩抚摩她的头发。“到今天，我还能唱，那支讨厌的歌，《去叙利亚的骑手》。”

军乐队开始演奏《去叙利亚的骑手》，路易一拿破仑的母亲、霍顿丝写的曲子。在总统的沙龙这儿，他主办平常星期一晚上的招待会，五、六百人，大多数人穿着耀眼的军装或者高级教士的法衣，许多人佩戴着荣誉勋位勋章。在许多漂亮的女人中间，图查德太太看来特别吸引人，她的衣裳——镶着黑花边的白绸衣上装饰着一个个绿丝绒蝴蝶结——豪华得足够王妃穿的。（事实上它过去是一个王妃的，1848年从杜伊勒里宫给劫掠走。阿兹玛从旧货商人那儿租来，而且谁也不知道。）

挽着那个必须履行义务但是并不过分苛求的图查德先生的胳膊，阿兹玛走近亲王总统，行了一个屈膝礼。露出相当慌乱的怪相，路易·拿破仑提醒她这是一个共和国。“那么，我又愉快地回想起，”她甜言蜜语地说，“一个女人可以在男人们中间认出一位亲王的帝国时代。”

路易·拿破仑以食指的放肆手势来回报，半似教皇的祝福，半似耍笑的劝诱。

谈话杂乱无章，乐队毫无生气，亲王总统比平常更烦躁不安、更沉默寡言，“据说，”客人们当中的一个小声说，“他懂五种语言，但是那一切他都不讲。”

招待会只持续了一个钟头。然而客人们中间有四个人早晨一点钟又

约好与路易 - 拿破仑一起在书房里会合，他会从抽屉里抽出一个打上卢比孔河 标记的信封，打开它，不仅越过隐喻的卢比孔河，而且越过历史进入声名狼藉的时期。这些人是：一个长期吹牛拍马的人、一个将军、巴黎警察局局长和路易 - 拿破仑私生的同母异父兄弟，莫尔尼伯爵，一个著名的饮食考究的人，他离开招待会，径直去法兰西剧院他的包厢。他在幕间休息时到达。

在幕间休息他匆匆忙忙去后台时，让吕克几乎撞上莫尔尼伯爵，说了一声“请原谅”，他就向舞台门口走去，慷慨大方地给了看门人一笔小费，就打听了一下去临时女演员们化妆室的方向。它是在换布景的人们、拉绳索滑轮人们的危险曲径尽后面，妮科莱和另外十来个人合用的一间潮湿房间。给毫无装饰的几股煤气火焰照亮，那儿只有一扇格子窗、一只污水桶、一面大家合用的破镜子。黑霉绿霉丰富多采地爬上四壁，另外的姑娘们咒骂他，叫他躲开。

妮科莱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引进肮脏的过道里，在那儿煤气灯接近他的脑袋发出嘶嘶声，一个抱着一抱长矛的道具搬运工用臂肘轻轻推推他。依然穿着肥大的戏装，妮科莱浑身颤抖，三番四次吻他，责备他到后台来，问他和她父母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走了！他们去布洛涅了，好几天不会回来！”

“你的意思是说，甚至没有——”

“我甚至没有见到他们！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或者留下口信——或者什么话。你看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整整一夜。我们整整一夜在一起。”

“这是星期一晚上，造针先生来。他的夜晚。”

“你并不爱他。”

“我当然并不爱他，”她说，大笑起来。“我爱你。”

“好啦——”

“好啦，什么？那毫无关系。”

“那时我有关系，”他拉住她的胳膊，使她紧贴在他身上，声音嘶哑地小声说。“我有整整一夜时间，妮科莱。和你同床共枕。”

“今天夜里已经安排好了。我不能改变它。”

“你可以。”

“但是我不改变它。你清清楚楚知道我不会的。你要求我是不公平的。那是不公平的。现在别像那个样子。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那是真的。”她又吻吻他。“造针先生付房租。”在煤气灯绿色的耀眼光芒中她的脸有一种奇怪的生硬色调，她的丰满的嘴唇抿成毫不畏缩的一条线。

“今天夜里，”他小声说。

妮科莱挣脱出来。“明天。”

“今天晚上，”加利耶拉公爵夫人对她宴请的右边那位贵客说，“他们在林荫大道上打赌：波拿巴先生会在国民议会把他撵走以前赶走国民议会代表们吗？你的赌注押在哪儿，蒂埃尔先生？”

卢比孔河，系意大利北部一河流，公元前 49 年恺撒越过这条河与罗马执政决战，喻决定采取断然行动，破釜沉舟。

“无论国民议会会有什么缺点，它都是遵守法规的，夫人。政变是非法的。”公爵夫人的仆人把一片鲁昂鸭子放在他的盘子里，蒂埃尔呷葡萄酒，好酒，他沾沾自喜地微微一笑。“明年，1852年，我们就要给法国选举一位真正的总统了。”

那位公爵夫人玩弄着她的钻石耳坠。“你那不是不坦率吗，蒂埃尔先生。全巴黎的人都知道国民议会拒绝给予他重新竞选的权利时，路易-拿破仑不会袖手旁观。”

“圣诞节和新年就要来临，”蒂埃尔拿起沉重的银刀叉切鸭子。“这是庆祝、送礼、送小机械玩具的时节。巴黎人没有搞政治的心境，商人们太爱好利润，不允许发生政变。”

“你真以为巴黎的商人们能支配路易-拿破仑吗？”

“商人们就像初进社交界的女子们，夫人。任何玩弄她们感情的人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严重的困境。真的，”他沉思地咀嚼着，“这鸭子使我想起路易-拿破仑。”

那位公爵夫人调皮地微微一笑，俯视一眼她的餐桌。

“鸭子，毕竟，是最普通的家禽场的动物，仅仅是只能由厨师提高它的身价的一只家禽。路易-拿破仑是在寻找厨师的一只鸭子。”

“‘国王可能宁愿找一个厨师，也不愿找一个将军，’那就是艺术大师们会说的，”卡雷梅夫人果断地陈述，为了艺术大师蓬松蛋糕的制法，她灵巧地在面粉中间挖了一个坑。“这两者中，厨师是更重要的。一个外交官带着一个听候他命令的好厨师，用烤肉叉可以起到一个将军只能用刀剑起的作用。”

芳汀双手捧住她的一杯巧克力饮料，请求她再讲讲卡雷梅外交胜利方面的故事，一边注视着在卡雷梅夫人的灵巧触摸下，面粉、一点点黄油、两个蛋黄、一点盐和一杯水就转变成像黄绸子一样光滑柔软的面团。“那个你做得多么令人惊叹呀！”

“经验嘛，*ma petite*（我的小宝贝），如此而已。”

卡雷梅夫人讲完故事时，芳汀喝完她的巧克力饮料，游游荡荡走到窗口，眺望外面寒冷的十二月夜晚。“你想妈妈和爸爸为什么几乎没有通知就走掉了？”

“也许他们希望回忆一下，想象他们自己是年轻、感情冲动的情侣。”

“很难那样想象他们。”

“为什么呀？你父母是特别幸运的人。他们是恋爱结婚的，而且爱情从未抛弃过他们。喂，那个，亲爱的姑娘，简直令人惊叹。”

“在小说里始终是那种情形。要么是那样，要么是人们逐渐心碎了，为了爱情死去。”

“无聊的傻话。”

“我不会伤心的，”芳汀从碗里挑起一片撒上糖的苹果。“我打算恋爱结婚。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她补充说，舔舔糖，“为了爱情。”

“你会嫁给你父母叫你嫁给的人，就像所有其他的姑娘一样。”

“我认为人们对待女孩们的态度是犯罪，一直把我们锁着，根本没

有娱乐，直到你家里的人决定把你嫁给一个你简直不认识的人为止。于是你在那儿，结了婚，困住永远吻他吧。而且，你一旦结了婚，那时为什么你愿意怎样就可以随便做呢？为什么结了婚的女人会很自由？未婚的姑娘甚至都不能迎视男人的目光，不能出去，不能——”

“父母了解得最好。”

“那就是姑娘们伤心死掉的原因。阅读一下倒都不错，”她挑起另一片苹果，“不过我确信伤心在现实生活中是令人很厌烦的。”

那条大街的名字改变了，但是那个妓院却依旧保持着它过去的名称，Coeur—Volant（飞心），一颗飞翔的心的符号挂在大门上面，它由一个人所共知的大妈，一个臭名昭著的老鸨经营。冬天一个没有腿的小提琴手就坐在小酒馆地板上演奏，大妈的笨蛋儿子就倒饮料（驱散打斗），大妈本人就照料油腻腻的放钱抽屉。两个穿得很单薄，没多少工作的妓女就坐着完成那套熟悉的仪式，剪脚趾甲，闲聊，等待着顾客们，米米·拉斯考克斯离她们远一点坐着，紧张不安呷着白兰地：大妈不喜欢看见人们不充分工作。米米浑身发抖，但是她至少没有在这种恶劣的寒天冻地里在大街上发抖。但还是，她叹了口气沉思，在独立自主的滑稽咖啡馆那些日子里还是有些好处的。现在，她天天去滑稽咖啡馆，不是为了喝蓝色酒，而为了喝一喝艾酒，但是她在这儿工作。在飞心妓院，她有地方住，不必在大街上挨冻；然而不管大妈给她打发来什么人她都不得不接待——而且毫无怨言地不时接待大妈的蠢儿子。所有的姑娘都这么做。她愉快地看到一个士兵进来，一个漂亮小伙子，米米注意到，不过真是一个男孩子，比加布里埃尔大不了很多。大妈接了他的钱，就向他指出米米。他露齿一笑，给了她一支她很高兴接受的香烟。他等级颇高，因为他没有抽陶土烟斗，她可以辨别出来。她吹出一个烟圈，评论了一下最近几天巴黎的士兵数目。

“拿破仑万岁，”那个士兵说，把她带上楼。

“我像拿破仑，”爱潘妮站在镜子前面，手放在紧身围腰上，抬起下巴，好像注视着命中注定的前途似的凝视着前方。

科琳又洗了一遍那副牌，发了另一手牌。“他长着鱼眼睛，路易·拿破仑确实长着。”

“他没有。”

“爸爸说他长着鱼眼睛，癞蛤蟆腿，下等音乐师的胡子。”

“你就是嫉妒罢了，”爱潘妮反驳说。

“至少我不是私生子。”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鲑鱼肠子，亲王总统不会来参加你的婚礼。”

“他也不会来参加你的。把蜡烛拿回来。你知道妈说只点一支。”

爱潘妮把一个凳子拿到壁炉附近，为了在一张张当票和附近古老的滑铁卢中士招牌上更好地照照镜子。她把她的黑头发从她的灰黄色圆脸上掠到后面。她长着黑色小圆眼睛和一张厚颜无耻的嘴巴。“妈说到我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围绕着共和国的一切犹豫不决态度，使我的真正父亲成为皇帝。”她挑战似的把手伸进煤筐，又在火上添了几块煤。在这筐煤用完时，他们就不得不找一个新商人。他们躲着最近来讨拖欠了很久的欠债那个煤炭商人的妻子度过上个星期。“要是他们使

路易 - 拿破仑成为皇帝就好了。想想我们将会多么富裕啊。”爱潘妮 - 霍顿丝伸出双手烤火。

慕菲塔德大街上的篝火吸引了吵吵闹闹的一群人，教区里过懒散星期一的残存人们。从一家家灯光闪烁关掉的咖啡馆里出现，醉到感情奔放或令人怜悯不同程度的男男女女都不可抗拒地给吸引到火边，暖气、火焰腾空而起。在公共喷泉对过铁罐大街角落附近，一大车稻草古怪地抛弃在这儿，一个胆量很大的人使它燃烧起来。逐渐地人们聚集到大街上，有一些离开附近大楼没有热气的房间，有一些带来一口口柳条箱和一只只破筐，使火焰一直燃烧着，受人欢迎的大火，劈劈啪啪冲上天，照亮了桑松内特、帕乔利、怀孕七、八个月的热尔梅娜·弗洛里和另外二十多个人的面孔。他们伸出双手取暖，伴随着两个小提琴手、一个吹长笛的人和一个喝醉了尽可能用短笛吹奏 La Poule（四对舞三回旋）那支古老舞曲的人打拍子。

“喂，欧棕鸟，”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说，把手伸向火焰取暖。“已经染上梅毒了吗？”

“平切尔！”

平切尔的脸黑黝黝的，非常消瘦，他的腕骨突出成疙瘩。他的衣服并不比这群人中任何人的衣服破烂，他的鞋不合适地摆动着，但是他的眼睛不像他们的。“我不记得你比我高，欧棕鸟。”

“我几乎还不是吧。”

“那可真是糟透了的时候，不是吗？”平切尔抿着嘴暗自笑。“六月的战斗。我们几乎为大亨们干了事，相互杀光。无论如何要喂养太多的人啊。”他匆匆瞥了热尔梅娜一眼。

“你救了我的命，平切尔，而我，我从来没有机会谢谢你。”

他耸耸肩膀。“那毕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那对得救的人们可就宝贵了。”

“或许。”

“这些年你在哪儿，平切尔？”

“他们让我们，机动警卫队解散了，我们的服役期是一年，于是他们让我们解散了，而到那时候，哦，我喜欢上它了。”

“喜欢什么？”

“血。”有人传过来一个酒瓶；平切尔占有地抓住它，但是只喝了一大口，就把它传给欧棕鸟。“因此我就参了军。去过阿尔及利亚，欧棕鸟。阿尔及利亚真是野蛮人。”

欧棕鸟呷了一口酒，就把瓶子传给帕乔利。那个吹短笛的人昏倒了时，人人都大笑起来；他们把他拖到公共喷泉那儿，使他苏醒过来，于是他又加入人群中，准备演奏，开始吹奏他的曲调。最后欧棕鸟问是否或许平切尔已经发现他终究还是不喜欢血的。

“如果过去我喜欢，现在我不喜欢了。”他微微一笑；他的三颗牙掉了。“啊，法国欠我的债，欧棕鸟。我的国家欠我的债。我为法国战斗，为了，哦——有钱吗？”他把他的单薄外套在胸部掩得更紧一些。

桑松内特掏他的一个个口袋，掏出一个法郎，五十个生丁。“我欠

法国货币名，一百个生丁等于一个法郎。

你的债，平切尔。你救了我的命。”

“你是一个好人。你还很诚实吗？”平切尔的手攥住钱。

“我想是吧。”

“不大精明，欧棕鸟。你可以为那份激进报纸奔跑多久？你现在不是一个小男孩了。通信员们不会永远这么过活。你在浪费你的青春。你应该给你自己搞一种职业。你本来可以成为最好的小偷。”他转向人群，乐师们现在用柔和的颤音演奏出古老的革命小调，《啊，Caira, Caira（好啊，好啊）》，他大声呼喊欧棕鸟本来可以成为最好的小贼，然后他就游游荡荡走进黑暗中，蒙蒙小雨洒到篝火和欢庆活动上。

人群咒骂天气，有人谴责国民议会破坏了他们的乐趣。“他们派雨来拆散我们的激进集会！”一个嘴唇发青的妓女大声呼喊，寻找傍晚最后俘虏一个人的机会。“来接受我们呀，脑满肠肥的人们！我们打算搞另一次革命！”

当发出马蹄得得声时，笑声很快沉寂下来，他们转身看到从意大利防寨走向慕菲塔德大街的步兵纵队前面两个骑马的军官。几匹马大汗淋漓，口吐涎沫，骑得很狠，而且驰行了漫长的路途。那个军官查问谁把他喂牲口的稻草点着了。不回答，人群退进与人方便的阴影里，帕乔利、热尔梅娜和桑松内特都注视着附近兵营大门突然打开，灯人辉煌，步兵们进去。几个人把大街上的火扑灭，把军官们的马绕着路牵到后面。这时慕菲塔德大街寂静无声，除了偶然从楼上传来的家庭的嘈杂声、一个大声啼哭的婴儿、一架呼哧呼哧响的手摇风琴和一个女人的大笑声。

他听见她的大笑声，辨认出它来，虽然她的窗户很高，很黑暗，而且关着。也许大笑声根本不是她的，只是剧场最后一群人堵塞住咖啡馆发出的；除了踩着高跷，躲着泥泞污物，向大家表演惊险动作，醉醺醺，得意扬扬穿过一条条大街踩高跷的人们以外，演木偶戏的人们、卡巴莱餐馆的歌手们、芭蕾舞女演员们和贫穷的乐师们，互相依偎着，游游荡荡地走回家去。这时妮科莱窗口的灯亮了，她的身形在那儿露出侧影，一个男人在她身边。让吕克拉下帽子遮住冷酷无情的雨，他寒冷彻骨，被那些穿过大磨坊大街，那些艳丽、涂脂抹粉的下流女人曾经令人那么陶醉的一条大街，回家的杂技演员们推推撞撞。让吕克对阿尔塞纳粗俗地评论了一句，说造针先生的器官和他的职业相同。他管妮科莱叫作妓女。他咒骂寒冷的天气。他咒骂大磨坊大街，诅咒给了他与她欢度一整夜，而金钱却使她与另外的男人过夜的运气。

阿尔塞纳使劲拽拽他的袖子。“来吧，彭眉胥，别成为傻瓜。巴黎充满女人，妓院充满女人。我们为什么站在寒天冻地这儿？看啊，警察来了。你不愿意我们被逮捕吧？”

“由于恋爱吗？”

“由于是一个傻瓜。”阿尔塞纳向警察们轻轻触触帽檐，他们三个都不理睬他，迈着急剧的步伐向另外某个目的地走去。

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当三个玩忽职守的人进来时，负责的派出所所长正在讲话。他对他们怒目而视，而且说由于这些是特殊情况，人人都非得绝对效忠，因此要对他们处以平常两倍的罚款。“我们接到巴黎警察局长的命令，他接到亲王总统的命令，”派出所所长克里隆通知他们。”今天夜里路易 - 拿破仑一定要使共和国获得拯救。路易 - 拿破仑

会给予我们秩序、稳定，使财产得到保护。我们一定要使他不遭到反抗。我们有名单。每个住宅去一个特派员和两个卫兵。每次逮捕用二十分钟。每一个反动拿破仑的人，从最反动的保皇党人到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国民议会所有的重要议员、军人和反对派的编辑们，今天夜里都会被捕，关进监狱。逮捕不会太困难。他们都在床上睡觉，想象不到。”阿希尔·克里隆辉煌地穿着一件钉着双排铜纽扣、使他的躯体特别显著的厚大衣，在他的部下前面严肃地踱步。国王逃亡以后三年，克里隆不再仅仅是一个密探，他准备在适合他的才能的职位上为一个新主子效劳。他弄确实了他是去彭眉胥家的一个人，玩味着事情的讽刺意味，终于有机会看到马吕斯·彭眉胥被捕，不仅仅为了煽动性言论，而这一次逮捕是作为流放的前奏曲。

早晨两点钟开始，克里隆的部下们进军，掠过城市，遇见，与一团团军人和从灯火通明的政府印刷所飞奔出来，贴广告的密密麻麻的人交叉而过：一条条铁路被强占了，电报完全控制在政府和军队手里，煤气厂也同样。张贴广告的人们用12月2日新印出来的法令和浆糊武装起来。军队武装起来。

政变由莫尔尼伯爵以歌剧的精确性谱写了管弦乐曲（他了解剧场）。食物、草料、大炮和弹药突然出现在全城；各种各样的街垒提供了隐蔽处，一座座公园变成那天夜晚向巴黎袭来的十万士兵的临时宿营地。一辆辆按照军事时间表运行的火车把军队运到城里。一些军队成扇形展开，压制出版，除了两家报社所有的都给关闭了，一台台印刷机给封起来，印刷工们都给驱逐出去，布置了一个个哨兵。他们占领了国民议会大厦。他们向城里十二个区每一个国民自卫军司令部进军，士兵们在那儿毁坏了看见的每一个大鼓，使可能召唤邻近人们保卫共和国的乐器沉默无声；国民自卫军，毕竟不可能朝他们的邻居们开火；正规军会按照命令开火。另外一些士兵闯入穷人和工人阶级附近的一座座教堂，割断钟楼的一根根绳索，为的是不会敲警钟召唤人们武装起来。圣美里教堂的钟绳首先给割断，它的钟舌像说不出话、没有根的舌头似的悬挂着。在每一面墙上，张贴广告的人们大量贴上传遍法国的法令：国民议会解散了，戒严令宣布了，将要举行新选举，恢复所有男子的普选权。禁止唱《马赛曲》。自由、平等、博爱将从所有公共建筑物上抹掉。军队会使它实现。教堂会给它祝福。警察局会强制执行。政变完成了。共和国消灭了。

从他和阿尔塞纳一起去的妓院摇摇晃晃地回家，让吕克停住冲着—栋建筑物撒尿，看见新贴在那儿的一张法令。他艰难地看看它。附近有一股公共喷泉，因此他用水泼了泼脸，就走回去，正当一个穿着军装的传令兵骑着马从角落里绕过来，几乎撞倒他时，他又看了看那张法令。

他咒骂那个骑马的人，咒骂妮科莱和一般的女人们，但是当他继续走下去时，军队接管了一条条街道，每一栋公共建筑物都灯火辉煌，在巴士底地区，沿着六月战斗期间，曾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最后一座街垒，圣安东尼郊区大街，架好有清清楚楚弹道的大炮。1848年6月造反者们占据的巴士底地区周围一栋栋建筑物都被没收了，人们匆匆穿上衣服，在军队排成纵队进去时鱼贯而出，女人们放声恸哭。让吕克从有一些仍旧戴着睡帽的人群中挤过去；他奔跑，在一个地点撞上一个贴广告

的人和他的一抱法令，到达受难修女街，气喘吁吁，发现那儿也灯火通明，一辆警车停在台阶前面。他猛冲进去，发现仆人们都穿着睡衣聚集在楼梯上，十五岁的芳汀在安慰他们那又哭又闹的老姨妈奶。

在这群人前面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黑衣，满脸胡子的男人踱来踱去。让吕克最初没有认出克里隆，因为他一脸胡子，而且三年里他变得有点苍老了。那片胡子仅仅部分地掩盖住欧棕鸟给克里隆右面颊上留下的永不磨灭的 1848 年激怒的一块纪念物。也许那块纪念物激起了他现在的愤怒。他估量地注视着让吕克，查问他父母在哪儿。当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在住宅走过去，从书房抱着一摞摞文件走下来，砰的一声把它们抛在克里隆脚下，他姨妈奶阿德莱德浑身发抖，放声恸哭，芳汀怒目而视时，让吕克观望着。让吕克愚蠢地问，依然试图清除他头脑中的醉意，发生了什么事。

“你父母被捕了。现在告诉我他们藏在哪儿。我从这些温柔的傻瓜那儿得不到任何回答。”

“为什么？他们怎么可能被捕呀？”

“他们是政府已知的敌人。新政府。新制度。路易 - 拿破仑已经解散了国民议会，宣布了戒严令，而且把普选权还给了法国的男子们。当然喽，他是唯一一个他们可以投票选举的人。”

“恐怖统治。”那位老夫人怒吼说。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在哪儿，”芳汀大声说，“我告诉了你一百遍了，我们不知道。”

克里隆不理睬她，更走近让吕克一些。“你发出酒和妓院的臭气，小彭眉胥。如果你不愿意在那上面再增加上监狱的臭气，你就回答我。你父母在监狱里会更安全，”他补充说，“他们在监狱里不会给打死。他们与其说会给驱逐出境，不如说会给流放。”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能回巴黎啦？”他结结巴巴地说。

“被捕，流放，命令离开法国。那是他们会遭遇到的事。”

“而我们呢？”在瑞士受教育的幽灵在让吕克前面徘徊。克里隆耸耸肩膀。“那就不是我这样职位的人可以讲的了。”

“如果他们没有被捕的话——”

“让吕克！”芳汀大声呼喊，“克里隆是一个叛徒！你知道那个。爸爸强迫他离开《光明日报》社，因为他出卖了他们！”

当阿德莱德姨妈奶哭诉威灵顿的事，卡雷梅夫人很想拿起切菜刀时，克里隆走到芳汀跟前，抚弄着她的睡衣长缎带。“我从来没有为《光明日报》社工作过。我从来没有为马吕斯·彭眉胥工作过。他是我的职业荣誉上的一个污点。1832 年他逃脱了我，但是我在 1842 年使当局注意到他，因此他可以愉快地在监狱里度过很多时间，现在差不多 1852 年了，我打算看着他离开法国。我打算完成二十年以前分配给我的工作。”

“恶狗，”芳汀反击说，“寄生虫——你是狗背上的害虫。”

当阿德莱德姨妈奶突然又惊恐得尖叫起来，浑身颤抖时，克里隆的注意力回到让吕克身上，又重复说他父母在监狱和流放中会更安全。“要不然，你父亲可能又要领导叛乱。我在保卫共和国。我在这儿可不是叛徒，小家伙。”

“我不是一个小家伙。”

“那么你了解这些事情，你了解你父亲天生是个反抗的人。保护他不害自己是你的责任。”

“他们去布洛涅了。”

芳汀似乎垮了。“噢，让吕克，为此爸爸永远不会饶恕你的。”

“杰拉德小旅馆。我本来应该记得的。”他转向和他在一起的一个警察，告诉他去指挥部，打电报给布洛涅，叫警察当局在杰拉德小旅馆逮捕彭眉胥夫妇。另一个警察从书房出来，在已经撒了一地的文件上又添了一抱。“在你们的父母被捕以前，一个人也不许离开这所住宅。”

他们倦怠地醒来，像痴恋的人们似的蜷缩成一团，马吕斯的面颊偎在珂赛特的头发上，她的双手把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脯上。落进他们房里的曙光很微弱，乌云凝成一团团的，他们可以听见头顶上一只只海鸥在尖叫，为了杰拉德太太扔出去的残羹剩饭而沙哑地争斗。那群海鸥的叫声淹没了马吕斯和珂赛特做爱的声音，他们的柔情蜜意恢复了，他们的热情复原了，他们的爱情放出光辉，他们的时间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彼此的了解加深了，在马吕斯自己还未到达顶峰时，他就小心地把珂赛特引到爽朗的高峰，那种至高无上的巅峰。

他们要了咖啡，慢慢喝了它，吃了杰拉德太太新烤的面包，他们穿好衣服，迎着十二月的日子和从海上刮来的寒风匆匆走掉，向海港走去，珂赛特提着裙子，她的脸色红润，她的笑声清脆响亮，她挽着他的胳膊。在这样的天气里城市刚刚慢慢醒来，当珂赛特和马吕斯向船坞走去时，一缕缕淡淡青烟袅袅上升，青烟投入乌云中。

海湾白浪滔滔，只有一艘艘汽船敢冒风浪，没有什么在航行。沿着海港一只只阴郁的海鸥各自栖息在一根根桩柱上，在那儿潮水冲刷附着在早就建立起的一根根柱石上的贝类动物，大海鲜明刺鼻的臭气透过木头船坞的板条飘浮上来。衬托着褐色船坞、铅灰色天空和一只只渔船的灰色和暗褐色，珂赛特的勃艮第红色斗篷，非常鲜明显眼。

除了惊涛骇浪声，海水拍击船坞和系在那儿的一只只渔船的泼溅声，在一根升降索开始鸣钟、砰砰敲响，铿锵地响，一只小钟像警钟似的敲钟，从船坞那头召唤以前，一片寂静。珂赛特漫步走到那儿，俯视停泊着的一只船。“圣约瑟号”磨损了，样子很破旧，油漆剥落，一根根绳索非常灰暗，由于年代悠久磨损了，“圣约瑟号”那个名字本身褪了色。“喂！”珂赛特朝下呼喊，但是唯一的回答是连续不断的小船船钟的鸣响声，它以忧郁的方式敲响，被波浪滔滔的海水驱向前方。“马吕斯，看呀！”她大声呼喊，但是那时，杰拉德先生的声音也传来，他向他们跑来，他的两只胳膊挥舞着，他的脸愁眉不展，一只手摆动着一份公告，另一只手挥舞着一份黄色电报。

当杰拉德先生，气喘吁吁，劳累过度，讲话时，“圣约瑟号”船上的船钟叮叮当当敲得更响亮了，大风吹来的警报，似乎压倒了杰拉德的叙述，说警察们来他的旅店逮捕他们那种反常的叙述。逮捕他们两个。

“发生了政变。”杰拉德先生把公告塞给他们，那种公告已经贴到全巴黎，现在贴遍法国。珂赛特看那份公告，看那份电报，但是只听见“圣约瑟号”传来的警钟声。

“我打开一瓶酒把警察们丢在那儿，使得我可以预先通知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回去。你们千万不要去巴黎。”

“去英国，”珂赛特说，响应“圣约瑟号”坚持鸣响的钟声。“去英国。”

“是的，夫人。是的！英国。从这儿，布洛涅，你们几乎可以看到英国。你们在那儿会很安全。我现在，今天早晨，就可以给你们安排航海旅行。”

“去巴黎，”马吕斯说。

“不！”珂赛特大声呼喊，盖过钟声，盖过马吕斯的抗议声，盖过杰拉德的恳求声和远方不清楚的另一种声音。“请你，马吕斯，我们在英国会很安全。你去英国，随后我会把孩子们带来。噢，亲爱的，马吕斯，听听——”

马吕斯把手轻轻捂在珂赛特的嘴上，手指移上去擦掉她的眼泪。“给予我自由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不利用那种自由，我就会背叛了过去的十九年，背叛了你，背叛了我的朋友们，背叛了你父亲救我时做过的牺牲。十九年前他本来可以带你去英国。可是他没有。”

“请你，马吕斯。”

“你看见电报上的名字吗？”他把它从杰拉德先生手里拿过来，把它递给她。克里隆。珂赛特脸色变苍白了，马吕斯痛苦地评论说，第五个人确实找到一身新制服，像他原来的走狗模样找到一个新主子。“你去英国，珂赛特。”

“没有你吗？”她把手伸上去，顺着向鬓角延伸下去的他的黯淡伤疤纹路、光滑的胡子、最热爱的嘴唇抚摸。“没有你对于我还有什么安全呢？”不再抗议，她挽着他的胳膊，背对“圣约瑟号”、大海、英国海岸，向城市走去。世界侵入了爱情国度。

第三十一章

十二月黎明姗姗来迟，在灰蒙蒙、珍珠色的光线中，一个少女披着一件斗篷，戴着一顶主妇的棕色帽子，穿过巴黎朝塞纳河走去。夜里下的雨变成雪，星期二早晨工人们醒来发现没有报纸，只有贴在墙上的公告，巴黎——最爱好音乐的城市——沉默了，没有教堂的钟声，没有小贩们的叫卖声或显贵们戴的花冠。人们在到处张贴的公告前挤在一堆，嘟嘟囔囔。芳汀读了她看到的第一张，为了拥挤在她附近的文盲们把它大声朗读出来：国民议会解散了，普选权恢复了，要举行新选举，宣布了戒严令。戒严令确实到处明显可见。士兵们组成严格编队守卫着广场，他们的大炮已经架在适当的位置上，他们的刺刀上好了，他们的军官们骑在马上，他们的呼吸在寒冷空气中冒热气。一辆辆公共马车在行驶，但是一小队一小队警察征用了一辆辆出租马车，向马扎斯监狱驶去的来往车辆既有秩序，数量又大。在芳汀来到士兵们设立了检查站那座小桥以前她没有遇到任何阻拦或麻烦。一个年轻的士兵要看她的证件，要了解她过桥的原因，在她说她母亲病了时他仍然无动于衷，直到她补充了霍乱那个有魔力的字眼，他才后退，让她过去。

由于与厨师合谋策划（卡雷梅夫人利用头天晚上做好的咖啡和苹果馅饼把卫兵诱入厨房），芳汀就披着卡雷梅夫人的普通斗篷，戴着她的帽子，设法离开住宅。她过河去找滑稽咖啡馆和欧棕鸟。如果她父母在布洛涅被捕了，那么，他们就被捕了，不过如果他们没有被捕，她知道他们会回到巴黎，而且她知道欧棕鸟能帮着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克里隆找到。在圣塞文林教堂，她向聚集在教堂墙上贴的法令周围的人们打听去滑稽咖啡馆的路，最后一个人指给她去圣绪尔比斯修道会的路。像大多数巴黎人一样，芳汀去她自己那个地区以外的经验是有限的，而且河这边，这个贫民区，对于她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区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盲人街，法令贴在圣绪尔比斯修道会后面，芳汀在那儿找到滑稽咖啡馆。甚至这样的大清早，里面都烟雾弥漫，那么温暖，竟至水蒸汽顺窗户流下，那么与世隔绝，看见一个陌生人竟然使谈话黯然失色了。她走到镀锌柜台跟前，要找欧棕鸟。

法根尼斯太太对欧棕鸟说了几句不赞成的话。然后，冷冰冰地嗤之以鼻，她指引芳汀去旧货商那儿。“如果你迷了路，就跟着好共和主义者走。他们都在找寻一套新衣服和出国的通行证。那样或者进监狱。革命时旧货商人的买卖很有好处。”

“这不是革命，”芳汀，他父亲的女儿，宣称，“这是懦夫们搞的政变。”

但是法根尼斯太太讲好共和主义者那番话是正确的。在那条阴沉的死胡同里，一扇扇不吸引人的，被几只狂吠的狗骚扰的大门，芳汀并非单独给引进那个广阔仓库里的。也许有另外五、六个人，都蒙得严严实实防寒和防人识破，也在这儿等待。

“等着轮到你，”当芳汀走到那个老妇人拿着笔和皮面大分类帐本坐着的桌子跟前时，伯爵夫人厉声说。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为了换衣服。我在找一个人。就是这样。欧棕鸟。”

“为了什么？”

“我需要他。”

伯爵夫人放下笔，厌烦地注视着芳汀。“那么你陷入困境？”

“是的，夫人。”

一丝既高兴又听天由命的神色掠过伯爵夫人的脸。她叫容德雷特去找加布里埃尔，指着一把椅子让芳汀坐。伯爵夫人仔细察看芳汀。“我认识你吗？”

“我想不是这样。我想象不出你会认识我。”

伯爵夫人忙着和一个中年男子做生意，事实上，那是社会党报纸的一个新闻工作者，他拼命要换一身衣服——离开法国的一份通行证。

当容德雷特拖着欧棕鸟回来时，他看到芳汀以前还在揉惺忪的睡眼，往头上套衬衫。他直挺挺站起来，把头发掠整齐，叫了她的名字。

“彭眉胥小姐？”伯爵夫人大声说，抬头仰望。“芳汀·彭眉胥？”

“彭眉胥已经被捕了，”那个新闻工作者说。“他的名字在那张名单上。”

二十分钟以后，欧棕鸟，戴着帽檐耷拉着的一顶帽子，和芳汀一起过了新桥，一个容德雷特隔着短短一段距离跟随着，用捡破烂人的棍子和盛满垃圾的篮子，包括一只死猫武装起来，当他被士兵们拦住检查所有包裹时，他用这些起到好效果。

雪继续下，但是当它们沿着里沃利大街和圣霍诺雷大街朝《光明日报》社走去时，雪并不粘在地上。到现在全巴黎的人都起来活动了，全巴黎都看到，全巴黎都知道了，而且别的什么都不谈；发出嘀嘀咕咕，咕咕啾啾声，但是一辆辆公共马车在行驶，车夫们咒骂他们的马，大多数商店开了门，一家家咖啡馆在咖啡和白兰地上生意兴旺，但是大街上没有一个报贩在叫卖，巴黎的整个喧闹商业生活确实受到抑制、陷入沉默、但是并未反抗。

在康布雷大街，他们走过站在《光明日报》社大门前面，上好刺刀的那个军队哨兵身旁。一个人也不让进去，那个士兵告诉他们。

“彭眉胥先生呢？”芳汀问。

“被捕了。”

当芳汀、欧棕鸟和容德雷特到达受难修女街时，那辆警车依然停在住宅前面，一个警察局的哨兵依然站在车门边。他们留下容德雷特、他的棍子和篮子守望着彭眉胥夫妇；倘若他们试图回家，他就会警告他们。然后欧棕鸟领着芳汀绕到后面，到马厩那儿。到处都看不见车夫，但是马和马车依然在那儿。花园大门锁着。

“我不要回家，”芳汀说。“我要和你在一起。”

“不，你在这儿会很安全。你父母会希望知道你很安全。在巴黎大街上不安全。”

“大街似乎非常平静。”

“需要一段时间。也许几天。反对党分散了、被捕了、沉默了，不过巴黎的人民不会不反抗就任人驱使。不，小姐，非常感谢你来找我，如果你父母回到巴黎，我会把他们藏起来，不过我也要为你的安全负责。”

“不，你没有责任。”

“我现在有。”他找到一个木桶，就利用它爬上车房屋顶，随后把芳汀拉上去，拉着她的手走过滑溜溜、结上霜的屋顶瓦，领着她上到花园院墙上，从屋顶上很容易到那儿。纵身一跳，他跳到花园里，招手要她跟着跳下来。墙很厚，也许有八英尺高，由于下面花园里冬天杂草、草莓和药草的残枝败叶，土地没有完全冻硬，他的落势减弱了。“跳啊。”

“我不能。太高了。我害怕。”

“你不会受伤的。”

“我不能。我害怕。”

“跳。就闭上眼睛跳。我会接住你。”

他真的接住她，但是他自己却往后倒下去，他们滚进折断了薄荷丛和艾蒿丛里，压碎了的草莓叶子散发出一股葡萄酒似的气味，既令人陶醉又阴湿。他们在那儿躺得比需要的时间长一些，也许，就长片刻，然后他们慢慢坐起来，掸掉衣服上的叶片，非常局促不安，非常忸怩。

厨房门开着，不过卡雷梅夫人一看见他们，她就赶快打开门，一边骂欧棕鸟，一边为芳汀忙活，而且告诉他们克里隆和让吕克一起在书房里。但是给他们端去咖啡的仆人得到好消息：彭眉胥先生和夫人在布洛涅脱险，没有被逮捕。然后她把他们引进小地下室，维迪尔在那儿站在炉火边，显得比平常更沉默寡言。他恭敬地问候芳汀，而且对欧棕鸟说今后几天一个通信员会有很多工作。“你找到彭眉胥时，欧棕鸟，你可以把他们带到凯尔大街我的公寓，他们在那儿暂时会很安全，你可以告诉他反对党会在罗伊辛咖啡馆集会。口令是约瑟在干什么？”

“谁在罗伊辛咖啡馆？”

“凡是逃脱逮捕的人。不多。无论如何，我去找一台印刷机。印刷工人需要印刷机。”

“不过它们都给封闭起来了。”

“我会找到什么东西的，不过我想我们注定要遭难了。”

“我们为什么注定要遭劫难？”芳汀问。

维迪尔对加布里埃尔点点头。“你记得六月的战斗吧？”

“巴黎的工人们，那些战斗的人，他们并不关心国民议会给解散了，小姐，”加布里埃尔说。“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呢？三年前国民议会派出军队来杀害我们——而且他们真杀害了。国民议会夺走了大多数这些男人的选举权。国民议会背叛革命比波拿巴背叛得还厉害。巴黎的工人们会为国民议会战斗吗？不。”

“他们可能为他们的自由战斗，”维迪尔沉思说，“一旦他们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不过——”他以巴黎人的方式耸耸肩膀。“城里现在有十万兵。要塞里有六千尊大炮，每个大广场都架上野战炮。他们有足够进行俄国战役的弹药、枪支、粮食、饲料。而且反对派被逮捕了，全体毫无例外。从卡芬雅克到蒂埃尔所有的人——”

欧棕鸟大笑起来。“这样卡芬雅克就会尝尝监狱的面包喽。好。希望它噎死他。”

“那就是人们说的，”维迪尔评论说。“那就是很难唤起他们战斗的原因。你们知道那句谚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彭眉胥先生会回到巴黎。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二十年了。不过小姐，请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如果你看见你父母，就叫他们逃走吧。如果他们留在法国，

他们就会给关进监狱。流放是他们能期望到的一切。说这话我很难过，不过这是真实的。”维迪尔拉开通到地下室那扇小门，于是十二月的一阵寒流猛冲进来。“波拿巴有军队、电报机、印刷所、铁路；他干了的事是犯罪的，但是非常高明。他使 coup d'état（政变）看起来像是 coup de grace（致命的打击）。”

第三十二章

珂赛特回想起的是大风，大风、那番话和开枪声。她回想起那声枪响，好像那是异常的。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有许多枪声，许多话，而且大风无处不在，寒冷彻骨，从巴黎铺石路上回旋而起，他们回来时感到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那么危险、那么变化无常，以致他们四十八个钟头之内与其他反对党领袖们聚会的地方不得不改变十七次。好多年以后当珂赛特试图回忆时，那阵同样的大风刮起来，把时间观念从记忆中砍断，使记忆乱成一团，搞乱记忆使年表记不清，使得那一声枪响清清楚楚滞留着，不受因果关系妨碍。

有时候她以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她就听见枪声，她在布洛涅船坞上、在“圣约瑟号”叮叮当当的钟声上、在铤而走险返回巴黎的旅途中，在他们奔波度过的两天中，一个容德雷特警告他们离开自己的家时，听到那声枪响。有时候她以为她抽空睡的一小会儿、偷偷摸摸与其他的反对党领袖们会面，终于拟订了一份文件时，听到那声枪响。维迪尔，那位印刷工，找到一台印刷机，虽然并非没有付出代价——为了这台印刷机两个人丧了命——但是它印出了注明 1851 年 12 月 3 日日期的五百份宣言。致人民书：路易—拿破仑是非法的，戒严状态取消了，普选权重新确认了，共和国万岁！准备战斗！（签字）联合激进派。比起波拿巴的五十万份公告来，他们有五百份宣言。

然后，在十二月四日，当她和马吕斯匆匆穿过大街，他们看见大风卷起联合激进派的宣言，把它吹到高空，使它落到大街上，沿着潮湿的街沟飞舞，直到它泡得太湿，不能再往前飘了。马吕斯把手伸下去，从泥泞和街沟里把联合激进派的决议捡起来，小心谨慎地拿着它，评论说印出它来使两个人丧了命，然而它却像灰尘、船只残骸、破灭的思想一样，随风飘走。

她当时听到枪声，然而还没有开枪。或许她把它和其它一切的枪声搞混了，因为当联合激进派的宣言在巴黎到处飘荡时，十二月一日贴的公告却牢牢地贴在建筑物上，尽管风吹雨打，尽管贴出公告以后，十二月三日下了雪，但是它们贴在墙上。撕下公告是要处死的罪行，任何人这么做就要枪毙，任何人举行政治集会、贴政治文件、喊煽动性口号就要枪毙，人们构筑或保卫街垒时被捕就要枪毙，人们手里拿着武器就要枪毙，而且，结果，人们衣服上有烟灰或尘土也要枪毙，任何人三天没有刮胡子、任何人看起来没有睡过觉就要枪毙，解散了的国民议会的代表博丹就要在脖子和脑袋上开三枪枪毙，在圣殿林荫大道上唱《马赛曲》的就要枪毙，任何人抢劫煤气工人的钥匙或煤气灯测量杆，企图在战斗地区控制住黑暗就要枪毙，任何人受了伤、好多人被捕就要枪毙——腾空挤满了挖毁巴黎街道，特别是在工人居住区，佳音大街、圣丹尼斯大街、圣马丁大街、圣安东尼大街、圣尤斯塔奇和市场区那些人的一座座监狱更好，那些地方街道弯弯曲曲，不适于军队通行，很快就可以构筑街垒，加以防守，反抗的人们在一条条小径、街道、胡同钻进钻出，了解目的不是至死保卫这些街垒，而是赢得时间，使战斗一直进行到可以唤醒巴黎，直到迫使 1848 年 6 月遭到背叛的人们理解他们又遭到背叛。

在这场斗争初期，军队遭到的伤亡就比熟悉这一条条街道、迂回曲

折的小路、小胡同和死胡同的起义者们遭受的损失严重。军队是由听从命令的法国农民组成，但是巴黎工人们是按照本能行事。也许那就是军队从贫民窟开战，而且把战斗成在人们可以，而且会给打死的广阔时髦的林荫大道上的原因。为了那个目的，那儿聚集了一万六千多士兵——枪骑兵、掷弹兵、炮手、步兵、骑兵，从意大利林荫大道到紫貂孤山林荫大道向东进军——当军队进军，骑兵骑着马，马蹄得得地踏在冰凉的铺石路上时，度假的群众聚集在那儿。发出一声枪响。谁开的枪，从哪儿放的？没有人知道。从来没有人知道。珂赛特没有听见这声枪响，但是她听见随后的一声声枪响；全巴黎，全法国都听见随后的一声声枪响，当军队用炮火扫荡林荫大道，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打死时，那种枪声和尖叫声，在托尔托尼咖啡馆就像用炮火扫射的另外时髦林荫大道咖啡馆一样人们会被打死；大炮随着枪骑兵轰击林边大厦和巴黎咖啡馆，于是他们，那些富有，营养充足，时髦的人物们就会给打死，从圣马德莱娜教堂到蒙马特雷林荫大道，他们会给打死：一个女裁缝，一个书商，药剂师们，仆人们，一群嘁嘁喳喳的保姆，十二月四日站在剧院前面的人们会给打死，孩子们会给打死，一个奔跑着，在进行机械玩具展销中的一个玩具商店避难的男孩子会给打死，沿着一条条林荫大道，士兵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攻击巴黎市民们，把他们打死。男男女女、大人小孩、穿礼服大衣和工作服的、披着斗篷戴着帽子的，他们是，他们变成了，死者，证明路易—拿破仑改弦易辙的幽灵。到1851年12月4日短促的冬季黄昏降临时，带着一只拴在主桅上的秃鹫入侵布洛涅的那个人永远把那只秃鹫拴在他的名誉上了。

但是珂赛特有生之年听到的那声枪响，不是在林荫大道枪炮齐发中，而是在小方砖街街垒，在圣风味街十字路口，在最后一堆铺石路那儿，十二月四日还未落入军队手中那最后一条迷宫似的修筑了工事的街道。离蒙德都大街不很远，离她知道过去曾要求得到他的地方不很远：十九年以后马吕斯和维迪尔与帕乔利又在街垒后面了。不过这一次珂赛特也在那儿，藏在门道里，而她父亲没有在那儿搭救他，而且“圣约瑟号”没有在那儿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十九年前他逃脱的死神的大爪子现在一定会把他抓走。她了解这一切，然而她依然逗留，拒绝马吕斯的恳求，不理睬他的愿望、她应该离开不和他在一起去找安全的明确命令。最后她只说了，“如果你不屈从我的恳求，我为什么要屈从你的呢？如果你的生命由你支配，为什么我的生命就不该由我自己支配呢？我不会离开你。”这样，在黑暗、寒冷、饥饿、疲倦中，和马吕斯、维迪尔、帕乔利、欧棕鸟和另外二十多个人在一起，珂赛特蹲在小方砖街和圣风味街街垒后面，等待着预料黎明将会发动的进攻。

不过到黎明战斗会全部结束。因为那天夜晚十点半钟他们听见炮轰，接着步枪炮火齐发；火力闪光照亮上空，震撼了他们脚下的大地。军队在圣尤斯塔奇后面的小广场架起一尊大炮，瞄准毛康塞大街街垒——圣尤斯塔奇和小方砖广场之间的唯一防御街垒。当毛康塞大街街垒陷落了时……

从毛康塞大街发射的火网爆炸时震动了整个地区。它的保卫者们一直逗留到弹尽援绝，或者直到他们牺牲了，于是士兵们攀登上毛康塞街街垒，用刺刀刺已经死伤的人们，猛砸沿街排列的一家大门，破门而

入，跑上楼，把男人们拖出来，一定要女人们在每个窗口点上蜡烛，命令巴黎的人们照亮军队开往小方砖街的道路，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一个钟头之内通往小方砖街的路上就布满从每扇窗子射出的斑斑点点亮光，于是军队后退准备进攻。

在街垒后面维迪尔递给马吕斯一支枪，说，“*carpe ho ras*（抓紧时间），我的朋友。”

马吕斯拥抱他，但是拒绝接受那个武器。“在内战中我只会让步。如果需要我就死掉，不过我不会杀害我的同胞们。”

马吕斯转向珂赛特，拉她贴在他身上，对她低声细语。没有听见，她点点头；她想象他微微一笑，不过也许没有。他还说了另外什么话，不过如果他说了，当他松开她的手，手无寸铁，不戴帽子，站在街垒顶上，这些话就消失在他下面说的话引起的震惊中，珂赛特尖声喊叫，维迪尔抓住她。

“公民们！”马吕斯大声呼喊。“军队公民们！听我说！难道我们没有沉浸、蹉过、喝过我们同胞们的血？我们为什么打仗？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的人，信奉同一个上帝。人民是军队，军队不能开枪打人民。难道我们——我们大家——不曾遭受内战的苦难？公民们！”他的声音在狭窄的街道、一栋栋建筑物中间上上下下发出回声，街垒后面每一个男人，窗户里每一个女人，或许巴黎所有的人都在倾听他讲，都在倾听他的话，就像联合激进派的呼吁随风到处飘扬一样，这番话飘荡出去，随风飘扬，这股革命的风掠过欧洲。

他对军队讲，在奥斯特里茨战斗过的法国士兵们，凭良心说，不可能夺去自己兄弟的生命。“我们是你们的兄弟，就像你们是我们的一样！”然后马吕斯从街垒上爬过去，开始朝士兵们正在那儿准备进攻的毛康塞大街走去。“你们是法国农民们，”他对在大街那头等待着他的军队大声呼喊。“我们是法国的工人们。我们是兄弟。我不会杀害人！加入我们中间！加入你们的兄弟们中间！”

他走动时，一支接一支，窗户里的蜡烛都熄灭了；也许房屋里的人们把它们吹灭了，希望把讲话的人保护在夜幕中，也许一支支蜡烛被同一阵革命的风刮灭了，但是马吕斯消失在黑夜里，被黑暗吞没，只有他的言语和脚步声传到他的朋友们那里，脚步声哗啦哗啦蹚过中间的街沟，他那大声呼喊结束内战的言语，刮回1848年，刮向1871年，刮回小方砖街和毛康塞大街，那里传来另一句话，一个单词，一个命令，开枪！但是寂静持续下去。没有人服从命令。开枪！那个军官又冲着黑暗、那条狭窄的街道大声呼喊，又寂静无声，除了马吕斯向军队大声呼喊的声音——他伸开双臂——呼唤他们不要理睬那个军官，回答他们的心声，参加到他们的*fraternité*（友爱）、工人们的*égalité*（平等）和热爱*liberté*（自由）的女人们中，反对把靴后跟踩到法国脖子上的路易·拿破仑。在小方砖街街垒后面，珂赛特、维迪尔、加布里埃尔、帕乔利和另外的人们都站起来，越过街垒望去，凝视他们看不见的景象，可是相信那个人，那番话，那种手无寸铁的呼吁打败了敌人，军队又抗拒了一次开枪的命令！

然后发出一声枪响。那就是珂赛特听到的枪声。她有生之年反复听到的那声枪声。

第三十三章

他毕竟是一个通信员；他有通信员的身体，通信员的本能，通信员的运气，东躲西闪、飞快冲刺、躲避着肃清最后反抗力量的军队、哨兵和武装小分队，在他没有通信员的运气时，他还有一套他向平切尔学习的 savate（踢打术），他可以予以强有力的打击，而且，时常，准确无误。他成了红鬼，他的衣服浸透鲜血，烟尘火药搞得他双手、脸和头发漆黑，奔跑着穿过巴黎一条条比他了解他的亲娘了解得还清楚的街道。也许他的亲娘都不会认识他了。

当然卡雷梅夫人不认识他了。她打开受难修女街的大门，当她认出他来，她尖声喊叫，透不过气来。“你哪儿受伤了，欧椋鸟？”

“那不是我的血。”

“那么是谁的呀？”她把他拉到炉火那边，点上两支蜡烛。那大约是早晨四点钟。

“我只能对让吕克，我的意思是，彭眉胥先生谈。劳驾。”

她砰地一声开了一瓶白兰地，在火里添上更多的煤，在他前面放上一些面包。喝了一大口白兰地立刻就使他头昏目眩了，于是他扑通坐在炉火前面的椅子上，拒不回答她的问题，一定要同让吕克谈。

“那么事情那样严重吗，欧椋鸟？”

“是那样严重。”

卡雷梅夫人离开很久，他凝视着炉火，看着却视若无睹，在思索却神情恍惚。身体上，他只感到酒的热流就在他的手指尖上跳动。它有一股使他的嘴唇发黑了的火药味；面包也有那股味。他害怕只要他活着现在一切都会有一股烟雾火药味。但是他活着。他不在人世吧：抬头仰望他看见芳汀，像一个天使，穿着高领和衣袖都镶着缎带的雪白长睡衣，肩膀上披着一大披巾，她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她肯定处在超凡脱俗的梦乡里，不可能像他们其余人那样由同样可怕的肉体 and 奔流的血液构成，就像他今天夜晚在小方砖街看到的肉体 and 奔流的血液。她伸手触摸他，但是他退缩，一定要同她哥哥谈。

“让吕克不在这儿。”

“他在哪儿？”

她停顿一下，然后说，“有一个姑娘，妮科莱·劳里奥特，她住在大磨坊大街。那就是他待的地方。这是谁的血，欧椋鸟？你为什么滴答着血来这儿？”

“我不能对你讲这些事情，小姐。你只是一个女孩子。”

“我父母在哪儿，欧椋鸟？他们在哪儿？他们为什么没有和你在一起？你带来什么信儿？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你必须告诉我。”

他回到炉火边，喝完那杯白兰地；他站起来，好像他面对行刑队似的，也许他真的面对着，因为最后他不得不对她说，她父亲是他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他在不是战斗，而是团结人的最勇敢行动中死去。

“噢，耶稣啊——”卡雷梅夫人大声呼喊，从芳汀后面走上来，芳汀哭泣时她抱住她。“夫人呢？”

注视着他的沾染着血迹的破衣烂衫，好像初次看到它们似的，他回答说，“我背着她，帕乔利和我。她受了伤，不过子弹穿过去。那是泰

雷斯说的，彭眉胥夫人真的非常幸运。是肩膀，不是心脏或脑袋，不过她给击中一次——哦，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弹药了。维迪尔说，把你们的枪留给我走吧。事情完结了，事情结束了。因此帕乔利和我，我们就离开，一同背着彭眉胥夫人，虽然她大声呼喊她不要离开，但是我们迫使她离开。我们跑回坦维诺特大街，抄近路穿过丹尼尔大街，到了凯尔大街那边。帕乔利试图强行通过封锁，但是通不过，因此我们甚至不得不走凯尔大街，到处是大兵，直到我们到达维迪尔那栋楼。仅仅因为那个看门人认出帕乔利，她才让我们进去。泰雷斯，哦，她知道。她猜到了。”

“猜到什么？”芳汀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色苍白，嘴唇给咬白了。

欧棕鸟倚着壁炉台，热烘烘的炉火把他的衣服烤成铁锈色，把他的头发烘干成粗糙无光的一团。“维迪尔还在街垒。他留在那儿，使得你母亲可以活着，小姐。使得我能够活着。还有帕乔利。维迪尔牺牲了。”他转身面对哭泣的芳汀。他渴望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不过即使他能触摸她，他也不愿意，穿着这些血污的衣服不愿意碰她。由于她的雪白睡衣和他那身沾满血迹的衣服，他们之间的鸿沟更扩大了。“请你不要哭，小姐，”他不起作用地说。“我的意思是说，去哭吧。你想哭就尽量哭吧。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需要一个医生，”卡雷梅夫人宣布。“我们带一个医生去。

“不，那太危险。医生会出卖她。”

“医生不会的！”

“问问帕乔利吧。她在泰雷斯家很安全，至少她很安全，除非军队冲过来。他们把所有受伤的都押走，把他们抓进监狱。”

“他们不会抓女人！”卡雷梅夫人大声喊叫。

“如果她有火药污痕和血迹，连圣母他们都会抓。”

“那么我们怎么办呀？”当芳汀在炉火前面似乎要倒下时，卡雷梅夫人问。

欧棕鸟的手掠掠他的脸、他的干燥嘴唇。“唯一可能实行的安全措施是过流放生活。她不得不离开法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否能旅行，不过她能旅行的时候，她必须离开。以某种方式。无论如何我们非得等待着，”他出声地思索，“军队禁止进行一切民用火车旅行，现在法国只有军队在活动。不过当她能旅行的时候，”他又回到他的想法上，“她就需要一身普通衣服，一种伪装。大概我外祖母可以帮助准备一些证件。她会需要钱。她拥有的任何珠宝都要缝到衣服里。”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卡雷梅夫人改变说法，重新提出那个问题。

“现在？等着。待在这儿，我会回来，那时——

“不。”芳汀仰望着他。“我不愿意等着。我不愿意等着忍受痛苦。我去我母亲那儿。如果她不能请医生，好吧。我会在那儿。我和你一起去凯尔大街。”

“那太危险，小姐。对不起。我来告诉你消息，不是接你去。”

“我要去，欧棕鸟。”

“我们要去，”卡雷梅夫人从上面挂钩上摘掉两个篮子，开始往里装面包、葡萄酒、奶酪和白兰地。“你不能一个人去，ma petite（我的小宝贝），你——”她精神垮了，捂着脸哭泣。“在整个这些时间，这些凄惨、凄惨的时间，我会和你待在一起。”

“你看，欧棕鸟，”芳汀透过泪眼直视着他。“我们要去。”

“那么天亮再去吧。在黑暗中走动太危险。”

“你走动啊。”

“我？我干了一辈子这种事，但是你，你不知道怎么做。况且，我必须找到让吕克。我必须告诉他……”欧棕鸟强咽下自己的眼泪，“真实情况。他应该知道。他必须知道。”

“那么，天亮的时候吧，”芳汀说，“我们找到让吕克，再去妈妈那儿。脱掉这些血污的衣服，欧棕鸟。我去拿让吕克一些衣服给你穿。”

慢慢地他把血污的衬衫从头上脱下来，浑身颤抖，他把衣服扔在火里。“我第一次到这栋住宅来，我穿着让吕克的衣服出去。最后这一次我又得同样做。”

“这是最后一次，不是吗？”芳汀站在他旁边，注视着那件衬衫燃烧。

“一切都改变了，”他说，好像他在咬什么甜东西，却发现一个铁心。“我们了解的一切都完结了。一切都过去了。”

黎明，当彭眉胥家的马车出发时，上面灰蒙蒙的低垂乌云给圣丹尼斯大街附近一栋栋燃烧着的建筑物的火焰照亮，浓烟和火药气味给空气增添了气味。在圣殿林荫大道有许多兵，车夫，预先警告过，迅速地离开大街，咕咚咕咚驶过狭窄的小巷。芳汀和卡雷梅夫人面对面坐着，欧棕鸟，他的脸和手洗干净了，穿着没有污迹的衣服，凝神向窗外眺望，留神麻烦。当马车在大磨坊大街停下时，他跳出去，叫车夫等待，除非他看到大兵们，假使那样的话，他就返回受难修女街。

妮科莱那栋大楼的看门人，在得了风湿病以前本人就是一个杂技演员，用一把扫帚拦住他的去路。尽管他穿着干净衣服，手和脸很干净，但她还管他叫红色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暴徒。

“我拥护皇帝，”他宣布，“拿破仑万岁！”

她站在院子里，注视着他走上顶楼，当他在三楼平台上遇见从厕所出来的阿尔塞纳·赫维特时，她显然放了心。阿尔塞纳样子很衰弱，神情阴郁，而且没有认出欧棕鸟来。直到加布里埃尔说了几句无礼的话，阿尔塞纳的眼睛才清亮了，然后他跟随他走到妮科莱房里。

“看见你彭眉胥不会高兴的，”阿尔塞纳评论说，打开门。

“他从来不高兴。”

冰霜遮住一扇扇窗户，火灭了。在壁炉台和几张桌子上有烧到插座的几支蜡烛，空酒瓶乱七八糟摆在一些盘子中间，盘子里深夜吃的晚饭的残羹剩饭凝结在油脂里，几只猫战战兢兢地在一只只盘子里走进走出，吃点这个吃点那个。空气里烟雾弥漫，浓烈麝香味扑鼻，在地板上一堆华丽服饰里有一个好看的赤裸腰臀部。阿尔塞纳在这个赤裸的腰臀部旁边坐下时，那个姑娘翻过身来，打嗝，哼哼。

一时间加布里埃尔以为他也许来到外国。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听见大炮、步枪齐发声？他们怎么能依旧躺在那儿，吃、喝、抽烟呢？在这个夜晚他看到那一切以后，加布里埃尔发现这间屋子和屋里的人们简直不可理解。他呼唤让吕克的名字，终于让吕克从卧室出来，后面跟着一个金发蓬乱的姑娘。他们两个都光着脚；她正在穿一件花哨俗气的绸睡衣，他正在系裤子。

“我看你仍旧穿着我的衣服，”他尖酸刻薄地说。

“我有一些坏消息。”

“你总有一些坏消息，”但是让吕克的脸色意味深长地变苍白了，他走到桌子跟前，试了试两个酒瓶才发现一瓶还有些酒。两只手哆哆嗦嗦，他往玻璃杯里倒了一些酒。“是我父亲吗？”

“是的。”

让吕克喝干那杯酒。“他死了吗？”他用很干脆的声音问。

“是的。”

“在街垒上？”

“小方砖大街。”

“在潮湿的街沟里？在铺路石和翻倒的大车后面？和像你这样的人一起战斗吗？”

“是的。”

“为了像你这样的人们战斗吗，欧棕鸟？”他冷笑一声补充说，“像他抛弃自由一样抛弃生命，使得像你这样的人们和你的下贱捡破烂的亲戚们可以有选举权。”他哆哆嗦嗦又飞快地喝了一大口。“可以笔直地走路，不像驮兽一样弯腰曲背吗？”

当欧棕鸟紧张地默默无言站着时，妮科莱，在让吕克后面，搂住他的肩膀，低声说了一些安慰话。

让吕克以夸大其词的压制手法讲话，飞快地吞酒。“你现在明白啦，欧棕鸟，如果克里隆把他逮捕了多么好？他会活着。”

“也许。传说在练兵场、在警察局处死拘留犯们。据说在耶路撒冷大街下水道格栅上面枪杀拘留犯们。”

“那是老百姓，你这个傻瓜！”让吕克挣脱妮科莱的拥抱。“像你这样的，在大街上醉醺醺唱着《马赛曲》被逮住的人们。有影响的人们决不会像那样给枪杀，波拿巴只希望有影响的人们离开巴黎，离开法国。如此而已。波拿巴只希望我父亲的声音沉默下来，他的笔静止了。”

“他的声音和笔现在静止了。”

在随之而来的沉寂中，阿尔塞纳自动地说，“说这话可能不是时候，彭眉胥，不过你现在是男爵了。”

“说这话不是时候，”妮科莱厉声说。

“我有另外一件坏消息，”欧棕鸟挺直身子。“你母亲和他一起去了。她不愿离开他身边。她在街垒。她也战斗了。他倒下时，她自己几乎要跨过街垒。”

“跨过街垒？”妮科莱不相信地问，这时让吕克倒在一把椅子上，攥起双拳，反复击打桌子。“她为什么要跨过街垒？”

“因为他在街垒那边。彭眉胥先生没有携带武器，只带着一番话，一直朝着军队走去。他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

“让吕克的母亲呢？”妮科莱问，“她怎么啦？”

“她站起来去追他，维迪尔把她拉回来，但是在战斗中，我们弹尽援绝以前，她给打中了。”

让吕克不望着桌子抬头仰望。“于是？”

“她受伤了。我不知道多么严重，我只——”

“噢上帝啊，要是他们让自己被捕就好了。她会安然无恙了。我父

亲就会活着。这是你的过错，欧棕鸟。她在哪儿？”

在加布里埃尔心中斗争的是他那个阶级的全部责任、义不容辞的义务，只因为他生为一个妓女的私生子、一个捡破烂的外孙子、街头和贫民窟的流浪儿，这一切社会角色和习惯与他的智力斗争。或许这是智力？也许这不是简单的，反对这儿的腐化堕落现象的本能反应？还是与让吕克过去那种敌对情绪的反映？也许这是这天夜里欧棕鸟遭受的损失，或者就像她曾经救过他的命，他救了彭眉胥夫人的命的感觉。也许根本没有人救过任何人的命。也许让吕克完全正确，如果彭眉胥先生被捕了，至少他会活着。

“喂，她在哪儿？”

“我不能告诉你，”他终于说，而且补充说，“我不会告诉你。”

“她是我母亲！”

“目前她是由我负责的人。”

“你这个狗东西！你这个肮脏的监狱寄生虫！”

“我不信任你。也许你会泄露给克里隆，那样也会危及另外许多人。也许你是对的，她应该被捕，如果以后她自己愿意投案，她身体很好了时，那是她的决定。目前，我，责成我使她留在监狱外边。我会给你捎个信儿。”

“你是一个小偷，一个街头流浪儿，一个啃骨头的人。你没有权利碰她的衣服边！”

“你在哪儿，彭眉胥先生——彭眉胥男爵——当我背着她穿过炮火，脱离战斗的时候？你在哪儿，当你父亲，他的话是他的唯一武器，走进敌人的臂膀里时？”

“有朝一日我会杀死你。”

“让吕克！他处于震惊状态中，”妮科莱向加布里埃尔表示。“他是无意的。”

“下个星期，”欧棕鸟说，感到这儿不流通的空气吸走了他最后的一点力量，“过河去滑稽咖啡馆，圣绪尔比斯修道会附近盲人街。那儿会有留给你的一张便条。如果不是便条，就是口信。”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让吕克声明，转身好像他可能向加布里埃尔冲去似的。“你不是她的儿子！”

加布里埃尔注视地板上那个姑娘，落下去的一个个酒瓶，爪子踩在一个个盘子上的几只猫和让吕克旁边那个头发蓬乱、白肤金发的姑娘。

“你是她的儿子吗？”

让吕克确实冲击了，他伸手拿起一个酒瓶，把瓶颈砸成锯齿状的武器，就袭击欧棕鸟，他飞快一踢打，就把酒瓶从他手里踢飞了。然后加布里埃尔倒退到门口，就离开那套公寓，噔噔跑下楼，而且，又对那个看门人说了声，“拿破仑万岁。”

马车依旧等待着，他飞快地上了车，蜷缩在车厢地板上，她们在他周围堆上几条毯子几个篮子，芳汀把双脚放在他背上。

他们被哨兵们拦阻过两次。第一次，看见马车里只有两个女人，就挥手让她们走。第二次就不那么厚道了。他命令她们回去，说由于战斗的关系一个人也不许进佳音地区。那个哨兵的刺刀上有干了的血迹。芳汀把卡雷梅夫人拉近一些，年纪大一些的那个女人的帽子遮住她的脸。

“霍乱，”她小声说。他挥手示意她们快走，于是马车在铺路石上咕咚咕咚驶去，在铺路石挖掉、筑成街垒的地方，车轮就稍稍陷入搅和成褐色、混合着鲜血和苦难的泥浆里。

欧棕鸟，不舒适地蜷缩在马车地板上，可以感到寒气从他身下，温暖从芳汀搁在他背部的双脚上渗入。透过她的鞋、透过一条条毛毯、透过他的衣服，他可以感到她的温暖。那股温暖发散到他全身，但他仍旧，默然地哭泣，知道这会是他哭泣很久，很久，唯一的唯一机会。

第三十四章

在圣诞节，一个有胡须的中士在北方火车站坐在临时凑合用的桌子旁边，检查拿着去布鲁塞尔火车票的一个个旅客的证件。他的每一边站着两个武装的年轻卫兵。火车还未到站，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早早来临，知道这些检查是强制性的，很浪费时间。就大部分人而言，法国人不抗议，逆来顺受，但是当时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起了很坏影响，尽情反对了路易—拿破仑一番，宣称他窃取了共和国，从法国人那儿盗走了自由。“以无耻的手段攫取了它！”

“你没有听说最近的选举吗？”那个中士询问。“在普选中，五百万法国人承认了政变。我们法国人，我们喜爱路易—拿破仑。”

“军队喜爱他。教会喜爱他，”那个美国人唾沫星飞溅地说。“法国不喜爱他。”

那个中士满嘴蒜臭对那个美国人咧嘴一笑。“据说不久路易—拿破仑就要宣告他自己是皇帝了——法国怎么可能不容忍另一个皇帝呢？也许这一次我们会入侵北美洲了，”他警告了那个美国人一声。继续进行检查，他从带着一群蹦蹦跳跳小家伙的一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手中接过证件，最后是一对苏格兰夫妇，接下去是带着一箱箱戏装和布景的剧团演员们，所有的箱子都得打开检查。

在演员们后面有一群难以形容的人等待着，两个女人，一个少女和一个青年，他对那个中士说他不和她们一起走，仅仅在那儿帮助他母亲和姨母把少数几件东西搬上火车。那个中士把两个包裹，用披巾包起来的衣服，每一包都搜查一遍，检查她们的三等火车票和证件。珍妮—路易丝·波拉德，三十八岁，棕色眼睛，圆脸，身体胖。明显的伤痕，左手烧伤。“请，你的左手。”中士把那只手翻过来，发现那块老烧伤伤疤。职业，厨师，旅行原因：工作。“难道你在法国不能烧菜做饭吗？”那个中士询问。

“在法国人人都会烧菜做饭。我必须去突出我的才能的地方。”

“去英国，”他厌烦地说。“下一个。”

“这是我女儿，中士先生。她只是一个女孩子。肯定她不需要证件。”

“她看上去不像女孩子。她看来像成年女子。”

“你太和蔼了，”芳汀行了个屈膝礼说。

“下一个，”马德林·拉斯考克斯，三十六岁，眼睛，蓝色，身材苗条，面貌娇小，明显的伤疤，没有。职业，佣人。“看来你做佣人不够强壮。”

卡雷梅夫人置身于那个中士和珂赛特之间。“如果她发现你上错了床她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你扔下楼！”

在他们后面，队列里其余的人们大笑起来，于是那个中士注视着卡雷梅夫人。“你的床吗？我喜欢骨头上肉多的女人。”然后他提醒她们开车以前还会检查一次。“因此任何人都不要以为他可以溜过去。”

“没有，先生，”欧棕鸟回答。

他们四个人找到墙边一条长凳，珂赛特坐在芳汀和加布里埃尔中间。芳汀拉住她的手，小声说，“打起精神来，妈妈。明天夜里我们就到伦敦了。”

“他会来的，不是吗？让吕克？”那件斜纹布斗篷不厚，不足以使珂赛特很暖和，但是至少它肥大得足以遮住缠在她左肩上的绷带和托住她的左臂的吊带。脸色苍白、身体消瘦、弯着腰，当她们两个在车站上寻找让吕克时，珂赛特一直拉着芳汀的手。”你给他送了信，不是吗，欧棕鸟？”

“我写下日子，火车车次，法根尼斯太太向我保证说他拿到了。那是他。他会来的。”

叫卖小贩们和小贩们把货物堆放在一群群家庭聚集的小路沿路；好争吵的孩子们很快就静下来，时常猛地挨了一巴掌，情人们告别。老妇人们聚在一起批评年轻人们，服装体面的男男女女看报。巴黎只有两份报看：官方政府的喉舌和非官方的政府喉舌。演员们闲荡调情，珂赛特感到好像整个世界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马吕斯死了。没有马吕斯世界上其余的人怎么能继续过下去？人们旅行，争吵，看书，吃喝，买糖果、水果和炸土豆。难道他们不知道马吕斯死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他可以那么轻而易举——那么迅速，那么十拿九稳地——从布洛涅逃到英国，然而他决意回到巴黎，使激进分子们联合起来，最后劝降杀害了他的敌人们。像那个斜眼看人、好脾气的中士一样的人们。难道这儿的人们不知道那一切吗？“我需要走一走，”她说，拍拍芳汀的手就迅速地站起来，使她女儿看不见她的眼泪。眼泪不请自来。总是如此。可以抑制住它们，但是不可能永远遮掩住它们。

浑身颤抖，珂赛特沿着车站大拱顶下的站台走动，找寻自从那一天在卢森堡公园以后就没有见过的她的儿子。那最后一天。有那么多话要对他讲。那么多事情要了解。那么多事情要告诉。不过这一切都要等到他们到了布鲁塞尔。当然，让吕克会坐头等车。从布鲁塞尔他们可以一起去英国，去安全地方，去她的亲爱的朋友海伦·塔尔博特居住的伦敦。

“释放百灵鸟吧，先生？释放百灵鸟吧？”

珂赛特的注意力被附近一个拖着麻袋，走近那个美国新闻记者，搞得拖泥带水的老妇人吸引住。她身材矮胖，鞋啪嗒啪嗒响，她的脸枯萎得像蜘蛛肚皮；她两手掌得黑乎乎的，很强有力，她拖着的麻袋系紧，不知怎地乱翻腾。“释放百灵鸟吧，先生？”甚至从这么远的地方珂赛特都看得出麻袋是活动的，由于塞进去的一群鸟而引起的翻腾，而且越过车站的喧闹声珂赛特突然听得见它们的尖叫声，它们的发狂吱吱叫声，它们被监禁起来发出的叫声。“释放百灵鸟吗？二角钱放一只百灵鸟吗？”她用甜言蜜语哄骗那个美国人，他，非常厌恶，与她擦肩而过。她走近带着蹦蹦跳跳小家伙们的那家服装体面的人们，用长长的黄指甲，她把孩子们引到她和她的可怕麻袋跟前。“释放百灵鸟吗，宝贝们？二角钱一只。三角钱两只。”

孩子们向父母要了钱，那个老妇人就把手伸进麻袋里，伸到手腕那么深，掏出一只百灵鸟给了那个尖叫的女孩。那只百灵鸟掉下去，给这下打击打晕了，仰面朝天翻腾着，绝望地粗声鸣叫，直到它翻过身，飞走了。那个女孩大声呼喊她还要一只，但是那个老妇人伸进手给那个男孩掏一只时坚持非要更多的钱。这只百灵鸟是死的。她扔下它，给他掏了一只活的。

“它们烹调了味道非常鲜美，”那个老妇人说，走近演员们。“据

说人们告诉法国农民们由于路易—拿破仑作了皇帝，他们只需要走到田野，仰着头，煮熟的百灵鸟就会掉进他们张开的嘴里。你们喜欢百灵鸟吗？一角五分钱，一角钱卖给你，漂亮的人儿，”她戏弄一个踢了麻袋一脚，使那群鸟尖叫得更响亮的演员。老妇人走开，朝着那对苏格兰夫妇走来，他们带着厌恶的神色挥走她。当那个老妇人走近珂赛特时，她不能逃跑，她吓呆了。

“释放百灵鸟吗？”她的鼻子旁边有个大瘤子，眼睛浑浊不清，眼白发黄。“释放百灵鸟吗？”

“使它们摆脱……”珂赛特舔舔嘴唇，又试着问。“使它们摆脱什么？”

“束缚，”老妇人推心置腹地小声说。“束缚。”

一声粗哑的男人声音命令那个老妇人走开，珂赛特抬头看见她儿子站在她前面。他最后踢了那条麻袋一脚，于是珂赛特哭泣起来，是纯粹因为见了让吕克的面呢，还是为了那群百灵鸟，她就知道了。

“妈妈，请你不要哭。”他多疑地四下望望。“对不起，你如果哭，我可受不了。”

“是的，”她擦擦眼睛。“我不哭。我一定。人们会纳闷像你这样一个体面先生竟然在跟我讲话，不过，噢，我心爱的儿子，一看见你哟！”

他们看起来确实很古怪，这个服装体面的年轻人竟然对一个地位卑微、普普通通、模样虚弱的人这样毕恭毕敬。他戴着皮手套、高帽子、穿着背心和厚大衣。他低着头，放低声音，“那天夜里，就是那天夜里，我本来会到你那儿，但是那个可恶的欧椋鸟不告诉我你在哪儿。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这以前我本来会来的。”

“真的，那样最好，让吕克。我不愿意你受到牵连。我们都在英国时，我们就会安全了。不过我现在必须了解，你爸爸，你找到你爸爸的尸体吗？你认领了马吕斯的尸体，看着他给像样地埋葬了吗？据说所有的死者都给运到紫貂孤山公墓，人们不得不去那儿认领死者，他们迫使人们把他们埋葬在那里，这样大街上就没有送葬行列。你找到你父亲吗？”不由自主地眼泪从她脸上流下。

“没有。我没有找到。不过泰蕾丝找到维迪尔。我在那儿看见她。你知道维迪尔死了吗？”

“我知道，”珂赛特痛苦地说。“直到最后，直到泰蕾丝从公墓回来，我们都抱着希望。”

“那就是你待的地方吗？在维迪尔家？”

“莫非马吕斯进了普通坟地？”她恳求她儿子，“好像没有人爱他似的埋葬在没有记号的坟墓里？”

“似乎没有人知道，”让吕克承认。“而且现在，哦，据说死者没有档案。”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有些人说两百。有些人说两千。没有人确实知道。我找不到爸爸的尸体。”

“噢，马吕斯，”珂赛特痛哭起来。“马吕斯，马吕斯……”

环顾四周有无士兵，让吕克还是挽着她的胳膊，把她引回长凳上那个家庭小圈子，在那儿他对他妹妹点点头，和加布里埃尔交换了一下很

不自在的眼色。他脱掉厚大衣，把它叠好，把它放在他母亲膝头上，就跪在她前面。“妈妈，请你不要去英国。让我跟克里隆谈谈。”

“克里隆？”珂赛特的眼泪立即干涸了。“那个蒙特弗康密探？”

“或许他们只想逮捕爸爸，也许你可以自由。”

“请不要再说了，让吕克。我忍受过另外的一切，但是你伤了我的心。”她皱起眉头。“你的旅行提包在哪儿？”

让吕克深吸了一口气。“我不和你们一起走。我不离开巴黎。我不打算毫无道理地陷入悲惨的流放中。”

“毫无道理吗？”芳汀大声惊呼。

“我和波拿巴没有反目——”

“波拿巴杀害了你父亲，”欧棕鸟严厉地小声说。

“你待在一边吧。这不是你的事。”让吕克把双手放在珂赛特的手上，“妈妈，波拿巴没有和我反目。他不会跟踪我。他不会跟踪芳汀。”

“我和妈妈一起去，”芳汀声明。“你使我感到惊讶。”

火车驶进车站，一只冒着蒸汽、气喘吁吁、直喷气的机械巨兽，士兵们沿着站台聚集起来，检查每一个上火车的人的车票和证件。“释放百灵鸟啊！”那个老妇人背着麻袋从回旋的蒸汽、尘土和烟雾中出现，“释放百灵鸟啊！”

“妈妈，我哀悼我父亲，我愿意做一切事情消除你更多的悲伤——”

“那么和我们一起走吧，让吕克，”她恳求，“我求你，不要抛弃我们。我们需要你。”

他起立。“我不能离开巴黎。我不会去伦敦，而且我不认为你应该去。让我跟克里隆谈谈——”

“如果你和克里隆达成协议，”珂赛特严厉地说，“你会像他一样以耻辱告终。如果你和波拿巴达成协议，你就会成为背叛共和国和背叛你父亲的人。”

“我不离开法国。”

“你要抛弃我们？”

“你要离开，我不和你一起去。”他把他的外套塞到她怀里，叫她保留着它。“不过你穿它。我厌恶看见欧棕鸟穿我的衣服。”他吻吻她的双颊，然后他起立，离开他们，在火车噗噗排出的蒸汽中，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在搬运工人们、旅客们和士兵们的呼喊叫唤中，他的高大形体很快就被吞没了。

“释放百灵鸟！”

珂赛特根本动不了啦。需要他们三个人取出她的车票和证件经受检查，使她上了三等车厢，她失去知觉，呆愣愣的，眼神茫然，他们让她坐在卡雷梅夫人旁边。

在她对面，芳汀结结巴巴说一些话，尽力感谢欧棕鸟，尽力说一些连她自己也不十分知道的话，而他，一边窥视着她的眼睛，她那被普通帽子围着的美丽娇嫩面孔，一边回答一些零零散散、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话。他把她们的包裹举到她头顶上的搁物木架上，这时那个苏格兰妇人在木板上绊了一跤，倒在他身上，他稳住他自己的身子，保护性地弯腰俯在芳汀身上，他的双手顺着墙壁滑下去瞬间搭在她的肩膀上。芳汀一边哭泣一边飞快地举起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她紧紧握住他的手

时，眼泪不害羞地从脸上流下。

演员们需要上火车，欧椋鸟不得不下了车，他们才能把一只只箱子提进来，一个演员嘘嘘地往前赶他的几只小狗。几只狗乱咬狂吠。珂赛特闭着眼睛，越过尖声喊叫却听见布洛涅海上一只只海鸥的尖叫悲鸣，那天早晨，最后那天早晨他们做爱，那天早晨她睡在马吕斯的怀抱里，他的身体紧贴着她的，他的呼吸吹到她的脖子上暖烘烘的，他的双手……现在他躺在没有记号的坟墓里，她热爱的那个身体，埋葬在他始终相信的人们中间，埋葬在为他始终抱着的理想尽力的无名死者们中间。我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还有现在我的祖国，她沉思，像十九年前我本来应该离开的，离开法国。莫非这就是她当时应该踏上旅程吗？如果她 1832 年去了英国，马吕斯当时就会死掉吗？冉阿让救了马吕斯的命，而且救马吕斯的命时，他就救了珂赛特的命。十九年前她本来应该进行的那趟旅行被阻断了，跟着就是她的一生。现在，这趟旅行是超出时间范围的一场回忆，而且她是朝着十九年前她放弃的她可能过的生活旅行吗？在法国她冒着坐牢的危险，在英国她就不面对过去的监狱了吗？在法国，她无家可归、没有儿子、没有钱、没有安全、没有丈夫。在英国，她会有什么呢？没有马吕斯，这有什么关系呢？马吕斯死了，珂赛特不在乎她在哪儿生活。也许，她沉思，我真的仅仅是天生的爱情国度的人。至少让我保卫它吧。

“释放百灵鸟啊！”那个老妇人沿着站台拖着她的直翻腾的麻袋走。

珂赛特站起来，起立得那么急促，以致鲜血从她头上滴滴答答流下来；她从几只狗身上，塞在脚下、贮藏在头顶上的一些包裹上迈过去，迈过人们的鞋和膝盖，越过蒜肠的气味，跌跌绊绊，在芳汀前面停住，吻吻她。从斗篷下面她掏出一个钱袋，塞在那个女孩手里。“这是你从家里拿来的钱。五百法郎。保留着吧。去英国吧。你必须不受到克里隆的迫害，但是我不能走。”

“妈妈！你一定要走！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芳汀大声呼喊，不注意其他的旅客们，在站台上溜达的士兵们。

“不，我可爱的，可爱的芳汀，我不能走。现在不能，我最亲爱的，我可爱的美丽女儿——”当火车充满活力启动，喘息着、冒着蒸汽、发出嘶嘶声时，她转向卡雷梅夫人。“请你照顾她。”

当珂赛特打开车门，下车走到站台时，卡雷梅夫人哭泣起来，令欧椋鸟不怕难为情地大为震惊，坚决反对。珂赛特倚着火车车窗，紧紧握住芳汀的手，大声说亲切爱怜的话，尽力说明记忆赶上时间；她哭泣，请求芳汀谅解，在英国等信儿。“在那儿你会很安全，”当列车员们砰地关上一扇扇车箱车门，士兵们都退后时，她大声说。

“释放百灵鸟啊！释放百灵鸟的最后机会呀！”一个士兵把那个老妇人推开，她就一边走出车站一边骂他，这时火车集聚起巨大能量，像一条巨龙，喷着火焰，沉浸在它自己的机械光辉和挑战性惯性中，准备猛烈冲过时空。

车站很快就没有平民了，不过还有士兵们，珂赛特和欧椋鸟赶紧离开。她觉得有什么潮湿的东西，就把手放在斗篷下面的肩膀上，发现伤口裂开了，她觉得心口附近疼痛并不完全是隐喻的。血渗透了绷带，染污了简朴的棕色衣服。她轻轻倚着欧椋鸟的臂膀，而他，默默无言地，

把她领到外边，一旦到了大街上，他们就听见火车穿过下着的小雪、拖曳着从巴黎疾驰而去的尖叫声。珂赛特眯着眼睛观看附近她看得见的地方，那个老妇人劈开腿坐在一条长凳上，她的那条百灵鸟乱翻腾的麻袋放在地上。

“十个法郎，”珂赛特说，令欧棕鸟大为惊愕，“把它们都买了。”

“这群百灵鸟吗？噢不，*cherie*（心爱的人儿）。它们比那个数目可值得多。无论如何，从你的外表看，你出不起十个法郎来买这群百灵鸟。”

“十个法郎。”珂赛特把手伸进口袋，找到她最后一枚、唯一的一枚十法郎硬币。“解开麻袋，放走它们，这就是你的了。我给你的比一个星期的工钱还多。我知道面包的价钱。”或许她也知道血的价钱；她的手指是淡红色的。

那个老妇人搔搔她鼻子上的瘤子，然后她把钱一把夺过去，就解开绳子，于是麻袋瘪了。一群百灵鸟盘旋着飞上十二月的天空，翅膀扑棱棱、哗啦啦，在天空盘旋，飞上去，自由自在，飞上云霄，摆脱束缚振奋精神，在雪花中纵情飞舞，在寒天冻地里恢复精神，在一条条小道上和朝着河边降下来，猛扑过去，在一座座桥梁、一条条林荫大道、一座座教堂、一顶顶烟囱管帽、一座座塔楼、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街道、老巴黎城积雪的石板瓦和结上冰霜的平顶房屋的屋顶上方、在新雪覆盖住处死犯人流的血迹的练兵场上、在下水道格栅染上一片片血迹的耶路撒冷大街铺路石上、在一个个剧院和一家家咖啡馆上、在俯瞰着一片片广场和一处处市场的一座座圆屋顶和一座座没有视力的石像上、在紫貂孤山公墓，有记号没记号的一样的新坟上，高高翱翔。

第三卷 第二帝国

第一部 蓝玫瑰

由于多方面的拆除和重建，他青年时期的，他以虔敬心情保存在记忆中的那个巴黎，现在已是旧时的巴黎了。请允许他谈那旧时的巴黎，好像它现在仍然存在一样……至于他，那个作者并不认识新巴黎，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旧巴黎，他怀着他所珍惜的幻象而加以叙述……那些地方……我们已经描述了的，呈现出令人心痛的魅力，以幽灵般的忧伤回到我们这里。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一章

拆毁的细粒、暗褐色雪糝似的灰尘在城市上空平息了，珂赛特觉得好像毁坏了老巴黎城类似毁坏了她过去的生活和身份一样。彭眉胥男爵夫人隐入塞纳河南边的贫民窟和严酷的困境中，像百灵鸟一样复活了。像她小时一样，这个成年的百灵鸟感到饥饿的痛苦，寒冷的刺痛痛楚，而且只要活着就要竭尽全部体力。她的肉体消瘦，她的锁骨和手腕骨节突出；她产生一种严重的干咳。现在遭到追捕，往事经常萦绕在她心头，然而这个成年的百灵鸟可不像她从前孩子时那样一个无亲无故的流浪儿，却与一群衣衫褴褛、慷慨大方的穷人、腼腆的粗鲁人有联系。就像老巴黎在镜头下消失，新巴黎从脚手架上出现一样，就像人们从自从中世纪就屹立、倾斜、歪歪斜斜倚在一起的住房里给驱逐出去一样，就像这些住房化为碎砖烂瓦，人们发现自己流离失所一样，珂赛特也变成一个失去自己身份地位的人。珂赛特失去家庭，但是她保持着自由。她失去金钱，但是她保持着她的正直品质，她终于理解了冉阿让那么珍惜自由和正直的原因。它们夜里不会使你温暖，但是它们使你正直清高。她受到的冉阿让的教育对她起了作用，确实，在这些年里，她天天反复学习这些教训：身份地位是变化无常的，正直却是坚定不移的。

为了躲避逮捕，冉阿让租了三处地址不同的住宅，但是珂赛特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拥有的一点东西是马吕斯的保皇党人老外祖父，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的一串珍珠项链。不论她的衣服多么破烂肮脏，她都把它戴在衣服里面，还有她的结婚戒指。珍珠项链可以卖，一次一颗，但是为了挣每天的饭食，珂赛特加入庞大的人群、下层群众、乌合之众、出售一切的巴黎街头的平民百姓中。

身体比头脑更宝贵。男人们出卖脊背、胳膊和双手的力气。女人们出卖胳膊的力气，加入肌肉发达的洗烫衣物的女工队伍，或者缝制花哨小商品、出卖灵巧手指的队伍中，但是她们身体的其余部分就萎缩苍白了。她们的胸部和腰腿，在她们能够提供给大腿的短暂平静松弛中，像梳子、鞋带或纽扣一样，同样是商品。任何商品和一切商品，第二手第三手旧衣服、变成破旧衣服的衣服、变成破烂衣服的破旧衣服、骨头、下水、洋白菜根茎，都可以出售。在巴黎，没有什么东西——平常非常微不足道的——没有金融价值。就是乞丐们也决意做什么生意——铅笔呀、磨擦火柴呀——如果不是商品，那么就是一个有趣的悲哀故事，一种技艺。音乐时常掩盖住最严酷的生活。每一个独臂人都能吹喇叭。手摇风琴有时在乞丐中代代相传。天气好时，在香榭丽舍大街树林下，一支一个人的乐队，铃铛挂在头上，鼓背在背上，怀抱着吉他，从最下流淫秽的小曲，到过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支轻快活泼的流行小调，到没有人要求他弹奏的，拿破仑三世的颂歌，《去叙利亚的骑手》，几乎什么曲子他都能弹奏。（按照法令禁止他弹奏《马赛曲》。）在马德莱地区有另一个乞丐，用独臂保持着身体平衡吹长笛，但是珂赛特没有这些才能，胳膊脊背没有力气，因为她受了伤。但是她会写字。那也是可卖到几个钱的一种职业，一门技艺。

“彭眉胥男爵夫人不能是代笔人啊，”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在她的小客厅镜子里注视着珂赛特。

“我会又是百灵鸟啦，”珂赛特回答，拿起剪子，把她的头发铰得甚至更短了。在她长期生病，伤口感染，发高烧期间，伯爵夫人把珂赛特的头发剪短了。“男爵夫人需要这一头漂亮头发。百灵鸟只需要戴便帽、帽子和假发。”

“试试这个，”伯爵夫人带着几分得意神情说。“这是我亲手做的，就是给你做的。”

这是一顶古老过时的女帽，上面缀着的灰白头发拂面，在后面飘扬。珂赛特戴上它，穿上一条磨损成长破布条的呢裙子，平常是红色呢裙子的裙边也是破破烂烂的。她的紧身围腰磨破了，领子丢了，纽扣配错了，肘部磨得薄得不见形影了，但是她作为百灵鸟拥有的最好的新财产是一条披巾。在她的赤脚上穿着一双磨破擦伤她的脚的木鞋。

“对付这些鞋的方法是先破布包住脚再穿鞋，”伯爵夫人劝告说。“现在，让我看看你走路的样子。”当伯爵夫人发出咯咯叫声，轻声低语时，珂赛特起立，在小客厅里走动。“你记得《昂贵的煎蛋卷》那个故事吗？”她告诫说，自然啦，在伯爵夫人不知疲倦地看护珂赛特的几个月里，她找到机会对她讲了那个故事。讲了好多次。

珂赛特软弱无力地微微一笑。在得了一场血中毒、发高烧以后，她脸色苍白，样子很虚弱；她的双颊塌陷，脸上、眼睛里涂抹上痛苦神色；她丈夫死去，她儿子背叛，与她的爱女分离，她极度伤心。“你不了解，伯爵夫人，我不需要伪装成百灵鸟。我过去曾经是百灵鸟，我可以又成为百灵鸟。”

“然而，也许你的脚不记得。也许你的下巴忘了。也许肩膀——”她抓住珂赛特瘦削的肩膀，使它们往里缩，按照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习惯摆的姿势使下巴低下去。她的指尖在架子上抹了一下，就把尘土抹到珂赛特的脸上。从小罐树胶，稍微黑的物质中，她挖了一指头，使珂赛特的两个上牙四个下牙变黑了。用一小段脏铅笔，她使她的额头和眉毛中间变出刚出现的皱纹。描画完了时，她宣布，“现在，你是百灵鸟了。”

她终于被认为是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了；那是她的代笔人签名，在每封信下面画上拿着鹅毛笔的一只百灵鸟的小画。一串结婚珍珠项链，通过伯爵夫人的关系卖出去几颗，给她买来一只有篷的小货摊，更像一把雨伞，侧面围着帆布，纸、笔、吸墨用具、一些墨水、封蜡和可以在上面工作的木箱，于是她就变成一个代笔人，替文盲写信的那样到处转游的巴黎人。她在贫民圣朱利安教堂附近、莫贝特地区、圣绪尔比斯修道会、慕菲塔德大街上上下下，做这种生意。这个在《光明日报》社曾激励过读者们的女人现在替讲话带着浓重地方口音、有时讲土话、简直不像法国人的人们写信。她为这些工人们、乞丐们、仆人们、妓女们、窃贼们写信要钱、寄钱、送去同情、要求同情。她写可怜的乞讨信和卑躬屈膝道歉的信。有时候，当死亡、疾病、灾难伤害不得不形诸文字，这些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痛哭起来时，珂赛特就像写文章那样完美地把信拟好。不止一个脸色苍白、怀了孕的姑娘求珂赛特给她乡间的亲属们写信，说她很好，很愉快，她的主人没有虐待她。

珂赛特的大部分顾客，特别是男人们，都是来巴黎找工作的，工作非常充足，有保证，即使工钱不高。拿破仑三世，决定竭力仿效罗马皇帝，开始创造一座真正的皇城。为此，老巴黎城倒塌了，特别是那些那

么快就筑起街垒的地区，工人们阻挡住全军的地方，人们容易发作、经常挨饿、心怀不满，但是并不垂头丧气的一条条街道。一条条新林荫大道那么宽阔，以致它们可以支援骑兵进攻。一栋栋新大楼以同样繁荣昌盛的景象隔街相望。豪斯曼男爵，塞纳河地区的警察局长，政权的基层公务员变成第二帝国中另一个帝国的首脑，一个由蜂拥到拿破仑三世宫廷中的包工头、转包工头、店主、银行家、建筑人员、供应商、诈骗犯、骗子手、内部的商人组成的一个帝国，而且在这一切金钱、贪污和幻想基础上，有来自外省和贫民窟的一支劳动大军。

欧椋鸟是这支无名、不熟练、姓名不详的大军中的一分子。每天他劳动，他拿起一些工具，一只灰浆桶、一把铁锹、一把镐头，而且穿上肥大的粗布衣服，工人们穿的有标志的蓝罩衫，他成为没有人看见、流血流汗重建巴黎的人们之一。他也戴着一顶塞满破布的铁盔，使他把沉重的灰泥桶平稳地顶在头上，在有时有六、七层楼高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有时一天爬二三十次。他变得瘦削、结实、极其坚强了。他一天劳动十一个小时，挣两到四个法郎。他和来自法国各地的人在巴黎并肩劳动。和他们一起，他拿起斧头冲击自从圣母院那个相貌古怪的人那时起就坐落在那儿的一栋栋建筑物；他挖掉自从圣路易时代就围绕着一一条条弯弯曲曲小胡同附近的整个地区。欧椋鸟与像他一样的人们拆毁了 *les misérables*（贫苦人们）常去的地方，于是尘土墙皮和几个世纪住在这儿的的生活韵律就从欧椋鸟的斧头下漫天翻腾，撒到他的脸上和眼睛里；他呼吸它，他吐出它，衣服上撒满尘土。霍乱流行过的一条条街道消失了；街道那么狭窄，畸形发展得光线从来接触不到铺路石的那些街道消失了；人们过着严酷生活、很快死去的那些街道，都消失了。耶路撒冷大街消失了。大磨房大街消失了。犹太街消失了。甚至康布雷大街也消失了。麻厂街消失了。就是老鼠家系都繁衍了几个世纪的一条条街道，都消失了，同时巴黎，像华而不实的第二帝国的名妓一样，把她的大裙子蒙在郊区上，把它们拉到她身边。

害虫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排除掉，但是人们，一旦给驱逐出去，可就不那么乐意迁就了。像帕乔利和热尔梅娜·弗洛里这样的人，他们洗的衣物有一天晾在窗外，接着就来了驱逐令。房租飞速上升，住房变得像无底洞似的，而且很缺乏，经受不住蜷缩在新的壮丽景色阴影下的那些人就被迫去老城门外的营地。

像帕乔利、热尔梅娜、欧椋鸟和捡破烂的劳动人民曾经去城门外喝便宜的、免税含酒精的饮料，享受一下愉快时光、心旷神怡、在歌咏团的幌子下讲讲政治上的阴谋诡计那种乐趣的地方，在旷野曾经映入眼帘的地方，现在被迫离开家园又陷入穷困的人们在那儿新建了一片东倒西歪的棚屋。曾经用木桶和公共马车构筑过街垒的那些人，把从大街上得到的经验用在为自己修建避难所上，用废料、铁皮和铁丝建成的避风防寒的壁垒。被迫离开城市，这些人就聚集在称作 *cité*（居住区）的野营飞地，人们群集在一起，在那儿没有街道、没有下水道、没有光线、有一些缺乏热气，没有水源，有一些从帆布墙壁的棚屋顶伸出烟囱。最好的藏身处是住在早被抛弃的腐朽房屋或使他们离开地面、遮蔽风雪、舒适温暖、有车顶的小运货车里。最不幸的就乱挤在铺着稻草的脏土地上，他们的屋顶粗制滥造地盖着潮湿得燃烧不着的木板，他们的墙壁是

由参差不齐的废料或帆布构成，有时候仅仅是铺展开、钉在木棍和铁丝上的破布。有一家用帆布蒙住好像贵夫人裙撑似的钢笼子，他们就蹲在那儿，就像在圆顶茅屋里似的；用某种方法，他们偷了那个裙撑似的钢圈，而且未被发现带出城。他们是很令人钦佩的。

在这些挤在一堆的野营村里，人类爱美的冲动，有时在门边的破烂天竺葵、一幅小画、爬上铁丝的香豌豆、没有玻璃窗户的窗帘上可以看到。但是大部分捡破烂的住在这儿的废料、稻草、人的垃圾中间；没有钱的社会下层人在拆毁的浪潮中漂到这里，从他们遭了难的过去生活中漂来的流离失所的人，终于在野营地这儿登上岸，就像全民族和她外孙女玛丽—约瑟芬和她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们。1856年皇帝的新生儿的全套用品值十万法郎，而玛丽—约瑟芬第二个孩子却由于全身长疥疮、得了软骨病死去。然而就是在这些茅屋苦难的赤脚人、头脑无知无识、缺吃少穿的人们中间，百灵鸟找到最亲切的友爱和联系。

作为彭眉胥男爵的妻子，珂赛特在烛光照耀的枝形吊灯下跳过华尔兹舞。现在她用泡在一角钱灯油里的灯芯。珂赛特的书房由两个壁炉供暖；百灵鸟冬天付给送煤人五分钱给暖脚火盆填一炉煤和煤灰。珂赛特主持过巴黎的一次盛大宴会，现在她却要像别人一样按照“刻痕”买面包，面包师给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留着一根木棍，她买一次就在木棍上刻一道，月底计算她欠多少。珂赛特喝过波尔多葡萄酒；百灵鸟喝劣质vin bleu（蓝色酒）。彭眉胥夫人为《光明日报》写文章，但是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做代笔人生意，按一文一文钱卖字。彭眉胥夫人在受难修女街生活了十九年，但是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为了她独自在那儿打冷战的不通风阁楼冬天按星期付房租。春天、夏天、初秋，她更喜欢野营地，因此她搬到那儿，在camaraderie（同志间的友谊忠诚）、坦率和感情中间，困苦、贫穷、寒冷更忍受得了。

1854年秋天一天夜里，珂赛特围着公共炉火坐着，一炉旺火，这天夜晚由欧椋鸟和另外几个年轻人添火，这几个人折断他们白天修理的树林树枝，用捡破烂的运货车一直运到外面防寨这儿。珂赛特也举起盛着她的一点面包的杯子，伸出杯子要一勺热汤和炉篋上烧的一点美味洋葱，这时火焰在他们前面劈劈啪啪爆响，天上不关心世事的繁星俯瞰着大地。至少他们在这儿不会遭到警察骚扰。这些野营飞地像村庄一样是有自己法规和信号的孤岛，夜里没有警察代理人敢来这儿，因此全民族可以泰然自若地说，“那个路易-拿破仑，我想抹他一脸屎。”

“还有豪斯曼，那头蠢猪，”玛丽—约瑟芬把她的蹒跚学步的婴儿从火边拉开，解开怀给婴儿喂奶，“他的心肝应该放进罐子里，他的膝盖应该扔到蒙特弗康坟地。”

“他的屁股扔到蒙特弗康坟地，”方舟补充说，在碎布头里挑挑拣拣。

“是的，他的新林荫大道正好穿过我那条街，”全民族抱怨说。“一切全完了，拆掉了，再也没有人往外扔任何东西了。所有人都给驱逐了。我，我在那条街上劳动了二十年。我有过美好的——”她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隐晦手势。“——和所有的看门人。我本来可以揪掉苍蝇的翅膀。确实，我那条街道并不是富裕的，不肥，但是骨头里有油水。”全民族用报纸擤鼻子，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上面装饰着水晶、缀着丝穗、卖八百

法郎的俄国皮靴登的广告画。”现在在我这把年纪，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她把那张报纸扔到火里，愁眉不展。“即使我找到另一条街，我怎么知道他们以后不会把它拆毁呢，呃？”

“他们像热刀砍粪土一样从城里开辟道路，”那个船长发牢骚说，趁着面包还没破碎，就用手指把它从汤里捞出来。

欧棕鸟吹吹他的汤，让面包融化了。“再也没有十分钟就构筑好的街垒了，防御几个钟头就跑，去下一个街垒战斗，让军队炸掉你构筑的那一座打通过路。现在他们的军队、炮兵、一整队一整队大炮，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在城市里飞驰而过。他们在破坏穷人部队的战场。”

“没有什么东西保护我们，”船长叹了口气说。

“过去我们有拿破仑法典，”百灵鸟若有所思地说，两只手捧住她的杯子。“现在我们有癞蛤蟆拿破仑。”

令她惊奇的是，这句评语荡漾到这群人最远的地方，边沿的醉汉和孩子们那里时，引起阵阵大笑，孩子们开始唱歌，嘲笑那个癞蛤蟆皇帝。

“住口，你们这些小淘气，”全民族喊叫说。“那使人民变成癞蛤蟆了。癞蛤蟆是那个皇帝。”

“他甚至都不是法国癞蛤蟆。据说他讲话像瑞士小鸡，”一个衣服在火的热气中烤着、使得另外的人们都离开他的捡破烂的说。但是当牠模仿瑞士鸡叫时却博得一阵喝彩声。

“波拿巴使我想起了拉封丹的寓言，就是那本——”欧棕鸟咽下彭眉胥小姐这句话，因为他们从来不用珂赛特的真名实姓，或者暗示她过去的生活，当他独自一人时他只说芳汀的名字；有时候讲这个名字他简直忍受不了，有时候像单调地唱歌似的不停地悄悄地叫她的名字。欧棕鸟也从他过去的生活和初恋中给驱逐出来。“有个人借给我那本书。你记得吗？”

珂赛特点点头，微微一笑。

“有一个故事讲非常嫉妒一头牛的青蛙。那只青蛙拼命鼓肚子，要像那头牛那么庞大漂亮——”

“就像路易—拿破仑以为他是他叔叔拿破仑大帝哩！”方舟嗤之以鼻说。

“是的，不过最后，它尽可能拼命鼓肚子，由于说大话和自高自大，那只青蛙肚子爆破了。”

全民族时机正好地放了一个屁，意味深长地评论了一番说大话、自高自大和癞蛤蟆拿破仑。

欧棕鸟继续说下去，“还有一个讲驮着圣骨的驴子的故事。那是怎么讲的？”

珂赛特虽然记得这故事，但是叙述不出来。她把玛丽—约瑟芬蹒跚学步的小孩搂到怀里，把她的面颊贴到那个小男孩头上。珂赛特的脸和胳膊黑黝黝的，被太阳晒得很粗糙，然而她的短发依然很光亮，因为她出去时总戴着那顶带着灰白头发的帽子。她的眼边涂上皱纹，虽然她的脸瘦了，但是她的嘴仍然很丰满，她的表情聪慧、警惕、敏锐。

“当那头驴走在朝圣行列中时，它那么自以为了不起、那么愚蠢、那么确信不疑，”桑松内特大笑起来，朝着炉火那边听得入了迷的一张脏脸望去，“以致当人们在圣徒遗骨前鞠躬致敬时，它还以为他们是

在向他致敬哩。”

“穿着法律王者外衣的那个畜生，”珂赛特引证说。

“那个愚蠢的畜生，”全民族抱怨说。“路易—拿破仑以为他的焰火、庆典和壮观场面会收买到我们的忠心。”

“这些会暂时，”玛丽—约瑟芬拍拍婴儿的背使他打个嗝，“收买到我们的沉默。”

欧椋鸟以更多的拉封丹的寓言，那些嘲笑贪婪、虚荣、浮夸、想当然的机智、告诫人的故事，满足了他们大家。当百灵鸟倾听着时，她用长木棍拨拨火。火焰描画在上空，衬托着漆黑的天空红通通的，珂赛特非常惊奇火焰发出的热、光，la lumière（光明）。

第二章

1852年2月，桑松内特寄给芳汀的信

亲爱的小姐——不幸我必须写一些坏消息。你母亲得了血中毒，病得很重。我外祖母以只有你可以与她媲美的献身精神照料她。我不愿意使你担忧，或者给你带来痛苦，不过我想如果过了好几个星期没有音信你会更担忧。她和我们在一起，不会遭到伤害。她伤了心，不过她的精神没有垮，而且我相信，我希望她会恢复健康。你千万不要写回信。安全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把信寄到圣绪尔比斯修道会附近老地方，不过单单在巴黎警察局就关闭了几百家咖啡馆，甚至喝醉了唱《马赛曲》的是顾客们的时候。政变期间审判被逮捕的那些人进行得很快，但是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消息，因为除了属于波拿巴的两份报纸没有报纸。传说大部分囚犯会流放到卡宴和新卡利多尼亚。大概他们不会处死很多人。他们不想要烈士们。在你父亲身上他们有了一个。他在街垒那种气冲霄汉的口才、一支支蜡烛熄灭保护他、士兵们拒绝开枪的传说，传遍全巴黎。那天夜里大部分被捕的人都给流放了。听说，蒂埃尔，去瑞士了，不过很多人去英国了就像你去了英国一样，小姐。然而，我希望你很好，卡雷梅夫人也很好。我希望不久就有你母亲恢复健康的好消息。我想象你在英国的情况。没有[划掉]太阳巴黎很凄凉，据说没有狂欢节。

1852年3月，芳汀寄给让吕克的信

亲爱的让吕克——我悔恨地告诉你妈妈依然没有谅解你的背弃，因此拒绝给你写信。只有我会给你写信。再加上妈妈不稳定的健康状况，悲痛爸爸死去的心情，我们还经受了流放到一个对我们和我们的宗教怀着敌意的国家那种慌乱状态。卡雷梅夫人和我照料妈妈。菲茨帕特里克夫人，她童年的朋友，海伦·塔尔博特，对我们非常和善友好，但她是一个寡妇，靠着微薄的薪金过活，因此我们四个女人设法靠着非常微薄的收入过活。伦敦物价昂贵。

1852年5月，让吕克寄给芳汀的信

……我有一些会使你们两个苦恼的消息。这几个月在我仔细检查爸爸的事务时，我发现《光明日报》社破产了。爸爸今年无论如何不得不停业。由于我指望从爸爸的财产中得到一些东西，无疑你也指望，因此这使我大为震惊。出售《光明日报》社一台台印刷机会卖得一些钱，但是这些日子印刷机没有多大用处。根本不再有激进报纸了。所有编辑都偏袒波拿巴，而且所有批评政权的出版物都被禁止，因此除了风行一时的事物、剧场闲谈、艺术漫谈、咖啡馆闲聊、音乐杂谈等等我们什么都看不到。除了这栋住宅，爸爸的政治活动使我们失去一切。只要阿德莱德姨妈在世，我就不敢搬家。她衷心问候在英国的你和妈妈，希望你们会回到法国。图查德夫人建议我让她把问题摆在路易—拿破仑面前。他是很仁慈的人。

1852年8月，欧棕鸟寄给芳汀的信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和主要港口。1949年以前曾是法国政治犯和囚犯的流放地。

亲爱的小姐——你母亲病情好转的进程依旧很缓慢，但是确切无疑。我外祖母说只有野兽和有福的人才经受得住这样热病的长期折磨。彭眉胥夫人和我外祖母成了忠实可靠的朋友。她们笑着谈论讨厌的事情。听见你母亲终于大笑了我非常高兴。失去你父亲使她心力交瘁。我们天天谈到你，小姐，你总记挂在我们心上。

上个星期在练兵场举行了盛大庆祝会。六万名士兵。六百名神父。巴黎大主教主持仪式。他为路易—拿破仑做的一切祝福。教会和军队，他们崇拜这个暴君。然而，我愉快地说，上帝和大自然不从人愿。狂风暴雨大作，毁坏了全城的装饰物和焰火。路易—拿破仑骑着马的旗帜和桂冠花圈烟火都淋坏刮走了。法根尼斯太太说咖啡馆店主们会受责备。我说，让警察穷追猛打狂风，逮捕暴雨去吧。

1852年10月，珂赛特寄给芳汀的信

我心爱的女儿——我天天想念你，天天为你祈祷，不过我现在告诉你，在每个转折点你都和我在一起。冬天我住在巨龙地区上面一间小屋子里。不论多么凄凉，我依然笑着回想起你对圣玛格丽特的感情。在巨龙地区牌楼上面有雕刻在石头上的一条龙昂着头，展开双翅，爪子悬着，鳞片完美地雕刻出来。不过我现在了解，圣玛格丽特从龙肚子里出来不可能不受伤。一旦在那儿，一旦获得经验，她就会改变了。我经受住像龙肚子那么阴暗的绝望。我终于从绝望中挣脱出来，不过并非没有受伤。我在窗户上看到我自己的映象，我纳闷——那个女人是谁？她看来那么瘦弱、心烦意乱。她得了我不记得的咳嗽病。不过她和我活下来了。单单这个事实就使我们两个感到既谦卑又自豪。或许圣玛格丽特也感到既谦卑又自豪，但是作为一个圣徒，她只能承认谦卑。我不是一个圣徒。我了解圣玛格丽特的极度痛苦，不是她的至福，而是她的转变。我改变了。

我拥抱你，我心爱的女儿，不过你必须待在英国，直到安全为止。不要写信。加布里埃尔最近在滑稽咖啡馆看见克里隆。加布里埃尔低头趴在桌子上，假装滥醉了，不过显然，克里隆一直追逐他。我们很幸运，克里隆没有点名打听他，要不然法根尼斯太太就永远不会让他去哪儿了。

1853年2月，让吕克寄给芳汀的信

亲爱的芳汀——就像甚至英国人都知道的，路易—拿破仑宣布自己是拿破仑三世，法国的皇帝，因此我们有了一个新帝国，第二帝国，而且由于上个月陛下娶了欧仁妮，一个具有无可争辩美貌、出身不明的西班牙女人，我们有了新皇族。在巴黎这儿我们开始搞无可比拟、盛况空前、史无前例的一连串欢乐社交活动。由于帝国意味着和平，它也意味着繁荣昌盛，我们欣喜若狂。赫维特建议，我和他父亲一起在克里蒙费朗糖甜菜上投资。当我的财务情况良好时，我就打算和妮科莱·劳里奥特小姐结婚。我拿到卖印刷机那笔钱，不多，而且投资到糖甜菜上。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比另外的情况下寄给你更多的。

1853年3月，芳汀寄给让吕克的信

由于你根本没有寄给我们分文，与其接受空头支票，我们倒愿意接受少量施舍。请你不要把我们抛给菲茨帕特里克夫人赈济，无论她天性多么慷慨。妈妈的健康很不好，而且这是一个凄凉阴暗的国家。在伦敦冬天天空那么黑，人过马路以前要付

给顽童钱提着提灯照亮。一批可怜的孩子这样谋生。这儿的大雾那么黑，以致每个星期都有人给公共马车或出租马车轧死。在黑暗的下午马把人踩倒，他们就滚到车轮下，死掉。昨天我亲眼看见这样一个意外事故。这儿很可怕，根本不像巴黎。

1853年8月，加布里埃尔寄给芳汀的信

亲爱的小姐——你母亲说我该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她给你写信。我努力这样做，但是能找到对你讲的有趣事那么少，以致文字还未接触到纸我的笔上的墨水就干了。这儿是一个凄凉的春天，一个凄凉的夏天，小姐。希望你很好，在伦敦很愉快。知道你很安全我就很高兴，不过我真希望我又是你的学生。不过我回忆往事不像旧地重游、却像一去不复返的一场梦似的回到往日。今年夏天我去过你家一次，绕到后面，爬到车棚屋顶上，躺在那儿，望着花园和一扇扇窗户，想象你正在书房里为我挑选一本书，而且申斥我是一个笨家伙。我一直逗留到一个人，芳里奥特小姐出来。走到草莓地边，她抬头看见我，认出我来，我想，就扭过头去。我不会回去了。

1853年9月，芳汀寄给让吕克的信

你问我为什么不评论你打算和芳里奥特小姐结婚的事。拿你的姓氏装饰棕榈叶片是滥用姓名，把夹心糖扔到仓前空场让普通家禽啄食。妈妈不愿听人讲到她的名字，如果爸爸活着，你就会学法律，而不是陪侍演员们，倾听赫维特先生在糖甜菜上投资的意见了。

1853年10月，珂赛特寄给芳汀的信

我在滑稽咖啡馆发现一份报纸，看到阿德莱德·吉诺曼小姐的讣告。让吕克肯定对你讲了她逝世的事。人一定会可怜一个过着这样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在这样恐惧中的人。但是她全心全意，毫无矛盾心理地疼爱让吕克。热爱就是我们对生死极度痛苦的报偿。他是她唯一的继承人。恐怕他现在会卖掉受难修女街六号的房子。请你要求他保留书房壁炉上的两个银烛台。它们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赠物，我祈祷有朝一日会拿到它们。两个月里克里隆去过旧货商店两次，找寻欧椋鸟。他为什么要找加布里埃尔？他什么也没有做。也许你在英国真的最安全，如果克里隆继续追捕清白无辜人们的话。

1853年11月，芳汀寄给让吕克的信

我听说我们的姨奶奶逝世了。多么令人吃惊啊，我竟然不是从你那里，而是从另外的渠道听到这个消息。可怜的阿德莱德姨奶奶可能早就感到她在这个世界上是风烛残年的人，很可惜，否则你将是黑暗天空中的一颗灿烂明星。她把一切都留给你。现在你会乐于对在英国这儿的母亲和妹妹稍加帮助了吧？

1854年1月，让吕克寄给芳汀的信

也许我疏忽了，没有告诉你和妈妈阿德莱德姨奶奶逝世的事，不过她财产上的

金钱在她逝世以前就令人悲痛地耗尽了。我靠着遗产和糖甜菜借钱度过了艰苦的一年。赫维特的父亲向我保证在腌猪肉上有利可图，特别是在克里米亚进行激战的时候。

然而巴黎本身就是采金地。全城建起有高台的一座座木塔，在摧毁它以前可以把它在地图上标出，再在曾经是荒地的地方重建一座有宽阔林荫大道、公园和花园的皇城，弊病、罪恶和霍乱的老窝给扫荡光，带来光明和空气。豪斯曼会将这一切付诸实行，图查德夫人和他很熟。她和宫廷里所有人都很熟。她和皇帝关系密切。不过不像她过去在纽约时那么密切。然而，像预料到的，皇后不喜爱她。皇后厌恶美国的一切事物，而图查德夫人简直像是美国人，虽然她是法国人。

图查德夫人好心地把介绍给豪斯曼男爵，他在亨利四世公立中学上学时认识咱们的父亲。我赶快告诉他我也在那儿上过学。豪斯曼好心地说没有提我父亲惨死的事，只称赞他的无可指摘的荣誉。我感到我父亲的死和我母亲的流放成了很大的负担。我被排除在宫廷、有权有势、发财致富的圈子以外。赫维特被邀请参加皇帝的冬天舞会。当然由于战斗他父亲变得更富裕了，而且我非常感激他的指点，不过那是感激不尽的。赫维特待我也非常好。事实上你应该把信寄到和平大街由他转交。我在卖受难修女街六号的房子。你和妈妈不必担心你们的房子。我会把它们贮存好，直到我有了自己的一套公寓，如果你愿意回到法国我乐意与你同住。图查德夫人说皇帝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我确信妈妈的流放可能结束。陛下已经允许蒂埃尔先生回到巴黎，不过他不得不签署文件答应不从事政治活动。蒂埃尔先生还是答应不喘气的好。一个最讨厌的人。我最近看见他，他冷落了我。你想象得出吗？博贾德不理睬我。科利尼。连西奥堂叔也不和我讲话。难道我要对我父亲的死和我母亲的流放负责吗？在我们父母的老朋友中，只有图查德夫人是和蔼的。

1854年1月，珂赛特写给芳汀的信

我心爱的女儿——冬天残酷地向我们这儿袭来，冰霜严寒，狂风暴雨，使大慈大悲留在家中，因此，对乞丐们和我们其余的走街串巷谋生的人就很糟了。如果有人需要我写信，法根尼斯太太有时会让我待在滑稽咖啡馆的角落里，但那意味着要花钱买她一杯糟透了了的酒。今年冬天我在供膳食的寄宿处有一张床铺，十二个人一间屋子，床铺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空隙。她们是这儿辛勤的劳动妇女，大部分是来自慕菲塔德的洗烫衣物女工。房东用羊头熬一锅肉汤，我们自备面包。早晨和晚上我们回来时我们得到一碗肉汤，一碗只值一分钱。你必须随时带着面包，要不然就给人偷了，如果房东发现它放在你的架子上，就把它收集起来扔到锅里。这些女人几乎都很温厚、粗鲁、精力旺盛，但是争夺男人非常骇人，这个星期争吵了不止六次。冬天早些时候我有另一个供膳食的寄宿处，人少一些，便宜一些，但是床铺在一个织布工的工厂上面，她的妻子管理寄宿处，看着那儿的姑娘们的情况真吓人，有一些比你还年轻，从早晨五点钟劳动到夜里十一点钟，还替厂主的妻子干一切家务活。星期日早晨给她们六个钟头作弥撒，然后，回来又干。姑娘们都面黄肌瘦、郁郁寡欢，一台台织布机散播的灰尘厚厚地堆积在一切东西上，甚至把害虫都闷死。我不得不离开。我受不了，咳嗽得更厉害了。然后我就搬去和洗烫衣物的女工们一起住。用铁链拴在洗衣盆上也比织布机好。我也不得不开离开那儿。我永远不能摘掉帽子。由于我的头发剪得那么短，我非常引人注目。我不能休息。因此付出我几乎出不起的很大代价，我在马穆塞特大街租了一间阁楼小屋，在那儿我离帕乔利、热尔梅娜和他们的家庭很近。帕乔利找到工作，大材小用，不过至少他在搞印

刷，热尔梅娜说他指甲下面没有油墨他就不快活。

你千万不要由于我的信认为我在受苦（看看我写的我吃惊了！）。我的健康仍然经受住这种艰苦生活，我有许多朋友，他们的仁慈好意使我过得愉快。当我想到你在英国时我才很痛苦。我祝福你。我想念你。我拥抱你。我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海伦会使你和卡雷梅夫人受到欢迎，不过我希望让吕克寄给你钱，使得你不依赖她救济或者你自己在外国的应变能力。有时候我哭着思索这多么悲伤，你爸爸想使你一直穿着舞鞋，而现在他去世了，你流放了，我独自隐藏在这儿。没有我，我把你送到英国做错了吗？也许你应该向让吕克要钱买车票回巴黎。谅必不会惩罚你。

啊，好啦，从我的字迹上你看得出我写字时发抖，不过春天会来临，有朝一日你我，我们会又在一起。只有那种希望，那种确信给予我力量。我的小小代笔生意给了我遮风避雨的住处和面包。我对你和你爸爸的爱，使我的信念充满希望。也许我身体的活力不佳，但是我的精神和智力是丰富的。亲爱的，亲爱的姑娘。我的脑袋听见你的甜蜜声音，我祈祷你完全愉快。而且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再团聚。

1854年4月，欧棕鸟寄给芳汀的信

亲爱的小姐——冬天终于结束，我们这些没有职业但是脊背有力气的人在巴黎有工作。工钱不多，而且工作很危险，不过我很高兴和一个泥瓦工一起劳动。我提着灰泥桶一天要爬上六层的大楼二十五次左右，而且我非得快干。如果我还没有到泥瓦工那儿，灰泥就凝结，他就不能使用它，于是它就浪费了。浪费两桶那种原料，他们就雇另外的人，于是我就在大街上一文不名了。这种工作很艰难，而且使人筋疲力尽，普普通通的粗活儿。你会发现我甚至比作通信员时更平凡粗鲁。但我不是贼，小姐。我希望你了解我不可能，我不会再过往日那种生活。我希望你有时会想念你的学生。我想念你[划掉]，而且希望你在英国健康愉快。我知道卡雷梅夫人不喜欢我，但我也请你代我向她问好。

1854年5月，芳汀寄给让吕克的信

我拖延了一阵才写这封信，希望你认为寄给我一部分出售我们童年时的住宅获得的金钱是合适的。然而，考虑到菲茨帕特里克夫人和她一直给予的好意，你使我处于屈辱的地位，现在我没有钱，成了靠人施舍的人。至少卡雷梅夫人有一种她可以干得很出色的技术。英国人认为她实际上嫁给了卡雷梅，而这对于她很有好处。我收了几个学生，教法语，不过这工作降低身份，令人沮丧，报酬不多。伦敦充满了想受时髦教育、囊空如洗的年轻女人们。

1854年9月，让吕克寄给芳汀的信

自然我打算与你和妈妈分享变卖我们老宅子的收入。然而，我把那笔钱投到我听说会变成新巴黎时髦地区、蒙索公园附近的地皮上，这，如果我得到的消息很正确，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非常有价值。由于我终于要在拿破仑三世的宫廷出现，多亏图查德夫人帮助，或许那桩投资会推动另外一些事情进展。她的大女儿，爱潘妮—霍顿丝，要到宫廷，而我要作她的护卫。图查德夫人由于她女儿的出身和她亡父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功劳最近授予她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称号。我深深感激她的庇护和友谊。没有宫廷宠幸，人只能目瞪口呆、伸着脖子呆愣愣观望转瞬即逝的宴

会。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哥哥穿着朝服——要求如此——鞋、丝袜子、紧身衣裤、带垂片的背心、立领丝绒外套、三角帽和一把宝剑！一旦我的财政状况良好，我就和劳里奥特小姐结婚。

1854年11月，芳汀寄给让吕克的信

你在图查德太太的保护下哭哭啼啼地到路易—拿破仑那里的消息，我们在伦敦这儿并不觉得有趣。妈妈请求你将来用不着对我们讲。

难道记忆起着作用，还是你以前要求过她嫁给你？

1855年2月，让吕克寄给芳汀的信

劳里奥特小姐和我订婚有一些时候了。

赫维特和我计划不久就和我们的朋友拉萨尔伯爵一起去伦敦，那时我会带给你比我可能希望寄的更多的钱。然而，必须等到今年春天这儿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开过以后。一场场庆祝活动、一件件装饰物、一栋栋大楼，激动人心，简直史无前例。克里米亚战争投上一点小小的阴影，自然啦，（不过对我毫无影响，我订的腌猪肉合同非常兴旺。）据说整个夏天巴黎每家旅馆都会客满，全世界的人都成群结队来这儿看看皇帝做了什么。连英国女王都会来观看我们在巴黎这儿生活得多么好——一座座新公园，一条条新林荫大道，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奥芬巴赫先生在整修香榭丽舍大街一座被抛弃的剧院，七月他将在那儿演出滑稽歌剧，在这出戏里劳里奥特小姐将是主角。因此你就明白我现在不能离开巴黎。希望你你会说服妈妈让图查德夫人向皇帝代她美言几句。图查德夫人（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向我保证她愿意为她的亲爱老朋友效劳。

1855年4月，芳汀寄给让吕克的信

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瞒着不告诉你我的实际处境了。毫无疑问我走的人生道路会使爸爸痛苦，但你走的道路会伤了他的心。无论如何，我觉得我的新生活比强装体面的乞丐或者是教神经紧张的英国姑娘们更好。

卡雷梅夫人和我给人雇作厨师。法国厨师。我们不正式地干了这工作一些时候，发现非常需要我们。我不久就会接受一家富裕的伦敦公司、圣詹姆斯广场的一个位置，那儿有充裕的财力、甚至有些鉴赏力。我是卡雷梅夫人的助手。我讲英语。她不讲。她不愿学习。她说吃煮羊肉人们的语言本身一定是毫无风趣、别舌绕嘴、缺乏滋味的。你可以继续往菲茨帕特里克夫人家给我寄信。她非常喜爱我们，妈妈会和她住在一起。

千万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与劳里奥特小姐结婚。

1855年5月，让吕克寄给芳汀的信

妈妈怎么能让你干这样低贱的工作？你没有讲过她的震惊或忿恨。如果你真认为一个男爵的女儿应该像个普通厨娘一样把臂肘埋在面粉里，我只能想象伦敦对你的品行产生了什么影响。

1855年8月，让吕克寄给芳汀的信

我在这封信里封上（我自己冒着极大危险，注意我用报纸把它包了几层）一本煽动性小册子、一份叛变性文件、一篇含着粗鲁辱骂的改写的拉封丹的寓言。我现在写信向你详细描述一番最近发生的、使我相信我成了一场残酷骗局的受害者的几件事情。

当全巴黎和许多欧洲人聚集在这儿参加世界博览会时，给予我见到过去与咱们父母有联系的人们的不必要的机会。在我陪同劳里奥特小姐穿过展览建筑上使用的铁器的工业馆时，我碰巧遇到博贾德。没有接受他的作品作为法国画家的展览品，因此毫无疑问他是来贬低比他高明的人们的作品的。过去，博贾德先生对我极其冷淡，但是这个场合只能把他的态度描述成华而不实的。他对妮科莱满口奉承，劳里奥特小姐曾经作过他的模特儿，然后他问我是否接到过我母亲的信。当我回答我没有那份光荣时，他哄然大笑，就走了。

当我们往前走到英国工业用橡胶展览馆时，我偶然碰见蒂埃尔先生。有些人说他是一个机智的人，但是没有人会指责蒂埃尔先生很幽默。然而，当他看见我时，他以最放肆、粗俗、不适当的方式大笑起来。他也问我有没有见到妈妈。当我回答说对皇帝怀着的爱国心早就使我们意见发生分歧，他的欢笑与这种环境似乎完全不相称。

在电气仪器展览馆前面，由于要么吸了毒、要么喝醉了、要么兼而有之的加莱特，还有在此以前我仅仅认为他是林荫大道掩蔽下的一个农民，但是一个诚实人的科利尼，我又听到同样一种使人蒙受羞辱的交谈。

然后，最近，在同赫维持与拉萨尔伯爵在富豪咖啡馆进餐时，一个人把我封在信中的无名氏的小册子送到我的餐桌上。到处都是密探，甚至在富豪咖啡馆那儿，而且分明是搞来让我难堪，也许是让我被捕。看见任何人拿着《癞蛤蟆拿破仑》这本小册子，立即被逮捕。任何人出售它就流放。谁写的就会枪毙。

你会注意到没有出版者或出版社声明出版了《癞蛤蟆拿破仑》这本小册子。不过有一幅插图，一个火炬，很像过去用来装饰《光明日报》版面的火炬。确实完全像它，作者只署名“光明”。既然我父亲死了，我只能推测有人在利用《光明日报》的名义把咱们家与谋反联系起来。

也许你和妈妈辱骂我的信用多年了。我相信她有病、很生气、受了伤而且在伦敦穷困潦倒。我要她亲笔写一封信来。

1855年9月，芳汀给让吕克的信

我大笑，我痛哭，我大喊大叫着看《癞蛤蟆拿破仑》那本小册子，想象虽然爸爸死了，但是《光明日报》依然在放射光芒。伦敦许多报纸刊登了《癞蛤蟆拿破仑》这篇文章，它给那位皇帝造成的动乱和麻烦，孩子们如何呱呱叫喊着在大街上向他的军队敬礼，但是在看到它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象到它的机智、讽刺和消除不掉的影响。路易—拿破仑在《光明日报》社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我双臂插在没过胳膊肘的面粉中，让吕克，我微笑起来，我在厨房里想多么响亮就多么响亮地唱《马赛曲》。我感谢把妈妈从绝望的龙肚子里引出来的圣玛格丽特。她确实生过病，生过气受了伤，而且非常穷困潦倒。不过她从来没有在伦敦。

而你，我亲爱的哥哥，由于你参加了皇家欢宴，参加了吧，我向你告别。继续干吧，和狂欢一样虚浮的盛大宴会、使人眼花缭乱的乐事同流合污去吧。成为他们

行列中的一分子。继续滚下去吧，彭眉胥男爵，带着你的波拿巴分子称号、你的糖萝卜、蒙索公园附近你的土地和靠着士兵们的死尸发财的腌猪肉合同。穿上你的朝服，让吕克，佩上你的无聊宝剑，戴上你的社交三角帽和你的同样满不在乎地买卖高抬脚步的马和女人的朋友们骑着马游逛吧，和在伦敦报纸上获得那样名声、或者说坏名声的那个劳里奥特在一起混吧。我会观看这种进程，只羡慕在你们后面，甚至在你们上面打扫的捡破烂的人们，你们走了以后他们还会直挺挺地在尘土里逗留很久。

第三章

它以流血开始，它也会以流血告终，但是在开始和它确定无疑的终结中间，第二帝国是十分辉煌灿烂、没有道德意识、浅薄、光彩夺目和具有镇压性的。它几乎没有给予自由，却大办 fêtes（庆祝会），大放焰火。1848年的激情变成荒谬、显赫、浮华、华丽，甚至荒诞念头代替了真正权力，帝国本身以军队、教会（使农民受到遏制）、炫耀和叮当响的金钱为枢轴旋转。巴黎是世界的中心，la vie Parisienne（巴黎人的生活），就像奥芬巴赫的音乐喜剧暗示的，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当珂赛特和捡破烂的人们蜷缩在茅屋陋室中时，第二帝国的富翁们照着镀金镜子调整领带。在大理石地板上跳舞，在光辉耀眼、摆满银餐具的桌子上吃饭；他们的女人穿着大裙撑，披着大面积的花边网纱，戴着一串串珠宝和暖房鲜花。他们的女人多半是 demi-mondaine（半上流社会的女人），珠光宝气的美人儿，他们的金钱同样是巧取豪夺、投机取巧得来的，而且非常充裕。城市充满外国人——美国人、墨西哥人、英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亲王们、西班牙人、土耳其人、中东的君主们和小哈普斯堡人，他们都坐着四通八达的火车，沿着把一座座火车站（它们本身就是钢铁和工程的奇迹）与财富、巴黎的享乐和世界中心连接起来的一条条宽阔的新林荫大道，拥进巴黎。会使冉阿让眼花缭乱的电报线路、煤气管道、下水道进入城市。豪斯曼搬走死者，腾出地方修铁路，当他们拆毁过去的永敬会女修道院（修女们早就死了，埋葬在花园里），铺设铁轨时，某个有事业心的人看见冉阿让培育的蓝玫瑰。它依然在遭到破坏的女修道院花园里开着花，那儿的一群白蝴蝶不久就会被一堆堆黑煤渣代替。得救了，带到植物园，通过雅克·奥芬巴赫，冉阿让的蓝玫瑰来了，永远与妮科莱·劳里奥特联系起来。蓝玫瑰至少像第二帝国一样永远流传；1870年冬天，普鲁士人围攻巴黎期间大部分蓝玫瑰花都枯萎了。

当大磨房大街给斧头砍倒时，甚至让吕克都感到一阵悲痛，但是对妮科莱说来，她并未感到无可奈何的怀念旧巴黎的心情。妮科莱，把她重视的她过去生活的一部分，让吕克，带进她的新生活。不再是只有一个煤气喷嘴和一个便盆的冰凉化妆室。1855年世界博览会闭幕时，奥芬巴赫把他的巴黎滑稽歌剧院搬到蒙西尼大街那个富裕地区，从这个舞台上，妮科莱像欧仁妮皇后一样，进行统治。现在劳里奥特的声音是巴黎的声音，而且她化妆室周围的走廊以亲王走廊闻名。

不再有三楼公共厕所和杂技演员看门人；作为第二帝国舞台上的明星，妮科莱现在在香榭丽舍宫附近查洛特大街和一群狗、一小队仆人一起生活。华托给天花板画了画，壁纸是紫色金色的，镀金的床被认为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或者一个出身名门、早已死去的妓女的。妮科莱的住宅有钢架玻璃暖房，有用唧筒将热水打入加温的暖气装置，暖房有室内瀑布和不可多得的热带植物。她这儿还养着一群猴子、一些漂亮鹦鹉和火烈鸟，这些鸟生了病，一只接着一只死去，是难以代替的东西。那个曾经摆出姿势让马内和博贾德这样无名、引起争议的画家们画像的姑娘，现在要拿破仑三世的宫廷画家温特霍尔特给她画肖像了。

巴黎不止制定了法律，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巴黎还建立了风尚。

在那点上，劳里奥特制定了法则。当英国人沃思想建立商店时，他就去杜伊勒里宫皇后和巴黎滑稽歌剧院劳里奥特那儿。为了让妮科莱·劳里奥特穿着展示他的服装，他愿意花两千法郎给她做她想要的任何一身衣裳，此后那套撑着裙撑的开士米毛料和镶着尚蒂伊花边的服装别人要花一万二千法郎。冬天妮科莱穿里昂锦缎、黑貂皮和貂皮，夏天穿手工刺绣薄纱衣裳，衣服是由一些姑娘缝制的，为了她们的技术，实际上，她们的手艺，一天或许付给她们两个法郎。妮科莱是巴黎抛掉那种古板、遮住脸的女帽，代之以时髦帽子的第一个女人。这使资产阶级主妇们大为震惊，却使妮科莱受到全巴黎少女们的狂热喜爱。甚至那些一天挣不了两个法郎的人都剪下《插图报》和《费加罗报》上登的她的肖像，把它悬挂在蜷缩在豪斯曼的新壮丽 *tacades*（门面）后面一间肮脏屋子里十多个人合用的镜子镜框旁边。

在上流社会人们欢迎的下午时刻，妮科莱乘着由几匹很相配的栗色骏马（一位英国公爵的儿子送的礼物）拉着的她的一辆马车（她有三辆），在布洛涅树林里游逛，或者有时候她与她的许多爱慕者其中的一个乘车出游，那些男人为了她陪伴一夜会付五千法郎。她和那些甚至为了曾与她同床共枕的名声也甘心情愿付钱的男人乘车出游、进餐和跳舞。

有时候她与一个名字和她自己的永远缠绕在一起的男人乘车出游、进餐和跳舞——但是不同床共枕。雅克·奥芬巴赫，身材高大、瘦骨嶙峋，戴着夹鼻眼镜，弯腰曲背。时常用漫画把他画成妮科莱的笼中鸟，但他并不是真正滑稽可笑的人物。在大约十五年中，他为几百处集会地点，从轻歌剧到协奏曲，到为咖啡馆歌手们写的歌曲，到他真的可能近乎有伤风化的为非公开戏剧演出谱写了成千上万首富于风趣的乐曲。人们说，他是香榭丽舍宫的莫扎特，他的一支支歌曲到处歌唱，有一些，像《妮科莱华尔兹舞曲》——至少会像第二帝国一样永远流传。劳里奥特唱这支歌时，奥芬巴赫把它谱写得令人伤心的郁闷沉思，把大提琴放在歌曲乐谱线后面。不过那同一支歌曲，用整个管弦乐队演奏，加快速度，驱使得听众们发了狂，在卡巴莱咖啡馆里，在舞厅，在巴尔马比尔公园，女人们伴随着它跳坎坎舞，踢脚后跟高得碰得到她们舞伴们下巴的连鬓胡子。每一个乞丐都用呼哧呼哧的六角手风琴演奏《妮科莱华尔兹舞曲》，像欧椋鸟这样的工人们去全巴黎拆毁或建筑工地的路上都用口哨吹它。

让吕克厌恶奥芬巴赫。时常（在妮科莱听不见的地方）他会模仿那位作曲家的德国口音。也许让吕克把他看成竞争者，不是为了妮科莱的宠爱，而是为了她的感情。在每个月 5 号，奥芬巴赫，一个慷慨大方、爱好交际和彬彬有礼的人，就像 1855 年 7 月 5 号，他们初次一起演出时一样，送到妮科莱化妆室两打玫瑰花。他送了一段时间红玫瑰。然后他送白的。接着他发现了蓝玫瑰：十分奢侈、奇异，实际上是同一种类，不过出现不久。送给夫人小姐一朵蓝玫瑰，在那个时代，变成了大肆宣传自己是拥有寓言中那么多财富的人，就像莫尔尼公爵（皇帝同母异父的兄弟，他把他从伯爵提升为公爵）送到妮科莱家里一朵蓝玫瑰花苞，附着一张题词，献给你床边的小桌。玫瑰花开放时，一枚蓝宝石戒指掉出来。不幸，让吕克就在床那边。

“这有什么关系？”妮科莱问，把戒指戴在手指上，就像查看她自

己的擦得光亮的红指甲和光滑的双手似的查看它。“如果莫尔尼想送给我几枚蓝宝石，就让他送吧。众所周知我肯定不是他奉承爱慕的巴黎的唯一女人。”

“而且付钱。”

“真的，chérie（心爱的人），你要我怎么办？离开剧院，去女修道院吗？”

“我要你嫁给我，妮科莱，你了解得很清楚。你知道好几年了。”

“噢，结婚，”她滚过来，紧偎着他。“这种谈话那么令人厌烦，简直预测得到。”

“不必如此嘛。你可以说声‘是’，你会嫁给我。”

“我解释了一千次了。”

“我没有问一千次呀。”

妮科莱挑逗地扭动身子，但是他依然一动不动，他的双手枕在脑袋下面。她叹了口气；显然，这种争吵摆在她和她有生之年中间。现在十一点多了。沃思先生和他的随行人员会来试衣，然后她的梳头人，然后会有十来个照常在暖房丛林中吃午饭的人，乘车在布洛涅树林游逛，然后去剧院，以后在英国咖啡馆或者任何著名的饭店吃晚饭。这些一一摆在她前面，像一串完美无瑕的珍珠似的充满无穷乐趣和纵情享受的日子。但是对妮科莱而言，最大的乐趣是工作。剧院。这一切，从管弦乐队调音，到幕间休息以后观众们拿回来的桔子香味；煤气灯的特殊气味、她化妆室的一束束芬芳花束，在掌声雷动中幕布急急落下，在欢乐中拉开幕布给予人的热切希望，这些使她永远振奋不已。音乐，那种使人透不过气的狂热音乐，尤其是，那种崇拜。当妮科莱在舞台中央站着，她那戴着手套的双臂向观众伸出去时，她在向每一个男人，从莫尔尼公爵到染满墨迹的双手由于鼓掌拍疼了的办事员，表示爱情。她眺望一排又一排戴着珠宝钻石、丰满白皙的胸部戴着山茶花和蓝玫瑰的妇女。她喜爱她看到的喜悦神情，甚至在最迟钝的资产阶级分子脸上，根本听不懂她的一句抒情歌词的外国人的脸上看到的。不过当然人人都了解劳里奥特唱的一切。那是她成功的一部分：她可以以她的身体、她的步态、她过去那种既漫不经心又富于挑逗性的步态、昂着的下巴、使的眼色、噘着的嘴，放射出兴高采烈的光彩。她有着美好的身体，甚至是充满活力的，而且她手一挥就可以传送允诺和暗讽。现在她举起戴着蓝宝石的那只手，观察它捕捉住透过透明薄纱窗帘的光线。她滚过去，轻轻地一口一口咬让吕克的肩膀，决定，如果她避免不了争吵，至少取笑取笑它。

“喂，告诉我，如果我嫁给你你会更爱我吗？”

“这是你的老花招。我不会上当受骗。”

也许不会，她沉思，但是他的态度肯定开始缓和了。或者激动起来。看情况而定。“告诉我实话。”

“如果我说是的，你会责备我不爱你。如果我说不是，你就证实了你的论点。”

妮科莱在他的胸膛上轻轻地一口一口啃过去。“很好，如果我嫁给你，你不更爱我，你会不那么爱我了吗？”

“断断不会。”让吕克把一只狗从床上踢下去，咒骂另一只。一只小狮子狗发脾气地狂吠，爬到另一只身上。

“如果我和你结了婚，你就会干巴黎每个男人干的事，你立刻就会找一个情妇。而且会把我抛在哪儿呀？我就不得不找一个情夫。”

“你已经有一些情夫了。”

“你会丢下我和保姆们小家伙们在一起吗？”她从嘴里拔出他的一根胸毛。“当你和某个高价妓女到处游逛时，我被抛弃了。”

“反过来，如果你不嫁给我，你就可能成为高价妓女。”

“娶一个有钱的人，亲爱的，一个阔得流油的人，然后你就可以以我终于很喜爱的方式保留着我，我们会都很幸福。我爱你，但不必嫁给你，让吕克。”她更严肃地继续说。“婚姻是资产阶级无聊的弄虚作假行为，那是防范安排，仅此而已。”

“不过我爱你，妮科莱，我需要你，我就像蜜蜂需要和喜爱鲜花那样需要你。我不愿意和蝴蝶分享我的那朵鲜花。”

她翻身趴下，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我不是一个野蛮的小国家，要被这个或那个男人征服。我不愿意被人开拓成殖民地，我的整个边境都置于人家监视之下，我的首都被占领，我的习惯改变了。”

“多么荒唐的胡言乱语。”

“这不是胡言乱语，”她坚持说，“你想使我成为殖民地。当你和女演员们欢蹦乱跳时，却剥夺了我在剧院演戏的权利。你已经欢蹦乱跳了。为什么要剥夺我的权利呢？”

“如果你和我结了婚，我只会和你欢蹦乱跳。我父亲从来不要情妇。我也不会要。”

“真的吗？”妮科莱大吃一惊。“他和你母亲……”

让吕克变得闷闷不乐了。“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王国。我不愿意谈论他们。”

“好，你完全正确。如果这些年你没有注意到，但是在我的床上我不允许谈严肃的话题，彭眉胥先生。只谈琐碎无聊的事。”她的手轻浮地向下移动，她留心观察蓝宝石戒指与曙光相辉映。“事实上，莫尔尼对我感兴趣，你应该高兴。他和豪斯曼是巴黎权力最大的人。也许，既然他爱上我，我就可以把你弄进赛马俱乐部。”

“就进赛马俱乐部而言，我可没有足够的钱。”

“也许我可以帮助你搞到足够的钱。也许在获得图查德太太传达给你的那些夹心糖小消息上我可以干得比她高明。”

“图查德太太没有同豪斯曼或莫尔尼睡觉。”

“如果他们要她的话她会和他们睡觉的。他们不要。难道她和你睡过觉吗？”

“别荒唐了。她老得足以作我母亲。”

“据说她们很令人愉快，那些老妇人，”妮科莱小声说。“无论如何，如果你没有和她睡觉，那么她责成你陪着她和她的蠢女儿们去那儿就很滑稽好笑了。那个号称伯爵的人在哪儿？”

“在牌桌旁边。况且，你低估了她。”

“没有，mon amour（我心爱的），你过高地估计她啦。她是一个带着私生女的老妓女，把她冒充作皇帝的爱女。”

陡然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然后让吕克提醒妮科莱她几乎有一个私生子。

“请不要这样做。”

“我爱你。”

“我告诉你我不能嫁给你。我不会的。我不想。关于那个孩子我很难过。我知道你想要它，但是它没有活着。噢，让吕克，我爱你难道还不够吗？难道你不能接受我的爱情，却不侵犯我的小小王国，我的生活吗？关于那个婴儿不是我的过错。你听见医生说了。医生说我的身体不是适合生孩子的身体。”

“我需要你。我想要你嫁给我。”

她从蓝缎子被单上滑过去，悠然自得灵活地移到他那边。“你得到我了。你知道那个。没有言语可以破坏、影响或者改变那种事实。”

当曙光在蓝被单上添上一缕缕长长黄光时，他飞快地使她滚到他的身子下面，用一只胳膊撑住他自己的身子。“但是你不愿嫁给我。”

“我厌恶德行。”

第四章

阿兹玛·德纳第像农民栽培得奖的洋白菜似的培育让吕克·彭眉胥。尽管她唯利是图，是穿着绸衣的下流女人，但是阿兹玛首要地怀着歹念，居心叵测，看出在让吕克身上为自己向珂赛特和马吕斯报仇的机会。或许在阿兹玛一生中她仅仅真地爱过两个人，阿肯色州赫勒纳城里的那个倒霉的军士长，另一个是她姐姐爱潘妮。她母亲死在监狱里，至于她父亲，阿兹玛也挨过他的皮带抽靴子踢，而且直到她的体重超过他，他才不打她了。当阿兹玛被迫流放到美国，过了多年严酷的奋斗生活时，珂赛特却靠着一个罪犯遗赠物受到热爱、崇拜、过着舒适生活。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阿兹玛目前的成功要归功于那次流放、归功于马吕斯存放在纽约银行等待着阿兹玛和她父亲的那两万法郎（冉阿让的好意）。这笔钱把阿兹玛从巴黎贫民窟提拔上来，赋予她足够的社会地位与另一个法国被流放者相遇，分担他的痛苦。事实上，德纳第老头为了阿兹玛与路易—拿破仑同床共枕曾命令她要报偿，但是阿兹玛更精明，更像一个赌徒，不大像一个善于摸窃的贼。赌博得到报偿。那个在滑铁卢战败期间抛弃的炮车上玩耍过的姑娘现在把美国人的一些 élan（冲劲）带到拿破仑三世的宫廷，因为她处处触犯美国人，因而名声更加显赫，她讲的美国人啃玉米棒上的玉米的故事使人们大为震惊。就像猪一样。这些真正可怕的故事她在她以前的情人听不见的地方讲，因为拿破仑三世很喜爱他在美国的短暂逗留（为了阿兹玛在面前毫无疑问越发如此）。阿兹玛对美国可没有这样的感情，但是一提到她在纽约的时候肯定就使她泪眼模糊。令她失望的是，路易—拿破仑并没有和她恢复过去的肉体关系，但是为了美国那首田园短诗他报答了她，很高兴作了像小爱潘妮—霍顿丝这样美人的父亲。

阿兹玛在他的宫廷是无处不在的，她有进入最高权力圈子的门路，就像与一个被流放者共患难上有大量实践经验一样。让吕克感到自己不公平地从宫廷、从宫廷给予的机会、从社会和金钱中给放逐了。单单他父亲的死就足以把他排除在外。（欧椋鸟非常正确：马吕斯惨死的故事在全巴黎流传，而且确实，通过市场上买卖的人们、赶车的人们、旅店中侍候骡马的人们和回工地、在咖啡馆低声讲话的建筑工人们，那个故事传遍全法国。）由于《癞蛤蟆拿破仑》小册子出现，让吕克简直不能在巴黎露面了；不仅全世界知道，或者至少猜到“光明”是谁；而且更糟的是，人人都知道他受了纯粹是一个小女孩、芳汀的欺骗，多年来她使他一直确信珂赛特在伦敦。

“甚至是小孩的时候，你母亲就一直非常狡猾奸诈，”一天下午他们乘车穿过布洛涅树林，爱潘妮和科琳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时，阿兹玛使他确信说。那辆马车是阿兹玛的。姑娘们借着一支蜡烛的烛光玩牌，夸耀她们有一点煤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不过那一部煽动性污秽小册子，《癞蛤蟆拿破仑》，确实是卑劣恶毒的。告诉我，劳里奥特对《癞蛤蟆拿破仑》有何看法？”

“妮科莱根本不关心政治。她大概是巴黎唯一没有看到它的人。我很愉快她不关心。至少我不必承受她的嘲笑和恶意，全巴黎的假意嘲笑——简直丢脸。”

“而且使你失去了许多有用的朋友，”阿兹玛叹了口气，转动着她的阳伞。那是绿条紫条绸伞，当时非常时髦，缀着金色线条网络。“只有一个没有骨肉情的母亲才会干这样的事情。”

“什么是一个没有骨肉情的母亲，妈？”科琳问。

“一个在损害她儿子的情况下为所欲为的女人。”

“或者她女儿的吧？”爱潘妮—霍顿丝问，她长成一个莽撞、尖嘴利舌、美丽、黑头发、黑眼珠的人，不过她身上带着的唯一像拿破仑一世的特性是她的脾气。充分意识到她是家庭中富足的财源，因此每逢可能的时候她就对他们无情地称王称霸。因为法国的举止规范把未婚姑娘们贬低到使人联想到既不吠也不咬的小狗的角色，因此爱潘妮有一个野心：赶快结婚，富裕起来。一旦结了婚，她就可以摆脱她母亲，独自或者和丈夫一起乘车在园林里游逛。最好还有一个情夫。结了婚的女人们和女演员们享受一切娱乐。现在坐在敞篷四轮马车里，她从对面的座位上估价让吕克。他确实很英俊；她爱上他几乎好几年了，而且她母亲经常把她抛到他的路上。爱潘妮发现这事很古怪，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不富有，而且，来自一个抱着不光彩政治信仰的家庭。阿尔塞纳·赫维特似乎更像她母亲那个类型——毫无魅力、丑陋、而且阔得流油。

好像回答爱潘妮的想法似的，阿尔塞纳的四轮马车驶近。他和小剧院的一个令人陶醉的舞蹈演员在一起。大家打了招呼，但是正在那时一阵风在那个舞蹈演员的裙撑下面陡然刮起，于是，它翻滚着蒙到她脸上。当阿尔塞纳的双手从那个姑娘的膝头摩挲过去，拼命要把裙子拉下来时，爱潘妮和科琳哄然大笑。现在上流社会妇女穿着裙子闲荡和男人让夫人小姐挽着胳膊的习俗消失了：男人们不能伸手碰夫人小姐。女人们缠绕着几码几码的薄纱、花边和荷叶边，裙子布满褶裥、用缎带装饰、加上缘饰、皱褶罩在骨架构造上，使人的两条腿摆脱沉重的马鬃衬裙，但是使女人们看上去倒像带状铁架支撑着屋顶的巴黎中心菜市场那栋新建筑，下面没有什么东西。结果，上流社会妇女的裙子妨碍她们乘公共马车、坐剧院的椅子。不然就会像阿尔塞纳那个舞蹈演员似的，在刮大风时，立刻就可以变成无可奈何的滑稽人物。爱潘妮粗俗地评论了一下那个舞蹈演员内衣的低劣质量，听了她自己说的笑话不禁笑了。另外没有人笑。让吕克认为就一个女孩而言她未免莽撞和过于放肆了。

《癞蛤蟆拿破仑》小册子的出现在好多方面损害了让吕克的生活，使他的情绪受到压抑。克里隆回来，自然，冷嘲热讽地问他是否又接到他母亲从伦敦寄来的信。内务部长本人把找到“光明”这个人、彻底扑灭火炬的责任交给了克里隆。

“我拥护皇帝，”让吕克起誓说，“把自己称作‘光明’的这些人，他们是叛徒，而且我会是第一个——”

“你母亲把她自己称作‘光明’，”克里隆尖刻地纠正他说。“那一伙人都参与其事。帕乔利搞印刷。维迪尔死了，因此一定是帕乔利。欧椋鸟与它也有联系。我会解决他们三个中任何一个，”他补充说，抚摩露在他胡子上的半圆形伤疤。“《癞蛤蟆拿破仑》这个小册子到处流传，传遍全巴黎。全法国。我们似乎阻止不住它，不过我们可以阻止它再发生。我到过欧椋鸟过去常去的所有地方，他飞走了。我也到过帕乔利常去的地方。他和弗洛里那个女人逃离了他们过去那条街。我悬赏

在慕菲塔德大街、贫民圣朱利安教堂、圣绪尔比斯修道会、所有最熟悉欧棕鸟和热尔梅娜的地方，安插了十多个密探。早晚会有人告发他们。我倒希望早一些。”

“为了赏金，有人会干这事的。找到我母亲不会太难。”

“你认为不难吗？我已经悬赏捉拿‘光明’了，男爵，因为彭眉胥男爵夫人完全消失了踪影，以致要不是《癞蛤蟆拿破仑》出现，我还会以为她和你父亲一起死了。我还以为她在伦敦——就像你一直认为的，”他补充说，告辞了，就撇下让吕克屈辱得乱翻腾。

在著名的《癞蛤蟆拿破仑》传播开时，让吕克在各个方面都看到听到侮辱：给他端来咖啡的服务员、在巴黎歌剧院那儿卖鲜花的、甚至他自己的仆人，他确信当他走过去时，或者就在他背后，他们都会呱呱地吵吵嚷嚷。在他自己那一伙人中只有阿尔塞纳怀着忠诚不提《癞蛤蟆拿破仑》，但是阿尔塞纳的父亲捎话说再也不会建议一个叛徒的儿子做甜甜菜和腌猪肉的生意了。

这种宣告在让吕克的财务特别脆弱的时刻来临，于是他把他的苦恼带到图查德太太，现在的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那里，他确信在那儿会得到同情。他蹑手蹑脚地在阿兹玛客厅的土耳其地毯上走过去，这时她抽烟，欣赏地咯咯叫唤着。“你母亲是一个残酷无情装死的人，”她说，插进一句给予她机智名声的美国用词。“披着百灵鸟外衣的一只乌鸦。一只卑鄙、污秽的城市欧棕鸟。”

“如果我可能的话，我立刻就会把欧棕鸟交给克里隆。看着他给流放了、看着他给绞死或者在断头台上给砍了头，我会非常高兴。我看不起他，我一向如此。”

“欧棕鸟？”

让吕克对她讲他母亲多年以前曾在慕菲塔德大街救他免遭逮捕，把他带到《光明日报》社。“他是原先那只污秽的欧棕鸟，一个小贼、一个说谎的人、一个乞丐。一个五法郎宿一夜的妓女的私生子。而且想想看吧，我母亲竟然相信他！”

阿兹玛起立，把烟掐灭，走到壁炉边，把邀请她参加下一次宫廷舞会的请帖递给让吕克。每年冬天举办四次，每次或许有六千客人。这些是邀请任何有权利赴会人的请帖。阿兹玛仔细观察让吕克脸上的表情。

“你没有接到一份吗？似乎陛下拒不庇护你了。”她总拉长声音讲路易一拿破仑的官衔，好像它们有巧克力心似的。“他多么心胸狭窄啊。他甚至不认为《癞蛤蟆拿破仑》是滑稽可笑的。”

“他看到了？”

“人人都看到了。不要自欺欺人。”

“我毁了。”让吕克扑通坐在她的条纹绸面椅子上。

“你简直不能责备陛下。毕竟，你母亲写了煽动性文章，你父亲反抗政变死去。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他们在阴沟下面找到《癞蛤蟆拿破仑》的铅版。一个打扫阴沟的清洁工偶然发现这些，不过他不识字，以为这些可以熔化了卖钱。不过看呀，粪便掉下来时，一个看得懂的人就把它们拿到警察局领赏。”

“如果他们找不到帕乔利、那个印刷工，铅版有什么要紧呢？”

“他们会找到他的，铅版就在拉佩河堤阴沟流进大河附近。从巴士

底地区到御座地区他们搜索了整个圣安东尼地区。闹事的人们，都穿过那儿——”

“他不在那儿，”让吕克闷闷不乐地说。“帕乔利可能把铅版扔在那儿，但是那不是他活动的地面。”

“哦，你最好希望他们找到他。你最好希望他没有重排铅字，没有再印我恐怕会将你置于穷困潦倒境地的这些可爱的小册子。莫尔尼公爵建议我完全抛弃你，不然就要冒着伤害陛下感情的危险。毕竟，为了我们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照办呢？任何人怎么能不响应皇帝的愿望呢？”

让吕克没有告诉她老赫维特已经缩手不庇护他了。难道她也那么做吗？没有她，没有通过她和豪斯曼男爵以及莫尔尼的友谊她容易获得的真正产业情报，摆在让吕克面前的前途就非常暗淡，没有妮科莱，一无所有的前途是惨淡的。

“劳里奥特不会喜欢你很穷吧，是吗？”阿兹玛评论说，好像看透他的心思似的。

“妮科莱爱奢侈，”他透过干渴的嘴说。

“她肯定不让你付钱，是吧？”阿兹玛问，愤慨得像个英国牧师。

“那个荡妇，她有一副铁石心肠。”

“不过她有缎子一样的皮肤、灰眼睛、一头金发，从我看见她那一天起我就爱上她。”

“你为什么没有和她结婚呀？”

“不要荒唐。我为什么要和她结婚呀？”

“凭着我和你父母长久交往的关系和他们不在这儿劝告你的事实，允许我评论一下，亲爱的男爵，完全可能，劳里奥特小姐永远不会和你结婚。你资源枯竭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你已经失去克里蒙费朗那个挖块根植物的农民的支持——”

“赫维特——”

“赫维特的父亲，”阿兹玛冷淡地说清楚。

让吕克不是一个善于鉴定人性格的人，总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看待另外的人们，而且仅仅在他看到反映在他们眼中的他自己那个范围内看待他们。他在阿兹玛眼中看到的眼神，也许平生第一次，使他感到困惑。他总设想他是在利用——而且有资格——她的好意、她的宫廷联系、她的一些有用的情报。可能她也一直在利用他？一直？这个思想是十分荒谬的。让吕克耳朵不灵、心肠硬（除了妮科莱·劳里奥特，在这一点上与人人有关），但是头脑并不迟钝；他也拥有他现在发挥的纯粹魅力。

“也许我没有充分表示我对你的深切感激，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为了你抛撒在我的道路上的那些幸运。”

“你来自一个不感恩戴德的家庭，彭眉胥男爵。你母亲一向是忘恩负义的，因此她有一个不感恩戴德的儿子我毫不惊奇。”

这样粗鲁的话使他大吃一惊，他感到自己滑入深不可测的深渊中。

“我想你从来没有完全告诉我你怎样认识我父母的——或者什么时候认识的。”

“在他们年轻时我们年轻时，我遇到他们。在我有机会去美国以前，在我遇见陛下，获得他的友谊——”好像话里有蜜似的她咂摸着这个字眼，“——以前。现在我的小爱潘妮——霍顿丝获得皇帝的好意。更好的

是，她获得他的喜爱。获得他的喜爱，甚至他的异想天开的思想，是最重要的。看看报纸。”她把报纸塞给他。“在一个专栏里我们看到《癞蛤蟆拿破仑》的铅版找到了，在搜寻一个进行煽动性活动的印刷工，它旁边，看看，皇帝去贡比涅路上把一枚荣誉勋位勋章授予一个捡破烂的。那个捡破烂的现在获得成为陛下私人捡破烂的光荣。你看它会起什么作用？那个捡破烂的一切都靠皇帝。就像我们一样。皇帝非常溺爱他的女儿爱潘妮 - 霍顿丝。”

“他应该如此，伯爵夫人。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是一个尖嘴利舌的小泼妇，以为靠着结婚她可以摆脱她的家庭。”

让吕克拿起一支香烟，看见他前面的道路变得更光明了。他回答说，“那全依她嫁给的男人而定。”

阿兹玛像种洋白菜的农民似的对他龇牙裂嘴一笑，那个种洋白菜的农夫刚刚看到几头猪在吃他参加比赛的洋白菜。”爱潘妮有许多求婚的人。一些有头衔的人。”

“我有头衔。”

“我讲的是头衔由皇帝本人直接授予的那些人。”

“我的是古老头衔，”让吕克得意地说，回想起来补充说“哦，也许不很古老，是在滑铁卢的光荣战场上获得的。”

“我的是从断头台上抢来的。从又踢又喊、结结巴巴讲话、给拖到那儿，在 1793 年给砍了头的一个可怜的贵族那儿夺来的。我为什么不该带着这种头衔呢？这个头衔，戴在我身上看来很好。爱潘妮必须获得她自己的头衔。她喜爱赫维特。你知道那事吗？”

“不知道，”让吕克清了清喉咙。“我想象不出任何人会喜爱赫维特。”

“甚至为了他的金钱也不喜爱吗？”

“除了他的金钱。”

“除了金钱，还有什么呢？”

要回答的话太明显了，因此让吕克抽烟，考虑与爱潘妮 - 霍顿丝结婚的可能性。尽管她可能是一个小泼妇，但她是一个她母亲不愿意她出嫁独立的美丽小泼妇。如果爱潘妮嫁给他，他们两个都会依靠阿兹玛。让吕克已经是这样了。当时阿兹玛是让吕克的唯一希望。他四下扫视了一眼图查德家的舒适客厅，装饰着它的手工着色壁纸、煤气枝形吊灯、镶花地板、一件件大理石小塑像、一件件镀金装饰品、环绕着弗拉戈纳尔画的一个个小天使的一个个镀金画框。一条奶油色披巾，也许是一千法郎的手工丝织品，像乞丐肩膀上的破布一样扔在钢琴上。“自然喽，你要给你女儿选一个最好的丈夫，一个会爱她，而且永远会把家庭利益记在心里的男子。还有她的利益。”他把香烟扔到跳动的火焰里。

“我非常高兴帮助我的女婿飞黄腾达，而且我时常想，”阿兹玛的满口大牙闪闪发光，“爱潘妮·彭眉胥这个名字多么可爱呀。”

“如果你亲切得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夫人，我会愉快地接受。我会非常荣幸。确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一句话就行了，”阿兹玛急促地说。

“Merci（谢谢）。”

阿兹玛按铃叫仆人，吩咐他拿一瓶香槟酒两个玻璃杯来，而且把爱潘妮 - 霍顿丝小姐叫来，她来到时，阿兹玛只说彭眉胥男爵有话对她讲。香烟烟雾像蛇一样在她身后空中盘旋缭绕，阿兹玛让那两个人单独留下，让机会和欲望自然更好一些。

第五章

霍顿丝—爱潘妮·图查德和让吕克·彭眉胥的婚礼在三月第一个星期一举行，一件社会大事，因此自然不止聚集起伸长脖子呆看的人们、穷人们、聚集在时髦的圣霍诺雷大街圣罗奇教堂门口的乞讨乐师们。由于卖鱼妇们和卖菜的小贩们、从圣霍诺雷市场附近来的市场搬运工们和各种各样在圣蒙德教堂领了圣餐、喝醉了、摇摇晃晃回家去的人们，人群增长了。

在人群中，拄着一根手杖的是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一个脸上带着一道道尘土烟灰的黑牙干瘪老太婆；她穿着破破烂烂的肥背心；一条从臀部松松垮垮垂下的裙子，她的磨出老茧的光脚穿着木鞋。头上戴着一顶褪了色、露出乱蓬蓬灰白头发的帽子。她的嘴唇肿了，因为她拼命咬嘴唇，由于哭泣她的眼睛出现红眼圈。当一辆辆马车开始驶来时，珂赛特站在后面，和其他的人们一起观看。从车辆中出现穿着华丽服装、由穿着漂亮制服的男人们陪伴着的漂亮女人们，他们彬彬有礼地尽力使夫人小姐们免得尴尬，但是物理学法则却不会让铁圈裙撑轻而易举地就穿过马车车门。看热闹的乌合之众高兴地看到巴黎一些最有名的大腿和不像样子的滑稽时刻，当美人儿们在那儿像用缎带装饰起来的大蘑菇似的，在茎干上摇摇晃晃平衡着身子的时候。客人们充满不自然的，洋洋自得、昂首阔步、装腔作势那种狂欢人们的神气。

从一辆四轮大马车上走下一个勋章和奖章闪闪发光、身材高大的人，有人大声呼喊，“豪斯曼！”于是一个鸡蛋、两个苹果核和一些洋白菜根恰恰没有打中那个塞纳河地区的警察局长，但是在这件事上，人群中认出人的警察密探们占了优势，他们袭击不满现状的人们，急忙把他们押走。珂赛特特别小心谨慎。她感到克里隆无处不在。在慕菲塔德大街人人都谈论悬赏的事，放声大笑，继续详细地谈论他们怎么使用那笔钱。一个军人乞丐甚至问那个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怎么办；搞到你那些发亮的奖章，珂赛特发誓说。

一看见皇家马车顺着大路驶来，粗鲁的乐师们，拉着两把破琴背的小提琴，吹着一支长笛，演奏现在 de facto（实际上）成了法国国歌的那支《去叙利亚的骑手》。就珂赛特而言，这成了双重的失败挽歌，滑铁卢中士客寓破旧秋千嘎吱嘎吱尖叫的响声。当她获悉她儿子将要和阿兹玛·德纳第的女儿结婚时，只有伯爵夫人竭力才阻止住珂赛特去救他的过火姿态。“你救不了他，”伯爵夫人宣称。“你早就失去他了。”

“他是我的儿子，”珂赛特痛哭。

“不再是了。”

但是伯爵夫人不能说服珂赛特不去圣罗奇教堂，站在这伙热切的穷人深处，他们欢呼着观看皇家卫队在教堂门口排列起来，当路易—拿破仑和欧仁妮（如野营地人们称呼的那个西班牙荡妇）乘车朝教堂驶来时，他的仆人们往群众中扔硬币。拿破仑多么丑啊，短腿，涂上蜡的、大胡子、稀疏的头发，不知怎地眼睛看来暗淡无神，像空鱼碗一样毫无表情。

正在那时，一个市场搬运工，浑身汗臭酒气，声音嘶哑地喊叫“癞蛤蟆拿破仑！卑贱的人！波拿破仑，”他醉醺醺含糊不清地说。皇家卫兵们赶紧过来制服他，但是他似乎以为他们是朋友，要把他拖到另一家

咖啡馆。“卑鄙的波拿破仑！”他使刚才还向皇帝欢呼的那群乌合之众大为高兴地喊叫。看见他引起轰动，那个搬运工在他们设法把他扭倒在地以前，又大声喊叫了“波拿破仑”好多次，但是到那时那个可笑、冒犯人的名字着了火，当那个搬运工给拖走时，人群中发出回声，形容词混合起来。为了他言行失检他会坐六个月牢。这就是过得懒散的星期一的苦行。

波拿破仑——珂赛特想——它有一种抽打、可笑的响声。她注意到她对面有两个记者在为他们的报纸专栏记逮捕人的笔记。这种情景使她厌恶。路易—拿破仑那么严重地扼杀了出版物，以致他们把专栏里填满流言蜚语、献给空洞的恭维话、凭空捏造的事、胡言乱语一类的灰色花边文学。马吕斯会大吃一惊。

看到新郎的马车驶来，他们的儿子和阿尔塞纳·赫维特出现，马吕斯会怎么想呢？珂赛特忍不住流下眼泪。看见结婚日子里的让吕克，就像重新看到马吕斯，除了儿子有他母亲那样的蓝眼睛。而且他没有他父亲的表情。让吕克并不像恋爱中的男子。然而，他看上去愉快极了。

“不要为他哭泣，老妹子，”另一个要饭的老妇人说，在珂赛特哭泣时拍拍她的肩膀。“他确实是个为数不多的漂亮人，不过这些阔佬，临到关键问题时就毫不掩饰了。”她拍拍她的裙子大概没有掩饰住的地方。“他们心狠，两只手湿漉漉的。他们上床或者去银行，那是他们唯一出汗的时候。这个，这个婚礼，两者都是。床和银行。就他们而言没有真正的婚姻。没有真正的爱情。”

珂赛特接受了那个生人的安慰，哭得更厉害了。珂赛特举行了真正的婚礼，有真正的爱情；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把他像婴儿一样喜爱，像孩子一样溺爱，依然疼爱着他。

跟随着新郎走来一群丝带和勋章闪闪发光的轻浮男女。美国大使亲自陪着科琳·图查德。因为他那身朴素的黑衣服，他们分辨得出他是美国大使。接着驶来新娘那辆马车，首先出现的是图查德先生，那位特鲁兹博伊斯伯爵。珂赛特以前只见过他一次，他看上去依然温顺得像鲜奶酪，而且就像那么光滑。新娘的母亲非常困难地处理她那条绿缎子织上金黄色麦穗、从她的腰里滚滚展开的大裙子、围着她的大骨骼宽肩膀的泡沫薄纱。阿兹玛停在马车踏板上越过一群乐师、乞丐们、新闻记者们、市场上的女人们、衣服肮脏、脸色苍白、伸着脖子看热闹的人们眺望。

她知道我在这儿，珂赛特沉思。克里隆也在这儿。在某处。我们都在这儿，1832年的幸存者，被过去捆绑在一起，但愿上帝保佑，将来不拴在一起。珂赛特批判地注视着那个穿着绸衣的下流女人。阿兹玛在她变得财大气粗这些年里变得出奇地憔悴。由于环境所迫，当然啦，珂赛特这些日子也憔悴了，她的美貌遭到侵蚀。阿兹玛面容加以人工修饰打扮，她的头发卷了，卷曲了，一种枯干、火烧似的、与她的面色非常相配的深红色，脸上搽了胭脂，嘴唇涂了口红，眉毛不自然地描黑了。她们都望着一个方向，第二帝国的女人们，但是阿兹玛至少学会了闭着嘴微笑把她的满嘴大牙隐藏起来。然而，什么也隐藏不住她眼睛里的胜利目光。

当新娘出来时，她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甚至珂赛特的注意。一个黑眼睛的美人儿，小爱潘妮不像德纳第家任何人，珂赛特设想她像她父亲。

不管是谁。她并不妒忌爱潘妮结婚日子的那种欢乐。毕竟，对任何女孩来说那都是纯洁无瑕的一天。想起她自己结婚那一天，珂赛特倾向于宽容，毫无疑问爱潘妮在阿兹玛的阴谋诡计中和让吕克一样也是一个工具。我希望你爱他，爱潘妮，珂赛特沉思。我希望他爱你。

她正要游游荡荡向教堂走去，在后面找个座位时，人群中漂来消息，劳里奥特的马车驶来了。珂赛特为此留下。甚至在慕菲塔德大街、莫贝特地区、贫民圣朱利安教堂，甚至在巨龙地区腹地，他们都知道劳里奥特。江湖乐师们立即开始演奏轻快活泼的《妮科莱华尔兹舞曲》。马车停住。雅克·奥芬巴赫走出来。异常瘦、他的大鼻子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他的花白头发从额头上撤退，呈扇形展开成圆形络腮胡子，集中成浓密的小胡子。奥芬巴赫先生感谢人们演奏那支乐曲、鼓掌欢迎，想稍稍指挥一下，然后，好像幕布即将升起，但是当妮科莱·劳里奥特走出来时，他把手伸给她。

珂赛特凝视，极力认清那终生难忘的眉眼面目。这就是卢森堡公园那个姑娘。政变前一天曾和让吕克在一起的那个姑娘。那个挥舞棕榈叶片的人。让吕克说过她的名字吗？珂赛特记不得了，但是她忘记不了这张脸。莫非这个姑娘和让吕克的结合一直持续了这些年吗？如果他爱妮科莱他为什么和阿兹玛的女儿结婚？他爱妮科莱吗？以爱的名义，几乎任何事情珂赛特可能都准备原谅她儿子。如果他能爱，她就知道他还有希望。

使幸灾乐祸的乌合之众非常高兴，劳里奥特在处理她的巨大裙撑和铁架支撑着的、镶着淡彩瓦朗西安花边、披着一条看来好像可以盖住整个霍诺雷大街的花缎披巾的那条薄纱绿绸裙，也有困难。铁圈往前翘，因此她的两条腿露出来。高跟白缎子鞋。蓝袜子用宝石吊袜带吊上去。男男女女异口同声呼喊，新闻记者们潦潦草草写下去，对阔佬们怀着轻蔑心理的那个女乞丐评论说，“一个月之内每个妓女都会穿蓝袜子了，即使她挨饿。”

明显意识到她造成的印象，妮科莱在马车踏板上停顿了片刻来品尝这种滋味，于是这个问题掠过珂赛特的心头：劳里奥特小姐是无情的唯利是图的人呢，还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演员？

当妮科莱穿过赞美者们的通道时她微笑，当她走进圣罗奇教堂时她确实微笑了，为了毫无疑问这是她平生最精彩的表演而接受鼓掌欢迎时她容光焕发地微笑了。

这种花边原来由法国瓦朗西安市后由比利时生产。

第六章

在蒙索公园附近让吕克的宽敞新公寓里每一扇窗户都是一个阳台，所有的阳台都奇形怪状地围着铁格子窗，每个阳台上摆着栽在中国漆盆里的两盆绣球花。花是给爱潘妮·霍顿丝·彭眉胥的；绣球花也以hortensia（绣球花，发音是霍顿霞）知名，永远与霍顿丝·波拿巴联系起来。花是皇帝送的婚礼。他送的婚礼中的一件。这门婚姻显然已经使让吕克的命运好转；妮科莱从看门人的态度上几乎就可以辨别出来。这栋大楼的看门人不是喷鼻烟的邋遢女人，没有鱼腥和洋白菜味，不是斜着眼看人、笨手笨脚的老头子。这个女人，一个体面的寡妇，看来严厉得像慈善团体的修女，她非常冷淡地通知劳里奥特小姐，彭眉胥男爵没有在家不能接待她。

“我不需要人接待，我有钥匙。”

“他去结婚旅行了。”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这个傻瓜。”妮科莱以美貌，而不是以魅力著名。“我上去拿走我的一些东西。”

“未经男爵明文许可，他公寓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上面那儿有我一幅画像。赤身裸体的。你认为他的新娘会很欣赏吗？为了不让我过去毫无疑问男爵会惩罚你。”

但是一旦到了让吕克的公寓里，妮科莱就了解到她不是独自一人。从客厅里传来一个声音粗野地歌唱《营地比赛》的沙哑声音。令妮科莱十分惊奇，她打开门发现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穿着内衣，她的铁圈裙撑和裙子摊在屋子对面一个泡沫水坑附近。阿兹玛躺在壁炉前沙发上时她的高跟鞋在空中摇晃着。大理石地板周围都是碎玻璃，附近一张桌子上有一堆香槟酒杯和冰镇香槟酒瓶，有一些是空的。阿兹玛越过沙发凝视，站起来，以她那种笨拙方式用脚尖旋转着走到桌边，问妮科莱是否愿意为新娘干一杯。

“我想我们没有见过面，”妮科莱冷淡地说。

“原谅我没有等待正式介绍，不过巴黎人人都认识你，男人们在合乎《圣经》宗旨的意义上。”

“醉酒同你不相称，夫人。”

“Au contraire（相反的）——非常相称。再喝几瓶我就打算把街头乐师们请进来给我演奏，使得我可以跳坎坎舞！”她倒空一瓶，大部分倒进一个玻璃杯里，其余的洒到嵌花桌子上和地板上。她把那杯酒塞到妮科莱手里，就拼命咒骂另一瓶酒的瓶塞，直到它打开，泡沫顺瓶流下为止。然后她给自己倒了一些。“为幸福的一对干杯。”

妮科莱毫无表情、呆呆地站着。

“很好。为爱潘妮·彭眉胥干杯！”阿兹玛把她那杯香槟酒一饮而尽，就把玻璃杯扔进壁炉里，它在那儿和其余的一些一起砸碎。“她得到他！”阿兹玛洋洋得意地说。“我女儿得到你的情人。”

“不要自吹自擂。”

“我问你，谁是彭眉胥男爵夫人？”

“他和她结婚是为了她的金钱。”

“我的金钱。爱潘妮需要我。你的情人需要我。除非我待他们好，

否则他们一无所有。我打算这样，你会乐意知道的。如果你愿意就忘记他吧。你永远不会和他结婚的。”

“我从来没想和他结婚。他和谁结婚我在乎什么呢？他爱我。”

“不，他爱金钱。”阿兹玛拉长声音说出这句话，以美国方式时它加以强烈抨击。她放下玻璃杯，拿起一支香烟，嘎吱嘎吱踩着碎玻璃走过去，走到壁炉跟前，拿下一盏沉重的银烛台点上烟。“那就是他真正爱的。金钱。那就是他和我相处得这样融洽的原因。我将使他成为富翁。我将使他转变成他母亲藐视的一切。”

“她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煽动性叛徒，她就是那样一个人。《癞蛤蟆拿破仑》。你肯定看过《癞蛤蟆拿破仑》。”

“我从来不过问政治。我丝毫不关心政治。”

“啊，那么你又美又愚蠢。你一定是巴黎唯一没有看过它的人。那很滑稽可笑。确实。那是谋反，不过那是可笑的谋反。她写的。”

“让吕克的母亲？她流放到英国了。”

“她流放了，是的，不过她就在巴黎的什么地方。今天她在那儿。我知道她在。克里隆知道，但是她由他的密探们身边溜走了。我知道她看见我。”阿兹玛不自觉地咧嘴露出大牙笑了笑，又倒了些香槟酒。“我要大声呼喊，‘我终于勒住你的脖子了，百灵鸟！你现在没有唱吧，是吗，百灵鸟？来吧，让我听听你唱！唱吧！’”阿兹玛喝完杯子里的酒，就把玻璃杯扔了。“这些是她的玻璃杯，这些金边的雅致东西是从受难修女街她家里运来的。这些年珂赛特一直用这些水晶玻璃杯喝酒——豪华住宅、漂亮马车、华丽衣裳、令人敬慕的丈夫。”阿兹玛像她那么厌恶的美国人似的往地板上啐了一口唾沫。“当我教洗烫猪的姑娘们法语时，她享有那一切。好啦，不论珂赛特现在在哪儿，她都没有用这些酒杯喝酒。现在它们是我的玻璃杯了，我愿意怎样处置它们就可以怎样处置它们。她的儿子是我的儿子，我想怎样处置他就可以怎样处置他。”

妮科莱把玻璃杯放下，但是她不能扭眼不看她前面那个半裸的女人，那个女人假作多情地凝视着她贴着壁炉镜子摆着的一块旧招牌。手画的，非常粗糙，上面有两个挂钩，几乎褪了色，一块厚木板上画着一个兵、一门大炮、背景上有许多尸体。

“好啦，老爹爹，”阿兹玛对那个滑铁卢中士说，“我替你办到了，你这个贼痞。也给你办到了，老娘，你们这破了产呼哧呼哧喘的老乞丐们。马吕斯先生，由于慈善，替我们付过房租吧？噢，merci（谢谢），先生，我们吻你的戒指，马吕斯先生。还有冉阿让，那个那么乐善好施的罪犯，噢请你，先生，帮助不幸的人们，真正该得到帮助的穷人们吧。他们两个以为我们是收买屠宰马的人们，屠宰场的扒手。哦，我们是德纳第家的人，伟大的德纳第家的人！而且珂赛特，小珂赛特在园子里那么害怕……”阿兹玛喝了一大口香槟酒。“今天不能把珂赛特从那一群乞丐、醉鬼和窃贼中分辨出来。你得到你应得的报应，珂赛特。你爱的那个男人正在紫貂孤山公墓一座普通坟墓里腐烂。”阿兹玛抽完那支烟，就把它扔了，摇摇摆摆走过去拿更多的香槟酒，而且对妮科莱说，“而且我得到我应该得到的。香槟酒。我举杯为我父亲干杯。他愚蠢地打珂赛特。而且我母亲——哦，一个胳膊粗脾气大的女人。好多次我看着我

母亲拿着比珂赛特还大的笤帚打她。”

“谁是珂赛特？”

“一个私生子。一个妓女和罪犯生的小崽子。一个奴隶。阿肯色州的奴隶们都比珂赛特小时候吃得好，过得好。我们让她吃狗都不吃的东西。”

“珂赛特，是让吕克的母亲吗？”

“是的！现在她在逃跑，像我们过去一样——逃避警察、寒冷、饥饿、污秽。”阿兹玛同另外一个酒瓶扭斗，一旦她的玻璃杯斟满了，她又举杯为那位滑铁卢中士干杯。

妮科莱拿起酒杯，小心谨慎地呷了一口。“彭眉胥男爵夫人小时候你认识她吗？”

“只有一个彭眉胥夫人，”阿兹玛咆哮说，她的嘴唇冷酷无情地缩回去。“我的美丽的爱潘妮。”她又转向那个滑铁卢中士。“我终于为你做到了你想做的事，你一直应该做到的事，爱潘妮，你想要他，你为了要得到他而死去，我替你进行了报复，爱潘妮——”阿兹玛不害臊地大哭起来，但是当听见妮科莱离开的声音时，她停止哭泣，手在鼻子下面抹了一把，大声呼喊，“我女儿和你的情人一起睡觉。他现在正在去罗马途中，和我女儿一起铺床睡下。在意大利要待好几个月！她会保留住他。我了解我自己的女儿。你失掉他了。不管你怎么想，你都失掉他了。”

当一种可怕的预感，那样深沉、发自内心、确切无疑的预感爬上妮科莱的骨髓时，那种反驳的话在她的嘴上消失了。她离开客厅，走进卧室，她曾和让吕克共同享用的床不是她的床了，而且现在，突然间，那个男人不是她的男人了，情人不是她的情人了。“真可笑，”她自怨自艾，然而她仍然走到窗口。“除了我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但是问题自动涌上心头，难道他真的爱过任何人吗？还有阿兹玛的回答，他爱金钱。妮科莱打开一扇扇法国式大门，走到摆着两盆白绣球花的阳台。她抓住华丽铁格子窗，在早春傍晚呼吸着翻松的土地、拆毁了的城市、摧毁了的铺石路的尘土、斧子砍的木头和陈旧灰泥、散布了一地的木材和锯末、挖起来的一条条大街、铺设的一条条下水道的氣息；在黄昏最后一线光线中不再发出工人们的呼喊和锤子的回响，但是他们扬起的尘土砂粒，到处都是，甚至落到白绣球花上，而且似乎吸到妮科莱的嗓子里。她俯视她的双手；她的手套脏了。掸掉灰尘，她透过周围的树林望去，树木光秃秃、歪歪扭扭、节瘤累累，像害佝偻病孩子们的胳膊似的伸出去，她仰望天空，鬼怪似的一轮春月在苍茫暮色中像摇篮似的摇晃着。然后她转身，走回去，从墙上摘下一幅画像，有些吃力地拿着它，走下楼。她是一个穿着蓝袜子的女人，拿着一幅《戴蓝帽子的女人》的画像。

第七章

在飞心大街和坏孩子大街交叉处，那儿有一个妓院，存在了一百年了，但是这两条大街（它们那令人啼笑皆非的适合性），在使六世纪图尔的格列高利在这儿会非常不自在的名义下连接起来。那个妓院依旧保留着以前的名称，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咖啡馆采用了后者。那是一个低级咖啡馆，但是还没有低级到把杯子都用铁链拴到墙上的程度，但是它具有妓院的特征，而且可能时，就接纳顾客。登了记的妓女们都在街对面，因此在坏孩子咖啡馆的女人们都是没有登记的，如果发现她们和不知道她们姓名的男人们睡在床上，她们就常常遭到道德大队逮捕。但是在这儿一张张粗糙桌子旁边的男人们非常轻视那种可能性，而坐着等待运气的女人们，就等待着说出她们的价钱，四个法郎。向士兵们要的少一些。

店主喝酒，简直不注意顾客们，除非像刚刚进来的那个男人，他们似乎未必是这样令人讨厌的地方的主顾们。这个男人，穿着破旧磨损的衣服，稍稍撒上灰白色的金棕色头发和胡子，而且带着一副好奇神气；他带着厚厚的一本纸簿，口袋里伸出大概十几支铅笔。他占了角落里的桌子，要了一杯酒。坏孩子咖啡馆所有的窗子都敞着，于是大街上的喧闹声——大部分是人们离开飞心妓院、家庭吵架和几个叫卖小贩卖防治阳萎药的声音——就随风飘进来。咖啡馆里阴暗、潮湿，散发着臭烟草和泼洒了的酒味。

博贾德去给男男女女画素描。彭眉胥结婚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这儿的几个女人真的炫耀起她们的蓝袜子，挑逗性地卖弄它们。她们满有理由依靠她们的大腿，因为她们身上别的很少有挑逗性，博贾德沉思。一个女人坚持独自坐着，拒绝人家陪伴的一切表示；透过烟雾弥漫的光线，他几次试图捕捉她的表情，但是他的行动从未得到满足。他把注意力转向在阴影里进行真正奇怪谈判的两个人。他听得见那个男人的声音，即使听不见言语，然而听得见那种含着强度和变音的威胁利诱。那个女人坐着，肩膀往前弯着，低着头注视着摆在她前面那杯艾酒的一片漂浮云雾。她喝完酒时，他们俩就起立，来到敞开的门口，就是在那儿的光亮里博贾德认出了克里隆。

以粗暴的方式，克里隆向那个女人道了声谢，就把五个法郎放在她伸出的手里。她的手套指头上有破洞，她的裙子有烟灰烧的小窟窿。没有再说一句话，她就离开了，但克里隆的凝视目光停留在博贾德身上，这两个男人小心警惕地互相估量。最后克里隆说，“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后你养成了低级趣味，博贾德先生。”

“那不是我的趣味。那是我的工作。我是一个艺术家。”

“你是一个画家。只有作品被沙龙接受了的人才可以称自己为艺术家。”他俯下身子，瞥了一眼那些素描。“只要你画五个法郎嫖一次的妓女，我就怀疑你会获得那种荣幸。”

博贾德的凝视目送着刚刚离开的那个女人。“我可以评论你自己的低级趣味。”

“我来这儿扑灭一支火炬，博贾德先生。皇帝很不喜欢。”

“忠于任何人，甚至一个皇帝，从来不是你的强项，克里隆。背叛才是你的本性。”

“犯法的人必须期待被人告发。”他向博贾德告别了，就走了。

尽管那种酒没法喝，但是由于要彻底宽宽心，博贾德一口一口喝了。他又要了一杯，就回去画素描，虽然他的手不大稳，最后他看了看他的怀表。

“在这样一个地方，你真幸运，你的表没有被人从口袋里掏走，先生，”一个女人走近他说。她没有穿蓝袜子，也没有撑裙撑。她的裙子搭拉在瘦削的腰臀部，瘦骨嶙峋的锁骨从披肩下面往外窥看。这就是他试图给她画素描的那个女人，她的憔悴、在人心头萦回不散的表情躲闪着，虽然其余的，鲜艳的红唇、搽了胭脂的脸蛋、在帽边磨损、用脏缎带系着的女帽下露出的高高盘起的枯干头发，都很容易画。除了她的眼睛，她看来像任何其他四个法郎的妓女，小心提防着警察，粗鲁地估价着可能拉到的一个顾客。令他惊恐万状，而且尽管他极力反对，她还是挨着他坐下，而且请他给她买一杯饮料。“我对你的商品不感兴趣，夫人。”

“当然不。你是一个艺术家。”

“上帝呀——是吗？珂赛特？”他的震惊使他免掉必要的形式，他窥视她的眼睛，对于他未能把她的肖像画到纸上很感兴趣，对于他未能认出她来也很感兴趣。“你改变得那么厉害。”

“我改变了，我的朋友。”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见面？你看见克里隆了吧？”

“选的时机不适当，或者说判断错了吧？我以为这地方会很安全。克里隆在这儿我很震惊。他一定在比我想的更近的地方频繁活动。”在鲜艳的化妆品下她的脸色是苍白的，由于担忧她的蓝眼睛变暗淡了。

“你确实改变了。他不可能认出你来。我没有认出你来，而且我在这儿寻找你，知道你会在这儿。”

她挽住他的胳膊，好像是在坏孩子咖啡馆经常从事的另外一种更密切联系的序幕似的，她放低声音，保持机密。“你来了我非常感激。我知道这很危险，而且或许很不明智。”

“亲爱的珂赛特，”他拍拍她的手。“一个人几乎就像由于危险似的，可能由于过分聪明死去。”

“但不是在监狱里。”

“他们没有逮捕——”他结结巴巴地不能说出帕乔利的名字，好像克里隆在这个低级咖啡馆里留下一个密探的阴魂。

“没有。不过你听到铅版的事吧？”

“是的，而且我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在离开家，哦，离开家那么远的拉佩河堤给发现。”

“他们包围了他。他们离得那么近，那是唯一可能做到的事。我把货物带到拉佩河堤，这样就没有什么东西会连累他了。如果他和那些孩子和热尔梅娜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决不能原谅自己了。那会非常可怕。他们会挨饿，而我却无能为力。他必须受到保护。他们搬到紫貂孤山，在那里他们可以被看作外国人。”

“在巴黎搬几条街就是放弃你自己的兄弟。过了河就是去死。”

“假使这样的话，就要避免死。现在欧棕鸟正在努力给他找工作，但是你知道除了印刷他从来没有干过任何工作，而且他的两只手，油墨渗透了他的手。”

“像维迪尔一样。”

“是的。他的手会出卖他。”

“你的手也会出卖你，”他几乎非常温柔地说。“一个画家注意手。或许，警察并不注意。你的手皮肤黝黑，染上墨迹。妓女们的手可不像那样。”

店主拿着酒瓶东倒西歪地走过去，为此博贾德装出好像在和那位夫人在她服务的价钱上发生争吵的样子。他付钱给他们每个人又买了一杯酒，虽然那种酒简直难以忍受，珂赛特沉思地揉着眉心。

“现在，暂时不可能了，”她把声音放低成沙哑的耳语声，“帕乔利应该在靠近印刷机的什么地方。而且还要——可能——需要印刷机。为了一个印刷工。为了一个伙伴。布鲁塞尔有一个伙伴。帕乔利给了我地址。我想或许你会，你可能，你不时可以去布鲁塞尔，是吧？”

博贾德考虑这个建议。“如果我做了，如果我去了布鲁塞尔这个地址——”

“我要求的，确实要求的，只是你把某件东西留在那儿，不是你把它带回来。进入法国有好多途径。离开法国，却很少。我只要求，博贾德先生，而且如果你拒绝，我完全谅解。”

帕斯卡·博贾德一边呷酒一边考虑。“你知道作为《光明日报》社一个老资格的人，我不能被第二共和国雇用，因此我必须依靠我的绘画。通常，进行得很顺利。”他耸耸肩膀。“甚至有些日子绘画非常令人陶醉。但是有些日子我画不下去，有时候我只是哀悼——维迪尔、彭眉胥先生，那么多人失去了那么多。当我想到你被迫过的生活时，我非常伤心。如果你丈夫知道，他会非常伤心的。”

“无论如何马吕斯都会伤心的。当他注视着革命变成内战时，当他注视着他梦想的共和国毁灭他为之尽力的革命时，我确实不能确定他从六月战斗中恢复过来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可不是唯命是从的人，能够随风倒，随着飓风低头屈服。他们一定要永远笔直地站着，”珂赛特停顿住，沿着通到毛康塞大街、前途不可挽回地改变了的、过去的空间望去，“直到他们倒下为止。”

博贾德一口一口喝他那杯糟透了的酒。“我为彭眉胥先生工作了几十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英勇、感情强烈、信念坚定的人。哦，那么不公平，那么可怕，我们1848年的热情竟然会似乎非常好笑。要改革和实现社会正义的一切许诺现在看来似乎是愚蠢无聊的。然而，就我们这些经历过这事的人来说，我们怎么能描写那一刻，那个春天——1848年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春天——当我们改变了整个世界时，它像什么样子呢？”

“它像康布雷大街一样消失了，不是吗？共和国消失了，马吕斯消失了，甚至没有一块大理石石碑记载他们每一方的消逝。有时候我那么悲伤我简直都喘不过气了，博贾德先生，不过成了波拿巴的肉中刺确实使我很高兴。我父亲有一次对我说我是一朵玫瑰，不是百合花，我应该保留着我的刺。”她微微一笑。“我真正需要的一切是提醒人们。那是

我唯一的志向，真的。相信在自然法则中驴依然被认为是驴，人们会理解拼命鼓肚子要当牛的癞蛤蟆依然不过是一只——”

突然珂赛特发现自己给拉到博贾德怀里，给一下子拉下去，那么迅速以致玻璃杯里的酒泼洒了，洒流到桌子边沿；她给紧紧地、牢牢地抱在博贾德的怀里，身子倒在博贾德的膝头上，他的脸遮住她的脸热情地亲吻，而且她领悟到咖啡馆门口有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她搂住他的脊背。博贾德和他怀中那个女人看来好像是已经讲好价钱的两个人。

博贾德最后仰望一眼，但是他并没有抬起脸，贴着她的面颊小声说，“克里隆回来了。他现在走了，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千万要小心。”

“博贾德先生，你使我大吃一惊。”

“彭眉胥夫人，”他小声说，“为了那一吻的欢乐，我会把你的手稿送给癞蛤蟆本人。我在哪儿找到它？”

一个很讨厌的地方。帕斯卡·博贾德发现自己从坏孩子咖啡馆穿过大街，走进飞心妓院，在和大妈打交道，这时那个傻儿子多疑地注视着他们。他们并不常接待穿外套背心，即使是磨破了的这种服装的男人们。而且这个男人一定要米米？大妈向他保证说有许多更好的姑娘，一定更年轻，哦，身体更健壮，更活泼——

“一定要米米。我听说她非常奇妙。”

“真的吗？”大妈问，留下深刻印象。“那就要六个法郎。你得等着。”

他付了钱。“如果我画素描你不在意吧？”

大妈不在意，于是他给她和另外几个裸体摆出不同姿态等待顾客的女人画了几张速写。她们抽烟，喝热啤酒和葡萄酒，玩牌，哼着奥芬巴赫的曲子，闲聊着皇帝最近的许多非法男女关系，她们当中的波拿巴主义者们的欲望感到自豪，更不必说他的驰名勇猛了。她们还争论妮科莱·劳里奥特最近去林边大厦穿着什么；《费加罗报》说一样，《插图报》说另一样。同时大妈通过女老板助手——给予一个卖桔子、纸烟，打扫呕吐物的妓女一种夸张的头衔——给米米送了个信。

米米的顾客下来，大妈就打发博贾德径直上去，不必浪费时间。他发现米米光着脚，但是穿好衣服，刚刚扣上紧身围腰的纽扣，脸上木呆呆的毫无表情。

这就是刚才在坏孩子咖啡馆离开克里隆的那个女人。除了手稿在米米那儿妥善保存以外，珂赛特什么也没有对博贾德讲。妥善保存吗？他走到窗口去打开软百叶窗，但是米米拦住他。

“这儿那么热我非常抱歉。不过，你要知道，警察不让我们打开百叶窗。”

“警察？”他的手变得冰凉。

“哦，道德大队，你是知道的，他们给妓女们登记，把我们拖去进行卫生检查，逮捕没有登记的。我想他们并非真的是警察，但是对于妓女们他们是。他们是他们自己的警察，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法庭，他们自己的监狱，”她音调毫无变化地说，没有愤慨或幽默感，什么都没有。她问他是否愿意灯点着，还是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实际上——”博贾德环顾一下那间屋子——“我确实有。”

这幅无名女人的画像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画中那间小屋壁纸由于潮

湿膨胀起来，床前除了一小块破布片没有地毯，床有铁床架，推过去贴墙摆着，节省地盘。小桌上铺着一块脏桌布，那上面摆着和洒了一些东西，咖啡渣、糖、倒了的一个杯子、一盏灯、一个注射器和一只注射针头。米米的内衣搭在椅子上，梳妆台张开大嘴，抽屉里装满红色薄纸当票。一个小火炉在角落里怒目而视，但是烟道明显有毛病，黑烟爬上墙。尽管闷热，炉子还是点着，铁钳和烫发钳在上面烧着。一把把掉了齿的梳子、胭脂粉罐和软木塞炭都摆在大镜子下面的阁板上，是屋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

“在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我可以画画吗？”

“画我？怎么画？”

“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不想——”她作了一个小手势，第一次她的脸上失去了消极神情。

“不，我只想画画。”

由于热她脱掉衣服，把它们扔到床上，就拿起烫发钳，照着镜子烫发。在铁钳下她的头发发出滋滋声，于是小屋里充满了那种气味。

“我看见你和克里隆一起在咖啡馆里。”

“他给了五个法郎。那倒不错。”

“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他要——”她转向他，“你是一个。”

“我？”博贾德查问，“我也要从此走出去，被逮捕吗？”

“我没有预料到克里隆。他使我感到意外。”

“为了五个法郎你就会把我从这儿打发出去，拿着的那份手稿会把我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得了黑水热，肯定会死掉吗？”

米米没有转过身子，一边烫头发，一次烫一卷，一边注视着镜子里的他。“先生，不管你叫什么，我不想知道——为了五个法郎我可以和你上床。不管你从我的身体里，或者进入我的体内，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我都会让你得到。对于我那毫无关系。我会让你哼哼、心怦怦跳、亢奋。如果你愿意我会让你喊叫。有些人愿意的。有些人除非女人喊叫，否则他们不愉快。有些人根本不愿意看见任何东西，因此屋里要很黑。有些人搞的时候就是不愿意看见我的脸，因此我的鼻子就紧贴在床上，或者我看着墙。因此不错，为了五个法郎我会去那儿，躺下，劈开腿，把你抱在怀里，把我现在已经不关心的身体出卖给你。不过如果你以为我为了五个法郎那一瞬间会出卖我自己的儿子，我会出卖在六月战斗中共和国——”米米往炉子上啐了一口唾沫，于是它滋滋响起来，“——想要杀死他，把他关进监狱，把他流放到死，把我的独生子永远从我身边夺走时救了他的命的那个女人，那么品质低下的人就是你，先生。不是我。”

博贾德的铅笔停止移动，他注视着镜子中她的映像。“你是欧椋鸟的母亲吗？”他怀疑地问。

“你怎么想呢？难道他是从茧子里生的？”

博贾德含糊地说了一句不适当的话，就问她的姓名。

“ 米米。米米·拉斯考克斯。就像加布里埃尔的姓一样。拉斯考克斯。”

“ 夫人，我—— ”

“ 叫米米就好了。你要的东西在那边衣柜里，一个抽屉里。 ”

他找到用旧纸包着，用绳子似的红缎带系着的一个小包。

“ 我系上缎带， ” 她说。 “ 我想那种颜色和包着的东西很相称，不过真的，你要知道，我并不关心那一切。谁在我们上头有什么关系呢？皇帝？国王？总有一个人，不是吗？某个人总在你上头，然后是坟墓，或许在那儿还有人在你上头。但是这对加布里埃尔有关系。加布里埃尔对这个非常热情。 ”

“ 克里隆呢？ ”

米米停止烫头发，转向他。 “ 他不时来。五个法郎。他以为有一天当我精神恍惚时他会抓住我。我总是精神很恍惚。有时候我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观察，我从远方看到我自己，我很感兴趣，但是并不迷惑。你明白吗？ ”

“ 夫人 —— ” 博贾德结结巴巴地说，感动了，谦虚恭谨起来，非常悲伤。

“ 再见吧，先生，如果你没事了。你应该办完事了。大妈不喜欢事情拖得太久。 ”

他拿起用红缎带系着的那个小包，把它包在他画的一些速写里，就丢下她像一个要给叫下去和亲戚们共进大餐的孩子似的在床上等待着，完全相信今后会有麻烦事，而且知道她命中注定这样，就好像她那种难以改变的天真无邪存在于既使她受到阻碍又使她得到保护的一座艾酒和吗啡的堡垒里。

第二部 路易—拿破仑的花园

革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手，打得坚定，选得好。即使不彻底，甚至蜕化了，变了种，并且降到雏形革命的地位……革命也总能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走投无路。

革命的挫折从来不会是失败。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八章

他站在外边凝视着门口那块招牌，凄惨地浑身颤抖，没有什么保护他不被九月秋雨淋湿，他浑身那么湿淋淋的以致法根尼斯太太希望他根本不进来，但是他进来了。他弄脏了她的地板，这使她很烦恼，而且当他张开嘴说话时，他的口音暴露出他是一个迟钝的乡下人，她立刻警惕起来。

“我要和一个叫欧棕鸟的人讲话。他活着吗？叫我在这儿找到他，如果他活着的话。”

法根尼斯太太急忙向她的咖啡馆周围扫视了一眼。大概有十来个人，男男女女，其中一个是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被大雨从大街上赶走，端着一杯酒坐在火炉附近。法根尼斯太太不知道这些顾客大部分人的姓名，因此她担心害怕。为了向皇帝的密探们表示敬意，法根尼斯太太在她的镀锌柜台和镜子下面的阁板上摆了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拿破仑三世的便宜石膏半身塑像，这些都是新的。墙上挂着镶着框子的他的纪念章，没有回答这个男孩的问题，她反倒用口哨吹起《去叙利亚的骑手》那支曲子。

那个男孩看来茫然不知所措，而且筋疲力尽。他大约十五岁，穿着泥瓦工的衣服，包括室内便帽，但是他没有拿着灰浆桶和镐头。

“我需要给欧棕鸟留个信儿，”他用他那刺耳的乡下口音坚持说。

“我不给欧棕鸟带信儿。我是拥护皇帝的，”她宣布。

“我明天要开始工作。我不能一直来这儿，找这个欧棕鸟。”

“为什么在这儿找？”

“这是滑稽咖啡馆，不是吗？”

“我是拥护皇帝的。”

“我必须给这个欧棕鸟留个信儿。如果我不留，我父亲会否认我是他的儿子了。”

“从长相看，你反正没有继承他很多特性。如果你要给人留个信儿，你就必须写下来。或许我会见到这个人。或许我见不到。”

“我不会写字，”那个男孩诉苦说。

“那边有个代笔人，给大雨轰进来。”她朝着火炉边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点点头，她的脸被露出灰白发卷、褪了色的一顶帽子遮掩住。“她写的信很好，人们这么说。”

珂赛特仔细察看那个男孩，他似乎浑身又潮湿，又心慌意乱，又异常激动，同时又非常滑稽可笑：在巴黎没有人会走进一个陌生的咖啡馆，直率地找一个陌生人，他们甚至都拿不准他还活着的一个人。她也扫视了一眼咖啡馆里其他的人们，看看有没有密探。人只需要担心男人们。她甚至都担心这个男孩。

慢慢地，光明写的《波拿破仑》，在布鲁塞尔印好，又回到法国。在这个小册子上——拉封丹又改作品损害了皇帝的尊严——印刷商未注明，作者仅仅是一幅画，火炬。《波拿破仑》灵活地移动、千辛万苦地穿过、硬挤过去、顺水漂荡、滚进法国，数量不大，但是源源不断。而且就像法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进入巴黎。不能在边境拦住每一辆大车，把车上的稻草都倒光。不能拦住每一个旅客，进行搜查。尽管这些人看

来都像激进家伙，粗手、粗衣服、言语粗鲁、态度粗暴。每个马戏团演出不能为了有空心高跷而遭受检查；杂技团自然是无可责难的，无论如何几乎是赤身裸体的。每一个巡回补鞋匠和伙计不能检查。《波拿破仑》可以包在防水容器里，一个熟练的水手就可以把这只小船操纵到平静的海湾、一个小港，在涨潮时卸货。《波拿破仑》在全法国变成人们最珍贵最憎恨的小册子。由于煽动性言论和压制行动达到的这整个高潮，珂赛特隐蔽地经营她的代笔生意，不冒险。她看来仅仅是一个老妇人，灰白头发从帽子里飘出来，弯腰驼背，掉了牙，然而还用稳当的手代人写信。但是她研究她的每一个顾客，特别是这一个，他年少可能只是掩盖着他的真正目的。

他买了一杯蓝色酒，就在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对面坐下。“我需要两封信。很短。”

“短信花的钱少。不过，你理解，要用笔墨纸张，要花时间。”

“多少钱？我没有钱。”

她把价钱提到她认为他会付的钱上面，但是讨价还价的过程远远不像巴黎人那样罗罗嗦嗦、敲诈勒索和比比划划，但这给予珂赛特一个不仅估量一下这个男孩，而且估计一下滑稽咖啡馆和如果需要的话她逃跑的可能性。只有一扇门，没有机会逃跑。她盘算立即离开。“两封信都是给欧棕鸟这个人的吗？”

“不。一封是给我父亲的。阿尔方斯·格林考特，圣西蒙。”

“有地址吗？”她把手伸进地板上的木箱里，掏出纸笔墨砚和吸墨工具。

“在圣西蒙吗？”他抿着嘴笑了。“人人都知道我的家。那是唯一一所没有倒塌的房子。我为什么要为了地址额外付钱呢？父亲——”他停住，用手指计算，大概是在算字数。那个男孩迟迟疑疑地讲法语，话里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我办了——不，这么说——我留了信儿。我不能等待。明天我有工作，而且我必须接受它。巴黎很好。我回家时会带钱来。真的爸爸——哦，就说我尽力了。丹尼斯。你的儿子，丹尼斯，如果不另外花钱的话。”

“你要作个记号，使得你父亲知道信是你寄的吗？他会看信吗？”

“是的。他尽力教我，但我是一个笨蛋。”对此他还很得意，他拿起笔，吃力地写了一个D字母。“现在写给这个欧棕鸟的信儿吧。也很短。”

珂赛特的手指微微颤抖起来，她拿起笔。

“我不必为地址付钱。我就把它留在这儿。”

珂赛特耸耸肩膀。

“去老科林斯，蒙德都大街。墙上，人民万岁！墙里，一张字条。”

珂赛特的眼睛睁大了，当她抓住桌子时，脑袋好像失去血液，呼吸冲击着她的肋骨。她放下笔；墨水泼溅得到处都是。“谁派你送这个信儿？”珂赛特想方设法小声说，但是听见那声枪响，那一声枪响，自从十二月那一夜起她反复听见的那声枪响时，无论那个男孩说了什么她都不可能听见。她看不见，因为人人都吹灭了蜡烛，为的是不给敌人照亮目标，当马吕斯沿着小方砖大街朝着敌人等待着他的毛康塞大街走去，胳膊伸着，他的言语传播到黑夜和大风中，革命的风刮过欧洲时，好像

整条街，可能全世界，都要保护他似的。就在枪响以前她听见风声、话语和落到她肩膀上的飞雪，以后呢？什么？一片混乱，垮了，绝望地东倒西歪走着，那种记忆她永远不能完全召唤来，那种痛苦她永远不能完全消除。那一声枪响把空气、呼吸，甚至她的生命都打垮了。但是另外一声枪响随之而来，当她企图爬过街垒，到达马吕斯那儿，拦住他，救他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她的肩膀。当军队进攻时大炮轰鸣。然后，她记得的另外唯一的话，也许因为她以前听说过一次，好久好久以前，好像在发生 1832 年事变他们发现他们的目的早已不能实现以前：维迪尔的声音：事情结束了。完结了。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那是维迪尔的告别话。

她对面那个男孩端起酒杯，珂赛特的粗糙双手抹抹她的干嘴唇，呷口酒，端着酒杯。后来，战斗以后，泰蕾丝找到维迪尔的尸体，认领了，把他埋葬了。但是没有马吕斯。泰蕾丝找了。让吕克找了。但是马吕斯进了普通公墓。这些年来珂赛特想事情还不太糟。马吕斯大概宁愿那样。马吕斯一生为法国的无名男男女女战斗。他死了该和他们葬在一起。她吃力地镇静下来。“你说谁派你送这信的？”

“我父亲。”

“啊，”她看第一封信，“阿尔方斯·格林考特？圣西蒙？”

“是的。他是一个石匠。巴黎这儿你们需要一大群泥瓦工，那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送信儿和找工作。在圣西蒙，圣西蒙有什么呢？”他耸耸肩膀。“那座教堂和那座监狱。”

费劲地，珂赛特问，“什么监狱？”

那个男孩似乎非常厌烦。“附近，那座老堡垒，哈姆监狱。皇帝曾经在那儿作过囚犯的那座监狱。那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他补充说，意识到那种过分热切的兴趣。“我关心什么呢？”

“你的信免费。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吧。悄悄地。”

“对我父亲吗？”

“不。这一个。对欧棕鸟。”

“就是那些。那就是全部，让我讲的全部情况。”

去老科林斯，蒙德都大街。墙上，人民万岁。墙里，一张字条。

他们和市场的群众一起乱转，但是巴黎中心菜市场根本不是马吕斯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古老街道了。这条雄浑宽阔的兰布都大街，消灭了古老的茅草屋顶大街，珂赛特和欧棕鸟走着，借着保护着豪斯曼神殿的、以花边状铁架支撑着的高大玻璃屋顶，躲避着雨，令巴黎人获益匪浅，那种确实的明证从这儿伸展到法国一家家荣幸的厨房、她的光荣海洋、她的原野、她的草地。鱼，有斑纹的，鱼鳞像闪闪发光的银币似的，陈列着；肥肥大大的梨像金色泪珠；洋白菜像炮弹似的堆积着；鸡蛋像雪白的鸟群似的，一层层排列起来；棍似的芳香茴香在香草市场前面摇摆；拔了毛的白鹅和黄油油的鸡毫不抗议地倒挂在家禽大厅里；在街对面陀螺大街，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有胳膊那么粗的香肠，像礼品一样捆扎起来。珂赛特和欧棕鸟，只习惯吃他们的一点面包、清汤和洋葱，被菜市场、市场上无穷无尽的供应品搞得眼花缭乱，不过他们并不觉得很饿。他们的内脏盘绕着，非常紧张，留神倾听着盖过巴黎中心菜市场的呼喊叫唤的警笛尖啸声。

“这是一个圈套，”欧椋鸟严肃地警告说，“你在圣尤斯塔什教堂等着我。”

“不过，加布里埃尔，我知道它在那儿。我告诉过你。在二月革命期间，我发现他在那儿。他告诉过我，指给我看它在哪儿，但是我说——”珂赛特咬着嘴唇抑制着眼泪，“我说我不要那张字条。我得到那个男人。”“1832年街垒上只有两个人还活着，夫人。”“请不要称呼我夫人。”“对不起，百灵鸟。帕乔利和克里隆。我知道关于这张字条帕乔利什么都不知道。我问过他。因此另外唯一的可能性——是克里隆。如果克里隆送来这个信儿，那末——哦，也许你看来像乡下小牛的这个男孩——”他一直等到一个市场搬运工人走过去，他的大车上装着粉红色火腿——“不过如果我去那儿，我就会被逮捕，你就必须消失踪影。”

“他们并不想得到你。”

“他们搞到我就会满足了，不过他们很想得到你。他们希望看到那支火炬熄灭了。他们希望光明像拉封丹一样死掉。”

“如果你因为我遭到伤害我可受不了。如果帕乔利发生了什么事我可受不了。”

“帕乔利没有死掉或坐牢，是吧？现在你去教堂等着。如果我不回来，你就去意大利防寨。你在那儿会很安全。他们在外边那儿会用生命保护你。”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他们知道他们不必知道就足够了。”

“不该这样费力保护我。”

“在这点上你错了，百灵鸟。”

“再见，欧椋鸟。”

“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就告诉米米和伯爵夫人。”

“我也会告诉芳汀。”

无论他会说什么，他都没有说，但是悲哀像秋天的黄昏似的落到他的面容上。他的脸现在是成年男子的脸了，粗枝大叶地刮了刮，而且很脏，鼻子还有点歪，笑容不平衡，虽然不难看，却很独特。他转身走掉。

珂赛特走到圣尤斯塔什教堂，推开沉重的大门，走进盖着拱顶的寒冷昏暗中，决定如果需要的话就等一夜。她听得见一支支蜡烛滴蜡油和 market 老妇人们咕咕啾啾祈祷的声音，她们不知怎地把翻地的泥土气息、温暖的动物和银色鲜鱼的气味随身带进教堂。珂赛特，戴着一顶灰白头发逃逸出来、褪了色的帽子，粗糙的双手、粗糙的衣服、拖着木鞋磨硬了的双脚，看来很像她们任何一个人；她像她们一样趴在栏杆上，跪着，十指交叉握着。但是在披巾下，她掏出一种不同的念珠，结婚的珍珠项链、她的结婚金戒指。她跪在那儿，祈祷，哭泣，这些年以为她只有留在记忆中的马吕斯，现在却在她前面出现千载难逢的希望。他活着，他活着，我的爱人活着，由于某种奇迹他活着。噢汝公正仁慈的上帝使他避免葬身坟墓，即使监狱关押着他，但至少那不是坟墓，他活着，活着，活着。她就这样感到过了好多天似的待着，虽然仅仅过了几个钟头，因此当欧椋鸟沿着通道走来时她都没有看见听见，他把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写的、皱得像一颗子弹那么紧的一片纸放在她合拢的手里：言语在时间范围之外，爱人、那个年代悠久有福的人类大厦、肉体，依然在时间范

围之内。

第九章

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北边大约一百五十里，他的贡比涅王宫里继续举行宫廷庆祝活动，火车把他运送到那儿，火车尖啸着穿过乡村，当机车利用时间和速度、愿望和效率，向前飞奔，后头只留下煤渣和干煤灰时，蒸汽和煤烟在秋季天空中回旋缭绕。可是，百灵鸟和欧椋鸟，却在帮着一个农民修车。一个车轮掉了，他们一起帮着他修车，把车轮安上，这时那匹马耐心地等待着，树叶在他们周围回旋。那辆大车，幸亏，是空的，那个农民在巴黎卖了他声称是世界上最好的鸭肉 pété（馅饼），正在返回圣昆廷附近他的家；他们一旦修好车，移动了，他就神气活现起来。珂赛特和加布里埃尔为了搭车旅行非常感激。完全是一个馅饼艺术家，他夸夸其谈地谈论照管和饱餐鸭肝的事，他如何希望有朝一日乘着火车把货物送到巴黎，但在此期间大车就行了。妥当地准备好，鸭肉馅饼保存好，他说，而且他妻子做馅饼包装箱。

“你离哈姆堡垒很近吗？”当他的谈话话头穿过智慧针眼时，珂赛特问。

“那是法国最著名的监狱！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皇帝本人曾经是那儿的囚犯。政变以后，他把他的最危险的手们，卡芬雅克和蒂埃尔送进哈姆监狱，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尝过我的鸭肉馅饼。然而，皇帝尝过。我亲自把馅饼给他送到堡垒。我一向是一个波拿巴分子，我的妻子也是。当陛下和皇后 1853 年来访问时，我们到哈姆来看望他们。据说皇后看了他住了六年的那三间小屋时，她扑到他的怀里哭了。他指给她看他的花园和他种的一些花。”

“我想，是多年生植物吧，”珂赛特尖刻地评论说。

那个养鸭迷古怪地注视着她，欧椋鸟解释说他母亲累了。“我们来圣西蒙看望我姑妈。从巴黎走了很远的路。”

那个养鸭的农民在巴黎获得很多经验，他们不得不倾听他们讲的一切，巴黎人随随便便添油加醋讲的刻毒伤人、夸大其词的流言蜚语和法国会在城市街垒完结的错误想法。

当他们终于到达圣西蒙西边几里远的近路时，他让他们下了车，就继续往北驶去。百灵鸟和欧椋鸟在下午的最后光线中向圣西蒙艰苦地走去。对这些巴黎人来说，这个村子似乎是蜷缩起来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混合物，一所所房子很粗陋，用茅草盖屋顶，墙抹得不好；其中有一些简直和地面合成一体，实际上可能是靠着交织成一片的常春藤的支柱支撑着。除了教堂，到处的灰泥墙和石墙都破裂，维修不善，然后，在长时间的苍茫暮色中，他们偶然发现一栋石墙保养完好、灰泥没有破裂的房子，这栋房子的大门安装得妥妥帖帖，周围没有透光的裂缝，砖砌的烟囱笔直，通风良好。显然，这是一个石匠的房子。

珂赛特敲门，一个强壮结实、一丝不苟地把头发从脸上掠到后面，脸被长得紧凑在一起的眼睛统治着的女人应声开门。百灵鸟和欧椋鸟古怪地不说话，知道他们的言语会宣告他们是巴黎人，直到最后珂赛特问，“格林考特夫人吗？”那个女人默认了。“我们接到你儿子丹尼斯的信

儿。从巴黎来。那个男孩很好，”当那个女人的脸突然变阴沉了时她补充说，“又愉快又健康。他是替他父亲送的信儿。”

格林考特夫人把他们引进一间有壁炉的大屋子里，屋里还有现代化标志，炉子上放着一口沸腾的大锅，里面的韭葱、鼠尾草叶和迷迭香使屋里充满香味。有一个食具柜，盘子碟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一串串葱、蒜、苹果和一束束迷迭香从椽子上各别的吊臂上垂下来。一张铺着羽毛褥垫的大床占据了整整一个角落，木制地板发亮，好像连灰尘都给斗败了。一盏灯在桌子上撒下一池光亮，一个男人坐在那儿抽陶土制的烟斗。

“你们接到丹尼斯捎的信？”他冷淡地问，“真怪，因为我已经接到他的信了。”

“你要你儿子给欧椋鸟捎信了吧？”

“我告诉你会这样，”他妻子悲叹说，“我告诉你管闲事会使我们遭遇到这种事。我告诉你它会给我们带来不幸、带来死亡。”她把围裙撩到眼睛上哭泣起来。

“住嘴，女人！他们还没有把我流放到阿尔及利亚你就会把我流放了。”他用戴着头兜的眼睛注视着新来的人们。“不管怎样他们为什么派一个女人来？你是谁？”

“你给欧椋鸟捎信，于是我就来这儿了。”

“我没有给巴黎任何人捎信。”

“这是我母亲，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替你儿子写信的那个人。你要什么证明？”

“我不要去阿尔及利亚，”格林考特先生声明。他接近四十岁了，马马虎虎刮了刮脸，肌肉发达，脸色并不憔悴。他两只大手上的皮肤干巴巴的，坚硬得像迫击炮，一把垂下的胡子掩盖住他的嘴，但是他的眼睛精明含蓄。按照欧椋鸟看，他最近几年曾经和许多这样的人一起工作过，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石匠；他们，大体上，是沉默寡言的那一类人，除非喝醉了，而且那是很艰苦的生活。

“我们知道信儿是谁捎来的，”欧椋鸟说，“那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珂赛特走上前去，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画了一幅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格林考特先生，我不会把你送到阿尔及利亚。我会在天堂大门口为你作证，格林考特先生。你和你儿子给我带来了那种可能性、那种希望，就是上帝可能还会把我认为路易—拿破仑夺走了的人还给我，就是从绝望的葡萄中我仍然可以榨出希望的美酒，上帝毕竟是仁慈的，奇迹可以出现。以前有一次，格林考特先生，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奇迹。在圣诞前夜我得救了，但是那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以致我忘记了——忘记相信奇迹，只相信回忆。你儿子给欧椋鸟捎来那个信儿时，坟墓突然打开，格林考特先生，监狱无论多么可怕，它总不是坟墓。我丈夫错了，绞刑架并不比贫民窟好。贫民窟比坟墓好。我祝福你，格林考特先生。我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格林考特先生的嘴唇在浓胡子下依然非常坚定。他把手伸到壁炉架上，拿了一支蜡烛和一支烛心，点上，热切地问她，“光明吗？”

第十章

哈姆堡垒的看门人是一个狂热的波拿巴分子，他的女儿曾经是路易一拿破仑的洗烫衣物女工和情妇，而且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两个都住在巴黎。从来不想他女儿已经嫁给了另外的人，在波拿巴这个问题上他依然令人难以忍受。当石匠格林考特来堡垒干活时，由于议论了那位陛下几句，那个老头子竟然把他逼到咬牙切齿的狂怒地步。不过那种工作很稳定，工资很不错，于是那个激进的石匠就闭口不语了。

现在石匠的新助手不得不闭上嘴巴。格林考特对看门人解释说他的儿子有了另外一份工作，这个人，容德雷特，是一个远房侄子，从亚眠来的哑巴。在看门人对亚眠的人，不论是不是哑巴，表现了不以为然的意见时，那个文盲容德雷特用符号签了到。他还说那个哑巴的工钱格林考特必须向司令官申请；给一个助手的工钱并不意味着必定是给另一个的工钱。

珂赛特留在格林考特家，格林考特夫人依然怀着敌意，在村里散布情况，说珂赛特和她的哑巴儿子是从亚眠来的远亲。他们来了以后那一天她就开始散布谣言，在她把鸡蛋拿到村里小市场上的时候。格林考特家的庭院供给他们多余的产品，他们除了养着一些鸡，还养着一头猪和一匹拉车的马。格林考特夫人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头奶牛。

“你自己最好不说话，”当她在厨房动外科手术似的切掉南瓜上部时她警告珂赛特说，“要不然他们立刻就会知道你是巴黎人。在像这样的村子里，他们一切都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捏造，那些胡思乱想的家伙。我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怎么想，而你要照此办理，而且你还要一直戴着那顶灰白头发的帽子。如果他们发现你在这儿，一个头发剪得像你那样的女人，他们就会以为你带来了热病，或者在诱奸了神父以后从女修道院逃跑了。”

珂赛特顺从地戴上那顶褪了色的帽子。“请给我一些活儿，格林考特夫人。任何工作，不论多么讨厌的。我希望有用。”

“你待在巴黎本来有用的，”格林考特夫人以那样的报复心理掏出一把南瓜瓢，好像它们是路易一拿破仑的内脏。“政变以后，到圣诞节时，你们这些巴黎人，你们退缩了，街上架着大炮，那就是你们那么快就向波拿巴屈服了的原因。哦，夫人，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在外省这儿把我们压垮了。有些地方，花了几年时间。我丈夫几乎进了监狱，监狱或者流放到阿尔及利亚或卡宴，他本来会的，但是我紧紧抓住他。这些村里人，向牧师告发了我们，说我们是赤色分子，社会党人，在圣西蒙村里我们是次于那个自由思想家的圣西蒙分子。我不得不去神父那儿去安抚他。是的，那一年使我付出一头猪的代价，献给教堂。从那时起我一直使我丈夫端正自己的行为，不过这些乡下人，对人说来他们是波拿巴分子。你知道波拿巴掌了权时，他们对农民们说了什么吗？到地里去，生活会那么美好，仰着头，张开嘴，煮熟的百灵鸟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听说过，”珂赛特冷淡地说。“请给我一些活儿干，这样我们

待在这儿时我就可以帮着挣碗饭吃。”

对她的街坊邻居讲完种种不满意度以后，格林考特夫人就补充说她希望珂赛特和她儿子不会在这儿待很久。“你要知道，夫人，你是法国主要通缉的女人。那篇煽动性文章，《癞蛤蟆拿破仑》，法国人人都看了。在圣昆廷，士兵们走过去时，男孩们就学癞蛤蟆叫，哼哼唧唧向他们表示不满，然后顺着胡同撒腿就跑。在我们这儿的村子里神父把你的小册子在广场上烧了。他说抓住任何看《癞蛤蟆拿破仑》的人，就不许他领圣餐。”

“如果法国那么喜欢路易一拿破仑，如果五百万人认为政变是合法的，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乐意看抨击文章呢？”

格林考特夫人举目望着青天，她的两条光胳膊深深插在南瓜里，挖掉它的果肉。“一个可怜的人从驴身上摔下来，夫人，多么可笑啊？他摔下来，你说，啊，泥塘里有一个笨汉。但是看着一个主教摔下去！但是看着他穿一套华丽服装摔到泥塘里！看着皇帝变成一只癞蛤蟆，连这个村里的波拿巴分子们，看了都发笑。看见国王在屎尿里走，法国谁会不笑呢？你的故事，夫人，那个妒嫉雄鹰的癞蛤蟆，错把雄鹰当成秃鹫——我们都记得布洛涅那回事，夫人。特别是这儿。然后那只那么爱好虚荣和装腔作势的癞蛤蟆拼命鼓肚子，它像气泡一样瘪了。”格林考特夫人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穿上官服，直挺挺站着照着镜子自我欣赏的驴。那一切都非常滑稽可笑，夫人。那些看得懂的人看了，那些不识字的人都听了这些故事。它们都非常滑稽好笑。它们是很危险的。你是危险的，因此我不愿意你在我家里。”

“如果你不让我干活儿，至少让我付钱吧。”

“你儿子和马一起睡在马棚里。任何人都可以睡在稻草上。你睡在我的丹尼斯的床上，他走了，很可惜。那张床空着。我在乎什么呢？”

珂赛特掏出她那串耗去很多的珍珠项链，开始解开它，但是格林考特夫人拦住她。

“把你的珍珠项链收起来，夫人，”她拿了一大盘果皮和碎屑，“去把这个扔到后头猪前面。角落里有盛水的水桶。并在路下面。不要对任何人讲话。我丈夫决不会让我接受《光明日报》的钱，不仅仅是你，夫人，还有你丈夫。我丈夫最佩服彭眉胥先生。他忠实地阅读《光明日报》好多年好多年了。我们新婚之夜他还在阅读。我本来应该知道我陷入什么麻烦中了，”她凄惨地补充说。“现在，去吧。”

第十一章

哈姆堡垒是耸立在庇卡底平原上、黑压压笼罩着大地的一座中世纪石头大建筑物。从前它周围有一条护城河，不过几百多年来它已经干涸成沼泽般的一片荒地，长满芦苇和香蒲，发明了黑色火药以后已经让内墙完全坍塌了。外墙是新的，就像十七世纪一座座堡垒的情况一样，但是时间没有改善石头建筑的寒气，也没有改善周围的石凿槽槽齿。水从外院的井里打上来。里院，原来是石头砌的，一座绞刑架的遗址，十九世纪扩大了，拆除了一面墙，开辟成一座贫瘠的花园，不过什么也掩盖不住铁铰链上的沉重大门的嘎吱嘎吱尖叫声、铁锁的卡嗒声和一直监视着的卫兵的脚步声。中古的城垛和塔楼没有完全崩溃，因此这也许并不完全令人啼笑皆非，十九世纪关在这儿的人又犯了过去中古时候的罪：不忠于统治君主。除了马吕斯·彭眉胥，其他的囚犯们是这儿北部地方反抗政变的激进首领们，大部分是社会党人，给监禁起来——却没有流放到阿尔及利亚或卡宴——因为他们能够或者会领导其他的人们。路易一拿破仑没有把他们交给普通监狱，却把他们隔离在哈姆堡垒这儿，他自己曾在他称作哈姆大学的这个地方度过了六年，看书、写字、午饭后无休无止地打惠斯特牌，直到1846年他伪装成工人逃跑了为止。总之，这是他熟悉的一座监狱，而且他知道，这是唯一一座能够镇压马吕斯·彭眉胥，扑灭那支火炬的监狱。也许路易一拿破仑非常欣赏那种讽刺意味，他的最激烈、最善于雄辩的对手关在曾经关过他自己的地方，那种讽刺意味更加强了，因为马吕斯和《光明日报》原来是他的最热情的支持者。毫无疑问他们两个都感到他们自己遭到了背叛。

马吕斯由于诚实正直要遭到厄运，而由于善于雄辩要得救。毛康塞大街的士兵们不愿意开枪打他，那个军官不得不那么做。当士兵们发现他受了伤时，他们都不愿意开枪打他，像他们对付所有另外的反抗者那样。他们反而把他抬到一个军事医院，那儿的医生们没有很多事干。由于政变部队的伤亡人数大约有二十六个，受伤的不会更多。然而，那个军医，他的全部医学技术像他极其傲慢那样浅薄，他把马吕斯的肚子缝得那么糟，以致以后他完全站不直了。但是他活下来。他几乎因为感染了而死去，但是他活下来。他耗尽全身体力，但是他活下来。他给秘密地转移到哈姆，于是世界上的人以为他死了。从来没有公布过十二月官方伤亡名单，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究竟死了多少。

在哈姆度过了一段漫长痛苦的恢复期以后，马吕斯有了时间和记忆力——痛苦的现在，空虚的未来——写往事回忆录，他参与的斗争的意义。他不戴囚犯的手铐脚镣或者帽子，但是他感到落魄：成为路易一拿破仑的囚犯就是成为他的农奴，衣食、煤火、灯盏都依赖他，没有权利，就马吕斯说来，就是没有值得活着的生活。他的思想无休无止地回到冉阿让身上，他的年轻气盛的残酷行为和确信不疑姿态经常萦绕在他脑际。不过，他像冉阿让认识到的一样，认识到放弃希望就是放弃一个人的人性。

由于他最关心的心底愿望，他向堡垒司令官提出一堆要求，打听他家里人的消息，最后，过了六个或八个月，司令官送来书面消息，他的妻子女儿流放到英国，没有惩罚会加到巴黎他的儿子身上。马吕斯拿着

那张字条，把它按到心口，好像那是珂赛特本人写来的。珂赛特活着。珂赛特和芳汀安全地在英国。为了把珂赛特带到危险地带他无情地自怨自艾，他感谢上帝把她带到安全地方。在堡垒中分配给他的小屋里，几扇窗户很高，但是可以看见外墙和庇卡底那边的风景。窗子朝西，有时他尽力想象去大海、去布洛涅、去他最后一次和珂赛特做爱的杰拉德小旅馆、去布洛涅那边海上、去她安全待着的英国的道路。

从特等预算中，一天分配给囚犯马吕斯·彭眉胥六个法郎，比地方反抗者得到的多，但是比路易一拿破仑从前得到的少。从这笔钱中就得到他的饭食、酒、衣服、灯、煤炭、木柴（屋里有一个炉子，并非完全缺乏使生活舒适的东西），纸笔墨砚，不过当然啦，不允许他送出什么东西，也不允许任何东西进来。他几乎是完全孤独的，除了不时和卫兵交谈几句。对于一个习惯于家室、朋友们、大城市的生活、写作了很快就会见报的人说来，马吕斯完全可能由于孤独死去，除了写 1848 年回忆录，甚至那个，似乎也是无效的。不过如果出版物不证明他的努力是正确的，至少那种努力证实他的时间用得得当。还有他的记忆力。

而且，最后，当他开始和一个来修补内墙、从路易一拿破仑栽种蔓生花卉——这，确实是多年生雏菊——的石匠开始谈话时，这种孤独稍微减轻了一些。它们像只有监狱里的花才可能的那么难看，但是每一年马吕斯都观看它们恢复生机，他把它们看作他又活了一年的标志，虽然不把它们看成第二年春天他还愿意再看到的报春花。他从来不会想到毁坏了的石墙会很有趣，直到那个石匠指出你可以看出中古这座堡垒的防御者们曾徒劳无益地试图击退炮轰的地方。他让马吕斯看看这些墙，修筑成只是为了抵挡弓箭的，却打了洞，填上废料和金属，在黑色火药时代加固了一当然，毫无用处，不过让它们倒塌了时，偶尔还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他们知道他们永远不能使它们很坚固。”那个石匠掏出一块破旧金属，可能是一块盾牌，把它交给马吕斯。“因此他们放弃了这些，修建了那道外墙。”

“我想那道外墙可以挡住大炮吧。”

“但是挡不住人们战斗的思想，”那个石匠评论说，扔掉碎石烂片。

马吕斯拿着那块古老金属碎片翻来翻去察看。“思想只能被愚昧无知束缚住。”

那个石匠笔挺地站着。“我听说，而且我相信，刀枪比绞刑架好，绞刑架比贫民窟好。”

“不过那个方程式，遗漏了监狱，是吧？”

哈姆监狱的司令官，是一个想象力非常贫乏的人，认为所有的囚犯，既然拿起武器，反对皇帝，就该枪毙。但是因为并没有传来那种命令，他就仅仅忽视他们。对于他，马吕斯是一个模范囚犯，一旦使他得到他的妻子女儿出了国，他的儿子很安全的消息，他没有企图逃跑，没有进行颠覆活动，没有搞阴谋诡计，没有对他的待遇抗议一句。到马吕斯开始和格林考特谈话时，司令官早就停止注意他了，而且其他的士兵们从他那儿得到暗示。堡垒里的生活（除了 1853 年皇帝皇后短暂逗留期间）以平凡的规律继续进行下去，像上好油的钟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润滑油是用含酒精的饮料提供的，那个司令官像他做过的那样设法泡在酒里。

他养着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创伤，认为做像哈姆堡垒这样一座监狱的司令，掩护着地方一些赤色分子，有失他的身份，特别是在法国军队在全世界进军——克里米亚、意大利、远至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七万个士兵独自在北非，三万个士兵在罗马，消息说不久四万个法国士兵就要侵入墨西哥，韦拉克鲁斯，支持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作墨西哥皇帝。噢，想想那真是十分光荣，他本来可能在干的事——打仗，流血。当他再也拿不住酒瓶斟酒时洒洒了，当他再也拿不住笔在副官放在他前面的文件上签字时墨水泼溅了。他本来可能完全忘掉马吕斯·彭眉胥，要不是为了《癞蛤蟆拿破仑》的话。

巴黎立刻来调查。司令官发怒了，发奋起来，坚持相对地清醒了几个星期，口授让人给巴黎写信，追问他们怎么能甚至联想到在他看管下的任何人竟然会有机会犯谋反罪。这事马吕斯一无所知。他的隔离是十分彻底的，但是他猜到发生了事，因为夜里两个卫兵在他们门口踱来踱去。直到1856年秋天，在路易—拿破仑的花园，那片废墟中挖掘时，马吕斯才发现了那个石匠给他埋在那儿的、包得好好的一本《癞蛤蟆拿破仑》。

这是冒险大胆的行为。仅仅拥有那本小册子，更不用说同人合看或者出售了，就是很严重的犯法行为，会导致被捕，立即被告发。把《癞蛤蟆拿破仑》传递给一个囚犯，使格林考特全家冒着危险，但是那个在破旧院子里散步的、瘦削、头发变灰白、若有所思的囚犯是一个重要人物，肯定是一个巴黎人，过了一些时候他终于相信他与《光明日报》有关，不是那个出版者彭眉胥，他死了，而是某个，某个重要人物。当《癞蛤蟆拿破仑》迂回地传到他手里时，不知怎地，格林考特猜想《癞蛤蟆拿破仑》的作者光明与这个囚犯有联系，或者仅仅是一个信号、一个诺言、一个顶兆，反对者们可能死灰复燃，灰烬在风中又燃烧。

对于马吕斯这意味着珂赛特活着。活着。对他讲话和为他讲话，给他写信和为他写文章，向他耳语和为他悄悄传消息。而且，虽然她很可能流放了，但是他确信她不在英国。那个小册子不知怎地还带着巴黎的强烈气息。现在，当他站在椅子上，两只胳膊从栏杆里伸出去，朝着西边大海时，他的想象只看到法国的海岸、悬崖、小湾和海滩那么远的地方。他的爱人在法国。但是直到他用格林考特给他的那片金属在墙上挖了一个藏那本《癞蛤蟆拿破仑》小册子的地方时，他才想起他用弗以伊的小刀在墙上挖洞藏了一张字条，字条会告诉珂赛特他爱她超越死亡，同样也超越了可能永远局限人的时间范围。现在受到限制，但是并非受死亡限制。马吕斯想，二十五年前他以为会死去时写的一张字条，可能用它来传达相反的信息吗？

他排除了那种想法，试图把它和《癞蛤蟆拿破仑》一起埋葬在石墙里，但是它继续不断地复活，就像监狱里骨瘦如柴的雏菊似的。虽然如此，谁来捎这样的信呢？怎样捎信呢？他没有要求司令官打听维迪尔、帕乔利或欧棕鸟的消息，唯恐如果他们幸免于难，他可能使他们处于不必要的监视下。要是他们活着就好了。难道他们都死了吗？维迪尔？帕乔利？欧棕鸟？而且，即使一个或者所有的人都活着，逃脱了监狱或流放，怎么给珂赛特捎个信儿，却不使他们或她处在危险中呢？他曾经非

常错误地把珂赛特带到街垒，使她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他不愿意再干那种事了。马吕斯在他的寂寞屋子里踱步，当庇卡底平原随着秋风皱缩枯干了时，当几个月过去，鸟群在高空盘旋，飞翔，掠过天空时，他站在椅子上，从窗口往外眺望。如果欧棕鸟活着，他就是那一个。如果他死了……

如果他死了，那是谁呢？马吕斯站在椅子上，眺望窗外，俯视着格林考特与另外一个人，不是他平常的助手，他儿子，在监狱水井上劳动，那就在他们遮风避雨放工具的工棚附近。那两个人劳动，抬头仰望，又回去劳动，然后在井边吃午饭。他们吃面包和香肠，然后欧棕鸟摘掉帽子。他站着，从井里提起水桶，由桶边喝水。在那儿，完全看得见马吕斯的地方，以可能是工人舒展一下筋骨的姿势举起双臂，马吕斯的心飞翔了。

十月初的一天，一个难以形容的女人，衣冠不整，她的灰白头发从帽子里披散下来，停在看门人的门口，给石匠和他的哑巴助手送午饭。看门人检查了一下她的篮子，就让她过去了。她走到工棚，把篮子放在里面。然后她走到井边，站在欧棕鸟告诉她站着的地方，当秋风吹来时，她把披巾拢紧，两只胳膊合拢在瘦削的胸膛上，仰望欧棕鸟让她望着的那扇窗户。她没有哭，也没有大声呼喊：她知道凭着她的纯粹爱情力量她就能够把他引到那个窗口，单单那种爱情就能够完成过去的炮轰，把这些石墙、这些监狱墙壁轰炸成碎石烂瓦，把一根根铁栏杆在苦难的熔炉中融化，爱情能够依然浮现出来，完美无缺、闪闪发光、纯正热烈。两只手从铁栏杆里伸出来，伸着两只手，一个男人的两只手，非常强壮的手，寻找着，恳求着，伸手去拉百灵鸟。

第十二章

嘲弄为什么不该有得意时刻，丢下癞蛤蟆拿破仑去抓小事呢？如果波拿巴逃跑成功了，马吕斯·彭眉胥为什么就会不成功呢？珂赛特和格林考特、欧棕鸟一起坐在桌子周围，倾听着格林考特夫人的熨斗毫不费力地在亚麻布衣服上掠过发出的吱吱声时，她的双手插进她的柔软短发里把它弄乱，而且若有所思地把头发拉到脸上。珂赛特对格林考特夫人总感到非常惊奇。她像豪斯曼本人一样有能力，精力充沛。秋风配合着熨斗震动的低声噪音那种旋律，那四个人考虑着逃出监狱的可能性。珂赛特来圣西蒙只抱着马吕斯可能活着那种狂热的希望，相信仅仅知道他活着就会在她有生之年支撑住她。让马吕斯知道她活着，而且爱他，那就够了。她那杯幸福的美酒就会四溢。不过也许那个杯子变大了，因为，当他的双手从铁栏杆里向她伸出来时，在梦想的潮水上她的奢望高涨了。也许他可以获得自由。

格林考特先生不同意。“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不是你记得的那个人了。我不会把一匹马送到军医那儿。就是在那儿他们给他都缝坏了。他走不快。他都不能完全站直。冬天他有时候需要拄手杖。”

“他的身体那么虚弱我们会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吗？”珂赛特问。

“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获得自由吗？”欧棕鸟补充说，“如果我们试试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那个答案是对的。”

“你会冒着你的生命危险吗？”格林考特夫人问她丈夫。“冒着我们的生命危险？”

格林考特先生叹气，抽他的陶土制的烟斗。“波拿巴头上戴着假发，肩上的木板遮住他的脸，冒充一个名叫巴丁格特的工人，走出去。彭眉胥先生的步态可不再是工人走路的样子了。现在不是了。况且，这儿唯一一个工人是我。”

“还有我，”欧棕鸟自动地说。

格林考特夫人嗤之以鼻说，“那是不可能的。”

“路易-拿破仑有钱。他有一个仆人、一个医生和一个情妇参与秘密计划，”格林考特争辩说。“他有马和马车把他送到圣昆廷，然后另外一辆马车把他送到瓦朗西安火车站，有钱买去比利时的火车票。我们有什么呀？我的马和大车，仅此而已。”

“不，”格林考特夫人朝着他摇手指头。“不能用我们的马。不能用我们的大车。他们会逮捕你！你会成为监狱里的一个！你会使我成为寡妇，使你的儿子成为孤儿，和阿尔及利亚的叛徒们一起度过余生。”

“这也许太过分了，”珂赛特承认。“也许我们应该就回巴黎。”

但是他们没有回巴黎。每一天珂赛特都从圣西蒙去哈姆堡垒。每一天她都给工人们送午饭。每一天她都经过那个看门人身边，她对她篮子里装的东西已经不感兴趣，首先他对这个愚笨的皱皮老太婆从来就不感兴趣。每一天她都把篮子放到工棚里。每一天她都站在水井前面。而且每一天，当马吕斯的两只胳膊穿过铁栏杆，向她伸过来时，它们似乎不仅仅伸过来，而且扭绞她的心，好像它们不仅仅是她爱人的手，而且是一生中给监禁了十九年的她父亲的两只手从铁栏杆里伸出来；它们是帕乔利的、死去的维迪尔的、失去丈夫的泰雷斯的双手；它们变成了慕菲

塔德大街乞丐们伸出来的双手，在女人们一套衣服花两万法郎的一条条大街上伸出来打扫亮晶晶金属片的捡破烂人们的双手，野营地住在茅屋里的男男女女、孩子向公共火堆伸出取暖的双手。

有一天她走回圣西蒙时，她沉思，也许他们不需要钱去瓦郎西安，也不需要钱乘火车去比利时。也许他们可以投入异乡，一片荒地，不要证件、护照或证明书。捡破烂的人们是巴黎唯一的自由人，野营地是飞地，他们的肮脏 *ci té*（居住区），一片荒地，那么破烂、那么没有法治、地址或舒适环境，以致人们认为捡破烂的人们是野人。也许他们是。但他们是有自己的法规、对践踏他们的社会怀着轻蔑心情的野人。除了轻蔑他们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异国他乡。也许在那儿，在垃圾和稻草堆里……

“也许，”有一天珂赛特鼓起勇气说，“也许马吕斯不需要像一个工人笔笔直直地走。也许他可以扮成一个女人。”格林考特夫人停止摇晃，她的毛线针使连续不断的闲聊静下来。“一顶女人的帽子。一条女人的裙子。我的厚披巾。”

“他有胡子，”格林考特说。

“他可以剪了它，剃了它。他肯定不像《旧约全书》里的主教。”

“他显老了，百灵鸟。不过，哦，也许是对的。胡子修剪了，不过他的头发是灰白的。”

珂赛特把她那顶缝着灰白头发的破帽子放在桌上；它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而且很不自然，就像仍然长在尸体上的头发似的。

“那个卫兵——”

珂赛特把她那串结婚的珍珠项链剩下的一些珍珠和她的结婚戒指放在桌上。

“那个看门人呢？”欧棕鸟说。

珂赛特叹气。“他是个大问题。司令官是一个醉鬼。那个卫兵，让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串珍珠和这枚金戒指收买了，那个看门人通常并不注意我，不过如果他——”

“我就成了寡妇！”当她丈夫抽烟时，格林考特夫人尖声喊叫。“你的儿子就成了孤儿，阿尔方斯！他们会知道你在堡垒里起的作用。他们会逮捕你，你不得不要和他们一起去比利时！”

“不去比利时，”珂赛特说，“他们期望那样。那是路易一拿破仑干过的。它那么近。他们甚至可能期望我们去拉芒什海峡和英国。”她的蓝眼睛的目光落到欧棕鸟身上，他听到英国这个字眼似乎吃了一惊，他的有点歪的面貌露出喜色。“我几乎同样希望再看到我女儿，不，我们不能企图去英国。那是巴黎。只有巴黎可以吸收我们。你认为如何，欧棕鸟？野营地怎么样？”

他以巴黎人的方式耸耸肩膀。“野营地根本没有本地人，只有被流放的人们。不过巴黎很远，坐着一辆马车，躲开大路，带着一个不健康的人，是很艰难的旅程。”

“不！你要拿我丈夫来交换你丈夫！”格林考特夫人嘲笑说，“你要我的马和马车？我根本不关心你的丈夫！我根本不关心光明。我根本不关心皇帝，任何一个——”

“苏珊娜，我会把男孩从巴黎打发回家。他会劳动。你会设法对付

的。你已经对付过去了。那对我有什么用处呢，空谈革命，为了赞成社会公正而争论，相信工人们——”

“没有用处！我想你得到教训了！难道 1848 年没有给你教训吗？难道 1851 年没有给你教训吗？根本没有公正！根本没有仁慈！根本没有自由！只有吃喝拉撒睡，劳动受苦，相信别的不是圣人就是傻瓜，而你，阿尔方斯，根本不是圣人！而你们，你们其余的人——”她令人畏缩地瞧了瞧珂赛特和欧椋鸟——“那可恶的革命使我们大家付出的代价难道还不够吗？”

在她的话里，她的肯定口吻中，欧椋鸟听到在他们抢劫杜伊勒里宫那天伯爵夫人说的话，现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似乎它一定是发生在古罗马，根本不在他的年轻生命之内。他听见芳汀为了她父亲死去而哭泣。他听见米米消极地默认生活给予她的侮辱。他听见平切尔的话在他耳边，把他以为他失掉了的生命还给他。是的，他同意那场可恶的革命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它尚未成功。他十指交叉，仔细察看他的老茧。

珂赛特仰望格林考特夫人，她厌恶得嘴唇抽搐起来，然后砰地一摔门就出去了，进入黑夜中，甚至都没有披一块披巾防秋天的寒气。这三个人默默无言地坐着，倾听着她劈木柴，劈了一根又一根，一边劈，一边骂，一边哭泣。

这或许是一场可恶的革命。珂赛特不愿争论这一点。反抗、抵抗、革命使她和她女儿分离，使她和她儿子疏远，而且，她以为，杀害了她丈夫。但是她也得到教训——她现在确信——工人们和女人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的生活可能，应该，不止是吃喝拉撒睡、劳动受苦。不幸，她也知道，圣人完全像傻瓜一样危险。

第十三章

离哈姆堡垒两公里的地方有一片荒凉的小坟地，周围栽种着老榆树和杨树，给坟地安上大门，在这儿，自从十七世纪以来，小人物们就给无足轻重地埋葬了，他们的坟墓保养得那么差，以致墓碑上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最后讲这些人的悄悄话——被时间和残酷无情地刮到底卡底平原的狂风抹掉。到十二月初——十二月二号，事实上，就是他们选好的日子；他们对讽刺并非无动于衷——大风剥光了树木，树叶都刮到石碑和矮树篱边，在那儿，它们绊住，有时腾空而起，惊吓了套在大车上的马，车里坐着一个身材很小的人，那个人帽子拉下来，衣领翻上去，缺乏经验的双手抓住缰绳。阴暗的天空怒视着，白嘴鸦从树顶鸟群中大声鸣叫，那个人——那实际上是一个女人——好像觉得，当珂赛特想要听见的只是穿过下层树丛轻轻叩击的脚步声，像他们计划和祈求的，详细叙述过两次，脚步声从草地走到树林，穿过树林走到她驾着格林考特家的马车等待着的坟地时，在这场喧闹的壮观场面中大自然巧合地参与了合谋。

这一天格林考特拿了工具独自去堡垒干活儿，甚至还提着灰浆桶，而且，桶里放着珂赛特经常带来的篮子，用帆布松松地整个盖到桶边。他的哑巴助手没有和他在一起，当那个看门人评论这事时，格林考特富于表情地耸耸肩膀，以这个姿势暗示他那位来自亚眠的哑巴毫无价值。格林考特走到井边，他把篮子留在附近的工棚里，没有打手势，不过知道有人从朝西的高大窗户那儿注视着他。

他去干活儿，快到早半晌，他推着一辆手推车去古老的里院，他在那儿要从路易一拿破仑花园拆毁的旧墙上收集一些石块。到十二月雏菊早已枯萎凋谢，它们的叶梗湿乎乎一堆堆的。在平常的时刻，卫兵把马吕斯·彭眉胥带到院子里，打开大门上的锁。石匠穿着蓝工作服的宽阔脊背，当他掀起石块，把它们一块块搬到手推车里时，他弯着腰。当他转过身时，他满意地看到那个囚犯脸刮得干干净净，但是脸那么苍白憔悴，以前胡子遮住脸他没有认识到。也许他的身体那么虚弱，无论如何逃跑会要了他的命，但是看了一眼他的眼神格林考特就理解到那个囚犯为了自由乐意冒生命危险。

让他进来的那个卫兵离开了，他们听见他一边企图在大风中点着香烟一边咒骂。他走进点烟，因此那扇大门，虽然关着，却没有闭上，张着大嘴的铁锁开着虚挂着。马吕斯向格林考特点点头，然后转身，把监狱大门推开。

紧贴着破旧的内墙，他走过其他囚犯们的低矮窗口，那些窗户只让他们看到外墙。这些人一个一个来到窗口，他们的脸紧贴着铁栏杆，注视着他绕着古老的墙壁偷偷地朝井边走去。在马吕斯和水井之间铺展着一片开阔的空地，水井和工棚之间，铺展着一片开阔、无遮无掩的空地。

至于欧椋鸟，他埋伏在看得见堡垒、看门人的门房和老护城河的树林边沿。在树林和护城河之间有一片草地，一群羊平静地在那儿吃充其量能吃到的冬天淡季的稀少贡品。欧椋鸟埋伏在沟壑边缘一些枯草落叶里，也许这就是弓箭手们曾经站着瞄准古堡射击的那个沟壑。欧椋鸟祈祷他不必用他的武器，仅仅是一把厨房的菜刀。他越过沟壑边缘、越过

羊群，凝神眺望，等着看到一个弯腰曲背的女人从堡垒出现，他反倒看见三辆送供应品的护送队，由一个军官和一小队步兵押运，从圣昆廷大路上驶来。它们笨重地上坡驶过护城河，那个看门人，像往常一样好管闲事，坚持他让他们进堡垒以前一定要检查一切。那个军官口若悬河地争论，他们的争吵又喧闹又漫长，但是当他用别的办法说服不了那个看门人时，那个军官就下了马，走到看门人的门房跟前，在他的门口和台阶上撒了一泡尿。尿遇到冷空气时散发出蒸汽。看门人狂怒起来，那个军官的冷静经受得住它；几辆大车开进去，他们随手关上大门。有一扇供步行来往的小门，这扇门依旧开着。

一旦到了工棚里，马吕斯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那种暗淡光线，他找到那个篮子，掏出珂赛特在规定的时走来，在规定的时走，只有今天不曾来也不会走，天天穿的那身衣服。他穿上那条裙子，把它低低地系在臀部，使得它会遮住他的靴子。（那是步兵穿的同样靴子。）他把女帽帽带系在下巴下面，注意使白发披散下来，他把帽檐拉得尽可能遮住脸。把披巾披到肩膀上，他检查了一下头天夜里捆在身上的文件牢固不牢固。他把它们捆在腹部，那儿另一个十二月战斗落下的伤疤依然一片青紫色，扭扭歪歪，非常疼痛。他似乎觉得，冒着这一切危险，如果他被捉住，文件毫无关系，如果他自由了，这些文件关系就大了。他把篮子挎在右胳膊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就走到外边，只在井边略微停了一下，仰望了一下朝西的那扇窗户，屋里床上塞满毯子和衣服，堆成人似的一团，而且告诉了那个卫兵（没有福气得到珂赛特的结婚珍珠项链的那一个）他病了，不能吃东西。

那个司令官肯定能够吃东西，只等着那个军官和几辆运货马车到来。从他的窗口，那个司令官向外张望，看见那几辆供应马车咕咚咕咚驶进里院，士兵们的粗声粗气呼喊声在墙壁上发出回声时，尘土飞扬。他留心观察那个老太婆从工棚里出来，经过井边，于是他对那个摆饭桌的副官评论说他不相信那个石匠格林考特会为了给他们送饭的那个老丑婆心烦伤感。想到这个他大笑起来，要不是那个副官砰的一声打开酒瓶瓶塞的话，他会更注意那个老丑婆，注意到她比平常腰弯得更厉害，她走路更快，而且异常不自在。开酒瓶是司令官最爱听的声音。

格林考特在里院把一些石块装在手推车上，把车向大门推去，随手关上门，而且以听得见的事已定局的劲头啪地锁上锁。焦急得浑身冒汗，他沿着马吕斯走的同一条路推车，在他看得见工棚和水井的地方停住。他摸摸他的宽松衣服下的钱袋和刀。钱和刀都在使他既感到安慰又感抑郁，这时他看到那个女人从工棚里出现，朝水井走去，停住，继续往大门走。他们详细叙述过路程，约定格林考特在六公里远吉斯卡村庄外边集合，但是突然间格林考特体会到这一切都是盲目愚蠢的错误行动，会以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告终的严重错误估计，因为无论那个看门人多么自命不凡，多么难得屈尊注意给工人们送饭的那个女人，他都非得突然瞎了才会看不见这里的错误：不管脸刮得干不干净，甚至是弯腰曲背的，那个人都是身材高大的，不管戴不戴着女帽，任何人也不可能把马吕斯·彭眉胥错当作百灵鸟。他走着，和裙子纠缠，没有女人会和裙子闹麻烦。格林考特从墙里走出来，摇摇晃晃推着车跟在那个女人后头，使那个难看的人处在完全看得见的视野里。

当马吕斯走近看门人的门房时，他透过步行往来的那扇门朝通到旷野的护城河狭长地带眺望。这时他犹豫了一下，听到门房里传出激烈的家庭吵架时，就又往前冲。看门人的妻子坚持说她不把那个军官的尿打扫干净，看门人要她立刻这么做。她悲叹痛哭，她从来没有想到她会落到军官在她的门口撒尿，而他丈夫却毫无办法的日子。为了皇帝儿子们的外祖父打了她，因此当那个弯腰曲背、动作笨拙的人匆匆走到他们门口那边时，她哭喊怒吼着说当路易—拿破仑和他们的女儿发生男女关系时谁也不敢在他们的门口撒尿，他们的争吵发出尖锐刺耳怀旧的声音。

从沟壑那儿欧棕鸟看到马吕斯穿过大门，他留神观看着，胆战心惊，尽管一个军官偶然呕气，站在他们和必然会觉察的可疑形迹、一定失败、卡宴流放地、新卡利多尼亚和黑水热之间，站在他们和刀枪、绞刑架之间，因为无论他腰弯得多么厉害，像马吕斯这样步态笨拙、身材高大的人无论如何哄骗不了任何看惯了那个娇小百灵鸟的人。“跑啊，”他对那个离开护城河，走进旷野的人小声说，旷野里的羊群咩咩叫，好像它们在呼唤那个看门人似的。

那个看门人，在台阶上泼了一桶水，关上门，又往门上泼了一桶水，但这时他转身，注视着移动着的那个人，不是往圣西蒙大路，而是往树林里走。他本来可能大声叫喊，呼唤卫兵，但是他的妻子拿着一把笤帚从门里冲出来，攻击他，劈头盖脸打他，直到他把它一把夺过来为止，于是他们的咒骂呼喊声在监狱的墙壁上发出回响。欧棕鸟，匆忙从沟壑里走出来，在树林里等待马吕斯，树林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而且冷酷无情，既没有给予隐蔽，也没有给予庇护，天空那么阴暗。那个人没有跑，保持着稳定的步子，但是当他走近欧棕鸟时，显然他的弯腰曲背不是假装的，而且帽子围着的那张脸那么苍白、那么憔悴、改变得那么厉害，似乎他在向一个陌生人打手势，然而那个人拥抱他，紧紧握住他的手。欧棕鸟拉着马吕斯穿过树林，路线规划好了，时间定了，而且详细叙述了两次。当上面的树枝在庇卡底大风中呻吟喘息时，他们哗啦啦踩着落下的树枝和枯草落叶走过去。他们奔跑，尽可能地，尽马吕斯可能地奔跑，当他脸色发青，满脸通红，一阵阵剧痛穿过他的肺部、肚子、关节时，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滴下来，但是他没有停住脚步。他一直跟着欧棕鸟走到小坟地，在那儿那匹烦躁不安的马跺着脚，在寒冷空气中呼出雾蒙蒙气息，一个娇小的人独自坐着，等着听到活生生哗啦啦的脚步声透过死者的寂静传来。

第三部 La Vie Parisienne (巴黎人的生活)

是的，这就是巴黎人的生活，充满透不过气的乐趣……誓约和诺言随风飘去，缠绵的歌声，接吻回吻不遗余力，冒泡的酒瓶，带来佳酿美酒，噼，噼，噼，扑通！……不忠实的丈夫们浪子回头，戏剧和喜剧纷纷上演，演出活报剧以后，一个将军得到大赦。噼，噼，噼，扑通！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

——卢多维克·阿莱维和亨利·梅尔哈克
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巴黎人的生活》脚本

第十四章

在妮科莱·劳里奥特三辆马车中的两辆车门上有一个蓝色的大写 N 字母，给一个金色桂冠环绕着，很像直到今天索尔菲里诺桥上还存在的那个 N 字母和桂冠。这完全是拿破仑一世专有的，甚至于她接到内政部长一封信，传达陛下的怒火，最后说，“当人们看见一辆马车上面对有皇帝特有的符号时，即使你的是蓝的，他的是绿的，他们也会认为那是皇家的马车，因而会很失望的。”妮科莱轻率地回信说他们只会失望地发现他们在皇室方面弄错了。

通过报纸，这段轶事传遍全巴黎，虽然让吕克并不认为它很可笑，但是妮科莱在英国咖啡馆、林边大厦、巴黎意大利剧院王子走廊和她的著名 lunches（冷餐酒会）上以她的描述招待十多个人，这，令她的客人们非常高兴，她开始在丛林温室里招待宾客，这样他们就都可以逗弄一只只小猴子，喂一群淡泊的火烈鸟了。

无论如何，保留着一辆平凡的马车很合妮科莱的心意。她有时跟着让吕克去舞蹈演员们和高等妓女们（两者都是有抱负，却名声很坏的）常去的地方时就用这辆马车，了解她是对的给予她真正的一点点乐趣：一旦结了婚，让吕克就会要更多的情妇，任何一个也不会长久。任何一个也不认真对待，肯定任何一个也不能和妮科莱竞争。这些女人不仅仅是拥有那种习以为常的爱好，而且是处在他这种新的生活地位和婚姻给他带来金钱的男人所需要的。也许那种钱使让吕克富裕了，但是按妮科莱的想法它使他贫困了。他依旧是一个热情的情人，一个有才华的情人，但是他身上的激情，那种曾经使她感到有趣而且使她激动极了的火热的真正感情，却减退了。

当妮科莱流产时伤心极了的那个男人，结了婚一年之内生了他的女儿时他无动于衷，仅仅在反对用皇帝的名字命名她为路易丝这个限度内感兴趣。然而，一旦路易一拿破仑同意作教父，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当然也就毫无问题了。终究，通过他的熟识宫廷联系，他政府里的朋友们，让吕克接受了豪斯曼的改造计划；改造巴黎给让吕克的命运带来变化。他现在是赛马俱乐部的一员了，与莫尔尼公爵这样的人结交，而且即使不十分像阿尔塞纳·赫维特或拉萨尔伯爵那么富有，至少和他们在一起，常去大赛马场，在赛马俱乐部赌博，养着五匹马，有一辆马车，在上流社会人们欢迎的时刻在布洛涅树林里乘车游览。通常他和妮科莱·劳里奥特一起乘车出游，但是她好像觉得比起他们可能遇见谁，谁会遇见他们的可能性，他不大沉浸在和她作伴的乐趣了。

妮科莱不能，而且也没有抱怨。她毕竟如愿以偿了。他结了婚，即使不是一个有钱的女人，但是一个使他富裕起来的女人。他可以使妮科莱保留着她过惯了的生活方式。像下阵雨似的，他送给她昂贵、荒谬绝伦的一些礼物：一个宝石沙漏，不是砂子做的，一颗像尼罗河那么蓝的蓝宝石和肥肥大大的盛装。但是不知怎地那颗蓝宝石刺痛她的脖子，那个宝石沙漏使她抑郁。

她有时感到，但这种时候不常有。奥芬巴赫的 Orphée aux Enfers

(《地狱里的俄耳甫斯》)演出了两百多场，一夜又一夜，作为欧律狄刻，她站在舞台上，人们给她扔蓝玫瑰。她的工作乐趣从未黯然失色，阿谀奉承从未使她不高兴，甚至使她感到惊奇，除了瞥一眼让吕克的包厢看出他的眼睛盯着合唱队里的牧羊女时那些时刻以外，她的胜利乐趣是绝对完美无缺的。有时她也气馁地看到他在那儿和他的妻子与岳母在一起。无论何时妮科莱看见阿兹玛，她都知道那个俘虏是让吕克，她担心阿兹玛抓住了他。

因此就是坐着这辆没有记号的马车妮科莱·劳里奥特去帕斯卡·博贾德的画室，就是她第一次在那儿遇见让吕克的那个画室。那是二月晚些时候一个下雪天，她的双手插在貂皮手笼里取暖，把一条面纱拉到脸上，一种没有用的预防措施，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料到看见劳里奥特。虽然时髦的街坊邻居都往西边迁移了，但是博贾德常去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他们的豪放不羁的精神，甚至这儿捡破烂的人们似乎也要摆好姿势让人画张像。

妮科莱很高兴她的意外出现使她的老朋友大吃一惊，他正在给一个脸色苍白、贫血相的女人画像，她赤身裸体坐在他前面，不是害羞地把腰臀部摆好姿势，而是那清清楚楚、毫不修饰的、上帝赐给每个人的肉体。向妮科莱·劳里奥特介绍了一下，那个模特儿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博贾德请米米穿上衣服，说他们不久以后再画。她并不特别匆忙，也不特别感兴趣地穿上衣服，拿了她的五个法郎。

“她似乎是一个缺乏灵感的模特儿，”米米离开时妮科莱评论说。

“她激起人异乎寻常的情绪。”

妮科莱绕着画室走了一圈；高大的墙壁上挂满画，更多的斜放着，像令人厌烦的临时演员等待分配角色似的两三幅堆着紧靠在墙上。“今年沙龙接受了你的任何画吗？”

博贾德清洗着一支支画笔，摇摇头，说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大概会在画廊每人展出几幅油画，但是沙龙拒绝接受显然使他很沮丧。他透过1848在布洛涅画的那一堆画最后抬头看看她的帽檐。“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夏天，在两次洪水，六月战斗和政变中间的和平安宁的一个孤岛。那儿有一种我想永远不会再感到的魔力。”

一次估量一幅画，妮科莱说，“你在这儿，在油画上投上魔力。”

“也许，不过它们不是神话主题，也不是历史画，也不是寓言画。它们不是古典的、光洁无毛的裸体画，也不是in extremis(最后一刻)的处女。它们什么也不代表，只代表它们自己。”

“这是让吕克的父亲吗？”她走到《花园书房》那幅画跟前。

“他的死对于世界是极其重大的损失。”

“甚至我都听说他怎样死去的——你知道我多么不关心任何那种事，”妮科莱大笑一声补充说。“他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是让吕克从来不谈他。这是他母亲吗？”她停在目光凝神直视、系着黑缎带、脸上溢光流彩的那幅画跟前。“她很美。”

“她是我了解的最卓越的女人。”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

欧律狄刻，希腊神话，俄耳甫斯之妻。

对此妮科莱不能回答任何开玩笑的话，她继续望着那幅画，最后说，“我能从你手里买了这些画吗？全部？”

“我真的怀疑你的情人愿意看见墙上他出卖了的这些人。”

“让吕克没有出卖他的家庭。他只是没有和他們一起去英国。他母亲也没有去。”

博贾德停止清洗画笔。“什么使得你说这话？”

“他结婚时她在场。”

“那是不可能的。她在英国，”他坚持说。

“人人都知道《癞蛤蟆拿破仑》的作者在英国。那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希望你为我安排一次会面。我想和让吕克的母亲、珂赛特·彭眉胥见见面。光明。人人都知道她是光明，你为什么显得那么惊奇呀？这是老老实实的要求。这和政治毫无关系。”

博贾德，他在出版《波拿破仑》上起的作用，就他了解的，是一个秘密。冲洗了画笔，就把它直着插在瓶子里。“现在的彭眉胥男爵立刻就会把她出卖了，”他说，“珂赛特，和每一个与她有联系的人。”

“也许。也许你冤枉了他。无论如何，我不会。我根本不关心政治。这是个人问题。”妮科莱站起来，带着她过去那种漫不经心的优美风度在屋里绕着圈儿走，不时回头望望他。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伦敦吗？”

“噢，博贾德先生，让我们彼此别开玩笑，别装模作样。凭着我们的交情我那么希望——”

“我和彭眉胥夫人没有联系。”

“不过你知道谁和她有联系。”她又停在1848年画的一幅幅油画前面。“你不可能摒弃或忘记这些画里的人们。”

“我没有摒弃他们。马吕斯·彭眉胥死了。芳汀独自在英国。让吕克迁移到另一个世界，而珂赛特·彭眉胥——”

“依旧在巴黎某个地方。请求你，博贾德先生。就转达一下我的信儿。我会在她喜欢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和她见面。她根本不必害怕。我绝对会是独自一个人。你安排好了时，就带着消息来我家——还有那几幅画的价钱。”

“我不会为了我的一些画出卖我的朋友，妮科莱。”

“当然不会。你把画卖给一个朋友。”

“这是不可能的。她决不会——她不会——”

“告诉她我想和她谈谈她儿子的事。她会来的。”

第十五章

好像他们落入大海似的，野营地吸收了马吕斯和珂赛特。确实，就像拉封丹表达的，在浩森大海深处，他们好像给埋葬在大海里，他们的寂静无声的尸骨晃动着。就马吕斯而言这种比拟并不完全是隐喻：艰难的逃跑、回巴黎的漫长艰苦旅程、他的创伤和多年监禁都造成了严重损伤，当他们终于到达 cité（老城区）时，看来好像他用毫无疑问的监狱交换了毫无疑问的坟墓。

意大利防寨捡破烂人们的野营地位于慕菲塔德大街高低不平的那一头，就在道路失去模样，变得松松垮垮、凹凸不平，没有铺砌砖石，车辙累累，给垃圾拖得满地脏土的老城墙那边。当珂赛特做完代笔生意，在最后一线光亮中回家时，那个时刻，像人们说的，狼和狗出没，被杀害了的游魂们畅行无阻时，在外面这儿只能找到最铤而走险的人。现在，在冬天，一小丛一小丛褐色枯草以知道他们将要被抛弃的孩子们的顽强劲儿紧紧地抓住地面，快死的一棵棵榆树沿着道路蔓延着，它们的光秃秃大树杈像一根根绞刑臂似的悬垂着。制革工人们那里散发出的硫黄恶臭和浓重气息，从染厂散发出的瘴气，沿着海狸河吹过去。向左转就会把珂赛特引到女疯人院和马市，她有时经过剥兽皮工人们和屠夫们身边，他们的衣服染满血污，他们的双手也一样。她低着头，匆匆走过去，害怕他们不是人而是盗尸人，而且跟在他们后头的那股恶臭一定是地狱里发出来的。有时一匹匹马还没有到市场就死了，于是一匹匹骡子拉着一具具动物尸体，人们就咒骂。外面这儿好多栋建筑是给完全抛弃了的，给捡破烂的人们、乞丐们或白天不活动的人们接管了。一群群狗到处游荡。这是 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的地形，不幸和不名誉的地方和话语混淆、混合起来，在需要的杵臼下压到一起，与泥土、灰尘、污泥、汗水捣和在一起。在这野营地附近就是马吕斯作学生时，像德纳第家一样住过的同一栋颓败的分租房子，珂赛特的小手握在冉阿让的手里，第一次进城的地方。

马吕斯和珂赛特，曾经是 Fortunatus 和 Fortunata（幸福的男人和幸福的女人），现在却住在只够马吕斯站直了那么高的棚屋里，在白天他站直了的时候。墙壁和屋顶是用从拆毁巴黎建筑的废料中捡来的木板粗制滥造的，虫蛀的窗板和窗户上的小块玻璃也是捡来的。不过它至少有可以抵挡暴风雨的玻璃和窗板，以前那个住户（他死了）用破布和报纸塞裂缝，因此白天只有一点点光线射进来，夜里一阵阵穿堂风冲进来。门用一根皮带拉开，虽然它悬挂在铁铰链上，但是轴钉是木头的，在短促的冬天，艰苦的一天结束，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回来时，门就发出抗议声，她发现马吕斯还在她离开他时那个地方，确实像她离开他那个样子：躺在稻草床上，穿着衣服、盖着一条条毛毯（厚衣服和一条条毛毯都是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赠送的）发抖，有时候冷得脸色发青。他的关节肿了，他动一动就疼。他肚子上的伤疤依旧是青黑色的，而那块老伤疤，曾经给予他的英俊面孔那样无法表达的悲哀神色的那一块，现在在一张历尽苦难变憔悴了的脸上伸展下去，他的胡子头发变灰白了。

珂赛特摘下她那顶缝着灰白头发的帽子，把一块破布在洋铁盆漂浮的黑糊糊水里（如果它没有结冰的话）浸一浸，把煤灰从脸上洗掉，把

牙上的黑色涂料擦掉。然后她揉搓热他的手脚，他容忍她服侍，甚至还很喜欢这种乐趣，但是他似乎知道他快死了，他费了那么大力气抚摩着她的头发，小声说，“不要发愁，珂赛特，不要哭。无论如何我在监狱里也会死掉。没有你我就死掉，现在有了你我又活了。”

是的，她沉思，咽下眼泪，又活了只是再死去。救了他，难道她一定要再遭受他死去的痛苦吗？一次一颗子弹迅速要了命的死亡，一次慢得难熬的死亡。任何人一生中怎么忍受得了这样可怕的两次损失？

“我有你，”他小声说，闭着眼睛，“我有我的自由。我不需要别的什么了。”

这不是真的。有好多东西他需要，但是珂赛特作为代笔人挣的钱养活不了两个人，而且由于结婚珍珠项链没有了，除了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按行卖字以外他们没有财力。他们缓慢吃力地过了一个冬天，颠沛流离地进入春天。夏天他们一样挨饿，但是他们至少不冷得可怜。当秋天缩短，夜长昼短了，寒冷渐渐凛冽，日光衰微时，马吕斯的健康衰退了。假如他的精神也衰退了，他当心不让珂赛特发现。他为她回家时保留着一点点精力。随着另一个冬天临近，珂赛特振奋起来。在代笔这种行业上冬天是很艰苦的；人们不待在大街上，而且用冻僵的手指拿着笔证明是不可能的；就她自己而言她本来是可以忍受的；她很瘦，有时候非常虚弱，干咳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但是自从她落到社会水平线以下这些年来，她获得了刚毅不屈、意志坚强的精神和皮肤；在经历的精炼炉火中她生活中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都烧掉了，剩下的是坚强、光明、灿烂的东西。不过他们依然挨饿。

珂赛特只能按照记数刻痕买面包（刻痕不断上升）。至于清汤他们就依靠从玛丽—约瑟芬的公共汤锅里盛的一碗碗汤，在有东西放到锅里，有柴禾烧，它煮开了时。在他们的小棚屋里马吕斯和珂赛特有一个临时凑合用的小炉子，是船长给他们做的，找到一些零件，配上其余的；烟冒得很厉害，但是无论如何，仍然很冷。他们没有煤，木柴很少，而且时常代笔人墨水池里的墨水整天结上一层薄冰。但是也有些早晨，珂赛特打开门会发现一小堆碎木头给某个无名的慷慨大方的人留在门口。有时候捡破烂的人们会分一些他们找到的蜡烛头儿，给马吕斯点上，使得珂赛特回家时看得见那儿，甚至从远处，有一点摇曳的光亮，知道他没有躺在黑暗中。要不然，她就用一小段细绳泡在树脂里，这博得人好感地（而且非常恰当地）以“地窖老鼠”知名。当欧椋鸟能够的时候，他就带来碎肉，这珂赛特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他就没有了，但是她确实接受了。

当马吕斯打盹，欧椋鸟借着“地窖老鼠”的光线仔细观察他的时候，她坐在床边凳子上，马吕斯的手握在她手里。“这看来对他有害，百灵鸟。我希望我们做对了。或许这使他太吃不消了。”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做对了，不是吗？我们必须相信，像你说的，为了自由他愿意冒生命危险，但是恐怕，加布里埃尔，因为克里隆一定知道我们没有去北方，我们没有去比利时，他会知道，猜到我们在巴黎这儿某个地方。如果他近距离袭击我们，如果我不能卖字，加布里埃尔，”她瞥一眼马吕斯，弄确实他睡着了，“如果我不能工作——他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可以从伯爵夫人那儿搞另一套伪装。”

“但是搞不到另外一种行业。我可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他承认，“但愿我知道。”

“我感觉得就像那些年以前我在布洛涅感到的一样，那时我们遇到暴风雨，我们的小船遇难了，我们本来会淹死，但是圣约瑟号来搭救我们，一个脸我根本没有真的看清的人把我们拉到安全地方，把我们送到海港，然后就消失了踪影。我又见过那条船。再一次。1851年12月2号。我想圣约瑟号在那儿要把我们带到英国。当时我们应该去英国，却没有去。”珂赛特叹气。“因此现在没有了圣约瑟号，于是我们沉没在贫穷、困苦和绝望的大海中。”

欧棕鸟把两条腿伸出去，似乎在凝视他的两只脚。最后他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米米捎来博贾德一个信儿。妮科莱·劳里奥特想和你见见面。她想谈谈让吕克的事。他们，他们任何人都不能信任，百灵鸟。”

珂赛特轻视地回答说，“让吕克有什么好谈的？他是我失掉的儿子。你是我得到的儿子。”她叹气，把白发从睡熟的马吕斯额头上撩开。

“格林考特先生问候你。”

“你看见他了？”

“我在石匠咖啡馆时常看见他。他总在劳动，不过他现在管自己叫奥古斯特。我想他非常喜欢巴黎，”他咧嘴苦笑一下。“不过，我告诉他要当心。他们在到处嗅和我们，和我们任何一个人有联系的人。我们可能又都得消失踪影。”

“有时我感到好像我每次消失踪影我的身心回来得就少一些。”

“也许我们应该可怜克里隆，百灵鸟。毕竟，找寻一个人人都以为死了的人是很困难的。”欧棕鸟一说了这话，就希望他没有说。在“地窖老鼠”闪烁不定的摇曳光线中，他们两个都注视着脸色苍白、睡着了的马吕斯，两个人都不愿意说出两个人心里想的事。

第十六章

夏天夜晚香榭丽舍宫附近蒙泰涅大街上的巴尔马比勒游乐园是喧嚣狂欢的场所，彻夜灯火通明，大跳坎坎舞，在明亮的长拱廊下游客有酋长们、尚未获得自由的英国人们、戴着单片眼镜的混杂外国人们、林荫大道花花公子、所谓的浪子们、失业的女演员们、女店员们和炫耀她们的腿踢得高那种技术的舞蹈家们，周围环绕着用镀锌铁板制成的棕榈树林，总之，金钱可以买到的一切美酒、女人和歌曲。不过，冬天，巴尔马比勒游乐园幽灵似的、空荡荡坐落着，大雪落在一盏盏灯、一棵棵树和镀锌棕榈树林上，一个个小天使冻坏了，他们的微笑变成鬼脸，乐队的花边状亭子似乎就像二月今天下午那么寂静，那时一辆没有记号的马车在大门前面等待着。给了妮科莱时间、地点、日期，就没有别的了。她已经等待了半个钟头，车夫那么冷，因此他掏出酒瓶，但是当神情严肃的修女走近时他把它收起来。那个修女上了马车时，他那么惊奇，以致痛饮了另外一大口。

当马车东倒西歪地向前驶去时，那个修女和奥芬巴赫的女皇互相注视着。妮科莱穿着一件镶着克里米亚绿色花边沃思时代里昂的锦缎服装，一顶时髦的毛皮帽子，一件装饰着黑貂皮的斗篷和同样的皮手笼。由于旧货商的好意，珂赛特穿着修女的衣服，戴着修女头巾，穿着木鞋，甚至没有披披巾。

妮科莱谢谢她来了，但是珂赛特早就免掉了无聊的客套；她怀着极大的疑虑同意了，受到依然萦回不散的母性希望和和解的愿望驱使。“我儿子，小姐，让吕克想见我吗？那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是吧？”

妮科莱不自在地回答，“恐怕不是，夫人，噢，请你不要走。我真的想和你谈谈让吕克，但是他并不知道我和你见面。我向你保证。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事。”她把暖脚器朝珂赛特推去，她们默默地向前驶去。“你知道你是祖母了吗？”

使珂赛特脸上发亮的惊奇神气回答了问题。“什么时候？”

“他们在意大利蜜月回来以后不久。就我知道的，让吕克根本不关心那个孩子。当她出生时他和我在一起。皇帝是那个女孩的教父。”

“我的孙女要路易—拿破仑作教父？”珂赛特用变粗糙的手指抚摩一下额头，这已变成她毫无意识的痛苦姿势。

“也是阿兹玛·图查德的外孙女。他们给她取名路易丝。”

珂赛特呻吟了一声。“那个孩子是让吕克的吗？”

“恐怕是的。据说小彭眉胥夫人过去是，现在仍旧，迷恋着她丈夫，在意大利逗留的那几个月是非常愉快的。但是让吕克是一个巴黎人，一旦回到巴黎，”妮科莱耸耸肩膀，“也许甚至在意大利……就第二共和国的一个男人而言，没有人相信忠实。那是荒谬可笑的。让吕克可不像他父亲。”

“你听说过他父亲什么呢？”珂赛特急促地说。

“我知道他从来不要情妇。我知道你从来不要情人。让吕克说你们两个是你们自己的国度。”

“啊。”她们正绕过圣马德莱娜教堂，经过杜兰德饭店，就是1848年那个光荣的二月诞生了第二共和国的地方，驱车驶过小小的鲜花市场，那儿卖鲜花的人们依然举着一小束一小束不自然的黄色苍兰，珂赛特能够闭上眼睛，回到另外那个二月，结婚那一天，烛光中烘出苍兰香味，用奶油色的缎带系在一盏盏枝形吊灯上。

今天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她沉思。她以前没有想起来；现在她几乎可以看见马吕斯的老外祖父向新婚夫妇致意，他随着海顿三重奏跳的轻快舞步，他送给她的结婚珍珠项链和那枚结婚戒指在新娘左手上鲜明地闪闪发光，她凝视着那个热情奔放的英俊新郎。她转向她对面那个优美的女人。“爱情是它自己的国度，”她终于说，“但不是它自己的世界。好多事情可以改变或者侵犯爱情国度。举个例子说，死亡。”

“不过让吕克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国度里生活过，夫人。甚至和我在一起也没有，虽然我认为我们接近了，而且我并不懊悔我作的决定。我不愿意嫁给他，我不愿意拿我的独立自主换取他的姓名。况且，我可以作他的情妇时我为什么要作他的妻子呢？据说爱潘妮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他的感情。也许他和她一起睡觉，但是他并不爱她。”

“他爱你吗？”

“他始终爱着我。在我的阿西西 圣弗朗西斯日子里，我很可怜爱潘妮·图查德。”

“因为她是一只小动物吗？”

妮科莱大笑起来，她过去那种轻快悦耳的大笑声。“不，因为她母亲，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是我见过的最庸俗疯狂的妖婆。你肯定知道那个。你和她一起长大。”

珂赛特的呼吸似乎在她的肺里冻结了，她的蓝眼睛变暗淡了，那时她眺望车窗外像是雪野那么宽阔的一条条林荫大道，城市改变了，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压到下面，消失了。“我们从前都是孩子。”

“在滑铁卢中士客寓？”

珂赛特猛地调转她的凝视目光。“你把我带到这儿谈我儿子。我儿子和任何那种事有什么关系？”

“他和她女儿结了婚，没有吗？我想他和这事有很大关系。他并不知道她在利用他战胜你，战胜她自己的过去。”

“如果阿兹玛希望相信她战胜了我，那是根据她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我承认的标准，”珂赛特自尊自重地声明。

“我并不认为让吕克赞成你的标准，夫人。我们第一次遇见那一天，你记得吗？我本来就可以告诉你那些。卢森堡公园？”

“我怎么能忘记呢？那是我过去的生活结束的那一天。”

“我担心的是让吕克赞成图查德夫人的标准，噢，倒不是他会为了金钱结婚，那是很平凡的。”

“平凡，我想是还算好一些的描写。庸俗。”

“也许，不过更糟，我知道图查德夫人利用金钱作工具，作锻炉，她期望从那个锻炉里产生一个全新的人，依照她的思想。现在他非常有，你知道吗？”

“我蔑视这个。”

“那就是她说的。她说她要使他变成他母亲蔑视的人。”

珂赛特思考当她拒绝让她敲诈勒索时，她自己的轻率挑战，劝阿兹玛找另外的报复方式。她利用我自己的儿子反对我，反对马吕斯，珂赛特沉思；有朝一日她会厌倦了，然后她就会把让吕克毁了。她们默默地行驶了一段路，直到最后珂赛特问，“你把我带到这儿使我伤心吗？”

“原谅我。原谅他吧。但是我希望你和我见面。因为你是世界上唯一也真正爱让吕克的人，但是我们不止有那点共同之处。不止像你想象的。”

“我拿不准我是否真的爱让吕克。他使我感动得落泪。而你和我——”珂赛特伸出手去，用她的没戴手套、非常粗糙、染满墨迹的双手，她摸摸绣着金色向日葵的那件豪华服装。“什么可能把我们联合在一起？”

“我母亲咳这种锦缎碎线头死掉，”妮科莱简单明了地说。“是真的。她从早晨五点劳动到夜里九点，好日子，她一天挣一法郎八角钱，她吸进这些线头，它们堵在她肺里，噎得她没了气。我姐姐瓦朗蒂娜去了同一个纺织工厂，两年之内她自己也咳死了。我父亲是一个挖土工人，一个挖井人，抡着铁锹，举着酒杯。他整天站在水里挖土，他的两只脚简直都变青了，但是当他喝醉了，追赶我们，我兄弟们和我时，至少他行动缓慢了。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有一个炉子，但是没有钱买燃料。最后我们把当票都烧了。我们吃大蒜白水煮面包。我们把床都卖了。当附近的人们因为有人病了或者快死了，在大街上铺上稻草时，我们就偷了稻草，拿回家，用来保暖。最后，我的小弟弟那么饿，他吃稻草，因此你想象得到他死得最痛苦了。”妮科莱掏出她的花边手帕；她采取预防措施带了不少一条。“现在我站在奥芬巴赫的舞台上，皇帝本人也来看我演出。不过我告诉你实话，我大哥，他买了，或者偷了一支小洋铁长笛，他学会吹奏，于是我们出去到大街角落。有时候，让吕克很生我的气时，他说没有奥芬巴赫的音乐，我就会挨冻，在大街角落里唱歌。”

“让吕克知道任何这种情况吗？你曾经——”

“没有。他以为我出身于殷实家庭、固步自封的资产阶级门第，而且那就是我希望他认为的。我怎么能告诉让吕克我父亲把我们，我哥哥和我挣的钱都拿走，而且随随便便打我们，而且带来一个女人和他一起喝酒，和他一起睡觉。有一天夜晚我们在大街上唱完了时，我哥哥拿走我们的一半钱，他把那支长笛放在我手里说他不回去了，他要去巴黎。他不能带着我去，因为女孩是一个负担，不过他说我以后可以来找他。哦，我不能一边吹奏长笛一边唱歌，能吗？我父亲和他的女人竭力想使我进害死了我母亲和瓦朗蒂娜的那个纺织厂，因此我跑掉了。我给雇去作仆人，这样我就可以吃别人的残羹剩饭，睡在火炉附近。这不太坏。”妮科莱以巴黎人的方式耸耸肩膀。

“除掉主人纠缠你吧，”珂赛特自动提出说。

“一头散发着大蒜味的大蠢猪，有一天夜里他醉得那么厉害，他都找不到插它的地方，他扑通扑通走开，每一次他砰的一声把它压进我的身体里时，我都听见钱在他口袋里叮当直响。他以后昏倒时，我就躺在那儿，知道另外一个姑娘在这个房子偷了一些果酱，为此坐了一年牢。”

“如果你给捉住，可能是处死。”

“反正是死。我知道这是天赐良机，如果我不接受，就机不再来了。因此我偷了他拥有的一切就离开了。于是我来到巴黎，找到我哥哥。”

“你多大？”

“噢，十五、六岁，就是革命前一年。他住在莫贝特地区附近一栋供膳食的寄宿处，二十个人住一间屋子，吃羊头熬的汤。不过他有工作。在蒙特弗康人们割马的喉咙时他抓住马头。为此他一天挣一个半法郎和一些马肉，毫无疑问，是得了病的。看见他我感到非常恐怖。他快死了。他知道。”妮科莱用双手扭绞手帕，凝神向车窗外眺望。“他给了我一点钱，他匀得出来的，他对我说，妮科莱，你有嗓子和相貌，拿到大街上去吧。现在。现在趁着你还有美貌和力气，交换你能得到的东西吧。不要回来，妮科莱。不要回到这儿。”

“你接受了他的劝告吗？”

“除了公开出卖色相还有别的什么呢？我在王宫前面，在圣马丁剧院、综合剧院和游艺场前面歌唱，到二月革命的时候，我是圣殿林荫大道上奥林匹克剧院的临时演员，不是唱歌，而是——我在那儿非常愉快。我怀着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感觉。事实上二月革命期间我们正要排练一出戏，这时一群乌合之众拥过去，另一个装扮成将军的临时演员在外头前面抽烟，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市政府大厦领导共和国。”

“我看见那回事了。我记得看着那群乌合之众让他骑在马背上，一大群人跟随着。他看上去像拉斐德。”

“他依然很像，”妮科莱嘲笑说。“不过他现在不是将军了。现在他是夏多勒诺伯爵，而且他在宫廷里获得这样或那样的职位。他实际上获得了荣誉勋位勋章！很有趣，是吧？多么出色的演员啊！有时候我乘车在林园里游逛，他的马车经过我的车时，他就轻触帽檐表示敬意。有时候他在巴黎意大利剧院订个包厢。有时候我在英国咖啡馆、林边大厦，像那样的一些地方看见他，但是自从二月革命以后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

“你哥哥发生了什么事？”

妮科莱的欢笑消失了。“在六月战斗期间，小桥那儿有一个街垒。他在一个布商仓库里死掉，就是两个丑角招牌那儿，”她悲痛地说。“在万神庙那儿找到他的尸体，像那么多人肉木材似的堆着，因此我知道他死了，但是我不能认领他。我，我没有钱埋葬他。他们杀死了他，”妮科莱耸耸肩膀，“就让他们埋葬他吧。但是当我离开万神庙时，当我从那儿走出来时，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可挽回地改变了。我懂得了把你爱的一个人抛到无名坟墓里是什么滋味。”

“那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问题是——你怎样对付痛苦？你，夫人，你忍受了痛苦，而且使它变成武器。《癞蛤蟆拿破仑》、《波拿破仑》，不论他们会不会读书，在法国人人都知道这些寓言。拉封丹本人也不像光明那么知名。”

“我不是光明。”

“我忍受了痛苦，把它变成装饰品。我扭脸不理睬杀死了我哥哥的一切。我挥舞棕榈叶片，造针先生给我付房租，我不曾，我没有，我根本不在乎谁当权，谁把马鞍压在劳动人民身上，骑着把他们累死，谁把

马嚼子放在他们嘴里，把食物掏出来。我根本不在乎那种事实，面包的价钱涨了两倍，巴黎的房租涨了四倍，野营地那儿有人过着非人的贫困生活。我不关心。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关心。我根本不关心共和国、皇帝、或者任何那种东西。我只想站在舞台上，唱歌，让人们崇拜我。我只希望让吕克崇拜我。”

“他崇拜吗？”

“很可能吧，不过——”妮科莱消沉了——“现在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把他从图查德夫人的掌握中救出来。”

“不，”珂赛特冷冰冰地说，“你不可能把他从那个人那儿救出来的。”

“什么也阻挡不住我爱他。”

“我相信你，劳里奥特小姐，”珂赛特露出黯然神伤的笑容，说，“而且我希望他爱你。我希望他真的爱上什么。”

“图查德夫人说他爱钱。”

“我说不清他爱什么。我现在不了解他了。可没有培养他爱钱。”

“我希望你来还有另一个原因，”过了一会儿妮科莱说。“我想即使我不能把让吕克从图查德夫人掌握中救出来——”

“要出自他本身。”

“那么至少我可以冲蚀掉她其余的得意，即使她不知道这事，但我会知道，你和我，我们会知道。”从她的貂皮斗篷下面妮科莱掏出一个小小丝口袋（也绣着蓝色 N 字母和金色月桂树叶），她把它放在珂赛特手里。”这样图查德夫人就不会在样样事上都得意忘形了。她可能得到你的儿子，但是没有道理让她在你发生的事情上是正确的。自从让吕克结婚那天以后，在她对我讲了那个滑铁卢中士的情况时，当然，醉醺醺地，夜里我醒来就听见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声，我似乎看见你是一个孩子，她用笞帚打你，残酷无情地虐待你这个孩子，我看见我自己、瓦朗蒂娜和我哥哥挨打。我看见他们所有其余的人，我热爱的人们，我热爱的人们的死亡，我感受到那种冷酷、酒醉后打人、那种暴行、那种巧取豪夺，过着那样生活的男女们，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人，而是因为他们是人。肉体还没有死心灵先死掉，夫人。肉体还没有死心灵先化为肉浆了。心灵比肉体更脆弱，不过为了心灵起见必须保护肉体。这儿有五十个法郎。钱的来处还有更多的。”

珂赛特的双手捧住那个丝袋。有一个时期在一顶帽子上她可能花两倍的这些钱，而且根本不考虑，但是现在赠给她的这笔钱，是一笔财产，她知道虽然她会表示异议，但是她会接受的。努力镇静下来，她终于吸收到她以为枯竭了的、像泉涌似的镇静姿态。“我不能挣到的时候我怎么能接受这个呢？”

“你可以挣到它。我愿意给你工作，夫人，不是多么好的工作，或许对我们两个都很危险，不过图查德夫人认为你在挨饿，和乞丐们、醉汉们和窃贼们生活在一起，她的得意劲儿十足。我很高兴起到证明她错了的一些作用。我有工作给你做，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会接受的，”珂赛特说，不知道，也不在乎那是什么工作，内心里向拿鹅毛笔的百灵鸟告别，欢迎她能够为马吕斯买食物、燃料和药的前景；为了看到马吕斯健康、直立着、能走动、非常强壮，无论什么

工作她都愿意接受。

第十七章

贫民圣朱利安教堂的神父讲这个故事讲了好多年，当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一个修女如何走进他的教堂，屈膝跪拜，把手伸到座位下面捡起一个他确信蠕动啼哭起来的包裹，把它带到旁边的小教堂圣约瑟那里，他去找寻她时，那个修女消失了踪影。那个神父确信这是一个奇迹。他的听众们确信他喝了圣餐酒。没有，他断然宣称，有人在座位下面丢了一个弃婴，一个修女不知从哪儿出现，救了那个孩子，就消失了踪影。也许那不是奇迹，不过那确实是天赐。他有一个证人。那个拿鹅毛笔的百灵鸟，慕菲塔德大街那个代笔人。她在那儿。她在旁边的小教堂那儿。她看见那个修女，而且说她消失了踪影。

从贫民圣朱利安教堂，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匆匆直接去旧货商那儿还她那套修女服装（伯爵夫人有很严格的规定，反对衣服还穿在身上还衣服。）伯爵夫人对妮科莱依然很怀疑，即使赠给了那笔钱，但是她给珂赛特一根绳把口袋拴在脖子上，告诫她天黑以后去野营地要当心贼。“外面那儿有人为了两个法郎会杀死亲娘。”

百灵鸟，穿着平常那身破烂羽衣——一顶缝着灰白头发的帽子、旧披巾，一条拖脏了的裙子——当春风化雨把下午的积雪变成半融的雪水时匆匆向慕菲塔德大街走去。商店和货摊在东倒西歪的遮篷和雨伞下展出商品；上面舒适的公寓房间里熬洋白菜使窗户布满蒸汽，而马粪在大街上冒着蒸汽，咖啡馆里孩子们的声音混合着男人们的大笑声，小贩们大声叫卖。她的第一步是酒店，那儿充满冰冷酒瓶子、稻草和明亮的煤气灯味儿，“请，来两瓶，不要打开的和搀上杂酒的，”她用使人联想到彭眉胥男爵夫人的声音告诫说。她在光线渐渐消逝时匆匆继续走下去，在多年以前几乎逮捕了欧棕鸟的那个面包师傅商店里买了两条面包。她去那儿，而不去她平常按记数刻痕买面包的师傅那儿，因为他会要她付清全部欠款。煤商，他的围裙、双手、脸和嘴唇都给煤灰弄黑了，要先看看钱才给她值两个法郎的煤。在肉店里，珂赛特挑了一块还带着肉的骨头和另外一小块肉，切细了。卖肉的问她在庆祝什么。百灵鸟没有回答，唯恐暴露她的欢乐。但是当大街上的乐师们和点路灯的人们，大部分冻得嘴唇发青、神情严肃、看到她情绪很好兴高采烈地向她问候时，她大声呼喊，“这将是一个美好的春天！”就抛下他们连连摇头。

在元老市场她买了三支蜡烛。在乳品商摊买了一块柔软鲜美的奶酪和黄油。在蔬菜小贩们中间，他们都快收摊了，她找到洋葱、洋白菜、胡萝卜，这些在这种严寒天气里都特别贵，特别新鲜。冬天捡破烂的人们找到洋白菜头和胡萝卜残茎、奶酪皮和发霉的洋葱，就认为自己很幸运了。“这是举行宴会吗，百灵鸟？”卖菜的那个女人咧嘴笑着问。

“我在庆祝，因为生活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勇气，一部分是机遇，而且真的，意想不到的事可能出现。”

“啊，”那个女人说，把几样蔬菜用报纸包起来，“这些话说得真好！那就是你是代笔人的原因吧，百灵鸟。”

被一匹匹马一辆辆大车搅和得稀烂的污泥，吸到珂赛特的木鞋上，而且在她的沉重负担下她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是当她在走近捡破烂人们的飞地时她依然情绪高涨，在那儿，跨过几个圆丘，她可以看见火快要烧

完，味道不像木柴冒的烟那么芳香，而是辛辣的，他们究竟在烧什么在空中留下问号。这种火发出的强烈光芒在黑暗中冒出通红的滚滚浓烟，她听得见饥饿的孩子们的哭喊声，什么地方拉两弦提琴的刺耳声，一个女人好脾气的大笑声，从另一个方向，当一个男人摇摇晃晃地从腐朽的棚屋里走出来时传来他吵吵嚷嚷的怒火和船长要在月黑天撒尿时叫方舟咬掉她自己的烂红舌头的声音。珂赛特跨过破铁片碎瓷器、破布烂片、飞扬的纸片，别人生活中的垃圾扔得这儿到处皆是。野营地的一切都是城里扔出来的——包括住在这儿的人们。

她走近她自己的小棚屋，发觉一只匆匆奔跑的红眼老鼠对她怒目而视。她诅咒它，而这儿的一只只猫，吃饱喝足，肥肥胖胖，那么油滑它们竟然会带着一个美食家拒绝吃不新鲜面包的轻蔑神情看着老鼠走过去。在她的门口她拾起收集水的洋铁锅锅盖。新鲜水是很宝贵的，雨雪是唯一的水源，除了长途跋涉去圣梅达尔德公共泉水那儿打水。她拨开门闩，走进去发现全民族坐在马吕斯床边一个凳子上，他们两个都睡着了，一个在打鼾。

全民族很快就醒了，抱怨点着蜡烛头就睡着了。“他还是一样，百灵鸟，一下午没有动一动。欧椋鸟来看望他，为了使他振奋起来，甚至还谈了话，但是这耗了他的力气，欧椋鸟说他应该睡觉。”

珂赛特把一个个包裹放在小桌上，那儿墨水池里的墨水已经冻了冰，而马吕斯那本书，他从监禁中抢救出来的漂泊文件，上面压着一块砖头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他没有力气读书写字，但是从床上，看到那部《1848年回忆录》，似乎使他很高兴。她摘掉她的旧帽子，一直走到床边，坐在那儿，抚摩他的头发，把它从他的额头上推开，吻吻他脸上延伸下去的那块伤疤，呼唤他的名字。

“他的胃需要东西磨磨，百灵鸟，”全民族悲哀地说。

珂赛特搂住他的肩膀。他的眼睛慢慢睁开，当她小声讲一些亲爱的话时他喜笑颜开。马吕斯吃力地举起手，揉乱了她的短发，说他惦念着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低声细语说。珂赛特微笑着转向全民族。“今天是一个节日，我们结婚的周年纪念日，圣诞节，真的非常特殊的事。看啊！”迅速地、她砰的一声把盆里的冰壳砸碎，洗净她的脸，在袖子上擦干，从背包里掏出两瓶酒，像战利品似的，把它们高高举起，这时洋葱、洋白菜和胡萝卜都滚出来。

“百灵鸟开始偷窃了，”全民族评论说。“那是不坏的生活。短促的一生，但是不坏。有更坏的。”

珂赛特拿出三支蜡烛，借着蜡烛头儿把它们点上，于是这个地方似乎烛光摇曳。除了铺着粗糙稻草床垫的一张床、一张破桌子，还有一个木凳子，在一块阁板上，修修补补的一个个洋铁皮盘子、一个平底锅、一个水盆，互相依靠着放着。她炫耀她的两条面包，把煤拿到通风不好的小火炉那儿；烟在木墙上熏出一道道条纹，但是由于炉子冰凉，没有生火（已经好多天了），因此看到用报纸引火，火焰发出光芒的那种欢乐，就完全弥补了冒烟的不便。

“你们猜猜这是什么！”珂赛特把那个包裹高高举起。“肉！是的，真的！还有这一包，这是一块上面还带着肉的骨头！喂，全民族，你拿走所有这些，”除了两个洋葱她把所有蔬菜都捆起来，“把它放在玛丽

——约瑟芬的汤锅里。你拿走这第二条面包。还有这第二瓶酒。我坚决要求。”

“这会好好冲洗一下我们的嘴喽，百灵鸟。”

“感谢你陪着他，不过你看吧，明天马吕斯就会开始恢复健康。他就会好起来，那么好，那么快，”珂赛特使了个眼色。“我们就要给我们的门搞把锁了。”

全民族发出粗鲁、充满深情的咯咯笑声。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手势，唱着一支小曲就走了。

珂赛特回到马吕斯躺着的床边，他的双臂枕在头下边，脸上流露着好奇的微笑。“现在不要问我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要浪费你的精力。我没有偷它。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不过现在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将要好起来，亲爱的。你会的，你将会那么强壮，不久你就会像你一向那样和我做爱了，你记得吗？”

“所有那些夜晚，”他润湿他的干裂嘴唇，“我们在一起的所有夜晚。我们决没有想到它会结束。真不知道……”

“它不会结束，噢，亲爱的，坐起来。请你。你能吗？你一定要试一试。”

他的肿关节的疼痛在他的脸上扭绞着掠过，但是他在床上撑起身子，于是她给他围上毯子。“珂赛特，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丈夫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不能供养。我不能保护——”

“你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们的誓言是共同的。我们应该互相热爱、互相爱护、互相保护。看见你摆脱了监狱。噢，我想圣徒们都没有体验过我看见你和欧棕鸟穿过树林那一天感到的幸福。亲爱的，我们在一起。再也不要离开我。看啊，屋里渐渐暖和起来。看看那有多么大的关系？”

“确实有很大关系，不是吗？温暖，”他微笑起来。“温暖。”

她使劲拔出酒瓶瓶塞，泼溅着往两个杯子里倒了一些，把一杯放在他手里。“喏，马吕斯，你拿得住的。你可以的。你将会好起来，亲爱的。将会有很多温暖、食物和光明。”她和他碰碰杯。“为我们，马吕斯，像我那些年一样，像我们永远会那样，Fortunatus和Fortunata（幸福的男人和幸福的女人）而干杯。”珂赛特喝了她那杯酒，就爬到床上他身边，在他依然颤抖时搂住他。当小屋里充满炉子里的暖气，酒的温暖劲儿在他的血管里扩散开时，他慢慢地抚摸着她的头发。珂赛特闭上眼睛，抱住他，她的头紧偎着他的胸口，愉快地倾听着他的心跳。

第十八章

“记住昂贵的煎蛋卷那个故事，”伯爵夫人在高高地位于她的仓库上面的小客厅里装备珂赛特时劝告说。一堆堆丢弃的衣服摊在周围，为珂赛特的新生活挑选的那一套放在帝国长沙发上；它们同修女那套服装比同慕菲塔德大街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那套服装有更多共同之处。宽大背心是用令人联想到监狱一把铁锁的一排排铁纽扣的深黄色棉缎做的，没有裙撑的裙子是深灰色的，配上一条马毛衬裙给它添上腰围。伯爵夫人现在正做最后的修饰。这关系最大，她说，介于两种判断之间，头一样证明他是蓄意诬骗骗局的受害者，第二种证明他是行凶作恶者，把他送进监狱。珂赛特穿着内衣坐在镜子前面，这时伯爵夫人在她的短发上戴上假发，灰褐色的假发，从中间分缝，拉开，编成辫子，盘在后面。

“1793年逃脱了绞刑架的那个贵族装扮成一个农民，一路上阿谀奉承、打躬作揖到了海边，却要了一客煎蛋卷。”

“我不可能要十二个鸡蛋，”珂赛特说。

“问题是，百灵鸟，如果你不愿意你的舌头向你的肚子告别，那么就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你必须把内心改变得像外表一样。喂，你是谁？”

“妮科莱·劳里奥特小姐的装饰员。吃癞蛤蟆的人，女人中最穷最谦卑，愿意接受一切侮辱的人。虔诚的，从地方上来的人。”

“从地方上来的人可不说那话。”

“亚眠的一个老处女。穷得嫁不出去，丑得没人同床。”

伯爵夫人微微一笑，递给她一副绿色小眼镜戴在眼睛上。“眼力也差。忍受不了光。千万别忘记那点，你的眼睛会出卖了你。”

“她说让吕克现在从来不到后台。看见拥挤在那儿的所有男人们他受不了。”

“一直戴着眼镜。喂，这儿，”她递给珂赛特一下沉重的大十字架和胸针，用死人头发编的一个花圈。“你告诉他们这是为了纪念你死去的亲爱母亲。”

珂赛特简直不忍碰它一下。“谁剪下死人的头发，把它弄成珠宝饰物？”

“英国人和美国人。很野蛮，是吧？”伯爵夫人哆嗦了一下或者是耸耸肩膀，不大清楚是哪一样。“实际上你母亲的头发更淡黄色，比你的颜色更淡黄。”

“你认识我母亲吗？”珂赛特一把揪掉假发，扭过身子。“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说呀？”

伯爵夫人耸起的肩膀表示了大量含糊其词的话。“可能有多少芳汀啊？你大约三岁时她离开了巴黎。她自己就是一个女孩子。还不到二十岁。我遇见你时，我又重新看到她，不过已经过了三十年了。我遇见你女儿时，就是政变那一天，我确切知道了。”

“我父亲呢？”

“某处来的一个学生。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我想。我们有四个人，grisettes（轻佻的年轻女缝纫工们），四个女孩和四个学生情人，他们同一天都离开了我们——在乡间度假，付了午餐钱，然后他们就乘邮车

回到他们旧日的生活中去了。我们走向巴黎。你一定会嘲笑这事。这是那么 rigolo（逗笑的事），但是芳汀没有笑。”

“我母亲，她是怎样一个人？”

“她很喜欢你，溺爱你。她宁愿给你缝小衣服，也不愿缝衣服给自己嘴里填面包，因此她挨饿了。不过她确信如果她离开巴黎她会给你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我告诉她，不要走，但她是一个浪漫的人，她们总是注定要毁灭的。在拉丁地区，总是学生们回到他们来的地方，而轻佻的年轻女工们就找新情人，直到她们到了该有丈夫的时候。不过芳汀很娇小，而且非常严肃。”

“像我女儿。”

“是的，恐怕是这样。”

“加布里埃尔，你要知道，他在和她恋爱。”

伯爵夫人清了清嗓子。“我比你知得早一些。我警告过他，我告诉他，向灾难求爱比向芳汀·彭眉胥求爱还好一些。不过现在，哦，反对什么也无效了……”

“那永远也不会发生吧？芳汀在英国，不能回家呀！我决不该让她去，伯爵夫人。不管怎么样我也该把她留在法国这儿。不过当时——”

“当时你不知道克里隆会干什么。她在这儿会依靠你儿子，百灵鸟。不要忘记。你不能保护她不遭受……”伯爵夫人其余的话没有说。

“为了我儿子做的选择他伤了我的心。为了我做的选择我伤了我女儿的心。”

“加布里埃尔和芳汀，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应该和一个女人安顿下来，和她一起生活。但是，不，他渴望你那个不可能得到的女儿，读不可思议的书本，当所有人需要的是金钱和满足时他从警察那儿跑开去煽动反抗。”

“我从警察那儿跑开去煽动反抗，”珂赛特责备她。“那是值得出力的事业。”

“不过你被人爱上了，你得到了那个，百灵鸟。人人都应该得到那个，不该吗？不是永远，不会一劳永逸，但多少是一种安慰，即使是不忠实的爱情，每个人都应该尝尝生活中那种滋味。只要加布里埃尔恋爱着你女儿，他就永远不会得到那个。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她嘲笑说，“和你那个不可能得到的女儿恋爱。”

“如果芳汀爱他——我会欢迎他们结婚，我决不会妨碍他们。”

“我，我不会妨碍欧椋鸟，”伯爵夫人玩弄着假发。“没有人会妨碍的。他就在你上面飞。他永远这样。他——”当一个小铃铛响了时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她走到食橱那儿，打开它，露出一系列绳子和滑轮，每一个定了音调，系在不同的小铃铛上。“警察。你知道怎么办。”

依然穿着内衣，珂赛特抓住一条披巾，就由看来好像架子似的一扇门退出去。确实，那是一个架子，摆满破瓷器，不过它们粘在上面，而且往里开，通着一条过道，一条狭窄的通道，只被对面那头高高的一扇小窗照亮，那儿悬挂着绳梯。珂赛特光着脚顺着通道匆忙走到绳梯那儿，爬上去，就把它拉上来。这是高架狭窄通道，那儿衣服像胎膜似的从椋子上垂下来。有足够的地盘让珂赛特站着，但是她往前爬，轻轻地，爬到前面，这样她就听得见伯爵夫人在大桌子旁边说话的声音，而且从这

个危险的高处，穿过来的一路上她浑身寒战地听见克里隆的声音和军人在旧货商的宽阔仓库、沿着好多走廊和一处处楼梯井卡嗒卡嗒走动的沉重脚步声。她听见格林考特的名字和圣西蒙飘上来。然而，彭眉胥那个名字，并没有发出回响；克里隆不能承认他在寻找马吕斯。你将花费一生的时间找寻他，克里隆，珂赛特暗自发誓，你会花费一生的时间，永远找不到他，他会像你上面这些袋衣服一样悬在你头上，永远够不到。只要我有最后一口气，我就会使他平安无事。然而，同时，她畏缩地听到克里隆询问拿鹅毛笔的百灵鸟。因此他知道那些了，不是吗？没有妮科莱·劳里奥特提供给她的工作和安全，马吕斯就一定会死掉，因为拿鹅毛笔的百灵鸟不得不死掉。

伯爵夫人声调里的整个口吻表明她毫不含糊地一无所知。加布里埃尔，似乎，在中国。他们交谈的片言只语，像缭绕在一根根椽子上的青烟似的，轻轻飘上来。

“他在巴黎，”克里隆坚持说。“在蒙索公园他们修筑林荫大道的地方，有人看到他。”

“我外孙子在蒙索公园会有什么事呢？”

“他不是在那儿闲逛，你这个老傻瓜！他在往手推车上挖土，像牲口一样推车。真恰当啊，一个挖街道修筑街垒的人现在竟然要挖土修建林荫大道。一个认出他的人，彭眉胥男爵，看到他。”

“彭眉胥男爵死了，”伯爵夫人毫不讽刺地评论说。

克里隆置之不理。“我想我可以相信彭眉胥男爵这样高尚人的话，而不听信一个捡破烂的和妓女的话。”

“我根本不是妓女。”

“不过你女儿是的。她的登记卡可以吊销，你要知道。没有它就会挨饿。”

“在她这个年纪，有它她也会挨饿。”

克里隆绕着仓库转悠，他的声音正好在珂赛特下面，她屏息静气，唯恐搅起会飘荡、引起他注意的一星半点灰尘。“欧椋鸟可以不受惩罚地从中国回来，你要知道。皇帝饶恕了所有的人。他宣布了大赦，政变以后流放了的的所有人都可以回到法国，甚至那些流放了却留在法国的人，像光明，”他讽刺地补充说，回到旧货商的桌子旁边。

“不该由皇帝饶恕光明，”伯爵夫人反驳说。“该由光明饶恕皇帝。”

“你怎么把这一袋袋衣服弄下来？”

“一根长杆子和一个篮子。”

“必须是很长的杆子。它们上面是什么？”

“天，克里隆先生。”

当克里隆绕着仓库转悠，抬头仰望时，他的靴子发出回响，珂赛特确信。无论她多么希望尘土不受干扰，她都禁不住哆嗦起来。当伯爵夫人提到他脸上那块伤疤，表示说它很“难看”时，他似乎就停在她下面。他走到伯爵夫人的桌边，当他把她的古老分类帐从她的桌子上猛地推下去时，珂赛特可以听见它们砰地落到地板上的声音。

“他从一个卑下工作走到另一个，你那个外孙子，每一次他都改名换姓，他转移到什么地方，似乎都有人情愿保护他，不过他现在不能飞了。他不是一个男孩子。直到现在，皇帝都没有为他伤脑筋，但是那一

一切都改变了，你这个捡破烂的老家伙，那一切都改变了，现在他玩的把戏是谋反。那会付出很高代价。我会抓住他。我会抓住他们所有的人。你告诉他我这么说。”

“你自己告诉他吧。”

“你自己告诉他吧，”法根尼斯太太说。“我根本没有收到寄给欧棕鸟的信。我是拥护皇帝的。你明白吗？”她探过身去，响亮地吻了吻摆在铁丝水果摊和色彩鲜艳的一堆酒瓶旁边的拿破仑三世的石膏半身雕像。“我甚至好几个月没有看见欧棕鸟了。好几年了。一直。”她补充说，把她的镀锌柜台擦擦亮。

克里隆一口一口喝酒，皱着眉头，把它放下。他独自来到滑稽咖啡馆，丢下那两个警察搜查旧货商的广阔仓库。“我们知道你这儿给他收信。我们知道你收到英国寄来的信。”

“我没有给欧棕鸟收任何信。从他会走路的时候起，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小害虫。我是拥护皇帝的。”

“英国有一个姑娘给他往这儿写信。”

法根尼斯太太从眼角观察到她的一个顾客转过身去，望着别处，虽然柜台旁边这场谈话引起另外所有人的注意。这个人身材矮小、脾气很坏、善于阿谀奉迎，喝了几杯以后像他高视阔步那样容易发牢骚。对于法根尼斯太太他只以格里芬闻名，这不是名字，而是描写他的左手，它严重畸形，手指不可挽救地往里弯，指甲长得像爪子。一个只适合作密探的人，她沉思，气愤她没有早一些察觉这个下流坏密探。“如果英国有个姑娘给欧棕鸟写信，我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她的情况。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

“还有格林考特呢？你认识格林考特吗？从北方来的一个石匠。”

“从来不认识。我不喜欢外省人。他们很狡猾。”

“还有那个拿鹅毛笔的百灵鸟呢？一个称自己是拿鹅毛笔的百灵鸟的代笔人，那是她的标志，一只百灵鸟和一支鹅毛笔。”

“她怎么啦？”

“她在这儿替人们写信吗？”

“下雨时有时候。她——”法根尼斯太太像洗一副纸牌一样迅速地捋了捋她的顾客们：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那个男孩，他要留给欧棕鸟的信儿；拿鹅毛笔的百灵鸟替他写了。法根尼斯太太记得看着那个年老可怜的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在桌边。但是没有信留在柜台上。法根尼斯太太咬牙切齿，发誓格里芬喝下一杯酒时一定把他噎得说不出话来。“她飞了。我好几个星期没有看见拿鹅毛笔的百灵鸟了。好几个月。好几年了。”

“她和欧棕鸟一起飞了吗？”

“那个拿鹅毛笔的百灵鸟是一个可怜的没牙老丑婆。”

“那个欧棕鸟处在许多麻烦中。这些日子他和一群激进的人，那些折磨皇帝的忍耐力、损害他的好意的人们一起飞。”克里隆一直等到法根尼斯太太恼怒自己愚蠢、称赞皇帝的好意完了。“偷窃比起欧棕鸟这些天干的事来简直无足轻重。偷窃会使他流放。谋反会使他给枪毙。你知道光明吗？”

“一种毫无价值的东西。好多年以前了。我禁止它在滑稽咖啡馆

里。”

“不是那个光明。那个作者，光明。”

“欧椋鸟吗？”法根尼斯太太粗声粗气地大笑起来。“不可能的。莽撞急躁，但是不聪明。”

“但是他和聪明的人们勾结在一起。就像拿鹅毛笔的百灵鸟。”

“那个干瘪的丑老太婆吗？那个写信勉强维持生活的可怜的邋遢女人？”法根尼斯太太拍拍她的铁丝篮子里的又圆又香的桔子；轻拍变成使劲捏。那个拿鹅毛笔的百灵鸟不止能写信，可能吗？她能写，譬如，《癞蛤蟆拿破仑》、《波拿破仑》吗？难道那个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和那个欧椋鸟，那个小杂种，他们能够使她的整个生命处于危险中吗？“也许她死了。去检查一下贫民窟。在河里打捞一下。不要到滑稽咖啡馆来。”

那天夜晚咖啡馆关了门以后，上楼去上面的房间以前，法根尼斯太太拿了一支蜡烛，把它放在一堆酒桶前面的地板上，呼哧呼哧，费了很大劲，把手伸到后面掏出大概五、六封寄到，但依然没有收走的信。现在她知道为什么了。那是真的，她很长时间没有看见欧椋鸟或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了。她把那几封信拿到炉边，咒骂自己竟然会同意让信寄到这儿。但是毕竟过了好多年了，过去的恐惧和激情，像另外任何事情一样，大事化小，不起作用了。政变、流血、街垒、战斗、逮捕和流放，现在谁还想它们呢？况且，毕竟颁布了大赦，皇帝饶恕了所有反对过他的人，允许流放的人们回来。如今，人们非常满足。当然永远会有像拿鹅毛笔的百灵鸟那样讨饭的穷人。但是那些可以谋生的人，他们都很满足。法根尼斯太太就很满足。改变路线，扩建驯鹿大街，河这边修建大楼，给滑稽咖啡馆带来许多新顾客。看看那铁丝水果摊。那桔子。一个个色彩鲜艳的酒瓶。真正有钱的人做了什么或者想什么，法根尼斯太太只了解她在报上看到的，不过即使过去的自由变成浪子，谁会关心呢？在大街上人听见奥芬巴赫的歌曲。不管怎样谁想唱《马赛曲》呢？她拿了一把长叉子，把炉门挑开，用火钳搅和搅和煤，把第一封信扔进去。第二封，哼……

亲爱的欧椋鸟——

我写信时很晚了，而且我很累，但是不回你那封那么使人快乐的信我睡不着觉。我们这儿的消息很少。卡雷梅夫人和我是伦敦最好的厨师，我们知道那点。上个星期一个公爵试图把我们雇走。卡雷梅夫人，我想，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虽然她一般说来对英国人抱着反感，但是她对那个豪华宅院里的一个特殊的男管家并无反感。作为情人，他们非常可笑，欧椋鸟。尽管他们老了，但是在家里其余人前面他们必须像石膏圣人那样持身严正。英国人坚持这样。卡雷梅夫人说他们在床上从来不大笑。我还是不了解的好。我成了一个仆人不必要的殷勤的对象，最近我确实确实，欧椋鸟，把它打断了，我就在他眼前一边切掉一块牛腰肉上的肥肉，一边对他说，我除了有朝一日回到法国，看见巴黎、我亲爱的母亲、看见你，我没有别的奢望……

“呸！”法根尼斯太太把它扔到火里，打开下一封。内容大部分相同，英国人的癖好，想念法国，流放的孤独。她把那一

封扔到火焰里。

我亲爱的加布里埃尔——

那么多月过去了，却没有接到你和妈妈的信，以致恐惧压倒了我。我给博贾德先生写了信，他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不过他向我保证妈妈没有被捕，倘若妈妈被捕了，他肯定会知道的。不过也许没有。也许他们会——

“她应该被捕的，加布里埃尔，”法根尼斯太太嗤之以鼻，把这封信填到火里，清晰可闻地抱怨着，咒骂冒充拿鹅毛笔的百灵鸟的光明。“且让那个老丑婆回到滑稽咖啡馆试试看，”她咆哮说。“立刻会通知警察。”打开上个月寄来的最后一封，法根尼斯太太借着它的前辈们提供的火焰的火光看信。

亲爱的加布里埃尔——

恐怕你没有接到我那些信，也许我写的信给你增加了危险、灾难，或者给我母亲增加了那些危难，因此我不再写信了，除非我接到你们一个人的信，我只求上帝关心你们，保佑你们，让你知道[划掉]甚至现在我都感到好像我在把这些信息放进一个瓶子里，把它扔进泰晤士河，让它漂到大海，跨过拉芒什海峡，沿着塞纳河河口浮起来，冲到巴黎桥下。也许我的一些信给你造成伤害。也许你从来没有读到它们。你会永远看不到这一封吗？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天天想你，没有一天我没有看见你的怪模怪样微笑在我眼前，这能有什么危害损害呢？我感谢你对我死去的可怜父亲、我的四处漂泊的母亲、对我的忠诚和感情。我不该得到你的感情，加布里埃尔。我畏缩地回想起当我们是孩子时我施加到你身上的残酷行为，因为你穷你丑，而我有人疼爱，很舒适，就憎恶你。毫无疑问你依旧很穷，加布里埃尔，但是你并不丑。我认为你非常英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舒服，不过你有人爱。

芳汀

法根尼斯太太嗤之以鼻，把信扔进火里，但是青色火苗刚一舐它，她就拿起火钳，把它夹出来，在地板上踩它，把它压平了，弄确实烧焦的纸边不再燃烧。她把它放在她的大围裙口袋里，就上楼去她的房间，咒骂米米·拉斯考克斯和那个手像爪子似的密探格里芬，咒骂光明和拿破仑三世，咒骂拿鹅毛笔的百灵鸟，咒骂欧椋鸟和在英国的爱他的这个姑娘。她也咒骂自己的好脾气和宽宏大量，她那种最好还是描写成一丝温情的、那么细微地穿过她的性格结构的温柔特色。

第十九章

这样拿鹅毛笔的百灵鸟就消失了踪影或者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堆羽毛。至于欧椋鸟，谁会稍稍注意一下那群讨厌人物中的一个呢？谁会注意抡着斧子砍倒老建筑，爬上脚手架使一栋新楼涌现，往手推车里装土，像牲口一样套着拉推土机，有点瘦削、肌肉发达人们中的一个呢？巴黎充满了这样的人，仅仅由他们的口音和在过得懒散的星期一喝酒时狂喝滥饮的拼命形式加以区分而已。克里隆继续寻找失踪的百灵鸟、消失踪影的欧椋鸟，然而他的真正目标是他甚至都不能承认他活着的一个人。事实上，马吕斯差点儿没有活下来。妮科莱给的那笔钱救了他的命。力气和一些活动性恢复了，然而他永远不会拥有他过去那种强壮的健康身体了。珂赛特作为妮科莱的剧院装饰员挣来的工钱也容许她报答捡破烂人们的好意，对他们不说出口的忠诚表示感谢。她经常往玛丽—约瑟芬的汤锅里奉献东西，以致在野营地周围她的名字从百灵鸟演化成肥云雀，煮熟的百灵鸟。固定工资不仅买来食物和燃料足以救马吕斯，而且足以救其他的人们。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受了伤，难产时，全民族必然送一个包裹，习以为常地耸耸肩膀评论说，这正像路易—拿破仑说过的，到田地里去，张开嘴，煮熟的百灵鸟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在她的新生活中她可以帮助帕乔利和热尔梅娜了；见他们太危险，但是在这两家，在从前的印刷工人和从前的拿着鹅毛笔的百灵鸟中间，欧椋鸟作通信员。

珂赛特现在领悟了她父亲坚持施舍，坚持报答人们表示的好意的心理了。冉阿让现在似乎奇异地存在于珂赛特的生活中，而在她是彭眉胥男爵夫人时他似乎仅仅是一个幻影。当她第一次走进妮科莱的化妆室，看到到处是一瓶瓶蓝玫瑰时，确实，冉阿让实际上来到她跟前。珂赛特慢慢摘掉绿色眼镜，她的黑黝黝的坚硬手指从花瓣上掠过，看着它们一瓣一瓣掉下去，想到她父亲的工作在他逝世后开了花，甚至在女修道院遭到毁坏时幸存下来，她感动得落下眼泪。现在，在这些修女的尸骨上，闪闪发光的铁栏杆隆隆作响，发出鸣声，唯一的永敬标志是火车时间表。这种蓝玫瑰确实是她父亲的墓志铭。

然后，她把眼镜戴到耳朵上（当心不移动了假发），再一次变成吃癞蛤蟆的人，呆板单调的人（妮科莱那一群欢快的人，这么称呼她，窃笑的后台工作人员们也一样）。由于她完全缺乏意志和性格，有几个人甚至给她起了牡蛎那个绰号，但是妮科莱的新装饰员名叫 Mea Culpa（认罪）。当她顺着后台走廊匆匆跑过去，请求原谅，抱歉打扰了人，谦卑地紧贴着墙，嘴紧闭着，发霉的裙子收拢，十字架在她胸部金属钮扣上发出铿锵声时，这名字很适合她的举止。

妮科莱宣布她雇用了这个严肃、端庄、虔诚的遗老，因为至少她能确定认罪不会像上一个装饰员那样偷东西（莫尔尼公爵送的那颗蓝宝石戒指丢失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猜疑）。但是闲言碎语却有另外一种说法。闲话悄悄地说妮科莱·劳里奥特留住她，因为她忍受不了另一个美女存在，或和她竞争。

这种流言蜚语得到证实，那时，在歌剧院一次化装舞会上，妮科莱发现让吕克和巴黎意大利剧院合唱队一个歌手在一起，确实情意缠绵地

搂搂抱抱，接着来的吵闹场面值得写一部大歌剧，而不仅仅是一部小歌剧喽。剧院里的争吵，彭眉胥男爵和劳里奥特歌剧式地重归于好在巴黎是传奇的，就像在查洛特大街上蛮横的双方打架一样，这一切使阅读每天报纸和插图周刊的资产阶级读者们大为震惊，使另外所有的人非常高兴。妮科莱根本不在乎那一套礼貌观念，总是那么傲慢自信。难道她的天才和美貌没有给予她超过世界上其余的人们，或者至少全巴黎，全是那一类货色的特殊权利吗？她肯定对感情、名誉、给拉进她的生活戏剧中的那些可怜人，那些摇尾乞怜、在她周围坐立不安、阿谀奉承她、啪的一声打开现在非常著名的蓝袜子上的宝石吊袜带、给她付房租、给她付沃思时装店的帐款的男人们，抱着凛然的轻蔑态度。

至于碰到让吕克的女人们，她认为她们简直是她可以用机智拍死的苍蝇，就像她称之为尖叫的人那种下等咖啡馆的歌手似的。在她的丛林温室午宴上，当一只只猴子蹦蹦跳跳，一只只鸚鵡尖声鸣叫时，妮科莱就会令人捧腹大笑地模仿尖叫的人，那种人以拼命挣扎的激情要唱到高音降半音 B 调。妮科莱的客人们笑得那么厉害，竟然喊叫起来，奥芬巴赫沉思，如果那个尖叫的人嫁的丈夫可以使她唱到高音降半音 B 调，这个想法可能，哦，很有趣，不可能吗？自然，是业余演出。他写了令人捧腹大笑的乐曲，由于是业余演出，于是就在妮科莱的乡间宅第演出，她自己作主角。让吕克热烈鼓掌，但是那天夜里在她的床上他简洁地评论说他确实能够使尖叫的人唱到高音降半音 B 调。

显然他为好多使他喜爱上的女人们，舞蹈家们、歌手们、名妓们做过同样的事。他在赛马俱乐部和人们赌博，那儿传播着女人们和马群本身就是一种通货的闲言碎语。让吕克曾享有了她的感情的一个姑娘最近获得了一个伯爵的情感，于是在赛马俱乐部里交换了一些欠考虑的话，导致决斗。这个伯爵的爵位是新授予的，由于他当时供应即将向墨西哥进军的皇家军队刀枪那份功劳由皇帝封的。当这伙人在指定的时间，就在黎明以前，在绅士们干这种事喜爱的布洛涅树林的角落里相遇时，让吕克嘲弄地对阿尔塞纳（他作副手）说，也许他冒犯人选错了对象。

作为挑战的一方，让吕克挑选了手枪。或许他也选错了武器，他在天上徘徊的一轮月亮的倦怠苍白的月光中沉思。他的对手异常缺乏幽默感，当他举起武器时，它可不是冲着树林。让吕克开枪没打中，然后就站在那儿，这时那个伯爵就瞄准，公认没打中，不过并非完全没打中。子弹擦伤了让吕克的左臂，于是那个伯爵宣布自己报了仇，当他自己的医生包扎伤口时他等待着，从旅行箱里掏出法国白兰地给大家喝。

阿尔塞纳的马车使让吕克在查洛特大街下了车，他发现妮科莱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而且，他想，在和某个人谈话，光着脚，穿着一件花边长睡衣，由于她新种植的英国草坪她的衣服折边给青草染污了，一看见他妮科莱就喊叫起来。她看见吊腕带时她的双手飞似地举到脸上，她吻吻他，哭泣起来，劝告他，像连珠炮似的。让吕克似乎看到一丝微微流动的空气，一个人影，在黄杨树篱后面，花园后面的小屋那儿走过，但是他把注意力给了妮科莱，他抱着她时她偎着他那没有受伤的肩膀哭泣，他让她放心他没有受伤，答应不再决斗了，抚摩她的一头松散秀发，吻掉她脸蛋和眼角的眼泪，纳闷他怎么竟会对任何别人表示爱情，纳闷什么鬼迷心窍竟然使他认为除了妮科莱的拥抱还可能有什么东西值得占

有。

大约在决斗那个时候，妮科莱和让吕克给巴黎提供了另一件奇观，一种大 rigolo（滑稽事），这件事牵涉到曼彻斯特的百万富翁面粉厂主贝内迪克先生，无论何时可能他就完全逃脱工厂和英国，来到巴黎，在那儿他对劳里奥特产生了热烈感情，这个她让他尽情享受。他掠夺了她的时间，不过没有夺得她的感情。一个夏天下午，他用马车把她和她的古板守旧的装饰员认罪，带到离巴黎不远的一座河畔城市阿让特伊城，那儿酒很次，很丰富，无果树很好，很多。这是塞纳河沿岸一座很不可爱的城市，那儿工业和娱乐活动已经古怪地混合成一体。铁工厂、灰泥厂、箱笼工厂和制革厂，都在天上留下滚滚浓烟，同时一只只小帆船在河上逍遥游荡。这是巴黎男女店员星期天常去的场所，圆满地坐坐咖啡馆，在河岸上野餐。这不是适合奥芬巴赫的女皇待的那种地方。当贝内迪克先生要求车夫在一所怪异的别墅前面停车，把钥匙给了她，而且宣布这栋别墅是惊人奇迹时，她的情绪消沉了。

“真希望你问问我，”妮科莱说。

如果他问了，她就可能在枫丹白露有一栋别墅了，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贝内迪克先生受了骗，以为阿让特伊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

认罪谦卑地跟在后面，贝内迪克先生带领着妮科莱穿过这个地方。天花板那么高大，使得人类的一切事业相形见绌，毫无疑问反映了修建它的那个人——一个把这个沉重负担卸到一个不设防的外国人身上，新近失败了的工厂主——的想法。不管曾经多么有价值有利益，都给剥夺净尽，使贝内迪克先生大为沮丧。他对妮科莱（甚至对认罪）发誓，他买的时候它不像这个样子。

他答应过，而且本来会用家具布置一下的，要是美国没有爆发内战，他丧失了棉纺厂，而且使贝内迪克先生不能来巴黎的话。没有人惦念他。没有人记得他，除了妮科莱那栋别墅结果以贝内迪克荒唐大建筑闻名以外，或许那就是最终使她喜欢上它的道理。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地方，使人受不了的地方，它自己的滑稽相——那个大花园丰富多采，充满使人惊奇的事物。它紧挨着，在这儿妮科莱和她的朋友们可以租游艇游荡一天，甚至开到附近的火车汽笛的尖啸声也具有魅力和妙趣。住宅里也有新奇事物，煤气和自来水。空荡荡的四壁和一扇扇高大的窗户倒使妮科莱想起老早以前博贾德的画室，于是她邀请他在这儿画画。他逗留了整整一夏天；他的热情把另外的艺术家们引到阿让特伊城，他们喜欢划船、工厂、彼此正在画画的画像，妮科莱似乎觉得，甚至比她是奥芬巴赫的女皇还令人感动，她是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国土的女王，那儿是才子们统治的民主国度，那是聪明、爱好艺术、令人振奋的人们能够离开巴黎、摆脱它的一切束缚聚会的地方。

认罪很少来，不仅因为她既不聪明、也不激动、又不爱好艺术，而且因为马吕斯，他的健康慢慢好转，不过他的关节依然肿胀疼痛。他弯腰曲背，不过他的气力恢复了，甚至他的志气也恢复了：他把他们的小屋周围打扫干净，欧椋鸟帮着 he 种了一些向日葵和旱金莲籽儿，真正乐

法国巴黎一盆地城市，在巴黎西北，塞纳河右岸。

塞纳河东岸、巴黎东南一旅游胜地。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风景秀丽。

趣无穷地看着它们长出来。好天气时马吕斯和珂赛特就在太阳地里坐在翻倒的柳条筐上。珂赛特不会想到她能这么幸福。最初她天天感谢上帝保佑他没有死。逐渐她感谢他发出一点点笑声，阳光落在他仰着的脸上。珂赛特笑着看着激烈的激进分子，马吕斯·彭眉胥，为他的向日葵担忧，和船长或全民族闲聊。他和可能时总来的欧椋鸟，无休无止地听着珂赛特讲剧院、妮科莱和猴子、鸚鵡、火烈鸟、演员们和临时演员们、喝醉了的杂务工的情况。有时候她把藏在粗口袋里的蓝玫瑰带回家，于是冉阿让努力的成果就照亮了野营地的小屋，那种持续性、开花结果和热爱的希望甚至在这儿，在悲惨的人们中间也开了花。

第二十章

阿让特伊城乘火车离巴黎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当妮科莱·劳里奥特突然去这个城市访问时，出租马车夫们就把他们送到阿让特伊荒唐大建筑，其余的时间就用来喝酒。她总带着一大群一大群人——情人们、朋友们、拥护者们、食客们、仆人们；车夫们一趟要两法郎那么贵的车费，而妮科莱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抱怨过。她把她的狗也带来，四五只，而且带来几只猴子，在头等车厢里使孩子们很高兴，使母亲们很恐怖，多半，很合她的心意。

一个下午，几只猴子在摆在荒唐大建筑的宽敞、光和影斑驳陆离的花园的长桌子最后一顿午餐上惊慌奔跑、几只哈巴狗残忍地弓起背互相撕咬时，妮科莱的一个客人提起认罪。她撇开没理睬，因为让吕克在场，但是坚持不断地提这个问题，因此她把最后一颗无花果喂了一个猴子，点上一支香烟，就说明了一下认罪的悲惨经历，她如何注定进女修道院，但是当她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家庭失去钱财时，没有嫁妆女修道院不愿收留她。“可怜的认罪，”妮科莱叹气。“我想，何不到剧院呢？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修道院，不是吗？我们经常作礼拜，祈祷。”

“没有见习修女，”让吕克评论说。

“是的，不过我们有我们的神父们呀，”她冲奥芬巴赫使个眼色。

“还有我们的打钟人。”一个年轻的英国花花公子启发说，把手伸到阿尔塞纳·赫维特的大腿上，他那么快速地跳起来，以致他的酒洒了。

“噢，坦白吧，”拉萨尔伯爵说，用一片桔子逗一只猴子。“你收留认罪就像你养着猴子和火烈鸟的理由一样。伤害人你觉得有趣。”

“是的，”妮科莱带着夸张的亲切神情说，“不过猴子使人更愉快。”

“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见见这个马屁精，”让吕克说。

“噢，她会吓坏你的，”妮科莱宣布。

“你在哪儿找到她？”

“当然，在女修道院的台阶上，像所有的弃儿一样。”

因此弃儿就补充到聪明、爱好艺术的人们大量涂抹在可怜的认罪身上的许多毁谤绰号中，但是在给她起了诨名、毁坏了她的名誉、造谣中伤、玷污了她以后，闲聊、嘲笑、奚落的对象也就没有多大趣味了，于是这件新奇事就渐渐消逝了。当认罪去妮科莱的豪华化妆室时，她就变成了后台另一个仆人，她在发出臭气、毫无遮盖物的煤气喷嘴、滑轮的尖叫声，当美丽的幻景画在大幕布上，在剧院拱形圆屋顶上升降时，新水压机发出的滋滋声下面走动。虔诚的认罪（她的性格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老杜桑，由于正义的愤怒挑战而臻于完善），穿过一小群调情、好争吵的合唱队姑娘们和舞蹈演员们、在熨斗的热气、浆糊和颜料、绳子和润滑油、有缺点的管件冒出的水汽、烟雾、汗味、陈葡萄酒、陈啤酒、没有洗的紧身衣裤、穿了太久的戏装、用烫发钳烫的头发、足够举行国葬的鲜花、桔子皮、苹果核、烧焦的软木塞炭和夜壶中间。珂赛特爱听绳子的呻吟和尖叫声，爱听人们在上头狭窄过道上匆促奔跑的声音，爱看提词员们像情人献诗似的从梯子上探出身去，爱看厌倦的舞蹈演员们等待着演奏指示乐节。看到灯光忽明忽暗，管理煤气灯的人利用彩色透明滤光板创造大中午和黄昏的阴影时他脸上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她非常

激动；粉色作为爱情或天真，绿色作为妒忌，红色作为激怒，蓝色作为冷漠愠怒，金黄色作为圆满完成。她喜爱听演出以前乐师们调音和以后他们从气闷的音乐池里走出来，穿过舞台下面没有热气的大房间去外面抽根烟时的抱怨声。从这间屋子道具管理人员们把很难制作的造物由种种活板门弄上去——《巴黎人的生活》开场的整整一列火车和火车站。在戏剧里，特鲁维尔那列火车（很齐全，有蒸汽）是在前台创造的。观众中有好多人，包括让吕克，是将巴黎和特鲁维尔联结起来的流动火车乘客，使并非极其时髦的海滨避暑胜地蓬勃发展起来，自然增加了他们的投资。毫无疑问他们的利润随着巴黎意大利剧院舞台上火车喷出的每一团烟雾，就像随着离开巴黎的特鲁维尔火车一样扩大了。在舞台上，特鲁维尔的火车是由脏脸、手非常坚强有力、穿着一半衣服的人们制造的可能出现的事物。在舞台外边，特鲁维尔的火车是由穿着晚礼服，两手白皙，仅仅由于通过他们手中的文件、薄纸字据、契约、合同和保证书才磨出老茧的人们制造的可能出现的事物。也许在证券交易所这些人创造了和后台强壮的换布景的人们同样的幻象。也许巴黎生活中的人们和《巴黎人的生活》中的演员们一样并非实际存在的。

在前台，珂赛特从来没有不屈服于那种魅力之下，从来没有不感动得惊叹不已，虽然她每天晚上看那出戏，而且认识那种虚构的幻象。但转变的重要关头仍然使她陶醉。在奏出演奏指示乐节时，舞蹈演员们抛弃了纯粹是俗世凡人的粗俗举止，像海葵一样艳丽，像蝴蝶一样轻盈，在舞台上飘动，合唱队的歌手们不再处于那种好争吵的焦急状态，情绪高昂，声音宏亮，协调一致地齐声歌唱，使观众的情绪也高涨起来。在《巴黎人的生活》中扮演鲍比内特的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演员抛弃了自高自大的本性，以才华焕发、兴高采烈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在这种魅力的中心，由于她的身姿、她的歌声、她的微笑，妮科莱·劳里奥特创造了幻象：那时她使整个这个世界颠倒了，她鞠躬致谢，不再是奥芬巴赫的女皇，而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谦卑人物，只要填满观众的崇拜，反转过来把那种崇拜撤回整个剧院，触动感动里面每一个人的心弦。这一切不可思议的魅力，这些令人透不过气的转变创造了又消失了。夜夜如此。

珂赛特的生活反映了这种戏剧性节奏。认罪夜夜创造出来又消失了。有时候她回到查洛特大街的园丁小棚屋里，摘下可怕的饰针、十字架、宽大的背心、发霉的裙子、眼镜和假发，洗洗脸，把脸从脸盆边儿湿淋淋地带到镜子那儿时，珂赛特纳闷回顾着她的那个蓝眼睛的女人是誰。认罪？肥云雀？在妮科莱家和野营地一天来回走两趟的工人？拿鹅毛笔的百灵鸟？亚眠人的远亲？彭眉胥男爵夫人？这种变化可能以任何方式腐蚀掉珂赛特的一点本质无限期地继续进行下去吗？会不会有一天当她仰起湿淋淋的脸，却不认识她自己的眼睛了？如果他儿子真的来到后台他还会认得她吗？

他从来没有到后台来。珂赛特从舞台边厢看到他，坐在他的包厢里，他戴着眼罩，嘴撇着露出讥讽的嘲笑。他具有他父亲那种强烈的思想感情，却没有他的忠诚正直品质。每一次她回到野营地家里马吕斯就问他的情况，珂赛特回答说他们的儿子看上去很好，很富裕，很自满，于是马吕斯就了解，当然，那真的是什么意思了。

不过让吕克在包厢里对妮科莱明显是很重要的；那儿没有他她的演

出是使人激动的，但是不鼓舞人心。作为母亲又是朋友，她为她很担心。被剧烈头痛折磨着，然而妮科莱像一个害怕如果她去睡觉她醒来时玩具就都没有了的孩子似的生活、工作和玩耍到筋疲力尽。认罪，保护警惕着，总在剧场边厢，准备好在幕间休息很少的那些时刻给妮科莱鬓角洒点科隆香水，搽点化妆品，给她一杯饮料，一些润润她嗓子的东西。

从舞台边厢，珂赛特眺望剧场那边，那儿奥芬巴赫的乐曲公然反抗低沉的音调，乐声升高穿过一排排座位、一片片楼厅、一个个包厢，那儿穿着黑白晚礼服的男人们围着穿的裙撑大得像池塘似的女人们，这样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形成泡沫紫色、芦苇绿色、牡丹粉色波浪，穿着不可思议的藏红色、紫红色、洋红色、像闪电一样白、像余火一样明亮、像日落一样难以捉摸、各种浓淡色彩的服装，她们都系着蝴蝶结和俗丽装饰，从她们的肩膀上瀑布似的落下山茶花，项圈、冕状头饰、戒指上的宝石闪闪发光，脂粉在她们白皙肩膀和丰满胸脯上发光。至于女人，她们（还有一些男人）都搽了胭脂，涂了口红，眼睫毛染黑了。她看到她过去生活中的人们，埃米尔·吉拉丁和他的妻子；蒂埃尔，除了他更多的头发消失了，使他的脑袋显得更大，同他的骨瘦如柴和矮小身材更不成比例以外，自从1851年以后他毫无变化；他，像以往一样，由于他的岳母而相形见绌，由他的妻子如影随形地跟随着。甚至西奥堂弟都陪着可以和他自己相配的自大狂的粗野女人们。珂赛特想她的女修道院老同学索菲也许可能还生活在丰富情欲、假发卷、与一个闪闪发光的军人调情的生活中。她认出阿尔塞纳·赫维特，他依然很符合他的校长1848年的描述，无可责难、毫无可爱之处、枯燥乏味、而且太渴望讨人喜欢了。剧院造成了，或者仅仅反映了路易一拿破仑宣布的大赦。那儿有莫尔尼公爵，那个策划了政变的人，他的包厢就在曾经被捕的那些人，像蒂埃尔那样的人旁边。流放的人们现在都回到巴黎，同不抗议吱吱响的镶木地板的老鼠一样不再反对第二帝国了。

还有路易一拿破仑本人和欧仁妮，他们的包厢匆促地悬挂起绿缎子旗帜，周围开始聚集起帝国的忙碌人们，这一切都聚集在立着支承着环绕着金色桂冠的绿色N字的盾牌的中心地带。用纸型和镀金材料，顶多用了十分钟就都布置好了。为了皇帝驾临，乐队奏起《去叙利亚的骑手》，奥芬巴赫亲自指挥，这时路易一拿破仑站着向人们响亮鼓掌表示感谢。认罪没有鼓掌。他多么丑啊，珂赛特沉思。从1848年以后岁月对他并不仁慈。他的眼睛仍然完全暗淡无神，他的脸色灰暗，渐渐变稀疏的头发明显染成茶褐色，他的浓密胡髭和山羊胡子也一样。路易一拿破仑小心翼翼地坐下，就是一个睾丸疼痛的人的那种小心谨慎。然而据说，他有欲望，山羊那样的性欲，他有一大队女人，从女演员们到杂技演员们，就像仲夏采花一样他从杜伊勒里王宫集会中抓女人。这些观众中好多女人曾和他睡过觉。那个美丽的欧仁妮怎么啦？就一个西班牙人而言她竟然那么沉着镇定。

当珂赛特听到妮科莱的声音颤抖了一下时，她的注意力立即回到舞台上，倒不是音调错了，只是强度动摇了。原因在于让吕克的包厢，那儿阿兹玛进来，迟到了，带着紧跟在她后面的两个女儿和一个肤色黑黝黝、汗毛很重、长着蓬松大胡子的男人，他明显是外国人，而且富得流油。阿兹玛用颤音道歉，大声请人原谅，挥手致意直到她引起她另一个

情人，夏多勒诺伯爵——以前没有门第、被本身就充满参加要事的角色的政权额外封为贵族——的注意为止。

珂赛特突然感到观众和舞台是镜子，不是在那儿娱乐，而是反映。舞台上像剧院里一样肯定有那么多假发、假睫毛、假宝石、假头衔、伪装。也许伪装更多。演员们，毕竟，创造效果，但没有必要保持着它们。但是维持多久呢？开往特鲁维尔的火车在《巴黎人的生活》这出戏中像在巴黎观众的生活中一样重要。在戏里，一个扮演巴西百万富翁的演员，演出以后他就会剥掉胡髭、络腮胡子、头发，也去掉口音，把脸洗干净，点上一支香烟，又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和阿兹玛在一起的那个巴西大富翁难道不可能正是这么做吗？观众那方面的这种反映可以像舞台方面那么容易地去掉吗？能够像拆除布景，在台下移动火车为第二幕作好准备那么容易吗？第二帝国可能像悬挂在皇家包厢上的旗帜那么不牢固吗？整个这个班底可以解散，真正的人民还会胜利吗？

当黎明第一缕淡红色曙光浸入天空时，珂赛特，穿戴着工人的工作服、裤子、帽子，从妮科莱花园后面黄杨树篱背后那间小房里出现，那座花园她拆掉，重新按照英国方式布置好，这时正百花盛开。效果不那么自然，但也没有修修剪剪。珂赛特停在草坪边上，朝对面紫藤萝盘绕、夏天头一批开放的、像沉重的葡萄一样悬垂着鲜花的高大雪白阳台眺望。阳台那儿站着一个人穿着白衣服、袖子镶着花边的人影，妮科莱看上去不那么自然，但也没有修饰打扮，她的脸依然抹着化妆品，由于缺乏睡眠神情恍惚，痛苦得眉头紧皱，手里端着玻璃杯。珂赛特辨认出倒在水中的头痛药粉。在找寻治她头疼的灵丹妙药时，妮科莱找过每一个江湖医生和巴黎大部分医生。她看上去那么孤独困顿，以致珂赛特想回到她身边，但是妮科莱挥手久久致意，然后转身，回到她的卧室，这时珂赛特由后门走掉，锁上门，就朝河边走去。

她每天步行两趟这段漫长旅程，因为演出以后天太晚了，回到野营地太危险。当妮科莱自愿提供马车送她回去时，珂赛特只笑了笑：去野营地人是不坐马车的。

实际上，在好天气里，珂赛特很欣赏这种黎明步行、这种天色朦胧的时刻、奇怪地变亮了，这时，她总觉得好像是，两支大军出现会合了：捡破烂的人们和狂欢者们。后者，手无寸铁，迂回地朝家里走去，他们形容枯槁、满脸通红、或者脸色发灰，全依他们夜里放纵行为的性质而定，女人们的衣服边拖脏了，手套弄脏了，山茶花边都变成褐色，男人们的晚礼服沾上酒渍、香烟烧的破洞。这些狂欢者们从俱乐部、妓院、林荫大道咖啡馆，从王宫和舞厅出现，忘却了，也许完全忽视了另一支队伍。捡破烂的人们，用棍子和篮子武装起来，在夜里的垃圾堆里挖掘，把破烂装到大车上和扛到背上。当迷雾从河上兴起时，睡在桥下的那些人就醒来，于是在河上打捞的人们就乘着快艇往返于塞纳河上，找寻昨天夜里自杀的人们，他们的哀呼声沿着现在被黎明一条条长长光线照亮的河水发出回声。清洁工们用扫帚推走马粪。河边泥泞的堤岸回荡着在大煤袋下拼命扛重物、在驳船和码头区仓库之间的木板上面上下下的人们的呻吟。每天早晨这个时刻，在绚丽的黎明让位于平凡的白天以前，这两支队伍就会合，而且好像互相同意了，延期战斗。

她在残废军人桥过了河（这样就使她躲开了拿着鹅毛笔的老百灵鸟

过去栖息的所有地方)，在她去意大利防寨途中，那儿捡破烂人们营地头天夜晚点的营火依然在冒烟。珂赛特朝着种着不怕巴黎炎热酷暑的朴实向日葵、地上五彩缤纷的早金莲、他们的小木屋匆匆走去。她拉拉皮门闩，走进屋顶低矮的昏暗中，那儿只被透过木板裂缝的光线照亮，但是足以看到床，看到马吕斯醒着，等待着她，这时她脱掉粗工人衣服，去掉认罪、去掉肥云雀、去掉百灵鸟、去掉一切身份，除了一个恋爱中的，赤身裸体、朝着他敞开的怀抱走去的女人。

第二十一章

当芳汀在圣詹姆斯广场厨房里工作时，她无休无止地编织一种幻想：在巴黎某处她的真正生活将继续进行下去，当她回到家时（为此她总想法国），她就会遇见巴黎女人，而且毫不费力地就与她们合为一体，有她的回忆和前途，她的缎子鞋和帽子。然而，芳汀，在伦敦生活了那么久，以致幻想本身变了形；譬如说，女帽消失，宽边帽子代替了它。慢慢地，在十年多中，她回去将要与她合为一体的、留在巴黎的自我，缩小了，成为幻想干壳里格格作响的小果核。

现在，当她在巴黎下了火车时，芳汀觉得她的幻想一定是真实的——她本身就是那个干壳。听见她周围的人都讲法语就足以使她哭泣，但是她没有哭。人在英国人中间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不会学不会不哭。她在站台上上上下下找她哥哥，因为想象上有个人可能是她哥哥。她甚至狂热地想象她母亲，也许欧椋鸟，向她走来；这些，当那些年以前火车离开巴黎时她看到的最后这两张脸，是现在她最渴望看到的脸。但是，她责备自己，那真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幻想。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巴黎。也许没有人知道。肯定没有人在这儿迎接她。

搬运工人奇怪地注视着她的一个小包，替她提到候车室，她坐在那儿把它端正地放在脚下。尽管她在英国生活了好多年，但是她带回来很少东西。唯一的一件珍贵赠品，藏匿在旅行袋里，卡雷梅夫人的一本食谱，必须永远藏起来，瞒着所有的人，特别是让吕克。

芳汀到巴黎完全归功于她的烹调技术。让吕克的一个朋友，拉萨尔从伦敦回来，向赛马俱乐部的厨师抱怨，他的烹调技术可不大高明。伯爵详细叙述他在伦敦圣詹姆斯广场一个朋友家吃过的 *à la Parisienne*（巴黎式）龙虾、热鹌鹑 *paté*（馅饼）、*soufflé à la reine*（蛋奶酥）、奶油牡犏汤等等。那顿饭使法国客人们那么高兴，以致他们要求主人把厨师唤来，看哪，除了两个法国女人谁会进来呢？一个结实，中年，活跃，多疑，另一个，身材苗条，年轻，很严肃。前者作为伟大的卡雷梅的遗孀（那位伯爵也相信这点）介绍给拉萨尔，后者作为彭眉胥小姐，按英国方式发音，好像那个字可以一分为二，像西瓜一样劈开。直到拉萨尔回到法国，坐在让吕克和阿尔塞纳·赫维特对面，他才理解那个姓名实际上是什么，当然大家都大笑起来。他们都认为那个姓名是巧合，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戏弄了他一番。

只有赫维特了解实情。让吕克从来不对任何人讲他家里的事。他为什么要讲呢？谁需要扛着巴黎周围殉难者们、叛徒们和流放者们的尸体呢？但是他立刻寄给他妹妹一张车票，一些钱，而且命令她永远不要向任何人提她的厨房生活。永远不要。

无论如何火车站没有人可提这件事。也许让吕克完全忘了我，她考虑。也许是故意的。人群、重聚和焦急的呼喊声渐渐稀少了，但是芳汀继续，对她周围像瀑布似地落下来的她自己的语言的美妙声音极其敏感，倘若她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地听这种语言，她就可能听不见一个小姑娘问她母亲为什么那个英国人那么无礼地紧盯着她们了。芳汀赶快转移凝视目光，很想告诉那个小家伙她不是英国人。但是当她更仔细地注视车站上的人们时，她理解了她也不像法国人。肯定现在不是巴黎人了。

首先裙撑。在英国从未见过这么巨大的裙环，大倒是大，但是巴黎妇女像是立在两条腿上的小国家。她们所有的人，从名声不好的女人到嘴唇紧闭的主妇们，都光彩夺目、富裕、修饰打扮、豪华、衣服镶着花边、像将军们似的挂满勋章、拖着芳香的三角旗。她从她的灰色旅行服装上拂掉一点尘土。她不知道她是否会认出那个幻想的芳汀、曾在巴黎生活过的那个姑娘。

她简直认不出让吕克来了。变得那么厉害、那么富有、那么冷淡，他的脸那么虚胖、现在在他的天生表情上带着一丝讥笑。但是他看见她微微笑笑，吻吻她的手指（也许是检查一下指甲下的面粉），就向夫人表示欢迎。

“我不是夫人，”她纠正他说。

“过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巴黎所有的女人都是夫人。”

“我的意思是，我是你妹妹。我不该是夫人。”

“好吧，欢迎到巴黎来，芳汀。”

她知道，在那个时刻，她的名字多年来从未从他嘴里吐露过；多年来她没有从他心头掠过。他们中间的鸿沟张着大嘴，就血缘关系来说就更可怕了。

让吕克的马车由一对高抬脚步的灰色骏马拉着，虽然芳汀知道受难修女街的老宅子早就卖掉了，但那依然是幻想的芳汀生活的地方，现在非常奇怪竟朝着她根本不认识的一个城市驶去。当他们进入豪斯曼巴黎的伟大循环干线时她看到处处在建筑和拆毁，脚手架和破坏，一条条街道挖掉，一栋栋房屋拆毁。芳汀理解到并非城市这个地区是异样的，而是巴黎本身。

“巴黎完全变了，”当他们乘车朝着他的新家驰去时让吕克评论说，这所住宅依然在蒙索公园地区，不过豪华住宅已经让位于新建筑的大厦。“四十八个老区取消了，加上了郊区。你离开了一个依然在中世纪发臭的城市。你回到十九世纪。看看吧。”

芳汀点点头，试图微微一笑。也许她回到家成了异国人，把一个流放地区换成了另一个。

芳汀加入的家庭已经充满女人：女儿、妻子、小姨子科琳和阿兹玛。当特鲁兹博伊斯伯爵死去时后两者搬进来。阿兹玛认为在一个富裕家庭与一个富有的姐夫住在一起比和一个寡妇母亲一起在婚姻市场上对科琳的机会更有利。非常富裕：整个住宅填满镀金和仿金铜铂家具，塞满天鹅绒，没有抛下一个角落未加上缘饰。第一夜让吕克只说明天他们会都会面，就命令仆人们把芳汀小姐带到楼上她的房间，这房间也具有 maison（住宅）里其余房间同样铺张浪费的气派。住过清洁地板、铁床架、朴素的地毯和俯瞰着枝繁叶茂圣詹姆斯广场的老虎窗的房间以后，这儿的陈设似乎使人感到压抑，像戴上镣铐，沉重得像脚镣似的。

第二天晚上，第一顿可怕的饭明显是即将来临的一些事情的先驱。阿兹玛长篇大套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带着夸张的客气劲儿，总把论述扯回芳汀的不幸逃跑、困境和流放上，总插进以“亲爱的小珂赛特”开始的言论，而且，令攥紧拳头的让吕克万分愤怒，她祝贺芳汀的聪明才智，那些年竟然使他误认为珂赛特在英国。“而且英国，你在那儿怎么消遣啊，亲爱的芳汀？这些年你在英国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芳汀望着她哥哥寻求保护、指导、支持，但是他倒了一杯酒又倒一杯酒。

“我了解你是和家里的厨师一起离开巴黎的，”爱潘妮狡黠地说。爱潘妮和科琳明显怀着一些个人的深仇大恨，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公开而痛苦的。爱潘妮，依然很漂亮，变瘦了，她眼中的怒火似乎在她的脸蛋上烧出几个坑。科琳，过去总处在她的阴影笼罩下，采取了明显像孔雀羽毛那样傲慢的神气，而且不时，她母亲的大牙露出冷笑。“那个厨师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发生什么，”芳汀说，在膝头上扭绞着餐巾，使劲勒它。“十年里任何人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好了，现在由让吕克给你找一个丈夫了，不是吗？一个配得上你的丈夫，”阿兹玛评论说。“你心里有什么人吗？”她问他。

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像咧嘴一笑似的提供了装备，掠过让吕克的脸，他对图查德家所有明显惊恐万状的女人说，“阿尔塞纳·赫维特。”

那顿讨厌的饭仁慈地吃完了，她们都消失了踪影，出去参加晚会，芳汀上楼去她的房间。在她的头脑里她给她母亲写了好多封信中的一封信。在她心里她给欧棕鸟写了好几封信。怎样她才会找到他？她甚至还会认识他吗？他那时是一个男孩子。她是一个女孩子。她点上煤气灯，走到斜角镀金镜子跟前，仔细察看自己。就美貌来说她太苗条，太强壮，脸色太苍白，头发是毫无生气棕色的。她的丰满嘴唇抿紧抑制住眼泪。也许过去的十年不可挽回地不仅窃去了她的青春，而且窃走了她的生命。“他现在是一个男子汉了。”也许欧棕鸟有他自己的女人。也许有妻子。“而且我是一个二十五岁的老处女，像一个四条腿的古怪家伙。”或许他长期沉默并不意味着他处在危险中，仅仅是他忘记了，随着童年抛弃了的人。

第二十二章

作为一个新到巴黎的人，芳汀不可能了解阿尔塞纳·赫维特在第二帝国主妇们的幻想生活中，特别是在那些有达到结婚年龄的女儿们的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当阿尔塞纳的母亲死去时，全巴黎主妇们的考虑逐步上升；毕竟，如果他父亲再娶妻子，儿子的财产就大大削减了。由于谣传那个老头感到死的压力，相信他将不久于人世，因此他逼迫他儿子结婚，使那些主妇放了心。争夺阿尔塞纳的竞争确实是残酷无情的，但是以前的阿兹玛·德纳第能胜任这项任务，可以这么说，把他放在心上，阿兹玛在她的丈夫——真可以说他，他服务得好哟——死去以后，她本人和科琳就搬进彭眉胥家。

“一个婚姻为了爱情，”阿兹玛爱对她的女儿们说，“一个为了金钱。”大概爱潘妮的婚姻是第一种，科琳的是第二种。科琳既不愚蠢也不邪恶，但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实在，还超过一点），她厌烦了未嫁姑娘的角色，厌烦了阿兹玛非要大家争夺的对象，赫维特。她羡慕她姐姐的自由，那种只有结婚才能授予的自由。阿尔塞纳肯定行。不论他多么缺少魅力和美貌，这些都得到充分补偿：糖萝卜大王、腌猪肉大王、法国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的独生子。而且，阿尔塞纳经常在彭眉胥家，甚至爱潘妮把他经常当作情夫。

确实，不是象征性地，爱潘妮怀着她的老外祖父会非常欣赏和认可的一种贪婪、一种报复的能力接受了他。当爱潘妮理解到她的一切梦想在婚姻、头衔和具有精心举办的舞会、猎人舞会、宫廷庆祝活动的第二帝国社会中心生活的辉煌大厦下衰败了时，阿尔塞纳是爱潘妮带到床上的许多男人中的头一个人。她爱上她丈夫犯了严重错误。她结婚以后在意大利那几个月是爱潘妮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回到巴黎两个钟头她丈夫就在妮科莱·劳里奥特怀抱里了。

她想要回他来。她以她母亲非常赏识，而且很喜爱的欠考虑方式开始干起来。爱潘妮想得到让吕克的爱，如果她得不到那个，至少她想得到他的温柔、感情和关心，为了那个目的她利用婚后第二年生的女儿路易丝，就像德纳第老头曾经随随便便利用过阿兹玛一样利用她。不过除了稍稍争论了一下路易丝这个名字，让吕克对他女儿毫不关心，对她的事情完全置之不理。也许当时爱潘妮对她女儿也丧失了一切兴趣，把路易丝丢给从未真正关心过她的保姆们、家庭女教师们和仆人们注意，甚至照顾，成年人们急不可耐地盼着她长大。

对让吕克，爱潘妮交替地使用任性、引诱、崇拜、诱惑、痛苦、尖刻、残酷和狂暴手段。一天下午使整个住宅发出回响地尖声喊叫大闹了一场以后，芳汀下楼看到残渣碎屑丢了一地，仆人们正镇静地扫除全套塞夫勒产的瓷器。第二天都更换了，芳汀设想她哥哥一定有长期订单。也许有许多这样的订单。一天早晨，走过一扇扇关着的门口去客厅时，芳汀停住，倾听阿兹玛又讲她那套令人感到遗憾的话，“一个婚姻为了金钱，一个为了爱情，”这使爱潘妮陷入唾沫星乱溅的激怒中。砸碎瓷器的声音回荡起来。

“一个为了爱情！爱情！好啦，你在那个方面失败了，不是吗，妈？”

“妈妈。多少次必须——”

“你怎么还能说爱情这个字眼？它会梗塞在你的喉咙里，噎得你像阿肯色州的骡子一样透不过气来。你不懂得爱人是怎么回事！我有一次机会尝到它！”爱潘妮一边尖叫一边哭泣。“我尝到它的滋味！我本来可能被人爱上的！”

“被让吕克吗？”

“为什么你这么希望得到他，妈？他微不足道。漂亮，仅此而已。没有你的关系，他是一个穷途潦倒的小人物。他父亲是一个殉难者，他母亲是一个叛徒，他妹妹是一个厨师！你为什么非要得到他？”

“我想得到他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爱潘妮。”

“你并不是为了我才想得到他。我是皇帝的女儿！我是皇帝的爱女！我可以嫁给任何人！我本来可以嫁给阿尔塞纳·赫维特！我为什么不嫁给他呀？”

“赫维特会成为家里的人。那还不够吗？”

爱潘妮似乎被她自己的呼吸闷住了。“那么，事情定了？”

“正在进行协商，”阿兹玛运用俾斯麦的手腕回答。“我想这事可以办成。”

“这么看来我妹妹将嫁给我的情人？我的情人！”

“这样的热情，”阿兹玛叹着气说，“在第二帝国一个夫人身上是那么不得体。你关心赫维特什么呢？你嫁给了一个富有的男人。一个漂亮的男人。”

“但是赫维特的财富并不依靠别人的恩惠，别人的好意，是吧？那些是他的。完全是他的。”

“除非他父亲会再娶，”阿兹玛沉思。

“我遇见过他父亲。他丑得像虱子一样。满脑袋褐斑。脸上有一颗毛烘烘的大黑痣。”

当爱潘妮像赶马车的人一样咒骂，芳汀倚着的那扇门被冉阿让的银烛台撞击得劈劈啪啪直响时，阿兹玛推测着阿尔塞纳的母亲可能长着的相貌。一个走过去的仆人耸耸肩膀，好像说，对这事习惯了；我们很厌烦。芳汀大为震惊；圣詹姆斯广场住宅里的仆人们对这样大吵大闹的场面会玩味好几个月。

“那么，好吧，妈，就是由于好奇，你为什么不把我嫁给阿尔塞纳·赫维特？放过一个富人，却要一个穷人，那可不是你的作风。你为什么想得到让吕克？要把妮科莱·劳里奥特留在家里吗？”她尖酸刻薄地补充说。

“妮科莱·劳里奥特是一个妓女，当她失去美貌时，她就会在野营地讨饭了。你是受到保护的。你是彭眉胥男爵夫人。爱潘妮·彭眉胥。”

“就像你姐姐爱潘妮一样吗，妈？”

“可怜的爱潘妮。我们正是女孩时她患肺结核死了，就像那个茶花女似的，咳死了。”

可以听见爱潘妮在镶木地板上咯吱咯吱踱来踱去的声。 “是什么，妈？迫使你把我嫁给一个除了你的好意一无所有的男人？我本来可以嫁给任何人，”她又恸哭起来。“我本来可以嫁给一个会崇拜我的男人。”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在他当政时期，德国由软弱的联邦上升为强大的帝国。

我应该受人崇拜。”

“你的情人们崇拜你，不是吗，”

“我丈夫崇拜妮科莱·劳里奥特。”

“不要使人厌烦，非常庸俗。”

“我上当受骗了。”

“胡说八道。让吕克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他对妮科莱·劳里奥特并不忠实。”

“你根本不懂爱情，妈，根本不懂爱情的美妙和痛苦。”

“噢，爱潘妮，”阿兹玛厉声说，“比热情糟糕的唯一事物是多愁善感。”

当爱潘妮最后回答时，她的声音，既不激昂也不感伤，而是冷静、加以评价、严厉的。“你作了一种邪恶的交易，不是吗？妈？与过去有关的交易。你没有告诉我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他知道吗？让吕克知道你怎样利用了他吗？你为你自己的过去作了交易，利用我作通货。”

“而且你是多么有迷惑力的通货哟，亲爱的。”

第二十三章

芳汀从英国带来的衣服不仅抛弃了，而且扔出去了，最后，给参加一个捡破烂人的婚礼的 belles（美人们）增添了光彩。但是要变成巴黎的一个女人，芳汀就不得不掌握住裙撑，需要时间和实践。她系上束腰宽带，推上去，一个铁骨架构造悬挂在她的臀部，最初她觉得像是扯着满帆扬帆航行的大船，大风的玩物，但是她逐渐习惯了它，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像任何佩带着半亩地裙环的人操纵得那么优美了。

不过它要航行通过让吕克的世界决非易事。他不仅期望她适应这个世界，而且期望她嫁到这个世界里。就像橱窗里的东西似的他把她推出去，把她介绍给他的广泛熟人中一群出色的可能做丈夫的人。芳汀发现第二帝国的男人们偶尔可能很有趣，时常很可爱，但是她似乎觉得他们掠夺成性或者沉迷在酒色中、懒懒散散、无精打采。总而言之，“不实在，”芳汀描写他们。让吕克琢磨这个字眼，它的真正的概念，愚蠢、自命不凡，于是他问她是否从英国人那儿得来这个字眼，好像那可能是疾病似的。

然而，无所畏惧地，他陪同他妹妹去沙龙、林荫大道咖啡馆、香榭丽舍大街有歌舞杂耍表演的咖啡馆、歌剧院的假面舞会、歌剧院本部、赛马场。然而，她拒绝参加拿破仑三世宫廷的任何舞会或庆祝活动。拒绝了，而且拒绝人推动。

“我不会在宫廷跳舞，也不会跟着杀害我父亲的那个人的调子亦步亦趋，”芳汀宣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称作陛下。我把他称作杀人犯。”

“你说的那是我父亲，”爱潘妮怒冲冲地说。

“噢，芳汀，芳汀，”让吕克恳求她，“难道你不知道那一切都消失了吗？康布雷大街消失了，你知道巴黎消失了，人民消失了。没有人关心什么 *liberté, égalité*（自由，平等），”他嘲笑说。

“你不关心吗？他是你父亲。你母亲在外边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贫民窟里过着天晓得的生活——而你却像这样生活？”她胳膊一抡，打翻了一个有倦容的瓷牧羊女。

“我们的父母作了他们的选择。刀枪、绞刑架和贫民窟？”他含着放纵的微笑讥讽说。

“知道妈妈一定在受冻挨饿你夜里怎么睡得着觉呢？”

让吕克猛地冲出去，三天没有回家，于是在那段时间爱潘妮一有机会就责骂芳汀；阿兹玛对她的行为和大体上她的家庭发表恶毒言论，判断她回来也一样；全家似乎像充满谩骂的大囊肿一样就要爆裂。在她哥哥家里她是一个囚犯，在第二帝国她是一个反常人物：一个有熟练技术的有教养的女人，一个在家庭外面富有经验的未婚女子。完全依靠着让吕克，没有他陪着不能出去；他给她买来身上穿的衣服，口述她可以见的人们。她遭到图查德家的女人们的忽视和轻视；由于批评了她们的厨师而引起可怕的斗争。她像她梦中的干缩果仁似的在住宅里卡嗒卡嗒走动。她夜里一直哭到睡着了。

在让吕克试图把她介绍给男人们的社交集会地点，剧院是最不令人厌烦的。至少在剧院她觉得很有趣。他在好几个剧院有包厢，包括巴黎

意大利剧院，他带她去那儿看妮科莱不但在台上而且在台下在《巴黎人的生活》中施展她那司空见惯的魅力。

“她非常美，”芳汀承认，当他们观看妮科莱令观众陶醉时，她的扇子在她那感觉像是完全裸露的胸部忽闪忽闪飘动着。“而且她的声音美妙得惊人。”

“她是巴黎最吸引人的女人。”

“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为什么要和爱潘妮结婚？”

“不要没有礼貌。”

“我不是一个孩子，让吕克，让人叫我安分守己。”

“像妮科莱这样的女人不结婚。她们不必如此。”

“那么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当成一棵获奖的大白菜到处展览呢？”

“你的语言散发着厨房的味道，”他冷冰冰地回答：“况且，你一点也不像妮科莱。没有人像。”

在幕间休息时，让吕克一定要把芳汀带到后台，在那儿守门人欢天喜地地欢迎他，喋喋不休地说他好久没有看见彭眉胥男爵了，彭眉胥男爵的气色多么好，等等。至少值五个法郎。

“过道怎么这么长啊？”当芳汀那条撑着大裙环的勃艮第绸裙子在狭窄的后台过道里给挂住时她说。

“我勿需到后台来，和所有衰老的公爵以及不名一文的亲王们一起排队。”

他试着推推妮科莱的门，但是门锁着，因此他突然敲敲门，一个古板拘谨的声音回答了。“非常对不起，先生，不过劳里奥特小姐——”

“她会见我的，”他宣布说；门开了，于是他面对面对着一个枯萎的小人儿，她的一头灰褐色头发缩成一个发结，十字架在她的深黄色宽大背心上撞击着，戴着绿色眼镜。“毫无疑问，是认罪，”他客客气气地说。

“让吕克！”当认罪一步一步后退，弯着肩膀，眼睛望着地面时，妮科莱大声呼喊。“什么——把你——带来——？”

“来这儿吗？什么使你这么震惊？”

“你从来不到后台来。”

“因为除了王后，你是巴黎最著名的人，因此我有一个人想见你。”

“你是什么意思？皇后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母牛似的人。”

“劳里奥特小姐，我妹妹，彭眉胥小姐。”他把芳汀引进化妆室，它很大，但是大得不足以容纳两个戴着裙环的女人，而且那么热，以致他们打开下面的贮藏室、地板上那扇大门，来吸收回旋而上的气流。

“你妹妹？”当认罪在戏装中间乱忙活，抓住戏装，好像要拖着所有的衣服一起摔倒时，妮科莱变得苍白失色了。“我以为你妹妹住在英国哩。”

“她在英国一个精修学校过了十年，”他毫无讽刺意味地说。

芳汀发出一阵阵笑声。“那就是你对人们讲的我的情况吗？在一个英国精修学校过了十年？噢，让吕克，那可是——”她笑得出不来气，因为她腰上系着差点儿要了她命的带子就更难呼吸了。“噢，是的，我

精炼完美了。精炼得十全十美。”

让吕克训斥她，“未结婚的女孩子应该说话注意。”

“我不是一个女孩子，让吕克！看看我吧。”

“不过你肯定没有结婚，而且很可能就这么待着。”

“对不起，彭眉胥小姐。”妮科莱竭力要把他们俩引进气闷的屋子里，打翻了一瓶蓝玫瑰。她为芳汀忙乱不安，问问题，当她在礼节俗套中间磕磕绊绊时，她尽力不看在戏装中间乱忙活的认罪。“你在巴黎会逗留多久？”

“直到让吕克能把我嫁给他的一个患痛风的、很差劲的朋友为止，”芳汀厉声说，“或者直到我再也忍受不了为止。”

“认罪，够了，”妮科莱斥责她。“你手脚笨拙得像个醉汉，离开我们吧。”认罪急忙恭恭敬敬后退，朝着隐隐出现楼梯、通到下面贮藏室、地板上那扇门走去。她转身，下楼梯逃走了，走进昏暗通风的仓库地下室，给自己找到古式戏剧留下的一个宝座，在那儿她可以又哭又笑，在那儿她可以感谢上帝，祈求指引，来回摇晃，呼唤她女儿的名字，在那儿她可以由后门离开，出去走进蒙西尼大街，夜晚冒险走那条漫长荒凉的路去野营地，告诉马吕斯芳汀回到法国了。

他们在巴黎意大利剧院的争吵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不过它适合使让吕克无情地努力把芳汀嫁出去，更直截了当地说，使芳汀那么痛苦以致她会闹脾气出嫁，而他就会摆脱了她。他直率地提到她依靠着他，这使她非常激怒，因而她轮流着生气或发怒。在煞费苦心准备科琳·图查德和阿尔塞纳·赫维特的婚礼期间，铺张浪费得简直令人大吃一惊的婚礼期间，芳汀和家里另外所有的人（除了路易丝那个女孩）的冲突加剧了。

作为婚礼喜庆活动的一部分，为了多次午宴中的一次阿兹玛租了林荫大道整整一座饭店。首席坐着将要结合起来的两家人，把芳汀放到末座阿尔塞纳的老父亲旁边，他像一块陈腐的乳酪那样软绵绵、臭烘烘的。她不知道是否让吕克认为这是开玩笑，还是更糟糕的，也许他打他那几百万块金钱的主意真地期望她迷住赫维特老先生。

或许这是一种惩罚方式：在这儿花似的怪异装饰品后面成了俘虏，忍受着无休无止、煮得太烂的饭食，倾听着这个布满褐斑的强盗讲一些糖萝卜和腌猪肉性质的迷人故事和他引进法国的新机器，他从辛辛那提屠宰场引进的，一种抄袭或盗窃的专利权，在那儿一头头猪先给展成八字形，然后用皮带捆到机械橇板上，在以蒸汽作动力发动的输送带上用机械刀把它们宰了，正砍在喉咙上，老赫维特用食指比划着。然后，还在橇板上，血流到输送带两边的槽沟里，猪就给往前推，掠下去，用蒸汽驱动的刷子刮毛，每边两把刷子，然后用机械切成四片，挂起来。“整个时间，”赫维特先生说，“十八分半钟。一分钟也不多了。”

“那恰恰就是我的看法。希望，请你一定原谅。”

芳汀迅速穿过饭店的喧闹声与烟雾和将近百名赴宴宾客，走到前门，要套在她的米色粉红色和绿色条纹服装上的外套和相配的帽子，她把帽子系在下巴下，尽可能快地离开，转向林荫大道右边。

四月底的阳光使平行的一排排漫长树木上的拳头大绿芽变柔软了，产生了扩展开、张开大嘴齐声歌唱的合唱团的效果。她朝西方走去，找寻康布雷大街，晕头转向地发现周围的一条条街道依然在那儿，改变了，不过依然存在。康布雷大街是拆掉的那些大街中的一条，像她父亲的生命和工作一样消失了。但是甚至对于芳汀为了捍卫一种理想而从容就义那种概念，与春天的下午和当她在新的巴黎的宽阔人行道上漫步时靴跟轻轻叩击地面的轻快矫健声音，似乎是非常奇特不一致的，而新巴黎，用豪斯曼的话说，是：四轮马车、出租马车、公共马车、散步场所、那些即使不出名但很富裕、即使不富有但是很自命不凡、就他们而言衣服就是文化的人们聚居的宽阔商业大街循环运行的场所。乞丐们都给扫光，从一条条林荫大道清除出去，用喊声和号角声沿街叫卖的小贩们也一样，商店都装修一新，光彩夺目，由在室内和柜台后面恭恭敬敬迎接顾客们的店主们操持着。室内的沙沙活动声和点钱声，配合着室外那种有规律的马蹄得得声和钢铁车轮碾在用碎石新修筑的一条条街道的咕咚咕咚声。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穿着军服，三个女人中就有一个人发散着洋溢的心满意足神情。

芳汀走到杜伊勒里公园，在那儿军乐队一个星期演奏两个下午，明晃晃的铜管乐器、庞大的打击乐器，这一次演奏《拉德茨基 进行曲》，这时服装体面的巴黎人就随随便便聚集在雅致弯曲的铁椅子上，裙子像波浪翻滚，或者像柔和的幽灵似的穿过树林，由穿着黑礼服、大礼帽上下摆动、点头致意的男人们陪同。芳汀提起自己的条纹裙子，加入不拘礼节的喧闹人群中，这时在她周围人们喋喋不休地闲聊，走来走去，调情，讲闲话，孩子们带着铁环，女人们牵着小狗溜达。音乐上下起伏时，一把把阳伞旋转着，咯咯笑声穿过含苞发芽的树林。一个孩子推着铁环从她身边跑过去，另一个在玩球，到处美术家们在写生。她怀着特殊的兴趣观察他们，希望在这些主妇、花花公子和讲话不清楚的外国人中间看到博贾德先生。她只认出蒂埃尔先生，他含着微笑，闭着眼睛，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的小脚不合拍子地敲击着，他的庞大岳母像癞蛤蟆保护苍蝇似的。

当乐队演奏一支非常吸引人的华尔兹舞曲时，发出一阵掌声，所有人的头都转向一个身材高大、弯腰曲背的男人，他的大礼帽下露出一圈白发，大鼻子上架着夹鼻眼镜，胳膊上挽着一个金发碧睛的绝色美人。妮科莱·劳里奥特。这个名字波动着掠过人群，好像妮科莱只要在那儿就使他们激动陶醉了，好像她散发出那样的魅力，竟致使太阳黯然失色。芳汀仔细察看她，不知道她在拒绝妮科莱的邀请上是否可能操之过急了。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得到劳里奥特小姐邀请光临会认为自己非常荣幸。在巴黎意大利剧院化妆室发生了那件可怕的插曲以后那一天，她送给芳汀一张字条，一张可恶的字条，一张恳求的字条，请她去查洛特大街。芳汀盘算去，只因为她知道这会使爱潘妮多么激怒，而且想到使图查德家任何人恼火都给予她极大乐趣。然而，按照那种卑鄙的冲动行事，会与彭眉胥家的人的作风不相称，于是她写了一封轻松愉快的信，说以前的约会大概使她丧失了那种荣幸。然而，另一封邀请信来了，这以后

又来了一封，现在，看着妮科莱，她倒非常后悔她的固执劲儿，而且她不知道劳里奥特小姐是否可以给她提供从她哥哥那儿逃脱的途径。

穿过花园，她来到塞纳河边，观看河水滚滚流过，望着河对岸的万神庙，初次理解到她回来以后她在巴黎是一个自由女人。她如何处置她的自由那是毫无怀疑余地的。

她跨过索尔菲里诺桥，向南方徘徊走去，当她更深入巴黎工人生活区时，穿着像她那件有裙撑的绸裙子、绸缎外套、戴着绣花手套，系在下巴下面有光泽蝴蝶结的时髦帽子，就显得更古怪。因为塞纳河这边对她无论如何是陌生的，一条条街道，重新规划了路线，扩宽了，从老建筑物上劈下来，直到她走到改变了驯鹿大街的建筑物那儿，似乎才显得很奇怪，她在那儿仰望，看见那所巨龙大院。就像妈妈描写过的，那条石龙在院门上闪耀，它的头昂着，爪子悬着，翅膀张开，那条绝望的巨龙，从它那儿人必须变了形或者根本不变形出现。她穿过她母亲住过的那所凄惨的院落，凝视着一张张怀着敌意的面孔，也想着那个故事：他们如何要圣玛格丽特嫁给罗马帝国一个人，就像他们要芳汀嫁给第二帝国的一个人一样。钟声响了，芳汀离开那所悲惨的小院子，随着钟声来到圣绪尔比斯修道会，那儿，在它的阴影里，是滑稽咖啡馆。

柜台后面那个女人从 1851 年以来就没有改变，但是这地方带着一种新的相当兴旺的气象：新镜子、铁丝水果摊上摆着桔子、鲜艳的酒瓶。到处拿破仑三世的半身像削弱了芳汀的决心，可是，当法根尼斯太太洗杯盘碗碟，在镜子里注视着她时，她只要了一杯柠檬水。芳汀的豪华衣服在那五六个顾客中间突出得出奇，有一些看来拖得很脏，有一些很困惑。

芳汀把玻璃杯放在镀锌柜台上，咬着嘴唇，轻轻地说，“我在找一个人。也许你能帮帮忙。”

“也许不能，”法根尼斯太太急促地说，朝那个很感兴趣的格里芬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个残废密探像个肿瘤似的紧缠着滑稽咖啡馆。

“一个叫，过去叫欧棕鸟的人。”

“从来没有！走开！离开！我是拥护皇帝的！”

“我不是。”从艾酒酒杯后面传来轻微、微弱、淡淡的声。米米·拉斯考克斯在喝酒提神。米米摇摇晃晃地起立，走到柜台跟前，研究芳汀的华丽衣服，提起那粉红色绿色条纹绸裙子，在手指间摸摸，发出赞叹的声音。

法根尼斯太太轻快地绕过镀锌柜台走过来，挽住米米和芳汀一人一只胳膊，陪着她们走出咖啡馆。“你是英国来的那个姑娘，是吧？否则你就会了解得清楚一些。你必须更小心，小姐，你必须非常小心。那个欧棕鸟——”她怀着恶意瞥了米米一眼——“会使你陷入麻烦中。他会使你认识的所有人陷入一大堆麻烦中。警察，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他。”

“坏蛋们！”米米随随便便地说。“下流坏们。”

“他收到我的信了吗？”芳汀恳求法根尼斯太太。“他知道我在这儿吗？他在这儿吗？他结了婚还是——”

“欧棕鸟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问他母亲吧，”她粗率无礼地朝米米点点头。“但是不要在我的咖啡馆里问。据说他们放宽了控制，小姐，哦——好啊——不错——不过我，我要告诉你有些名字在巴黎依然

很危险。欧椋鸟是那些名字中的一个，百灵鸟、光明、彭眉胥，在巴黎千万不要说这些名字。”

“不过那是我的姓啊，彭眉胥。”

“圣母啊！”法根尼斯太太大声呼喊。

米米的眼睛明亮了。“芳汀？你是芳汀？”

“嘘！”好像轰一群欧椋鸟似的法根尼斯太太大声说。“走开！”

米米拉着芳汀，穿过一条条狭窄街道朝河边走去，芳汀像是跟在扫帚后面的气球。米米把她的裙环当了，因此她的裙子松松垮垮地悬在臀部，她的帽子磨损了，手套弄脏了，芳汀知道她被一个妓女领着穿过一条条街道，恭顺地很感激会把她引到加布里埃尔那里去的这个妓女的恩德。

但是她反而给带领到旧货商人的仓库，在那儿米米砰砰敲门，大声吵嚷嚷得到无时不在的那几只狗的响应。“我来找伯爵夫人，你这个老顽固，”米米说，从一个容德雷特身边推挤过去，拉着芳汀。一旦到了里面，她就放开芳汀的手，在阴暗光线中在悬挂在头上的一包包衣服胞衣外边徘徊。“是我，伯爵夫人！是我！”

处在外边明亮的阳光中以后，芳汀的眼睛吃力地调整着适应暗淡的光线。当然，她记得这个地方，记得上一次来这儿时她的整个生活改变了的那一天。也许这就是人们把它称作改头换面商店的原故吧。

“米米？”透过尘埃伯爵夫人向下面呼喊，“米米？”

米米走过去，仰着头，大声呼喊。“对了，是我。是该恢复正常的时候了。”

“噢，米米，你——”

“我把百灵鸟的女儿带来了。”

“你带来了，不在这儿吧？噢，米米——”

“她要找欧椋鸟，伯爵夫人，她应当得到他，而且只有你能找到他。”

第二十四章

十九世纪在这同一个地点有一座同样名字的桥。自从罗马人最初建造了一座木桥以后它曾被毁坏了十一次，小桥 1852 年给拆毁了，因为那座老木桥散发着革命气息。拆掉它的人们真希望 1818 年 6 月在大炮隆隆开过去以前放火把它烧掉了。用石头重建了，非常坚固，确实依然屹立着，在它附近，塞纳河南边这个特定的傍晚，蹲坐着一个乞丐，一只眼睛遮盖着，另一只眯缝着，一只拴在长铁链上的洋铁杯子拴在他的脚腕子上。他的衣服只是一层一层破布，他的整个身子瘫在一顶松软耷拉着的帽子下面；他是一堆一动不动的破烂布片，仅仅在洋铁杯可怜地咯嗒咯嗒响的限度内还活着。显然他看不见咔咔扔进去的所有东西是钮扣、骨头还是什么毫无价值的东西。他的双臂展露在春天的夜晚中，显然他是以身体的病痛乞讨的最低级乞丐。两条胳膊和端着杯子的一只惨不忍睹的手，都溃烂、起水泡、青白得吓人，伤痕累累，好像它们曾经伸到滚油沸水里似的，把那个可怜的人抛在永久的痛苦和不适合做任何一种工作的情况中。

他坐在那儿，当人们匆匆走过去时，招来神色恐怖的凝视，直到一个女人走近为止。她身材瘦削，坚强得像牛肉干，她的两只脚穿着木鞋，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她的脸很脏，她的嘴紧紧抿成一条缝，也许是，由于憎恶吧。她可能在三十和五十岁之间。“猴子准备飞了，”她说。

那个乞丐慢慢地站起来，从脚腕子（用铁链拴住杯子是乞丐们中间避免偷东西的男孩们偷杯子的普通手段）把链子打开，拿着它，他凄惨地跟着她沿着圣米歇尔码头走去，在那儿码头朝河边滑下去，在日落的耀眼阳光中闪闪发光，随着桥上的光线闪烁着。他们面对着老陈尸所，过去从塞纳河里拖出来的自杀的人们的尸体都运到那儿。

“你的胳膊很让人厌恶，百灵鸟。”

“没有什么。厚厚的一层肥皂，然后你把醋泼上去，它就像这样起了疱，斑斑点点，变成可怕的颜色，不过真的没有很大损伤。真可怜过去那些乞丐为了生活不得不使他们自己身上遭到真正的伤害。”

“除了我的男人和孩子们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怜悯心了。”

“我了解那一点。怎么可能是另外的情形呢？”

“我没有怜悯的余地了，不过我有深仇大恨，百灵鸟。我恨那些大阔佬。我恨军人。我恨教士。我恨脚踩着我们脖子的那些人，他们那穿着漂亮鞋子的脚踩着我们的脏脖子，然后叫我们抬头仰望，看看焰火、奇观、世界展览会，告诉我们这些比自由更好。他们向我们宣战还称之为和平。他们给我们残渣碎屑，还管它叫面包，不过至少，”热尔梅娜像巴黎人那样表达力很强地耸耸肩膀，“我们没有像 1848 年那样挨饿。用他们挥霍浪费的骨头我们至少可以熬汤。”

“穷人怎么能相信他们的利益全在于富人们呢？也许，是狗的最好利益，”珂赛特补充说，想起妮科莱那几只讨厌的小哈巴狗，娇养着，肥肥胖胖，除了彼此骑着压着，懒得做任何事情。“富人的一些狗跟着他们大肆挥霍是对的。我们其余的人是不可能的。”

“不，百灵鸟。他们其余的人行。我们少数人不行。帕乔利在给豪斯曼挖下水道。看见他我哭了，倒不是因为他病了或者受了伤，或者在

下水道里劳动，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印刷工，那是他熟悉的一切。没有印刷机他觉得……”热尔梅娜叹气。

“不完善？”珂赛特提供意见说。“就像马吕斯没有笔就不完善一样。”

“你的丈夫活着真是奇迹，百灵鸟。你把他弄回来也是奇迹。”

“然后我不得不又看着他生病，挨饿，受冻，我无力照应他，改变或改动任何事情。我了解你面临的痛苦和恐怖，热尔梅娜。”

“帕乔利决定他必须离开我们。他说如果他逗留着，在克里隆顺着紫貂孤山的墨迹闻出他来以前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取了不同的名字，在紫貂孤山没有人认识我们，但是他说离开我们生活更安全，”她阴沉地说。“我对他说，让我们搬到营地——”

“不那么容易了。现在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地区了，那些营地，疑心警察，疑心窃贼和杀人犯，而且那儿也有好多人，从过去的生息地给驱逐出来——”珂赛特朝河那边点点头，那儿曾经是著名的贼窝和藏污纳垢的地方，过去的斯琴岛，正处在重建的痛苦中。“在营地你需要一张 *entrée*（入场券），就像在宫廷需要 *entrée* 一样。把帕乔利带到我们生活的意大利防寨，对马吕斯太危险。我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使克里隆离开马吕斯。不过我有个地方给帕乔利，热尔梅娜。一个好地方，不讨人喜欢，也不舒服，但是如果他很细心的话，很安全。”珂赛特露齿一笑，把手伸进破衣烂衫深处，先掏出十五个法郎。热尔梅娜哭着攥住它。“我不时地，和帕乔利，欧椋鸟一起，会送来更多的。我们不会让你家里人挨饿，热尔梅娜。马吕斯和我，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把手往一层层破烂衣服里伸得更深，掏出拴在红缎带上的一把钥匙，热尔梅娜把它套在脖子上，悬挂在衣服下面；它似乎撞着肋骨咔嗒咔嗒响。”在巴黎意大利剧院后面有两扇门。一扇是大门，把布景和背景屏搬进剧场。一扇小一些，为了搬道具等等，为了在幕间休息时乐师们去外边抽支烟。这就是那扇门的钥匙。今天夜里，演出以后——”

“不过那是蒙西尼大街，百灵鸟！那靠近什瓦泽尔走廊，最时髦的一些商店——像帕乔利这样的人在什瓦泽尔走廊一呼吸立刻就会被捕。”

“我们有什么选择的机会呀？他必须非常小心。那是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不暖和，而且有大批老鼠，但是很少密探，我想，没有人会想到在被抛弃了的一些道具、煤气管、滑轮中间找寻一个印刷工。那是一间大屋子，有整个舞台那么长那么深，我在那儿给帕乔利收拾出一个角落。告诉他演出以后来，一旦进去，就再锁上门，向右转，藏在一些树后面。纸板树，假树，”珂赛特提出意见，回答热尔梅娜脸上的惊愕神色。“舞台下面的一切东西都是假的，就像舞台上的一切东西一样，而且，”她沉思地补充说，“在剧院本身上。每个人，也一样。告诉他在那儿等着我，我会告诉他可以在哪儿睡觉。他必须学会不引人注意地进进出出，我并不是说这很容易做，不过连克里隆也不会注意那儿。”

“克里隆还没有在那儿找寻你，是吧？”

“还没有，”珂赛特坚强地大笑起来。“我想他还在搜查可怜的拿鹅毛笔的百灵鸟的羽毛，找寻害虫。”

“他是害虫。如果我能够的话，我就会带着我的丈夫和孩子们离开

这个城市。”

“巴黎是最好的地力，热尔梅娜。也许除了爱情的国度，没有安全的国土，有时候你的心可以生活在那儿，但是你的身体不可能。至少在巴黎，你知道你有朋友们。”

“是的，百灵鸟。我们有朋友们。如果我们有像你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就可以忍受有像克里隆这样的敌人了。你知道帕乔利每天夜里发誓要杀死他。有时候，我睡在他身边时，他的梦那么猛烈，都把我弄醒了。”

“克里隆是告诉我们以流血开始，也会以流血结束的一个人，不过不是现在，热尔梅娜。回家去你的孩子们那儿吧。”

珂赛特从容轻松地下到河边，闪躲到桥下，在塞纳河水里洗了洗布满病痛的两条可怕的胳膊。她脱下一层层破衣烂衫，松垂的帽子，眼罩，和那个讨饭碗一起塞到一个包裹里，把它们丢在桥下。她抹掉脸上讨饭人那层厚厚的烟灰，用她藏在口袋里的一块烧焦了的木塞炭，她染黑了颧头、下巴和好像覆盖着尘土、长了三天胡子的嘴唇上面。从她的蓝工人衬衫里面，她掏出一顶快垮掉的帽子，把它戴在头上。经过法院前面的那个工人，吹着口哨，朝着大河另一边走去，像一个从来不畏惧法律那样舒适和逍遥自在的人一样。

《巴黎人的生活》沸腾的长期演出即将结束。秋天一出新的小歌剧就要上演，连火车都拆卸了，收起来，零零碎碎地贮存在舞台下面屋顶很矮的大屋子里。

像每次演出以后一样，她卸了戏装（穿上去大街的装扮），劳里奥特就吩咐认罪打开她的化妆室通到王子走廊那扇门，他们就蜂拥进去。最后他们蜂拥而出，去林荫大道咖啡馆或饭店，去香榭丽舍大街的卡巴莱餐馆，认罪就弯着腰，独自打扫干净。今天晚上她特别缓慢地干活，当他们都离开时，她拾拢她藏在箱子里的几条毯子，她在毯子里捆着面包、几支蜡烛和几盒火柴。她掀开化妆室的沉重活板门，下了楼梯，拿着蜡烛，因为煤气灯关了。像往常一样，气流回旋而上，她的蜡烛劈剥爆响，但是当她们降到下面的地板上时蜡烛没有灭。

这是一种陈尸所，这间屋子，戏剧的过去和乐事的陈尸所，一切东西遭到忽视地乱堆放着，就像在公墓里一样。认罪慢慢穿过这座迷宫，她的道路被烛光光线不足地照亮，几只老鼠在她前面匆匆跑过。她可以听到头顶上搬运工人和换布景的最后一个人在为明天的演出作准备的脚步声。穿到后面，她找到帕乔利，像她希望的，蹲在几棵画出来的树后面。他小心翼翼地把它移开，站起来，站在她前面。他依然很瘦削，头几乎完全秃了，他有那样几根头发像和尚或神父的包围着他的脑袋，他的表情使珂赛特想起维迪尔，虽然他不像《旧约圣经》那么严厉。

他们在摇曳的光线中互相热情地问候，帕乔利答应说，“我们会又点燃了火炬。我发现一台秘密的印刷机——你知道，是他们一百年前使用的那些小型的。它需要安装起来——不过那时，你就得写点东西让我印刷了。”

“现在我必须更小心，帕乔利。我要考虑马吕斯，不只是我自己的安全，”她说，穿过被抛弃的一堆道具和杂乱无章的布景的迷宫把他带回去。“我女儿回到巴黎。我希望她一直很安全。利害关系突然增加了。”她把他带到用一堆布景和一些道具围起来的小围墙里。一张精致的长沙

发（从《地狱里的俄耳甫斯》戏剧中普路托的王宫里留下来的），推过去靠着墙。她把那个包裹——几条毯子、面包和几支蜡烛——给了他，又告诫他如果演出时他在那儿一定要绝对保持沉默，而且进进出出剧院要小心。“我打算给你搞一些衣服，使你看上去更像舞台工作人员，不大像，”她举起蜡烛照着他，“给豪斯曼挖下水道的不熟练挖土工人。”

“那是工作。”帕乔利耸耸肩膀。“我很感激欧棕鸟给我找到一件工作。即使我不能印刷，我也得工作。”

“好吧，帕乔利，”她皱起鼻子，轻轻笑一笑，“看上去像个舞台工作人员对你更好一些，气味也像一些。”

“谢谢，百灵鸟。”“不是百灵鸟。在这儿不是。在这儿是认罪。”“我不能说那话。我从来不承认犯了罪。”

第二十五章

当芳汀复信爽快地拒绝去查洛特大街时，使珂赛特大为失望。妮科莱提议她们再试一次，珂赛特应该亲笔写这封邀请信，希望芳汀会认出它的笔迹。很危险，确实。让吕克也可能认出那笔迹。不过或许这是引起她注意的唯一途径。已经冒了险，看到芳汀没有打开信，甚至没有看看信或笔迹，会伤了珂赛特的心的。同一天另一封信来到了。

按照最后这封信的指示，在五月一个光辉灿烂的星期日，芳汀宣布她要去作弥撒，然后就雇了一辆马车去卢森堡公园，而且找到梅迪西斯喷泉（由于并不太难），它的静静的漫长水路两边排列着一座座石冢，被一座长满鲜苔、巨大的塑像、即将投入命中注定爱上自己的热恋中的那喀索斯统辖着。她在这儿等待着，踱来踱去。像第二帝国的贵妇人们一样，芳汀从头到脚，都包起来。她穿着一件宽大、不方便的杏黄色绸衣裳、一件很相配的外套和帽子，还披着一条丝穗披巾。用戴着手套的手她把头发掠上去，那头发已经从脸上光滑地拂开，在后面卷曲着，发卷像瀑布似的从帽子下面落下来。她看了她的小怀表不止一次。但是她依旧孤零零地和那喀索斯在一起。可怜的同伴。

她看见他以前先看见水池中的倒影：身材高大、肩宽体阔、穿着从他外祖母那儿搞到的一身朴素的黑色西装。显然他为了这个场合还修了指甲、脸刮得干干净净，他的黑头发抚平了、他没有戴帽子。他的鼻子还有点歪，笑容也有点偏，但是他的黑眼睛非常机灵，他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她还没有抬眼张望，几乎害怕观看，把形象和名字收在一起，把那个人和回忆放在一起，把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以前，那一切就在映出人影的水池中波动闪烁。“欧棕鸟。”

“你那么美。”

“你那么——那么结实，”她支支吾吾地说，因为没有别的话说。

他沿着映出人影的水池走去，当她的心跳一直冲击到手指尖时他朝她走来。当她注视着他走动时，她可以看出那个男孩的身体如何长成男子，由于劳动变坚强了。为了这种情景她回到巴黎。为了这个男子。为了这一刻。但是令她大为失望，当他伸手拉住她的手时他称呼她小姐。“不要——”她打断他。“请你，在我们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们肯定不拘泥于那样的形式了。”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啊，小姐？我们彼此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是孩子。”

“我是一个举止粗鲁的人。我表现得像一个小畜牲，你完全有权利恨我。”

“我从来不恨你。甚至你的伤人言语都意味着你注意到我。我怎么能恨你呢？”

“请叫我的名字。我等待了那么久要听你叫——”

“芳汀。”

他们在一尊尊石眼雕像的凝视下走着，绕过孩子们租船的亭子，他们的呼喊声和鲜明的船帆在小湖那边扩大了。他们坐在摆在竖琴师前面

的条凳上，他在给老人小孩们弹琴取乐，而附近回荡着被演木偶戏人的滑稽角色们逗乐了的那些人的大笑声，喧闹的孩子们玩耍，从读者们手中逃脱的一张张报纸，在五月的微风中飘荡。他们沿着百花盛开以前最后一刻迟迟疑疑尚未开放的枝繁叶茂的树林林荫道走去。这个时刻很适合芳汀和加布里埃尔，他对她说他不能去滑稽咖啡馆去取她的信。

“我没有接到你的信时，我就停止写信了。我想或许我的那几封信使你处于危险中，处于更大的危险中。我想或许你和妈妈被捕了，但是博贾德先生使我放心，如果发生了那种事他会告诉我的。妈妈好吗，欧棕鸟？你时常看见她吗？”

“不像我希望的那么经常。她问你好，她很好，很愉快，真的，不过现在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了。我甚至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停止写信。依然非常危险，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另外的人们。”

“为了妈妈和另外谁呀？”

“另外的人们。很长时间我甚至不在巴黎，然后我回来时，我能做的只是生活、劳动、躲避着克里隆。甚至现在，小姐——”

“不要。请你不要——”

“小姐，我在这儿和你在一起是——是不明智的。”

“但是你来了。”

“是的。”

由于另外到处的喧闹声他们之间的沉默就更令人伤心了。敬而远之的隔阂依然存在，除了他不那么谦卑，她不那么傲慢以外。毫无疑问他们在一起显得非常奇怪，她一个富有的贵妇人，他一个模样朴实的人，一个穿着节日盛装很不自在的劳动者。她真希望她没有穿那件杏黄色绸衣，但是一种更简单，似乎不大可能成问题的东西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她凝神眺望公园那边，眺望她最近度过了十年生活、流放和孤独的平原那边，仅仅靠着劳动和梦想欧棕鸟爱她，尽管他们之间隔着时间和空间，但他们的爱情是单纯纯真的。相信这种爱情减轻了她在伦敦度过的漫长冷酷岁月的痛苦，不过也许仅此而已，仅仅是一场梦，醒来时轻轻松松地就消失了，像甜蜜凝结的假象一样不坚实。事情如果是这样，芳汀觉得不了解真相她一时一刻也活不下去。“你停止写信时，我以为你结了婚或者爱上人了。”

“不。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过你有女人，”芳汀耸耸肩膀，“所有男人都有女人。”

他在她身边走了一会儿，当他不回答时，芳汀就改变了整个话题，紧张不安、悲惨地闲聊着天气、花园里演奏的音乐、老人们、他们最后停在那儿的在喷泉水池中游动的金色鲤鱼。

“我有过女人们，”他终于说。他望着喷泉中心，那儿一匹匹石马跃出水面，蹄子高举、狂暴、吓人。“但是我只爱一个女人。我只爱我永远得不到的那个女人。”

“如果你爱她，为什么会得不到呢？”

桑松内特伸出手去，拉住她的手，在他自己手里把它慢慢地翻过来，然后不慌不忙地，沿着她的胳膊里面直到手腕他解开一颗颗钮扣。当芳汀注视着时，她口干舌燥了，当他的强壮手指扭动一颗颗珍珠母小钮扣时除了喷泉的泼溅声和她自己加快了呼吸以外一切都模糊不清了。

他的手心很硬，结了老茧，有裂口，干巴巴的，指甲剪了，但是劳动使它们都经受了磨砺，他那晒得黑黝黝的手背上青筋累累，肌肉突出。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触摸那么轻柔，那么有把握，那么不慌不忙，以致芳汀闭上眼睛，咬着嘴唇，确信男女之间不论发生另外的什么，也不可能像这个那么亲密，那么令人感动，那么激动人心。他摘掉手套，把他的大手指插到她的指缝里，把她的手拉到他的嘴边，吻吻它，他的嘴恋恋不舍地偎着她的肌肤。

“看看我的双手，芳汀，”他最后说，没有放开她。“看看你的。现在就像我们是孩子时一样不可能。毫无区别。”

“我劳动了，加布里埃尔。我像你一样劳动了。”她抓住他的双手，两只手都握在她的手里，走到她的裙环允许的那么近。“我的双手很强壮，欧棕鸟，摸摸它们！它们很柔软，但是它们很强壮。它们可不是第二帝国从一只狗身上跳到另一只狗身上那种跳蚤的手。我的双手干了活儿。这些可不是害怕劳动的一个女人的手。我是我父亲的女儿，我母亲的女儿，不是我哥哥的妹妹。”

“今天我来，因为放过它去我忍受不了，但是我了解，你也像我一样了解，芳汀——噢，芳汀，我曾经看到你父亲写的一封信，他确实对你母亲说爱情是它自己的国度，但不是它自己的世界。世界侵犯那个国度，芳汀。它早就侵犯了我们的国度，而且我们不能忽视它。一切都反对我们，有太多的人处在危险中。”

他把她拉到他身上，她闭上眼睛让他吻，但是只有言语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不能再见你了，你千万不要再去滑稽咖啡馆了。太危险了。我不能对你讲——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对你讲。”

“你可以告诉我你爱我呀。”她离开他，挑战似地往后退。“因为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毫无关系。你可以说什么，你不可以说什么，哪儿是否有我们存身之地，你的手像什么样，我的手像什么样——任何事都没有关系。如果你爱我，我们有时间，一切都会随着时间而来。如果你不爱我，那么我们享有的只是回忆。”她毫不卖弄风情或三心二意地注视着他。“回忆，那也够了，而且我不抱怨，不过我必须知道。”

欧棕鸟观察喷泉，那儿无知的鲤鱼在混浊的绿水中平静地游动，游到精力旺盛、从喷泉中心跃起的那一群那儿，渴望逃脱——什么？时间？回忆？责任？他注视着他前面这个美女，甚至比他想象的、他记得的、他希望的她的模样更美。这是他梦想的重新团聚，然而他对另外一些人，对马吕斯、珂赛特、帕乔利负有责任。他想起百灵鸟，想起当他把告诉她马吕斯还活着的字条给她时她脸上的神色。不论世界如何侵犯，像那样的爱情可以使你一辈子坚强不屈、经受得住一切。这样的爱情是不会给予所有人的。也许一切都反对他们，但是他失掉过芳汀一次，而且不管怎样他都爱她。现在他不能放弃她了，当她回来了，不仅回到法国，而且对他报之以爱情时，他不能放弃她了。那一定是一个奇迹、一件礼物、一次他知道他必须接受的机会。加布里埃尔朝她微笑，过去那种歪一点点的微笑，他告诉她他永远、始终爱她，从他是一个男孩时起，而且在他们分开的那些年里，没有一天她的名字不挂在他的嘴上、她的面容不在他面前、因为她不能在他的怀抱里，像她现在这样，他不极其伤心。此时此刻。

第二十六章

“不可能的！令人厌恶！令人恶心！”让吕克跳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上，他厌倦得勃然大怒。

“你是我哥哥，不是我父亲。”

“而你不再是厨师的助手了！”

“你不能命令我抛弃爱情，像你一样生活。这个家庭散发着不幸。有时候我想在这儿的强烈不幸气氛中我会窒息！你的生活没有爱情，是很丑恶的——”

“你忘了妈妈把那个街头流浪儿欧椋鸟从监狱的险境中拉出来吗？他腋下还没有长毛就坐牢了。以后他坐过牢。如果克里隆能找到他，他现在就会坐牢！他出身于捡破烂人的家庭！”

“你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我爱他。我一直爱着他，而且我要嫁给他。我并不是请求你许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愿意偷偷摸摸地溜走，像帮厨女工和仆人一样躲躲闪闪逃走。”

“你肯定知道帮厨女工会怎么做，”他含着往常的冷笑说。

“你触怒不了我，让吕克。没有邀请你参加婚礼。有一天你醒了，我就走掉了。”

“我叫你嫁给谁你就嫁给谁。我叫你爱谁你就爱谁。”

逐步升级的，这种喧闹争吵，引起爱潘妮的注意，她突然跳进客厅，当她坐下，在沙发上摩挲平裙子时，她让门大敞着。“请继续吵吧。我很喜欢有关爱情的争吵。”

“滚出去，爱潘妮，这是家务事。”

“真的吗？难道我不是你家里的人吗？听见这话你女儿会很悲哀的。”

让吕克以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确实像珂赛特的姿势揉揉额头。“为什么我一定要和所有这些难对付的女人一起生活？”

“妮科莱难对付吗？”爱潘妮认真地问。“对于你真遗憾呀。而且我认为你去那儿是为了得到安慰。而那个贫民窟的小蘑菇——”

让吕克滔滔不绝地数落她，好像天生的力气一样压倒她，她抿着嘴朝他狡黠地笑一笑。

“我禁止，”他转身对他妹妹说。

“你没有权利禁止。我不是一个等待父母给我安排一桩门当户对亲事的幼稚姑娘。我的生活本来可能像那样，但是它没有。我谋生了，让吕克，我劳动了。你为此很轻视我，但是你把我逼到这种地步。你把我一无所有地抛在英国。感谢上帝我有卡雷梅夫人，她有可以教我的技术。”

不理睬她的论点，他咬紧牙关，以大使级的结论性话语声明，“我的妹妹要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贼、一个乞丐、一个妓女和罪犯的私生子是不可能的。”

阿兹玛从门口冷漠地注视着他们。“在讨论哪个妓女和哪个罪犯呀？”

“我在和我哥哥争吵，夫人。事情追溯到我们的童年，与你毫无关系。”芳汀起立，走到门口，经过他们三个人身边。“我像圣玛格丽特

一样，你们记得她吗？在巨龙的肚子里？妈妈曾经写信告诉我，要脱离巨龙的肚子你必须转变了。我转变了，让吕克。我从巨龙肚子里出来了，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了。”

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一天夜晚，很晚的时候，让吕克敲敲他妹妹的房门。她点上一支蜡烛，打开门。一句话没说他就进来，走到未生火的火炉前面的椅子那儿，臂肘拄在膝头上。

穿上一件睡衣，芳汀开开煤气灯，在灯光中惊奇地发现他显得多么憔悴苍老，倒不是上了年纪，不是年老出现皱纹，只是年轻衰颓。身上散发疲惫不堪的气氛和从他的衣服上飘散出的一股广藿香、烟草和麻醉品的特殊味道。

“这么说你认为这个家庭有股不幸的气味，芳汀？穷人也一定有股不幸的味道。”

“他们有股缺吃少穿的味道。有股绝望、寒冷和疾病的味道。这个家却有股——”

“饶了我吧，”他厉声说，但是他往后一靠，穿着漂亮鞋的双脚交叉起来。“不过仍旧，我有时很可怜路易丝那个女孩。”

“她没有童年。不像你和我有。”

“不要为了受难修女大街搞得泪汪汪的。爸爸一直去坐牢，激怒国王授予出版自由。出版自由——多么愚蠢的想法。搞破坏的许可证。”他苦笑。“真的十分好笑，对吧？”

“爸爸可不会这么认为。”

“认真得要命，不是吗？你要知道，你很像他。你威吓我，就像他的做法一样。因此，芳汀，我和你商量商量。你要嫁给这个普普通通的贼，街头流浪儿，这个粗鲁的工人，我不拦阻你。我对爱情还没有完全无动于衷。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在这儿见他，但不在楼上。他不得不像仆人一样到楼下，去厨房外边那间小屋，就像受难修女街我们拥有的地下室那间屋子。你记得吧？”

“很好。”

让吕克叹气。“我造了这栋房子，一栋现代化的新房子，拥有一切，但是当我看到那间屋子时，我感到好像什么人不经我许可把我的童年附加到上面。”

“所有厨房都必须有贮藏室。”

“啊，是的，好吧，你会明白的，不是吗？”他起立，有点摇摇晃晃，而且补充说那是个玩笑。“不可笑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我家里见你童年时候的情人。你可以嫁给他。跟他你可以生一百个小家伙。我只要求两件事。一件，你要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他把它掏出来，丢在壁炉台上。“这微不足道，不过这会使我摆脱任何法律责任——永远——对你和你的孩子们。事实上这解除了我对你的一切责任。”

“好，我会签的。”

“先看看它。我的第二个条件是你和欧椋鸟要离开巴黎。我不关心你们去哪儿。”

“实际上你也要我签那么个文件吗？”

“不，”他伸出手去，轻轻扶着她的肩膀稳住身子。“我只要你了解，我并不是腻烦得不再相信爱情了。我真的相信它，芳汀。我甚至尝

到过它的滋味。有时候。”

这样，非常像珂赛特好多年前做过的，芳汀为一个重要来宾准备好地下室。但是并不是为她父亲。她通过旧货商给加布里埃尔送了个信儿，让他放心会很安全，他们会单独在一起，仆人们都出去了，爱潘妮和阿兹玛去特鲁维尔了，让吕克在赛马场。“只有路易丝和她的家庭女教师会在这儿，”芳汀写道，“她们会关在教室里。你我会像普通情人似的享有这段时间。请来。对我这意味着那样尽如人意。”

按照她的吩咐，仆人们打扫、擦洗、清除灰尘，在小壁炉前放上一块地毯，在一扇扇窗子上挂上窗帘。甚至窗子外面的铁格栅都掸拂扫净，窗台上扫净尘土、落叶和碎石残渣。那儿有一个抛弃掉的小沙发，她用丝披巾覆盖住它。架子上的瓶瓶罐罐摆得更整齐一些，在那个重要日子的早晨，芳汀采了两大瓶色彩淡淡的牡丹，粉红色和白色的，两大束，每一束都有几朵红花赋予它勃勃生气。非常鲜艳。而且，它们非常配合她穿的衣服：白底粉红窄条纹、像滚滚波浪似的、彩虹那样鲜明的色彩；主教似的肥大袖子镶着花边，花边集拢在胸部，用一窄条黑缎带系在那儿。

作准备时，她拼命穿上上身衣服，把铁裙撑骨架从头上滑下去，把衣裙放到白袜子和织着金色和粉红色浮花的缎子鞋上。为了悦目，她在脖子前面也系了一条窄窄的黑缎带。从她的老家她只找到曾经给书房增添了光彩的那一对银烛台，于是她要求了这些，把它们放在狭窄的壁炉台上两只牡丹花瓶之间。芳汀在仆人们厨房的镜子里照照自己；她弄确实她的发卷妥妥帖帖地罗列着，小发卷围着她的脸。十全十美。是的，十全十美。怀着喜悦心情，她认识到，她非常美。大概非常美丽。

“噢，芳汀，”欧椋鸟像个仆人似的走到后门时说，“你使我大吃一惊。”

“好啊。”她把他拉进去，关上门，吻他。

“我来因为你要我来，不过芳汀，这是不明智的。”

“这很愚蠢，不过我们应该很愚蠢！那么多年我们不得不深谋远虑。”她吻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他的面颊。“跟我来。”她锁上门，把他引到小屋里，这屋子——尽管缺少摆设，但是摆着的一组搁板、窗户上的铁格子——却像春天一样喜庆。牡丹花瓣似乎听得见响声地落下，一次一片，不然也许是白色绸衣的沙沙声，花边从她的手腕上像瀑布似地落下发出的窸窣声。欧椋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你要坐下吗？”

“不，我太紧张了。我不相信让吕克会同意这事。自从我们是男孩的时候起他就恨我。我恨他，”加布里埃尔补充说，走到窗口，注意到窗子没有打开。窗帘后面的铁栏杆使他退缩。“这不像他的作风，芳汀。”

“我不得不答应了他两件事。我不得不答应我们会离开巴黎。”

“你答应了？”

“是的。你为什么显得这么痛苦呀？”

“我不认为——我不能离开。这儿有些人需要我。”

“像妈妈吗？”

“芳汀，请你把声音放低。”他走到门口，把门牢牢关上。

“我们会带着她。无论我们去哪儿。我们会改名换姓。”

“噢，主啊，我觉得这一切都有问题。”

“什么？我们吗？我们单独在这儿吗？”

“我们要是单独的多好啊！”但是不管怎样，他搂住她，把她拉近，使她紧贴在他身上，情深意切地久久吻她。“我爱你——胜过生命本身，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和你结婚。”

“为什么不能？你的意思该不是——”

“我爱你，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一点，什么永远也改变不了那一点，不过你想想，芳汀。要结婚，你必须出示证件、施洗证件、那一切。你认为巴黎会有一个神父或公职官员会不出卖我吗？”

“我不需要举行婚礼，加布里埃尔。我需要你。我要和你一起生活。我要爱你。像我始终爱你一样。我希望我们一起生活，那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我不怕 union libre（男女同居）。给我一个我们彼此可以宣誓的时间和地点，那是我关心的一切。给我戴上一个戒指，吻吻我——”

他没有戒指，但是他有吻，于是他把她抱在怀里，吻她，他的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揉搓她的，他的双手从她的头发中插过去，他的嘴贴在她的颈前，他们滚到沙发上，他的手捂在她的胸部，芳汀低声细语说，是的，是的。这时马车车轮嘎吱嘎吱碾过砾石路，房后石头院落里一匹马的马蹄得得声传来。他们呆住了，面面相觑，好像他们给戳了一刀，单单那种突然袭击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呼喊声、跑步声、皮靴声，在他们周围格格响起来，经过一扇扇铁格子窗，朝厨房台阶冲来。

“噢，欧椋鸟！我受骗了。我把你引到这个陷阱里！”

“不是你。”他悄悄地离开她，朝贮藏室门口走去，这时他们听到钥匙在厨房门锁里转动的声音，锁啪的一声打开了。“芳汀，这是告别了。”

“不，不是，”她急忙站起来，走到壁炉跟前，双手抓住白色绸裙，提起钢铁骨架裙撑。她向他点点头，于是他钻到它下面。

当克里隆冲破大门时，他一时间似乎大为震惊：在他前面，每一边有一瓶红牡丹和一座银烛台包围着，是一个美丽的少女，黑眼睛，淡黄色的头发披散下来，发卷围着她的脸，她的红润脸色被她的淡色衣服衬托得更鲜艳，手里拿着一把折拢的扇子。当士兵们搜索这栋住宅时他们的皮靴在头顶上沉重响亮地响着。“彭眉胥小姐，还是我该说拉斯考克斯夫人？”

“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克里隆先生，如果现在这会使你比我们上次见面时稍稍合人心意的话，”芳汀反唇相讥说。“你并未随着年纪有所改进。”

“你哥哥说你很像你母亲，果然如此。”他环顾一下那个小小的房间。“你的未婚夫在哪儿？”

“他听见你们来了。他逃走了。”

克里隆揉揉他脸上那块半圆形的伤疤。“这一次我就要抓住他，小姐。我将看着他给流放到新卡利多尼亚。据说人们在那边都死于黑水热。没有一个文明人能够在那儿活着。”克里隆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他的白发、白络腮胡子和蓬松的大胡子、他的吊翘白眉毛与他永远穿着的黑西服形成鲜明对比。“那就是叛徒们遭到的下场，小姐。”

“如果这栋房子里有叛徒们，那就是你，你和让吕克，你们两个背

叛了我父亲。”“而你背叛了你自己的情人，”他挖苦地提出。“是的，”她支支吾吾地说，“并非有意的。很愚蠢地，我承认。”克里隆伸出手去，当他拿起那一缕细长的黑缎带时他的食指危险地挨近她的胸部。“我从你衣服上的缎带看出你的心脏怦怦直跳。”他丢下那一条，把手伸到她的颈前，那儿那条绸带也有节奏地跳动着。“看到男爵的女儿与一个妓女和一个罪犯的儿子同床共枕，可真是令人悲痛的事。”他丢下那条缎带，犹豫不决地坐在她前面的沙发上。“请别管我，克里隆先生。你愿意搜查哪儿就搜查哪儿，可是——”“我在这儿等待。士兵们很有战斗力。”他点上一支香烟，请她挪动一下，他好把火柴扔进壁炉里。芳汀明显地向左边走了两步。“你母亲从来没有对你讲过她父亲的事吗？再阿让。一个罪犯，过去三十、五十年前那伙破衣烂衫人们其中的一个，用铁链锁在囚船上，烙上印记：24601号，那就是你外祖父的号码。你母亲的母亲是一个妓女。叫芳汀。你母亲以一个妓女的名字给你取了名字，因此也许你和欧椋鸟彼此毕竟还是非常般配。”当芳汀给自己扇扇子时他若有所思地抽烟。“士兵们准备拆了这栋房子。我会找到那个欧椋鸟的。我找到了的时候，其余的人们就会从他们的洞穴里爬出来，他们会被捕，遣送到新卡利多尼亚，在那里死掉，于是再也没有流言蜚语，说光明是战无不胜，看不见形影的了。再也不会嘲笑皇帝了。你的心脏怦怦在跳，彭眉胥小姐。我吓坏了你吗？”

“和你吓唬不了我父亲一样。”

“三十年是很长的时间，”克里隆沉思，把烟蒂扔在壁炉里。“三十年前在科林斯那个街垒里，你父亲和维迪尔，他们逃脱了我。没有抓住他们是我的荣誉上的一个污点。现在，当然啦，维迪尔死了。你父亲也是这样，”他赶快补充说。

“现在你像被主子撒出来的猎狗一样搜寻我母亲，克里隆先生。”

“不要那么确信你自己会免除罪责。我逮捕欧椋鸟时，我也可以逮捕你。”

“你不会逮住他。现在不会。我告诉你，他逃脱了。你的士兵们愿意查看哪儿就查看哪儿，”当路易丝的可怕发脾气声从楼上发出回声时她说。“不过你不能再迫使我对你讲话了。”

于是她真的不讲了。当他等待着，一支接一支抽着香烟时，她站在那儿，扇子扇得愈来愈快。在不通风的小房间里，就连牡丹似乎都给烟熏黄了。他的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向他报告，当他等待着时，他谈论着，诽谤芳汀的祖父母、她的父母、她的情人，这些人相信的、遭受的、为之舍生忘死的一切，但是她站着不动，默不作声，扇着扇子，她的情绪仅仅由于那两条细长的黑缎带——一条在她颈前，一条在她胸口下面——的快速、有节奏的跳动而泄露出来。

当士兵们说他们找不到他时，克里隆又把他们打发出去，直到一个士兵说他发现饭厅里有一扇打开的窗子，毫无疑问这是欧椋鸟溜出去的地方。

“不，我们会看见他的。我们外边有哨兵们。”

“他可能爬到花园的墙上。”

“不可能的。那墙有八英尺高。”但是克里隆亲自去看那扇窗户，当他回到她依旧在那儿，动也不动的贮藏室时，他咆哮，“我会抓住他，

小姐。我会的。我也会抓住帕乔利。他以为换了地址他和那个弗洛里女人在巴黎就完全地摆脱了我，但是他们没有。你母亲——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手里拿着笔的女人竟然可能这么危险。我会把他们都抓住。他们会被流放。他们会在海上给打死，鱼会吃掉他们的骨头。你会懊悔的，小姐。”

“我已经懊悔了。”

他冲着她关上门就离开了。

但是芳汀确切切就留在原处，一条条缎带依旧跳动着，这时外边士兵们骑上马，马车咕咚咕咚开出去，夕阳的漫长光线扬起烟雾，依然射进地下室。一朵朵牡丹垂下粉红色花瓣。在士兵们离开以后，她颈前和胸部的缎带跳动得更猛烈了。她的扇子掉下去，她的一只手紧张地扶住壁炉台，当她有些吃力地，脸上发红，一阵阵快速急促呼吸，眼睛闭着，芳汀拼命挺直身子时，当那庞大的白色裙撑波动起伏，而且按照她情人的无言暗示，她把双脚分开时，她不再沉默，现在发出不自觉的轻微声音，含着泪的自由、狂喜和如愿以偿的呼喊声。

第二十七章

她迅速地收拾包裹；没有很多东西可带走，虽然住宅里很安静，但是她直等到深更半夜才下楼，从壁炉台上拿走那两座银烛台。她把它们也包起来。然后，穿上旅行服装，披上一条披巾，芳汀就坐在门口附近，把脚抬到一把不舒适的豪华椅子上，就等待着她哥哥回来，知道他可能根本不回家。

她只时睡时醒地睡了一阵，恼怒自己竟然给哄骗到出卖欧棕鸟的地步。她非常生自己的气，倒不大生让吕克的气，也许最痛苦的是让吕克利用了爱情的名义。而她相信了他。她缺乏小心谨慎，或者说愚昧无知（这个和那个一样糟糕）几乎使欧棕鸟丧失了自由，丧失了生命——而且扩展起来，使她丧了命。现在她了解为什么她母亲要跟随她父亲去街垒了。她希望有朝一日她会有机会对她这么说。

夏天的黎明是非常明朗的，当钥匙终于在锁眼里转动，让吕克回到家里的时候，阳光对他的脸可是不仁慈的。芳汀站着，把披巾围拢。“你要知道，他失败了，”她说，抬起肩膀，面对这个沮丧的大残骸，他的青春虚度了，他的皮肤灰溜溜的，他身上散发着一股芳汀无以名之、她也不愿意说出它的名目的味道。她又说了一遍，克里隆失败了，加布里埃尔逃跑了，但是让吕克简直似乎没有看见她。“你怎么能干出这么卑鄙，这么恶毒的事呢？”她质问。

“我以前听说过，我的意思是，你不得不听那些谣言，谣言和巴黎的人们，真的，认为我父亲还活着。真可笑。”他醉得眼睛模糊不清，发音含糊不清，嘟嘟囔囔，轮流交替地肆意谩骂谣言，或者对此感到很有趣。“你想象得出吗，潘妮？”

“我不是爱潘妮！听我说！”

“人们总那么干，你要知道，以为他们在大街上看见圣徒，腋下夹着他们的脑袋的血淋淋鬼怪。在受难修女街我们有一个仆人。她发誓说路易十六夜里跟她讲话，他的头搁在他的膝盖上。”他嗤之以鼻。“好啊，这就是我嗅出贫民窟小蘑菇，听她唠唠叨叨的结果。我对她说，病毒进了你的脑袋，讨人喜欢的人儿。经过整个那段时间，没有人能经受得住吧？我父亲——”

“看见你像这样，知道你出卖了我，让吕克，你父亲会再死一次的。”

让吕克把帽子扔在地板上，摘掉手套，脱掉看歌剧穿的大氅，摘掉枯萎的花，凝神俯视着芳汀，吃力地集中视力。“我做那事是为了你好。你会嫁给他，生一群小家伙。你怎么能甚至想到和那样一个人同床共枕呢？”他更仔细地凝视着她，他的脸闪耀着古怪的微笑。“你已经和他同床共枕了，没有吗？你怎样设法办到的？”

芳汀脸红了。“我看不起你，让吕克，我要离开这儿，而且——”

“你做什么，你们任何人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他步履艰难地慢慢上了楼，紧紧抓住冰冷的大理石栏杆。

当他沿着长长的大厅消失了踪影时，芳汀走上去，提上她出门穿的靴子，她带着的唯一一双鞋，踮着脚尖走上顶楼，在那儿，甚至这么早，仆人们就把路易丝叫醒了，让她吃早饭，这时那个严厉的家庭女教师就在教室里等待她。小女孩的调羹在杯子里刮巧克力的声音带着一种悲惨

的丁当声，就像囚犯的冷清饭食一样。芳汀跪在小孩的椅子旁边。“路易丝，我现在要走了，你可能听到你妈妈和你爸爸说我坏话。”

“噢，他们说所有人的坏话，芳汀姑姑。你不必为这个烦恼。”

“好了，在我离开以前，我希望你知道，我想作你的朋友，如果任何时候，有一天，你需要朋友，你一定要想到我。”

“即使我不需要朋友我也会想到你的。你要离开我很难过。是因为昨天那些大兵吗？”

“恐怕是的。”

“他们甚至都看了看抽水马桶！他们非常讨厌！”

芳汀承认自己同样感到厌恶，吻吻那个女孩的额头，两个脸蛋，就向她告别了。

提着旅行袋、旅行皮包，面纱时髦地系好，芳汀快步朝圣拉撒路火车站走去。她觉得戴着裙撑像是林荫大道上的阿拉伯大帐篷似的，但是自从昨天起，她有一切理由感谢她的裙环。她迈着轻快的步伐走着，也许是早晨的明媚景色和她认识到她被人热爱着的心情愉快地结合起来的。他是欧椋鸟，他飞了，飞到哪儿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如何再团聚，她可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而且在圣拉撒路火车站——那儿脚步卡嗒卡嗒响，蒸汽、煤烟、炉渣、灰尘吹得到处都是，沉重的机车尖声长鸣，在高大的玻璃拱顶下轰隆隆响着——和她又在加布里埃尔的怀抱里那个未知时刻之间的图表没有呈现。没有计划。没有可能性。然而，离开巴黎，这时，她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一张车票，单程去阿让特伊城，”她对铁栏杆后面那个人说。

她找了一张长凳等待早班火车，把车票和昨天欧椋鸟来拜访以前，妮科莱·劳里奥特又送来的一封邀请信一起放在口袋里。芳汀并不尊敬妮科莱·劳里奥特，而且并不信任她，但是没有她口袋里那封信，离开她哥哥的家她可怎么办呢？像炉渣一样在巴黎到处飘泊吗？她指望，到了阿让特伊城以后，就会得到结果——但是什么也没有出现。她掏出劳里奥特小姐那张字条，又看了看它。贝内迪克荒唐大建筑？非常荒谬的名字。无论如何，在芳汀看来，阿让特伊城就不像是劳里奥特这样浮华光彩的人居住的地方。特鲁维尔，也许是的。女店员们在阿让特伊城过星期日。

早班火车进站了，芳汀加入拥挤到月台上的人群中，那些同样的女店员们和她们的店员情人们、带着一包包东西卖给星期日寻欢作乐人们的女人们、衣着整洁的旅行推销员们，拖着哇哇叫孩子们的红胳膊主妇们。男人们贪婪地注视着她，主妇们羡慕她，女店员们和她们的工人们感到非常优越，小贩们不理睬她，但是不可理解地她对他们都微笑。她很可能拥抱他们，因为尽管前途未卜、目前悬而未决，但是她觉得好像在今天——那就是说，在昨天以后的今天——火车喷出鲜花来，而不是煤灰。它尖叫着出了车站，随着车轮向西方的每一次转动，芳汀确信她那增强了的前途有希望的观念会愈来愈强烈。

然而，二十分钟以后，火车就尖叫着开过阿让特伊车站的桥梁。它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可能积聚动量，芳汀就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肮脏的乡村小火车站上。她没有给妮科莱回信，因此也许没有人预料到她会来。当她走到外边广场上时，她理解到她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这儿或者她

打算做什么。她环顾了一下阿让特伊城：她后面是拖着一缕缕飘浮着的黑烟的几座高大的烟囱，远方是一片斜山坡，波动的芙蓉红在阳光中像瀑布似的顺坡而下。一个打着阳伞的女人沿着一条小路走去，一个男孩在她后面跟着。

一个发出有毒气息、满脸皱纹的人使芳汀大吃一惊，他醉醺醺指着他那辆破马车和老马。他可以收两个法郎把她送到贝内迪克荒唐大建筑去吗？

“那钱相当多了，不是吗？”

“是的，夫人，不过所有那些来到贝内迪克荒唐大建筑的人都有钱，如果你不喜欢那笔车费，你必须怪你的朋友们。”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她说，因此他立刻对她失去兴趣。芳汀钱很少，而且眼前没有希望，除了卡雷梅夫人那本食谱（她把它包起来，看不见了）和确信欧棕鸟爱她（也是无形的）。她打听了方向，就走了。

那条小路引着她沿着河边走，那儿一只只游船，没有桅杆摇晃着，麇集在岸边，不过有片白帆在河上轻快地游荡，还有一只遮着天篷的小船，船上有个画家摇晃着在给一幅油画轻轻涂彩色。远方，周围一个个工厂的大烟囱看来好像是扎了根的桅杆，小路两旁种着高大的白杨，一座座桥梁均匀地弯弯曲曲架在浑浊的绿水上。当太阳高高升起时，她出门穿的靴子嘎吱嘎吱踩在砾石路上。她解开外套的纽扣和衣服开头的几个纽扣，摘掉使人很难受的手套，撩起面纱，真希望她付了那两个法郎，而且盘算带来这两个沉重的银烛台是否明智。但是终于，按照车夫的指导，她来到一栋住宅，一栋围着高大墙壁的花园、粉红色灰泥粉刷的怪异庞大住宅。一扇扇花格窗爬到房屋侧面的墙上，尽管是光辉灿烂的六月天，但是一扇扇绿色百叶窗都关着。她停住，浑身出汗，不仅仅由于天气热和她的衣服厚重。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让吕克可能来到。妮科莱不可信赖，而且眼前没有别的希望。

在她的触摸下大门尖叫起来，芳汀慢慢朝住宅走去，感到她的决心变沉重了，铅块般沉重地涂上虚张声势的气概故作勇敢。她透过挨近门口的那扇窗户窥看，俯视到每隔长长的一段固定距离就安装着一扇窗户，没有铺地毯、干干净净的大厅。在让吕克的装璜豪华的宅邸里生活过、看到巴黎其余的精致华丽住宅以后，这个地方似乎空空荡荡得出奇，好像这儿的生活都摆在空架子上，而不是在实实在在的构架上。她有什么选择的机会？她敲敲门，心里准备好对仆人讲的话。

“你终于来了？”令芳汀惊奇万分，妮科莱·劳里奥特大声喊着说。

“噢，看见你我太高兴了！”她把芳汀领到里面，接过她的一个个旅行包，把它们放下，就拉着她往大厅里走。

芳汀停住，像军校学员似的挺直身子。“你要了解，小姐。我永远离开了我哥哥的家。我永远不会再跟他讲话，如果我在这儿是依靠他的好意——”

“噢，别傻！”妮科莱露出她的令人陶醉的微笑；她穿着一件淡色薄纱衣服，没有化妆，她的头发仅仅系在后面，没有装饰打扮。“你在这儿！那是最重要的！”

芳汀摆脱不了妮科莱的拥抱，她身上带着一股桔子和香柠檬的香味，终于放开了她时，她问，“你看见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妮科莱急不可耐地抓住她的手，带领她走出毫不凌乱的长长大厅，向花园走去，那儿正午的阳光像光辉灿烂的池塘一样展现着，到处被放肆侵犯的一层层浓荫环绕着。妮科莱放开她，轻轻地把她往小圆桌那边的墨似的蓝绿色阴影里推了推，让她去那儿。这儿的浓荫那么浓重，甚至一株株天竺葵都黯然失色了，芳汀的眼睛，从光明灿烂的亮处调整过来，编造出加布里埃尔的形象，没穿外套，没戴帽子，他的黑头发，他的有些歪的微笑，张开向她走来的双臂，抱住她，她那怀疑是否真实的嘴刚一吐出他的名字他的嘴就吻住她的嘴。他把她拉进阴影里，芳汀有一种游泳的感觉，仰望看到波动起伏的海水，从下面看到起伏不平的大地，就像一个老手在汪洋大海中可能看到的情景，可以俯视骨头沉下去、鬼魂漂游的水下更深的阴暗处，但那不是鬼魂，不是梦，而是你失去的人的声音。“妈妈？妈妈！”她哭着感到她妈妈的拥抱，看到她的脸，听到她的声音，拉住她的手，而且给引到更浓重广阔的阴影里，朝着梦境、鬼魂、朝着一个弯腰曲背、头发灰白、隐约可辨的人影走去，但那不是幽灵一样的，而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实体，而且有声音回答一个孩子的低声细语呼唤，“爸爸？”就像在梦中一样，死者讲话，他们讲话，他们活着。

第四部 昂贵的煎蛋卷

在那些地方的芸芸众生多得不可胜数，也不为人们所知，在他们中间各种形象的人在攒动着，从拉白河沿的装卸工人到隼山的屠宰工人，无奇不有……

难道光不能照透人群吗？

让我们再次呼吁：“光！我们坚持要有光！光！光！”谁知道有朝一日黑暗不会通明透亮呢？革命不就是改变面貌的行动吗……

深入细察人民，你就能发现真理。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第二十八章

平切尔是首先注意到巴黎人生活的变化，它完结的方式那些人中的一个。他现在是一个河上打捞人了，天天黎明以前就起来，乘着他的小快艇，在塞纳河上往返打捞尸体。军人生活冲刷掉他做贼的技术，但是平切尔肯定习惯于死亡，这可不是容易受惊或者软弱的人干的行业。而且，他可以不理没才能地利用他过去的本能，因为任何尸体从河里拖上来，立刻就加以检查，自然所有自杀的人都是一贫如洗的，那就是说它们到达陈尸所时既没有金钱，也没有珠宝。不过却有那么多自杀的人，倒霉几个星期就可以毁了一个人。河上打捞的工作是人们紧张竞争着的，因为（即使没有上面提的外快）陈尸所付的钱也非常优厚——捞起一个成年人给二十五个法郎，捞起一个婴儿或胎儿给五个法郎——这笔金额，可以这么说，能使人飘飘然。况且，这是巴黎唯一的一种工作，只要有强壮的脊背、强壮的腿和强大的胃口，到中午就可以完工的工作。

河上打捞的人们，他们是狂热的、独立自主的一伙人，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统，包括头天晚上那些成功的人有责任在中午他们聚集在河边低级咖啡馆时买一巡酒，那儿实际上只有一扇门、一块粗糙木板、摆在炉子周围的几张桌子。火炉是极其关键的。有时候河上打捞的人们从来没有暖和过来，也许那就是他们喝一肚子次白兰地和辣椒粉混合酒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平切尔，由于是一个性格达观的人，首先开始阐述他那套理论，问和他地位相等的人们是否注意到他们很多人更经常买酒了。这话引得大家普遍愉快地交谈生意好转的情况。然后平切尔问他们是否注意到尸体变得更重了，其他的人们庄重地同意了。河上打捞人们的存货是被遗弃的姑娘们（被诱奸了，被遗弃了，那老一套讨人嫌的故事），但是甚至那些明显怀了孕的人通常都那么骨瘦如柴，她们的衣服那么单薄，破布烂片拼凑的，把她们拖到小快艇上简直就像把一条鱼弄到岸上一样毫不费力。但是最近，平切尔痛饮了一通烈酒以后指出，姑娘们不是遭到遗弃的了。她们好多人更重，她们穿着更多的衣服，有一些质量很好，富丽暖和的衣服，泡透了，存着水，使人拼命挣扎才把她们拖上岸。男人们也是这样。就像在场的所有人一样，平切尔把他那一份围着皮围裙、失恋了的青年们，因为被人家从床上或工作中扔出来而投进塞纳河自尽的人们（非常愚蠢，平切尔沉思）拖上岸。而巨，他也把他那一份五十来岁的老人们拖上岸，那些人十足的蛮力衰退了，没有力气他们的生活就变得难以忍受，他们的躯体就成了负担，因此他们就从桥上跳下去了。而且，即使不令人钦佩，这样的自杀者们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近，平切尔反复思考，集合在一起的同伴们是否注意到更多的穿着好衣服、温和的外套、细亚麻布衬衫的男人们，他妈的从河里拖上来，他妈的不得不在陈尸所解释一番，为什么所有这些营养充足的人竟然一致脱掉好鞋子、外套、衬衫，时常连裤子都脱掉，才投进塞纳河。（对于女尸，河上打捞的人们观察到一种非正规的规则：把太多的赤身裸体女人拖上岸，你就在陈尸所得坏名声。）平切尔是文盲，但是非常精明，他推测有价值、体积和财产的自杀人数上升反映了，不知怎地，与证券交易、波动起伏、得来容易的财产，用信贷造成的，建筑在战争和不动产、铁路和保持高价的投机活动上的空中楼阁有关。从

塞纳河里捞到的从海上遇难船上漂来的货物，给予平切尔一边喝加上辣椒粉的白兰地一边沉思的饲料。

平切尔甚至会发表一套有关桥梁本身的哲理性言论；他有一套谁从哪座桥跳的理论，因此九月一个清晨，天色那么早薄雾还笼罩着桥梁，浓雾刚刚渐渐变成粒状，他停在索尔菲里诺桥下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女人站在那儿。这与他的理论发生冲突。索尔菲里诺桥是男人跳河自尽的桥。

她站在环绕着桂叶的 N 字标记上面，一个衣着体面、蒙着面纱的女人，甚至在半明半暗的阴影中他都看出那一点。“去掉你的裙环，夫人，”他大声呼喊，“要不然你就会像果仁一样顺流而下，我就不能捞到你了。”

沉默了好久，那个蒙着面纱的女人越过桥梁凝视着水上的阴影，河水在平切尔那只小船周围拍打着。“要救我吗？”

“我不是救生员，我是河上打捞的人，到你到了我这儿的时候，就没有救命、没有怜悯、也没有责任了。不过我向你，向你和所有你这一类人，说声 merci（谢谢）。你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项目。服毒自杀的人、堵枪眼的人、把污水桶翻过来、把绳子套在脖子上，踢开水桶、摇晃一会儿的人，他们为同胞们创造了什么福利？一团糟，仅此而已。他们搞得一团糟，没有人因此得到一点好处，从家庭到房东——毕竟，没有人会租自杀人住过的房子——因此更穷。不过跳进塞纳河的男男女女，哎呀，那是你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死法。看门人会高兴，家里人会很高兴，监狱看守受了骗，帮了在河上往返、领钱把不幸的人拖出来的人们的忙。因此发发慈悲的任务是属于你的，夫人，而且那确实是大发慈悲。如果你现在准备跳，那么我说，就从裙环里迈出来，像短促、下大雾的冬天夜晚一样干吧。现在就干吧，让我为你的姓名祝福。”

“你毋需知道我的姓名。”

“确实我不需要，不过我需要你的二十五个法郎。你看得出我为此可怜巴巴地熬了一夜。”于是在木纹状的秋天黎明中，他提溜着它的可怜的两只脚举起一堆东西，它赤身裸体，毫不抗议。

“把那个收起来！”从桥上传来呼唤声。“噢，把它收起来！”

“按照你的愿望办。从他的颜色你可以分辨出，至少我可以，这个小家伙从来没有呼吸过。沿河一带有些人甚至不愿意为了婴儿找麻烦。费用这么高的时代这点钱可不够。有那么多有钱的人自杀的时候，为什么要胎儿那五个法郎呢？有时候一夜跳进去两三个。是的，有些人会说，把婴儿胎儿忽略过去吧，你可以用铲子铲的时候为什么要用勺子舀呢？不过我可不那样。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我说这个小畜生应该埋葬。”

“也许他应该活着。”

“也许他应该，夫人，不过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了，他毫无过错地死了。”

在河流两边，从黎明的粗糙外套中城市开始出现，平切尔可以看出桥上那个女人身材高大，穿着富丽时髦、黑绿两色条纹的衣服，她那戴着手套的双手放在桥上，他劳动时她观察着他。她问为什么他的生意现在很兴旺。

“这是九月，不是吗？九月是一个高峰月份。六月里跳河需要勇气，

但是他们都在九月份跳河。胆小鬼们，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死总需要同样的勇气。”

“在那点上你错了，夫人。任何说话结结巴巴的人——聋子、哑巴、瞎子、瘸子——只要他们有男子气概，任何傻瓜都可以度过夏天，在九月里跳河。六月里跳河需要勇气。首先，夜更短，而且，夏天在你前面，正是美好的前景。但是九月，啊，那是令人痛苦的日子，九月，你可以感到过去要命的因素，过去每年要命的因素爬上你的骨髓，光明消失了，寒冷移进来。”

“你欣赏夏天自杀的人吗？”

“不，我，我欣赏真正有勇气的那一些，冬天自杀的人们。有时候，仅仅把他们拖出来，我的手就冻僵了。冬天的河流，可不是良辰美景哟。”

萧条的秋天黎明透过掠过天空的浓密乌云，在那个女人后面的桥上，来往车辆，一辆辆出租马车和四轮马车，装满货物的一辆辆二轮运货车和运货马车川流不息。步行着，捡破烂的人们，从野营地成群结队地来了，提着篮子，推着手推车，有些人带着跟在后面小跑的一只只狗。一只猫从桥下出来，在曙光中眨眼睛，平切尔现在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那个女人了，可以看出她非常年轻漂亮。

“你现在失去机会了，夫人，”他呼喊说，“天亮了。太晚了。巴黎人的死亡，从来没有在白天干的。”

“我猜想我毕竟还是更喜欢巴黎人的生活。”

“你指的是那出戏吗？甚至沿河一带我们也知道那出戏演完了。”

“演完了吗？哦，也许我不得不满足于现状。”

“那么我拿不到那二十五个法郎了。真可惜。”

“你表现了很大的怜悯心。”离开桥，她走到河堤，扔给他两枚二十法郎的硬币。“这样的怜悯除了在天堂也该在某处得到酬谢。”

“谢谢，夫人，特别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天堂。”

“我们可以相信地狱呀，打捞河的先生。”

妮科莱转身，沿着杜伊勒里河堤走去，穿过协和桥广阔的地区，那件黑绿两色条纹衣服毫不在乎地拖在她身后，也不费点劲儿把它从大街上提起来。在尘土、大粪、垃圾里掠过去，在她经过蒙泰涅大街和黎明荒凉无人、由于狂欢气氛消失了，显得更凄惨俗气的游乐园时，她的衣服底下变黄了，拖脏了。一旦到达查洛特大街，她站在自己的前门前面时，她就在那儿脱掉那件黑绿两色条纹衣服，把它扔在那儿成了绸缎泥潭，而且命令仆人们不要把它带进住宅，把它烧掉。

第二十九章

坐在窗口，在三等车光板木椅上来回摇晃着，认罪同一天早晨乘火车从阿让特伊城去巴黎，她的双肩弯成弓形，尽管九月阳光灿烂，但是她抓住披巾把它拢在胸前。她微笑着想到她多么像老杜桑，她模仿她——即使没有学会——那种虔诚谦卑的神态，就像修女们教过她针线活儿似的，现在，这么些年以后，青少年时期学到的课程对她壮年时期的化妆是非常必要的。生活并非从生到死都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系列弧形和螺旋线，在意外情况中不断发展的教育。生在滑铁卢的阴影中，在滑铁卢中士客寓受到奴隶教育，珂赛特离在总统宫殿里跳过舞，在捡破烂人们的茅屋里隐藏起来，挨冻受饿，即使人生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然而如果你非常幸运——她认为自己是这样——就有天赐的礼物。珂赛特就有这样的礼物，首先，马吕斯的爱情，尽管他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是不知怎地这爱情今年夏天似乎又鲜花盛开，重新鲜花怒放，接受和给予新的支持。不过他的健康似乎永久受到多次监禁的影响，但是这个美妙夏季在阿让特伊城他的力气恢复了，他和珂赛特两个人在那儿与他们的儿女团聚。马吕斯会留在那儿，由芳汀照顾他，但是珂赛特必须回巴黎。排演新的小歌剧，《小将军》，明天就会开始，珂赛特要扮演她自己的角色，认罪。

在车厢另一头，珂赛特引起一个年轻工人的注意，他表面在打瞌睡，双臂交叉在宽阔的胸脯前。他眨眨眼睛。我的女婿，珂赛特心满意足地沉思。虽然她看到让吕克在教堂举行了婚礼，但是珂赛特不可能认为他结了婚。就芳汀和欧椋鸟而言并没有举行婚礼，但是珂赛特只能认为他们结了婚。他们没有举行正式仪式，以自由结合方式结了婚，而马吕斯，开始，非常反对非正式的。

“对这样一种安排你想象得出你父亲会说什么吗？”当他们躺在床上时马吕斯问她。“如果我们仅仅宣布我们结了婚就一起上床呢？”

“我们只能依法结婚，亲爱的，因为你没有被捕，即使我们没有举行婚礼，我依然会和你同床而眠的。”

“不过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你一无所知。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要你。不管什么我都会和你同床共枕。”

“但是你父亲，珂赛特！”

“有些事情一个女孩不会告诉她父亲的。他们相亲相爱，你看得出那一点，而且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祝福在一起生活。”

“但是他们必须结婚——”

“依法结婚就会使我们大家遭到危险。我们就必须到场，出示施洗证件，宣布我们自己是彭眉胥家的人。我们不能干那种事。我们也会使妮科莱遭到危险。”她吻吻他眼角的皱纹和三十年前她首次吻过的那块凄惨的伤疤。“爱一个人就是和天使比翼齐飞，如果你很幸运，像我们过去那样，你的手脚和心脏就联系起来，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就都联系起来。芳汀和加布里埃尔，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祝福。”

这样，像她愿望的，芳汀得到她的戒指，而且，和加布里埃尔一起，宣了誓。在六月那一天以后她开始称自己为庇考特夫人，作为贝内迪克荒唐大建筑的厨师在阿让特伊城走动，她丈夫，庇考特先生，是那儿的

一个仆人，两个人暂时如此。庇考特这个姓最合他们的心意，它似乎既有彭眉胥的一部分又有拉斯考克斯的一部分，无论如何现在这些姓是不会有了的。

因为它们是不会有的，因此欧棕鸟和珂赛特一起乘火车回巴黎。他看上去像个普通工人，珂赛特沉思，或许除了他身上像旺盛精力似的发散出的幸福神情。人永远不会猜到 he 处在全巴黎的网络、反抗网络的中心，不，那太强大了。拒不屈服。像以别的名字在巴黎继续劳动的格林考特那样的人们，像拒绝放弃自由、平等、博爱，帕乔利和热尔梅娜那样的人们。他们可能活不到看见第三共和国的时候，但是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地向第二帝国屈服。

乘火车去巴黎的旅程是短暂、平淡无奇的，而且一旦到了车站，向珂赛特点一点头，欧棕鸟就消失在人群中，于是珂赛特尾随着一群修女，像褐色小彗星似地跟在她们后面走出车站。

一旦到了查洛特街妮科莱的宅第，认罪就敲敲后门，而且令她大吃一惊，仆人当中的一个，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强壮女人，抓住她，匆匆忙忙把她拉进去，一直唠唠叨叨地讲，她们飞也似地上楼时，把哈巴狗踢开。“今天早晨，她黎明时进来，把衣服脱在外边——真的，认罪，脱在大街上——叫我们把它烧掉，就走进暖房，不出来了。她不吃也不喝。她只是哭。她需要你帮助。”她们停在丛林暖房门口。“她依靠你。人人都知道那点。”

“她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

她做了一个既痛苦又分道扬镳的手势。“她和彭眉胥男爵断绝关系了。是的，这一次真的完结了。”

“不过她刚刚和他在特鲁维尔一起度过七月和八月。”

“然而，她上星期回到巴黎时，你可以看出她真的非常孤独。瞎子都看得出她多么孤独。”

在用装饰铁架支撑着的奇异建筑物的高大玻璃顶篷下，暖房里面的空气非常潮湿、不流通，很浑浊；在几只猴子吵闹、一只只鸚鵡无规律的粗厉叫声的一片混乱中，一股令人作呕的甜丝丝臭气缓缓飘荡。室内瀑布不流动了，珂赛特发现妮科莱在岩石水池边，穿着女式无袖衬衫和衬裙，坐在石板上的座垫上喂一只猴子苹果。

“当爱情消失时，”妮科莱悔恨地说，“它有一股恶臭，不是吗？死了的爱情、悲哀的嘲弄，简直难以忍受。那种嘲弄真是糟透了。”她的眼睛红了，痛苦地肿了，她的脸色苍白。珂赛特问她回到巴黎多久了，她说一个星期。

“排演明天才开始，你为什么竟会孤独地在巴黎待了一个星期呢？”

“我从来不孤独。我是妮科莱·劳里奥特。我有一伙，一大伙卑躬屈膝的爱慕者、阿谀奉承的朋友们、假殷勤的敌人们。”

“让吕克，他还在特鲁维尔吗？”

妮科莱把苹果扔了，那只猴子就跑去追它。她在衣服下摆上擦擦手。“不。让吕克在巴黎。昨天夜晚我发现那个。”她的灰眼睛眼泪盈眶。“完结了，珂赛特。真的。”

坐在她旁边的座垫上，珂赛特拉住她的手，“不过你从特鲁维尔寄

给我们的一些信，我们都以为——”

“我怎么能把我的痛苦写在纸上呢？让它玷污损害你们的幸福吗？”

“因为现在我们是你的亲属了。”珂赛特把妮科莱滚下来的头发从她的淌满泪水的脸上掠开。“即使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也是我的女儿，”她说，重复着那些年以前冉阿让对她讲过的话。妮科莱哭的时候她搂住她，哭声在潮湿的空气中扩大了，弹开几只猴子的噉噉声和几只色彩鲜艳的鸚鵡的叫声。“你爱让吕克胜过他爱他自己。比他爱他自己还长久。”

“好多年来我就注意到他从我身边溜走了，”她说，抽泣着，“像一只小船漂到大海，而我总以为我可以把他拉回我自己的海岸，绳索相当长相当结实，但是他走掉了。我在特鲁维尔离开他，但那以前他早就离开了我。”她用给化妆品玷污的衬裙擦擦脸。“阿兹玛和爱潘妮抓住他了。我本来应该嫁给他救他脱离她们。”

“没有人能够救他脱离她们。他拥抱她们。”

“但是她们把他的心灵吸出去了，珂赛特。”

“我不相信那一点。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得到你的心灵，除非你把它放走。如果那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事情，那么他像她们一样该受责备。也许更应该受责备。你知道那一点，你知道很久了。那并不是使失去的爱情发臭的因素。”珂赛特耸鼻子防御那种臭味。

走到现在静止不流的瀑布水塘边，妮科莱往她的脸上泼了点水，而且往淡泊、有病的几只火烈鸟身上撩了点水。“我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要告诉你。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一切事物中最古老的。”

“噢，妮科莱！”当妮科莱点头示意时，珂赛特笑容满面。“我们将要做祖父母了？噢，好极了！马吕斯会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让吕克可不。让吕克非常——”她四下环顾，好像那话可能摆在地面上一样——“漠不关心。至多，非常漠不关心。他似乎认为那对他只不过是很大的麻烦。”

珂赛特摘掉认罪的假发，解开胸针，解开背心的纽扣。她起立，挽住妮科莱的胳膊，她们在蔫了的蕨类植物，巨大的、花边状的蕨类，带着一股臭气的斑纹蕨类植物，有触毛的蕨类植物中间散步，经过一棵棵枝繁叶茂、滴下自己的汗珠的一棵棵植物、长着紫红色化心的一株株兰花和辛辣味、米色的栀子灌木丛。“这个美妙的孩子什么时候生啊？这个奇妙的孩子？”

“噢，我要等很久。我想现在它只有六个星期。我告诉让吕克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早知道这事，你就该采取措施。他说给巴黎意大利剧院看门人五个法郎他就会给我一个名义。”

“为了五个法郎那儿那个看门人会使你得了淋病。”

“几年前，我流产过一次。让吕克非常压抑。当我回首往事时，当我回想起他多么热情洋溢时，我简直不能相信上个星期在特鲁维尔的是那同一个男人。”

“或许不是的。”

“当时他责备我流产了那个孩子。他要它，而我不要。流产我很高兴。甚至当医生对我说我没有怀孩子生孩子的身体时我都非常高兴。我

想，这样更好了，但是我现在惊叹失掉了那个孩子。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本来会多么不同。”

“这些问题太难以预测，太复杂了，妮科莱。”

“你的生活需要他们。我为什么不呢？”

“我的生活不像你的，不大是我自己构造的。你创造了生活，烧毁了你的过去，产生了完全不同、美好新奇的生活。”

“你也这样呀。”

珂赛特微微一笑。“不过并非出于自择。我不到十八岁就结了婚。我狂热地爱上一个想要重新塑造世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的男人，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跟随着他。我自己是不会想到改变世界的。你有雄心壮志，妮科莱。我有爱情，但是没有雄心壮志。”

“我有爱情。让吕克爱我，他真的爱过。”

“我知道他真的爱过。当他能够爱的时候，妮科莱，他爱过你。现在，”珂赛特耸耸肩膀，“我不知道他能够干什么了。”

“我知道，”她严峻地说。“你必须答应我，请你，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不论我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会照料我的孩子，好吗？你决不要使让吕克得到我的孩子。他永远不可以得到。答应我。”

珂赛特的身量只达到妮科莱的肩膀，但是她搂住她，紧紧抱住她。

“我们是你的亲人，妮科莱。我们永远会是你的亲人。”

“我非常想要这个孩子，”她哭泣，擦擦眼睛，“我要抱着它，爱它，我可以感到自己充满生命力，同时我注意到让吕克的生命力枯竭了，我对他说，我献给你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他告诉我去找人吧，把婴儿托到什么地方，他会付钱。他完全抛弃了我。感觉得这很像船只失事。”

“他是遭了难的船。不是你。你是我们的亲人，我的、马吕斯的、芳汀和加布里埃尔的，我们是你的亲人。你救了马吕斯的命。你给了芳汀和加布里埃尔一个地方过爱情生活。在戴着认罪的一头假发的情况下你给了我避难所，而且你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给了我工作。这些是热爱和亲属赠予的礼物。你是我的女儿，我们的女儿。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会答应照顾你的孩子的。”

“而且保护它——不论是男孩或女孩——不受让吕克的伤害。”

“而且保护它不受让吕克和世界上其余人的伤害，疼爱保护这个孩子，妮科莱。”

透过玻璃斑斑点点透进来的九月的阳光使温度湿度逐步上升，一股股恶臭也加剧了，她们坐在浓密的棕榈树在她们附近飘拂，热带鲜花在死水池中腐烂的那个地方的一条华丽铁长凳上。妮科莱用双手擦擦脸。

“我告诉让吕克我要离开他时，他只说，噢，妮科莱，你会回来的。没有我你活不下去。你需要我。于是我说，是的，是的，我需要过去是你的那个男人，但是不需要你变成那个男人。但是当我回到巴黎时，没有他我那么孤独，那么孤独地想起没有了他，我的生活完全和他联系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有了这个孩子，因此我想，我受不了啦。”她用手掌揉揉眼睛，不文雅地大声吸气，而且抑制住强烈的感情。“我往特鲁维尔旅馆打了个电报。我告诉他我爱他。我会永远爱他。我说，请回到我身边吧。”甚至在上头的一只只猴子都停止吵闹，发出粗厉叫声的一只只鸚鵡这时也静下来，停在棕榈树枝上。“那个愚蠢的办事员把电

报给了彭眉胥夫人，却没有给彭眉胥先生，于是爱潘妮有礼貌地回了我的信。”

“爱潘妮？我以为她和阿兹玛在克里蒙费朗和赫维特在一起哩。”

“我离开以后，让吕克也离开以后，她来到特鲁维尔，因此我发现了真相。她发了一份电报说我不需要等待让吕克回到我身边。我可以去他那儿。他在巴黎。她给了我名字和地址。”妮科莱从花茎上揪了一朵梔子花，把鼻子埋在里面冲淡压倒淹没她们两个的腐臭味、死去的爱情味儿。“我到这个地址去了。昨天夜里。晚了。”

“那是什么地方？你发现了什么？”

“那个我不能告诉你，”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他的母亲。”

珂赛特扭过头去，发现，在茂盛的树叶深处，地上有一片粉红色。这儿的臭气不是死去的爱情，甚至也不是悲哀和嘲弄，而是一只死火烈鸟。又一只火烈鸟得病死了。它那天下不可能有的粉红色照亮了不自然的反常热带中的茂盛青枝绿叶。珂赛特果断地挽住妮科莱的胳膊，领她走出暖房，远离那种腐烂恶臭、那只可怜的火烈鸟的尸体，它出生在它可以自由飞翔、与自己的同类一起生活的异国他乡，但是在巴黎成了无用的装饰品、古怪的东西、第二帝国的绚丽奴隶。

第三十章

第二天认罪和劳里奥特到达剧院开始排演新编的小歌剧。当妮科莱投入工作，《小将军》的同名角色中时，她脸上的愁苦残迹消失了。尽管她个人极度伤心、疲劳不堪、恶心、头疼、刚怀孕体力消耗和过度紧张，但妮科莱毫不疲倦地继续排演《小将军》，不过不止一个人评论说夜晚在林荫大道没有看见劳里奥特，而且爱说笑的人们津津有味地说彭眉胥男爵在向拉萨尔伯爵的夫人献殷勤求爱。可能是的，人们会意地微笑，女人们在扇子后面咯咯地笑，莫非那个传说中的劳里奥特和男人们失去联系？失去她的鼎鼎大名？为什么在贝内迪克荒唐大建筑不再举办盛大宴会？不再在布洛涅树林里乘车游逛？不再和一些噉噉喳喳的猴子一起举办美妙的午宴？排演以后，就再也看不见劳里奥特的踪影了，于是她的对手们开始瓜分她的令人赞美的帝国。

《小将军》是带着塞纳河那样大规模讽刺特色的、奥芬巴赫的一个典型的浮浅剧目，故事（像人人期望的）布局的协调更多的是给审查员们逗乐，而不是冒犯他们。安排在德国一个假定的姑隐其名的地区（这样，其中的缺点就不能归咎于法国人了），《小将军》的故事讲了一个准备演出的没有专长的演员，穿着一身军装，被一群乌合之众从舞台上拽走，拐去参加历史行动。整个小歌剧是妮科莱提供给奥芬巴赫的，一天夜晚宴会上她大笑着讲了扮演拉斐德的夏多勒诺这个故事。不过，在小歌剧里，那个小将军给用车运到前线领导战斗。问他士兵们该怎么办时，小将军以真正巴黎人的作风耸耸肩膀，说，乒乒乓。这种乒乒乓的战术胜利了，敌人给打败了，而且，荣誉纷至沓来，小将军凯旋归来，朝见国王（一个暴徒似的汉诺威类型的人，完全不像路易一拿破仑）。受到所有人的热烈招待，小将军，通过一系列令人痛苦的曲折情节，最后露出本来面目，结果嫁给了国王，因为小将军，原来一直是女人，她的女中音显然并未引起不相称的兴趣。

消息传遍巴黎，劳里奥特要穿着男人的军装、整洁紧身的裤子和飘洒的外套登上舞台。

“你穿上这身衣服看上去非常漂亮，”珂赛特说，戏第一夜演出前给她最后修饰几下。

妮科莱拍拍她的腹部，收腹，挺胸。“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欧仁妮皇后发明撑着裙环的裙子来掩盖怀孕了。”

“现在王子差不多七岁了，可怜世界上其余的人们现在还不得不戴着它过活。”

“如果我穿着带着裙环的裙子，而不是紧身裤子，我演戏就可以演得更久一些。”

“无论如何这出戏或许不会演很久。路易一拿破仑在观众席上。内务部长也在。”

妮科莱一边脸蛋上贴着一块鲜明的红色饰颜片，但是另一边脸蛋变苍白了。“在戏第一夜上演的时候吗？”

“我无意中听到看门人对换布景的人们说他刚刚接到命令，他们最好去下面贮藏室，把皇帝的旗帜拿出来。”珂赛特拿起她的绿眼镜，戴上，照着镜子检查了一下她的服装。

“你知道内务部并不喜爱《地狱里的俄耳甫斯》那出戏，皇帝也不喜爱，当时他们几乎禁止我们演出那出戏。凡是他们认为对政权稍稍有点不满的戏剧他们都可以禁止上演。”妮科莱用烧焦的木塞炭描了描眉毛，使它们显得浓眉大眼，富于男子气概，一边转弯抹角地问，“让吕克呢？他在外面那儿吗？”

“刚刚我看时他没有在。”

“自从 1855 年我和奥芬巴赫一起首次演出以来，他从来没有错过戏第一夜的上演。如果他不在那儿我想我就唱不了啦。”

“我再去看看吗？”

“请去吧，你把一些花拿出去好吗？我想我又要恶心了，花太多了。你能打开活板门吗？这儿太热了。”那位小将军向便盆冲去呕吐。认罪提起通到贮藏室那扇门的把手。它嘎嘎吱吱响得很厉害，一股霉臭的穿堂风回旋着涌进化妆室。然后她拾拢一大抱鲜花，大部分是蓝玫瑰，把一批花拿到临时演员们的化妆室，她们那儿需要，因为临时演员们依然合用一个脸盆、一面裂了纹的镜子，和她们的汗湿透的衣服挂得离火炉太近的不通风的空间。

“嗨，吃癞蛤蟆的人，”她们中的一个讽刺说，“叫劳里奥特把她剩余的俄国王子送来吧，好吗，别送这些花。”

“即使他是王子我也不吻俄国人，”另一个姑娘反驳说，“你会吗，认罪？”

“认罪，”她低声细语说，她可以听见她们拿她的爱情生活开粗俗的玩笑。她把其余的花拿到看门人的门房里。

看门人的门房在几级楼梯上面，从这个前哨阵地他像蛇怪似的看守着舞台入口，他窗外的冷酷景色是中间有一条明沟，给煤气灯照亮的一条胡同，但是他守卫着这条胡同好像它通到杜伊勒里宫似的。他长着酒鬼的酒糟鼻子，他只让演员们、乐师们、工作人员们，当然还有评论家们、剧院捧场的人们和任何用五个卢布贿赂他的绅士进去。传说他很富有。煤气灯照亮的胡同里又有一辆货车停下，送货的勤杂人员按舞台的门铃。认罪谦卑地恳求他不要把花送给劳里奥特小姐。“它们使她恶心。”

“我知道要送到哪儿。这儿像举行国葬似的。”

珂赛特回到舞台边厢，在那儿，从幕布一条小缝里，她可以向剧场里眺望，它给一支巨大的枝形吊灯照耀得灯火通明。他们确实把皇帝的旗帜竖立起来，但是那个环着桂冠的巨大 N 字颠倒过来。看见它她大笑起来。

“外面什么那么可笑，呃，认罪？”一个换布景的人，一个肩膀上带着一大圈一大圈汗渍的壮实男人取笑说。“癞蛤蟆拿破仑吗？除了癞蛤蟆什么能使吃癞蛤蟆的人大笑呢？”他扯走五六块作战场场面的纸板大圆石头。

在让吕克的包厢里珂赛特看见爱潘妮走进来，科琳和阿尔塞纳随之而来，他简直成了厌烦婚姻的生动写照，爱潘妮，比平常更活跃，拿起她的看戏用的小望远镜，向剧场扫视了一番，挥手示意。下面阿兹玛拖着阿尔塞纳的老爹来了。噢，珂赛特沉思，阿兹玛会用那个老糖萝卜做成腌猪肉。她微笑着想起芳汀讲的阿兹玛追求有钱的老鳏夫的故事。她刚要扭过脸去，这时让吕克走进包厢，在爱潘妮旁边就了座，和她交谈。

他的魁梧身躯变胖了，臃肿起来，由于玩世不恭而纵欲过度。他留着第二帝国要求的涂上蜡的小胡髭，但是它隐藏不住一张松弛愠怒的嘴。他散发着没有冒险活动却很有经验，不称心如意却纵情享乐，毫无实质却毫无节制那样人的神态。他是她的儿子，她很可怜他。

上演第一夜奥芬巴赫亲自指挥。说乒乒乓乓的小将军从非常欣赏的观众那儿博得一阵阵响亮的大笑声，为了音乐，特别是第一幕士兵们的合唱进行曲和乌合之众唱的歌曲，引起持续掌声。在这一场戏中，片片段段的《马赛曲》和另外古老的革命颂歌可以听到。一尊尊大炮是演剧技巧的奇迹，竟然冒出滚滚浓烟，而那辆运送小将军围着舞台转的二轮轻便马车，在戏剧战争的一件件武器旁边显得相对地很粗糙。除了妮科莱那句惊人妙语乒乒乓乓以外，博得满场喝采的台词根本不属于她，而是属于一个肤色像萝卜的矮胖演员，他扮演国王的外交部长，他用浓重的普鲁士口音怒吼说，我们打败了法国人吗？我们打败了法国人吗？听到这话巴黎意大利剧院笑得都抖动起来。

幕间休息以后，大幕升上去时，人人，舞台上舞台外的——演员们、提词人员们、歌手们、舞蹈演员们，从招呼演员们上台的人们到奥芬巴赫——包括认罪，都热切地朝剧场里张望。外交部长的包厢空了。普鲁士大使走了。夏多勒诺伯爵消失了踪影。但是巴黎意大利剧院人人都愉快地叹口气，满意地看到内政部长还在那儿。还有路易—拿破仑和欧仁妮。特别是奥芬巴赫呼吸更顺畅了。为了《马赛曲》那些片片断断的乐曲他发过愁；他保留着它们，但是他不希望为了皇帝苦恼而付出太大的代价。

整个演出期间，小将军本人不住地朝让吕克瞥一眼，在他的脸上看出，也许，偶尔流露出的极度痛苦或妒忌，但是没有过去那种如饥似渴、迷乱茫然、万分崇拜的神情。人永远忘不了那种神情。人永远不会辨认不出它来。在皇帝的包厢里，路易—拿破仑怀着往日那种如饥似渴的神情注视着妮科莱。至于迷惑和崇拜，你需要有共同度过的过去和共同享有的期望。至于如饥似渴你只需要肉体。

小歌剧演出结束时，掌声震聋了全巴黎，《小将军》，毫无疑问，是一大成功，这时人们拥入后台，王子走廊挤满了浪子们、花花公子们，贵族们、戏剧评论家们、放荡的新闻记者们和平常那一批英国公爵们，而且，传说，还有一个波斯君主，都等待着认罪会打开妮科莱那扇门，让他们进去的时刻。但是后台的喧闹声、大笑声、忙乱声和砰砰响声，在发出敲门声，认罪拖着脚步应声开门，嘟嘟囔囔说劳里奥特还没有准备好接见客人们时，似乎都停息了。

但是一旦开开门，珂赛特发现自己面对面碰上路易—拿破仑，就像1851年他们一起跳舞时那个场合那么接近。珂赛特的震惊甚至在她的绿眼镜后面都流露出来。路易-拿破仑豁达地微微一笑；他有几分演员的作风，而且他并不急于选择时间，不过当然他并不注意珂赛特，只注意妮科莱，她只卸了一半装，她的化妆衣迷人地还未脱掉。

他比珂赛特记得的还矮，而且光阴对他并不仁慈。在剧院工作以后，她立即辨认出他搽了胭脂来加深肤色，抹了粉使他的灰白脸色光滑，但是粉聚集在他眼睛周围的鱼尾纹里。他的雅致的小胡子尖上涂的蜡沾上一点尘土，它岌岌可危地悬在那儿，他的茶褐色头发变稀疏了，发根长

出白发。

“劳里奥特小姐会接见一个爱慕者吗，夫人？”他问认罪，“我会和其余的人们一起等待——”他朝他身后的王子走廊作了一个手势，那里现在挤满合唱队的姑娘们，希望捡劳里奥特剩余的情人们——“不过作为皇帝一定有些有利条件吧。”

一定吗？珂赛特想要答辩，但是作为认罪她走到一边让他过去，把伸长脖子呆看的人们拒之门外，而且发现妮科莱的惊讶表情。

妮科莱起立，行个屈膝礼。路易-拿破仑拉住她的手，他表示他 *enchanté*（非常高兴），补充说他爱慕了她好多年，但是她今天夜晚扮演小将军真是好极了，那身服装最合适了。“日后你私下为我演一场好吗，小姐？”

“《小将军》吗？”

“乒乒乓。”

“好的，”奥芬巴赫的女皇回答。

“那么，不久，你会接到我的内侍一封信，写明详细情况，我盼望着那个时候。现在，请你原谅——”于是以合适的军人作风，不仅适合表演，而且适合他的军服、绶带、勋章和徽章的作风，路易-拿破仑脚后跟咔嚓一响，行了礼。他转向认罪，也向她行了礼，竟然握住她的手，而且——以深受全巴黎市场女人们喜爱的魔力——那个癞蛤蟆拿破仑宣布同吃癞蛤蟆的人结识了他本人非常高兴。

第三十一章

路易-拿破仑，像他的化妆舞会帝国中的所有演员一样，涂脂抹粉。最初在 1846 年，当他装作工人从哈姆堡垒逃出来时，他曾涂脂抹粉来掩盖他坐牢的灰白脸色。1870 年他最后一次涂脂抹粉来掩饰他的痛苦膀胱结石的损害，为的是他可以骑在马上率领法国军队，在可怖的兵兵兵，所谓的法普战争中，在把第二帝国完全打倒的战争中，给耻辱地打败。而且路易-拿破仑上床要涂脂抹粉。

普通的巴黎人们，可能没有机会——或者愿望——和路易-拿破仑上床睡觉，却由于在《小将军》——它引起自己的兵兵兵、是一出带着煽动性的小歌剧，就像奥芬巴赫的美妙歌曲一样阻止不住——上演的六个星期之内出版的，《癞蛤蟆拿破仑》的后代，称作《癞蛤蟆破仑》的，含有辱骂性的两页小册子，搞得这个事实尽人皆知了。

仅仅由于粗糙地画出的火炬才识别出《癞蛤蟆破仑》的作者；纸张，非常粗糙低劣，铅字本身那么粗糙古老，以致警察局最后推断出，那是在以前用来反对 ancien régime（旧制度）的，一台秘密的小型印刷机上印的。那台秘密印刷机，他们对克里隆解释说，或许只有三英尺高，那种形状模模糊糊、不吉祥地使人想起绞刑架，但是它们有利于激进分子们、不满分子们、叛徒们，因为它们可以很快地拆卸，不引人注意地收藏起来。警察局完全肯定这一台收藏在巴黎。也许在蒙马特雷。

不知怎地，古老的十八世纪印刷术很适合印《癞蛤蟆破仑》，它不严格地以拉封丹的寓言为基础，就是把其它的动物们邀请到它的洞穴里那个臭气熏人的狮王那个故事。兵兵兵，笑声回荡，从林荫大道传播到野营地，从飞心大街传到游乐园，从滑稽咖啡馆传到英国咖啡馆，从公园里演木偶戏的人传到法兰西剧院，沿着新扩展的里沃利大街，从巴士底地区一直传到香榭丽舍大街，这时《癞蛤蟆破仑》煽动性地到达一座座顶楼和一处处市场，进入妓女们的吊袜带，做手套的人们的手指里和捡破烂的人们的包裹里、卖炸土豆小贩们的口袋里、酿酒商人们和面包师傅们的围裙里、石匠们、细木工人们和张贴广告人们的长满老茧的手里、煤商们的黑手里、染色工人们变成蓝色的手里——但是没有书商们，他们向警察们保证，他们发誓他们的手是干净的。绝对是干净的。他们发誓他们绝不会冒着吊销执照的危险去卖暗示，尽管是影射的，皇帝的表象像癞蛤蟆，而他的特征是，哦，癞蛤蟆破仑，他在床上的表现，像他作为皇帝的表现一样，是涂脂抹粉、矫揉造作、很不满足的小册子。书商们——从最低微的街头小贩到霍诺雷大街和什瓦泽尔走廊一带灯火通明的一家家商店——声明他们和援引拉封丹圣人的典型角色来暗示老狮子的欲望并未减弱，但是他的能力衰退了，在发挥色情的过程中，小胡髭上涂的蜡化了，胡子垂下来这样诽谤性的小册子毫无关系。像在拉封丹的寓言中一样，猴子、狗和狐狸（后者是唯一逃脱了的一个），给邀请到狮子的洞穴里，但是在《癞蛤蟆破仑》中，告诉它们说，除了狮子的嘴它们可以吻它的任何地方。好像连狗都会吻老狮子嘴哩！叫走进臭气熏人洞穴里的所有动物都在一个屋子里脱掉衣服，赤身裸体走到另一间屋子，在那儿它们听到后面的门锁上，走到床边，上了床，看到赤身裸体的狮子引起的欲望很快就满足了。

珂赛特为了反对这事而辩论、劝告、坚决要求妮科莱不要和路易-拿破仑同床共枕，太危险，更不必说令人很厌恶了。但是妮科莱，非常任性，而且兴高采烈（明显消除了她的名望衰落下去的谣言），回答说如果他们要成为一家子叛徒，那么就让它步调一致吧，而且就想想她会从皇帝的床上带回来什么吧。

她确实带来了：她带着再点燃起光明的火炬的燧石和火绒离开了那张床。珂赛特写了《癞蛤蟆破仑》，但是她疑虑重重，认为出版它是不明智的。但是帕乔利安装好那台秘密的印刷机，要印刷，如果《癞蛤蟆破仑》不能发送到巴黎外面，毫无关系。欧棕鸟很赞成这事。马吕斯，他的新闻记者的本能觉醒了，也宣布冒险是值得的。毕竟，自从《波拿破仑》发表以后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而且，马吕斯对珂赛特讲，大家都会理解真正讲的是什么。

大家确实理解。在《癞蛤蟆破仑》秘密出现后，帝国早期实施的过去那种残酷的出版法强加到印刷出版业上，镇压运动开始了。奥芬巴赫急急忙忙把片片断断的《马赛曲》从《小将军》歌剧中去掉。检查员们凶恶地袭击他们认为会危害帝国信用的任何东西。在发表大规模轻浮无聊、空洞恭维、胡言乱语和毫无意义的文章上，报纸一个赛过一个。皇后的服装变成萦回不散的重大事件。内政部长把克里隆邀请到他的办公室明确说明形势的严重性。如果这次会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莫尔尼公爵也在场，他们两个提醒克里隆多年来皇帝一直依靠他来阻止光明活动，而他完全彻底地失败了。

“不仅仅是最近几年，”内政部长咆哮说，“而且以前的政权记录说明马吕斯·彭眉胥逃避了你三十年。”

“那不是真实的，”克里隆为自己辩护，“他经常坐牢——”

“我们不要他坐牢，”莫尔尼公爵说，“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让他坐过牢。我们不希望他成为烈士。我们不希望他的妻子成为烈士。我们不希望他们给从塞纳河里捞出来。我们希望他们消失踪影。我们希望他们沉默无声。我讲清楚了没有？”

“这些是皇帝的命令吗？”

“你离开这个办公室时这些就是给你下的命令，如果你不能照办，也许你倒宁愿在阿尔及利亚执行任务，或者更好一些，在新卡利多尼亚。”

克里隆首先从最卑微、最软弱、最温顺的下手。米米·拉斯考克斯在武力威逼下给从飞心妓院驱逐出来，而且搜查了她那间贫寒的屋子，只发现吗啡。大妈向克里隆报告，米米有几个常客，不过其中一个画家，稀奇古怪，极其反常，他的兴趣，哦，趋向绘画。

克里隆的士兵们然后跨过塞纳河向克里奇林荫大道进军，他们花了几个钟头拆毁博贾德的画室，找寻那台秘密印刷机，而博贾德就给他们画速写。

在滑稽咖啡馆密探们像苍蝇一样增加了三倍看守着一个危险窗口，而且（估计密探们不得不在那儿）法根尼斯太太把价钱增加了一倍，失掉了好多她的老主顾，希望她能安然度过难关。使她成为红色共和主义分子就够受的了。每天夜晚她上楼以前都要往拿破仑三世的半身塑像上吐唾沫。

给克拉索克斯伯爵夫人送交了驱逐令，说房东把这个老烟草仓库卖了，它将像河边附近所有其它的老鼠窝一样拆掉。克里隆亲自把通知拿来，说明可以让她继续留着，推迟拆毁，如果她……

她听克里隆把话说完。如果人们坚决要讲话，她学会了，最好还是给予他们那种满足。克里隆讲话时，她越过他的肩膀，仰望一根根椽子，那儿胎儿似的一包包衣服网膜高高挂在头顶上，她思考她不仅花费精力创立了生意，而且建立了不受情绪影响、精明强干那种声誉的时刻。她差不多七十岁了，她沉思，也许现在这儿发生的事情，是那场离开人间的一种排练。脱离肉体。那趟旅行人不携带任何东西，最后只留下名誉。而且，最近五年生意不景气。真富于戏剧性。不过她想，也许吸引到拿破仑三世宫廷里的流氓骗子们的数目下降了，不过那不是真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每年来的更多了，直到整个宫廷塞满了他们；他们非常高贵，沉浸在礼仪中，富裕得要命，那么富裕，人数那么多，以致他们不再需要旧货商的服装来证明身份了。如今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旧货商人。如果他们在豪斯曼的林荫大道后面过着悲惨生活，但是当他们走出来“转悠”时，他们的身份与跨过车轮和脚步川流不息的宽阔广场，互相凝视着、造型一致的建筑物的花花绿绿 facadc（门面）很相配。他们甚至不是她可以用她那个《昂贵的煎蛋卷》的故事来告诫的人——没有人在乎里外是否相称。重要的只是外表。不，伯爵夫人沉思，全神贯注地听着克里隆讲话，她热情地欢迎过拿破仑三世，却没有预见到当流氓骗子们给吸收到巴黎人的生活中时，她就会失业。“很有趣的建议，”当克里隆说完了时她同意说。“你保障我外孙子的安全，他不会给流放到法国外面吗？”

“欧椋鸟没有写《癞蛤蟆破仑》。他没有印它。我要的是手上有油墨的人们。”

伯爵夫人吐出她那颗看不见的籽儿。“我，我需要考虑考虑。三个钟头，先生，不会再多了。”

克里隆就要反对，但是她似乎那么通情达理，因此克里隆同意了，在那儿留下两个卫兵，当他们在死胡同的泥潭里前进时，他们的脚溅起泥浆。

三个钟头以后，回到老烟草仓库，克里隆发现旧货商的商场寂静无声。只留下旧货商的皮面登记本，在火炉炉篋子里烧焦了，但是没有烧毁。现金没有了。伯爵夫人消失了。容德雷特们消失了。几只长嘴的狗也消失了。卫兵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凄惨地在上面积浮着，从高高的吊架上悬挂着，一个个衣服包绒默无声，只证实了风行一时的事物，确实，一切事物，转瞬即逝。

直到莫尔尼公爵提供给克里隆一份最近六个月曾和皇帝同床共枕的女人们的名单，克里隆才理解追捕欧椋鸟他只会发现轻于鸿毛的东西。在这份名单上——在许多名字中有一个名字——是妮科莱·劳里奥特，在这儿只认出巴黎意大利剧院的字样，好像她依旧是一个无名的挥舞棕榈叶片的人，而不是奥芬巴赫的女皇似的——更不必说她是彭眉胥男爵的情妇那种事实了。

克里隆在秋天的一天去彭眉胥家访问时蒙索公园的树林像变老的美女一样毫不优美地抛掉了青枝绿叶。阿兹玛早就去和科琳和阿尔塞纳住

在一起（为了明显的原因），而且令阿尔塞纳非常沮丧，令科琳非常厌恶，《癞蛤蟆破仑》出版以后不久，爱潘妮也搬去了。即使她是皇帝的爱女，但是爱潘妮最后那个名字也注定她受到皇帝的冷遇，而且虽然丈夫可能不容易摆脱，但是可以很快地把他抛弃。爱潘妮不重新考虑一番就这么做了，把大吃一惊的路易丝安置到女修道院学校，告诉她这对她有益处。

也许唯一没有抛弃让吕克的人是阿尔塞纳，在光明发表的《癞蛤蟆破仑》传到赛马俱乐部以后——毫无疑问是通过刷锅洗碗的仆人们、擦皮鞋的人们和马夫们——他们要开除他的时候，他甚至为他辩护。在来自阿尔塞纳的压力（或者他的金钱）下，赛马俱乐部勉强地留下让吕克，但是没有人愿意让人看见他甚至与那本丢脸、叛逆、含有粗鲁辱骂的《癞蛤蟆破仑》稍有牵连的人在一起，因此也许那就是克里隆下午来拜访时让吕克在家的原因，他给领到客厅，让他久等，直到让吕克穿着睡衣，认为适合下楼为止。

“喝咖啡吗？”

“这不是社交访问。”

让吕克按铃要咖啡，点上一支香烟，立即说明他不知道他母亲在哪儿，他像克里隆一样厌恶、轻视、憎恨煽动性言论，事实上，而且大体上大大表白了一番，坚决表示他忠于皇帝。

克里隆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你父亲活着吗？”

让吕克滔滔不绝的话停止了。他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起来，低声嘟囔说谣言，虽然第一支香烟还未燃尽就又点上一支。

“1851年你一定想到这种可能性。你告诉我你找不到他的尸体。”

“我……那是，一些尸体……我以为……”让吕克清清嗓子。“人们说我父亲张开双臂，朝着士兵们走去，他们拒绝按照军官的命令开枪，因此军官不得不亲自开枪，近距离射击，真的开了枪。他怎么经受得住那个？不可能的。”

“然而他经受住了。他受了重伤，他们以为他活不了啦，但是他活下来。他给关押在哈姆堡垒。”

“就是皇帝作为囚犯关押的地方吗？”

“有点讽刺意味。皇帝并非没有幽默感。”

“他们为什么不让他和其余的叛乱者们一起受审？”

“你父亲已经是一个烈士了。他在哈姆监狱时至少他是一个沉默的烈士。”

“他现在不在那儿了吗？”让吕克把两支香烟都扔到干燥的壁炉里。

“他逃跑了。”当让吕克低声咒骂，又点上一支香烟，他的手指微微颤抖时，克里隆留心观察。“一个姓格林考特的石匠帮助你母亲和欧棕鸟，于是他逃跑了。我们最初以为他们逃到比利时，不过即使他们逃去了，他们也回来了，他们在巴黎这儿。”克里隆脚步沉重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似乎在审查墙上的一幅幅学院美术作品、缀着金色流苏花边的一条条窗帘、锦缎靠垫上的金色流苏、雕刻在沉重乌木上的华丽装饰，装在镀金镜框里的一幅幅油画。他拿起一个百音盒，它演奏起《妮科莱华尔兹舞曲》，于是把它关上。“你妹妹在哪儿？自从你保证我可

以在这儿抓住和她在一起的欧椋鸟以后我就没有看见她。”他揉揉他面颊上那块伤疤，它在他的白胡子上清晰可见。

“是的，哦，如果你没有抓住，那是你自己的过错。你的士兵们是无能的傻瓜。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她第二天跑掉了。令人很厌恶，不是吗？她和那个妓女与罪犯的儿子在什么地方一起睡下。”

克里隆在一幅仰望着天空、粉红色、肉感的裸体画、一个个欢快嬉戏的小天使在睡着的战士们脑袋周围飘游的油画前面停住。用要是在另外的人们身上可能被认为是大笑声的低沉声音说，“她不会是第一个。妓女罪犯的孩子们到处都是。甚至在你的家庭里。”

让吕克跳起来，像武器似的挥舞着香烟。“你那话是什么意思，克里隆先生？”

“用不着和我来赛马俱乐部决斗那一套。那简直滑稽可笑，对于像你这样的人特别滑稽可笑。装出你有任何荣誉观念是不适当地自我吹嘘罢了。冉阿让这个名字对于你有任何意义吗？”

“会有吗？”

“冉阿让，24601号，是一个罪犯，他后来积聚了一笔财产或者杀害抢劫了人，不清楚他怎样得到那些钱。人们以为他死了，淹死了。但是他没有。他承担起照料一个孤儿、一个小女孩、一个妓女的私生女儿的责任。他把这个小女孩培养成有教养的小姐，使她在女修道院受了教育。当然，一个富有的女孩，她结了婚，她嫁得相当好。”

“嫁给谁了？”让吕克抽烟时手指颤抖起来。

“我可以说明吗？”克里隆掏出一支香烟，一边抽烟一边继续在屋里踱来踱去，他的长着白胡子的下巴突出来。“我曾经遇见过冉阿让。我是1832年当另外的人们将要舍生就义时离开街垒的五个人中的一个。他们都知道这点。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牺牲，相信他们牺牲对人们的思想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会有影响，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法国更大的利益。很愚蠢，是吧？甚至牺牲这个字眼都带着蛀虫的味道。就像荣誉那个字眼一样。就此而言，就像爱情一样。”

“听起来你自己好像是一个老红色共和主义者，克里隆。这可极其不相称。”当仆人端来一托盘咖啡，离开了时，让吕克恢复了一点他过去的沉着姿态。

“我从来没有声称我从事过这些事情，不过我辨认得出爱情、荣誉和牺牲。我把它们看作弱点，不过你根本看不出它们。”

“继续讲你的沉闷故事吧。”让吕克给自己倒了一些咖啡。“这个女孩嫁给了谁？”

“这个妓女的女儿，被一个罪犯养育大的，那个女孩吗？那个女孩是你母亲，彭眉胥先生。你父亲也要感谢冉阿让救命之恩。1832年马吕斯·彭眉胥本来会被杀死，至少会被捕、监禁，但是他被那个罪犯救了。”克里隆抽完他那支香烟，“因此你看，你和欧椋鸟比你想象的有更多共同之处。也许你妹妹仅仅是返本归原罢了。你的家庭来自贫民窟，她为什么不该回去呢？”

咖啡托盘、壶、几个杯子、几把调羹都飞了，在未点火的壁炉里摔得粉碎，让吕克胳膊一抡就使它们都飞了。“从我遇见他那一天起，他就滴答着屎尿。贫民窟的淤泥。”

“甚至你的妻子都比你可能想象的与欧椋鸟有更多相同之处。”

“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像尽人皆知的，是一个泼妇似的、贪婪、脾气很坏的美人，一个泼妇似的、贪婪、脾气很坏的老丑婆娘的女儿。”

“如果我的记录正确的话，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本名叫阿兹玛·德纳第。她母亲死在监狱里，她父亲是一个凶恶的贼，一个伪造证件的人、一个暴徒、一个阴沟里的卑鄙家伙，他曾经拥有一个小客栈，滑铁卢中士客寓。”

“你误解了。她父亲是滑铁卢的中士。他为拿破仑一世服役。她认识小时候的我母亲。她知道……”让吕克开始明白了那种险恶的可能情况。

“毫无疑问，彭眉胥男爵夫人和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在幼年时曾在一个粪堆上玩耍，为了一些残羹剩饭打架，”克里隆继续说下去，“但是在1833年阿兹玛·德纳第和她父亲一起去了美国。他们去纽约逃避法国判处他的死刑。也许，在纽约那儿，皇帝陛下通过德纳第小姐生了一个孩子，也许他仅仅和一个法国妓女在美国的床铺上上了床。”克里隆耸耸肩膀。“因为皇帝或多或少承认了你的妻子是他的后代，所以那种区别就有可讨论的余地喽，不过它造成了一幅比特鲁兹博伊斯伯爵夫人毫无疑问为你描绘的更严酷的图画。”

让吕克的魁梧躯体倒在丝绒沙发上，他的眼睛似乎完全失去生气。

克里隆带着就要碾死一只飞蛾那样的征候毫无顾忌地注视着让吕克。“你的不幸——或者说你的低级趣味——在女人身上延伸到你的情妇，妮科莱·劳里奥特方面。”

“劳里奥特小姐和我的关系完结了。”

“是她和皇帝睡觉以前还是以后？”

“不可能的。她没有和皇帝睡过觉。”

“但是她睡过。我的名单上有她的名字。”

“什么时候？”

“十月初。”

“不可能的。”

“为什么？皇帝和许多女人睡过觉，大概有几千个女人。”

“她怀孕了。那是我的孩子。”

“你认为那就会阻止她和皇帝睡觉吗？”让吕克没有回答时，克里隆嘲笑说。“你看过《癞蛤蟆破仑》吗？”

“人人都看到了。文盲都看到了。”

“故事讲的是一只臭烘烘的老狮子把许多动物召唤到他的洞穴，有许多狗和猴子，但是只有一只狐狸。我想妮科莱·劳里奥特就是那只狐狸。”

“妮科莱，背叛了皇帝，投向光明的那个人吗？不可能的！真可笑。妮科莱厌恶政治。她一向如此。凡是她不能穿的戴的，她从不注意。她只关心从阔佬们那里收集喝采声、珠宝和金钱。她甚至从来不看报纸。”

“除了流言蜚语和时装新闻以外，没有人看报纸。”

“如果她和皇帝睡过觉，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厌恶她了。我已经和她断绝关系好几个月了，不过如果你认为妮科莱·劳里奥特和光明有任何关系，那么你可真要拔掉那几个女人的爪牙。”他无精打采地把

挡着他的路的咖啡壶碎片踢开。“我告诉过你，如果我办得到的话，我会把他们都套上手铐脚镣带到你那儿。”

“连你父亲也带来吗？别介意，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背叛有老一套格调，完全像另外一些字眼，爱情、荣誉、怜悯、牺牲。甚至私通现在几乎都不可能了。但是，一个女人还是可能以另外的方式背叛男人。”

“女人们只适合一件事情，但是也坏在这上面。”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女孩进来。她的黑头发披散着，她光着脚，与其说穿着衣服，倒不如说随随便便披着一条与她的皮肤同样的奶油色缎子床单。她非常年轻，也许十四岁，但是当她问让吕克什么稽留着他，他为什么不回到床上时，她的声音有一种成年人、粗声粗气的锐气。

“滚出去。”他咆哮说，那个女孩厌烦歧视地望了克里隆一眼，就转身走了，让门半开着。

两个男人都不讲话。克里隆漫不经心地掏出纸笔，好像要填写当票似的。“你了解劳里奥特小姐的家庭布置吗？你认识她的仆人们吗？她有多少？”

“如果你把查洛特大街的车夫和园林工人计算在内，三个，四个，或许五个。我当然认识他们。”

“乡下住宅，贝内迪克荒唐大建筑呢？”

“没有一个。她带着巴黎的仆人们。”

“她的仆人们中间有新的吗？”

“没有，他们都跟了她好多好多年。他们就像那些该死的狗和猴子一样——”

“在《癞蛤蟆破仑》中狮子和一群狗和猴子睡觉，”克里隆说。

“认罪，”让吕克的舌头胀成气球了，好像他被蛇咬了，毒液在他的血管里迅速流过。“认罪，”他像咳出一团头发似的，刺耳地吐出那句话。

“饶恕你什么，彭眉胥先生？你犯了什么罪呀？”

“认罪。”让吕克突然显得失魂落魄，给出卖了，他再三地重复，认罪认罪认罪。

第三十二章

当平切尔把夏多勒诺伯爵的尸体从塞纳河拖出来时，他只在陈尸所得到平常的二十五个法郎，但是报刊抓住这个故事，从前那个临时演员的惨死吸引住巴黎。有一些报纸（不过不是政府的官方报纸；暗示——在任何时候——提毁灭了的第二共和国并不是帝国的政策）派人去河边打捞人们的低矮小酒馆把平切尔搜索出来，他津津有味、庄严郑重地称赞，添枝加叶地描述，很有礼貌地告诉他们夏多勒诺伯爵从索尔菲里诺桥跳下去时他穿的正是那一身挂着一枚枚洋铁皮制的假勋章，1848年那一天他穿的军装，而且，以前的那位演员真的一文不名，他的口袋里没有一个小钱。

那位伯爵享有了他一生中——除了很短暂的时刻——从未享受过的身后名声，因为一家家报纸在专栏里不能批评皇帝，因此就能言善辩地涂抹他的故事，他在二月革命中的角色，使那些事件听起来非常自然，滑稽得合乎时尚，无毒无害，非常热情，但同时，不知怎地，这个故事使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过去的鬼魂出现，诚然，现在是滑稽好笑的鬼魂了，像巴黎意大利剧院那句乒乒乓乓一样愚蠢。但是《费加罗》报社有人还记得（使人非常惊奇）拉马丁还活着，于是他们和《插图周报》就请那位老诗人报导一下1848年2月那一天他和夏多勒诺会见的情景，那时国王退了位，杜伊勒里宫被暴民们抢劫了。与拉马丁的文章（以华而不实、富于热情、依然充满煽动性的笔调写的）并排刊登着，《插图周报》登了一幅欢快的夏多勒诺的生涯漫画，描绘他如何被二月革命提拔起来，终于飞到第二帝国的顶点，结果最后反而沉入塞纳河。

麻烦在于，夏多勒诺那幅漫画描画得像奥芬巴赫（骨瘦如柴、大鼻子、蓬松的胡子和圆形的络腮胡子，不过没有戴夹鼻眼镜）。大家都知道死人的故事提供了《小将军》的基础，普遍地收集了如痴如醉的好评和收入。一派胡言，奥芬巴赫对出版界声明。夏多勒诺打过仗吗？他说过那句神圣的话乒乒乓乓吗？夏多勒诺是个女人吗？他是吗？那些轻率的报刊，跑去搜劫死者的衣服、他的过去、他莫名其妙地升为贵族、他的悲惨死亡，真令人惊奇。

妮科莱被他的自杀压倒了。人人都知道《小将军》使夏多勒诺极其消沉，在他致命地投河自杀以前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一句告别话。人人都知道妮科莱·劳里奥特使奥芬巴赫想起那个主意，她以那样引人捧腹大笑的方式讲了那个伯爵的轶事，以致奥芬巴赫大笑得流下眼泪：二月革命那一天的情况，那个愚蠢的假将军如何实践了革命阶段责成他做的事情，后来他如何变成一个傻伯爵，像第二帝国里所有其他的人们一样虚与委蛇。被夏多勒诺的死亡、那种痛苦和羞耻搞垮了，妮科莱自己几乎要取名叫认罪了。她去忏悔，但是神父对她的性犯罪行为比对宴会上的一些谈话更关心（这在忏悔中间已经持续很久了）。而且，赎罪忏悔仪式结束以后，神父劝告她说，自杀是罪恶，夏多勒诺不值得她怜悯。

但是她确实非常可怜他。她可怜自己，她可怜她爱过的那个男人和她怀着的孩子，她的梦想的可怕残骸，在她认识到除了她在舞台上已经获得的成功以前，她没有任何梦想。她有过雄心壮志和臆测。她实现了

雄心壮志，至于臆测，哦，她曾设想她和让吕克会很幸福，他们永远会很幸福。而现在他们并不幸福。而且永远不会幸福。她羡慕芳汀和欧棕鸟的明晰爱情，她羡慕珂赛特和马吕斯的天长地久爱情，但是她没有完成赎罪任务，就回家了，哭着扑到珂赛特的怀抱里，说她从来无意给任何人带来悲伤、麻烦或死亡。

珂赛特尽力安慰她，但是悲伤和麻烦确实逼近他们所有的人。为了他们的麻烦珂赛特责备自己；她本来应该立即反对马吕斯的、帕乔利的、加布里埃尔的冒失坚决主张。甚至马吕斯都承认他错了；《癞蛤蟆破仑》毫无效用，除了使路易-拿破仑显得滑稽可笑、减少光明的亮度、使它不大像火炬，只像一支蜡烛，取笑一下皇帝的臀部以外。《癞蛤蟆破仑》给人们逗了乐，但是没有唤醒他们。不，1848年春天的幽灵们——背叛了的诺言、那些毁灭了的前途、消灭了的希望——好像都与夏多勒诺的湿淋淋尸体一起从河里浮出来。他的自杀，不是《癞蛤蟆破仑》，发动了低声细语的对话，甚至怀念过去的光荣牺牲的心情，需要看到自由、平等、博爱又活跃在法国的心思。这些话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都给擦掉抹去了。但是它们没有从人们的心坎头脑里抹掉。也许，模糊了，但是没有抹掉。

珂赛特抚摸妮科莱的头发，抚慰她的内疚感，但是她减轻不了她的害怕心理。她也有同样的害怕心理。人人如此。克里隆和警察们不择手段地一直彻底搜查到处破烂人们的野营飞地——白天——包括意大利防寨，他们残酷无情地冲进茅屋，把穷人们赶出来。伯爵夫人消失了踪影；她在什么地方，容德雷特们在什么地方依旧是个谜。过去旧货商的仓库落到斧子下。因为米米的妓女执照吊销了，所以大妈立即把她从飞心妓院驱逐出去。米米逃到博贾德的画室，他把她藏在那儿，他们两个都害怕楼梯井上每一声脚步声。欧棕鸟消失了，无踪无影，没有给任何人留个话儿。在阿让特伊城，芳汀为她丈夫祈祷，照顾她父亲，实行他们一致同意的规则：每天她给劳里奥特小姐写张字条，告诉她一棵棵无花果树很好。每一天全巴黎都看到老激进分子们遭到突然搜查，他们的公寓和房屋拆毁的消息，当克里隆寻找秘密印刷机和《癞蛤蟆破仑》的铅版时，1851年12月遭到最近的一次残酷镇压。

《癞蛤蟆破仑》实际上是深夜在巴黎意大利剧院舞台下的房间帕乔利的小凹室里印的。他辛辛苦苦地用手操作那台秘密印刷机干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出去，把他印的那些小册子交给欧棕鸟，他把它们在塞纳河两岸他的广泛熟人们，自从他是小孩小贼时起他就认识的人们，到在建筑林荫大道、挖下水道、抡斧子、爬脚手架时与他并肩劳动，到河流沿岸和野营地的人们中间分发。帕乔利和欧棕鸟每天变更会面地点。但是有一天欧棕鸟不在那儿，于是那天下午帕乔利就在劳里奥特屋子的活板门下面等待着，直到他听见上面有脚步声。他爬上梯子，轻轻敲敲地板。

认罪，独自在那儿，等待着敲击声，知道那是谁和为什么。她门上通王子走廊那扇门，然后俯下身子，把沉重的活板门打开，窥视帕乔利的蓝眼睛。她爬下梯子，在昏暗的光线中面对着他。“他们逮捕了热尔梅娜，”她怀着沉重的心情说，“欧棕鸟今天早晨没有在那儿和你见面，因为他在尽力查明他们把她抓到哪儿去了。他们昨天在蒙马特雷逮捕了她。”她递给他一份报纸。他把它攥在手里，用拳头打倒一根画着光滑

常春藤的陶立克式圆柱子，它卡嗒倒下，砸着制型纸做的城垛。“噢，帕乔利，”珂赛特轻轻地小声说，“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们任何人能说什么呢？我们决不该做那件事。《癞蛤蟆破仑》，那是昂贵的煎蛋卷，帕乔利，思想极端错误的表示。”

帕乔利摇摇晃晃，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紧紧抓住可能会把他从大海里拉上来的绳索似的紧紧抓住梯子。“如果我在那儿，他们就会抓住我了。他们就会丢下她。我害了她。害了我的孩子们。”他的双臂抱住梯子，用双手捂住脸。

珂赛特哭泣起来。“报纸说公认热尔梅娜是那个印了那种煽动性材料的男人按习惯法同居的妻子。他们甚至不用《癞蛤蟆破仑》那个书名。他们说他们在你的蒙马特雷房间里发现排字箱和墨棍刷子。”

“你要知道，我会杀了他的。为此我会杀了克里隆。从六月战斗的日子我就有手枪了。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决不该离开她。我以为我在保护她哩，”他反复地说，“我以为我在保护她哩。我要杀死伤害她的那个人，百灵鸟，我会的。”

“欧棕鸟说维迪尔的女儿来接你的孩子们，她会照顾他们的。”

帕乔利严肃地点点头。“当我回到巴黎时，热尔梅娜使我复生。维迪尔和彭眉胥先生，他们使我恢复了工作，但是热尔梅娜给予了我生命，而我，我却把她送到我离开了的监狱。直到你进了监狱你才可能知道监狱会怎样整治你。”

“马吕斯知道。”

“也许，”帕乔利承认说，“不过对他这样地位高的人，他们不会这样干的。”他卷起袖子露出烙印在胳膊里面的 23974 号码。“他们会吗？”

珂赛特回答不出来了。她父亲胳膊里面也带着这样的号码吗？他们会给热尔梅娜·弗洛里烙印上号码吗？帕乔利无力保护热尔梅娜，珂赛特同样无能为力。如果他们找到芳汀，他们就会找到马吕斯。如果他们逮捕了妮科莱，他们就会找到芳汀。珂赛特想自首来保护他们其余的人，一天深夜里和妮科莱商量，她不愿意听到这话。“不，”妮科莱说，“我们一起担风险。”

第三十三章

那天夜晚，像《小将军》每次演出以前她的做法一样，认罪透过幕布的缝隙往外眺望，看看让吕克在不在彭眉胥家的包厢里。他现在从来不在那儿了。恶毒的谣言顺着王子走廊飘荡，散发着煤气和有毛病的铅管管道臭味的臭气。但是今天夜晚，也许在夏多勒诺自杀以后十天，让吕克在那儿。他和爱潘妮与阿兹玛。认罪正要带着消息回去时她突然认识到他们没有带着他们的任何随营人员。他们完全是单独的。透过幕布的缝隙她仔细研究她儿子的脸：让吕克看上去不再像马吕斯了，却成了模仿马吕斯的相当苍白浮肿的拙劣样品。马吕斯黑眼睛里的热诚眼神反映出一些许诺，几乎是明显的诚实正直神情，甚至在他的健康垮了，住在捡破烂人的茅屋里的时候。在让吕克的眼睛里，那种热诚眼神似乎是虚假、擦亮的，就像往眼睛里揉颠茄使眼睛发亮的，第二帝国的美人们的眼睛似的。珂赛特为了他们三个感到大惑不解：阿兹玛、让吕克和爱潘妮，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开玩笑，没有闲聊，也没有向别人眉目传情，像大幕升起时所有其余观众的做法那样。他们的嘴完全相同地抿成一条缝，他们像审判官一样严肃。珂赛特冒险揭开绿色眼镜更仔细地看看。

“他们看上去像审判官一样，”当她在小将军的服装上做了最后修饰时她对妮科莱说。头一道衣裤缝褶已经放开了，但是怀孕四个月了还不明显，还看不出来。

“甚至让吕克吗？”

“特别是让吕克。”

化妆室门上发出招呼演员上台人的敲门声，她们听得见令人振奋的前奏曲奏起来，使观众们大为兴奋。作为最后一道修饰，珂赛特拿起画笔，给帽子上的大羽毛涂了一层漆，使它直立着，闪闪发光。她把模拟拿破仑的帽子用别针别到妮科莱盘得高高的头发上，于是小将军就走出去，认罪恭顺地跟在她后面，提着装着一瓶水、香水、梳子、胭脂粉，作台后装饰用的篮子。

奏完辉煌的前奏曲以后，座无虚席的剧场寂静下来，幕布升起，露出描绘一个临时演员的简陋化妆室的场景，小将军在那儿唱她的一段开场乐曲，抱怨她不走运的一段古怪乐曲；她凄婉悦耳地悲叹她怀才不遇，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却落到穿上一身无聊的将军军装的地步。根据边厢演奏指示乐节，一群看来喝醉了、毫无秩序、根本不是革命者的粗人们拥上舞台。（而且，珂赛特沉思，那大概就是我们逃脱了审查员的愤怒的原因吧。）这些粗人，男男女女，扛着耙子、铁锹和扫帚，唱着奥芬巴赫改编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支古老的轻快活泼的流行小曲和1789年其他的一些小曲（片片断断的《马赛曲》去掉了）。小将军从窗口向外眺望，粗人们向她欢呼。她的脸成了胭脂和描黑了眉毛的一幅漫画，小将军赶快啪的一声贴上假胡子，转向观众，包括其中搞阴谋诡计的人们，大摇大摆地走到外边。化妆室，布置在旋转式栅门上（被四个出了一身汗的男人旋转到台后），滚进舞台侧厢，非常夸张的节目随之而来，蠢人们颂扬他们的新领导的英勇，小将军沉浸在他们的欢呼声中。

珂赛特眺望观众。在大量丝绸、羊绒披巾、泡泡薄纱、闪闪发光的

宝石和飘动的扇子中间每个人——全体观众——显然都给迷住了。除了让吕克那个包厢里的人。他们的表情没有变化。管煤气灯的人使舞台前部的脚灯照着小将军和他的粗鲁崇拜者们，博得全场喝采声，大幕落下。

在舞台边厢里珂赛特加深了妮科莱的胭脂，又多搽了一些，因为她的脸那么苍白。“我从来没有见过让吕克那种模样，”妮科莱急切地低声说，“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了。”

当舞台平面布景、广阔的平纹布布景，降低成远方、绵延不断，表示幻想的田野时，一个个滑轮发出摩擦尖叫声。呼哧呼哧，气喘吁吁，换布景的人们把一尊尊假大炮推到舞台应放的位置上。幕布升上去，刚刚扮演喝醉了、毫无秩序的乌合之众的合唱队，赶紧换上军装，作为士兵们作好接受命令的准备。他们的军装明显不是法国的，而是花花绿绿的黄绿色和普鲁士蓝色的。国王、陆军上校和外交大臣上场，唱他们的歌剧乐曲，扭绞着手，结结巴巴地唱着歌，唱他们打了败仗，需要一个救星。

珂赛特用水润润妮科莱的嘴唇和嗓子，她才上了士兵们在舞台上推着转的车，于是小将军对国王、陆军上校、外交大臣唱她那首欢快、大吹大擂的歌，车给推着在舞台上转悠时，他宣布，他打赢了多少次仗，他可能给军队披挂上的光荣。她就要说兵兵兵那句著名的台词时，珂赛特不知怎地可以感到全体观众都探着身子等待那个时刻。国王和外交大臣，依然结结巴巴唠叨着，热切地询问小将军，他有什么战略，但是就在妮科莱要说小歌剧最著名的那句台词时，一个车轮突然掉了，车子歪斜，翻倒，车轮滚掉，珂赛特吓得透不过气地看到妮科莱翻滚，摔倒，在舞台上躺了片刻，头昏眼花。妮科莱狂乱地从珂赛特望到彭眉胥的包厢。让吕克消失了踪影。爱潘妮和阿兹玛独自坐着。冷笑。

认罪不得不抑制住冲到妮科莱身边的冲动，因为不知怎地那辆破车的情景掠过她心头，使她想起留在记忆中的一把长长的、锯齿状的刀，她不能完全搜集起来或联想起来，然而依旧记忆犹新的一段时间。滑铁卢中士客寓的炮车吗？翻倒筑成街垒的一辆辆马车？去圣西蒙路上毁坏了的那辆马车？还是另外一种，不大明确、更可怕的东西？使心脏停止跳动，惊恐万状的恐惧心理袭来，好像舞台上那辆三个轮子的大车突然毁了她的整个生命。

它当然破坏了整个演出。可怜的乐队指挥缓慢费力地指挥着，使乐师们放慢节奏，他们，在下面乐池里，看不见妮科莱依然伸手伸腿地躺着，晕头转向，不能唱歌，不能说话，她的嘴张着，注视着珂赛特。然而，一尊尊大炮，安排好在一一定的时间开炮，虽然小将军没有说出兵兵兵那句结尾的话，一尊尊大炮仍然轰隆轰隆开了炮，喷出滚滚浓烟，管弦乐队赶紧赶上，提供需要完全与现在都像幻影似的、高高地飘上拱形圆顶的滚滚浓烟合拍的，配乐的兵兵兵，这时妮科莱，漏掉了结尾语，她的沉静姿态消失了，站起来，不过没有讲兵兵兵，却恳求认罪，“跑跑跑啊！”

认罪转身，从舞台边厢里的演员们身边挤过去，经过在梯子上的提词人们身边，经过换布景的人们、煤气、道具、绳索、滑轮等舞台工作人员身边，经过叼着香烟、招呼演员上台的人身边，经过一只只沙袋、舞台平面布景旁边，她朝舞台门口，看门人的门房跑回去。在她后面，

舞台上，发出士兵合唱队围着小将军进军的声音。从门房的窗口，和那位大为惊讶的老人一起，认罪俯视那条给煤气灯照亮的胡同，那儿有另外一支士兵合唱队。进军的声音。不是在舞台上。步枪不是纸板做的。刺刀不是用铁片做的，而是在煤气灯光中闪闪发光的，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巴黎意大利剧院的舞台门口，这时看门人破口大骂，老天爷呀，他们不能像这样禁止演出啊！

珂赛特看见刀枪、绞刑架和贫民窟在她前面：马吕斯关在监狱里，芳汀遭到热尔梅娜的命运，加布里埃尔胳膊上烙上号码，妮科莱的孩子生在监狱医务室里，她自己将从她热爱的人们，她千辛万苦给弄到一起的家庭里夺走；情人，芳汀和加布里埃尔，孩子们、妮科莱、马吕斯、马吕斯、马吕斯的前途。他们曾一起冒险，但是他们时运将尽。珂赛特只有一个机会：在士兵们侵入以前把妮科莱弄到台后，弄到剧院外面。把她弄到安全的地方珂赛特甚至都想象不出的地方。

从后台的混乱人群中冲过去，认罪跑进化妆室，弯下腰，费了很大劲，打开活板门。她正要跑回去接妮科莱，她照照镜子时看见，在她自己的映象旁边，她儿子，让吕克摇摇晃晃站着。酩酊大醉，玩世不恭地深施一礼，他向认罪作自我介绍。“叛徒认罪，”他冷酷地补充说。

珂赛特摘掉绿色眼镜，“如果这儿有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你。当我想起你对你妹妹、对妮科莱、对你父亲干了什么事的时候——”

“他活着吗？克里隆说了实话吗？”

“什么样的儿子会出卖他自己的父亲，”她痛斥说，然而她脸上流下眼泪。“想想你父亲——”

“想想你父亲吧，”他冷淡地回答，“那个罪犯。”

珂赛特抹掉脸上的眼泪，庄严地挺直身子。“那个罪犯冉阿让会藐视你。我藐视你。”

“你们两个，你和妮科莱，一定以为你们自己多么聪明哟，把我当猴耍了，把你留在这儿，一直在我的鼻子底下。她一定是非常恨我才干这事。她一定非常——”

“你恨你自己！”妮科莱说，走进这个场面中。“你背叛了你身上我热爱的一切！”

“你破坏了我为之尽力的一切，你这个荡妇！”

“你尽力做了什么？”妮科莱从他身边挤过去，但是他抓住她的手腕。“你从来没有劳动过。满手油泥放下舞台平面布景、升起大幕的人劳动！管煤气的人劳动！捡破烂的人们劳动！妓女们劳动！你却哭哭啼啼，迂回地前进，像虫子爬一样，钻进钱眼里！你骗取利用情报，但是你没有劳动过！”当他抓紧她的时候她抽泣起来。“我爱过你，我爱过你，当我看到你变成怎样的人时——”

他把她拽到他身上以刺耳的低声说，“你对我说，‘为了金钱结婚吧。娶一个有钱的女人，我们就都幸福了。’”

“我错了。”妮科莱哭泣起来，眼睫毛的黑染料、胭脂、粉流下她的脸，从她的下巴滴下，她的胡髭从嘴上掉下去。“我们不幸福。我们任何人都不幸福。让我走，你这个懦夫，你——”

“让她走！”认罪呼喊，抽打他，当舞台上外交大臣说我们打败了法国人吗？博得满场喝采，几把小号以嘹亮的齐奏吹响军队进行曲，第

二幕大幕落下时，珂赛特可以隐隐约约感到一个肥胖的人、一个鬼怪、一件往事，走进化妆室。妮科莱尖声喊叫她跑，但是珂赛特慢慢转身镇定地面对滑铁卢中士客寓、哈姆堡垒监狱的大门的古老铁链的格格声、圣佩拉热监狱大门的当啷声、监狱的恶臭。

克里隆，流利地一挥，伸出手去，一把抓住认罪者的胳膊，猛地揪掉她头上的假发，使聚集在王子走廊、被吵闹声吸引来的后台的所有人，临时演员们、演员们、工作人员们，震惊得透不过气来，张口结舌瞪着眼睛看着，注视着珂赛特揪掉假发头秃了，像山猫一样斗争着。

他们对那件事还是对帝国的卫兵们侵犯更感到惊奇呢？穿军装的人们从舞台门口拥进来，他们穿着红—白—蓝色服装的形象好像军队扫荡后台街垒似的。士兵合唱队，穿着他们的希奇古怪军装，反转抵抗，打法国人；舞台的军队把士兵们打退，打垮他们，进行肉搏，用橡胶步枪打他们，用铁片刺刀刺他们，抓住附近任何武器、秤砣、沙袋、道具，战斗迅速扩展开，当他们试图操纵舞台大炮朝舞台边厢开炮时，整个地方遭到破坏，倒塌，一片混乱。

他的大手依然抓着珂赛特的胳膊，当珂赛特大声喊叫，尖叫着要妮科莱逃跑时，克里隆也伸手去抓她。

妮科莱，瞥了一眼地板上张着大嘴的活板门，竟然微微一笑，摘掉她的大帽子，似乎是敬礼、启程、挑战、甚至是表示胜利似的，把它高高举起，把那顶帽子举得那么高，以致涂上漆的羽毛在上头无罩的煤气喷头里燃烧起来，她举着它直到整个帽子突然燃烧起来，光辉灿烂地燃烧着，当克里隆的手又冲向她时，她把火帽塞到他的脸上、他的灰白连鬓胡子上。尖锐刺耳地叫了一声，他把那顶燃烧着的帽子击掉，它掠过屋子飞进一堆细得像蜘蛛网似的薄纱里，它立即熊熊燃烧起来，火焰燃烧侵蚀那些脆弱的丝绸衣服；挂着的那些落到地板上，火舌顺着梳妆台边缘乱窜，这时让吕克观望着，带着醉汉的迷惑神态，直到最后他匆匆脱掉外套，抽打火苗，仅仅成功地抽打得火更旺，这时火焰紧紧附着地板，爬上薄薄的木头墙壁。抓住他的烧焦的胡子，克里隆放开认罪，她喊叫着跟随小将军下了梯子走到下面的贮藏室，那儿透过地板已经飘来一缕缕长长的浓烟，妮科莱面对面看到帕乔利的瘦削可怕脸上的蓝眼睛尖叫起来。

“那是帕乔利，”珂赛特大声说，抓住她的手，“他很好。帕乔利，和我们一起吧，帕乔利！他们在这儿，克里隆——”

“是那样吗？”帕乔利在梯子下部站好位置，下一个下来的人是阿希尔·克里隆。帕乔利等待他转过身，看看，甚至等待他紧紧抓住梯子表情变松懈了的时候。“三十年前我告诉过你，我告诉过你我回到巴黎会杀了你。你把热尔梅娜送到我不能救出她来的地狱。我，我发誓我会杀了你，现在我就会杀。我会杀了你。”他真干了，他近距离平射朝着克里隆的脸开了枪，当鲜血喷溅，她们的身体、手和脸溅上斑斑血迹时，两个女人尖叫起来，当帕乔利仰望梯子上面，透过烟雾迷漫的活板门口看见凝神俯视着他的让吕克时血溅污了他的脸。“你是蠢猪，先生，”帕乔利平静地说，“但是你也是彭眉胥家的儿子。不要逼得我杀了你。我会的。在你母亲和你的女人看着的时候，我发誓我会朝你站着的地方开枪，你听见吗？关上门，退回去。”

“不！”珂赛特大声喊叫。“帕乔利，不！我求你！大火！让吕克！”

“你要是跟着这些女人，走到下边这儿，”帕乔利大声喊叫，“你就是个死人了。”

当妮科莱再三地呼喊他的名字时，让吕克关上活板门，于是珂赛特搂住小将军，弯腰穿过萦回不散的烟雾，跟随着帕乔利，他拖着她们，拉着珂赛特的手，拖着她们穿过古老的布景、舞台装置和道具的迷宫朝着通到那条胡同的门走去。

帕乔利拿出他那把钥匙，珂赛特给他偷的、依然拴在红缎带上的那把钥匙，打开那扇小门。然后他向那扇大门走去，大得足以运进巨大着色平面布景的那扇门，他敲掉里面的锁，吆喝一声他把那扇门推开，就跑到外面胡同里冲着站在那里的卫兵们大声喊叫他发现了那台印刷机，他也找到那个印刷工人。“逮住他！我们需要士兵们！来逮捕他！跟我来！”于是帕乔利跑回浓烟里。

士兵们跟着他跑，拥进剧场，这时珂赛特和小将军就从小门逃出去，跑进胡同，那儿，在从门房门口通下来的台阶上，士兵们（合唱队的士兵们和帝国的士兵们）已经挤出来，在急切想逃脱身后的滚滚浓烟时他们一起翻滚；他们摔倒，一场混战；不久跟随帕乔利跑进剧场的那些士兵，也咳嗽着、窒息、透不过气，又跑出来，因为大火烧毁了妮科莱化妆室的薄薄墙壁，沿着王子走廊燃烧，在一些画架和一块块细布平面布景中爆炸，这些背景预定要模拟战斗的轰隆轰隆声。现在当火焰窜上平面布景片，吞没木头构架和到处摆着的一罐罐油漆、一桶桶清漆和涂在金属上的漆，向一幅幅油画画布表示热爱，烧毁了一幅又一幅，烧毁一幅接一幅，爬上去，烧断一根根绳子，使梯子变得炽热，顺着地板蜿蜒前进，浓烟弥漫，笼罩住整个后台，滚滚涌出去时，发出一阵阵乒乒砰砰的小爆炸，以致大幕升起来时（它真的升起来），川流不息的浓烟像清秀的蓝色多瑙河滚滚而出，飘到鼓掌喝彩的观众上面。疯狂了。管弦乐队继续演奏——乐师们在乐池里一无所知，乐队指挥以为是舞台上的大炮放错了，不敢放下指挥棒，特别是当观众拍手喝彩、欢呼，以为那都是舞台的一部分效果，假战争的一部分，舞台上演的假戏，乒乒乓。我们打败了法国人吗？甚至当浓烟滚滚涌进剧场，弥漫到巨大的枝形吊灯上使包厢和前排的观众们咳嗽窒息时，观众依然鼓掌喝采，直到乐队指挥，看到火焰涌到后台，朝舞台前部窜来，看到一片刺眼的明亮黄色火焰朝他推进，他才丢下指挥棒跑了，一边呼喊着火着了火了着了火了，从剧院的中间通道向门口跑去，后面跟着乐师们和更多的士兵，帝国的士兵们和合唱队的士兵们，他们本来给困在后台，与拿着一把把小提琴和一支支小号的人们肩并肩，与舞台上的国王和萝卜肤色的外交大臣一起跑出来，或许仅仅这时一排排座位和包厢里迷恋效果的观众们，仅仅这时他们似乎才明白这不是效果，而是事件。

好多人，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逃跑了。有些人留下观望。这不是皇帝的另一场壮观场面吗？焰火！游行！行军的军人们，不过这些士兵没有行军，却在逃跑，推推搡搡，用他们的枪托，这些士兵，就像1851年他们在林荫大道上开枪射击、用刺刀刺挡住他们的路的任何人一样；在这儿，他们也乱砍任何夹在他们和大门之间的人，用枪托乱劈争着要跑到门口的男男女女，夫人小姐们的大钢骨裙环支撑着的宽大薄纱撕破，

在门口钩住，当人们失掉宝石冕状头饰、山茶花和蓝玫瑰、丝披巾和假发时，盲目地、跌跌绊绊、乱践踏，当浓烟滚滚而来时他们尖声喊叫。火焰沿着舞台燃烧，使他们眼花缭乱看不清去舞台前部的道路，火苗窜上去，好像炫耀自己似的，在观众前面点头致意，用火臂搂住脚灯，每盏灯里的煤气像大炮似的乒乒乓乓爆炸了，幻想的小歌剧，灯火通明，一片打仗的声音，肯定有足够的热度、足够的光芒、足够的光明来满足所有的人。

尾 声
布洛涅

1867 年 3 月

当马吕斯和珂赛特 1833 年最初逃到布洛涅时，那儿简直不大会联想到在随后的年月里使这座海滨城市充满繁荣兴旺景象的形势。不仅传统的捕鱼、海运和造船业维持着布洛涅，而且大批度假的游客拥到海滨，好多英国人不仅登陆而且逗留。那儿真的完全成了英国社会，大部分是女人，就像时常富有的伦敦人使他们的情妇们定居在法国更宽容的海滨这儿一样，其中包括，传说，伟大的查尔斯·狄更斯的情妇。杰拉德小旅馆，哎呀，并没有分享流过布洛涅的繁荣景象。杰拉德先生和葛但不能干，豪爽但没有识别力，当他妻子 1853 年死了时，那个地方很快就衰落了，靠着另外更兴旺旅馆的残羹剩饭勉强过日子，那些旅馆把他们不得不打发走的客人们送到杰拉德小旅馆，那儿床铺不牢靠，地板上布满沙砾，气味不好闻，饭食质量很差，酒带着令人起疑的蓝色。

然而，到了 1867 年时，一个可能打听杰拉德小旅馆情况的人，得到的可就不是屈尊的叹息、同行嗤之以鼻的不满喽，这就是发生在一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大礼帽、拿着伞的身材高大男子身上的情况，他，在他住的旅馆里打听时，得知去杰拉德小旅馆的路线。他顶着狂风，冒着好像大雨缭绕而不是下雨的大雨上山去。杰拉德小旅馆在城市的老区，并不特别费力引人注意自己，可能很容易错过了它。他错过了它。他确信他错过了它。雨水从他的伞上滴下来，他站在大街上四下环顾，找人打听一下。

“瓦朗蒂娜！瓦朗蒂娜！”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喊声。“回家来，别在雨地里！”

当一个小孩穿得暖暖和和防潮湿，转身走进门口，严肃地教训一只怀着庄重兴趣注视着她的猫时，那个男人从他的伞底下观望着。那个小姑娘显然把那只猫看作没有希望造就的学生，而且威胁说如果明天它不规规矩矩地学功课，无论如何它都没有鲑鱼吃。然后她溅起水花走过大街，穿过一个门口。门上面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杰拉德小旅馆。

酒吧间，在下午这个时刻无论如何没有客满，然而充满英国口音的嘈杂声。那个小姑娘甩掉外套，瞄着椅子扔去，没有扔到地方，就把它丢在地板上，一边穿过烟雾蹦蹦跳跳进去，发现酒吧间那只猫蜷缩在炉火附近。她又继续教训这只猫，补充说它比大街对过的舒弗勒先生机灵多了。她非常美丽，这个孩子，一头不听话的、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他不知道她多大了。三岁？四岁？五岁？他不会识别孩子们的年龄。

他在阴暗处坐下，远远离开英国人们和热烘烘的炉火，完全独自一人。柜台边那个女人打发小姑娘过来问他要什么。

她带着活泼的姿态站在他前面，她的棕色大眼睛沉静地迎住他的目光。“你要什么，先生？”

“你是瓦朗蒂娜吗？”

“是的，先生。”

“那边，那是谁？”他朝着柜台后面那个女人点点头。

“Grandmere (祖母)。”

“你母亲在哪儿？”

“我不回答任何问题，先生，告诉你问这样的问题是很无礼的。”

“在英国吗？在英国舞台上？你母亲在英国舞台上唱歌吗？”没有得到回答，他皱皱眉头。“你父亲呢？”

她的眼珠带着极度幸福的神情转了转。“在天上和天使们在一起。喂，你要什么呀？苹果酒？我们这儿有全阿图瓦最好的苹果酒。啤酒吗？我们为这些英国人存着大量啤酒。他们爱喝啤酒。我，我不喜欢它。它使人们打嗝。你要知道，那可不像样。他们不断地打嗝。”她朝着炉火点点头，根本不顾她的客人们的感情，她似乎完全忘记了她的法语。“他们喜欢我们这儿，因为我们讲英语，”她推心置腹地说，“不过他们一个法文字也不懂。喂，说到葡萄酒，先生，我们有非常好的葡萄酒。红的或白的。这个旅店没有蓝酒。

也没有艾酒。我姑姑说它伤脑子，损害口味。这个和那个一样糟。打定主意，先生，要不然你就走吧。”

“你就像这样把所有的客人都打发走吗？”

“那些不能付钱的人，是的。”

“啊。好。我可以付钱。一杯葡萄酒。红的。”

“吃的呢？如果你是法国人，你一定是来这儿吃东西的。所有真正的法国人都这样。他们也来，”她朝着英国人点点头，“因为我们可以使他们高兴，做他们喜欢吃的饭食，不过所有来杰拉德小旅店的法国人都得到报酬。”

“谢谢。什么也不吃。不过我想和你祖母谈谈，瓦朗蒂娜，”他留恋地慢慢说那个名字。“你能请她来这儿吗？”

她点点头，就轻快地跑回柜台，她在那儿和她祖母很快地商议了一下，她，端着一杯葡萄酒，走近那张餐桌，脸色变白了，把葡萄酒洒到她的围裙和地板上，用苍白的指关节抓住玻璃杯，迅速地看看门口，预料会看到一批警察。

珂赛特曾经剪得很短的头发长出来了，变灰白了，她把它缩成一个简朴的发髻，松松地盘在脖子上。她依然非常娇小苗条，但是没有那种脆弱憔悴、极其营养不良的样子。她的咳嗽消失了。她的双手结实能干，手背晒黑了。她的额头上有皱纹，眼角有笑纹，但是没有细小的皱纹，她的嘴依然没有萎缩，非常柔软，她的眼睛依然是明亮的蓝色。

“我独自一人。我保证。我独自一人——”让吕克停住了，好像妈妈这个字眼是他嘴里的一块大圆石头，他既说不出也咽不下的一个字眼。他最后选择了后者。“我真的是独自一人。我想我可能在布洛涅这儿找到你们，而且当我听说杰拉德小旅店厨师的好名声时，我也就猜到了。你们在这儿谋生了。”

“我们谋生了，”珂赛特回答，好像她跑了很远的路似的透不过气来，或者简直害怕她可能不得不跑远路。她不住地向门口张望。

“你没有什么可怕我的地方。我保证。我向你保证。”

“1848年你向你父亲保证过，”她尖刻地提醒他说，“就我记得的，你答应要表现得很高尚。”

“妈妈，我保证。我再也不会干任何危害你们任何一个人的事了。”

永远不会了。我能见见——”但是爸爸这个字眼更难说出口了——“我父亲。自从在卢森堡公园我把你们介绍给劳里奥特小姐那天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

“我们记得那一天。我们记得很清楚。”她转向瓦朗蒂娜，她把那只不甘心情愿的猫拖到镀锌柜台上，她在那儿试着教它跳舞。“瓦朗蒂娜，请你替我照料这儿的事情，好吗？我就回来。如果有人需要什么，就去请杰拉德先生。”

“如果有人需要什么，我会照料的，”瓦朗蒂娜带着孩子气的威严神气说，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注视英国人似的注视着聚在酒吧里的英国人们。

头上披上一块头巾，珂赛特领着她儿子出了后门，走到小旅馆的铺石院子里，院里散布着一个个空花盆，那儿雨水顺着铺设得十分妥善的檐槽流进雨水桶里；粉刷的墙壁非常光滑，木门木窗上了油漆，铺石路非常平坦。厨房沿着小旅馆后面和庭院铺展开，让吕克在敞开的窗口附近停住，往里面看看，看见他妹妹，臂肘埋在面粉里，用拳头在面粉中心捣了个坑，把大量鸡蛋液倒进去，用双手熟练地揉生面，而他认出是欧棕鸟的那个人在磨刀石上磨厨房的一把把刀。在他们中间，一个黑头发的小男孩把手指伸进盛着撒上糖的苹果片碗里，急忙抓了两片，而他父母假装没有看见。让吕克听见欧棕鸟说这个小男孩非得改进技术不可。芳汀大笑起来，她的大笑声和火炉上的铜锅里发出的香味一起飘到窗外。雨水从他的大礼帽上滴下来，让吕克在那儿逗留了片刻，然后他就跟着珂赛特走上短短一段台阶，走到养鸡场和另外几间外屋，都很整洁，保养得很好，那儿，在园子尽头一所结实的小建筑物里，窗户里点着几支蜡烛，虽然这是下午。

珂赛特打开门，走到马吕斯身边，搂住他的肩膀，对他悄悄说了些话。他坐在桌边，就像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坐在桌边一样，手里拿着笔，吸墨用具摆在他前面，手指上沾满墨迹。他快六十岁了，而且他看上去完全像。他的灰白头发变成白发，由于1851年的旧伤他依然弯腰曲背，他的指关节那么肿，显然他拿笔很吃力，但是他确实拿着笔。他转身，摘下眼镜，以便更好地看看他儿子，珂赛特就站在他后面，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把手伸上去，把它放在她的手上，但是他说不出话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话来。

雨漏进来，吹得他的纸格格响，当让吕克关上门时，几支蜡烛熄灭了。“我向你们保证，我独自来的，”让吕克又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们在这儿。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所有的人。我成了傻瓜。比傻瓜还糟。一个叛徒。”他慢慢地摘下帽子，环顾那个小小的房间：书桌、高高的床铺、脸盆架、一书架书、一个火炉，这一切都很朴素，够用，没有多余的，与让吕克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不一致；与他父母、他妹妹和欧棕鸟形成对照，让吕克谋生了，却没有获得幸福生活。“我在去英国的途中。乘今天下午的轮船。去见妮科莱。去请求，哦，或许只是看看。也许那就够了。你甚至不能对我讲讲话。甚至对回头的浪子都讲话哩。”

“那个回头的浪子仅仅抛弃了他父亲，”珂赛特说，“他没有把父亲出卖给警察。”

马吕斯拍拍她的手，紧紧握住它。“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再看见你，

让吕克，”他终于说。

“我根本没有想到会看见你。传说你活着，我不相信他们的话。现在人人都相信这些话了。人们说火炬，光明，永远不会熄灭。”

“我们还没有写另外什么呢。我们没有——”

“不是你们写了什么，而是你们是怎样的人。你们两个。”他划根火柴，移到书桌跟前，又点上两座银烛台上的蜡烛。退到门口，双手在大礼帽上交叉起来。“那个小女孩，瓦朗蒂娜，她是我的女儿，不是吗？”

“那事你得和妮科莱谈，”珂赛特严厉地说，“她是妮科莱的女儿。”

“如果妮科莱同我讲话的话。也许她不会讲。不过我打算去试试。这些年巴黎和过去不一样了。巴黎一直，哦，巴黎继续发展下去，我没有。没有妮科莱我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你们要知道，她的火烈鸟都死了，猴子都逃跑了。据说它们在潮湿的下水道里生活。我不知道。那就是他们说的。还有那几只鸚鵡，哦……我请求你们饶恕。”他猛吸了一口气。“我并不期望你们现在，或者轻而易举，也许根本不会，饶恕。我甚至不说我配得到饶恕。不过我请求饶恕。就像我去请求妮科莱宽恕一样。而且我谦卑地恳求，知道我多么不配。我，像你们看到的，这些日子非常清醒，很孤独。我不是你那样的男人，爸爸，不过我也不是我过去那个男人了。”

珂赛特越过那间小屋子和过去的鸿沟凝视着她儿子。他本来应该处在壮年时期，但是他却显得灰溜溜的，筋疲力尽得就像一个船只失事，爬到海岸上，紧紧抱住划破他的双手的岩石和藤壶的人。就他干了的事情而言，她能饶恕他吗？她能饶恕他吗？在她饶恕他以前，她必须信任他。

马吕斯慢慢地站起来，伸手拿起手杖，走到让吕克跟前。“我饶恕你。就我自己而言，我饶恕你。但是并不代表珂赛特。不代表妮科莱。甚至不代表瓦朗蒂娜、芳汀或加布里埃尔。也许我饶恕你是由于错误的原因，怀旧的原因。在我不配得到饶恕的时候，一个我曾经诬害过的人饶恕了我。他向我展开了他的坦率胸怀。他曾经对我说我根本想象不到生活会向我要求的仁慈、忍耐和克制。因为他饶恕了我，也许这事对我比你母亲更容易宽容。我欠了他一笔我花费了毕生时间试图补偿的荣誉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那个罪犯，冉阿让。克里隆告诉我了。”

马吕斯审慎地点点头。“那么，那很好。你知道了很好。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马吕斯回到他的椅子跟前，珂赛特又把手搭在他的肩头上。“我不会撤消我饶恕你的诺言，让吕克，因为我或许不会还有一辈子时间来补偿我欠下的荣誉债。最好不要把这些债务带到坟墓里去。”

“请你不要，马吕斯——”珂赛特恳求他。“千万不要。”

“我还不去哩，亲爱的。我是在理论上说。”他微微一笑，由于吃力鬓角下的旧伤疤起了皱纹。“我饶恕你，让吕克。我不会揪住过去的错误不放。不过像我说的，我是就自己而言。”

让吕克瞥一眼他母亲，她没有响应的表示；她毫无表情、默默无言地站着。“我最好还是去下面海港。去英国的班轮下午四点钟启航，我的几只旅行提包已经上船了。”

“那么 Au revoir（再见），”马吕斯说，以他们早已建立起来的

密码拍拍珂赛特的手。

回答那个密码，珂赛特从门后挂钩上取下一件难以形容的外套、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她就跟着她儿子走进下雨的铺石庭院里，那儿从厨房传来的欢声笑语在他们周围荡漾。“你想见见芳汀和加布里埃尔吗？”

“不。现在不。太多了。要求任何人的太多了。看见瓦朗蒂娜我已经伤心极了。她非常像妮科莱。”

“她是布洛涅的女皇，”当他们绕过小旅店前面，沿着大街朝海港走下去时，珂赛特说，那儿被狂风吹打的船帆发出劈啪响声，扬帆索发出铿锵响声，蒸汽机喷气，嘎嚟嘎嚟响，渔夫们拉起渔网和一天捕获的鱼。驶往英国的班轮在装货。

珂赛特转向他。“我不想说再见。我说过太多的告别了。太多不拘形式告别的再见。我只想说我希望你好，让吕克。你是我儿子，我希望你好。我现在只能说那么多。”

“或许过些时候你可以说更多的，妈妈。”

“过些时候，记忆摞下了。”

她转身离开他，但是她没有穿过城市回去。当她沿着海港、朝着海滩徘徊时，大雨缓和下来。海滩岩石累累，低潮把它剥蚀到毫无掩饰的糟糕状况：早就遭了难的一只只船，透过沙滩突出来；被抛弃了的一根根桩基像一排排参差不齐的龃齿一样竖立着。当捡牡蛎的人们挖掘、铲起、哗啦啦把甲壳软体动物装到一匹老马拉的大车上时，沙滩下面的人声引起她的注意。大车的车轮在沙滩上轧出一道道转瞬即逝的车辙，珂赛特在它们旁边漫步。波浪滚滚而来，灰茫茫一片，汹涌澎湃，不顾大雨，大风刮来春天、咸水、鱼、刺鼻低潮的气息。西方乌云升上去，长长的一条蓝天露出来，珂赛特知道她还没有回到家暴风雨就会过去。

